



康乃馨译丛

文学系列

elez, e b...
o, por nome Louren
us Alcantaras, e hum
fco, e hu Clerigo.
ay e amay donos
ois o Day
ente feito
lentrão
em nob
molher



首都！

A CAPITAL!

埃萨·德·盖罗斯 / 著

陈用仪 / 译

雷易斯 / 评介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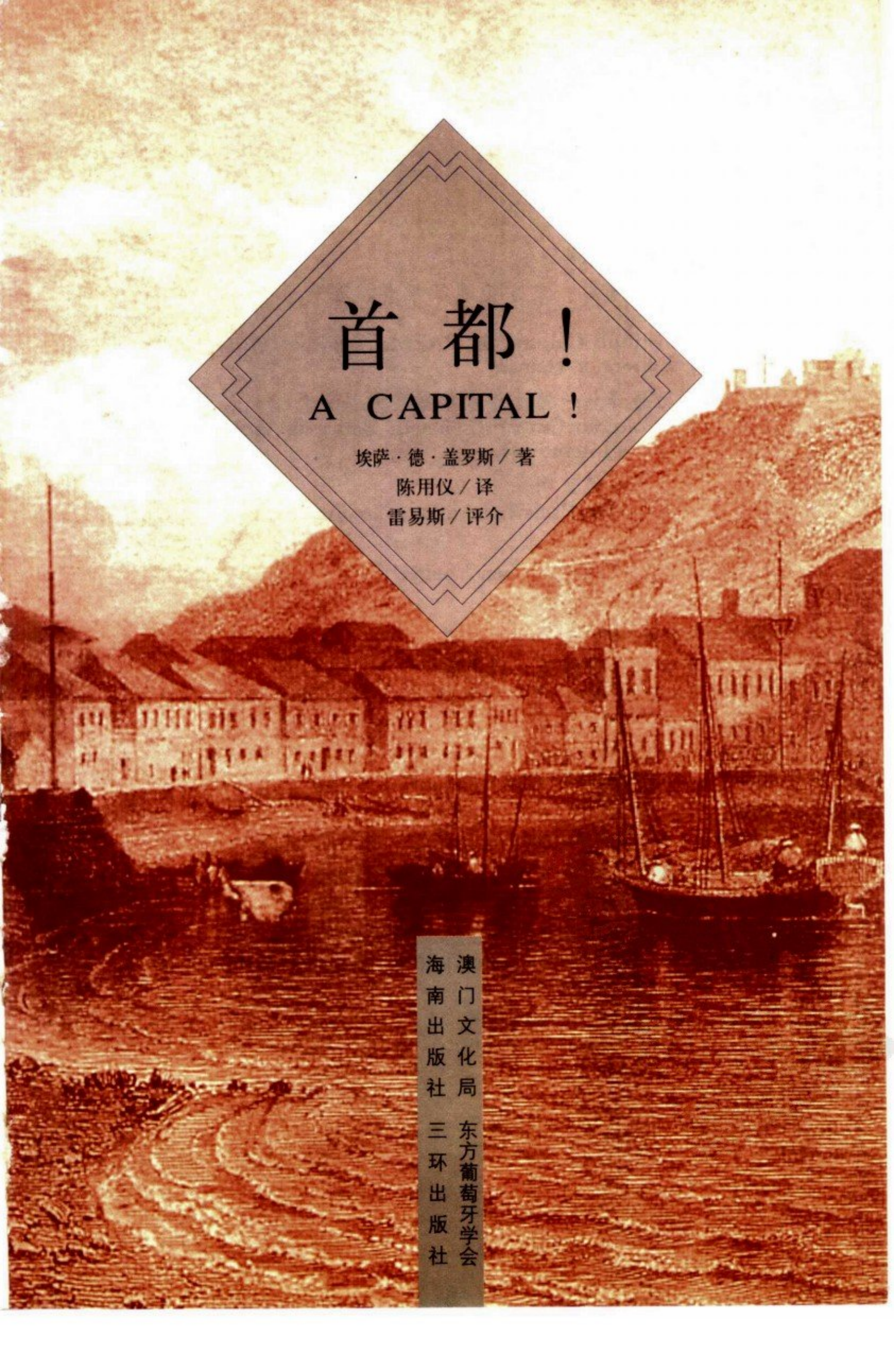


in most
grande y
garcia
vinte e
mundo
de um



澳门文化局 东方葡萄牙学会
海南出版社 三环出版社





首都！

A CAPITAL !

埃萨·德·盖罗斯 / 著

陈用仪 / 译

雷易斯 / 评介

澳门文化局 东方葡萄牙学会
海南出版社 三环出版社

✓

图书在版编目 (CIP) 数据

首都/ (葡) 盖罗斯著; 陈用仪译。- 海口: 海南出版社, 2000. 6

(康乃馨译丛/林宝娜统筹)

ISBN 7-80645-534-5/1.59

I. 首… II. ①盖…②陈… III. 传记文学-葡萄牙-现代 IV. I552.55

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 (2000) 第 11519 号

首 都

埃萨·德·盖罗斯 著

陈用仪 译

责任编辑: 黄宪萍 刘靖 顾问: 余安

插图: 志凯

澳门文化局 东方葡萄牙学会

海南出版社 三环出版社

出版发行

570216 海口市金盘开发区建设三横路 2 号

北京印刷一厂印刷 新华书店经销

2000 年 6 月第一版 2000 年 6 月第一次印刷

开本: 850×1168 1/32 印张: 21.75

字数: 347 千字 印数: 10000 册

ISBN 7-80645-534-5/1.59

定价: 29.80 元

首

都



编者的话

这套丛书旨在向中国读者介绍以葡萄牙语写作的名著。葡萄牙1143年脱离邻国，成为独立的国家，自此开始拥有了自己的语言和文化，因此其文学是欧洲最古老的文学之一。

葡萄牙位于欧洲的一端，版图呈长方形，两面濒临大西洋。这样的地理位置对葡萄牙的历史和文化产生了根本的影响。西班牙把葡萄牙与欧洲的其它部分相隔离，这决定了葡萄牙的航海家不得不走出狭小的疆域，去寻找新的发展空间。

因此，葡萄牙的航海家征服了前人从未航行过的海洋，发现了陌生的土地，并为所遇到的不同文化和民族而惊叹不已。如果说在曲折的历史中，葡萄牙人会占领过土地，统治过他国人民，那么可以说他们真正征服的是大海，他们是这场人与自然的生死搏斗中的胜利者。

葡萄牙人身上体现出敢于面对困难的勇气和抵御痛苦的能力，葡萄牙著名诗人佩索阿在《葡萄牙海》这首标题意味深长的诗中，淋漓尽致地道出了葡萄牙人的这些品质：

啊！葡萄牙海，你咸涩的泪水
饱含着葡萄牙人的多少悲伤愁苦。
为征服你的万顷波涛
多少慈母把泪抛，
多少儿女徒劳祈祷，
多少姑娘未成秦晋之好，
啊！大海，一切都是为了让你属于我们！

葡萄牙被誉为诗人之国，自 12 世纪到现在，诗歌一直繁荣不衰。葡萄牙的叙事文学也有悠久的历史，尤其在航海大发现时期，远航至印度和日本的航海家创造了大量作品。目前，许多葡萄牙诗人和散文

作家的作品已被译成多种文字。

澳门文化司署与花山文艺出版社自 1994 年开始实施这套丛书的出版计划，迄今已出版了 20 部著作，成功地使中国读者对在欧洲享有声誉的葡萄牙文学有所认识。

现在，由东方葡萄牙学会和积极向中国读者介绍外国作家的海南出版社／三环出版社的参与，这套丛书的出版进入了一个新的发展阶段。东方葡萄牙学会总部设地澳门，但与葡萄牙国内的许多机构联系紧密，她的参与表明了葡萄牙方面，特别是资助翻译作品出版的葡萄牙图书馆暨图书学会对这套丛书的鼎力支持。

值得强调的是，为这套丛书撰写评介文章的人士除了在葡萄牙高等院校任教的知名教授外，还有长期从事葡萄牙文学译介工作的中国专家和教授。

林宝娜 姚京明

首

都



评介：作家及其作品

一、埃萨·德·盖罗斯和现实主义流派

埃萨·德·盖罗斯（1845—1900）作为 19 世纪最著名的葡萄牙小说家，首先他从福楼拜和左拉那里汲取了写作技巧和题材上的革新，其次早期他接受了法国浪漫主义作家的艺术影响，并将此两者天才地、审慎地熔为一体。

年轻的现实主义作家将批判社会的职能赋予了文学和艺术，然而他们最景仰的是在葡萄牙捍卫了法国大革命理想和民族价值的第一代浪漫主义作家。从美学角度来看，最初的浪漫主义摒弃了古典的模

式，提出了一种崭新的表达方式，力求使情感贴近现实。而超浪漫主义则主张加深情感并陷入了追求伤感、疾病和幻想的病态之中。反对它的声音则来自于一群年轻的知识分子，在葡萄牙他们以“七十年的一代”著称。他们与超浪漫主义相反，主张文学不能够与其时代的重大问题分离，而是应该成为以批评态度干预社会生活的工具。

1871年，在参加后来被警察当局禁止的民主研讨会时，埃萨·德·盖罗斯通过题为《现实主义作为艺术新的表达方式》的演讲，捍卫了艺术应该参与社会的思想，建议文学应该客观、辩证和准确地描绘现实——尤其在当代社会。同时，他反对多愁善感、空洞无物、且千篇一律的文学，而此种文学在当时还占据着统治地位，并在教育上尤其是妇女教育方面有负面的作用。这些妇女承担着教育子女的责任，因为受到这种影响，她们变成了实现理想主义价值的枷锁和社会进步的桎梏。

另一方面，也有人指责现实主义蔑视美丽事物，且是一种毫无变化可言的艺术，而且在它对现实的追求中不合时宜地暴露了社会的伤疤。实际上，现实主义不仅在当时，即使是在一个世纪之后的今天，仍然因为它所选择的题材具有残酷性，诸如通奸、乱伦、

教会神职人员的堕落、浪漫主义教育的毒害和政治家的腐败等，而受到指责。

1878年，埃萨·德·盖罗斯在给一位记者的信中写道：“……重要的是现实主义的胜利，直到今天它仍不被人理解而且遭到诽谤，但它是本世纪最为耀眼的文学进步，并且旨在对社会和习俗进行深刻的针砭。我们通过现实主义想达到什么呢？那就是给现代社会画一幅肖像，以鞭答它的丑陋，因为它坚持按照过时的方式进行教育。”

但是，与其诽谤者所指责的相反，现实主义文学对于埃萨·德·盖罗斯来说是对美的严格追求和在形式上创新中的伟大冒险，从他手稿中可看出他对其作品的不断改写就清楚地说明了这一点。

如果说埃萨·德·盖罗斯对美学的关心一直伴随他到生命的终结，并能够解释许多他未完成的小说，那么他对文学的改革的信念到九十年代末就渐渐地削弱了，这在“七十年的一代”中是普遍的，但他们仍保留着讽刺的幽默，并自称为“生活的失败者”。虽然他们的绰号中反映了他们幻想的破灭，但是“七十年的一代”启发了被称为“九十年的一代”的思想体系。1910年，“九十年的一代”建立了葡萄牙共和国。共和派非常重视教育，承认埃萨·德·盖罗斯的小

说中不断重复的建议——教育方式是解释社会行为的主要因素。

二、《首都》葡萄牙生活场景

这部小说的题目是：首都！就是这样，有感叹号。副标题中，埃萨·德·盖罗斯在括号中写下“一个事业的开始”这个短语。副标题下面，在作者名字下，是另一个标题《葡萄牙场景》，这部小说是该系列中的一篇。

我们之所以知道这些，并不是因为埃萨·德·盖罗斯是这样出版这部小说的，而是因为我们看到了在里斯本国家图书馆馆藏的埃萨·德·盖罗斯遗物中近期发现的一些文件。这些文件使我们能够认识到埃萨·德·盖罗斯的特点之一：不知疲倦地修改，甚至是在一部作品的最后一次校样且将要付梓时，却大刀阔斧地进行重新写作。

《首都！》这部小说没能够在作者有生之年出版，而只留下一份有修正注释的印刷校样，就是由于埃萨·德·盖罗斯的一丝不苟。直到 1925 年，作家的儿子为了使人们更多地了解什么是一部伟大的小说，才重新编辑并完成了其父亲的作品。

总标题《葡萄牙场景》使人想起作家未完成的又

一个计划：他打算出版 12 部短篇或长篇小说。目的是以批判的方式，即当时流行的现实主义所要求的形式，勾勒出葡萄牙社会最丑恶的方面。赌博、卖淫和证券投机是埃萨·德·盖罗斯打算着手的一些题目。在给当时另一位作家的信中，他承认：“我的目的是把葡萄牙社会各界集合起来，并让他们——他们和她们看看，像照镜子一样，他们建立的是一个多么可悲的国家。这就是我的《葡萄牙生活场景》的目的。”（1878 年 3 月 12 日）

《葡萄牙场景》（或按作者所提出的，《葡萄牙生活场景》）应该是把一个大环境——80 年代后半期——看作一个上演着一部风俗喜剧的舞台。这自然使人联想起另一部小说集，法国作家巴尔扎克的《人间喜剧》。

对于埃萨·德·盖罗斯来说，这些场景发生在首都，就像题目指出的以及“一个事业的开始”所说明的。这里的“开始”，在 19 世纪，可以理解为：作为作家，意味着用他的解释社会行为的密码开创一个事业。这种密码与写作技巧的掌握是同等重要的。作家嘲讽地进行了类推，《首都》一书的主人公的一位朋友对诗人和剧作家阿尔杜尔预言道：“你去作部长吧！”

但是，阿尔杜尔并没有当上部长，他也根本没有朝这个方向发展。实际上，他的征程以“失落的幻想”和被其他人所愚弄而告终。

让我们看看小说里的故事：一个贫困市民家庭的孩子，年轻的阿尔杜尔接受的是当时盛行的浪漫主义教育，一度被派往科英布拉大学，这是当时爬上社会上层的必经之路。他所遇到的环境是我们从其他埃萨·德·盖罗斯的小说中也能看到的：一群流浪汉，而其中交织着具有浪漫主义烙印的人物和行为；当阿尔杜尔的父亲出人意料地死去，这个年青人无法再继续他的学业，搬到了住在奥里维拉的姨妈家，在那里面对一个毫无生气、死气沉沉、令人生厌的小镇，忽然，他幸运地继承了一个叔叔的遗产。里斯本（首都！），对于一个有着辉煌文学事业梦想的人，仿佛天堂一样浮现了出来。大城市的社会和文化空间使来自乡下的阿尔杜尔神魂颠倒，他没有发现首都的那些只有一面之交的朋友们在利用他、在有计划的敲诈着他的遗产。最终，实在走投无路，失败的作家带着他所有对事业和文学成就破灭的幻想，回到了姨妈家单调的生活中。“一个事业的开始”就到此为止：没有结果的开始。

三、成长历程的小说

现在，让我们着重通过其情节安排来分析一下这部未完成的小说所具有的重要性。

事实上，《首都！》越来越被视为除了《马亚一家》之外的另一部埃萨·德·盖罗斯的伟大作品。虽然它并没有选择当时小说代表性的题目，《首都！》仍为一部展示了伟大的成长历程的小说。这即是一个青年的成长旅程。他胸怀梦想和计划，但每迈出一步都会困难重重。这部小说的独到之处在于它是两个要素的结合：一方面，它能够说明直接影响主人公成长的思想的、文化的甚至是文学的导向；另一方面，这部成长历程的小说表现了西方伟大文学作品（从塞万提斯的《唐·吉珂德》到司汤达的《红与黑》，或者是巴尔扎克的《高老头》）的根本目的之一，即伴随着对世界和对自我的认知，面对仿佛不可逾越的艰难险阻，战胜自我的过程，用前苏联著名学者巴赫金的话来概括——“小说里人物变化过程中的形象”。我们还可以有所补充：对于《首都！》这部作品来说，小说的文学流派还包括另一个（也是必不可少的）暗示，即福楼拜《情感教育》中提及的。就是这个福楼拜在埃萨·德·盖罗斯文学创作中一直像影子一样地庇护着

他；还是这个福楼拜选取了《情感教育》的题材，而该题材也是《首都！》所采用的——浪漫主义教育、成功的幻想、对大城市感到失望的打击以及爱情的失败，等等。

在《首都！》中，有一章可以被视为之后发生在阿尔杜尔身上的许多事情的标志性起点，这些事情同时又是一个发展中的成长过程的结果；而用自然主义的方法解释，指的是回溯人物经历中的那些几乎是预见性地主宰人物命运的阶段。

在人物的经历中，文学的标志就显而易见了：在提及了一种萎靡的教育（通过表达对可能患病的柔弱的阿尔杜尔的担忧标志出来）之后，叙述者描写了阿尔杜尔朗诵超浪漫主义的诗歌，该诗歌，因为其消沉的倾向和病态的感情，被看作是性格形成中不祥的后果。

作者坚持描写阿尔杜尔小时候对诗歌的爱好，以及父亲和当地杰出人物席尔维拉律师——就是这位律师怂恿阿尔杜尔读其他浪漫主义作家作品——对他感到自豪，就可以解释阿尔杜尔在首都经历的失败和幻想的破灭。

而其后在阿尔杜尔尝试在文学界出名的过程中发生的，就不是很庄重了。对主人公公开生活的介绍，

使埃萨·德·盖罗斯可以用冷酷无情的嘲讽给社会上的人物和习俗描绘出一幅幅意味深长的肖像。

这些人物附丽着各种职业、思想及相对固定的文化和社会职能。梅尔绍尔是个心术不正的、腐败的记者，具有虚伪的和机会主义的行为，总是不断利用阿尔杜尔的单纯；洛马则表现了高傲且虚荣的受过教育的一位作家，而他的文学天赋确实值得怀疑；梅里尼奥是个法国式的游手好闲的人，总是出没于舞会和有影响的社会团体；卡尔瓦澳扎是个有官腔癖好并覬覦部长职位的议员。就是这些和另外的一些人物穿梭在小说渐渐展开的场景中，同时阿尔杜尔也是在这些场景中怯懦地、又神魂颠倒地追求着他认为是首都生活中文化和社会亮点的东西。

这些场景对应着固定的情节，如：由梅尔绍尔策划（邀请）但由阿尔杜尔付钱的文学晚餐；看歌剧；在若安娜·寇汀纽家举行的晚会；在另外一个计划中，在民主协会的会议上，雅克莫·纳扎雷诺和与蒂亚斯发表权威论断，这两个人是阿尔图尔在科英布拉时的精神领袖达米昂的朋友。

民主协会会议的这一情节，在此值得特别评论。初看上去，它可能对应着首都社会文化生活中的琐事；但是，在多样化的环境中，或在宇宙酒店的餐厅

里，或在若安娜·寇汀纽的沙龙中，它揭露了其他的思想和行为危机的症状。实际上，阿尔杜尔应雅克莫·纳扎雷诺之邀参加的民主人士的集会，不过是假革命的连篇废话，是没有任何实际意义的思想深度、毫无价值的冲突的聚集点。这就表现了那些打算代替君主立宪制的社会主义者和共和者的丑恶嘴脸。

如果作者能够完成并发表《首都！》一书，它可能成为集中在里斯本的葡萄牙公众生活的残酷的（也许是在埃萨·德·盖罗斯小说中体现出来的最残酷的）写照。

作者：雷易思

译者：刘罡

作者的主要作品

PRINCIPAIS OBRAS DO AUTOR

生前发表的作品

Publicadas em vida

(辛德拉路上的秘密)(与人合著), O Mistério da Estrada de Sintra (em colaboração), (1871)

(投枪), As Farpas, (1871—1872)

《阿马罗神父的罪恶》, O Crime do Padre Amaro, (1876)

(巴济里奥表兄), O Primo Basílio, (1878)

(清朝官员), O Mandarim, (1880)

(圣遗物), A Relíquia, (1887)

《马亚一家》, Os Maias, (1888)

《讥讽集》(投枪), Uma Campanha Alegre (Farpas), (1890)

身后发表的作品

Publicadas posteriormente

《拉米雷斯显赫之家》, A Ilustre Casa de Ramires, (1990)

(弗拉迪克·门德斯的通讯), A Correspondência de Fradique

Mendes, (1990)

《城与山》，A Cidade e as Serras, (1901)

《故事集》，Contos, (1902)

《阿尔维斯公司》，Alves & Ca., (1925)

《阿布兰纽斯公爵》，O Conde de Abranhos, (1925)

《首都》，A Capital, (1925)

《埃及》，O Egipto, (1926)

《弗洛雷斯大街上的悲剧》，A Tragédia da Rua das Flores, (1980)

译成中文的作品

Traduções em chinês

- 《阿马罗神父的罪恶》（O Crime do Padre Amaro），瞿象俊、叶扬译，上海译文出版社，1988 年版。
- 《阿马罗神父的罪恶》（O Crime do Padre Amaro），顾逢祥、薛川东译，花山文艺出版社。
- 《马亚一家》（Os Maias），任吉生、张宝生译，人民文学出版社，1988 年版。
- 《城与山》（A Cidade e as Serras），陈凤吾译，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1991 年版。
- 《巴济里奥表兄》（O Primo Basílio），范维信译，澳门文化司署与花山文艺出版社联合出版，澳门／石家庄 1994 年版。
- 《圣遗物》（A Reliquia），周汉军译，澳门文化司署与花山文艺出版社联合出版，1994 年版。

Titulo: A Capital

作者: 埃萨·德·盖罗斯

Autor: Eça de Queirós

出版: 澳门文化局、东方葡萄牙学会、海南出版社／三环出版社

Edição: Instituto Cultural da RAEM, Instituto Português do Oriente, Editora de Hainan

类别: 康乃馨译丛—葡语作家丛书文学系列之二十六

Colecção: Colecção Cravo—Biblioteca Básica de Autores Portugueses (Série Literatura). vol. 26

统筹: 林宝娜, 姚京明

Coordenação: Ana Paula Laborinho e Yao Jingming

中文翻译: 陈用仪

Tradução para Chinês: Chen Yongyi

评介: 雷易思

Apresentação Crítica: Carlos Reis

封面: 康笑宇、马伟达、邱小强

Capa: Kang Xiaoyu, Vitor Marreiros e Qiu Xiaoqiang

植字、排版及印刷: 海南出版社、北京博诚印刷厂

Fotoposição, montagem e impressão: Editora de Hainan, Tipografia Bocheng de Beijing

印数: 一万册

Tiragem: 10,000 exemplares

第一版: 澳门、海口(中国, 海南), 2000

1.ª Edição: Macau, Haikou (Hainan, China) . 2000

此书的出版得到葡萄牙图书暨图书馆学会的赞助

Esta edição conta com o patrocínio do Instituto Português do Livro e das Bibliotecas

ISBN: IPOR 972 - 8013 - 49 - 3

ICM 99937-0-002-9

目 录

✓评介：作家与作品	(1)
作者的主要作品	(1)
首都	(1)
编者的话	(677)

首

都



已经是下午 6 点钟的时分了，从波尔图开出的列车还未来到，北方铁路的奥瓦尔车站静寂得异乎寻常。

在站台的一端，有一个瘦个子的青年人，大大的眼睛充满忧郁的神情，脸被 10 月的袭人寒气冻得整个都苍白了。他一只手插在棕褐色的旧短大衣的衣兜里，另一只手拿着一根上了漆的手杖，顶着地面，使劲顶得手杖有点发弯，他就这样注视着天空。清早曾经下过一场雨，黄昏正在静悄悄、轻巧巧地降临。高空一些玫瑰色的斑点，像

是被水冲得淡淡的一道道的水彩笔触，隐隐约约，在远方，在海上，远在松林的暗黑轮廓背后，有一层层厚厚的云彩，当中是血红色的色调，边缘则是夺目的灿烂金光。云彩后面，四道分头射出的、像装饰布景般的强烈夕阳霞光，从下向上直射，这个瘦个子青年人把这些霞光比拟为一个光辉煌照人的凯旋徽章的 4 枝装饰华丽的箭。

车站里等着列车到达要上车的，只有一个乘客。这是一个乡下小伙子，他身子倚靠着墙，双手插在兜里，呆然不动，双眼紧紧盯着地面，他身边有一个新做的松木箱子。箱子上坐着两个女人，一个是上了年纪的老太太，另一个是粗壮的、脸上长了雀斑的姑娘，她们两人都十分忧郁，两人当中的脚边，放着一个印花的布袋子，还有一个小小的背囊，背囊的开口处露出一个黑瓶的瓶颈。

车站站长是个胖子，下巴用一块黑色的丝巾缠着，缎带已经脏了的无边圆帽歪到脑袋的一边，此时他出现在行李间的门口，嘴里叼着雪茄烟。那个瘦个子青年人看到了他，就迎了上去，说：

“我看列车要晚点了……”

站长一声不响地点头称是，喷了一口烟雾，然后说：

“每逢星期六总是要晚点的……。是在埃斯平尼奥耽搁了。”

青年人用他的手杖在地面上刮了一阵子，然后又沿着站台漫步。他现在注意到了那个乡下小伙子了：这个小伙子一定是去里斯本的，然后乘船去巴西；老太太的满脸愁容使他为之感动，他觉得如果写一首《异国谋生者》，这将会是一首动人的有社会内容的诗，有色彩丰富的图景——从远洋轮船的舷墙眺望到一片青蓝无涯的汪洋大海；而在夜晚，在巴西的一个庄园里，皎洁的月光照亮大地，榨糖厂都万籁无声，而这正是游子在他乡断肠之时……在这一边呢，在那乡间的茅棚里，年迈的双亲正在灶边流泪哭泣，等候着远方家信的来临……。那年青人想到这里，甚至想出了这首诗的头几句该是这样的：

他离乡别井，告别哭啼啼的母亲，
告别苍翠的田野、含笑的村庄……

他在搜索枯肠给诗句押韵，而此时一个矮短身材、脸颊鼓圆，戴着苏格兰帽的人，出现在车站的铁栏杆旁，他手里提着一个蓝色的硬纸帽盒，同两个卖东西的姑娘正在玩笑，这两个姑娘紧追着他，向他兜售糖拌鸡蛋或是贻贝，让他买了可以带到里斯本去：

“我要带就把你给带去，玛里金雅斯；你愿不愿意跟我去呀？”

“算了，若昂先生……。我还是去找门德斯神父就在这里给我们结婚好了。”

但是那个脸颊鼓圆的人此时看见了这位穿棕褐色短上衣的瘦个子年青人，就喊叫起来：

“啊，是阿尔杜尔老弟！那么你也是上路到里斯本去的喽？”

阿尔杜尔先生微笑回答：

“哪有这个福气！不是的；我只是来等我的教父往里斯本去路过这里时见一面罢了。”

脸颊鼓圆的人把裤子往腰上一提，笑着说：

“这真是太那个了！你是从奥利维拉德阿泽梅斯特地前来这里看看你的教父路过此地的吗？……”

“不是吗 我是要同他握握手，祝他旅途愉快……”

“天呀！”对方说，“真不愧是个好教子！……如果是我，我就连自己亲生父亲经过我也不会来的。”他放下了那个帽盒，划着了火柴，喷出了纸烟的一口烟雾，然后洋洋自得地说下去：“我是要直到首都才下车的……要松一松我的筋骨！……如果你有什么事要办……，，

“祝您玩得痛快！”

“有事包在我身上。肚子总得塞得满满的。今年里斯本可得过一个热闹的冬天了！圣卡洛斯剧院有莎西的演出，娱乐场有康康舞女献艺……当然，有一整批新鲜的西班牙美女……告诉你这些也就差不多了。……”

他又把裤子往上提了一下，就小心翼翼地把硬纸帽盒轻轻放到一个毡袋子旁边。阿尔杜尔的目光落到他弯身俯下放行李时的肥大的背部上，而且看见了他那个几乎把榛子色的裤子绷破的胖子屁股；阿尔杜尔伤心地想到，这次前往里斯本的竟是这位腰缠万贯的家伙，奥瓦尔的若昂·门德斯，而想当年，在科英布拉，人们都管他叫“香肠”，他当时别说一本书了，连一句格言，都是一窍不通的。他回想，有一天晚上，在卡尔内罗酒馆，塔维依拉喝得酩酊大醉后，曾即席创作出痛骂若昂·门德斯的趣语妙句：

在那永恒的腌肉作坊，
有一次人们做灌肠，
拿了笨驴的肠子，
塞进又肥又粗的
一卷蠢猪里脊肉，
上帝就给了我们这位香肠！

但是，这位才华横溢的塔维依拉，后来却只当了

后山省穷乡僻壤的一名穷律师，而富有地产的“香肠”，现在却要到里斯本去欣赏梅耶贝尔^①的音乐……。在他的想象中，这个脸颊鼓圆的人之厕身于里斯本大都会，就正如一条蛀食卷心菜的蜥蜴竟然爬到了忍冬花的花萼上吸吮它的蜜汁一样；人间命运际遇之悬殊，使我不禁为之伤感，不过，他一想到，这样的一个比喻，是“香肠”无论如何都发明不出来的，想到这一点，也使他一时感觉得到点慰藉……。

但是，一阵刺耳的火车机车汽笛声，划破了寂静的空气，列车一下子就显露出它的身影，在铁轨上滑动着奔驰而来，向高处喷出笔直的一阵阵白烟雾。

“现在我呀，”列车逐渐停下来时，“香肠”一面迎上去，一面说，“我现在马上就要在车上平平躺直下来，睡他个一夜，一觉睡到里斯本。我对那里是太熟悉了。明天，到这个时分，我就正在开心作乐呢！今天来的人不多……咦，多漂亮的妞儿！”

这是一位穿着方格子花纹衣服的夫人，她从头等车厢的一个窗口探首外望；她手里拿着一本合了起来的书，她那顶用羽毛做的小帽子，活像一只黑色鸟儿

① 梅耶贝尔（1791—1864），德国歌剧作曲家，其著名五幕歌剧（非洲少女）1865年4月28日在巴黎首次上演，借用葡萄牙探险家伽马为主角。——译者

的圆鼓鼓的胸脯。

阿尔杜尔的目光沿着列车扫视一遍，寻找他的教父，但是怎么也找不到。他本来想向那位在远处监看箱子卸车的列车员打听一下。但是那个把制服帽掠到后脑的、心不在焉地瞪着眼睛的列车员却不怎么理会他；在他的四周，一个看守员、那个双手捧着大堆文件的车站站长、那个本镇的长凳载人马车的车夫，在挥臂叫嚷着，他们围着 4 个大箱子忙成一团，仿佛整个宇宙的所有货物都一古脑儿堆积到了他们面前。车站的栏杆已经关上，在栏杆后面，那两个姑娘也在大声叫嚷，兜售她们的阿维罗糖拌蛋和贻贝。没精打采的阿尔杜尔又一次看一遍各个车窗，一直看到三等车厢，在三等车厢那边，几个押送一名逃兵的士兵们正在拿着一个瓶子在喝着点什么。

就在三等车厢那里，那个乡下小伙子正在慢吞吞地把自己的印花布袋子和背囊塞进座位底下的地上；然后他用手帕擦擦额头，好像是要把汗擦干，他脸色苍白，嘴唇在发抖：

“ 再见了，妈妈！”他说。

老太太拼命抱住他的脖子：

“ 我的儿子啊！我的好儿子！我再也看不到你了！
唉！我的儿子，啊！主啊，我再也看不到他了！”

“再见，妈妈！再见，若阿金娜！想开点吧，想开点吧！”

他使劲吻老太太的脸，握紧姑娘的双臂，然后跳上车厢，呜咽着双手握拳抱住自己埋在当中的头。

阿尔杜尔心中为之感动。他又想到了远适他乡的人们的悲哀，想到了贫苦无助的人们，想到了胼手胝足仅供糊口的生活。何时何日才会有一场革命降临大地，带来和平和正义，让每个人都有一块自己的土地来耕种，让每个老人都能安享天伦之乐？

他沿着列车信步走着。“香肠”已经坐进了头等车厢，外套搭在肩头，雪茄烟叼在嘴里，牙齿咬着。

“看到了教父了吗？”他嘲笑地问：

“人没来。”

“香肠”很开心地擦着双手说：

“真是太那个了，太那个了！你还是特地从奥利维拉德阿泽梅斯来迎他的呢……”。过了一会儿他又接着说：“哦，是了，有件事问问你，特奥多西奥他怎么样啦？”

“我没看见他。他在那边别墅。”

“你呢，你在奥利维拉德阿泽梅斯干些什么呀？”

“我就呆在那里。”

“你还在写你的那些诗吧？”

阿尔杜尔不置可否地微笑了一下。“香肠”从怀里掏出了怀表，显得很不耐烦。看守员关上了车门。头上顶着托盘的那两个姑娘，正在撒回镇里去，站台上现在又是一片静寂，站长和列车员也都看不见了。车站在昏昏欲睡，火车到了车站后在这个宁静的下午也仿佛患上了睡意；只有一个小女孩断断续续地用一种哭啼啼的、带鼻音的声音在叫着：水！水！在前端，火车头低声地不断喘着气。

“我们要在这里停一辈子吗？”一个气冲冲的声音说。

说话的是一个胖子，他是同那位穿着方格子花纹衣服的太太一起坐车的。于是阿尔杜尔的视线又落在了她身上；他觉得她美极了，把他的眼睛都看得入了迷，感到自己心头扑扑地蹦跳；他从未看见过这样细嫩柔润的肌肤，也从未看见过这样甜美优雅的鹅蛋形轮廓的脸；她那双长着长长的睫毛的乌黑的大眼睛，含情哀怨，使人见犹怜。她仍然拿着那本黄书皮的书，倚窗而坐；她身材娇小玲珑，绷得紧紧的贴身胸衣，衬托出她那可被包掌心的小乳房。

这位夫人似乎也注意到了这个惊艳着迷的青年人：她慢慢地隐退到车厢里面去，但马上又回到窗前探首张望，轻轻地把自己的纱罗领结弄整齐——她同

他的视线彼此碰到了一起。

“这个妞儿长得不错吧？”香肠’说。“刚才我本来要坐进她那车厢，开一整夜的心。但我讨厌她丈夫的那副面孔，也就算了。”

阿尔杜尔也觉得她丈夫很可憎——松软的、苍白的脸颊、蜷曲的头发上戴着的开士米呢绒小帽子、那饕餮之徒的好酒好色的唇髭、那带子穿到耳后绕着的巨大的夹鼻眼镜。

“我觉得好像在里斯本见过他，我记得他甚至是个男爵。”香肠’说。

这时，车站站长敲起铃来，列车开始缓慢地滑行，绷得紧紧的制动闸发出尖尖的必剥剥声。

“再见了，老兄，保重！”香肠’叫喊着。

“以后再见！”

穿着方格子花纹衣服的夫人，目光仍然盯着阿尔杜尔的眼睛一阵子。另外一些人的贴着窗玻璃的面孔纷纷在他面前掠过；那几个士兵和那个逃兵，捧着瓶子对准嘴巴，在笑闹着，那个乡下小伙子，双眼红得像烧红的炭火一样，挥舞着一块大毛巾向家人告别；老太太追着车厢跑，呜咽着，仍旧绝望地伸出她那双又硬又黑的手。到最后，列车响出了一声刺人心肺的汽笛声，在拐弯处消失在已经暗黑了的松林之间。

阿尔杜尔感到一阵伤感。这列火车，今夜就将会这样子一直奔驰着，越过一个个灯光通明的车站、熟睡中的村落，运送着那位直挺挺地躺在自己的大衣上面的“香肠”、那位哭得像泪人儿似的可怜的投靠他乡者、那位行将锒铛入狱的逃兵、那位要返回自己的璇宫去的美貌夫人。到拂晓时，列车就要抵达里斯本：里斯本这地方，在他的心目中，是更为值得向往的去处，他觉得，唯有在那样的地方，才会有高级的文明，由这种文明产生出高贵美妙、精巧雅致的事物，就正像宝贵的鲜花，只能从精心耕作施肥的沃土中才能生长出来，是一样的道理。她是谁呢？那个戴着夹鼻眼镜的胖子，一定是她的丈夫无疑了；他觉得这是两种有如天壤之别的人生：丈夫是笨重的、讲求实际物欲的，而她却是讲求轻巧的多情缱绻的……。他真想知道她的芳名和她以往的经历、她的爱好、她的声音的声调、她喜爱的是什么诗人。她在车上看的那本书，看得入了神，这本书是谁写的，这个人真是三生有幸了：这本书一定是都德^①或桑多^②写的一

① 都德（1840—1897），法国小说家与戏剧作家，作品有《磨坊书简》、《小东西》、《小弗劳孟和大黎斯勒》等。

② 桑多（1811—1883），法国小说家及文学院院长，作品有《谢格利埃尔小姐》、《马达莲娜》等。

本小说，一件精巧高贵的作品。车上的这一整夜当中，她那白玉般的头靠着车厢的靠背，面对着对面那个俗气十足的打呼噜的丈夫，她会想些什么呢？她会回想到奥瓦尔车站的！

阿尔杜尔再瞧了一眼那些铁轨，心想这些轨道就是这样接连不断地，双轨平行，亮晶晶地，通到里斯本，他想着想着，就穿过轨道，到了车站的另一边，到奥利维拉德阿泽梅斯去的长凳载人马车正在等着他上车呢。

他想得太入神了，马车夫曼努埃尔只得问了又问：“教父看到了没有？”

“他没来。咱们走吧，走吧！”

他一屁股坐到了载人马车长凳的一个角落，车子在已经入黑的路上不声不响地行驶着时，阿尔杜尔一面透过打开的玻璃窗注视着松树林的黑色轮廓线上方正在出现的皎洁的月色，一面又被一种自有其乐趣的忧郁心情所触动，情不自禁地吟咏起雨果^①的诗句：

^① 雨果（1802—1885），法国作家，早期著作有《短歌集》，后来有著作有剧本《克伦威尔》、《欧那尼》、《国王寻乐》、小说《巴黎圣母院》及《悲惨世界》、诗集《惩罚集》、诗作《历代传说集》，以及许多政论和演说稿。——译者

我满心喜悦和激情站在你面前，
因为你以你的整个心灵注视着我……

阿尔杜尔此时 23 岁。他的家属资产阶级，原籍里斯本，但自从内战之后，一家人就散居各地。他的曾祖父，在家谱中一直是大家引以为荣的人物，曾经在里斯本参加过“寄生诗人”集团，这班人在咖啡馆里聚会，高谈阔论地颂扬米拉波^①与罗伯斯庇尔^②，在贵族生日时给他们写十四行诗来讽刺，渴望为了自由而牺牲性命，应邀参加雅集晚会，在晚会上朗诵自己写作的哀歌，对那些名叫玛尔维娜^③的姑娘们加以凭吊，而晚会结束出来时，又把夜间巡逻队揍一顿。他到了年老时，就开始动手翻译沃尔内^④的《废墟》，他的手稿成了他的一个孙女儿的财产，她嫁到

- ① 米拉波（1749—1791），18 世纪法国大革命时期立宪派领袖之一。1789 年以第三等级代表选入三级会议。革命初曾大胆揭露封建专制制度。但晚年为王室效劳。
- ② 罗伯斯庇尔（1758—1794），18 世纪法国大革命时期雅各宾派政府的实际首脑。1793 年 5 月 6 月起义后，领导雅各宾派政府——公安委员会，废除封建土地所有制，平定吉伦特派叛乱，粉碎欧洲君主国的武装干涉。但 1794 年 7 月的“热月政变”后被处死。——译者
- ③ 玛尔维娜，女名，意义不明，这名字自 18 世纪起由于苏格兰诗人马克费逊（1736—1796 有关英雄莪相的叙事诗而在德国流行。
- ④ 沃尔内（1757—1820），法国学者，作品有《废墟》，又名《有关各个帝国的革命的思考》。——译者

了奥利维拉德阿梅泽斯，并且把两个最年青的妹妹里卡尔迪娜和萨比娜也带到了那里去陪伴她。阿尔杜尔的祖父，则曾在波尔图默默无闻地当过规规矩矩的公证员。他的父亲在青年时期的早期曾在波尔图的一所神学院发表过两篇悼亡的《沉思集》，后来娶了一位夫人，名玛利亚·达斯·内维斯·阿尔佩德琳，她是一位肤色苍白、身体瘦弱的女子，会弹竖琴，当时曾有一篇小品文曾把她同一位莪相^①的仙女相提并论，不过，她丈夫在奥利维拉德阿梅泽斯谋到了一个法院书记官的职位，就在那里正式定居下来了。

阿尔杜尔就是几年后在那里诞生的——他的母亲欣喜不已，给他取了这个名字，这是为了纪念她弹奏竖琴的时代以及纪念那些曾以自己在东征圣地时的风流韵事和英雄业绩使她为之倾心的民谣中的骑士们^②。

他父亲是个高雅敦厚的人，在他诞生之前，他父亲曾因自己婚后膝下空虚而伤心，当儿子生下来后，

① 莪相是传说中的一位爱尔兰武士与游吟诗人，为仙女尼娅姆所追求。她把他带到了海外的一处“青春之境”，300年后他回到了故土，但一触及泥土就苍老失明。——译者

② 阿尔杜尔这个名字与传说中的英国古代历史人物亚瑟王同源。亚瑟王曾联合不列颠各部落人民抵抗撒克逊人的入侵。他的事迹在民间流传很广，后来成为西欧骑士文学的重要题材。——译者

他就如获至宝，他对当法官这一行有一种迷信式的敬重态度，所以，就在阿尔杜尔还未受洗取名之前，他这位名叫曼努埃尔·科尔维洛的好爸爸，就已经下定了决心，一定要精打细算，节衣缩食，积蓄一笔钱，以便日后能送他到科英布拉去求学，得个学士学位；但是，他在内心深处又私下希望自己儿子能涉猎文学艺术，他的希望就是想他这位小阿尔杜尔有朝一日能一身二任，兼有两个人的素质，这两个人是他在奥瓦尔最钦佩景仰的，一个是检察官皮门塔，他对法律条文熟谙得如数家珍，在案件诉讼中能言善辩，简直是一位注定要当上高级法院审判官的佩迩斯^①；另一个则是才华横溢的西尔维拉律师，他在《阿维罗勇士报》上的诗体小品文，笔下生花，使他在这一带颇有才名。

有时候，小小的阿尔杜尔哭闹得很，此时那可怜的爸爸只好深更半夜穿着拖鞋，披上短大衣，抱着他在房间里走来走去哄他，用一种带有鼻音的声音给他哼唱《闰王的英俊侍从之歌》，一直到把他哄得入睡为止；然后，他爸爸出神地瞧着他那副因为长了蛔虫

^① 佩迩斯（1635—1696），葡萄牙具有巨大学术权威的法学家，著有《王国律例注评》等。——译者

而发黄的小脸，脸上的眼睫毛仍然沾着小滴的泪珠，瞧着瞧着，心里就想象他已经披上了高级法院大法官的黑袍像洛邦^①那样遐迹闻名，而且又著有像《爱情与忧郁》^②那样的杰出名著！到那时候，他这个可怜的做父亲的，已经老了，再也不能干事情了，但是，这个现在在睡梦中吸吮着爸爸手指的小人儿，到那时候就一定是一个声名煊赫而又孝顺的儿子，在法律界中占有显要地位，使父亲年老不愁衣食，而且在文学界也能一鸣惊人，扬名声而显父母。

他喜出望外地发现了，小阿尔杜尔有一些怪脾气是什么东西都平息不了的，例如他喜欢翻开某本令人看了肃然起敬的古旧法律汇编的对开本；尤其是，再往后，他父亲看见这孩子最喜爱的玩耍，不是敲鼓或是拿起扫把当马骑，而是躲在母亲的裙子当中把一些纸片钉缝成小本子，还加上个粉红色的封面，这样一本本收藏起来，就像一个老的书籍收藏家那样专心致志。

“这是孩子聪慧过人的兆头，”他父亲十分严肃地

① 洛邦，不详，可能是虚构中的人物，也可能是某一法学家的别名。——译者

② 《爱情与忧郁》是葡萄牙著名诗人卡斯蒂略（1800—1875）于1828年的一本诗集。——译者

说。

由于这样的缘故，所以阿尔杜尔还在很早的时候就开始攻读他的李维^①和忒勒玛科斯^②。但是，在分娩后一直带病在身的母亲，看到他的功课这样重就很心痛，每当这青年人困倦欲睡，做不了作业，她就会在次日偷偷给老师若昂·格拉因雅送去一阿拉特尔^③的茶叶或白糖，求他对孩子手下留情。无论夏天或是冬天，做母亲的总是给他盖上佛兰绒毯子，一听到他打个喷嚏，就要他在晚饭时喝几小杯热开水；每逢他要入睡，她总是要检查一遍，看看脚下是否放好了热水袋，床头是否放好了圣母马利亚神像，床边是否放好了铃子、小灯、茶缸、白糖和一小块砖状的榲桲果酱糕。放学的时候，总是父亲亲自到学校去接他，以免别的孩子把他带去玩耍或是拿他来开心。

这样的娇生惯养，孩子也就得不到发育。他像个女孩一样苍白，一样的神经质：门如果忽然砰的一声，他都会吓得直叫。他的敏感程度，就像小提琴上一根绷紧了的弦线；只要听到一个伤心的故事，遇到

① 李维，(公元前 59—公元 17)，古罗马历史学家，曾著有《罗马自建城以来的历史》，共 142 卷。——译者

② 忒勒玛科斯，荷马史诗中攸里西斯与珀涅罗珀之子，婴孩时其父出征，他长大后在女神雅典娜帮助下寻父。——译者

③ 阿拉特尔，重量单位，合 459 克。——译者

“不行”的一声拒绝，他的眼皮里马上就会冒出两大滴眼泪水珠。他的记忆力很强，长篇的诗都能背诵，使家里的亲友为之吃惊，他还只有 8 岁的时候，就曾经使他父亲引以为荣，那就是在晚间的聚会上，在围成半圈的邻居妇女当中，他当众朗诵起来：

是在夜里，离愁别绪的星星
吃力地穿透了那铅灰的苍穹

“这孩子一定大有出息，”书记官一面抚摸着自已秃顶上仅存的 3 条头发，一面确信不疑地用低沉的声音说。但是真正使人大开眼界的，是听他轻柔地朗诵《两只鸽子》这个寓言：

两只鸽子彼此相爱，柔情脉脉

早在那个时候，他每天放学回家，下午剩下的时间，总是倚着后院的窗户，手里拿着从父亲那少量的藏书中找出来的书，或则是菲林托·埃利西奥^①的某一本集子或是夏多勃里昂^②的《殉道者》，或者尤其是《女士书库》的某本中篇小说。

① 菲林托·埃利西奥是葡萄牙诗人纳西门托（1734—1813）的希腊文笔名。——译者

② 夏多勃里昂（1768—1848），法国作家，消极浪漫主义的代表，作品有《阿达拉》、《勒内》等。——译者

而且，正如西尔维拉律师所说，阿尔杜尔是个“聪慧非凡的少年”。他俨然像个小大人，他母亲每当在厅里看见他连忙向一位手拿着空茶杯的夫人那里跑过去，把茶杯接了过来，或是像在宫廷里一样，双脚立正，深鞠躬同皮门塔检察官握手，她看到这种情景，就心花怒放。

终于，有一天，他父亲惊喜地发现了他用漂亮的斜体字抄写得工工整整的最初几行诗句，为之感动不已：

在蜿蜒弯曲的岸边
垂柳丝丝条条，
而我呢，我这个痴情人……

次日，在法院上班时，他父亲眼眶发湿地把这些诗句拿给西尔维拉律师这位全奥瓦尔的至高无上的权威看看。西尔维拉对这些诗句大加称赞，尤其是诗的结尾处，其抒情的收束笔法之优美，更使他为之惊叹不已：

我要吹奏起我那悠扬的竹笛
歌颂你的妙目，美人儿……

“这些诗句写得全都很得体，”西尔维拉说，“而且还有两个丰满的形象！真是聪慧非凡的孩

子！”

他对阿尔杜尔十分器重，送了一本《埃乌里科》^①，并且向他父亲建议，每逢假日，可以让阿尔杜尔到他办公室去，他可以让孩子饱览他的藏书，饱飨“地地道道的智慧之盛筵”。于是，每逢星期日，西尔维拉自己坐在写字桌后，牙齿叨着雪茄烟，把一个个五光十色、栩栩如生的形象以其生花妙笔塞进他每周一篇的小品文之中，而同时，阿尔杜尔则躲在一个角落，蜷缩在一张旧的单人沙发椅里，贪婪地阅读德利尔^②、加雷特^③、沃尔内、拉马丁^④……等人的小说和诗歌集。他回家时总是十分兴奋。他把自己关在房间里，搞自己的一首长诗，已经写出了 15 节 8 行诗，诗的故事地点全在一个花园里，有他自己，有好些天使，好些骑士。他如痴如迷地爱上了《故乡

① 《埃乌里科》，即葡萄牙历史学家、诗人与小说家埃尔库拉诺（1810—1878）于 1843 年发表的著名小说《祭司埃乌里科》，故事发生在阿拉伯人入侵时期，描写主人公哥特族祭司在宗教和爱情之间的矛盾。——译者

② 德利尔（1738—1813），法国神父与诗人，曾译罗马诗人维吉尔与英国诗人弥尔顿的作品。——译者

③ 加雷特（1799—1854），葡萄牙著名小说家、诗人、剧作家与政治家，作品有《吉尔·维森特》、《圣安娜之弓》、《故乡行》、《落叶集》等。——译者

④ 拉马丁（1790—1869），法国诗人、历史学家，著有《沉思集》、《天使谪凡》、《葛拉齐拉》等。——译者

行》^①中的若昂尼尼娅，但这是一种寥廓的、复杂的爱，这种爱既以她为对象，也以那座白色的小屋，那只夜莺以至于整个圣塔伦的谷地为对象！

在那个时期，他是个纤弱萎靡而多愁善感的、长着一双美丽的眼睛和一头光滑的头发的少年。薄暮黄昏的降临、早午晚的奉告祈祷钟声、有吉他伴奏的法多^②歌声，都能使他为之神伤。他常常想到爱情，有时还想到了死亡。他的审美观十分细腻，为人又天真腼腆。他们家的厨娘是个来自埃斯塔雷雅的、眼睛像黑煤玉似的村姑，她被他柔嫩的美少年肌肤所诱惑，常常同他挨肩擦身而过，有一天晚上，他父母双双去了库尼亚家参加晚会，阿尔杜尔害了感冒，单独留在家中躺在床上，那个厨娘路易莎就闯进他的房间，一屁股坐到他身边，叫他玩弄自己的“小玩意儿”，忽然她欲火中烧，把嘴唇贴着了他的脖子。阿尔杜尔把她推开，像蒙了不白之冤的俄菲丽亚^③似地满脸涨得通红，怒气冲冲，双手紧握着拳：

① 《故乡行》是加雷特于 1846 年发表的作品，在里面作者对 1842 年年政变上台的卡布拉尔政权纵容投机取巧的行径进行了愤怒的抨击。——译者

② 法多，一种带有忧郁、怀乡情调的葡萄牙民歌。——译者

③ 俄菲丽亚是莎士比亚悲剧《哈姆雷特》中女主人公，她父亲被汉姆雷特误杀，她自己投河自尽。——译者

“你如果再敢这样放肆，我就告诉爸爸，他就会把你赶出我家的大门！”

他的性格是软弱而怕事的——到这时候，他已经忘记了《故乡行》中的若昂尼尼娅，而是从心中暗地爱慕着特雷斯七姐妹当中的老大，这是一位个子高高的、轻柔秀气的女士，总是披着飘拂招展的珠罗纱巾，他暗中神秘地歌颂她，给她取名为劳拉·德·卡斯特拉。

在阿尔杜尔漂亮地通过了修辞学的考试之后，西尔维拉律师向曼努埃尔·科尔维洛提出了一个建议，建议他将阿尔杜尔送到科英布拉去念几何学预科的后期班：“这样，他就能习惯科英布拉这地方和学校生活，到了入大学时，就不是一个初出茅庐的新兵，而是一个老马识途的战士了”——他用自己最美妙又最含糊的形象语言来说这一番话。

当年的 10 月，一个昏暗雨天的早上，母亲的眼泪使得这个昏暗的日子在阿尔杜尔心目中显得更为伤心惨目，就在这一天早上，他父亲像护送珍宝一样小心翼翼地把他送到了科英布拉。为了尽量节省开支，他父亲把他安置在数学路的巴尔波萨家中，并且把他交托给自己一位老朋友儿子照料，这个人的儿子名叫特奥多西奥·马尔迦里多，是个留着大胡须的彪形大汉，新生们看见他就魂不附体，他喜欢使一根大木

棍打猫。念的是法科三年级。

在科英布拉的第一年，从头到尾都是过得很不愉快的，整天学的是几何学，一大堆他十分厌恶的实证公式，而且天天老是提心吊胆，生怕惹人笑话，生怕分数太低。一听到上课铃声，他就按时乖乖地攻读自己的课本，对这个令人烦恼的铃声毕恭毕敬地服从照办，就像对某个道德教条服从照办一样：这一段时期当中仅有的快乐的时刻，就是在思乡岩度过的，他在那里望着月光出神。他到思乡岩时，往往是在特奥多西奥手持吓人的狼牙棒保护下前往的，另外一些快乐的时光，主要是在放假前夕到特罗尼俱乐部度过的，他到那边去时，总是由特奥多西奥带着，在那里，他钦慕地看着学院那些著名的台球手在煤气灯的亮光下如何实行连击连中。但是，在考试结束之后他回到奥瓦尔时，心里却乐滋滋的，因为他披上了学生服，是“潇洒社”^①的一员，懂得了学子在社会上的重要地位，懂得学子享有的优惠特权、学校的校歌，他对普通的科英布拉市民就已经十分讨厌，同时在教师面前又诚惶诚恐，做梦时也梦见自己在《思想学刊》和《研究所学刊》上发表文章，此时他对科英布拉已经

① “潇洒社”是科英布拉学院及其体育团体的雅号。——译者

从感情上难解难分，这种依恋的心情既包括了蒙德戈河畔的令人触景生情的风光，也包括了同别人的交谈，包括身上穿着的学生服以及学院生活那种自由自在的快乐。此外，他还正在写一部剧本，差不多就要脱稿了，名为《海外的伯爵》，他自己觉得这部剧本的第二幕是最为精彩的，那是一个佛罗伦萨文艺复兴时期风韵的节日场面，在特茹河畔一个模糊不清的宫殿里，在那里，人们喝锡拉库扎^①的葡萄酒，化妆舞会上出现戴假面具的刺客，远处的河上，威尼斯式的平底狭小舟荡漾而过，艇上的女低音歌手同双簧管的呜咽声浑然成为一体。

特奥多西奥对阿尔杜尔那种百依百顺的性格十分欣赏，想“把自己的初出茅庐小哥儿留在身边”，于是就在次年给他安排了一个新住处，就是特奥多西奥自己在寇拉萨的那幢房子。这对阿尔杜尔来说是一次奇遇，是一次令人兴奋的好事，因为他很懂得传统，一直都从远处钦羡特奥多西奥的同楼伙伴，这些小伙子们是一些文才极高的人，是《思想界》小报的热心编辑。

这份小型的周刊，起初是青年人出于一种崇高的扶危济困精神而创办的，目的是要筹款救助塔维拉，

^①锡拉库扎是意大利西西里岛东岸的港口。——译者

他是个穷得不名一文的青年，又是这群人当中的大抒情诗人。但是，近期以来，这份刊物却是由达米昂，即那位考了一个不及格而高高兴兴地留级再念四年级的大名鼎鼎的达米昂来主持；《思想界》在这一代人当中树立了威信，人们纷纷趋之若鹜，仿佛他们的心灵由于默默无闻而感到窒息，非得追求一个能有发表作品天地的透气孔，这些人当中，不但有达米昂的所有各个从米什莱^①和基内^②那里汲取教益的朋友们，而且也有那些仍然钦佩贝勒当^③的人们，甚至还包括了塞扎里奥那一批人，这批人随着革命和科学的发展，已经在拼命研究蒲鲁东^④、孔德^⑤、利特雷^⑥、穆勒^⑦和

- ① 米什莱，法国著名历史学家，著有《法国史》与《法国革命史》。——译者
- ② 基内（1803—1875），法国作家、哲学家与历史学家、著有《革命》与《创造》。——译者
- ③ 贝勒当（1813—1884），法国政治家，曾任国防政府教育部长，终身参议员。——译者
- ④ 蒲鲁东（1800—1865），法国经济学家和社会学家，无政府主义创始人之一。——译者
- ⑤ 孔德（1798—1857），法国实证主义哲学家，著有《实证哲学教程》、《实证政治体系》等。——译者
- ⑥ 利特雷（1801—1881），法国哲学家、语言学家，是孔德的弟子，著有《法国词典》。——译者
- ⑦ 穆勒（1806—1873），英国哲学家、经济学家、逻辑学家，著有《逻辑体系》（严复译本名《穆勒名学》）、《论自由》（严复译本《群己权界论》）等。——译者

斯宾塞^①，此处还包括有一些纯粹喜爱文艺的人，他们对于哲学的抽象和基督受难的热情视若畏途，仍然慢吞吞地在那里欣赏雨果、缪塞^②、维尼^③和拜伦^④。

在科英布拉，人们对于这一大批狂热人物的糊里糊涂的组合，称之为“哲学家们”，也称之为“无神论者们”。而他们自己，则自称为“雅聚”。尽管他们没有正规组织的聚会，但他们几乎每天晚上都聚集在寇拉萨的达米昂那个宽敞的房间。当阿尔杜尔第一次到那个房间时，他看见，在 3 盏黄铜灯头发出的 3 点稳定不动的灯光当中，人们抽烟抽得满屋子腾云驾雾似的，而就在这云雾当中，他听到一些狂热的声音在以朗诵颂歌的口吻辩论艺术、宗教、泛神论、实证主义及教师们的愚昧、存在主义、罗摩衍那^⑤、日耳曼

① 斯宾塞（1820—1903），英国社会学家，不可知论哲学家。——译者

② 缪塞（1810—1857），法国浪漫主义作家，他 1836 年完成的自传性小说《一个世纪儿的忏悔》反映 19 世纪 30 年代法国青年知识分子的思想危机。——译者

③ 维尼（1797—1863），法国浪漫主义诗人。他的诗充满悲观情绪。——译者

④ 拜伦（1788—1824），英国浪漫主义诗人，曾参加希腊民族独立战争。代表作为《唐璜》。——译者

⑤ 罗摩衍那是印度最大的梵文叙事诗之一，另一为摩诃婆罗多（Mahabharata）。共有 4 万 2 千联对，分 7 卷，现存 3 种版本。——译者

弥赛亚主义、1789 年法国大革命、莫扎特^①和绝对主义，此情此景，使他感到自己双眼都润湿了。

在那种“哲学清谈”当中，唯有那位身材魁梧的特奥多西奥一直一言不发，置身事外，他对人们种种言论主张都感到高不可攀，正如一个圣殿的金碧辉煌的大门对他来说无法进入一样。但是，他那彪形大汉的身躯的在场，是“雅聚”所有的人都十分欢迎的：他不但是个好样儿的小伙子，口袋里总有 10 个托斯当^②来同一位穷同学分享，而且他对所有这些“天才”们都抱一种毕恭毕敬的钦佩态度。这些才子们是专门致力从事精神活动的，而在这些人的身边，他则拿出自己坚实有力的筋肉和他的狼牙棒来提供令人望而却步的保护。有一天晚上，“雅聚”正在就马丁·路德和宗教改革问题进行着激烈的辩论，此时，楼梯的深处传来了佣人的孩子的喊叫声，原来他在挨一些市民的殴打。此时人人都站起身，打算到出事地点去。但是就在这一刻，特奥多西奥举起了手，咆哮喝叫：

“谁也别动！这场精彩的辩论继续进行！在这幢

① 莫扎特（1756—1791），奥地利著名作曲家，著作繁多，有《唐璜》、《菲加罗的婚礼》、《魔笛》、《安魂曲》及许多奏鸣曲与交响乐。——译者

② 葡萄牙钱币，等于 100 个留阿尔，即一角钱。——译者

房子，只有我一个人能动棍子！”

他说着就提着那巨大的狼牙棒直奔楼下，过不了一会儿，在街上，那些同学生过不去的市民们就狼狈奔逃，如鸟兽散。

“雅聚”的成员们，自命为智慧的贵族，是远远高出于平庸的学术家之上高踞希腊奥林坡之巅的半人半神。但自从那天出了这件事后，留着大胡髭、双臂力能举鼎、尤其是配备有那不得了的狼牙棒的特奥多西奥，就成了他们心目中的赫古力士^①、古代神话中的阿尔西德斯、把反叛者压得服服帖帖的人，而且，他站在那些以精神活动为专业的祭司们身边，就俨然成了武力这门专业的化身。但是，特奥多西奥并不仅仅以这样的角色为满足，他在敬重这些与他同居一幢房子的“天才”们之余，为了能更加直接地分享他们在精神上的兴趣，为了能对“雅聚”更能助一臂之力，在从事精神活动中也能加进一把力量，尽管还不能拿出什么理论和词句，他就自己陆续购置一些书籍。他是富有的地产主人家的子弟，每月的钱宽裕得很，所以就由他来给“雅聚”的书库增添藏书，每一

① 赫古，古希腊神话的英雄，力大无比，英勇无敌，又名阿尔西德斯。——译者

个星期，他都按照达米昂或是塞扎里奥的吩咐，得意洋洋地带来米什莱、勒南^①、泰纳^②或是海涅^③的某本著作，他毕恭毕敬地裁开书本相连的页幅，一面调皮地说：

“好啦，咱们现在瞧瞧这位老头儿在书里讲些什么吧！”

他瞪着眼把书瞧看了一会儿，然后严肃地下个结论：

“我看出这是一本要慢慢细心阅读的书。等我躺床上慢慢来欣赏吧。”

于是他就把书交给“雅聚”的某个成员，然后上楼回自己的房间去练习自己的法国吉他课程。

不过，他还是赢得了作为“哲学家们”一员的权利。他对《思想界》的开支也慷慨解囊，所以，如果有谁对他有什么反感的话，他就可以同时作出两个使人胆寒的威胁：“狼牙棒的打击力和对刊物的拆台”。不过，最令他感到满意的，是能够在“雅聚”中记住

① 勒南（1823—1892），法国语言学家与历史学家，著有《科学的未来》、《基督教的起源》、《以色列史》。

② 泰纳（1828—1893），一译丹纳，法国文艺理论家、史学家、孔德实证论哲学的继承人之一。——译者

③ 海涅（1797—1856），德国诗人和政治家，1831年移居巴黎，著有《西利西亚织工》、《德国——一个冬天的童话》等——译者

一些名言佳句，然后自己来说出：例如，当他伙同一批哥儿们上街，拿狼牙棒打猫的时候，他总是指着星汉灿烂的天穹，大声喊叫：

“弟兄们，这不是什么等闲之物。这是上帝脸上发光的麻疯病！”

阿尔杜尔就是这样不知不觉地闯进了那个使他的性格倾向得到发展的环境之中。一开头时，他很自然地首先钦佩那些人、那些名人学士，那些新式词句、那些千奇百怪的放荡形骸的言行；有一天晚上，天上雷电交加，在集市场上，他看见达米昂从衣兜里掏出一个大洋葱似的银质怀表，摆出一副撒旦魔鬼造反的神气，向上帝挑战，敢不敢在 5 分钟之内对他雷殛，但过了这 5 分钟后，天上一片宁静，于是达米昂就鄙视地把怀表放回衣兜里，闷闷不乐地说：“这就确凿又确凿地证明了，天上是什么也没有的，”而且又瞧着天上的星斗说，“那里只有一些死了的神的一些发光的骨灰！”阿尔杜尔看到听到，简直兴奋得发抖。还有一位大名鼎鼎的丰塞卡，他对于通俗的用语避之唯恐不及，在卡尔内罗饭店用餐时，他要牛排，但却嚷着：“给我一块按照进步的公式烹制的老阿皮斯^①！”阿尔

^① 阿皮斯是埃及圣牛的名称。——译者

杜尔对丰塞卡简直为之神往。还有一位悲天悯人的维列纳，人家对他如此愁容满面大惑不解，他就回答说：“波兰正在受苦受难，你们怎么能希望人家笑得出来呢？”阿尔杜尔听到他这样回答，心中油然产生同情之感。但是，给他印象最深刻的，莫如那位了不起的马尔萨尔，他有一副漂亮的古典式人物的面孔，蓄着长头发，表情像一个大大理石的阿蒂卡^①神像一样不痛不痒。有一天晚上，马尔萨尔去同他的情妇幽会，那是中学的一位教师的妻子，阿尔杜尔当时有幸陪他前往。他们走进了一条狭窄的小巷，来到窗下，窗口有一个浅色的人影在探首，马尔萨尔郑重其事，不慌不忙，抬高他那铃铛般的嗓音，向上面问道：

“公鹿出去了吗？”

那个浅色的人影那里传来了一阵像轻风吹拂的声音：

“刚刚往俱乐部去了。”

于是，他根本不把在场的阿尔杜尔和路过的一家人放在眼里，用自己响亮的、饱满的声音吟诵起来：

^①阿蒂卡，希腊雅典及其周围地区。——译者

那么，就递给我那把罗蜜欧的梯子，我要爬上来吻你雪白的乳房。

这样大胆的举动，这种放肆的言语，阿尔杜尔觉得十分神妙，是属于比凡夫俗子高出一筹的那一号人们的，他渴望能仿效这样的言行。但是，最使他感到兴奋的，是清谈，是“雅聚”的那种闪闪发光的清谈。每天晚上，大家抽着香烟，形成各种各样的宇宙观，三言两语就为人类决定了新的秩序，一句笑话就毁掉一名英雄人物的光辉，而且通过一些胆大包天的论证，要从上天的深处推翻那些最为强大的神灵。他们用《圣经》“雅歌”的华丽词藻来对所有的女人加以评头品足；凡是梦想，一律受到欢迎——而且，可以捉摸的现实世界，在塔维拉的一段朗诵面前也仿佛烟消云散化为乌有，当时塔维拉拖着他那件褴褛的披风，在房间里踱来踱去，以一种念天地之悠悠的抒情姿态，大张双臂高举向天，喊叫道：

快马加鞭，加鞭，啊，幻想！

我们要在每颗星上搭一个帐篷……

于是，为了能够同这些才子们平起平坐，为了能够在这些辩论中说上几句，阿尔杜尔就开始贪婪而又杂乱无章地大量阅读特奥多西奥买的那些书，从彼特

拉克^①直到《法国革命史》^②，从圣奥古斯丁^③到巴尔扎克^④，甚至开头时是黑格尔^⑤，马上就急转直下转到了《东方吟》^⑥和那一大批浪漫主义者。就这样，他一点一点地失去单纯对“雅聚”这个个体的崇拜，把自己提高到一种更为笼统含糊的敬佩心情之中，敬佩艺术人物和历史人物，敬佩人类的各个时代，敬佩各种文明和思想。

使他为之兴奋神往的是中世纪，它有它的许多大教堂和修道院，有它的哥特式的莱茵河，河畔那些由英勇的指挥官守卫的城堡屹立在岩石的峰巅之上；东方也使他着迷，它有它那些栖息着仙鹤的清真尖塔所俯览的城市，有它那些在沙漠中行进的骆驼队，有它

① 彼特拉克（1034—1074），意大利诗人，文艺复兴人文主义先驱之一，著有《抒情诗集》、《没有收信人的信》、《阿非利加》、《我的秘密》等。——译者

② 《法国革命史》是米什莱（1798—1874）的著作。——译者

③ 圣奥古斯丁（354—430），一译“奥斯定”，基督教神学家、哲学家，拉丁教父的主要代表，著有《忏悔录》、《论上帝之城》、《三位一体论》等。——译者

④ 巴尔扎克（1799—1850）法国著名作家，著有多篇小说组成的《人间喜剧》，其中以《高老头》、《欧也妮·葛朗台》、《绝对之探求》、《幻灭》等。——译者

⑤ 黑格尔（1770—1831），德国哲学家，唯心主义辩证法的创始人。——译者

⑥ 《东方吟》是法国作家雨果（1802—1885）于1829年发表的作品，以希腊起义为主题。——译者

那些伴着潺潺水声而轻声倾诉着穆斯林激情的土耳其后宫花园；后来，吸引他的还有意大利的文艺复兴，它有它的那些趣味盎然的十日谈和金碧辉煌的教皇排场；阿尔塞纳·乌塞^①的一本书，曾使他有一段时间专门憧憬 18 世纪；后来，他又崇拜缪尔格^②和热拉尔·德·涅尔瓦尔^③的浪迹天涯的经历……。他还有另外许许多多的对山水风光、对英雄业绩、对各种理论和各种思想的模糊不清的热忱——要么是印度的那些圣河，要么是希腊群岛上那些爱国的海侠，要么是妓女的脱离火坑、要么是克列尔沃的圣贝尔纳^④，要么就是在国民公会^⑤上的丹东^⑥。他老是有一个苦心焦虑的愿望，就是要将这些兴奋心情和这些读到的东西

① 乌塞（1815—1896），法国作家，曾著有《法兰西学院的第四十一席》、《忏悔录》等。——译者

② 缪尔格（1822—1861），法国作家。20 岁时曾被父亲逐出家门流浪多年。又曾任俄国作家托尔斯泰的秘书。——译者

③ 热拉尔·德·涅尔瓦尔（1808—1855），法国作家，著有《西尔维亚》、《火之女》等。——译者

④ 贝尔纳（1090—1153），法国神学家，曾在法国东北部的克列尔沃创办修道院并终身任其院长，对西多会教派的传播起了重大作用。——译者

⑤ 国民公会是 18 世纪法国大革命时期建立的最高立法机关，1792 年 9 月召开，旋即宣布成立共和国。1795 年 10 月解散。——译者

⑥ 丹东（1759—1794），法国大革命活动家，1792 年选入国民公会，为山岳派领导人之一。反对雅各宾派政府的恐怖政策，被捕后被处死。——译者

所模模糊糊地塞满他脑海的种种形象再现出来：但是他尚不知道该采用什么艺术形式。有时候，他的理想显得十分明确，他觉得唯有用咏叹调和音乐旋律才能把这些理想表现出来；于是他就想去学音乐，而且他认为人类中没有哪个天才能超过莫扎特和贝多芬，尽管他从未听过他们的音乐；他立志要以他所喜爱的题材来创作一些交响乐，他认为用诗来表现这些题材已经不足够，这些题材例如有基督在髑髅地的受死牺牲，或是那位迦雅德骑士不惜走遍天涯海角寻找圣杯^①的事迹。但另外也有些时候，引起他感兴趣的是色彩，是线条的美：于是他又想当个画家，把锦缎的灿烂华丽、东方天空的霞光美景、莎士比亚的一些场面或是历史的一些伟大事件涂抹在画布上，他觉得人类的命运没有哪个比得上米开朗琪罗^②了，他一边靠面包和水为生，一面创作《最后的审判》，而且在中间休息时间还写出了一首不朽的十四行诗。

他的那些自然法与罗马法的课本，在他心目中已经是十分讨厌的了，他往往连夜写诗。这些诗句，他

① 圣杯据说是耶稣在最后的晚餐时用过，后来又在那稣受难时盛过他的血的翡翠杯。——译者

② 米开朗琪罗（1473—1564），意大利文艺复兴时期的雕塑家、画家、建筑师与诗人。最著名的作品有西斯廷教堂天花板上的天顶画《创世纪》和壁画《最后的审判》。——译者

只给隔壁房间的一名同学看，这个同学却不是参加“雅聚”的。这位年青人还是塔维拉的亲戚，同塔维拉一样都来自布拉干萨，是个胖得不得了的大胖子，常常谈到“魂灵坛子”，仿佛这就是他从里斯本得到的最深刻的印象了，但在“雅聚”中，大家都管他叫“失魂坛子”。他爱他的一个表妹爱得发了狂，但他表妹却甩了他，跟上了布拉干萨郊区的一个独生子，从那时起，“失魂坛子”整天拿来打发日子的事，就是工工整整地把他的稿本装潢起来，并且痛哭自己失恋的伤心事。但是，他这种单思恋的伤感，总是在床上睡暖了的时候发作；每天夜里，“失魂坛子”的男低音照例总是震响整幢房子，在被窝里大声吼叫：

“唉呀，多可爱的美人儿！唉呀，她到我这里来多好呀！”

这种充满了情欲与痛苦的叫嚷声，触犯了“雅聚”的那些文艺才子们高雅细腻的兴致。有一天，大家吃晚饭时，达米昂就正言厉色地转身对“失魂坛子”说：

“喂，坛子，你天天夜里都叹息你失去了自己的表妹菲莉西亚，这种做法我们可受不了。你是个男子汉，是个坛子，有你自己的自由，你伤心哀叹我们不能禁止你。但是我们起码有权请你的单思恋采用一种

有文采的、高贵的方式来表达。上帝——我们姑且采用这个陈旧的、约定俗成的用语——虽则没有给你多少思想但却给了你肥胖的身躯，那么，在这里就让塔维拉老兄负责替你拟出两节工整的诗句来表达出一种体面的绝望呼声吧。从今以后，就请你‘坛子’行个好，每当你心里因为这场不幸的恋情而伤心断肠之时，就照这个格式去背诵一遍。”

塔维拉所写出的格式，原来是对丁尼生的断肠哀诗《洛克斯利大厅》^①某些诗节的模仿，在这些诗节中，诗人凭吊当年他同自己的表妹爱弥曾一起和谐相恋时共同柔情脉脉地散步过的草地和沙滩，他一面凭吊，一面发出了浪漫主义传统中十分著名的呼叫声：

噢，我那薄情的表妹！噢，我那不再属于我的爱情

噢，这惨淡、惨淡的月下世界！噢，这荒凉、荒凉的岸滩！

至于塔维拉的作品，它是先谈到了菲莉西亚和“坛子”曾在那里海水浮沫旁潮湿的草丛中相爱过的

^① 《洛克斯利大厅》是英国诗人丁尼生（1809—1892）所作，是英国文学史上最早的戏剧独白。丁尼生 1850 年被封为桂冠诗人。作品追求音乐性，流于雕琢。——译者

布拉干萨的草地和沙滩，然后用同样的伤心断肠的呼语来结尾：

噢，我的表妹菲里西亚！不是我的了，永远不是了！

荒凉、荒凉的草地！惨淡、惨淡的沙滩！

开头的时候，这种抒情的吼叫使阿尔杜尔感到惊奇；随后，由于两人的房间挨得这么近，他同“坛子”就熟悉起来了；“坛子”把自己同表妹恋爱的故事告诉了他，并且赞美“那小妞的腿”，夜间说这些私房话，聊这样的天，阿尔杜尔就终于向他念了自己的一些诗句——尤其是一首名为《菲莉西亚》的哀歌，他渴望能将这首诗拿到《思想界》的刊物上发表。“坛子”把诗拿去转交给塔维拉——而那时候正是狂欢节的那个星期，恰巧《思想界》缺稿，《菲莉西亚》就以专文形式发表了。阿尔杜尔是多么的受宠若惊啊！多么美妙的时刻！这是步入伟大的诗坛的入门第一步。他感到自己同塔维拉已经平起平坐了，再过一阵子，就会同缪塞一样名扬四海，成为普天之下多情种子们所喜爱的知心人。这一天，用晚餐时，达米昂俨然以保护者的口吻对阿尔杜尔说：

“年轻的老弟，你呀，气质你是有的，格律也

还可以，加把劲儿吧，加把劲儿。还必须要有思想才行。去探索探索思想吧！”

阿尔杜尔立刻把好几份《思想界》寄到奥瓦尔那边去。他对自己的天资已经没有什么疑问了，于是他就着手去探索思想。

这时候，他对泛神论产生了很大的热情。他下定决心，非当上葡萄牙最伟大的泛神论诗人不可；他曾设想，天造地设的一切事物和片段中，柳树的垂枝绿叶之中，都有一个灵魂在那里。他于是立刻给一首戏剧诗打了一个腹稿，这首诗将是对整个宇宙的解释，在诗中，无论星星也好，山岭也好，岩石也好，树木也好，全都是一些人物，有它们的激情，有它们的怪脾气，有它们的悲哀，像人类一样，只不过是在那里一动不动，不作声色罢了。

但是，这个思想的范围太广阔了，非他这个文弱的白面书生所能驾御，他只写出了第一节，就在夏夜幽静的月色下独自吟咏：

我们是山岭。我们积雪的前额
到夜间就戴上星光灿烂的王冠。
我们是山岭，是严峻的巨人，
随着流水的潺潺歌声在沉思……

在那段期间，他爱上了卡尔萨达街的一位有夫之妇，她那双阿拉伯式的眼珠和柔嫩的棕榈树似的婀娜风姿，早已被前一辈的学院抒情诗人们所讴歌；他于是就每天夜里都让一些罗蜜欧式的遐想在自己脑海中翻腾，注视着她那个房间的窗口，在房间里，她穿着法兰绒的睡衣，双脚放在热水袋上，正在丈夫身旁打鼾。他唯一的冀望，就是要能够在月光下轻轻吻她的前额一下；他在自己的房间里孤单一人时，就痉挛地把双手紧压胸前，含糊不清地发出梦呓的叫声，“啊，我爱慕你！”他把自己那首哲学诗已经忘得一干二净了，而是深深陷入抒情之中，写了许许多多的四行诗段，在里面时而把她说成是朱丽叶，时而说成是那个美丽的安达卢西亚女郎，时而说成是《雅歌》中的美妻。他认为人生最宝贵的莫如男女激情；他对勒内^①、维特^②、罗拉^③、曼弗雷德^④、拉腊^⑤还有其他更糟糕

① 勒内是法国消极浪漫主义作家夏多勃里昂(1768—1848)于1802发表的小说《勒内》及1826年发表的小说《纳切》中的主人公。——译者

② 维特是德国诗人、剧作家、思想家歌德(1749—1832)早期作品《少年维特之烦恼》的主人公。——译者

③ 维尼曼弗雷德是法国浪漫主义作家缪塞的长诗《罗拉》中的主人公。——译者

④ 曼弗雷德是英国浪漫主义诗人拜伦1819年作的诗剧《曼弗雷德》中的主人公。——译者

⑤ 拉腊是拜伦于1814年作的《拉腊》一诗中的主人公。——译者

的人物能够理解并且感到钦佩了！而由于他所渴望的幸福即月光下之吻一直没有来临，所以，他就遵循了浪漫主义者绝望时的传统做法，开始酗起酒来。他当时同塔维拉一起，常常在晚上把盏对饮，谈天说地，在鼓西亚姑妈的酒店或是阿尔谢尼奥酒店喝它几升酒。然后，他就蹒跚地跌跌撞撞来到“坛子”的房间来朗诵自己的懊丧的情诗。而“坛子”呢，也受到他这种单思愁情的感染，但他仍然遵守“雅聚”的规定，跟着也从牙缝里喃喃地哼出：

噢，我的表妹菲里西亚！不是我的了，

永远不是了！

荒凉、荒凉的草地！惨淡、

惨淡的沙滩！

然后他又压低声调，色迷迷地哼着：

“唉，老弟，我真恨不得把她偷到这里来！”

终于，期末考试来到了——阿尔杜尔得了个“不及格”。这太不公道了，他蒙此奇冤，就恨透了一切权威：他痛恨暴君们，从耶和华恨起，一直恨到教师身上，从沙皇恨起，一直恨到学院的校工身上；他渴望有一个由诗人和才子们执掌大权的共和国；他甚至还想到过要离开大学，离开这个不懂得赏识他的才

华的国家，远走高飞，去替波兰作战；他宁可甘心情愿地去在爱国的壮歌声中，一面想着她，一面为了争取自由而慷慨捐躯！

对于他这次考试得了个不及格，他父亲十分不高兴。但是，阿尔杜尔在一封写成诗一般似的信中向父亲申辩说，他之所以不及格，是由于人家妒忌他这个新生的天才，故意同他过不去，他还给他父亲开列了一张名单，上面列举了所有原先曾在大学里不受赏识但后来却成了大臣、诗人、学者、国宝的伟大人物的名字，这些人在自己的往事中都保存有被不公正地评为不及格的厄运记录！

就在这一次的假期中，他那自冬天起一直卧病在床的母亲，因咽喉结核而去世了。父亲受到了很大的刺激，开始出现了心脏病的迹象。

那一年的夏天，对于那可怜的阿尔杜尔来说是十分倒霉的，在那笼罩着一片哀伤气氛的家里，他似乎总是听到母亲棺材上钉钉子的声音，总是觉得自己嗅到大蜡烛的气味和人们吊唁的客套式的叹息。尤其是最后几个星期，他觉得更加伤心惨目，他父亲穿着丧服，哭红了的眼睛泪水盈眶，而且他也预感到自己来日无多，就老是同他谈今后的安排，对他说，必须工作，并且谈到自己遗憾没有什么遗产留给他。他在家

里，甚至找不到自己的老朋友西尔维拉来解解闷：他原先想给西尔维拉讲一些“雅聚”的故事和那边热闹的盛况来给他开开眼界，但是西尔维拉到埃斯平尼奥①去洗海水浴去了，在那里，他那使女性失魂落魄的美髭、他的种种形象、他那头纽芬兰种的狗和他那件西班牙式的斗篷，都使女士们的心怦怦跳动。回到科英布拉，阿尔杜尔就感到如释重负。

他对卡尔萨达街的那位夫人，已经完全忘得一干二净了。他这次从家乡来，已经进一步明确了要干一番事业的理想和从事学习的决心。《唐·雅依梅》的顺利发表，使他产生了一个雄心壮志，要在就学期间写出一首历史诗；往后，他就要在里斯本定居，执律师业并且推出他的史诗。他到处在寻找题材，此时，他读到了勒南的《耶稣的一生》，使他对犹地阿②和弥赛亚传说③产生很大的热情。他产生了一个想法，这个想法他觉得是十分壮伟的，那就是要将福音书重新改写，用一首社会性的长诗将耶稣描写成一个苍白金发的人，在拿撒勒的谷地和叙利亚的湖畔到处流荡，

① 埃斯平尼奥是葡萄牙的海滨城市，有沙滩，可海水浴。——译者

② 犹地阿是古罗马统治下的现巴勒斯坦南部。——译者

③ 弥赛亚原为古代犹太人额上被敷膏油而受封的君王和祭司之名，意指“上帝使者”，后成为犹太人“复国救王”的专称。——译者

得到妇女和小孩的爱戴，向善男信女们讲授民主。但当他把这个想法告诉达米昂征求意见的时候，达米昂却加以讥讽。他认为，阿尔杜尔在其治学发展的过程中，同塞扎里奥那一班人拉得太紧，专门崇拜蒲鲁东、穆勒和孔德，因而并不真正懂得如果把耶稣、抹大拉的马利亚^①和伯大尼^②的埃及无花果搬到现在 18 世纪，搬到实证主义和社会主义兴起的时代，他们又会如何行事。你阿尔杜尔老兄还是去歌颂革命、歌颂人民，揭露人民昔日的苦难吧！可以让维吉尔^③创作出把一个新世界综合归纳起来的史诗，或是让玉外纳^④推出对老朽世界的讽刺，都并无不可……但是，要搞以福音书为题材的抒情诗，还是让圣热尔曼富人

- ① 抹大拉的马利亚，据《圣经》《路加福音》第七章第 37 至 47 节及第二章第二节，她原是个罪人（传说中往往说是个妓女），但用眼泪洗了并用香膏抹了耶稣的脚，耶稣说她的许多罪都赦免了，她不久就随同耶稣及其门徒各处传道，她身上的 7 个鬼都被赶了出来。——译者
- ② 伯大尼是耶路撒冷东六里多的村庄，是抹大拉的马利亚的村庄，她的兄弟拉撒路在此死去 4 天被耶稣施法复活，见《圣经》“约翰福音”第十一章第一至四十五节。——译者
- ③ 维吉尔（公元前 70—公元前 19）古拉丁诗人，其《牧歌集》颂扬奥古斯都的统治；其《农事诗集》也介绍了农事知识；其代表作《伊尼特》歌颂罗马历史，赞扬帝国制度。——译者
- ④ 玉外纳（约 60—约 140），古罗马讽刺诗人，留存的 16 首诗抨击富人，同情穷人。——译者

区①的那些患萎黄病的公爵夫人们去搞吧！阿尔杜尔既非维吉尔，又不是玉外纳，但他还是打消了这个写一部有关基督的长诗的主意，也打消了写一部有关塞巴斯蒂昂国王②的历史诗的主意。但这一来，他就猛然发现自己落到了没有什么奔头，生活模糊荒凉的地步，对一切现实都感到厌倦，心灵中充满对种种含混不清的幸福的无所适从的渴望。他对课本又重新讨厌了起来；他感到自己脑子空空的，想不出什么形象和韵律；每一个四行诗段，都要他绞尽脑汁，苦思苦想，所耗的精力，不下于写整整一部史诗。下午时，他身体蜷缩在外套里，帽子一直拉低到脖子处，愁眉不展地沿着索菲亚大街漫步，向着首帕尔缓步前进，满怀愁绪伤感；到了晚上，他或则走向怀乡岩，从谷地中眺望月色，或则呆在达米昂的房间里，看着大家在“雅聚”中说得兴高采烈，而他自己却找不到一句话、一个警句，他因为自己这样脑筋不灵而更加伤心。

“这位阿尔杜尔真是个奇人，”塞扎里奥说。“他才 19 岁，但却同拜伦 30 岁时差不多。感情上这样早

① 圣热尔曼富人区是巴黎一个贵族郊区。——译者

② 葡萄牙第十六代国王，1554 年生，1557 年 3 岁时继其祖父若昂三世为国王。1578 年在阿耳卡塞尔—克比尔战役中失踪。——译者

熟，他不成为一个大白痴那才怪呢！”

就在这一时期，特奥多西奥有一天晚上把他带到了阿妮尼亚斯·塞拉娜那里去，她是当时科英布拉最昂贵的妓女，是所有穷学子们热烈梦想的向往对象，塔维拉在一篇狂热梦呓的诗篇中，曾把她称为“肉的诗节和信基督教的维纳斯”。阿妮尼亚斯的窗口挂的是梭纹平布的窗帘，她穿的是火焰般鲜红的长袍，看的书是《茶花女》^①；流传一个十分独特的传说，说她有洗澡的习惯，而且萨尔加多的确是因为她而服毒自杀的。这样浪漫的事迹使阿尔杜尔听到了为之入了迷，他在《思想界》发表了一些献给她的三行诗，于是，阿妮尼亚斯被他征服了，就免费地同他来了一次纵情的来往。清晨他起来离开她的睡床时，已经因做爱而筋疲力尽，但他感到前几个月以来的全部苦恼伤感的情绪都一扫而光了，就正如重重浓雾遇到5月的烈日一样；他的生活现在有了一个中心：他把她想象为一位天使，自己则想成为她的阿尔芒·迪瓦尔^②，用爱情来使她重获新生，用一首像《间奏曲》那样的

① 《茶花女》是法国作家小仲马（1824—1895）的著名小说。——译者

② 阿尔芒·迪瓦尔是小仲马的《茶花女》中交际花玛格丽特·戈齐埃的情人。——译者

长诗来使她名传千古。

但是两周之后，阿妮尼亚斯就把他给甩了，而要了索菲亚大街的一位出纳。阿尔杜尔伤心得痛哭。就在原先他歌颂她的《思想界》的同一页上，他现在对她痛加斥骂，写了《给大理石女人》的一些诗节；在狂欢节星期二的舞会上，在路易斯国王剧院中，他因为喝了杜松子酒而精神激昂起来，当他看见她拖着阿拉伯后宫妃子的衣裳在疯狂地跳波兰舞的时候，他就大叫大闹起来：

“去你的吧，下贱的梅萨琳^①！……你已经烂透了，你马上要烂透了！跳你的吧，婊子！哼，你这个贱货！哼，你这个塞拉娜，我留在你窑子里的短袜，你还没有还给我呢……”。

阿妮尼亚斯的舞伴是个天不怕地不怕的四年级生，勇武的运动健将，他当场打了阿尔杜尔一耳光。那是一件十分可怕的事件。阿尔杜尔想在出口处等他出来，捅他一刀子。他为了壮胆子，喝了很多白兰地酒……同学们不得不连拖带拉地把他拽回宿舍，他当时已喝得酩酊大醉，不省人事，每遇到街灯柱子就抱住不放，泪流满脸，呻吟哼叫着：

^① 梅萨琳（约25—48），罗马皇后，以淫荡出名。——译者

“女人啊，你的名字是卑贱！”

翌日，他想给阿妮尼亚斯送去一个5托斯当的钱币，并且学阿尔芒对茶花女的做法，附上一张条子：“兹送上你的爱情和我的辱骂的代价。”但他一想到那个运动健将那力大无比的筋肉，只好作罢。他怒气冲冲，觉得所有女人都靠不住了。

“阿尔杜尔啊，只有艺术才永远不会背叛人，’有一天，塔维拉对他说。

于是阿尔杜尔就废寝忘食地投身到艺术中去了。他认为自己是个缪塞式与拜伦式的愤世嫉俗派，想学他们那样使自己的生活在浪漫主义的梦呓中度过：他又开始酗酒了。一天早上，他睡眼惺松地从妓院回宿舍（这是罗拉一个兄弟那样人物的作风）的时候，在宿舍发现了西尔维拉的一封信：原来在前一天，正当他在加拉诺同塔维拉一道为死亡和狂欢干杯时，他父亲在走进俱乐部时忽然间摔倒就去世了，当时嘴里只是喃喃哼着：“唉，我的儿子！”

这个可怜的青年人是十分爱父亲的，一知道这个消息，伤心得晕过去，在最初痛哭之后，他又猛然惊愕了。他现在成了孤单单的孑然一身了，继续学业的经济来源也没有了，只能够离开科英布拉，离开“雅聚”，离开吟诗作词的生活……

他听从了西尔维拉的劝告，回到奥瓦尔去拍卖家中的家具和一些银器。他在奥瓦尔那里度过了伤心悲痛的一周时间，住在客栈里，身上穿着丧服，双眼红得像火炭，不停地吸着香烟，心里一会儿盘算这样那样的计划，一会儿又把这些计划打消掉，或者是对着窗，鼻尖顶着窗玻璃，在无聊中看着 3 月份的毛毛细雨在潺潺下滴。终于一天晚上，十分尽心尽力地主持拍卖的那位皮门塔检察官，给他带来了 45 个金镑。他看到这一大笔钱在绿色的桌布上闪闪发亮，此时他心中油然产生出了一阵乱糟糟的希望。他如果精打细算，节衣缩食，可以在科英布拉住上两年；在这两年的期间，他可以讲讲课，创办一份杂志，也就可以有经常的收入来源……他虽然一看到父亲那幅银版照片就仍然不禁失声痛哭，但从本能上他已经开始因为想到自己已是自由之身而心中窃喜，再也没有家人来不问三七二十一地为他规定今后的去向，而且他现在手提箱里有了满满两纸包的钱币。

他回到了科英布拉，到达之后才过了两个星期，就在彭西亚姑妈的酒店大宴诗人们；后来，他又买了维克多·雨果的全部著作和一支手枪；他订做了一套西服，弹起吉他来，上赌场去赌博，租用敞篷四轮马

车，同塔维拉一起去孔德莎^①，在那里的城堡里用餐。

在下一次的期末考中，他又得了一个不及格。放假了，科英布拉开始走空了，他数一数荷包里的钱，只剩下 8000 个雷阿尔了。

这时候，他就想起了自己的姑姑们了，他从未同她们见过面，她们住在奥利维拉德阿泽梅斯。她们两人，一个是里卡尔迪娜，一个是萨比娜；最大的那位姑姑罗洛，已在丈夫去世之后一年患肺癆病去世了。

他给她们两人写了一封措辞哀恳的信，采用了缪塞式的词句，请两位老太太“在这场巨大的人生之战中对他伸出援助之手，他在这场人生之战中已感不支，因为他是属于现在这一代人的，这一代人嫩弱敏感，像小绵羊那样亟需得到温柔的爱护……”

但是复信迟迟未到，于是他就灰心丧气地动身再到奥瓦尔去，住进了原来的那家客栈，仿佛是在那里等待又一次看到一笔金镑在桌布上闪闪发出金光。

在那里，他的老朋友西尔维拉律师，已经同《阿维罗勇士报》分了手，要同一位他在埃斯平尼奥吸引住的一位富孀结婚，此时，西尔维拉却向他提出了一

^①孔德莎是科英布拉的一个郊区。——译者

些讲实际的、地地道道资产阶级式的劝告，使他大为不快：“生活可并不是诗歌呀，必须挣面包过日子才行！”但是，在哪里挣呀？怎么样挣呀？难道要阿尔杜尔为一个公证人的事务所抄抄写写吗？难道要他在波尔图的一家商店柜台上卖舍味呢吗？

“这一来，我就要一辈子成为一个愚氓了，我的才能就要毁于一旦了，西尔维拉！”

终于，一天上午，姑姑们的信来到了。很简短，一手漂亮的女性笔迹：

我亲爱的侄儿：

我们在此地收到了你的信，从信中可以看出你很有才华，我们大家看了都哭了，就连阿尔布刻尔克小哥也很受感动。我如果能帮助你完成学业，当然再高兴不过了，因为可以看得出你有当博士的才气，定能出人头地。但可惜的是，你也一定知道，我们的兄弟曼努埃尔是一清二楚的，我们财力很差，只够对付着过日子。不过，你是我们家的骨肉，所以我可以这样说，你如果到我们家里来，一定会得到好好的照料，因为我们还有一个房间，有点家具，可以供你使用，连萨比娜妹妹也正在收拾房间。我们希望你能答应前来，我们是衷心欢迎你的，更何况瓦斯科先生也说现在

是科英布拉放假的期间。请来信告知你来的日期，让你这个同你心连心的姑姑紧紧拥抱你。

里卡尔迪娜

他连忙跑到西尔维拉律师那里去，把信给律师看，西尔维拉看了之后，立刻盘起腿，又使用了他那妙笔生花的形象比喻：

“你走运了！你原先是一艘遇到暴风雨袭击的轻舟；现在，一个殷勤待客的港口向你开放了！”

阿尔杜尔在办公室里低着头踱来踱去，一面按照里卡尔迪娜姑姑来信，猜想着奥利维亚德阿泽梅斯的生活会是怎么个样子的，那边他要同两位带有鼻烟气味的老太太一起过，她们到晚上就边打瞌睡边打毛线，而在此之前，她们还要同女仆一起对着一个当装成神龛的柜子作第三段念珠的祷告。

“这位阿尔布刻尔克小哥是谁呢？”

“是她们家的一个老朋友吧……一定是个玩十五子棋的人。”口若悬河的西尔维拉说。

“那么，’阿尔杜尔喊叫起来，’我就到奥利维拉德阿泽梅斯去吧。Alea jacta est! ①”

①是拉丁语，意指：骰子已经掷下了（即“大局已定”之意。——译者

他在 8 月的一个酷热的日子傍晚时从奥瓦尔出发——当他跟着那个替他提皮箱的男仆走进两位姑姑住的那凄凉的院子时，旁边的圣方济各塔楼正敲 9 点整，钟声传遍了整个幽静的小镇。

两位还穿着丧服的老太太来到阶梯的顶端迎接她们的侄子，她们张开双手：

“啊，孩子，你这个时候来了！”里卡尔迪娜姑姑叫喊道，“但你事先又不通知！耶稣啊，这多么不像话呀！唉，萨比娜妹妹，你看他同曼努埃尔哥哥长得一模一样！唉，来这里，我们来拥抱你，孩子！”

感到惶然不知所措的阿尔杜尔，把帽盒子、短大衣、遮阳伞放到了地上，接受了里卡尔迪娜的吻。里卡尔迪娜那个大的鹰钩鼻子上满是泪水，一直等着他来，亲吻他；然后，他转过身去接受萨比娜的拥抱，萨比娜个子很小，十分亲切，皮肤是象牙白色，披着黑色的头巾。

“噢，孩子，”里卡尔迪娜边带领阿尔杜尔走进厅房，边说，“你跟你父亲长得一模一样！是呀，我们刚才正要喝茶呢。”

桌子上摆着盘子，盘子上是一些茶杯，旁边，在一盏罩着画有挪威雪景的透明灯罩的灯的照耀下，一个结实的、秃头的男子正在安安稳稳不声不响地玩他

的“打通关”单人牌戏。

“阿尔布刻尔克小哥，这个是小阿尔杜尔。他同曼努埃尔哥哥长得一模一样……”

那个男子把纸牌慢慢地放下，坐在椅子上转过身来，双腿张得开开的，双手搭在膝盖上，把阿尔杜尔仔细打量了很久，弄得阿尔杜尔噙起上唇，很不好意思。

“你来得真好哇！”那个男子忽然喊叫起来，而且挺直身子，伸手抓住阿尔杜尔藏了好久的手，有节奏地捉着他的手摇呀又摇。“你来得真好哇！你来得真好哇！”

他又坐了下去，然后把自己仅存的4根灰头发有条不紊地分别推放到秃头的左右两侧，然后又郑重其事地重新去玩他的“打通关”。

但那个仆人还在门口等着，阿尔杜尔掏掏口袋，递给了他两个托斯当。

“哎呀！”里卡尔迪娜叫嚷起来。“你疯了，孩子！多么不像话呀！只要给他4个20雷阿尔币就够得很了。若安娜，你去帮他吧衣箱拿到楼上去，等着，我过一会儿也上去。总是我亲自去好一些。孩子，你一定累坏了。萨比娜妹妹，你看看能给他弄点什么吃的。去吧，别在这里发呆了！”

萨比娜连忙进厨房里去，而同时，满脸严肃神情的阿尔布刻尔克仍在不慌不忙地洗他的纸牌。

“一路上好吧？”他瞧着阿尔杜尔问道。

“十分感激您的关心，一路过得很舒服……”

“风浪厉害不厉害？”

“什么风浪？……”阿尔杜尔惊讶地轻声发问。

“我是从奥瓦尔来的。”

“哼！”阿尔布刻尔克轻蔑地咕哝了一声。“坐公共马车哪！纳尔逊，伟大的纳尔逊^①，竟然坐公共马车……”

“纳尔逊是当年的海军大将，而我只不过是……”

“呸！”阿尔布刻尔克小哥高高在上地喊了一声，他把纸牌已经摆成了方阵，然后将一套纸牌其余的牌一张张地翻过来：“A牌、成三、老J、两点！”

阿尔杜尔吃惊不已地打量阿尔布刻尔克那个严肃的公证人似的脑袋、他那像珍珠母似的光溜溜、闪亮亮的秃顶、他那每边耳朵上4根的白头发、他那通红的、营养丰富的脸、他那亮晶晶的上唇、他那两颊小小的、灰色的络腮胡子和他那有一条链子蜿蜒其上的

^① 纳尔逊（1758—1805），英国海军大将，在对拿破仑作战中成为民族英雄。——译者

庄严华丽的背心。但最使阿尔杜尔感到惊讶的，是他袖口上缝上的 3 条金色的将军标带。

“您老很喜欢玩打通关吧？阿尔杜尔为了打破沉默，找了个话题问道。

但对方“呸！”的一声，来得气冲冲，使阿尔杜尔噤若寒蝉。他觉得对方太无礼了，就站了起来；有一面窗是开着的，窗外是炎热的 8 月的夜晚；在对面，药店的玻璃窗上的两个鲜红的通气口隐隐显现出它们的红色，在周围，在暗黑的天空笼罩下，所有的房屋，还有那个广场，都仿佛在沉重的空气中熟睡着，偶尔有面窗户打开着，透出微弱的灯光。这地方一定是小镇的末端，因为在万籁俱寂当中，在远处，在小教堂那黑影的后面，可以听到青蛙的叫声。

阿尔杜尔点着了一支香烟，就呆在那里，回忆着在科英布拉度过的那些夏夜，回忆着荒凉的蒙德戈河上的月色夜景……他想象着自己站在桥上，抬头双眼注视着月亮，那圆圆的、惨白的月亮——而就在那个时刻，抬头望着月亮的，还有在山上躺在石上的牧人，有在风平浪静的海洋中站在后甲板上的水手——而在他身边，塔维拉以心醉神迷的声音轻声哼着“月亮啊，无垠宇宙的一块圣饼！……”

而在室内，在大厅里，广场和整个小镇的那片忧

郁的气氛好像蔓延到了里面来。厅里有一个黑檀木的高橱子，有一张圆腿的桌子，上面盖着缎子的桌布，桌布上供放着一瓶蜡制的假花；而在一个角落里，放着一张用久了而凹陷的无背长沙发，可以推定，白天时，两位老太太就是坐在这条长沙发上边打毛线边哼唱的。阿尔布刻尔克小哥的那声音，一副像一名少校在练兵操演中喊口令喊得太多而嘶哑了的宏亮嗓音，仍然在继续响着：四点、王后、A牌、成三！……

终于，手忙脚乱的里卡尔迪娜出现了：

“对不起，刚才大家给你收拾房间了。你来又不通知一声，多么不像话呀！”

她忽然住了口，用鼻子四周嗅来嗅去。

“哎呀，孩子，你还吸烟哪？呃，这股味儿！呃，这股味儿！”

她抓住了一块餐巾，拼命使劲挥舞周围的空气。

“哎，你该把这个习惯改掉才对，瓦斯科说的，吸烟伤身体，而且会诱人产生邪念。我把你的衣箱放在床脚下了。瞧，你的萨比娜姑姑来了。你跟她去吧，她带你去看房间，我就在这里坐一会儿，安静一下，不说什么了……”

但其实她嘴还是不停，立刻又滔滔不绝地讲自己身体的种种毛病啦、天旱给庄稼地造成的损害啦、科

沃那边游玩多么开心啦、玻璃厂多么神妙啦……

“阿尔布刻尔克小哥，你的打通关打通了没有？”

“打通了两回了，姑娘，”老头子边洗牌边说。

“打通了两回满贯。”

“马上会给你记上分儿的，眼下萨比娜有事要往楼上去……哎，多么的乱糟糟呀，天呀！真的，我头都发痛了。这是因为吸了香烟的烟雾的缘故。而且也是因为打乱了我平日的习惯……”

“呸！阿尔布刻尔克小哥边重新开始搭他的四边形，边叫嚷着。

里卡尔迪娜压低了声音：

“萨比娜妹妹，去吧，带他去看房间，你有你两条腿嘛。”

“走这边，孩子，走这边，”萨比娜接着就站起身来说。

阿尔杜尔茫然地跟着她走上那陡峭的楼梯，但他一上到楼上的走廊时却大吃了一惊，原来他看见一道门的门口有一个同真人一样大小的纸牌士兵枪上了肩站在那里站岗，这个士兵是粘贴在一块木板上的，木板也依照士兵的轮廓切割成一模一样。

“这是什么呀？”

“这是阿尔布刻尔克小哥的房间，这是他的哨

兵。”萨比娜姑姑亲切地笑着说。

“他是个什么人？阿尔杜尔问道。

“唉，他真是个大好人！你可不要介意……他的头脑有点混乱，他老是想那些船舰和航海的事……”

“他当过海军军官吗？”

“啊，没有。阿尔布刻尔克小哥是你父亲的朋友；他妻子去世后，他就开始疯疯癫癫了。他没有什么亲人，又没有被宣布为疯人，不能去里利亚福勒斯^①，我们就把他接来我们家里住；阿尔布刻尔克是个有钱人，他在圣厄乌弗拉西亚山脚下有一座很好的庄园。”

她讲话的口气很亲切，手里提着烛台，说话时就站在那个穿着蓝军服、戴着蓝军帽、长着一笔拿破仑式胡髭的彪形大汉哨兵身边。原来是她给阿尔布刻尔克的袖子上缝上了海军上将的标带，又是她给他的舰只缝上风帆。

“唉，可怜的，他真是个大好人！只是有那股对船舰入迷的傻劲，其他方面他都是清清楚楚的。”

接着，她就带他到房间去，这房间是同阿尔布刻尔克小哥的房间紧挨着的。柜子上她们已经放了一大束玫瑰花，床单被褥都是绣花的。

^① 里利亚福勒斯是里斯本的一座疯人院，建于 1838 年。——译者

“热水就在这里……外面的景致还算好看。”

阿尔杜尔往窗口瞧了一眼，但只看见乌黑黑的一片，有些树影，另外有一个塔在老远的地方，显得更加暗黑一些，从这些地方，也升起阵阵的蛙鸣。

但是，萨比娜在临走时，犹豫了一阵子，然后用一种几乎是恳求的口吻对他说：

“孩子，你别笑我，我有一件事求求你。你每当同阿尔布刻尔克讲话的时候，都管他叫‘海军上将先生’吧。”

阿尔杜尔下楼时，茶已经放在桌子上了，激动万分的萨比娜正在餐桌上为“孩子”安排夜宵。他只好向她们诉说自己在科英布拉是怎样求学的，是怎样接到父亲去世的噩耗的，拍卖卖得了多少钱……

但是，阿尔布刻尔克小哥忽然将他刚从盘子里拿起来的烤面包片一扔，从椅子上笔直地站起来，用手指关节猛敲桌子，气冲冲地逐个注视这两位老太婆。他要的烤面包片，是要热烫烫的、烤成金黄色的，上面淌着黄油的，但这次却发现一块是干巴巴的，所以他很不痛快，嘴里咕哝着：

“你们也不是不知道，我这样吃下去是伤身体的！你们明知是很伤身体的！干巴巴的不是一块，全都是干巴巴的。这已经是玩忽职守了。”

两位老太太十分懊恼。是因为刚才太忙乱了。是因为孩子忽然到来了！只好请阿尔布刻尔克小哥包涵包涵了。

“都是我不好，”萨比娜说；“我把事情交给若安娜去办了。”

“当然啦，”里卡尔迪娜叫嚷起来；“都是你不好嘛！我早就告诉过你了，鸡蛋可以让若安娜去做，但烤面包必须你自己亲自下手去干。但你却不，你总是凭自己的脑筋办事！你瞧你的脑筋把你弄成个什么样子啦？”她绷紧了嗓子，把嗓音弄得像笛音一样尖：“你吃亏就吃亏在这里！”

萨比娜缩成一团，吸她的鼻烟粉末。阿尔布刻尔克小哥转过身来对着阿尔杜尔，额头皱着：

“你啊，你是从科英布拉来的，你一定懂得，这到底是烤面包片还是干面包！”

阿尔杜尔正经八板地回答说：

“长官您说得十分对，海军上将先生。”

一下子这个老头子就息了怒，高高兴兴地把手按住秃顶上的4根头发抹来抹去。两位老太太显得很高兴，心中对他很感激，萨比娜更忍不住伸出自己瘦削的手指去抚摸阿尔杜尔的脸，亲切地说：

“唉，你即使说你不是曼努埃尔的儿子也没人会

相信了。你的心地同他一样，像天使般的善良。”

有一阵子，阿尔杜尔感到在这里也很舒服，这些过了时的人的心灵是这么容易高兴起来。这座昏昏入睡的房子，位于一个荒凉的小镇的一个角落，房子里的家具，由于使用年代久了，几乎都带有人情味，一阵恬静的薰衣草气味徘徊在这些家具当中。

即使是对阿尔布刻尔克小哥，他也觉得是可亲的，这个老头把自己戴有金色将军标条的胳膊伸到桌子上，友好地对他说：

“我明天要把你带到舰上去。”

“不胜荣幸之至。”阿尔杜尔微笑着回答说。

但是 10 点半钟已经响过了，两位老太太起身要带着两名女仆去神龛面前作第三段念珠的祷告。

阿尔杜尔很尴尬地留在那凄凉的厅里，孤单一人，面对着那位双手交叉捧着肚子昏昏入睡的阿尔布刻尔克小哥，这位小哥，每天喝过茶后，通常总是会这样昏昏入睡的。

两位姑姑在神龛前做完了第三段念珠的祷告，头一点一点地走回来，此时阿尔布刻尔克小哥醒过来了，他整理整理秃头上那几根稀疏的头发，站起身子，心满意足地说：

“好了，女士们，夜晚的前一小段算是过去了。”

姑姑们把一盏烛台递给了阿尔杜尔，千叮嘱，万叮嘱，叫他务必在入睡之前把烛火吹灭，叫他务必别让耗子用尾巴把火柴拖得满地都是……

“我就在旁边，我就在旁边嘛。”阿尔布刻尔克小哥说。“我会看管着的。你有什么事要找我，尽管敲墙壁就是了！好吧，咱们就明天见了！”

他们就到走廊那里，阿尔布刻尔克小哥走在前头，步伐慢吞吞的，打着呵欠，手拽着楼梯的栏杆不放。

“你瞧，”他说，“再也没有吃过烤面包后睡他一觉更加舒服的事了。今天的烤面包做得不好也就算了；不过，今天到底还是有客来访的日子呀。你一路上一定够辛苦的了。3 小时的公共马车……你听着，厕所是在走廊的尽头。”

使阿尔杜尔感到惊讶的，是阿尔布刻尔克小哥竟然如此神志清醒，一到了自己房间的门口，对着那个纸贴的士兵，就立刻举手行个军礼，说出了下面的一个登上军舰的口令：

“纳尔逊和萨比娜小姐！”

阿尔杜尔孤单一人在自己的房间里，坐在床沿，就点着自己的纸烟，开始抽起来，但是门外里卡尔迪纳姑姑却透过锁孔传进了她的声音：

“孩子，你还没有睡吗？唉，把火吹灭，把火吹灭……是不是你在抽烟呀？”

“没有呀，里卡尔迪娜姑姑。”

“唉，看在基督受难伤痕的份上，可得小心火烛啊。”

他一肚子扫兴地躺了下来，心里盘算着如何能尽快地挣脱出这幢使人气闷鲁钝的房子，要知道他在这幢房子里连夜里躺在床上看看书或是干点工作都做不到，一这么做，两个老太婆当中的一个，在巡夜时马上会赶来，非叫他把灯吹灭，也就是把他的想象力吹灭不可。

到了第二天，他起床后，把窗子打开。清晨阳光灿烂明媚。俯目一览，是一大片绿色的苹果园和菜园，当中有一两个水池，水清如镜；雪白耀眼的衣服在晒晾着，还有粉刷得雪白的房屋，在阳光下闪闪发光。从两位姑姑的后院那里，登 3 级石台阶，就可以走上养殖场，这个后院四周围着一圈矮矮的围墙，墙头上插了许多破玻璃瓶的瓶底。后院里种了一些圆白菜、莴苣、豆子；还种了一株株的玫瑰花和大丽花，使得院子的一个角落成了个小花园；在最深处的树下，是口井，井台上有一个命运女神的石膏像，一只脚翘起，手中高举着丰饶杯，石膏像在阳光下发出

耀眼的白光。

阿尔杜尔正在吸着烟，探首外望，冷不防隔壁房间的窗口伸出了一条胳膊，袖子上有金色的锦带，接着，马上就响出了一个宏亮的声音：

“帆脚索朝逆风方向！大副，请打开船头的舱盖！”跟着，响起了喇叭：嗒的嗒，嗒的嗒，嗒，嗒，嗒……

跟着，一个传话筒伸出了窗外，传出了宏亮的声音：

“收起前桅帆！开火！砰！砰！砰！……嗒的嗒，嗒的嗒，嗒，嗒，嗒……”

这是头戴军帽的阿尔布刻尔克小哥正在从窗台上发号施令，指挥他的军舰！

于是，对于阿尔杜尔来说，一种不幸倒霉的生活开了个头，过这样的生活，一天天的日子，就像是一本在忧郁中徐徐翻阅的一本书的空白的一页又一页。每天整个上午，两位老太太都在厅里打她们的毛线，窗户关得严严的，地板洒了水，一片静寂，只听得苍蝇飞来飞去的声音。

有时候，萨比娜为了让他散散心，就带他到后院去看看养殖的动物：她让他看看幼兔是怎样在一层层潮湿的圆白菜上蹦蹦跳跳，皱着鼻子，竖起耳朵，它

们那些或者像红宝石一样红或者像玻璃珠一样黑的小眼珠一直盯着萨比娜带来的面包皮；围绕着她四周的，是跑来跑去的一批小鸡，圆滚滚的，像一个个羽毛造成的小球，还有鸭子在“刮刮”叫，还有两只胀鼓鼓的火鸡也发出咯咯的啼鸣声。但是，阿尔杜尔闻到鸡窝、兔窝的气味，闻到兔毛和鸡毛鸭毛的那股又湿又酸的气味，就感到恶心；他很讨厌那些粉红色皮肤的、满身油润的、拱地一直把小眼睛拱到泥土边、把猪食槽舔得干干净净而发出高兴的哼鸣声的小猪。唯一没有使他感到不悦的，是老公鸡“兵邦”，它有光彩夺目的尾巴，走起路来的姿态神气十足：“兵邦”胆子可真不小，敢直站到他面前，高高抬起血红色的鸡冠，用一只鲜红闪亮的眼睛侧目窥视他，又忽然扑扑翅膀，伸长脖子，脖子上闪烁着红色和蓝色珐琅质的亮光，此时它就响出了它的号角声；这一来，别的人家园子里的公鸡，也就一呼百应，都啼叫起来了；母鸡则在四周踱来踱去，在蹊径纵横的草丛中灵巧而又贪婪地啄食着。

阿尔杜尔索性讲明，他只喜欢鸽子和孔雀——于是他就回房子去，边走边打呵欠，而同时，萨比娜姑姑，对他的冷漠态度感到失望，自己则留下来凄凉地欣赏“她的这批禽畜”。

午饭后，谢过天恩，就是午睡的时间了：一切都似乎沉睡在死气沉沉的一潭死水之中，甚至连家具桌椅和飞着的苍蝇也是如此。阿尔杜尔躺在床上，茫然望着天花板的一块块木板，心里在憧憬着爱情和功名，耳朵里却听到外面的斑鸠在它们的柳条笼子里咕咕地鸣叫。到了黄昏将临之时，两位老太太就到后院的最深处那座幸运女神像旁边去乘凉，而阿尔布刻尔克小哥则把他那只站满了小兵卒的小艇放在水井的水池中航行；被白天的太阳晒得喘不过气来的树叶子现在宁静了，在树叶丛中可以听到旁边弗雷塔斯的苹果园里的浇地的水在潺潺流着的声音。她们就在那里呆着，流连忘返，直到天空开始出现一颗闪烁的小星星，幸运女神周围像来了一群飞舞的蝙蝠。到了这个时候，阿尔杜尔在奥瓦尔或是科沃的路上的苦闷散步已经结束，踏上了归途，于是晚间的聚会就开始了，白色的小蝴蝶从窗口飞进来，窗户敞开，外面是温热漆黑的一片。

这是最难将息的时刻。两位老太太在打毛线，阿尔布刻尔克小哥在玩他的打通关纸牌戏，圣方济各高塔传来如泣如诉的每一刻钟一次的钟声，都使得阿尔杜尔感到一种说不出的苦闷。他的姑姑们却推测他是在追忆自己的爸爸：

“别想不开了，”她们说，“人已经去了，也就去了。”

但是阿尔杜尔却觉得她们对于他的忧郁在精神上是如此高超不理解，所以他对她们感到讨厌。

后来，阿尔布刻尔克小哥对阿尔杜尔产生了好感，想让他饱饱眼福，看一看他那只舰队。那是两大本厚厚的本子，贴满了从报上剪下的种种船舰，都用红墨水写上了舰名：“勇敢号”“闪电号”“萨比娜号”、“纳尔逊号”……欧洲所有各国的舰队，都应有尽有，而且，因为他还在不住地剪，所以现在他已经有了一些奇异地域的舰队：拉普尼亚海军舰队、卡弗拉拉拉海军舰队、阿拉伯海军舰队……

“唔，老弟！多么了不起的舰队……而且全都归我指挥！”他边说边展示袖子上的金条纹。“这也够我忙的了……”

“当然当然，海军上将先生，当然！”

晚间聚会结束了，他就上楼回到自己房间，举手向天，做出无声的控诉！这样的日子，何时何日才会有尽头？像“雅聚”那样的日子，何时何日才会再来？沉睡中的小镇那种宁静中的黑夜，透过窗口进了他的房间。他于是眺望那些暗淡无光的房屋，那些在暗影中投射出更暗的暗影的屋顶：此时此刻，整个

镇的市民都在昏昏入睡，肚子朝天，打着鼾声；这些芸芸众生，没有哪一个看过缪塞的作品，没有哪一个对他阿尔杜尔心灵中来回翻腾着的那种种像笼中飞鸟般的梦想能体会其个中三昧；这一大批开商店的老板和拥有地产的乡绅们，既无理想，又无激情，对于诗人是有眼不识泰山的。他们整天忙来忙去的，就是肉类行市的涨跌、土地的如何施肥，这些人的愚钝，使阿尔杜尔感到俗不可耐。他心中油然产生出一种模糊的愿望，但愿来他一场革命，使得权势也好、钱财也好，都全归天才们和心灵细腻的雅士们所支配。

于是，他为了失去同“雅聚”的心灵交流，就把时间消磨在写作上，为《思想界》写了一篇题为“死”的纪念亡父的长篇哀歌。但是，正在科英布拉度暑假的达米昂却把稿子给他退了回来，附上一封信，说“雅聚”已经决定，假期内《思想界》暂停刊行；即使到了明年，也许由于塔维拉已经毕业离校，《思想界》可能改为一份纯粹哲学性与科学性的刊物，那些抒情诗人们，就会像在柏拉图的理想国那样被排除在门外，“除非他们抛弃自己个人哀痛的狭隘关怀，投身于对受苦受难的人类的更广泛的同情……”。达米昂指责阿尔杜尔的诗“充满了混乱的、拉马丁式的哀叹”，他劝阿尔杜尔写一本有份量的、宣扬民主的

书，他说：“死亡是物质的一种平平庸庸的变换转化，用不着这一大堆如此惊愕的形容词、如此哭哭啼啼的动词和这一串又一串像一行行柏树似的感叹词。唯有生命，才是有意义的，因为它是唯一仅有的现象。你写一些有生气的篇章吧！……”

《思想界》的这一结局收场，一下子切断了他同文化生活的最后一点联系，这使他感到伤心不已。这一来，他的心灵就彻底陷于孤立寂寞之中了。不但如此，他还感到自己心灵空虚得很，搜索枯肠也找不出什么意念、形象、韵律。他认为自己脑子这样不顶用，是由于周围环境太死气沉沉，没有谁可以交谈，没有什么灵感上的刺激。手头没有书籍，使他日子十分难过。原先他的一些书，已经在他发现自己在拍卖时所得的钱已所余无几时卖掉了，再买也买不起了，因为连他远远躲开那讨厌烟草的里卡尔迪娜姑姑躲到后院去吸的纸烟，也是靠好心的萨比娜姑姑给他的一点点零钱才能买到的。

他的苦闷到了极点，所以当他听说瓦斯科和他那最近分娩过正在康复中的妻子迦拉特亚将要登门拜访时，就满怀希望，当作一件大事来等待。萨比娜姑姑曾经向他谈到过迦拉特亚，说她是个“地地道道的美人儿”，而且，她的名字如此文雅，加以他又听说她

爱看小说，弹得一手好钢琴，他就把她想象成为一个有一双如泣如诉的妙目和一副善解人意的心灵的女子，她对这个村镇的庸俗生活一定是感到很痛苦的，一定在憧憬着高超出俗的爱情。但结果他们在一个星期天登门前来时他却大失所望。迦拉特亚太太已经是个将近四十开外的白胖大块头，上唇厚厚的，她的乳房和臀部在淡色薄纱的轻衣底下，使他感到已经显得松弛下坠，像是一个只盛了半袋酒的皮囊。她穿着拖鞋穿过了这片地，头发上系着绿带子，手中端着一纸包的冰糖块——她谈论的是奶妈的奶如何如何，婴儿小彼得罗出麻疹又是如何如何的不易照料，还有这天下午她买了一筐榲桲又是如何如何，阿尔杜尔听了就心烦，他给她取了个很不尊敬的称呼：一头母牛！

至于瓦斯科，阿尔杜尔觉得他十分可憎。没几个人看见过此人的面孔的全貌，他的前额和眼睛老是被他那顶布帽子的大帽檐挡着，而他的下巴和嘴巴则老是封闭在一条紫色的围巾当中，这一来，他给奥利维拉德阿泽梅斯的众人看到的，只不过是那一个尖尖而又发亮的鼻子。他老是在恼怒生气中过日子。他整天在他的药店里怒气冲冲地踱来踱去，问这问那，手指的关节敲得必必剥剥地响，脑袋老是在气急败坏地摇来摇去，仿佛是在躲避一只看不见的黄蜂的螫针，同

时，他又在自己围巾的团团包围之中咀嚼着，仿佛觉得人生的滋味很不好受。他为什么这样忧郁愠怒，镇子里没有哪一个人能把理由说个明白。

科尔维洛两位老太太的晚会，却似乎能使他安宁一些：他到了这里后，就露出了他那狭窄的头颅上灰白的稀发，松开他那条围巾，露出一个软软的下巴，下巴往下连着脖子上的颈静脉。因此他那从衣服中伸出来的脑袋，加上他那个高耸突出的尖鼻子，使人想到很像一只剥去了毛的鸟儿。

阿尔杜尔很快就明白了，瓦斯科是个妒意很重的醋瓶子：他看见瓦斯科一言不发，咬紧下巴，那双患黄萎病的小眼睛时而紧紧盯着他，时而紧紧盯着那大块头的女人迦拉特亚；当迦拉特亚装娇扮柔地问阿尔杜尔在附近一带散步以及对科沃的玻璃厂参观的观感的时候，瓦斯科虽然被那罗里罗嗦的里卡尔迪娜拉到一旁不能靠近他们，但仍然用炯炯的目光探索桌子下的暗处，生怕他和她两人的膝盖是不是在那里轻柔地相互偎依摩擦。最后，茶端上来了，他就猛然挺立起来，站到他和她之间，像一堵粗糙的钉满了钉子的墙壁把他们隔开。这一下子，使阿尔杜尔十分恼火。像他这样的正人君子，有理想主义的高超审美观，风雅倜傥，竟有人会怀疑他会看上这样一个肌肉松软的粗

壮婆娘！……于是，为了表明他瞧不起这位迦拉特亚，瞧不起这些吱吱喳喳的无聊废话，瞧不起全镇的人，他就上楼回到自己的房间，一屁股坐到床上又躺下来，暗自叹息自己心灵的孤独。过不了一会儿，萨比娜姑姑的声音又从门外传进来了：

“你不舒服了么 马上就要玩抽彩游戏了。”

他前去开了门：

“没有，萨比娜姑姑。瓦斯科这对夫妻我陪不了。告诉他们，我要给科英布拉写信。我不玩抽彩游戏了。”

在楼下，里卡尔迪娜听到了他的解释，就伸长了脖子：

“你大可以另外找时间写信嘛！”

“孩子气！”瓦斯科满意地说。“他把他的心留在科英布拉了。”

抽彩纸牌戏挨着桌边开始了，同时，阿尔布刻尔克小哥面对着他那本打开了的万国舰队本册，正在呼呼入睡。

等到阿尔杜尔下楼时，瓦斯科已经准备告辞，他又将自己伤心鸟的脸套进帽子底下和围巾之中。这位药店店主很亲切地握了阿尔杜尔的手。

“幸会幸会……请随时光临舍下。……您原先写

给两位姑姑的信我也看到过……。很有才华。我是个重才爱才的人！”

可怜的瓦斯科！他虽然同迦拉特亚结婚已经 10 年，但那股热劲还是那么的厉害，妒意还是那么的尖刻。先前某个时候，他曾经截获过他的那个练习生的一张字条，这小伙子在字条上用亲切的“你”字称呼对方，并且谈到“那天夜里天上人间的销魂乐事”；后来，他又发现了她坐在卡尔内罗的侄子这个念几何学的毛头小伙子的膝上。他宽恕了她，但是，自从那时起，他那种狐疑猜忌的心理，他那种执着的激情，再加上他因肝病而产生的多疑忧郁症，都造成了他这种不声不响的愠怒醋意。他通过另外一些晚间聚会，体会到了阿尔杜尔是个正人君子，因而喜欢了他。后来，他又同阿尔杜尔谈论过一些他关心的题目，如电呀、动物磁性呀等等，阿尔杜尔在谈论这些问题时，又使用了“雅聚”的一些词句来将入门课本上他还记得的一些道理修饰一番，使瓦斯科大为钦佩，对这位“科尔维洛家侄”的才华和知识感到无限的敬重。但是，他并不贸然一古脑儿栽进对阿尔杜尔的好感之中，他还要探测一下阿尔杜尔为人的守则和性格，于是，有一天，当阿尔杜尔走进他的药店找萨比娜所需要的糖浆时，瓦斯科就把大门闭上，造成单独交谈的

适宜环境，然后威严地交叉起双臂，向阿尔杜尔提出了这样一个问题：

“您对家庭持的是怎么样的观点呢？”

阿尔杜尔冷不防被他这么一问，就嗫嗫嚅嚅地回答说：

“我呀，我觉得家庭是一个应受尊重的制度。”

“这样说来，如果有个登徒子企图破坏人家家室的安宁，他就是个流氓了，是吗？”

“我认为他就是个流氓！”

“很好。如果科尔维洛先生您是个立法者，你会给这样的人怎么样的惩罚呢？”

阿尔杜尔把手指放到额头上，茫然不知所以，心里在盘算着种种惩罚的办法。

“我觉得现行刑法典上规定的惩罚是足够的……三年到四年的徒刑……”

“好极了！”瓦斯科握着他的手喊叫起来。“我很高兴您没有背离这些应受尊重的守则……”

于是，为了向两位科尔维洛女士表示祝贺，祝贺她们有这样一位恪守家庭道德的侄儿，他就称了四分之一葡斤的冰糖块，用纸包好，高声说：

“请带给您的两位姑姑，是我的一点心意。我现在明白了她们为什么如此器重您。”

正是在这段期间，瓦斯科对他曾经雇用过的所有各个实习生都感到恼火，因为这些人总是一成不变地要给他戴上绿帽子。他最近又不得不因为那个伶俐的阿尔弗雷多“太斗胆包天”而解雇了他，于是瓦斯科就盘算了一个计划，几天之后，他就郑重其事地前往通知两位科尔维洛女士。这个计划就是打算雇用阿尔杜尔当他的练习生：喔，他当然明白，一个才华如此出众的英俊少年，又在科英布拉呆过两年，本应在社会上享有更高的地位。不过，反正阿尔杜尔先生已经到这个小镇来了，赋闲无事，光吃姑姑们的饭……瓦斯科想把阿尔杜尔拉过来替他办事的愿望十分强烈，他竟然愿意给阿尔杜尔每月 750 的薪金！更何况办药店是一门科学。他瓦斯科人已经老了，肝脏又有毛病，巴不得早一天得个清闲，如果阿尔杜尔先生真能显示出药学方面的才能，他日后可以把药店出让给阿尔杜尔，而这药店是全区首屈一指的。不但如此，他既然已经上过这么多年的学，花不了几个月，也就不难学会如何摆弄种种化学元素，“两位女士，这可是一件责任重大的事啊……”

这对两位姑姑来说，简直是一件喜从天降的事。瓦斯科刚走出门，还未离开院子，她们就已经赶紧到阿尔杜尔的房间门口敲他的门，而当时阿尔杜尔正把

自己关在房间里热情洋溢地创作他的一些四行诗：

我要有闪闪发光的生活！
我要在自由的天空自由来往！
我要有但丁史诗般的荣耀
以及罗蜜欧的崇高的爱情……

当里卡尔迪娜亲切地将瓦斯科的建议向他转告的时候，他简直呆住了，而瓦斯科这样做本来是圣人之举呀！

当一个药店的练习生！

他手里拿着笔，头发散乱成一堆，一副呆傻相，因为他现在要从他原先独来独往的诗意的天穹掉下来，掉进瓦斯科药店的研钵里面去了！

“总算你有了一门差事了，”里卡尔迪娜说。

“你这样起码可以有钱来抽你的烟和供你的奇奇怪怪的爱好使用了……”萨比娜加上去说。“我们两个，每月的零花钱是给不了你的。等到你守孝期满，你连订做一件西服上衣的钱也没有呢……。而这是7500啊……”

他无法拒绝去工作，于是吞吞吐吐地说了一声“好吧”。

但是，他瘦削的脸上显示出来的懊丧表情是太明

显了，萨比娜姑姑看见了也感到心软：

“这是为了你好，”她嘴里喃喃地说。“假如我们两个是有钱人，那就……。不过，如果这对你来说太勉强的话……”

“有什么勉强的？有什么勉强的？”里卡尔迪娜叫嚷起来。“妹妹，你又来你的这一套了！这多么不像话呀！要是依了你的这一套，这个家就只好等着倒霉又倒霉。你瞧你的脑筋把你弄成个什么样子……你吃亏就吃亏在这里！这事情好得很，是他交上了好运。”

“是的，里卡尔迪娜姑姑，很谢谢你。我还十分高兴呢……”

她们两人走后，阿尔杜尔把写成的诗撕得粉碎。直到吃饭之前，他一直在房间里踱来踱去，一肚子的委屈焦虑，琢磨着如何能从奥利维拉德阿泽梅斯这地方逃出去远走高飞。他自己可以肯定，他如果到瓦斯科那边去工作，那么，他的天才就会在药膏和通气口当中消磨净尽，就像一株水仙花放到洞穴里最后会把叶子掉光一样。倒不如到巴黎去，当一个工人，爱上一个圣安托万区的共和派的姑娘，参加推翻帝制的秘密活动，岂不更加痛快？他想到要到里斯本去，到一个贵族家里去当侍从，凭他这副相貌和他能言善辩的口才，他会很快就博得伯爵夫人或是银行家太太的爱情的……

但他也有他眼前一时的急需，于是，几天之后，他只好穿上曾经属于那位伶俐的阿尔费雷多的那件实验室白袍，乖乖地在瓦斯科父亲般的目光注视下调制他的第一瓶盐混合剂。

他拿来聊以自慰的是，他看到自己的遭遇同一些名人的经历也有相似之处，他想到米什莱曾当过印刷工人，蒲鲁东曾沿着罗讷河运送过木材；他又回想起达米昂的一句话：“现代的人应该用双手来劳动，用头脑来思考哲理。”

况且，这是每月 750 啊……

非但如此，工作是很简单的。瓦斯科的大宗买卖，是他所发明的一种“胸疾片”，全区都由他来供应。到晚上，他就打发阿尔杜尔下班：就在这个时刻，迦拉特亚太太要到药店里来，而瓦斯科尽管对这位新上任的练习生的道德操守抱有信心，但照例总不愿意在日薄西山之后“店里还有 20 岁人的心灵”。他尤其害怕的是夜晚，因为黑夜是最宜于让柔情蜜意征服脆弱的意志，最宜于相互传递私下酬简的小字条来破坏他的清白名誉。

后来，又有一件喜事临到了阿尔杜尔头上。一天上午，他单独一个人正在药店里，忽然门开了，像被撬开似地猛然打开，出现了特奥多西奥高大的身躯。

他是路过这个小镇的：他是因为“他的一个小妞儿害了感冒”，前来寻找瓦斯科的药片；他紧紧抱住阿尔杜尔这个预科生，劲使得很大，使阿尔杜尔的骨头格格作响，他还开了开药店的玩笑，邀请阿尔杜尔到他的别墅去逛逛，听到阿尔杜尔埋怨这小镇太沉闷、又没有书看，他就开心地叫嚷起来：

“啊，预科生，你缺的是这个么？哎呀，真凑巧！我带来了满满两大箱的书，但是在别墅那边这些书对我一点用处也没有……。你如果想要，我就给你寄一箱来……或者两箱全给你也行！你可得小心保护好这些书的外观，这方面我倒是很讲究的。”

“你等于给了我生命，特奥多西奥！”

“这是值得的，预科生！”

一天下午，两箱书寄到了，科尔维洛一家手忙脚乱了一番。阿尔杜尔光着头从药店匆匆赶回来。里卡尔迪娜到楼上去，进他房间，看他開箱子，看见面前出现这一堆堆的黄皮的卷册就感到吃惊，这些书里面肯定会有一些同宗教唱反调的东西！

“你会入迷的，孩子……。千万别害了你才好！”

喝完了茶，阿尔杜尔就一个人躲在房间里，关上房门，向这堆宝贝猛扑过去，像饿狼似地吞噬，仿佛在后院里发现了一整缸的藏镪似的。这些书是一些小

说、诗篇、评论文、剧本、哲学著作……。但是，唯一对他有吸引力的是诗人，他把这些书散放在床上，一本本地看过去，念它一页或另一节，然后又去看另一页或另一节，他渴望要读的是一些铿锵的诗句、对话、华丽的形容词。每一本书都重新唤起他的科英布拉时代的那种特殊兴奋心情。在他的心灵中又唤醒昔日“雅聚”的热烈气氛。

看到了维克多·雨果的书，他又一次感到了自己是个泛神论者，同存在的普遍灵魂溶为一体，他朗诵起来：

树木、岩礁、芦苇，一切都在活着！

一切都充满着灵魂！

昔日使他陶醉于精神恋爱之中的那一套柏拉图主义，现在又完完整整地回到了他的心灵之中了，当他读到拉马丁的下面一句诗的时候，心灵中油然浮现出一阵阵的哀歌式的缠绵凄惻之感：

你可还记得，有一个夜晚，

我们曾在静寂中划桨！

读到巴比埃^①的《短长格诗》，他的心又重新跳动起来，憧憬着一种抒情式的民主理想：

^① 巴比埃 (1805—1882)，法国诗人，著有讽刺诗《短长格诗》。——译者

自由并不是圣日耳曼区
这个富贵地域的一位伯爵夫人，
自由不会像她那样听到枪声就颓然倒下，
也不会像她那样穿红戴紫珠光宝气。
自由是个乳房硕大的健壮姑娘，
双手鲜红，沾满血迹！

他一整夜挨着床边看了通宵的书，像个刚刚出狱的囚徒一样痛快地大口大口呼吸周围的空气，这一大片空气，是由理想所产生出来的层层氤氲所构成的，是从那些书本中散发出来的。这样的一股气氛，在他那房间的四壁当中，像是一片明亮的光区，高高在上，远离地面，在那里，既没有什么姑姑，也没有什么药店；在那里，壮伟的激情的气息，同节奏新颖的音乐结合在一起，让他任意在种种艺术创作的当中纵横奔驰。在那里，埃洛亚^①的翅膀在空中扑动着，罗拉^②的

① 埃洛亚是法国诗人维尼（1797—1863）于1824年创作的一首诗中的女天使，她是从耶稣的泪珠中诞生的，曾企图救魔鬼撒旦，但终于被撒旦跌下时拉着一起跌了下去。——译者

② 罗拉是法国诗人缪塞（1810—1857）于1833年创作的同名诗的主角。他将自己的财产分成3份，准备3年用尽就自杀。最后钱用罄时同一名15岁的妓女过夜，将自己的故事告诉了她，她将自己仅有的一条金项链给了他，劝他莫轻生，但他吻了吻金项链后仍服毒自杀。——译者

阴森森的苦笑声在赫赫作响；在远方，云雀正在卡普莱特家族①的花园里鸣叫；没有哪一辆马车不是载着一位苍白的茶花女②；所有的动物都同埃斯梅拉尔达③的那头小山羊一样具有诗意，而且，在坟场上，哈姆莱特边在悲惨的地面上滚动着约里克④的头颅骨，边在思考着。

但是，蜡烛点完了，蜡熔化在黄铜的烛台上，这一下子他可着急了。他本来是想将这个浪漫的夜拖长一些，但没有亮光却办不到；于是他就步步为营地披头散发走出房间，划完一根火柴又划一根来照路。阿尔布刻尔克小哥在他那有哨兵守卫的房间里正在打呼噜沉睡；在走廊上，那只猫用磷光闪闪的、吃惊的眼睛盯着他。他找不到灯台，也找不到蜡烛……。于是他就到神龛去。有一个装有金属栓的古老橱柜，上

① 卡普莱特家族是莎士比亚悲剧《罗蜜欧与朱丽叶》中两个恋人分属的两大世仇家族之一，即朱丽叶所属的家族。他们两人幽会至清晨时，云雀在鸣叫。——译者

② 茶花女是法国作家小仲马（1824—1895）同名小说的女主角。——译者

③ 埃斯梅拉尔达是法国作家雨果（Victor Hugo, 1802—1885）的名著《巴黎圣母院》的女主角，她流浪时牵着一头小山羊。——译者

④ 约里克（葡名，英名）是莎士比亚悲剧《哈姆雷特》中国王的弄臣，第五幕中哈姆雷特曾在坟场滚动他的头颅骨并说话。——译者

面竖立着一个高高的耶稣十字架牺牲像，天长日久，已经发黑，四周挤满了整个天庭的众神祇天使，有泥塑的，有面捏的，有木雕的……— 盏长明灯在那里点着，就靠在十字架牺牲像的下方，在那个不透气的角落，灯芯的反射光给四周蒙上一层模糊的神秘之光，照到了一个女圣徒头顶的苍白色的光环，照到了圣子耶稣的淡紫金色，照到了一块惨白色的网眼针织毛巾，照到了一本古旧的对开本经书。空气中弥漫着一种由干枯的长寿花、蜡和甜苹果的气味混合而成的一点点甜味……。阿尔杜尔把小长明灯拉了下来，让众圣徒在漆黑一片中过一夜，于是，整个下半夜，这盏本来长年累月向来以它的崇敬的亮光投向耶稣的伤痕和圣安东尼的法衣的长明灯，却照亮着他的那些充满了受难的呼声和怀疑的反叛言论的渎神书籍的页幅。

直到黎明透过窗缝钻进来之时，他才睡着，他梦见自己正在同塔维拉一起划船，那是在一条传说中的河流上，跟在被水流冲走的俄菲丽亚^①的后面划呀划的……但忽然他被里卡尔迪娜姑姑的叫嚷声惊醒了。

^① 俄菲丽亚是莎士比亚悲剧《哈姆雷特》中女主人公，她父亲被哈姆雷特误杀，她自己投河自尽。——译者

她打开了窗子，惊恐不已地把双手紧紧抱住自己的脑袋，面对着那盏烧干了的长明灯：

“孩子，你想把我气死吧！”她上气不接下气地叫嚷着。’是你拿掉神龛的灯吧？”

阿尔杜尔解释说昨夜他肚子痛了。

“他本来就有点不舒服的……”萨比娜姑姑凑上来喃喃地说，她是随后走进来的，她也吓得魂不附体。

“没什么病不病的！他可以叫人嘛！这真是罪过罪过！这一下子可得把我气进坟墓去。四十年来，这还是破天荒头一遭……连我主面前的一点点灯光都撤掉，又怎么能指望我主的保佑呢？萨比娜妹妹，你别给我来你的这一套！你这个人懂得什么我全都清楚。你瞧你的脑筋把你弄成个什么样子。你吃亏就吃亏在这里！”

她一面不断地唉声叹气，一面走到外面的走廊上。

阿尔杜尔置身于诗歌书堆的包围之中，感到“灵性”又重新回到了自己身上，也许主要原因是这些书的作者由于出了书而享有的盛名和诗坛威望，触发了他的勃勃雄心。他决定要慢慢耐心地把他的诗收集成一本集子，他要给这本集子取个闪闪发亮的名字

《珐琅与珍宝》！集子还未开始动手收编，他的心就已经开始扑扑跳起来，因为他想象到自己能看见这本书陈列在各书店的玻璃橱里，封面是玫瑰色的。他还决定在书上加上自己的肖像，摆出一副沉思细察的姿态：一定会有一个聪明的才女看见他这双眼睛流露出来的高贵的忧郁神情而对他一见钟情……这一来，他的生活就将是一连串的销魂热吻和铿锵诗韵！

但是，一个月又一个月地过去了，生活刻板得要命，像个钟摆一样，老是从家门到药店门，又从药店门到家门口，而他本来要将自己的诗抄录成册的那本又大又厚的诗集《珐琅与珍宝》，却仍然几乎全是空白。上面只抄录了原先《思想界》所采用的三首长诗，即“俄菲丽亚”、“献给你”（这是写给当时他所爱恋的阿妮尼亚斯·塞拉娜的）以及“给大理石女人”

（这是写给他所痛恨的阿妮尼亚斯·塞拉娜的）！他又曾遵从达米昂的旨意，写过一篇“自由颂”。到了奥利维拉德阿泽梅斯之后，他又依据当地的观感写了“月亮”、“梦呓”和“日落”。但是，作过了这些努力之后，他那条原先飘浮着种种十四行诗片段和形象片段的想象力洪流，却逐渐停滞下来，仿佛成了一条正在慢慢上冻结冰的小溪。有时候，他认为他所缺少的是题材，是诗意的原料，于是他就翻遍那些他所喜爱

的书，去寻找题材诗意；他读了一遍《东方吟》^①之后，就设想东方及其风光会给他提供灵感，能写出了不起的诗，而读了维尼的一页作品之后，他又会诗兴大发，想歌颂天使们的爱情——他所捉摸不住的，是表现方法，是文词。于是，他就气急败坏地指责这个小镇生活的单调窒息了他的文思。唉，要是他现在身在科英布拉，尤其要是现在身在里斯本，周围全是一大批新闻记者、歌剧院、诗人，那么，他现在这副像顽石一样，敲打多次仍然打不出火花来的脑筋，就会迸发出火花，连绵不断地涌现出灵感来。

但是他不能就此罢休，他有一种歇斯底里式的雄心壮志，要看到自己的姓名出现在文艺评论文章上，要看到自己得到善解人意的女士们的青睐——但两位姑姑对他干的是什么都理解，他每天夜里总要在房间里踱来踱去直至夜深人静，照例每夜要耗掉一根蜡烛，而阿尔布刻尔克这个疯子，却在隔壁的房间里呼噜呼噜地睡他的大觉。

有一天，萨比娜姑姑发觉了这孩子在写诗，就前来悄悄地问他，他写的诗是不是写给科英布拉的某位

① 《东方吟》是法国作家雨果（1802—1885）于1829年发表的作品，以希腊起义为主题。——译者

女士的。这位女士是谁呀？

“不是写给任何一位女士的，萨比娜姑姑。是一些诗句。是为了一本书……”

萨比娜却不肯相信，她温和地伸出一个手指吓唬他：

“哎哟，哎哟，孩子！孩子！……你这个年纪的人，孩子，你这个年纪的人，就干这种事儿！”

但是里卡尔迪娜可大发雷霆了，她对“孩子的荒唐胡闹”痛骂一顿。原来是因为干这桩事，原来是因为写什么诗，他把自己的身体拖得这么垮，每天直到清晨方才上床睡觉，脸带惨绿色！看看吧，特奥托尼奥因为写诗落得了个什么下场！他本来是个很有才华的人，是贵族们的挚友，连宫中都认识他！可是到头来，他却死在客栈的一张褶叠床上，手提箱里只有一件衬衫和一大堆文稿！

里卡尔迪娜认为诗是使人挨饿与堕落之源，谈虎色变，因此，她就去找瓦斯科，求求他给这孩子指点指点，让孩子的脑筋更加规矩些，更加讲求实际，多注意生计和前途。于是这位药店店主就以一本正经的、字斟句酌的口吻来开导阿尔杜尔：如果科尔维洛先生有空闲时间想打发打发，这在年青人身上也是无可厚非的，不过，能做到既实用又开心，岂不两全其

美？干吗不去学学那趣味盎然的物理学，那趣味盎然的化学呢？这样的学问对他从事药学事业的前途会是大有裨益的呀。他又和和善善地加一句：

“一个人呀，如果在社会上已经有了点地位，兜里有了几个钱，那么，他写一篇漂亮的离合诗，或者写一篇不伤人的有趣的讽刺短诗，我也不认为这有什么不好……但是，以诗为主要职业，那可不行！科尔维洛先生，恕我直言，如果这样做，那就是极为不妥的，会对您的本职工作起干扰作用！”——阿尔杜尔听了这一番话，气得脸上发白。

他只在萨比娜姑姑身上找到同情的表示。自从萨比娜发现了他的那本（珉琅与珍宝）之后，她似乎更加看得起他了，仿佛她认为这孩子既然有诗才，也就证明了他的心灵是温柔善良的。甚至有一天，当这位温柔善良的老太太在收拾抽屉的时候，她从一本祷告书里面拿出了一张旧得发黄的纸，纸上的褶皱已经十分破损，然后她十分神秘地请他念一念：但可得十分低声地念啊！

这些诗句，这些写给萨比娜姑姑的诗句，标明是1841年写于波尔图的：

分别告辞的时刻已经来到，
我满心充满哀伤和痛苦；

远远离开了你，迷人的天使啊。
生活是一片黑暗，我无法活下去。

这样一种体裁的四行诗一共有 12 首，都是按当时的时尚加工的，把狂热的爱情以及对于死亡的预感同怀秋的忧郁及别离的哀伤交织在一起。

阿尔杜尔以一种慈祥老人的善意态度，微笑着说：

“诗写得很好，萨比娜姑姑，写得很出色……”

老太太轻悄悄地把那张纸褶叠起来。

“孩子，在那个时代就是这个样子。”她最后喃喃地说，“人在年青时候嘛！……”

阿尔杜尔真想拥抱她！但心里又感到害羞，止住了。不过，自从那时候起，他更加敬重她了：他几乎想将自己的苦闷和自己的雄心壮志向她倾诉一番；可是，他后来看见她晚上在桌子上打瞌睡，或是在圣龕的暗影中念诵着圣母颂，他就感到这位可怜的老太太对他这一套是理解不了的。

现在他日日夜夜盼望能有个人让他来倾诉一番，吐吐肚子里的闷气！他恨不得能向这个人朗诵自己的诗句，在友好的赞叹声中悠然自得，议论自己爱好的诗人，议论种种激动人心的事，议论种种革命向往。但是，到两位姑姑的家里来串门的，只有瓦斯科夫

妇，而常常到药店来的，只有一个守旧的、罗里罗嗦的老头子塞盖拉，还有一位地产主阿布雷乌，这个人每天下午都靠在自己手杖的杖头饰物上，总是喃喃不清地说出同样的话：“那么，政治又怎么样？情况糟透了，情况糟透了……”。镇上确有一位年青的大学毕业生，但阿尔杜尔并不认识他们：他们是参加镇民同乐会的，是参加卡尔内罗那一家人的远近驰名的晚会的，这些晚会每星期六晚上举行，到这时候，他们房子的三大幢突出部分就会灯火通明，把周围的一大片暗黑的大地也照得明明白白。阿尔杜尔有许多次走过那处地方，一想到这些晚会，心里就酸溜溜的不是滋味，他忖度着，假如他能参加的话，以他满腹的诗才，出口成章，朗诵一些诗篇，要征服晚会上的夫人们是何等的易如反掌。但无奈他的姑姑们地位低微，他在药店里又是个下级雇员，这样的一种身份，使他被拒诸这个灯红酒绿的上流社会之门外；于是，他又拿一种想法来聊以自慰，觉得这是一个市民庸俗的天地，搞的是镇上的明争暗斗，对文艺是漠不关心的，不可能同他阿尔杜尔有共同的感受。他这种怀才不遇的孤独寂寞处境，反倒略胜一筹。

但是话又说回来，有时候他到了夜里就感到自己的“才思”不灵，对书本感到憎恶（仿佛他自己的鲁

钝使他对文思敏捷的人们的才华洋溢产生了反感），这时候，他的寂寞孤独处境，就使他感到十分痛苦，像是被流放到了一块四面环海的孤礁岩石上一样。他越是怀念科英布拉，越是怀念“雅聚”的那些谈诗纵歌的聚会，越是怀念那种他现在觉得十分高超的紧张生活，他的心就越是感到针刺样痛；他渴望的是与诗人和哲学家们对膝畅谈，但却不得不前来坐到两位姑姑当中，看着她们打她们的毛线，还看着那位阿尔布刻尔克小哥全神贯注地玩他的打通关纸牌戏或是检阅他那只贴在本子里的舰队。哪怕他只有一个聪明伶俐、能诗能文的姐妹也好！他常常把双眼闭上，心中暗自叹息，但愿有一个有罗曼谛克心灵的女人能爱他，能惜才爱才，接受他所吐露的柔情蜜意，而且会在钢琴上弹出韦伯①的旋律或是莫扎特②的咏叹调，来安抚他的心灵。

可以肯定，正是由于他迫切需要有诗文上的交往，使他同镇上的一个人扯到了一起，尽管两个人的性格脾气是截然相反的。这个人，奥利维拉德阿泽梅斯镇上都管他叫拉贝卡斯。他是个彪形大汉，满脸红

① 韦伯（1786—1826），德国作曲家，作品有《自由射手》、《奥伯龙》、钢琴曲《邀舞》等。——译者

② 莫扎特（1756-1791），奥地利的伟大作曲家。——译者

润，神态豪放，留了一笔火枪手式的胡髭，穿着一件用俄国阿斯特拉罕羔皮包边的、缝有手工纽扣的上衣，身子穿在这上衣当中显得十分笔挺轩昂；他歪戴着帽子，围巾的尖端露出一大块，手里拿着一根粗大的印度竹手杖，阿尔杜尔有时在广场上碰见他，用那双喝杜松子酒喝多了而发红的眼睛盯看那些去喷泉打水的女仆人，每当这样的時候，他就觉得这个彪形大汉正是欧仁·苏^①的那些小说中的武士、暴躁而又横冲直撞的怒发冲冠的将领。他是当地政府的一个雇员，谁也弄不清楚他为何在那里一呆就是 10 年。由于他是从里斯本来的，所以他把奥利维拉德阿泽梅斯骂得一无是处；他连起草一份公文也起草不好，但却对各级政府破口大骂，骂个狗血淋头。他是镇上有名的台球高手，是科尔科瓦达酒吧间的贵客，他每天从下午 4 点就呆在这酒吧间，一直呆到半夜，又打台球，又把一杯又一杯的杜松子酒倒进自己的大口里，以权威的口吻大谈政治，大谈女人。他们两人就是一天晚上在那里结识的，当时阿尔杜尔路过该处，遇到了瓢泼大雨，就躲进那几乎空无一人的台球室里来避一避。

① 欧仁·苏（1804—1857），法国小说家，著有《巴黎的奥秘》、《流浪的犹太人》、《七大罪愆》等，想象力丰富，但笔法较平庸。——译者

拉贝卡斯正在孤单一人郁闷地在打着球，就请阿尔杜尔来一场 25 分定输赢的比赛。

“您既然曾经常到科英布拉去，您一定是那里的台球团的一员喽。”

“我不怎么会打。”

但他还是答应了，打这一局，因为他对这一个在奥利维亚德阿泽梅斯形象特别古怪的人物感到好奇。他们于是边打球边聊天。

拉贝卡斯一开口就把政府骂个狗血淋头——这一来，由于双方都自认为是共和派，彼此就产生了好感。不过，他们也有分歧：阿尔杜尔希望建立一个欧洲合众国，由一些伟大的天才来执掌政权：维克多·雨果应该主管法国，而西班牙则应由卡斯特拉尔^①来掌管；不设什么军队，联合成合众国的各国人民应该兄弟般地登堂举行象征性的盛筵，高唱《马赛曲》。拉贝卡斯则希望出一个罗伯斯庇尔，出一个克伦威尔^②，把贵族们送上断头台，没收资本家们的财产，把神父们捏成肉浆！

① 卡斯特拉尔（1832—1899），西班牙共和派政治家，1873 年共和国成立后曾任外长及总理，后被迫退位。——译者

② 克伦威尔（1599—1658），英国政治家，1649 年将国王查理一世处死，自任护国公。——译者

“不要男爵，不要神父！”他挥舞着球棍，吼叫着。

“依我看来，”阿尔杜尔说，“您是蒲鲁东那一派的了。”

“我谁的那一派都不是，老兄。我是一只野兽！每当我想到国家落到这般田地，我就是一只野兽！”

接着他又破口大骂教会——但是他们两人在宗教问题上就不一致了。阿尔杜尔认为，人站在田野上，面对着苍天这个永恒的殿堂，对于大自然是理应崇拜的，而且他也钦敬耶稣这位哲学家和民主主义者。而拉贝卡斯对耶稣则持否定态度——“因为二者必居其一，老兄，要么他是个神，这一来，他就有法力能不让人家杀死他，要么他就不是个神，这一来他就不可能复活：因为先让人杀死自己，然后又高高兴兴地使自己复活，在我看来是一种神灵所不屑为之的政治把戏！”

他摆好球棍，就请阿尔杜尔吃夜宵。科尔科瓦达酒吧间在深处专在厨房与马厩之间为一些熟客们准备了一个小间，里面有一张松木桌子和一些草秆凳子。一边墙上挂着教皇庇护九世的肖像，他举起一只手作祝福状；对面是一幅彩色的石版画，上面一位半裸的阿拉伯后宫美女正在穿着一串珍珠。旁边传来科尔科

瓦达太太的孙儿们的吵闹声、湿绿的木柴在炉中的必剥剥声，那些脚夫们带来的骡子边使劲挣脱食槽上的铁环，边用蹄子敲打那铺了石板的地面。

科尔科瓦达太太的侄女儿玛里基塔斯趋前侍候，拉贝卡斯向她点了菜，要的是“漂亮的煎蛋加香肠和两份半公升的好酒。”

他眨了眨眼睛，指了指那个长着雀斑的、身体丰腴的姑娘：

“一双好腿很够味儿！”

他向一边吐了吐唾沫，然后坐到桌边来，向阿尔杜尔打听，问他“对于牲口”有什么看法？

“什么牲口呀？”

“牲口，就是娘儿们呀……”

这个粗野的用语，使得谈吐斯文的阿尔杜尔感到震惊，接着他又听到拉贝卡斯眯着色迷迷的眼睛说，他对牲口最欣赏的是“美味的肌肉”，听到这种说法，他对拉贝卡斯就感到极为鄙视。

“您从未去过里斯本吗？”

“从未去过，”阿尔杜尔回答说。

拉贝卡斯在自己的大腿上拍了一下。

“这么说来，老兄，你对牲口是怎么一回事还不清楚吧！你真不知道，美丽的脚是多么的够意思！”

他又在桌上敲了一拳：“这么说来，你对寻欢作乐是怎么一回事也不大清楚了！”

他马上介绍了自己的经历。他曾在里斯本住过，有好几匹马，在圣卡洛斯剧院有长期座位，还有自己的马车！当时真像个王子！那时候，奥尔查夫人还年青貌美，马拉雷还是一片露天的空地呢！逛游阿尔热斯门多么好玩！同孔塔迪尼小姐一起纵酒作乐多么痛快！

“我什么都吃过，真是享尽了福！”他拽了一下自己的胡髭。

阿尔杜尔现在对他感到兴趣了，就像对一处罗马废墟遗址感到兴趣一样。

“拉贝卡斯先生您一定十分熟悉里斯本了……”

“里斯本吗？”

他喝了一口“好酒”，用自己毛茸茸的手背揩揩嘴。

“老兄，我对里斯本呀，太熟悉了，从最高处——”他伸手在空中挥舞，好像是画出宝座的华盖，——直到最低处！”——他把手伸到桌下，好像要搅拌泥浆似的。

拉贝卡斯对那座大城市、对它的繁华热闹、对它的种种奥秘如此了如指掌，这一下子就对阿尔杜尔有

了预想不到的权威。他当然接触过作家、艺术家……

“这些人真了不起！”拉贝卡斯叫嚷起来。“他们我全都认识！而且亲密得很！真是些寻欢作乐的好伙伴！”

他举了一些人的名字。若译·埃斯特旺^①呀！加雷特呀！梦吃社呀！应有尽有！

但是，话题一转回女人身上，他的劲头又高了：

“要找好的、高级的，再也没有比里斯本更好的地方了！处处都是绫罗绸缎，到处都是天鹅绒！”然后他向后一靠，捻一捻髭尖，摆出一副似乎是在公爵夫人們的床上颠鸾倒凤的姿态。“还有那些西班牙美人儿，你知道吗？你知道西班牙美人儿吗？”

他的眼睛在闪着火花。在他心目中，最大的享受莫如弄到一个艳丽的安达卢西亚美人儿，满身是 salero^②和撩人的媚态，腰上系着圆扣腰带，长着一双丰腴的小脚……唉，老弟！

他把裤子往上抽了一抽，然后色迷迷地吐了一口气。

“现在呢，在这块地方，你就只好望洋兴叹了！”

① 埃斯特旺（1809—1862），葡萄牙最伟大的议会演说家。——译者

② 是西班牙语，指楚楚动人的风韵。——译者

他阴郁地最后说一句。“多么无聊烦闷的生活！连人到了这里也会长霉的……”

“就我来说，我的才能，都要麻木掉了……”

“我击球也击不准了……”

拉贝卡斯的这些低级趣味、这些粗言秽语，在阿尔杜尔面前展示出了一个鲁莽汉子的形象，在这个人身上，一方面是钱财和狂妄傲气，另一方面又是狂热好动的杂乱无章的生活方式，二者偶然地混合到了一起。但是阿尔杜尔所唯一关心的是文艺界的情况，于是他就向拉贝卡斯打听，各家剧院如何如何，各个舞蹈女演员如何如何。在舞台幕后的生活，一定十分美妙……还有同新闻记者一起吃的夜宵呢。

“简直是让人如醉如痴，老兄！简直令人喘不过气来！简直是天旋地转了！”

阿尔杜尔仿佛看见那里在进行着喧闹的狂欢盛宴，香槟酒开瓶时发出爆炸声，看见舞女在跳康康舞，她们散开的秀发向热腾腾的空气散发出一阵阵的浓香……

“这里的人过的什么日子！”他叹息说。

“是在粪坑里过日子！”拉贝卡斯回应说。

他们两人一想到人家过的快活日子自己只能望洋兴叹，两人就都感到心里不是滋味，所以彼此之间就

产生了一种同病相怜之感，这种感情把他们拉到了一起。

但是，对于阿尔杜尔来说，还是看书更加要紧。所以他想很早就回家，拿起他那本维克多·雨果来阅读……

拉贝卡斯睁大了眼睛。

“维克多·雨果！”他用低沉的声音咕哝着说。“简直是博大精深！”

这种用深刻的字眼表达出来的钦敬之情，使阿尔杜尔听了感到兴奋。他眼球发红，手肘支着桌子。

“可不是吗 牠的《冥想集》 牠的《悲惨世界》！还有拉马丁呢？”

拉贝卡斯摊开了双臂，仿佛要展开一个比真人的胸膛更宽阔的胸膛，然后喊叫出来：

“拉马丁吗 又是博大精深！”

“埃尔维拉^①这个人物类型怎么样？格拉齐埃拉^②这个人物类型怎么样？还有阿尔弗雷德·德·缪塞呢？哦！阿尔弗雷德·德·缪塞！”

① 埃尔维拉是法国作家拉马丁 1820 年所著的《诗意思考》中的女主角。——译者

② 格拉齐埃拉是拉马丁 1849 年所著的《私语》第一片段中的女主角。——译者

拉贝卡斯皱着额头思索了一下。

“对于他我不大了解……不过基佐^①啊！简直是博大精深！令人五体投地！……再来两夸脱的酒，美丽的玛丽亚……”

他们离开科尔科瓦达酒吧间时，已经是 11 点钟了。经过圣约瑟教堂门前时，拉贝卡斯劲头来了，他破口大骂神父们并且说了许多有关教义的笑话。

“这个，这个贼窝，留着它有什么用？”他对着教堂那又黑又沉默的正面挥舞着手杖。

“这些教堂都应该改成学校，”阿尔杜尔说。

对教育事业丝毫不感兴趣的拉贝卡斯，耸了耸肩头。

“全都得夷为平地。”

接着，过了一会儿，他们又经过富有的布正商人卡尔内罗的那幢贴满了瓷砖的、伸出 3 个阳台的房子，拉贝卡斯一看见这幢房子，气就来了。

“地地道道的蠢驴！咱们要是能把他的钱弄过来那该有多么好，有了钱，就可以坐火车上里斯本去，坐上马车到达丰多去逛逛，而且还带上几个小妞儿。”

^① 基佐（1787—1874），法国历史学家与政治家，著有《英国革命史》、《欧洲文明史》与《法国文明史》等。——译者

他把双手插进兜里，脸色阴沉下来。

雨已经停了：一阵寒风正在把厚厚的云卷走，一片片天空闪出星光。

“今天咱们谈得很投机，’拉贝卡斯在阿尔杜尔走到家门口停下的时候说。“我喜欢同能理解我的人聊天，而你也算是我的一名知己了。常到科尔科瓦达酒吧来吧。那里还蛮舒服的。”

他看见了一只猫，就挥动手杖打了它一下子。这种粗野的行为使得阿尔杜尔看见了感到很吃惊。他躺到床上时，就认定了拉贝卡斯是个粗野汉子，没有受过什么文学教养，而且像公羊一样淫秽好色。

但是，拉贝卡斯这个人是在里斯本住过的，是喝过文艺界狂欢畅饮的盛筵的香槟酒的；更何况他是个共和派——于是，过了几天之后，阿尔杜尔又一次去科尔科瓦达酒吧，借口是回敬拉贝卡斯那天请吃的那顿夜宵，而其实是要拿自己写的《自由颂》去给拉贝卡斯看一看。

拉贝卡斯十分兴奋，特别是当阿尔杜尔红着脸念出了自己心爱的诗节的最后几句之时：

时钟已经敲响，黎明在降临

王权在土崩瓦解！

远处的那座城市已经响彻

《马赛曲》的怒吼声！

拉贝卡斯在桌子上拍了一拳：

“哎呀！真是艺术家手笔！你要做的事就是到里斯本去，你到了里斯本就会在他们这班人当中鹤立鸡群的！”

对这一点，阿尔杜尔已经不再有什么疑问——这一句话，就使他们两人之间结下了亲密的关系。这一次的喝彩，对阿尔杜尔来说是必不可缺的。拉贝卡斯是他的读者对象；他既然懂得赏识阿尔杜尔的诗句，阿尔杜尔就认为他是聪明的，审美观是很中肯的；于是他陆陆续续向拉贝卡斯朗读了《珐琅与珍宝》中的所有诗篇，而且为了迎合他对教会教士的反感，（阿尔杜尔这个人性格柔弱，此时他已经毕恭毕敬地对他的读者对象本能地采取媚俗的态度了），阿尔杜尔还写了一篇挖苦神父们的作品，把神父们叫做“某种枯萎凋谢的教条的黑色仆役”。他原先冻成坚冰的脑筋，一遇到拉贝卡斯这种粗野赞叹的一口热气，就仿佛马上解冻融化；他写了一些十四行诗；而现在他写的，都是考虑到“拉贝卡斯看了会有什么评论”而下笔的。但是，拉贝卡斯的批评公式，却总是老一套；他交叉着胳膊在听阿尔杜尔朗诵，听到诗歌韵律抑扬顿挫就摆出一副高雅的摇头摆脑的姿态；如果朗诵的是

抒情的、谈情说爱的诗，他那副布满了皱纹的脸就堆起了默默无声的笑容，露出发黑的牙齿，赏心乐事地拖长声音：

“真妙呀！”

而如果朗诵的是“某首哲理作品”，他就睁大眼睛，拉长鼻子，竖起胡髭，低声地咕哝着：

“真奇妙呀！”

最后，他就在膝盖上拍一下手掌：

“噢，阿尔杜尔，你应该去里斯本。你会当上大官的！”

阿尔杜尔只好叹息不已。拉贝卡斯的一番话，使他对自己如果能到里斯本去就必然一鸣惊人已经深信不疑（他自己对自己有这样的把握是一清二楚的），因此，他心中就燃起了炽热的愿望，想在那里生活，并且成为里斯本的重要人物之一，里斯本现在成了他的一个需要，成了他的理想，成了他的狂热追求。他觉得，在那里，在首都，他的才能定能大展鸿图，宛如某些珍稀植物，只能够在特别肥沃的土壤里茁壮成长；他一旦到了那里，定能在贵族式的谈情说爱中找到心灵的荣耀，在文艺批评文章中成为讨论的对象，在剧院里被人朗诵，在文坛上高踞要津，也许就能从出版商的保险柜里弄到大笔钱财！

但是他现在周围的整个环境，把他拖住了，姑姑们的家、瓦斯科的药店，此时在他心目中都显得更加讨厌可憎；小镇上的一切，都给他以一种使人闷得喘不过气来的阴暗的感觉——镇上的马路，他觉得像人们的思想一样狭窄，房屋的正面，就像人们的脸部一样毫无表情；他讨厌那些从不读他的诗作而且一定是瞧不起他的人们：这里面包括了那位代理公证人，他每逢正午，就经过广场，手里拿着那个塞满了公文的羽纱口袋，还有那位卡尔内罗，他脑满肠肥，神采奕奕，穿着睡袍，走到阳台上来抽他的雪茄烟……

他一直不断地加劲大干特干，搜索枯肠，绞尽脑汁，一心一意要完成他的那本《珐琅与珍宝》，仿佛这本书一旦脱稿，他的一切苦闷与沮丧都会一扫而空似的。两位姑姑，还有瓦斯科，都看到他“脸像出土古尸”一样，那些住在集市上的人们都以一种几乎是怜悯的心情来看待这个愁容满脸的青年人，他每天早上和下午都在那里经过，目光下垂，头发留得长长的，身子缩藏在他那件松子色的短大衣当中。

他为了发泄肚子里的闷气，在写着一篇采用四言诗形式的书信体诗，这是献给一个说过这句话的诗人的：

我从未见过里斯本，我很惋惜……

阿尔杜尔并不认识这位诗人，但却由于同病相怜，抱有同样的雄心壮志，就采取帕尔纳斯山^①的那种亲切口吻，以“你”来称呼他。每当上午药店里没有活，不用上班的时候，他就胡乱地自己的房间里踱来踱去，朗诵着：

朋友啊，我也从未见过里斯本，
它是一个海边的深不可测的巴比伦！
啊！我能同你一起前往该有多好！

而在隔壁，那位阿尔布刻尔克小哥却从窗台伸出那条有金色徽条的胳膊，使劲地叫嚷着：

“帆脚索朝逆风方向！收起桅楼的前桅帆！开火！”

一阵疯狂的气息似乎在传遍这一层楼，而同时，在楼下的厅堂里，两位姑姑正在打她们的毛线，那只白猫正在睡着，11月的淡白的阳光在照着她们。

就在这段期间，阿尔杜尔收到了他的教父即那位家财富有的盖德斯·克拉维罗从波尔图寄给他的一封信内容古怪的信。阿尔杜尔父亲去世已经两年了，但信中仍然“对我的那位使人不禁泫然泪下的曼努埃尔·

^①帕尔纳斯山是古希腊的一个山头，据希腊神话，是阿波罗神及众诗神，因而也是诗人们的聚会之所。——译者

科尔维洛的不幸去世为之歉歉不已”，而且信中还神秘闪烁地提到“上个月老天爷给我降来的一件十分不愉快的事”，又讲了很多虔诚笃信的话，要求阿尔杜尔在祈祷时不要把他忘掉了。

在信末的又及中，他说他星期六将在去里斯本途中路经奥瓦尔，如果能够趁此机会同他可爱的教子见见面，拥抱一下，这将是心灵中的一件快乐的事。

阿尔杜尔接到这封信吃了一惊。他同盖德斯教父从未谋面。他只记得，在奥瓦尔家里时，人们管他这位教父叫做“宗教狂”。后来有一次，他父亲放假从波尔图回来时，曾讲到盖德斯那时候闹的一些乱子……。这是一个令人听了伤心的故事：这位可怜的“宗教狂”一直过着虔诚笃信的宗教生活，但这种生活有时也因为太枯燥而往往偶尔受到一些不成体统的风流艳事所冲击，当时他狂热地爱上了一个在巴凯特剧院的西班牙说唱剧中跑龙套的女演员洛拉，要不是洛拉已是有夫之妇，他肯定最终会把洛拉娶过来的，洛拉的丈夫是个强盗，他就在盖德斯的别墅里安营扎寨，喝盖德斯的酒，穿他的衬衣衬裤，而且以自杀为威胁，勒索他的钱财。从那时起，他对这位教父就一无所知了，这位“宗教狂”，这位洛拉的情夫！但他为什么如此出其不意地向阿尔杜尔表示亲热，这次

“不愉快的事”是什么，他为什么说出这一大堆阴森森的话？

里卡尔迪娜马上决定，孩子必须坐班次的长凳载人马车到奥瓦尔车站去一趟。萨比娜提醒他要带一只冻鸡“让这个可怜的老头子在路上吃夜宵”。

“你说可怜的老头子，妹妹？”里卡尔迪娜叫嚷说。“‘可怜的老头子’？什么话？他是波尔图最富有的士绅之一。他有自用马车，什么都有！”

拉贝卡斯知道了这个消息，就很有权威的斩钉截铁地说：

“你应该到奥瓦尔去一趟。要同他亲热亲热。这家伙既然有一个西班牙小妞，他一定是个有鉴赏力的人，是咱们一类的人。你听我说，如果这小妞同他同车来到，你可别奇怪。你应该十分客气地向她说：¡Salero! ¡Viva la gracia! ①。对西班牙美人儿我是内行的，我在她们身上花过钱！”

① 西班牙语，意为“楚楚动人，仪态万千！”——译者

首

都

二

当长凳载人马车从火车站回来停在家门口的时候，里卡尔迪娜十分好奇地出现在楼梯的梯顶：

“怎么啦？”

“没有，教父没来。”

两位老太太对此十分惊讶。阿尔杜尔有没有在火车上仔细找过呀？

“我一直找到三等车厢！连个影子都没有！”

“你在底舱找过了吗？”——很感兴趣的阿尔布刻尔克小哥问。

“我在底舱也找过了，海军上将先生。没有人！”



“天呀！”萨比娜说；“可怜的，他一定出了什么事儿了……”

“唉，我看不对头，我看不对头！”里卡尔迪娜叫着，“他已经事先通知了，定了日期，花了钱……太不成体统了！”

“不过我也赶机会逛了逛，”阿尔杜尔边点着他的烛台边说；“夜景也很美。”

他三级作两级地跳上了楼梯，心里焦急着要坐下来好好重温一下下午的感受，回想一下那位身穿方格子衣服的佳人的倩影娇容，这位佳人，对于他来说，已经开始成为一个“伊人”了。接着，他又走到镜子前面，照一照自己，仿佛是要确证一下他自己苍白细嫩的面孔是配得起一位在里斯本过着锦衣玉食生活的夫人的青睐的。他从未见过有哪一个女人有如此令人心旌荡漾的美貌。他特别为之神往的，是她那副娇小玲珑的胴体，像一个美玉雕成的小维纳斯女神像，小得可以一抱无遗，搂在身上就能来回行走；她每一举手、一投足、一顾一盼，都有和谐的节奏；她的酥胸显示出一种处女式的风韵，既天真而巧妙地挑逗人，又带着几分风骚娇媚。但是最令他心神荡漾的，是她那双黑眼睛，他恨不得能亲吻这双眼睛，吻很长很长的时间，把她那翘起的、坚挺的睫毛夹在自己的嘴唇当中。

他深信她当时向他投出秋波，显示了她对他已产生了好感。于是，他就到科尔科瓦达酒吧去，向拉贝卡斯打听一下，说不定，他向拉贝卡斯描述一下这位佳人的相貌，拉贝卡斯就能认出是谁。

可是，他一看见拉贝卡斯嘴里叼着烟斗，肩上搭着球棒，就马上感到害羞，感到不愿意在这样的地方，在煤油灯的臭味当中，在拉贝卡斯一阵阵杜松子酒的气息当中来谈论他的这位“伊人”。

“你看见了他们吧 那个妞儿怎么样？”拉贝卡斯一见到他，就挥舞着手中的粉笔，连叫带嚷地问他。

“没看见，他们没有来，”阿尔杜尔说。

他回家后，把自己关在房间里，就给当时正住在里斯本的达米昂写信。信里面先泛泛地用一些抒情式的词句诉说一番“自己心灵处于多么阴暗的孤寂之中”，而自己又是如何“锲而不舍地追求一个更伟大的理想”。说过了这一番开场白之后，就请达米昂替他打听一下那位身穿方格子衣服的夫人是谁，为此，他在信中将这位夫人详细地描写了一番：他想知道，这位夫人住在什么地方，同什么人来往，习惯爱好如何，“总而言之，劳你驾替我对她作一番巴尔扎克式的研究”。于是他就开始日夕盼望收到回信，同时又日夕想念他的那位“伊人”。这对他来说，是一种十

分崭新的、十分甜蜜的心境。

在诗意奋发的不断刺激之下，他的心灵早已经成了一个空位的祭坛，要举行崇拜仪式，一切都已经就绪了，大烛台有了，香也有了，鲜花也有了，万事俱备，只欠受崇拜的女神还不在于。但是这一下子，女神来到了，盛装打扮，一副贵族风度。这一下子，他的种种原先如同失去了巢窝到处飘荡的飞鸟似地东流西荡的丝丝柔情、憧憬渴望、雄心壮志，立刻找到了一个中心，整齐起来，将一切崇拜钦敬的窃窃私语全都永恒地围绕着这位佳人的倩影而摆放成一个圈子。

他宛如人们将偶像贴上一层金子一样，把她理想化，使她一天比一天都更加当之无愧地成为他的诗歌歌颂的对象。对于每一件细枝末节，他都从中找出确凿的证据来证明她是十全十美的：她戴着那顶羽毛帽，证明了她有独特细致的审美观；她手里拿着一本书，是拉马丁的或者是缪塞的，证明了她是多才多艺的；她那么迅速地对他产生了兴趣，也证明了她是个多情女子，有一副迫不及待的炽热的心灵。

但话又说回来，他的这种心态，只不过是一种模糊含混的诗意罢了，它就正像隔开的、洒掉的水一样，要么很快就会被吸收得一干二净，要么很快就会自行蒸发得无影无踪，他这种热烈的爱，有时也会烟

消云散的；因此，为了在自己寒碜的生涯中保持一个理想的追求，享受那种高贵的事业的令人心旷神怡的忧郁感，自己也有自己的一位贝雅特里齐^①，所以他就拼命要保持住这种单思恋。他写献给她的诗，在想象中同她长时间交谈，老是不停地同他这个唤来的倩影相处；于是弄假成真——正如人们崇拜一个自己制造出来的神灵一样——，过不了多久，他对这位那天下午在火车上邂逅的夫人当真产生了真正的感情，组成这种感情的，是虚荣心，是情欲，是有朝一日在里斯本能找到她的希望，是他的柔情得不到满足因而感到的迫切需要。

他当时仿效若昂·德·德乌斯^②的手法，又采取卡蒙斯的一些理想主义的手笔，写了一首十四行诗，这首诗是他为时尚短的写诗生涯中写得最好的一首，它展示了作者的心灵：

我的岁月在生活中流逝，
生活仿佛是一片荒地，

① 贝雅特里齐是意大利诗人但丁第一首写赠其友卡瓦尔康蒂的十四行诗中的爱情对象。贝雅特里齐死后，但丁把抒写对她的爱情的及其有关的诗，用散文连成一体，取名为《新生》（约 1292—1293 年）。——译者

② 若昂·德·德乌斯（1830—1895），葡萄牙诗人，他的诗简洁清新，诗集有《鲜花的原野》（1890 年）等。——译者

从未长过草木，从未耕耘，
也从未享受到上天雨露的滋润。

那里从未有过蜜蜂在嗡嗡叫，
也从未听过小鸟的柔和鸣声：
阴暗的天空笼罩着阴暗的大地，
只有乌黑的刺桀蓟硬硬地挺着。

但是你来了！这样，在群山背后，
清新的空气中升起一轮红日……
我立刻感到——明亮的天际啊！

我心灵中的一切都在开花发芽，
鸟儿在歌唱，泉水潺潺作响，
情韵的庄稼在迎风荡漾！

终于，达米昂的回信来到了：

亲爱的阿尔杜尔：——你的那位身穿方格子衣服的女士，除非她在那位大名鼎鼎的拉鲁斯《十九世纪百科全书》里面有她的传记，否则，我是无法遵照你那贫乏的心灵的要求，向你提供那种巴尔扎克式的资讯的。我觉得奇怪的是，这

样一件社交性的、几乎是官方式的事务，你竟然找到我头上来了：如果这位女士是“统治阶级”当中的人，又是某个昔日曾有骑士头衔的蠢才的曾孙女，那么，你又何必不直接给国王写信呢？而如果她只不过是个“抹大拉的马利亚”，或者正如我们那些可敬的第三等级的祖先们所说的，只不过是个“卖俏荡妇”（须知在那些立宪派男爵夫人们的天地里，什么事情都是可能发生的），那么，你就不妨去任何一个公共机关去查询一下，定能在那里获得丰富而且趣味盎然的资料。亲爱的诗人，我同现制度的社会是远远分离开的：我住在现代城市的第五层楼上，这样的地方，对于民主制来说，就正如基督教初期基督徒躲避迫害而躲藏的墓穴一样……

对于你那些罗曼谛克式的焦虑，我已适当予以顾及。我觉得你的焦虑，尽管同拉马丁式的传统符合得天衣无缝，但却是十分滑稽可笑的。你要自我安慰，不妨写一小本诗集（既然你的脑子转来转去总是命中注定要转到诗上面去），但不要写什么星星呀、百合花呀之类（这些唠什子你应该留给天文学家和园艺家们），而要写人，人，才是现代真正的诗歌主题。特别是你应该到这里

来。归根到底，首都是这条取了葡萄牙这个狼藉不堪的名字的、在大西洋岸边吃胀了嗦囊的臭蛞蝓身上唯一还有生命的部位。到这里来吧，你来了，就会有“邂逅、爱上与歌颂你的那位身穿方格子衣服的女士，因为残留的一点点神学精神，仍然愿意每一个塔索^①都有他的列奥诺尔^②，每一个但丁都有他的贝雅特里齐，但我这样作比喻，并不是要诋毁你，把你同那位可怜的将特兰托公会议^③的敕令用八言诗体押韵改写的塔索相提并论，也不是要把你同那位在意大利中世纪战争中充当德皇党人的阴郁挖苦专家但丁相提并论。你如果看见那头在这个地球上取了特奥多西奥这个怪有趣的名字的臭气薰人又满身绒毛的畜生，请你严厉地警告他，他拿走自己的书当中，也拿走了我的那本达尔文著《物种起源》。我一想到达尔文这位伟大的自然博物学家竟不得不同

- ① 塔索（1544—1595），意大利诗人，曾因歇斯底里被关进精神病院7年之久。——译者
- ② 德国诗人歌德（1749—1832）在其戏剧《托夸多·塔索》（1790年）中曾说塔索之所以被关进精神病院，是因为他爱上了一位公爵的妹妹列奥诺尔，但这说法后来被推翻。——译者
- ③ 特兰多公会议是天主教的第十九次公会议，第一段在1545—1563年，第二段在1551—1552年，最后阶段在1562—1563年。会议中心是反对宗教改革运动。——译者

蜜子们为伍，就十分反感，说不定这些书都混在一起，放在了一个樱桃木橱子上，权当垫塑像的底座，给罗德里戈·达·丰塞卡·马加良伊斯^①或是立宪派的那些地道的白痴当中的任何一人的半身塑像垫底。正如这位讨厌的资产者所说过的，中用的是西塞罗^②。

这封信，对于他当时的兴奋状态，正如向火堆洒上酒精一样。他昔日对里斯本的全部向往都点燃起来了。他在一瞥视之间，看见自己到了达米昂的五层楼上那处“现代的地下墓穴”，为了艺术和民主的利益而兴奋不已，默默地写着一首长诗，到夜深人静时才出去，在一个纱罗与绸缎的闺房中找到他的那位“伊人”！

在这段时间，有好多个星期，他几乎是歇斯底里地朝思暮想，渴望想往里斯本（里斯本现在成了他的一个双重的奇妙之境，一方面既是智慧的乐园，另一方面又是情欲的乐园），这种憧憬想往，在他身上已经采取了最为幼稚可笑的形式，甚至发展到了这个地步：每当他看见浮云被微风徐徐吹向南方，他就注视

① 马加良伊斯（1785—1858），葡萄牙著名的政治家，能言善辩。——译者

② 西塞罗（前106—43），罗马演说家，以雄辩著称。——译者

着这些浮云，神不守舍地思念着浮云的去处，即里斯本那边的方向，甚至，对每隔半个月就来药店领取订货单的那位运货人，他也感到羡慕，看着这个人颠颠簸簸地骑上他的那匹小母马回奥瓦尔去乘火车。有时候，他也觉得自己这样痴情未免有点可笑，自己也不觉失笑，但是，他的欲望马上又重新刺痛他，老是使他陷于这种病态而不能自拔。

里斯本啊！——他心目中想象的里斯本，充满了强烈的、豪放的生活，正如巴尔扎克的《人间喜剧》中的那个世界。还要加上一句，他是依据他所看过的法国小说来重新在心目中塑造里斯本的社会百态的，连对里斯本的市容，他的想象也是同样夸大离谱的，他觉得里斯本一定有又长又广阔的大马路，响着无数马车的声音，煤气灯通明，繁华忙碌的气象下面是一个宽敞的蓝色海湾，海湾舟楫如鲫，军舰向着有好几个世纪历史的古塔鸣炮致敬！但最令他神往的，是里斯本的夜生活：他想象自己在咖啡馆里四面八方的金框镜子的影照当中听到文艺交谈的轻声细语；在剧院门口看到大批渴望艺术的人群，而在四周那些灯光照耀如同白昼的广场上，一群一群的人们三三两两地在鞭辟入里地辩论着诗人们的美学和演说家们的政治。然后，他又仿佛看见饭店的那些半明半暗的窗户，在

里面，艺术家们和交际花们正在纵情狂欢，既充满了诗意，也极尽灯红酒绿之乐；但是还有，在远处，他看到了贵族宅第的沙龙的阳台，里面透出丝丝微弱的亮光，这亮光经过窗帘的丝绸的过滤，已经暗淡昏沉了：在那里面，在他那理想化的想象中，有一个高超不凡的天地，这个天地当中，人们的脸是苍白色的，因为他们浪漫的感情中包藏着一种冲动；在那里，那些因为顾及国政大事而在微笑中保持一种冷漠神色的外交家们，采用塔雷朗①式的词句来应对交谈；在那里，窈窕秀丽的佳人们坐在天鹅绒和锦缎的椅子上，吸着紫罗兰的香气，而她们那双美目，则频频发出偷情幽会的秋波；在那里，就住着他的那位“伊人”，那位身穿方格子衣服的佳人……而在周围，在这座庞大的城市的神秘气氛当中，他又想象到，有小说中与戏剧中的一些人物在挣扎受难——有拉斯蒂涅②之类的满怀野心跃跃欲试的人，有伏脱冷③之类的小心翼

① 塔雷朗（1754—1838），法国外交大臣（1799—1807，1814—1815），1789革命后原为制宪会议代表，1792年出使英国。后又任第一帝国复辟王朝外交大臣。他以权变多诈而闻名。——译者

② 拉斯蒂涅是巴尔扎克《人间喜剧》中的主要人物之一，原是外省到巴黎求学的穷学生，采取拍马拉拢的手段往上流社会中爬，后来发迹了。——译者

③ 伏脱冷也是巴尔扎克《人间喜剧》中的主要人物之一，是个犯罪集团的头子，越狱犯，善于策划图谋钱财。——译者

翼地谋取百万家财的人，有卡莫尔^①之类的怀疑论者，也有吉布阿耶^②之类的高尚人物以及那些蛰居在五层楼上策划着如何将社会摧毁粉碎的空想家们。

不过，在这一大片光怪陆离的幻影当中，他最感到热钟的，是新闻记者这个天地：这里有印刷机整天不停地隆隆作响，有被煤气灯照得通明的编辑室，有在稿上快速划过的钢笔，其法力之大，足以使大臣下台，也足以使人平步青云，还有文艺评论家的名言警句，既有高深的哲理，又有格言的简练明确！……他仿佛看见自己身在其中，正在检看校样，看到自己的姓名刊登在每一份报纸上，创造着文明！

有时候，他被自己的种种想象压得简直透不过气来，就随便在晚间到镇上去逛逛，那些灯光俱灭的街道，只偶尔听到平房里有孩子的哭声或是踏脚板的迟缓的响声，他听到了，心神更加强烈地飞往里斯本去，在里斯本那里，在这样的时刻，马车的车蹬在灯光通明的剧院的廊柱下摊开，厅堂里的小提琴正在拉

卡莫尔是法国作家费叶（1821—1890）的作品《卡莫尔先生》中的主角。——译者

吉布阿耶是法国剧作家奥吉埃（1820—1889）同名剧本中的主人公。——译者

出第一弓……他于是想像自己在一个晚会当中，已经是个有名的人物。他正在一个锦缎的闺阁的门洞下轻声向那位身穿方格子衣服的夫人说着话，这位夫人被他的甜美言词所陶醉，在微笑着；接着，人们请他出来朗诵，于是他慢慢地站起来，若有所思；四周的人们都在窃窃私语：“这就是科尔维洛，这是个天才！”他在幻觉中不由自己地在大街上高声朗诵起来：

就当你睡在丝缎的长沙发上之时，
我在欣赏你那娇美动人的脸蛋儿……
正如飞鸟在杨树丛中酣睡一样，
溪水又在八月的月光下安眠……

他朗诵的声音，使一位刚从镇民同乐会回来的，用斗篷把自己包得紧紧的乡绅吃了一惊停了下来……于是阿尔杜尔就缩回去了，他知道自己失态，心中又凄凉，身子又疲乏，他巴不得要么了却尘缘，进修道院去，要么到里斯本去居住，弄一份薪金一孔托的差事！

他回到家的时候，看到晚间聚会的众人围着桌子在打瞌睡。

“孩子，你到哪里去了？你刚才是同瓦斯科聊天吗？”

“不是的！”他恼火地回答，因为人家竟然猜想他对药店里的那一套会感到兴趣。

于是，长鼻子贴住桌面的里卡尔迪娜，整张脸都一沉，满脸的严厉表情：她已经知道，这孩子常常到科尔科瓦达酒吧，而且又同拉贝卡斯来往，又打台球，又抽烟，这一切，在她看来，都是要不得的恶习，足以拖垮他的身体，并且被镇上的人们瞧不起。

“我真不明白，这样来消磨晚上的时间，有什么意思！”她咕哝着说。

“呸！”正在起劲地玩他的打通关纸牌戏的阿尔布刻尔克小哥，高呼起来。

于是，桌子四周都友善地沉默下来。

“成了！”他得意洋洋地高呼。“成了满贯。萨比娜，给我记上这分儿。”

萨比娜就拿起了打通关得分记分册，用铅笔在上面划上了一道记号。

“姑娘，这个月几次满贯了？”

“十四次了，阿尔布刻尔克小哥。”

“这是个交好运的月份。”

她十分关心地翻看记分册：

“上个月运气更好。二十四次。……但是这个月还有九天呢，这一点也应该算到。”

“ 呸 !”阿尔布刻尔克小哥又叫起来,又重新去将纸牌摆放成一个个方阵。

阿尔杜尔心里很不是滋味,他上楼回到自己房间,呆在那里,对这样的生活感到绝望,他的心飞到了里斯本去,飞到他的那位“ 伊人 ” 身边去——但是,他听到了走廊上传来阿尔布刻尔克小哥的口令声,这是临登舰时同守卫的哨兵对的口令。

终于有一天晚上,他径自到科科科瓦达酒吧去,向拉贝卡斯表明,他决心动身到里斯本去。他宁可坐三等车去,到了那里,达米昂一定会替他在一家报馆的编辑部里或是在某位编辑的办公室里弄到一份工作。万不得已,他有配药方面的经验,也可以在一家药房里找份差事。

“ 真是荒唐 !”拉贝卡斯使劲叫嚷道。

既然要到里斯本去,那就是要去享受一番,不是吗?所以,就必须腰包里有钱。如果到那里去,是要住在 6 层楼上,在福马萨的小饭馆吃 4 毛钱一顿的饭,或是换到另一家药店去干活——那就倒不如留在奥利维拉德阿泽梅斯更好些,这里有姑姑们的牛肉和杂烩,还有同瓦斯科的交情……如果到了里斯本,那就总是要不断地掏腰包……

“ 举个例子,你如果同一批哥儿们在咖啡馆里聚

会：大家约定要到达丰多去逛逛，还要带上几个小妞儿一起去。……这一下子，起码就得花掉三四千个雷阿尔，才租得起马车，喝得起科拉雷斯牌的葡萄酒，等等……，

“但不是这么一回事呀，”阿尔杜尔不耐烦地说。
“我不是要去花天酒地 我是要去学习，去工作的呀！”

拉贝卡斯威严地把胳膊交叉在胸前，以俨然老马识途的口吻叫嚷起来：

“去工作！但你想干什么工作呢？各个编辑部都已经人满为患。大多数人都是免费写作的……靠打油诗来挣几个子儿，这样的想法，连死人听到了也会哈哈大笑！你又什么别的都不会。对里斯本我是熟悉的，老弟。如果你写剧本的话……”

“写部剧本总可以吧？”

“那倒是可以的，这比当总导演更好些！”

于是拉贝卡斯向阿尔杜尔解释了版权制度是怎么回事。可以写一部五幕的剧本或是弄点什么好花样：如果会场满座，那么作者提成，腰包里就可以装上个五六镑！

“然后，老弟，同女演员们和歌唱队的妞儿们混熟了之后，就可以择美而攻之，而且不用花钱……”

“这一点我原先真没有想起来，”阿尔杜尔心动

了，他喃喃低声地说。

“你就好好考虑一下吧，”拉贝卡斯十分严肃地说。“这是最妙的一着！”

这个主意，仿佛是出现了一道起死回生的亮光。写个剧本！搞戏剧！这个主意就可以产生的种种效果，把他给吸引住了：这是唾手可得的功名，是看得见摸得着的实惠，是当面从掌声与献花当中接受的荣誉：这是成名的捷径，可以通往三教九流的人，既可以通往那些有文学修养的人，也可以通往那些仅只对戏剧爱看一看的人；这又是每天上午都可以在账户上和以现金收取的钱财！……而且他的那位“伊人”也会前来观看他的剧的上演，他也可以以同行人的身份，不客气地以“你”来称呼那些女演员们。拉贝卡斯说得对——他应该写剧本！

他就抱着这个狂热的希望往家里跑。但是，究竟写些什么呢？写一部萨尔都①式的喜剧呢？还是写雨果式的话剧呢？他反复想来想去，想了一个星期，也没想出个结果来。他隐约地瞥见一些标题、情节、布景；他听到每幕收场时提琴的呜咽声；他似乎看见自

① 萨尔都（1831—1908），法国剧作家，著有历史剧《菲多拉》及（罗伯斯庇尔）等。——译者

己在俯身鞠躬向观众致谢……他感觉到桂冠戴在头上——但是他却仍然没有找到题材！

他的气质，使他对于诗体历史剧，对于辅以种种奇特的建筑和羽毛帽的历史剧更为接近。但是，他要將什么历史轶事、什么激动人心的情节搬上舞台呢？他对葡萄牙历史真是所知太少了！昔日他曾经下过功夫读葡萄牙历史书，但是读不了几页，那些对伊比利亚半岛各种族、对哥特人、对西哥特人、对高卢罗马人、对鲁济坦尼亚人的研究，这一大套蛮荒的死人往事，毫无有趣的情节，毫无人物性格，使他感到烦闷不堪，所以他也作罢了；他自己祖国的全部以往的历史，在他的脑海中，就像一大片漆黑，当中偶尔突出一些星星点点的已被岁月消磨得模糊不清的史实——埃加斯·莫尼斯脖子上挂着绳子自愿赴死^①的故事、伊内斯·德·卡斯特罗死后登上王后宝座的故事^②、阿丰索六世的

埃加斯·莫尼斯是 12 世纪时葡萄牙国王阿丰索·恩里凯斯的家庭教师。阿丰索·恩里凯斯曾承诺向西班牙莱昂国王郊忠，由埃加斯·莫尼斯作保人，但没有守约。埃加斯·莫尼斯就在自己脖子上挂上绳子，带着妻儿去见西班牙国王阿丰索七世，自愿受死，但阿丰索七世把他放回。——译者

伊内斯·德·卡斯特罗原是葡萄牙国王阿丰索四世的儿子彼得罗的一个侍女，同彼得罗有恋情，生了几个孩子。因出身微贱，国王怕将来继承出问题，就同意一些贵族的意见，将她杀死。但彼得罗继位后，将她尸体放在王后宝座上。——译者

废黜案^①、庞巴尔侯爵^②以及大地震^③……但是所有这些历史事件，所有这些隐隐约约的历史人物，没有哪一个在他看来包含有剧本的题材！

于是他就决定写现代的。他易如反掌地找到了题目——《诗人的爱情》，就从这题目出发，演绎出剧情来。

诗人阿尔瓦罗——也就是他阿尔杜尔自己——穷困潦倒但为人高尚，他迷住了并且占有了美丽的、温柔的圣罗穆阿尔多公爵夫人——也就是他的那位“伊人”，身穿方格子衣服的夫人。公爵是个愚钝粗野的猎手，他的祖先可以追溯到西哥特人的时代——充当公爵这个人物的原型的，是那位勇猛好斗的特奥多西奥——公爵就在一次化装舞会上辱骂诗人，向他抛掷白手套提出挑战，要来一次决斗。他们的决斗清晨在一处墓地上进行，在决斗之前，阿尔瓦罗先有一段类

- ① 阿丰索六世在位期间为 1656—1668 年，1668 年实际被废，死于 1683 年。他 13 岁继位时，是一个不正常的男孩，大权由卡斯特洛·梅略尔伯爵掌管。他的妻子玛丽亚王后以他无能为理由同他离了婚并立即嫁给他的弟弟彼得罗，彼得罗也就成了王位继承人。对于是否废黜阿丰索，议会意见分歧，结果他仍保留国王名义。——译者
- ② 庞巴尔侯爵（1699—1782），葡萄牙历史上最干练的政治家。人们对他的功过毁誉不一。——译者
- ③ 指 1755 年 11 月 1 日里斯本大地震，全城毁坏，当天死去 5000 人。——译者

似哈姆雷特的独白，他把一些骷髅头骨拿在手中，思考着死亡；诗人受了伤，公爵夫人匆匆从杉树林中赶来，诗人就在她的怀抱中奄奄一息。戏剧发生的地点，有时是在辛特拉旁边的一座城堡里，有时又是在靠近黄金大马路的某个模糊不清的宫殿里！围绕着剧情，有许许多多次要的人物，有的是卑鄙鲁钝的贵族，有的是必然高尚而又善口才的平民。这样，整个剧本就成了一种爱情上的宣泄和漫长的革命宣传；他自己感到这一点，他觉得，能在他的这部作品中既放进他对“伊人”的热恋之情的全部抒情词语，又能同时向人民发出《马赛曲》式的“前进啊”的号召，这是巧妙的手法，深刻的一招。“伊人”一定会感动得下泪，一定会理解到，一个民主派的热烈的心胸，爱起来会比一个男爵的枯萎的心灵高超出多少倍。而另一方面，了不起的达米昂也会赞成他这本剧本的。这本剧本既是为了他的爱情，也是为了民主！他找到了这个题材，兴奋之至，就满怀热情地动起笔来。

那是一个十分兴奋的时期，而且可以肯定说那是他一生中最快乐的时期。他将自己想到他那位“伊人”的时候的所有一切最热情的感受以及当他在药店的研钵里研磨亚麻籽的时候的所有一切最不满现状的反叛情绪，都拿来塑造阿尔瓦罗这个角色；他在公爵

身上集中了奥利维拉德阿泽梅斯的资产者身上最使他感到气愤的俗气和物欲；他笔下的贵族当中，有一个就是以瓦斯科为原型的，在瓦斯科心目中，诗只不过是搞点文字游戏的雕虫小技而已！每当他为自己笔下的平民百姓当中的某个人寻找出犀利的词锋的时候，他就高兴得在房间里蹦蹦跳跳，手舞足蹈。他当时毫不怀疑，他的剧本必将在社会上轰动一时！他如醉如痴地反复阅读这剧本；他又走到镜子前照照，仿佛是要从自己脸容的表情中欣赏到自己焕发的才华！

他于是就把自己隔离开来了。很长时间他一直没有到科尔科瓦达酒吧去——他觉得那酒吧里的台球击球声、煤油灯的气味、拉贝卡斯的淫猥的玩笑，都很讨厌，因为他已经领略过了自己理想中的人物和他们堂皇高雅的言词。一离开药店，他就跑回家里，他唯有到了自己房间，在那个特殊的气氛当中，才感到快乐，在房间里，他觉得他一页一页的文稿散发出来的整个理想，宛如一股气流一样在荡漾着。

两位姑姑发出了怨言，埋怨她们的这位侄儿整天关在楼上自己的房间里。

“我还以为他会给我们作伴呢！”里卡尔迪娜气愤愤地说，“现在呢，同家里一个男人都没有一样。”

有时候，里卡尔迪娜打发萨比娜到楼上去，站在

走廊上听一听“孩子的动静”。但萨比娜总是很伤心地回到楼下来，告诉里卡尔迪娜说，孩子在房间里蹦蹦跳跳，自言自语，不知在干什么。

“就像曼努埃尔·费尔南德斯神父在试练讲道的时候那样。多么不像话呀！多么不像话呀！”里卡尔迪娜回答说。

于是她就十分不高兴地把脸色一沉，使劲地摆弄那些长长的织针打她的毛线。她们姐妹二人都同样觉得这孩子“很不恋家”；她们都感觉到，他是嫌那些晚间的聚会太枯燥，宁可从书本和稿纸中找寻较为痛快的消遣；她们原先本来就很伤心，看到他对这个家和这一摊子的利益如此漠不关心，现在她们就更加伤心了。

“像个陌生人一样，像个客人一样，”里卡尔迪娜说。

他下楼吃早餐总是迟到，因为他赶稿子开了一个通宵。

“唉呀！你脸色发黄，像个出土古尸……这对你自个儿也不好呀……你晚上安安稳稳睡个觉不是更好么？……，，

“更好些，更好些。可是又有什么？各人有各人的爱好嘛，”他笑着说。

“这个年青人太专心”，每星期天瓦斯科看到阿尔杜尔匆匆咽下烤面包就溜烟飞跑，就这样说。“他在药店里一言不发。但干起活来倒挺卖劲的……我一直是对他盯得紧紧的。”

“老是愁眉苦脸，老是愁眉苦脸，”里卡尔迪娜满肚子不高兴地说。

而萨比娜呢，她只是觉得这孩子“心里不痛快”。

“有什么不痛快的？有什么不痛快的？他什么都不缺，”里卡尔迪娜反驳说。“迦拉特亚太太，你说说，难道不是这样吗？他死气沉沉的。吃饭的时候听不到他哼一声！一喝完茶，就是‘晚安明天见’，马上一溜烟赶回他那个洞里……”

“唉，我可不喜欢这样的人，”迦拉特亚太太厌烦地说。

“不过他还是个好孩子，还是个好孩子，”瓦斯科最后总是以这一句话来收场。

终于，一天，阿尔杜尔誊写好了他的第五幕，他激动万分地在空白的第一页上写上了：

诗人的爱情

五幕剧

阿尔杜尔·科尔维洛著

写上这个封面，是他最开心得意之时。

大功告成了！

但是，在后来的一些日子里，他却懒散下来了，仿佛他所憧憬、向往的高超的天地已经失去了，他所追求的功名利禄已经永远同他绝了缘。甚至他对奥瓦尔车站那位不知名的女士的爱情，他也感到有了点衰退，仿佛在这一段埋头创作期间，这位佳人的形象，在他一阵又一阵发作的诗兴当中已经一点一点地从他的心灵中淡化消失。连那真正的里斯本也不那样使他神往了。里斯本像一个逐渐变得苍白的幻象——而他原先是以浓艳的色彩描绘出一个戏剧中的里斯本的。他一有时间就重新看看自己的手稿，但是，即使是那些他原先认为写得最得意的场面，现在他也觉得写得很干巴巴；于是他毫不抱信心地给达米昂写了一封信，将剧情告诉达米昂，请他务必帮个忙，为了他，也为了“民主思想”，帮他设法使《诗人的爱情》能在马利亚女王剧院或是体育馆剧院上演。为了让达米昂对这部剧本的形式与风格有个了解，他还寄去了阿尔瓦罗同公爵夫人在辛特拉的一个公园里最精彩的一幕。

好几个星期过去了，但是达米昂的回信一直没来。他的稿子放在桌上，使他感到烦闷，因为稿子既未给他带来什么直接的实惠，没有使他得到掌声，也

没有使他得到钱财。一天晚上，他再也按捺不住了，就跑到了科尔科瓦达，短大衣下夹着他的剧本，去找拉贝卡斯。

他们坐到了单间里面，要了一瓶杜松子酒。拉贝卡斯听了 he 朗诵最初一些像歌剧中的二重唱似的谈情说爱场面，就摇头摆脑，闭着眼睛，嘴里只是喃喃地说：

“妙极了，妙极了。”

阿尔杜尔朗诵到在化妆舞会上公爵发出咒骂的言词：“如果有谁敢抬起眼睛瞧圣罗穆阿尔多公爵夫人一眼，他就可以给自己订做一块殓尸布”，又朗诵到墓地上的决斗、奄奄一息临终时的倾诉，拉贝卡斯听到了，猛然站了起来，拍了一下桌子：

“他妈的真了不起！这是里斯本有史以来效应最大的事。真是惊天动地。行，行，太棒了！就差找演出商了！祝贺你这个鬼才！你身上真是有鬼才！”

他狂热地赞同阿尔杜尔写信给达米昂的做法。

“这件事，只消在里斯本一传开，所有的演出商都会争先恐后来抢夺。太棒了，行！行！”

这一番话使阿尔杜尔听了十分感动，他就为这顿夜宵作东付了账。拉贝卡斯则替他订这样那样的雄心勃勃的计划：只要阿尔杜尔老弟一拿到第一笔钱，就

要给他拉贝卡斯邮汇一笔钱，让他到里斯本去。他在里斯本还有一些朋友，他们会捧他当老大的！行呀！来一顿丰盛的夜宵，那位马塔就会五体投地！又是香槟酒，又是小妞儿！行呀！

阿尔杜尔带着荒唐的兴奋心情回到家中；拉贝卡斯对他如此钦佩，他也就受宠若惊，觉得自己那部剧本果真有原先预想不到的光辉，现在他对自己能“一举成名”已经不再有什么疑问了。他可以向演出商预支一笔钱，他可以亲自导演这出戏的排练！……

一想到这里，他的心就在狂热的希望中卜卜地跳动。他看见自己似乎已经身穿黑色礼服登上舞台，女演员们的目光全都集中在他身上，其中肯定有某个女演员对他已经一见倾心：这在他的彼特拉克^①式的广博的爱情当中，将是一段享受肉欲之乐的插曲……末了，到了某一天的晚上，他面前是人山人海的对艺术崇拜得如醉如狂的观众，管弦乐队刚刚拉完了最后的几弓，幕布徐徐拉起，他的那位“伊人”就在一个包厢里，裸露的脖子上挂着钻石，她感动得哭了起来……这位甜美温柔的美人儿看见诗人受伤死去，伤心

① 彼特拉克（1304—1374），意大利诗人，文艺复兴先驱之一。他写的（抒情诗集）抒写他对恋人的精神上的依恋，另还有著作《没有收信人的信》、《阿非利加》、《我的秘密》。——译者

得哭了！——可是，这不是真的，傻姑娘，我在这里，活得好好的，正在被你勾了魂，摄了魄呢！我赢得的所有这一切荣誉声名，就像是一块地毯，毕恭毕敬地在你面前铺开，让你那双小巧玲珑的脚踩上，一直把你引到幽会之所，让咱们去犯那个美妙的罪愆！——而在观众席上，煤气灯照得通明，人们欢呼喝彩之声震耳欲聋，全城都在向他欢呼！剧院包厢座里的夫人们挥舞着网眼针织的手绢，揩着娇媚的脸蛋儿……下一步他要在什么地方同他的那位“伊人”幽会呢？到一处幽静的角落？到一处衣裾窸窣的响声同水泉潺潺的响声交织在一起的阴凉树丛？……他觉得自己的全部生活都是如此的理想、动人心弦充满了田园牧歌的甜美和胜利凯歌的光芒：《珐琅与珍宝》一旦出版，就会成为雅士淑女所爱不释手的诗篇；他的《自由颂》将使得那些保守分子们脸无血色，使政府大伤脑筋，这一来，他说不定会成为国家的一名高官大吏；他会过显赫的日子，成为报纸上谈论的人物，住在一家昂贵的旅馆的第二层楼，穿着天鹅绒的睡袍，牵着一只圣贝尔纳德种的狗^①。这一切都会在远

①一种巨型的狗，瑞士阿尔卑斯山麓的圣贝尔纳德修道院多用于救援遇险的冬季旅游者。——译者

方，应该在里斯本发生，应该是一个盛极一时的大场面！

他觉得喘不过气来，就把窗子打开。窗外是一片7月美丽的夜景，千百颗星星在闪烁着；各家各户的后院、菜园，都在酣睡着；下面展开的一大片大自然，似乎发出一种有意识的呼吸气息，那些白天晒热了的屋瓦升起一阵湿润的气味，晒够了阳光的树叶丛中有一股充满了白天烈日炎热气息的浓厚氤氲，水池蒸发出的水汽包含着阵阵清新的气息；在旁边的苹果园，浇地的水在阴影中潺潺作响，响得很轻柔。到处弥漫着葡萄叶铁线莲和豆花的芳香。

“多么美妙的夜景！”他高声说道。

他暂时忘掉自己的欲望，心旷神怡地抬头张望那个星光灿烂的夏夜天穹：它像一股浓厚的光雾，高高地、一动不动地悬在空间的顶上，有一些大个的点点，在狂热地一闪一闪地发光，另一些点点却是固定的，永恒地发出稳定宁静的亮光。他很想知道某些星星叫什么名字，他很想搬到这些星星上去居住，他激动地扫视着银河，它像一股发光的云雾伸展开来，色泽像古旧的银子，它是由无数太阳的原子合在一起组成的。这时候，他面对着这样深邃的宇宙，心中油然而产生了宗教的感情；他感到自己十分纯洁、十分崇

高；他的心灵中出现了虔信与牺牲的要求；他想到了天主，想到了一种神圣的、不朽的爱，想到了自己应该写一些书来安慰不幸的人、宣扬和平，但到底写什么书，他也说不清楚……这是他一生中最崇高的时刻。

过了几天之后，他收到了达米昂的回信，他拆开信时是多么的迫不及待啊！信有两页，写得歪歪扭扭的，他的书法同他的文笔有许多相似之处。信中说，从剧本的描述（即“阿尔瓦罗是个以写抒情诗为职业的人，流浪者，充满了种种越轨的激情”）来看，他认为这样的人完全应该送到劳动惩戒所去改造一番，公爵夫人亦应如此，整部剧本，都应该送到利莫埃罗监狱^①的一个分狱去。至于“这部作品的民主意图”，达米昂对他声称，“这种唉声叹气式的、以悲天悯人的苦闷宣泄出来的抒情式的民主”，是十分令人望而生厌的。这并不是什么思想内容，而只不过是一种感触罢了。要是他达米昂有朝一日执掌大权，实行罗伯斯庇尔式的铁腕独裁的话，对于这样的民主份子，他不会将他送上断头台的，因为如果这样的话，就会辱没了那把曾经砍过丹东的脑袋的钢刀，他对这样的

^① 利莫埃罗是里斯本的一座监狱。 ——译者

人，只会下令“用棒来痛打”。“至于找演出商”，他接着又说，“据说有是有的，但是看样子他们是盘踞在易守难攻的城堡里向外开火射击，射击的目标就是浪漫派的诗人们，这一点倒是做得蛮正确的。如果你有一部小歌剧呀或是一部用拆读的文字游戏写成的闹剧呀，那倒不难找到一家剧院采用，但是，如果你想争取上演一部抒情诗剧，你就非具有大臣或是枢密院枢密官的身份不可。”他还开了另外一些玩笑，又加上一句：“你阿尔杜尔是有才华的，也正在一条铺满鲜花的道路上走——但这条路是错误的。做个顶天立地的男子汉吧，他妈的！把你那一套无病呻吟的、贫瘠不毛的雌性浪漫主义扔进奥利维拉德阿泽梅斯的粪堆里去吧。写一部现代的作品吧——而且要阅读蒲鲁东的著作。我这封信只好写到这里为止了，因为我的那位巴西邻居现在又照每天晚上的惯例开始拿他的吉他弹奏他的那首宪章之歌：他在十二弦琴上弹奏这段可恶的音乐，使我进行批评和写文章的劲头都被连根拔掉了。”达米昂又在“又及”中说：“你为了让我对剧本的风格加以评价而寄来的那一场的稿子，现在退还给你：恕我直言，我觉得它写得有点像小歌剧的脚本：有些段落迫切需要小笛来伴奏。这些花架子的笔法（它已由莎士比亚发展到了登峰造极的地步，但这

种笔法在莎士比亚身上，是一个蔑视一切规则的怪才奇才豪放潇洒的表现，到了文艺复兴时期的其他诗人身上，也是可以从历史的角度说得过去的），在今天是一种恶劣的、糟糕的品味，令人看了不禁哑然失笑。我也知道，现在那些在施亚都^①出沒的才子们也是用这样的风格写东西的……但是施亚都的才子们的历史使命，就是使人们能发笑——笑得令人感到得到慰藉，笑得令人安宁镇静：他们这班人是我们当代最了不起的笑柄，尤其是当他们愁容满脸的时候；命运老是同我们过不去，但这些人命运赐给我们的唯一的乐趣；少了他们，葡萄牙就会变成传说中的烦闷之宫了。老弟！什么阿尔瓦罗呀，什么抒情诗人呀，什么多愁善感的公爵夫人呀，什么墓地呀，什么感叹词呀，什么月光下的叹息呀——这一切全都是一派无病呻吟。把你的毛病治一治吧。伊比利亚半岛看来似乎继承了一种精神病，这种精神病在西班牙产生了一个近乎疯子的天才，而在葡萄牙则蜕化成为愚蠢加无赖。再加以（就葡萄牙而言）世代相传的普遍贪婪的传统，我们这个国家就出现了许许多多的怪现象，原因也就在于此。——前面对你的文学作品说了很多

① 施亚都，里斯本一条文化街。 ——译者

意见，请你原谅，这些意见，如同外科手术一样，使人痛得难受，但也能治好人的病。你知道我劝你对你的剧本采取什么做法吗？内服药要用基伯特氏^①药水！外用药用硝酸银的烧灸法。归根到底仍是你的朋友——达米昂。”

“迂腐的家伙！”阿尔杜尔边吼叫，边绝望地将达米昂的回信揉成一个纸团。——现在怎么办呢？他在里斯本再也不认识别的什么人了，他感觉到自己像是落到了一个深坑的坑底，向着高处可以呼吸可以生活的坑顶瞅望着，但他既看不到有一条绳子可以让他往上攀登，也看不到有一条梯子可以让他往上爬，也没有谁向他伸出一只同情的救援之手！使他感到伤心难过的，并不是达米昂在信中的种种挖苦揶揄！这是出自于妒忌之心嘛！这个迂腐的家伙，他对于诗，对于文学，向来就抱有一种哲学家式的不屑一顾的高傲态度，这一点，多多少少也可能是达米昂对他挖苦揶揄的原因之一！达米昂本来就是个埋头搞他的那些抽象体系的理论家，对于诗情雅意本来就是一窍不通的！……最使阿尔杜尔感到气愤的，是达米昂这个“雅聚”的伙伴，这个民主派，这个人本来是很明白，知道这

① 基伯特（1544—1603），英国医生与物理学家。——译者

部剧本对于阿尔杜尔来说，是关系到他的爱情、他的衣食、他的事业前途的头等大事，但是达米昂却不但不毅然决然马上替他在里斯本各地奔跑，打通各种交情的关节，使出浑身解数来替他打开剧院的大门，反而安坐在他那“地下墓穴”按兵不动，以一种不管他人瓦上霜的口吻写什么：“演出商，据说有是有的……”

他对朋友之间的交情、对“雅聚”、对民主，都丧失了信心。这一天晚上，他同拉贝卡斯在科尔科瓦达聚会时大大发泄了一番：他朗诵诗句大骂富人们，大骂政府，大骂已经发表了作品的诗人们，大骂全体愚钝的文学读者群，他指责王室政府和官方社会是使他默默无闻、使他的文学作品得不到发表机会的罪魁祸首。他声称他巴不得发生一场血腥的革命……但是，民主，如果照达米昂的设想那样干巴巴地讲实际，只管法权，不问情感，对诗人们抱有敌意，这样的民主，在他心目中也是十分可憎的。

“没门儿！”他垂头丧气地叫嚷说，“这个倒霉的国家，你怎么样努力奋斗也是白搭！”

拉贝卡斯闷闷不乐地把双手交叉在胸前，摇摆着脑袋；这些日子里，波尔图的民政政府刚刚拒绝发给他一笔酬金，所以拉贝卡斯也恰好经历着一个对社会

一肚子火气的特别时期。

“这些人全是一批混蛋，”他咕哝着说；“全是一批混蛋！”

阿尔杜尔伸手使劲推了一下那杯杜松子酒。

他现在的处境是：因为手头缺钱，也缺少社会关系网，就只能困在默默无闻的境遇之中；他本来想在生活中借助于一些有力量的助力，也想从这些助力中得出自己本身的力量，但是这些助力现在对于他已经成了可望而不可及了！……

“我真恨不得把自己写的东西全都一把火烧掉！……”

拉贝卡斯却以居高临下的姿态伸出了他那只毛茸茸的手：

“你听我说！”他说。

于是他一个字一个字地从他那积郁的胸膛中说出下面的话：

“你听我说！……这些人全是一批混蛋！……不过我在里斯本倒是还有一些朋友！……虽然我离开里斯本已经 12 年了，但是，哼，他们那边还是知道我是什么人！……我要给梅尔绍尔写封信，《舆论报》的那个梅尔绍尔。梅尔绍尔是个了不起的人！……”

脸色苍白的阿尔杜尔，全神贯注地注视着拉贝卡斯那厚厚的嘴唇，从这双嘴唇中他似乎看到流出使他得到慰藉的蜜汁。

“是哪一个梅尔绍尔呀？”

“是梅尔绍尔嘛！他是个精灵鬼！梅尔绍尔可以弄到一家剧院！”

“唉呀！拉贝卡斯，你这一下子真是救了我一命了！”

拉贝卡斯一大口就将那杯杜松子酒吞进肚子里，咕噜了一声，然后满有把握地说：

“他对这一班人还有影响的！……他还是个精灵鬼！”

于是他们就在那里即时草拟了一封给《舆论报》的梅尔绍尔的信，在信中，写上了阿尔杜尔想出来的一些文雅词句，但也像鲜花丛中有虫子在爬来爬去一样，夹杂了拉贝卡斯的一些粗言秽语。其中有一段是这样写的：“这是一部精彩的剧本来自一位诗人的心灵，里面沸腾着这个民主的世纪的最高尚的社会向往……”拉贝卡斯却在后面接上一段：……“现在你可别向我推三推四，马上给我到里斯本下城去弄一家演戏的剧院，把这桩事办成，弄点钱花花！”

这时候，阿尔杜尔就感到希望又来临了，而且

更加实际了。他把《诗人的爱情》重新又看了一遍，现在他虽然恨达米昂，但他昔日对达米昂还是敬重的，就本着昔日对他的敬重，他在剧本稿子里将阿尔瓦罗身上过于抒情的那些部分淡化了，又加进了两个喜剧场面，以打破那千篇一律的阴郁气氛，于是他又重新做他的种种好梦了。但是，一个星期又一个星期过去了，《舆论报》梅尔绍尔的回信一直没有来到。

“他是给另外一家报纸写稿了，”拉贝卡斯说。
“信没有送到他手里。梅尔绍尔是个了不起的人！……”

于是他就给一位外甥维南西奥·盖德斯先生写了一封信，这位外甥是王国国政厅的一位雇员，他请这位外甥代为打听一下梅尔绍尔·科尔德罗的情况，因为“我在这里需要知道他的情况，为一些戏剧方面的事务。”他还吩咐他外甥代为打听一下，“有没有可能在马利亚女王剧院上演一部精彩的名为《诗人的爱情》的剧本，这部剧本十分好，对此我可以负责作出保证……”，

过了几天，在科尔科瓦达酒吧，拉贝卡斯怒气冲冲地把外甥的回信交给阿尔杜尔看，回信是用公文信纸写的：“你说的这个梅尔绍尔，我不知道他住在何

处，’维南西奥·盖德斯先生说，“我不知道他是何许人也，我也同文学界人士没有什么来往。至于剧院和演出商，我从事的职业不允许我花时间去进行这样的调查……”，

“这家伙多么没有教养！”拉贝卡斯咆哮着说。
“是个笨蛋，我还给他安排了差事呢！他的差事是我给安排的，这个畜生！真是个地地道道的蛇窝，还带着我们的血统呢！……”

“都是我的运气不好，”阿尔杜尔愁眉苦脸地说。
他气冲冲地把手稿扔到了箱子的最底部，又开始了一种懒洋洋的没精打彩的生活。既然他从文学中得不到一鸣惊人的机会，得不到在里斯本的一席地位，他也就把书本置诸脑后了。

正如一滩死水，困在一片洼地，一点一点地变成泥浆，干枯掉，失去透明清彻的光泽，再也不能照射蔚蓝的天空和片片浮云，阿尔杜尔的心灵也正如这滩死水，而他本人呢，也自暴自弃，懒懒散散，现在也在药店里阅读《记事日历》了。有时候，一个女人走进店里来，递方子给他，坐下来等他抓药；有时候，又是一个说起话来结结巴巴的种田人前来要一些涂在伤口上的药膏；阿尔杜尔就站起来，振作一下精神，愁眉苦脸地接待他们；每当那定时的载人长凳马车由

疲惫不堪的马拉着、挽绳松着，驶过大街时，人们全都忧郁而惊愕地转过身来。

每天晚上，他照例总要到科尔科瓦达酒吧去。他在这酒吧开始受到人们的敬重了。在拉贝卡斯的指导下，他逐渐成了镇上优秀的台球手之一，来客们围着台球桌坐在条凳上，抽着烟，向地上吐着唾沫欣赏他的击球技巧。原先，他们看见他贫寒，是不把他放在眼里的；但是，他被这个友善的环境所鼓舞，开始对着自己那杯杜松子酒大发议论海阔天空地高谈阔论，他们就以钦佩的态度听他讲话，认为他是个“有才华的小伙子”。

“这个人有点学问呢，”维列拉说，他是波尔图的《真理报》驻该镇的通讯记者，因而也是科尔科瓦达酒吧里的一名权威人士。

这些人的脸，阿尔杜尔原来觉得十分愚钝蠢笨，那里的交谈，他原先觉得十分枯燥乏味，但是，现在他逐渐对这些人的面孔和这里的交谈感到习惯了；甚至当若昂·瓦连特开粗俗的玩笑，受到大家鼓掌喝彩时，他也参加大家一起哈哈大笑。他同维列拉交上了朋友；当普法战争爆发、法国宣布成立了共和国的时候，他成了那家酒吧的一位名人。一股英雄气概忽然掀动了原先沉睡的浪漫主义：——他想去为法兰西

而战斗，当一名加里波第^①的志愿兵；他站着宣读维克多·雨果的宣言；他认为，当整个法国都已被战胜，入侵的外国军队兵力大得十分悬殊之时，在这种情况下，甘必大^②虽然自己的军队已被击溃，但却不顾敌我力量悬殊而躲到高卢地区挖了战壕的古战场拼死作战，这是十分崇高的行为。

“这个人真是博学多才，真是博学多才，”他周围的人们都听得动了心，交头接耳地说。

但是，十分爱国的德国派、性情暴躁的维列拉，却大叫大嚷地喊叫：

“干得好！打倒法兰西！教训教训他们，别再来一个夏尔与乔治号^③……”

阿尔杜尔则十分激动，大谈法兰西的救世使命，大谈人权，大谈巴黎的林荫道，大谈维克多·雨果；

① 加里波第（1807—1882），意大利民族解放运动的领导。曾热烈祝贺巴黎公社成立，并缺席当选为国民自卫军中央委员。——译者

② 甘必大（1838—1882），法国第二帝国时期共和派左翼领袖。1870年巴黎被普鲁士军包围时，他乘气球逃至外地组织抵抗。战后主持反对教权僧侣的运动，并曾于1881—1882年期间任内阁总理。——译者

③ 1857年，葡当局在莫桑比克海面查获一艘悬挂法国国旗的奴隶船“夏尔与乔治号”，没收了这条船并判法国船长两年苦役。法国提出抗议，派舰队开入特茹河。葡和英国支持未果，只好将船交还法国并赔款三十多万法郎，这对葡萄牙是一个国耻。——译者

他把德国人骂得狗血淋头，这些野蛮人……

“但是德国人十分了不起，十分了不起！”维列拉顿着脚，喊叫道。

“有什么了不起 法兰西才是顶呱呱的！”拉贝卡斯叫嚷着。“如果要看康康舞，再也没有比法国美女跳得更加让你一饱眼福的了。”

大家都笑了，每个人都拿匙子和自己的那杯咖啡，呷一口杜松子酒，阿尔杜尔则伸手到头上去理顺自己的头发，宣称，只要再过两年时间，整个欧洲都会实行共和制度。

他变得十分过激，当巴黎公社成立的时候，他甚至因为被这次起义的惊心动魄的场面所打动，宣称自己是个国际主义者，大谈蒲鲁东，颂扬工人。

一天晚上，他同那觉得巴黎公社“棒极了”的拉贝卡斯一唱一和，高唱起《马赛曲》来。维列拉拼命顿足，叫嚷着；喜欢顾客们热闹起哄的胖胖的科尔科瓦达太太，马上从厨房里跑出来，她四周是她的那些小孩子，她张着嘴，作出高兴的笑容；外面大街上，大雨滂沱，一些躲在雨伞底下的人们都驻足停下，透过玻璃门朝酒吧间里面张望看热闹。

“这一次真带劲！”拉贝卡斯同阿尔杜尔一起离开酒吧的时候说。

瓦斯科知道了这件事，就好声好气地对阿尔杜尔进行一番规劝：阿尔杜尔去寻寻开心解解闷，他并不觉得有什么不对；他说，阿尔杜尔可以到酒吧去，喝一杯咖啡，打他一局弹子球玩玩；但是，又演又唱，喧闹起哄，谈论什么共和国呀，国际主义者呀！……这样的做法可得避免——这既是为了他自己好，别丢掉在镇上的好名声，替他两位姑姑老太太留点面子，而且这也是替他瓦斯科着想，替他的药店的声誉着想……

老板向他提出这样的要求，阿尔杜尔觉得这是对他的思想自由施加了不应有的侵犯。这一来，他觉得瓦斯科是这整个社会的化身，他憎恶这样的人如此顽固不化与保守愚钝，一时竟产生出了血洗全镇的想法。他恨不得在奥利维拉德阿泽梅斯实行共产主义；在家里，两位老太太看见他愁眉苦脸地在茶里加糖，但却想不到，正在这个时刻，他的脑海中正在翻滚着纵火烧屋以报冤仇和对一些阶级斩尽杀绝的凶狠念头。

不过，这些恶狠狠的胡思乱想，很快就烟消云散了。原来，就在这段期间，维列拉经过错综复杂反反复复的诉讼和财产扣押手续，始料不及地得到了一笔财产，那就是一部印刷机，于是，他就产生了一个念

头，打算在奥利维拉德阿泽梅斯创办一份报纸。他把这个主意告诉了阿尔杜尔，阿杜尔马上又胡思乱想鼓起劲来。

他立刻想象到自己身坐在报馆编辑室的坐凳上，从那里左右着奥利维拉德阿泽梅斯，连同乐会的人也要怕他三分；他在这个区既然是个有实力的人，他的名声也自然会传到里斯本。他替报纸找到了一个名称：《新时代报》；一连好几个星期，他们津津有味地天天在那里商量讨论，谈论纸张问题、开本问题、编辑部设在哪幢房子的问题、办报的方针和文稿的问题。阿尔杜尔希望能在报上以专栏形式发表他的《珉琅与珍宝》并且维护法国大革命的宗旨。维列拉则想把市政官拉下马。最后由阿尔杜尔来起草创办发起书：他大谈人道精神、维克多·雨果、正义和莫扎特。拉贝卡斯连声喝彩“棒极了！”，阿尔杜尔此时已经考虑要辞去药店的差事，在编辑部里过日子，他打算在编辑室里装上棱纹平布的红色窗幔和一张长沙发。

但是创办发起并没有征集到多少订户。奥利维拉德阿泽梅斯本来已经有两份报纸，一份名叫《奥利维拉人报》，一份名叫《奥利维拉回声报》，而这份要新办的报纸，它的《新时代报》这个名称，人们觉得哲

学气息太重，代表了一些同当地格格不入的人文主义意图，所以它得不到镇上人们的支持。其实，是镇当局对这份报纸的出现是感到恐慌的，所以就千方百计阻挠它的创办；据说，市政官曾挨门挨户地到各家商户去，请他们对于“一批企图在镇上兴风作浪的闹事反对派”不要助长其气焰。对科尔科瓦达酒吧抱有敌意的同乐会，将发起书退了回来。若昂·瓦连特原先曾慷慨答应解囊，捐赠 20 万雷亚尔以供开办之需，但后来却要求有人出面担保，并且要维列拉开具一张为期 3 个月的借据。维列拉一怒之下，在科尔科瓦达酒吧对他破口大骂。两个人闹翻了，于是《新时代报》也就胎死腹中，正像一把由润湿的葡萄藤嫩枝捆成的火把，刚刚点着了一会儿就熄灭了，堆在它上面的那一大堆干柴也就无法烧起来。

这对阿尔杜尔来说，是一件十分大的挫折。不过，他对在地方上树立影响的这个办法动了心。对于里斯本，他现在已经觉得只能望洋兴叹了；原先在奥瓦尔车站的那位素不相识的美人儿，曾经引起他痴情的热恋，一直吸引着他要到里斯本那边去，但是，这种单相思的恋情，已经不知不觉地消失掉了，就像水被干沙子吸干了一样。他什么靠山都没有，居住在那偏僻的外省一个角落，要想自己的《诗人的爱情》能

在那里上演，那是永世休想。他的生涯只能局限在这个小镇，局限于这家药店……

那么，好吧！他何必不去运用自己的才华、自己的风度，去征服奥利维拉德阿泽梅斯呢？他在科英布拉呆过两年，两位姑姑的名声也很受尊敬，这些条件，都使得他可以有资格去结识卡尔内罗，去结识盖德斯夫人一家；他可以到她们的晚会去嘛。能参加这些晚会，他有把握可以凭自己的谈吐，凭自己在钢琴伴奏下朗诵的诗，做到一鸣惊人；他可以提议进行一场“好奇者的演出”。到时他可以拿出自己的《诗人的爱情》；说不定这也是同一位富有的女子结婚的一条门路……

于是他开始戴上新帽子和黑手套，参加 10 点钟的弥撒；他占了主祭坛旁边挨得很近的位置，表情十分严肃，表现出虔诚笃信的样子。弥撒结束时，他谦恭有礼地同身旁的士绅们，同皮门塔学士，同市政官寒暄一番。他甚至避免同拉贝卡斯来往。维列拉对他钦佩的，他的这一番往上爬的打算也悄悄向维列拉吐露过，但是，据维列拉的看法，要想“在奥利维拉出人头地”，就必须参加同乐会才行；维列拉很关心他，就自告奋勇去那位今年担任同乐会理事长的卡尔内罗那里去试探一下。

但是，维列拉刚一开口提及这件事，卡尔内罗马上一口回绝；他瞪起白眼，叫嚷起来：

“什么？岂有此理！我们如果能让药房小伙计挤进来，明天也就能让台球记分员进来了！”

“请听我说一句，老兄！他是科尔维洛两位老太太的侄儿呢。都是一些受尊敬的人呀。”

“他是个寄人篱下的穷亲戚。她们收容他在家，是一种施舍。不三不四的人不能要，不三不四的人不能要！”

像卡斯特罗和波阿维达这样的富户会员，听说了阿尔杜尔有这样的奢望，甚至还曾经咕哝说：

“这个家伙甭想！”

阿尔杜尔受到这样无理的排斥，气得七窍生烟，他在一气之下，写了一首攻击同乐会和卡尔内罗的十四行诗，其中写到卡尔内罗的诗句是这样的：

这个人懒洋洋躺在窗前，
摆弄着睡袍上的带子，
他的肚子活像一个大锅，
鼻子红得活像一团冷餐肉……

在十四行诗的末段三行中，他宣称，他如果从药店到同乐会去的话，就要：

拿着我的杀虫药粉
去忍着我心中的恶心，
杀掉臭虫卡斯特罗和波阿维达！

晚上，他在科尔科瓦达酒吧朗诵这首十四行诗，受到狂热的鼓掌欢迎，次日早上，这首诗被当成了大字报，贴到了同乐会门口和卡尔内罗家门口。

这一下子，事情就闹大了！同乐会的会员们，仿佛遇到了什么大难临头，把市政官团团围住，要求他“对殷实商民给予保护，以免受到流氓分子的伤害！”

市政官阁下捋着山羊胡子，被他们的七嘴八舌打动了，就咕哝出一些低沉的话，说什么“采取措施……强有力的办法……”。广场上人们三五成群，人们传开说，作者是科尔维洛家的那个阿尔杜尔，又说傍晚时曾经看见卡尔内罗匆匆走进药店，人们纷纷跑过去，透过那两个红色的通气口往里面张望，心里肯定“一定会大打出手”。

但阿尔杜尔这时候正在科尔科瓦达酒吧庆着功呢。

不过，次日早上，他走进药店的时候，在柜台上看见了一封署名写给他的信，是瓦斯科的笔迹——而瓦斯科却坐在他的那个角落，好像是在埋头看他的

（波尔图商报）。信上是这样写的：

阿尔杜尔先生！

尊贵的布匹商卡尔内罗先生阁下曾来本店申诉，说你不顾本店多年来享有的信誉，写了一首恶意诋毁中伤的十四行诗，当面侮辱可敬的卡尔内罗先生及奥利维拉德阿泽梅斯上流社会的其他可敬的成员，更有甚者，你在这首十四行诗中还大言不惭地自称要使用受人尊敬的本店的产品来用于可恶的罪恶目的。太不像话了！我希望这样的事不要再发生，以维护本店声誉。顾及你的学问以及你直到今日以前的良好操行，并且顾及你两位可敬的、我不愿其受到此一打击的姑母，这一次我同意对此一骇人听闻的罪行姑且不究。但在此我严正警告你，如果再写任何伤及高贵的业主卡尔内罗或奥利维拉德阿泽梅斯任何乡绅的诗，我将不得不采取断然措施，使声誉卓著的本店除掉一个同社会安宁为敌的人。谨此声明，务必遵照。

一等药店店主

瓦斯科·达·孔塞伊桑·佩德罗佐

阿尔杜尔看了信，脸色发白，拿着信向瓦斯科走过去，但是瓦斯科猛然站起来，挥舞着双臂，用咿咿的声音叫嚷着说：

“写了的就是写了的 是我写的就是我写的！”

这样的蠢话使阿尔杜尔感到气愤：

“那么，就给我结账吧！”

“你说结的什么账？什么账？是你欠我的账，我上个月先预付了一镑给你，今天才七号呢！你是一条毒蛇，我却把你抱在怀里温暖了你……我原先把你当作儿子一样爱护……快点滚开，忘恩负义的东西！你这条毒蛇，快点滚出这家药店！”

阿尔杜尔怒气冲冲地跑回到家里；他脸色发白，一口气把“同瓦斯科闹翻”的经过告诉了两位姑姑。她们听了全都吓呆了。她们觉得从此她们在奥利维拉德阿泽梅斯再也没脸见人了。里卡尔迪娜甚至还推测，卡尔内罗为了报复，会利用职权提高她们的十一附加税！

“唉！多么倒霉呀！多么倒霉呀！”她双手抱着头，在厅里到处喊叫着。

这时候，本来从昨夜起就一直兴奋的阿尔布刻尔克小哥，看见他们哭得那么伤心，就双腿晃荡起来，握紧拳头，目光迟呆，轻声咕哝着：

“唉呀 唉呀！”

忽然之间，他奔到了走廊，跳越台阶，喊叫起来：

“收起桅楼的前桅帆！靠上敌船！靠上敌船！开火！砰！嗒嗒嗒！我要替她们报仇！帆脚索朝逆风方向！”

不知所措的阿尔杜尔跑了出去，在台阶上碰到了瓦斯科，瓦斯科正在三步作两步地跑上台阶，使劲地喘着气。他是来向两位老太太作出一个绅士式的说明！他把那首十四行诗念了给她们听。他还转述了卡尔内罗一些激动的话语：“我已经 55 岁了，一辈子清清白白，这是第一次被人家公开辱骂！”他宣称阿尔杜尔是个坏蛋。

“原先我还一片好心，要原谅他，要将这件事忘掉算了……但他却对我耍起脾气来，就像一头野兽一样凶……”

里卡尔迪娜在呜咽着。

“他想气死我！他想让我丢尽了脸！叫他滚，叫他滚，让我们过几天安稳日子！……”

“老太太，不是我狠心，”瓦斯科感动地说，“这一次对您的打击，不是因为我。是他，是他这个忘恩负义的家伙惹来的……但是现在已经是 per omnia

secula seculorum^① 了……我也有我的自尊心嘛。我是瓦斯科·达·孔塞伊桑·佩德罗佐！……”他扫视了两位老太太，然后又庄严肃穆地重新再说一遍：“我也有我的自尊心嘛。”

他昂首阔步地走了出去。

晚饭吃得十分悲悲惨惨。直到杂烩上来之前，里卡尔迪娜一直绷着她那张气鼓鼓的脸，目光从未从菜盘子上移开过。身穿黑袍的萨比娜更显得脸无血色，蜷缩在椅子上，看起来更加瘦小，暗自在揩着通红的眼睛。

而那位现在安静了下来的阿尔布刻尔克小哥，却胸前挂着餐巾在狼吞虎咽：有时候，他放下餐具，向着阿尔杜尔眨眨眼睛。

伤心之极的萨比娜不肯用米饭。里卡尔迪娜冷冷地说：

“唉，萨比娜妹妹，怎么不吃啦？一个人不值得你为他伤心，你又何必为他伤心呢……”

阿尔杜尔怒火冲冲，把菜盘子一推，站了起来，回到自己房间关起门来。但是，没过一会儿，就有胆怯的敲门声传进屋里。原来是萨比娜：她是来陪陪他

①拉丁语：一言为定，永世不变。——译者

的，是来安慰安慰他的……里卡尔迪娜姑姑就是这样的脾气，不过脾气发过了也就过去了：全都是因为他打破了这个饭碗太可惜了……她们两个又不是阔老太嘛！他并不清楚，她们的日子是过得多么不容易……唉！阿尔杜尔应该向瓦斯科认个错，求他手下留情！……

“我宁可粉身碎骨！……我宁可饿死！……”

他气冲冲地翻遍了自己的口袋，拿出一把铜币给萨比娜姑姑看看。

“你看，我在这个世界上就只有这一点点了！七个二十雷^①。我不在乎。我受罪受够了！算了算了……”

“天哪，孩子，意气用事是最令人吃亏的！”

但是他现在要怎么办呢？

“我看着办吧，萨比娜姑姑，我看着办吧，”他一面在房间里踱步，一面说，他咬着嘴唇，眼皮上挂着两滴大大的泪珠。

他这时候想起了他的那位教父来，就决定给教父写封信，请他设法给自己谋个差事，干什么都行……如果一无所获，他就当兵去，就拿锄头种地去！

^①二十雷，是葡萄牙古铜币，合二十个雷亚尔。——译者

这天晚上，他又到科尔科瓦达酒吧去，本来是想向拉贝卡斯吐一吐胸中的闷气。

但是这天上午拉贝卡斯已经被市政官狠狠地说了一顿，说他不该同这个诗人搞在一起，所以晚上阿尔杜尔到科尔科瓦达酒吧的时候，拉贝卡斯就装作正在全神贯注地同台球记分员一起在打他的台球，对阿尔杜尔只是伸出两只手指冷冷淡淡地打个招呼就不加理会了。若昂·瓦连特把脸埋进两只手当中，鼻子简直钻到了那份《波尔图商报》里面去了。其余的一些常客分别占用着其余的桌子，阿尔杜尔很快就觉察到，他们只是冷冷地同他打个招呼，脸色都沉着，这一切显示出这个气氛是同他过不去的。终于维列拉很窘困为难地对他说：

“老弟，事情弄糟了……这一下子闹得太大了！竟然辱骂到镇上的名流们身上。你明白……这是一块小地方……我们每个人都有自己的来往熟人，都有自己的归属……你瞧，你在药店的差事给丢了……多么失策呀！……应该设法同所有的人弥补弥补。在这里要混日子，总该有点忍气吞声的度量……”

说着，他就把手伸进衣兜里，张开腿，去看拉贝卡斯打球去了。

阿尔杜尔脸色发了白。连酒吧也同他分道扬镳

了！他走了出去，把门砰然一关，在街上漫步，心里一肚子怒火，一直走来走去，直到很晚，心中盘算着种种虚无缥缈的打算，要做这个做那个，来显示他的天才，报这一箭之仇，让整个奥利维拉德阿泽梅斯在他面前丢个脸。他疲惫不堪地走进了自己的房间，心里想到了要自杀。

这时候，房间的门嘎吱嘎吱地慢慢推开了。又是萨比娜姑姑，她将衬裙拉到了肩头上披着，给他端来了一小碟子的果酱和面包，因为晚饭时她看见阿尔杜尔吃得太少了。

她的这种慈祥的关怀，使他很感动，他不禁放声哭了起来。老太太紧紧抱住他，吻他的头发，但一言不发。然后，她从自己的衣兜里掏出了一个纸包，里面有一些 5 托斯当^①的硬币。

“孩子，这是给你使用的，你现在已经没有别的进账了。是我省下来存着的……一共是 3500……原来是给你买布做衬衣的……原来也是为了给你的……”，

从那时候起，又过了几个星期，阿尔杜尔有一天星期日很早就从邮局回来，进科尔科瓦达酒吧去转

^①托斯当，葡萄牙旧货币，当时合一百雷亚尔。——译者

转。他先前已经给教父写了一封措词恳切的信，哀求他向他伸出救援之手；回信迟迟未到，现在，几乎每天上午，在那位有点跛腿的老邮递员经过广场之后，他总是戴上帽子，往那边去，问问邮局的这位戈麦斯“是否出了点什么差错，是否他正在等着的信已经寄到这里了。”

“没有给你送到家里吗？没有吗？”，戈麦斯嘟哝着说，然后把眼镜推到额头上。“那又有什么办法？……”

酒吧在这个时刻空荡荡的。一道 11 月份温热的阳光穿透了小厅，使得那发黑的地板、那被人们多次在上面擦火柴划成一道道痕迹的蓝色图案墙纸、那挂在厨房玻璃门上的红布帘子显得更加阴森荒凉。一个孩子在哭闹着，住在楼上的乐队队长已在那里练习吹奏单簧管。阿尔杜尔在酒吧里呆了一会儿，打了一阵子闷球，然后，又转身去瞅一眼对面的理发师若昂，这位理发师就在自己理发店的门口，在那刮脸用的胡碴底下，他那一头蓬乱的头发上插着一把梳子。最后，阿尔杜尔又转回身子，坐到那份《波尔图商报》前面，双手握拳支住脑袋。他偶然之中看见了这报上登着一条地方新闻，被它吸引住了：那是有关里斯本的一场晚会的冗长描述。里面谈到“舞厅的金碧辉煌

的装饰、参加者的服饰打扮、珠光宝气——两点钟的时候揭开了丰盛美味的冷餐桌；西班牙大使馆的那位可爱的秘书以他惯常的 entrain^①指挥了那场 cotillon^②；然后，是宾客们列队行进，有伯爵们、唐^③们、议员们、枢密官们、外交官们，以及那位写了《田园诗及幻象》的大受欢迎的诗人……”

他看了这新闻，心头涌出一阵黯然神伤之感。他又重新再看一遍，特别停住在某些词句上面，透过这些词句（他阅读时靠的亮光很朦胧，一部分来自闪烁着的灯光，一部分来自那穿透酒吧的苍白阳光），他仿佛看见那金碧辉煌的大厅、裸露的白嫩脖颈、衬衣内闪亮雪白的胸部、黑色的外套，还有那两只曾在奥瓦尔车站注视过他的如泣如诉的秀眼……他的那位“伊人”一定当时参加了晚会……

于是，忽然之间，他昔日的单思恋情又卷土重来了，使他整个人都陷进了情网之中：这就宛如在漆黑的夜里一轮昏暗的、使人伤心的月亮在徐徐升起。

他在那里呆了很久，手肘支着肮脏的桌子，想着

① entrain，法语，意为“活力，劲头”。——译者

② cotillon，法语，是 19 世纪流行的一种穿插各种花样的舞蹈。——译者

③ 在西班牙与葡萄牙，唐是加在男人名字前的尊称，后边不加名字，单独出现时意为先生。——译者

他的那位“伊人”；但是她的面容在他的脑海里已经难以辨认了；她的脸容好像是在模糊消失，淡化到她周围的金碧辉煌之中，淡化到晚会的音乐之中，淡化到通明的灯光之中，淡化到他所渴望的一切之中：这里包括了里斯本的马路、剧场中的观众席、报馆的编辑部；而甚至这一切都显得模糊起来，消失在十分虚无飘渺的远景之中，只是在远远的地方，在他可望而不可即的地方闪出那么一点点亮光，发出豪华马车的辘辘声、歌剧的音乐声、偷情幽会的接吻声和诗歌朗诵后搏得的鼓掌声……他伤心之极地叹息了一下，等到他抬起头来的时候，他看见了对面理发师若昂的理发店门开着，里面有一名顾客正歪着脖子等待着，脖子上围了毛巾，双颊涂上了白色的肥皂泡沫。

他走了出去，信步回家去。他边走边想着那个写了《田园诗及幻象》的诗人。他觉得此人的诗一定很平庸无奇，正同此人的相貌一样，因为阿尔杜尔在报上的照片中看到他的尊容——头发在正中分开，大个的鼻子上有一个夹鼻眼镜；但他参加了晚会，同大使们握手寒暄，报纸还为他的生日祝贺呢！……

他写了几首不三不四的诗，就俨然跻身于上流社会了！阿尔杜尔觉得，此人之所以做到这一点，靠的是攻心计、耍手腕，靠的是走女人的内线——因为阿

尔杜尔对上流社会，只是靠看小说才认识的，他觉得上流社会正如巴尔扎克的那个世界那样，是受美女的任性和阴谋家的才智所支配的。他相信，在人生当中，能同一位公爵握一次手，或者像伏脱冷^①那样，能有一位苦役犯暗中保护，这都会是产生作用的。命运女神是强者手中的猎物——于是，就在这个时候，在这个要由一切脆弱的心灵作出事关重大的决定的时刻，他狠狠地下定了决心，他自己也必须成为一个强者，把过去自己沉溺于其中的种种无济于事的多愁善感一扫而光，以阿尔西德斯^②的猛劲铲除掉面前遇到的一切障碍，靠自己的强力来夺取大人物的名气，夺取文明世界中的一席之地以及他的那位“伊人”的香闺中的一张长沙发。在此之前，他的欲望一直是在哀叹，现在却要去斗争……于是他被这些劲头推动着在街上迈步走，步子迈大了，仿佛他现在是要去占领整个世界似的。策马快步奔向奥瓦尔去的那辆载人长凳马车在他身边飞驰而过，使他不得不躲进一个门洞里；他在一刹那间曾经心里一动，恨不得一脚跳上这辆马车，赶火车，到里斯本去，在那里开始进

① 伏脱冷是巴尔扎克小说《高老头》中的一个人物。——译者

② 阿尔西德斯即希腊神话中的赫古力士。——译者

行战斗——但是他衣兜里只有 3 个托斯当！他原先膨胀开的个人意志，一遇到现实的这一下小小的刺戳，就马上像气球被戳开了一个洞一样瘪缩成了一团。

当他走进家里的时候，女仆若安娜赶紧从厨房里跑出来，告诉他说，公证人寇汀尼奥先生曾经来要找他谈话，后来又派仆人送一封信来。……信就放在桌子上。

阿尔杜尔吃了一惊，赶紧跑进厅里，匆匆把信拆开。

敬启者，

本人在波尔图之通讯同业、居住在劳累罗街之费尔南德斯、顾维亚先生，委托本人谨向台端告知一噩耗，即台端之教父盖德斯·克拉维罗先生已于本月 25 日清晨 5 时不幸逝世，同时亦谨向台端告知一喜讯，即按照其今年 4 月 18 日所立遗嘱之附录，遗赠台端……

“哎哟 我的天呀！”

……遗赠台端数额为两个孔托之款项，以供台端自行使用，完成其学业……

他全身都在发抖，向门口喊叫说：

“若安娜 若安娜！”

老女仆赶来了，吃了一惊。

“教父给留下了一大笔钱 有两个孔托！”

“噢！我的孩子，噢！我的孩子！唉！两位老太太正在望弥撒呢。我去喊她们！我马上就跑去……”

但就在这个时候，她们两人正在走进门。

里卡尔迪娜在院子里正在厉声斥责那座别墅的小伙子。

阿尔杜尔跑到台阶高处，双手高举着。

“萨比娜姑姑！萨比娜姑姑！教父给我留下了一大笔钱！有两个孔托！”

老太太几乎晕了过去，她紧紧扶着栏杆，喊叫着：“是我的祷告应验了！噢，我的孩子！噢，我的孩子！”

“你在说些什么？”里卡尔迪娜蹑蹑蹑蹑地边登台阶边叫嚷着。

大家都进了厅子，阿尔杜尔把信念了给她们听，信中说遗赠额为两个孔托，存在葡萄牙银行，而且说，等到次日，他将会收到由布匹商卡尔内罗先生承兑的汇单，从他那里领取 50 万雷亚尔^①的现款，要

^① 按孔托合 100 万雷阿尔。——译者

金币或纸币均可，以充第一笔服丧的费用，当他把信念完之后，两位老太太，加上那位女仆，都在颤抖着，放声哭了起来！

“啊！真是没想到啊，真是没想到！”阿尔杜尔在厅堂里踱来踱去，全身的血液似乎都涌到了脸上，他来回踱步的时候到处碰到了桌椅家具。他喜出望外，心里盘算着应该怎样把瓦斯科痛骂一番，应该给姑姑们送件什么礼物，坐怎么样的火车到里斯本去。他已经在想象中看到自己正在参加他自己那部剧本的排练，找到了那位身穿方格子衣服的夫人……

“我要到寇汀尼奥那里去，”他忽然大声说；“我要看看明天的汇单是怎么一回事！……”

“孩子，先吃了饭再去吧，”里卡尔迪娜说。

但是阿尔杜尔不听她的，一溜烟就赶出去了。里卡尔迪娜于是戴上了眼镜，把信再轻轻念一遍，对于“现金汇单”、“存款在银行”等字样特别注意，这一下子，她忽然对这孩子又尊重起来了。

“阿尔杜尔这一下子一定会想回科英布拉去了。”萨比娜终于开口说，她说这话的时候，坐在椅子的边上，她那绣上了玻璃珠粒的小披风和她那本弥撒书都抱在怀里，偶尔伸手揩揩眼泪。

“回科英布拉去，哪里的话！”里卡尔迪娜叫起

来；他已经是个 25 岁的大人了！他已经不是要找老师教的人了……他应该做的，是把瓦斯科的药店收过来……瓦斯科正在急着要出让他的药店呢！”隔了一会儿她又说：“噢，哎呀，我连胃都顶住了。事情来得太突然了……妹妹，你别呆着不动，老是在这里伤心了……赶紧到神龛去多点一盏灯，去呀，应该感谢天主的开恩保佑……”

阿尔杜尔没有找到寇汀尼奥；因为寇汀尼奥已经动身到庄园去了。阿尔杜尔经过广场的时候，11 点钟的弥撒刚刚结束，人们在散场。这时候，他忽然又想起了天主，他心中油然产生了一种谦恭的感恩之情，甚至当场喃喃念了一篇主祷文。拉贝卡斯虽然持无神论主张，但也常常去做弥撒，以免开罪那位虔信天主教的市政官，这一天，他也去了，散场时他衣冠楚楚的出来，身穿星期天节日的外衣，手上戴着黑手套。阿尔杜尔一瞧见他，就向他直奔过去，要将自己的喜讯一吐为快，他上气不接下气地笑容满面对拉贝卡斯说：

“教父给我留下了一大笔钱啦！”

“见你的鬼去吧！”

“这是千真万确的，千真万确的，”阿尔杜尔眼睛泪汪汪的，傻里傻气地搓着双手：“有两孔托那么

多！”

“那下一步怎么办呢？现在就可以去里斯本了吧？”

“当然啦！”阿尔杜尔兴致勃勃地说。

“你这个土匪可发横财了！”

他热情地扣上阿尔杜尔的胳膊，把他拖到自己家里，接着就同他一起盘算，要不要春季时两个人在里斯本见面。他们俩可以住在一起，有了这笔共同的钱，就可以在里斯本玩个天翻地覆。

拉贝卡斯竟然胆敢插手染指他的财产，这使得阿尔杜尔十分不快；他于是十分严肃地说：

“我去那里，是要过深居简出的生活……是要到那边去工作……”

拉贝卡斯使劲用手杖敲打那铺地砖的地面。

“你可别给我来这一套忸忸怩怩的姿态。什么文学不文学的，见它的鬼去吧。这是寒伧酸腐的穷文人干的事。你呢，你现在有的是钱，何必不享享福，寻欢作乐一番……这是你第一件要做的事，还有，你还要给我捎来一个烟嘴。”

吃中饭的时候，里卡尔迪娜开口商量孩子这笔钱该怎么样使用的问题。现在他有了可靠的财产了。瓦斯科又想出让自己的药店，而有了那笔钱就可以……

阿尔杜尔十分气愤，从椅子上跳了起来。

“ 哪里的话？买下他那药店？把我困在奥利维拉德阿泽梅斯？”他握拳在桌子上拍了一下，宣称他明天就要动身到里斯本去。

他的声音是这样的尖，他的决定又是这样的鲁莽，把两位姑姑都吓呆了。

“ 孩子，你疯了吗？”

“ 我如果留在这里，倒真的是会发疯的！”

他情绪激动起来，在厅里走来走去，大谈自己的才华，大谈文学能使人得到多么崇高的地位，大谈报纸有多么大的势力，大谈如果在圣卡洛斯剧院有一个固定座位会有多大的面子，大谈千秋万世。

“ 但是你是永远成不了一个纳尔逊的。”阿尔布刻尔克小哥注视着他说。

“ 但我说不定能当上海军大臣呢，海军上将先生，”阿尔杜尔一本正经地回答他。

当天下午，阿尔杜尔得了一大笔遗产的消息传遍了全镇；有人说是 20 孔托，有人说是 100 孔托；还有人一口咬定说会有一场争遗产的官司要打呢。瓦斯科晚上十分感动地带着迦拉特亚前来，要拥抱这个遗产继承人。但此时此刻阿尔杜尔正在科尔科瓦达酒吧，面前堆着该店的种种酒类，身边放着一大箱雪茄

烟，而拉贝卡斯呢，每看见一个顾客进来，都以一种类似耶稣受难的姿势向他们介绍阿尔杜尔：

“就是他 祂发了百万家财了！”

人们纷纷好奇地向他打听这个那个，他都含糊其辞地挥舞着双手回答说：

“一大笔钱啊！简直是不得了……他要到里斯本坐马车出游了。我却要留在这里，留在这倒霉的地方！”

阿尔杜尔喝了很多杜松子酒，酩酊大醉，很晚才回家。萨比娜姑姑蹑着脚走到他的房间来，再同他谈谈预购药店的事。瓦斯科已经向她说过，他愿意低价出让，分三个月付款。何况她们俩都已经这么老了……在这世界上再也没有别的亲人了。……家里总得有个男人才行呀……

“我绝不会再留在这里超过 24 小时，萨比娜姑姑……不必了。算了！”

萨比娜哭着下了楼。她觉得这年轻人是喝醉了。里卡尔迪娜已经躺下了，萨比娜对着里卡尔迪娜的床，伤心至极地喃喃说：

“该死的钱 该死的钱！”

次日，阿尔杜尔手里拿着汇单，忐忑不安地走进卡尔内罗的店子，他心里暗中担心这位店主说不定会

要报他的仇而给他“刁难一番”……

“我知道您的来意,我接到了通知,”卡尔内罗冷冷地说。“要金子还是要钞票?”

“两样都要。……卡尔内罗先生,我的确要请您原谅……那是一次闹小孩子脾气。”

一个遗产继承人,一个资本家,竟有这样的绅士风度,卡尔内罗也就心软了,于是热情地向他伸出双手:

“过去的事就让它过去算了……祝贺你。好好享受一番吧!发好享受一番吧!”

他请阿尔杜尔把钞票点数一下,又查验一下金镑的重量。阿尔杜尔看到柜台上堆放着这一堆闪闪发亮的钱财,好容易才忍住没有神经质地笑起来,他把钱放进上衣里面,小心翼翼地把上衣的扣子扣上,他出门的时候,感到整个世界就在他的脚下了。

他回到家后,当着姑姑们的面将这笔钱摊开放在桌上,请她们替他保管一下,姑姑们看见这么多钱,都惊呆了。得了?他难道真的要把这一大笔钱财带到里斯本去吗?她们甚至觉得这是罪过,她们看着这些黄金,这些纸币,就心惊胆战,觉得这些钱会在巴比伦被吞没掉,仿佛她们在这些金镑的闪光当中看见了美人鱼妖,在钞票上看到了灯红酒绿狂欢宴饮的菜

单。她们不愿意替他保管这些钱！她们不想承担责任……

“噢，姑姑，我可不能衣兜里放着这些钱到处走呀。我的箱子的锁已经坏了。我要去买一个手提箱才行。”

终于她们答应了，就把这笔钱财锁进了神龛上当祭坛用的那个柜子抽屉，让那些备受敬爱的圣徒们来守卫这笔钱财。

这一天夜里，作为饯别，阿尔杜尔同拉贝卡斯一起吃了顿夜宵，而拉贝卡斯则已经写好了一封给“浪荡公子梅尔绍尔”的介绍信。

“你去打听一下他住在哪里，把信交给他，他一定会让你好好快乐一番。你打算在哪里下榻呢？”

阿尔杜尔原来打算同达米昂住到一起。归根到底，他在里斯本就只有这一个熟人。更何况达米昂这个才子一定同文学界和新闻界的人有来往……，总之，他最想的是生活在有文化界人士的环境之中……”

拉贝卡斯不以为然地摇摇头：

“住到一家上等饭店里吧，住进施亚都的‘宇宙饭店’吧。它那里有歌女……有很漂亮的圆桌。一切都十分精美，一切都棒极了。你听我的准保没错，住

进‘宇宙饭店’吧。”

但是，阿尔杜尔不想一开头就去接触坐落在施亚都那样的地方的一家饭店，那里的豪华奢侈太过份了。过一段时间之后，是可以的，要等到他订做好了西服和内衣之后才行……

“那么，就住进白银大马路的‘西班牙饭店’吧。那里也能玩个痛快……就去‘西班牙饭店’吧。”

他送阿尔杜尔一直到家门口，不住地千叮嘱万叮嘱，叫他去看看辛特拉，叫他去莫拉里亚的若昂好好欣赏一下“真正的法多乐曲”，而且一定别放过了去找西班牙女人。还有，别忘了给他写信！

阿尔杜尔夜宵吃撑了，支支吾吾地听拉贝卡斯的指点，他手插在衣兜里，嘴里叼着名贵的雪茄烟，他在暗黑的夜幕中，仿佛看见自己在里斯本冉冉地高高升起，在那里的生活像是一件装满了饰物的战利品，上面从顶到底都闪耀着依稀可辨的、沁人心脾的爽心乐事。

当他回到家里敲门的时候，却听到了一个陌生人的粗暴的声音，使他大吃一惊，这个人很不放心地问：

“是谁呀！”

门门响了一阵，门插销拉开了，厚重的大门慢慢

地打开。一个小伙子，拿着拉上了枪栓的火枪，在院子当中等待着，而萨比娜姑姑则裙子披在肩上，正拿着灯站在台阶的平台上。家里放了这么多的钱，她们很害怕自己孤独地留在家里。瓦斯科也赞成她们的想法，于是从自己别墅里派来了那个端着火枪的小伙子来给她们守卫。

第二天，他们黯然告别，气氛十分凄惨。一早开始，萨比娜就在家哭。里卡尔迪娜为了掩盖自己的伤心，就到处大发脾气骂人，甚至连阿尔布刻尔克小哥也似乎受到了触动：他一上午都在饭厅里来回踱步，额头皱着，双手放在腰后，嘴里喃喃说：

“忘恩负义呀……忘恩负义呀！是个海盗，是个海盗！”

这一天天色阴暗而且风大。附近的教堂正在为马尔凯斯博士的太太敲着哀悼的丧钟，这一天寒冬的暗淡气氛，丧钟的叮当声，好像都使离愁别绪愁上加愁。

阿尔杜尔心情很激动，他一再表示这次去里斯本只是暂时去两个月：

“一等到春暖花开，我就马上会回来的。”

他说这句话可是真心的，他此时此刻可是真的对他要告别的人们的质朴情谊，对他即将离开的这个他

在漫长岁月中曾在里面作过这么多梦想和美好的憧憬的房间，感到有点依依不舍了。

到两点钟的时候，载客长凳马车的差役来取行李了，拉贝卡斯也来了。他要送阿尔杜尔一程，送到车站，他停在厅子的门口，手里端着帽子，身子挺得笔直，在两位老太太面前显得十分正经庄重。

“再见了，姑姑们，再见了！”

于是，他一下子呜咽起来，从里卡尔迪娜的怀抱脱身出来，转到了萨比娜的怀抱之中。

“只是一段短短的时间，只是一段短短的时间”，他轻声地说道。

“我已经给他介绍了照应的人，请两位老太太尽可放心。”拉贝卡斯鞠着躬说。

阿尔杜尔泪眼汪汪地走出了门口。

他在院子里碰上了张开双臂的阿尔布刻尔克小哥：

“一路平安，阿尔杜尔小弟弟。你尽可以放心，我在这里警戒森严。舰上一切都会井井有条的！……”

走到半路，马车的一条挽绳断了，耽误了车子。一阵凄恻的风在松林当中呼啸着，雨点已经开始掉下来了。阿尔杜尔默默地坐在那里，他心里的激动还未平静下来，拉贝卡斯则在闷闷地吸烟，两膝夹着阿尔

杜尔的帽匣子。

但是，当马车开到火车站已经在望之处的时候，火车头已经朝着里斯本方向喷着水汽。看到这些，阿尔杜尔心中又突然涌起说不出的快乐：进到车厢里之后，他神经质地笑着，屁股下感到座位十分柔软舒适，坐垫是用卡司米做的，已经有点脏了，屁股一坐下来它就马上压扁，舒舒服服的，仿佛预先让他领略一下今后他要过的生活将会如何的惬意快活。在车门口，拉贝卡斯还在喋喋不休地吩咐他这个那个的：一定要去找西班牙女人！好好享用一番吧！但偶尔他也伤心地瞅着他：

“你真走运！”他咕哝着说。

火车头响起了汽笛——列车开始滑行了。

“别忘了我的烟嘴！”拉贝卡斯向他喊叫。

首

都



三

在中转站，阿尔杜尔吃了夜宵之后，就舒舒服服地将膝盖裹进毛毯里，点着了他的那支雪茄烟，心中充满了喜悦。

往马德里去的列车误了点，才刚刚到达，马车要开走了。车外风雨交加，风力还相当猛，阿尔杜尔的目光追踪着一盏在黑夜中从铁轨那一头晃来晃去的小红灯，但就在这时候，门猛然打开了，一个气喘吁吁的人走了进来，把一个上了漆的手提箱、一卷格子花呢肩巾、一卷捆在一起的手杖、一个捆上了蓝色丝带的筐子和一个镶了边的坐垫

往座位上一放。他来时蜷缩在羊皮里，领子翻得高高的，皮帽子拉到眼睛之处，仅仅露出一张红润饱满的脸孔和一片金黄色的胡须。

阿尔杜尔马上猜想他是个外国人——但是这个人在安顿坐好之后，就彬彬有礼地同他寒暄起来，说：

“今天晚上的天气真是太糟糕了！”

“太糟糕了！”阿尔杜尔表示同意。

于是，他又估计这个人大概是一外交官，来自马德里，或是来自巴黎。他仔细端详这个人的高级名贵的羊皮衣、上面凸出一个银质王冠的雪茄烟盒（这个人从烟盒中拿出了一根布雷瓦烟^①、用粗糙而洁白的皮做的厚厚的手套，他就感到此人来历不凡，心旌为之一动，估计此人一定曾经出没王家的沙龙，一定同许多留名青史的人物打过交道。

“您是去里斯本的吧，我猜得对不对？”这个人问他。

“是的，我是去里斯本的。”阿尔杜尔回答说。

“圣卡洛斯剧院今年怎么样了？”

阿尔杜尔将嘴里的一片烟叶皮子吐出，显得有点面红耳赤：

^①布雷瓦，西班牙语，指短而松的雪茄烟。——译者

“今年吗？……今年呀，很不错。”

“但愿如此”，这个人说。

说完了，他就不动了，眼皮闭了起来，舒舒服服地吸着烟。

阿尔杜尔生怕他往下又问他另外许多关于里斯本、有关这个那个贵族家庭的近况、有关这个那个音乐家的近况的问题，弄得他答不上来，但他又不愿暴露自己寒微无知，所以也就装出一副倦乏欲眠的样子，展肢躺在自己的那个角落——但此时他忽然看到，这个家伙解开了筐子的蓝色缎带，从筐子当中端出了一只小狗，这小狗在阿尔杜尔看来活像一个癞蛤蟆，嘴鼻部分是黑色的、扁平的，带有两条老旧的皱纹，眼睛是圆滚滚的、傻乎乎的。

“这次把它带来可够费劲的，”这个人说。

“一直放在筐子里吗？”

“从巴黎动身的时候起就一直这样，可怜的约翰！”

他把小狗端起，捧到自己的嘴唇上，像是一件宝贵无比的神物，还在它那柔软光滑的腹部上吱吱响地亲了几下。有时他还叫它“珍珠儿”、“小天使”。他把它抱到皮衣里面贴着胸前抚慰。他还一口肯定地对阿尔杜尔大声说：

“太可爱了！”吸了一口烟后他又说：“这是给德·福列斯侯爵夫人带来的……您也许认识她吧？”

阿尔杜尔轻声地说：

“认识的……”

“哦，你认识她？”这个人脸上马上堆满笑容。

阿尔杜尔马上局促不安地补上一句：

“认识她的名字！”

“啊！……真是位了不起的夫人啊。”

他像慈母照应孩子一样把约翰这只小狗放回筐子里它的棉花睡铺上面，然后缓缓伸出手臂，宣称他们两人现在要做的事就是睡一觉，一直睡到里斯本。这位先生能允许把灯子的遮光窗帘拉上吗？当然可以。他就摆好了枕头，“啊”的一声舒舒服服地伸展开身子，双手放在羊皮衣上交叉着，好像是在作晚祷似地以忧郁的声音哼唱起来：

如果你真的没有什么话要对我说，
你又何必来到我的身边？……

他深深地打了个呵欠，过不了一会，就安安稳稳地打着鼾了。

阿尔杜尔呢，他自己也够累了，所以也逐渐闭上了眼睛，在自己那个角落，在车厢的半明半暗当中睡

着了。……他仿佛发觉自己是在一个金碧辉煌的、挂满天鹅绒幕布的大厅里，德·福列斯侯爵夫人正在同萨比娜姑姑交谈，谈论着他阿尔杜尔……但是，由于不断有一阵阵铁器的低沉碰击声，打扰着他，他听不清她们两人在说些什么。忽然之间，一切都静寂下来了，他也就醒了过来：在车旁，一些惨淡的灯火照亮着一个车站：外面一些模模糊糊的人影拿着手灯在黑夜中走过。一直在下着雨，沉睡中的田野一片漆黑，万籁无声，前面的暗影处，火车头在不停地低声喘着气。接着，列车又开动了，他双脚感到寒冷，通过这种寒冷的感觉，他又重新进入梦境：他认得这是一个很蓝很蓝的湖，月光洒在湖上；拉贝卡斯同他两人正在划着一只小艇，由那位海军上将掌舵。这时候，在他身边的暗处，一个安达卢西亚腔的声音在轻轻地呼唤他的名字，他一转过身来，看见两只阿拉伯式的眼睛在一块西班牙头巾下闪烁着送出秋波：他想去吻这双眼睛，但是头巾一滑下来，露出的原来却是一个骷髅头！他猛然惊醒……沿着停下来的列车，一个声音正在一路不停地喊叫：

“阿良德拉 阿良德拉^①！”

①阿良德拉是里斯本东北的工业镇。——译者

透过那带雨的浓雾，一股紫青色的清晨空气冉冉升起。一些拿着大棍子、蜷缩在有条纹的披巾里面的郊区农民在走过；站台上正在卸下一个个的大木箱；一列货车驶过旁边，一些车厢上载着酒桶，另一些围了栏杆的车厢则伸出了一些牛角。接着，一个穿着制服的仆役，手里拿着一束鲜花，飞快地跑过。

阿尔杜尔的心在扑扑跳，他知道里斯本已经在望了，心中十分高兴。

列车又开动了。他透过晨雾，仿佛看到一片铁灰色的河面；然后又是一片橄榄地在窗外飞驰而过；他的眼睛紧紧盯住那暗淡的玻璃窗，渐渐又闭起来，因为他在这个寒冷的清晨觉得太累了……

“波瓦 波瓦！”

他又醒了过来。

那个身穿羊皮衣的人，坐了起来伸着懒腰。

“好啦好啦！Nous voilà^①！”

他站了起来，整理一下自己的羊皮衣，戴上开司米的帽子，稍微打开一下那只哈巴狗的筐子：

“宝贝儿，咱们一路辛苦到了头了。约翰你睡得怎么样呀？咱们到了，你看见了吗？……你已经来到

① 法语“咱们到了！”——译者

了路易斯·德·卡蒙斯的祖国了。”

他又转过身子来对着阿尔杜尔，对自己的风趣言谈十分得意地笑着：

“有意思吧，对吗？”他又对汪汪叫着的哈巴狗说：“咱们到了卡蒙斯的祖国了。”

火车头在呼啸。阿尔杜尔兴奋起来了，他现在看见左手一侧展开一条宽阔的、黄褐色的河，河水被风吹起阵阵波浪。对岸的山岭同贴在上方的云块连成一片。一艘法鲁阿船^①张着满帆正在绷紧帆脚索在清晨的薄雾中破浪前进。阿尔杜尔尽量用眼睛饱览里斯本这些郊区的景致：一幢房屋的污脏的正面掠过去了，一大堆木材掠过去了，高高的砖砌烟囱掠过去了。到了奥利瓦伊斯，那个身穿羊皮衣的人，觉得似乎看见站台上的人丛中有自己的一个朋友，就赶紧冲到车门口，高声叫喊：

“喂，子爵！喂，子爵！”

但是列车又开动了。一些旧的、拆散了的车厢、一个遮盖着许多包包的屋檐，从旁边掠过了——一个浑身透湿的铁路职员轻轻地打开车门，匆匆地收旅客们的车票。

^①法鲁阿船是特茹河上的一种帆船。——译者

阿尔杜尔全身都在跳动着。里斯本啊！里斯本终于来到眼前了！他把窗玻璃放低了点，扑进来的空气似乎充满了一种更加紧张的生活，似乎浸透了那仍然在这个潮湿的清晨中熟睡的城市的深呼吸！

列车轰然响了一声，进了站。站台上马上就挤满了人，他们匆匆忙忙地拿着包袱、帽盒，你挤我推地来来往往。穿着褶底鞋子的郊区农民，拖着沉重的脚步，匆匆地赶路：他们的脸上有一种惊恐的漠然的神情；一个小孩子在放声大哭；当阿尔杜尔走到出站口的时候，铁路职员要看看他的几个箱子，阿尔杜尔当时背后被后面的人推着，心里又慌乱又觉得难为情，一时竟找不到箱子的钥匙。他双手在发抖，他感到自己很胆怯，此时此刻他几乎又眷念两位姑姑的那个家，眷念奥利维拉德阿泽梅斯的那个小小的天地了。然后，他拿着他的行李票，心里茫然，几乎可以说是十分难过，在候车室里来回踱步，看看这里那里的广告，广告上大字写着一些城市的名称——塞维利亚、科尔多瓦、马德里、巴黎——这些名字，在他心目中，代表了一些了不起的文明，在这些文明面前，他就更加感到自惭形秽了。

最后，一个似乎嘴里念念有词咒骂着而自得其乐的搬运工人，沉闷不语地把他的箱子搬上了一辆敞

篷四轮马车，赶车的就挥舞鞭子把车赶到“西班牙饭店”去。

阿尔杜尔坐在座位的边缘上，双手放在膝盖上，透过暗淡模糊的窗玻璃，贪婪地眺望房屋的正面，街角上贴着的招贴、长长的马路。一些运货工人弯着腰，背着大桶子，在泥泞中走着，泥浆四溅，行人们蜷缩在雨伞底下。他忽然看见王宫广场^①的拱门，看见那条河，看见舰队的桅樯，简直吓了一跳！车子开过白银大马路的时候，他贪婪地一个个细看商店的招牌，这些仍然紧闭的房屋，里面住的是什么人呢？在这样的时刻，新闻记者们、公爵夫人们，一定都在酣睡之中，因为昨天一夜都因为文化工作或谈情说爱而弄得疲惫不堪了……——一阵快乐感忽然充满了他的心胸。

马车停住了。

“西班牙饭店”的台阶暗暗的，从里面散发出一股令人恶心的阿摩尼亚气味。一个长着络腮胡子的、披头散发的仆役，称他为 usted^②的仆役，把他引到了一个小小的、裱上了绿纸的房间。窗是朝一个荒凉的

① 王宫广场原为王宫的一个平台，毁于 1733 年地震，现为“商业广场”。——译者

② usted、西班牙语的“您”。——译者

天井开的，从檐沟滴下的水滴，落到一个锌桶里，发出轻轻的响鸣声。

过不了一会儿，阿尔杜尔就蜷缩在被子里睡着了。

他是被敲门的声音吵醒的：只穿着衬衣的仆役，手里拿着一双靴子，用责备的口吻对他说：

“那么 usted 不去吃饭了吗？已经是 5 点钟了：usted 看看！comida^①是在 5 点钟！”

已经是 5 点钟了！阿尔杜尔觉得腰酸背痛；房间里的暮色，旁边传来的盘子碰撞声音，一个小孩的哭闹声，使他感到一种说不出的悲伤。

这时候，仆役拿着靴子在手上摆弄了一下那散了线的松紧带和那摇摇欲坠的后跟，嘴里喃喃地说道：

“要报废了……”

阿尔杜尔脸通红了。

“如果 usted 要吃饭，就在下边，”这个家伙补充一句。他在拖着脚上的鞋走开之前，又一次指着阿尔杜尔的靴子，不以为然地再说一遍：

“要报废了！usted 自己看看！”

① comida, 西班牙语，午餐。——译者

阿尔杜尔下楼来胆怯地坐到餐桌旁来的时候，正在端上汤来。他对面是两个西班牙人，他们的大胡子像煤石一样黑，脸上凹陷，外套搭在肩上，闷闷不乐地在吃饭；桌子的另一端是一个又胖又矮的漂亮的姑娘，身穿鲜红的睡袍，发式梳得高高的；她身旁是一个秃子，脖颈子剃成修道士样子，胖胖的脸上颜色很深，胡髭灰白，他张着一对痴情的小眼睛看着这姑娘吃饭，一面又用手指将面包掐成一个个小球。

阿尔杜尔欣赏了一会儿那高高的门面：“多么壮伟！”。然后他又听那两个西班牙人在讲些什么，他们二人在狼吞虎咽，说话的声音很低，看样子是戒备心很重；阿尔杜尔听出了他们的谈话中有卡斯特拉尔^①、皮·伊·马尔加尔^②、孔特雷拉斯^③、萨尔梅隆^④的名字，他一听了马上就对这些人肃然起敬。这两个人是被追捕的共和派人士；他们一定在街垒上战斗

卡斯特拉尔（1832—189），西班牙共和派政治家。——译者

① 皮·伊·马尔加尔（1824—1901），西班牙政治家，1865年与卡斯特拉尔一起在巴黎成立共和派组织。1873年2月西班牙共和国成立后于6月任总统，但7月被迫辞职。后波旁王朝旋即于1874年12月复辟。——译者

② 孔特雷拉斯（1760—1826），西班牙军人，在1811年保卫塔拉戈纳之战中功勋卓著，城破被俘到法国，又逃回西班牙。——译者

③ 萨尔梅隆（1838—1908），西班牙政治家，曾于1873年共和国成立后任总统。——译者

过，搞过秘密活动；当他们其中的一个伸过手来要拿那些橄榄的当儿，阿尔杜尔连忙毕恭毕敬地把碟子捧到他手够得着的地方。这个人很严肃地说“Gracias, caballero^①”，阿尔杜尔就心中十分沾沾自喜，觉得往后可以同他们结识一下，听听他们讲述一些历史性的事件经过，靠志同道合的革命思想大家拉上关系！……住到‘西班牙饭店’来真是个好主意啊！这里的一切他都觉得喜欢——上了漆的餐具柜、镜框上蒙上一层玫瑰色薄纱的镜子、骑着高举前蹄的马匹挥舞着旗子的普里姆^②的肖像。在喝光了咖啡之后，他几乎是十分洋洋得意地点着自己的雪茄烟，到阳台去倚栏眺望：下午的天气转晴了，马路被寒冷的北风吹着，渐渐干了；驶过了一辆有两名身穿白色号衣的仆役驾着的马车，看见了这辆马车，他就想起了，说不定车子里坐着的就是他的那位“伊人”，亦即他的那位身穿方格子衣服的陌生美女；他赶紧弯下身子想窥看一下是不是，但是看见的原来却是一个戴着夹鼻眼镜的大胖子男人！话虽如此，他对谈情说爱、灯红酒

① 西班牙语：“先生，谢谢您。”——译者

② 普里姆（1814—1870），西班牙将领，曾领导推翻伊萨贝尔二世的运动，但又到霍亨索伦王族中寻找新的国王，终于后来引起 1870 年的内战。——译者

绿、名扬四海的种种向往，全都统统像刚醒过来的小鸟一样在枝头上你鸣我叫了。他分毫细察地端详着男人们的打扮，又发现有两位穿过斜坡路的女士穿着十分得体，衣服紧紧窄窄的，走起路来白色的裙子碰擦着她们的腿肚子。他从前一直没有想象过里斯本竟是这样大的一座城市，这样繁华热闹，他觉得人们在这里的思想一定是同马路一样的宽阔通畅，人们的感情和风度一定是同他们的楚楚衣冠一样高雅的。

那位身穿鲜红色睡袍的姑娘，这时候也到了旁边的一个阳台凭栏眺望：她抬起了脸部，向天上瞧瞧，看看天色。阿尔杜尔觉得她很可爱，脖颈子雪白雪白的，体态丰腴，全身圆润温香。

“这位女士是谁呀？”他转身问室内问那位正在边哼唱边收拾餐桌的仆役：

这个仆役走过来，张望了一眼，就说：

“这是梅尔塞德斯。”他又不以为然地摇着他那个头发蓬乱的脑袋，盯住阿尔杜尔的靴子，再一次说：“要报废了。usted 自己看看！……”

阿尔杜尔一肚子怨气，耸了耸肩头。另外，他对街上的行人进行一番观察之后，就觉得自己的那套在奥利维拉德阿泽梅斯买的西服是剪裁得很糟糕的，土里土气的：所以，他等到夜幕降临、煤气灯点着了之

后，才上街去。

当他终于能够踏上人行道的依然湿漉漉的地砖上，呼吸到冬天的寒气、呼吸到里斯本的空气的时候，他心里感到多么痛快呀，他在奥利维拉德阿泽梅斯的小街小巷压抑了这么久之后，现在来到里斯本，就觉得这里的空气似乎有一种充斥着新鲜氧气的活力，人们的种种机能，到了这种空气里，都施展开了！他看到商店五光十色灯火辉煌的橱窗，目瞪口呆，茫然不知所措；他看见路上来往走过的女人的苍白的脸蛋儿，就愕然地驻足停下观看；每当有上面挺坐着仆役的马车驶过，他就钦羡地回头目送；煤气灯的亮光、街道的宽广、熙熙攘攘的人群，仿佛给了他一种感觉，觉得芸芸众生在各自忙碌，到处是炽热的激情，到处是模糊隐约的富丽堂皇；仿佛连空气也充满了一种丰富的、明智的、理想化的、热烈的生活所发出的阵阵气息。但他自己感到十分局促：他在一家商店的橱窗里看见了一条蓝领带，很想进去把它买下来，但又不敢伸腿踏进这店子的大门；拉着马车奔跑的成双的马匹，它们的蹄声使他耳朵听了发昏；男人们无拘无束的步履和高声交谈的声音，使他感到一阵小孩子式的恐惧，生怕会受到他们的欺负；他看到自己破旧的短大衣比里面穿着的上衣衣裾还要短，露出

了衣裾，感到很丢人；有一个人很客气地向他借个火点燃香烟，他甚至感到受宠若惊，仿佛得到了人家的什么恩惠。这个人点着了雪茄烟后，向另一个正在等着他的人吹吹口哨说：

“咱们到马尔汀纽咖啡室去好吗？”

阿尔杜尔胆怯地尾随他们后面到马尔汀纽咖啡室去，他很想看看这是个什么样子的！他觉得这个场所十分豪华辉煌，镶金的一面面镜子当中挤满了一顶顶的高帽子，人们吸烟吐出的烟雾充斥着大厅，人们交谈的七嘴八舌的嘈杂声震耳欲聋。他不敢跨进里面去。门口有一群人在不知谈论些什么，阿尔杜尔从老远的地方注视着他们，心中抱着景仰之情，估计这些人一定是诗人或是政治活动家。……他脑海中忽然冒出了一股撩人心弦的以文会友的冲动——他恨不得同这些人拉上关系，从关于艺术和理想的讨论中获得乐趣；“也成一个里斯本人”！

他叫了一辆马车，吩咐车夫把车开到快乐广场，到达米昂的家去！雨又下起来了，石板地在煤气灯的照耀下又闪烁着亮光。马车沿着便道^①的那些暗黑的

①便道指“天星便道”，是里斯本一条有许多用栏栅隔开的花园的马路。——译者

栏栅驶过，阿尔杜尔蜷缩在车的最深处，心里在盘算着自己该订做一套新的西服，也在估计着到了达米昂的那处“地下墓穴”一定会碰到哪些哲学家们。

按了门铃之后，应声前来开门的是一个皮肤十分白的、头发上系上了红丝带的女人，这个女人领他走进了一个铺上了席子的厅子，然后才告诉他，达米昂先生已经去了阿尔加维。接着，她又匆匆地打量了一下阿尔杜尔，马上加上一句——如果这位先生想找房间的话，那么，达米昂先生原先住过的房间现在还闲着没人住……

“不用了，谢谢，我这次来只是来找他的。”

“唉呀，您不妨进来嘛。”她以一种近乎唱歌的、地道的里斯本口音说出一连串话来：“达米昂先生住在这里的时候可满意呢。这地方是这一带最幽静的，样样都是干干净净整整齐齐的。埃尔梅林达太太还老是对我说：噢，若安娜太太呀（若安娜是我的名字，我的妹妹叫阿德莱依德），‘噢，若安娜太太呀，’这是埃尔梅林达太太对我说的，‘您又何必对住客照顾得这样周到呢，你瞧，他们也不谢谢你的照顾嘛！’我呀，我就对她说啦，‘噢，埃尔梅林达太太呀（我同她很要好）’，我就对她说啦，‘你瞧，我这个人就是这副脾气，我什么事都要做得十全十美，要不然我

就会气得发疯的。’达米昂先生只住一个房间。我这里还有一位法里亚先生，您一定认识他，这位法里亚先生……”

这一大串语无伦次的话，使阿尔杜尔听了不知所措。他为了顾全礼貌，就一再说：

“对，对，我一定会再来的。”

“哎呀，您现在就可以来嘛。我是不讲客气那一套的。连埃尔梅林达太太也总是向我说；‘噢·若安娜太太呀，像您这样的人，应该摆出您的身份才是呀。’我呢，我就对她说啦：‘噢，埃尔梅林达太太呀，有什么办法，各人有各人的脾气嘛’人人都看得起我。法里亚先生住我这里已经有两年了。你不信可以问问他……”

“反正我还会再来的，”阿尔杜尔脑子一片茫然若失的感觉，赶紧打断她的话。他向她说了声再见，就连忙下了楼梯。

达米昂人不在，这使他感到是个打击。他很伤心失望。他原先是想靠达米昂来给他引路，向他介绍里斯本的风土人情，介绍他结识一些作家，让他们听他朗诵他的剧本，可是，没料到达米昂去了阿尔加维，这一下子，就使他陷入了始料不及的孤寂之中。

幸亏他手上还有拉贝卡斯写的介绍信。

他这时正顺着磨坊路信步往下走，经过圣彼得罗德阿尔坎塔拉的时候，他钻进了树丛当中，倚身在栏杆上。这座城市在向下陷，陷进一个黑暗的深谷之中，当中有星星点点的亮光，那是里面点着了灯的窗户，而在茫茫的黑夜里，一片片的瓦顶、一幢幢的楼房，构成了更加浓密的一堆堆的黑影。在那些灯光照耀下，在那些屋顶的覆盖下，是多么沸腾的生活！有多少风流韵事，有多少奥秘奇闻，甚至也许有多少罪恶勾当！在那里，新闻记者们在写文章，演说家们在草拟演讲稿，政治家们在开会谈判，贵族妇人们在大厅里谈情说爱，那些富丽堂皇的钢琴上哼鸣出热情奔放的卡伐蒂那^①小曲。多么广大啊，这个里斯本！

他本来就一直有一种感觉，觉得里斯本是个广大的首都，那里有紧张的社交生活，现在这种感觉又重新在他心中出现了，他茫然而激动地眺望着，仿佛所有那些人的生活都饱含着激情，都合在一起给他的心灵吹来这些激情的气息。

一阵凉风吹来，他冻得蜷缩在他那松子色的短大衣里面。他沿路而下，遇到有橱窗就驻足观看，遇到

①卡伐蒂那是歌剧的一种咏叹调。——译者

女人半藏在羊毛围巾或是深色面纱后的苍白的面孔就转过头来眺望，遇到有豪华的马车经过、车灯照亮着仆役的浅色号衣时，就目送这些车灯。他一直沿路往下走，走到了河边。天很黑，寒风刺骨，船桅上的灯在黑夜中闪烁着。他无缘无故地感到一阵惆怅、一阵孤独感。此时此刻，人人都在自己的布置整齐的家里，享受晚会的辉煌，享受亲切交往的舒适感；女人们在接待自己的情人，朋友们围绕着潘趣酒^①在相互辩论……他怎么样才能在这个巨大的人海茫茫的城市里交上朋友，拉上关系，生存并且开创一番事业呢？现在，他觉得万事都更为困难了，那一幢幢的房屋的宏大的正面，使他自己被一种孤立无援、望洋兴叹的气氛包围着。

“先生可怜可怜吧，我是个失业的人，要养一家老小呢。”他身旁响起了一个可怜巴巴的声音。

阿尔杜尔挺直了身子，从衣兜里掏出了 5 个托斯当，放到了那个人的手里，这是一个戴着高帽子和穿着破旧长大衣的人，领子用扣针扣着。

这副模模糊糊的寒酸相，使他看见了心里更加难受。长长的、寂寞的阿特罗，吹着寒冷的微风，他在

^① 潘趣酒，是一种酒加糖、红茶、柠檬等调制的饮料。——译者

这里感到惆怅；心里憋得很，觉得必须赶快回到饭店去，看到灯光，有屋顶遮住头，重新看一遍自己的剧本，以加强自己对自己才华的信心，而且还要把钱数一数，以亲眼再看到自己有这么多钱来给自己打打气。于是他就加快脚步，沿着武库大街走着；但是到了王宫广场他就迷了路：好几条宽阔的马路在一起，使他分辨不清，这些马路都没有多少行人，都是平行的，都是没有尽头的。他走走又转回来：他不好意思问人家，‘西班牙饭店’在哪里。在一条狭窄的小巷里，绿色的百叶窗后有人用不讲礼节的“嘘！嘘！”声音叫唤他；他遇见两个步履踉跄的醉汉在咒骂着，吃了一惊——此时他已经茫无头绪，心中苦恼得很，恰巧身边慢慢地驶过一辆出租马车。

“到‘西班牙饭店’！”他登上这辆出租马车，对车夫说。

马车夫诧异地瞧了他片刻，但还是马上挥了鞭赶马拉车。阿尔杜尔在车上刚坐下，拉上玻璃窗，马车就嘎然而停住了。

“怎么啦？”

“大人，咱们到了，‘西班牙饭店’就在这里。”

阿尔杜尔满脸羞愧地从车上走下来。

“多少钱？”他胆怯嗫嚅地问马车夫。

“ 一块钱…… ”

他生怕同马车夫讨价还价吵起来丢人，就照付了。

“ 十分谢谢贵客大人的赏赐，’马车夫说。

在饭店的走廊上，从一个灯光通明的门口，传出了吉他的弹奏声：一个女人的刺耳尖声在唱着一首西班牙马拉加地区的曲谣：

在我的家门口
有一块很长的石头，
啦，啦，啦，啦……

人们在拍着手给歌声打节拍，配合着吉他的阵阵弹奏声。

阿尔杜尔手持烛台，一动不动地站在那里，听着里面的声音：一些人用西班牙语无拘无束地高谈阔论，啤酒瓶塞在砰然拔开。他想，一定是那位身穿鲜红色睡袍的女郎同那些流亡者一起在高唱自己故乡的歌曲以抒发思乡之情，而这样的事，他觉得蛮有诗意的。

这时候，响起了一个雄壮的男人声音，人们必剥剥地弹着手指给他助兴，他在风笛的伴奏下，哼唱着：

甜美的加利西亚曲谣

听了使人忘却忧伤……

人们哈哈大笑，房间的门猛然关了起来。阿尔杜尔就缓步上楼。他脑海里又回忆起了小时候夏天在波尔图的情景，当时他跟他父亲一起住在金狮客栈。每当星期天下午炎热的时候，尘土满天，仆人就把他带到拉帕那边的一个菜园子：他们站在一片豆田旁边吃着白羽扇豆，在那里，灌溉的渠水在潺潺作响，他们还去看加利西亚人在葡萄架下面随着风笛的“穆一伊一涅一拉”、“穆一伊一涅一拉”的鸣叫声翩翩起舞！然后，那一大杯的绿葡萄酒就绕着圈子一手传一手，可以听到旁边“啪！”的闷闷的击球声；然后，一个加利西亚女郎站起来，金黄的秀发垂到鲜红的坎肩上，双臂伸展开，随着铃鼓的“楚雷楚雷”的响声慢步地旋转身子！这是多久以前的事了！要是他父亲现在还在人世，看见他身在里斯本，兜里有钱，箱子里有著作手稿，那该多好！他感到一阵欣慰，就在床上摊开四肢，轻松惬意地自言自语：“我现在身在里斯本了，我现在身在里斯本了！”

翌日，吃过早饭后，阿尔杜尔看见是风和日丽的天气，就收拾一下准备拿着介绍信去拜访拉贝卡斯的外甥维南西奥·盖德斯先生。为了在人家面前显得衣

冠楚楚一些，他在一家成衣商店里买了一件绒领的蓝色布短大衣，这件衣服是那商店的那位脸容十分懊丧的掌柜给他出主意买下的；后来，他又到了一家鞋店，买了一双上了漆的靴子穿到了脚上，就这样装扮起来，再戴上黑手套，雇一辆漂亮的四轮马车，就浩浩荡荡地往卡尔莫广场直驰而去。

给他开门的，是一个大腹便便的、长着浓浓的墨玉色须髯的、声音像喇叭似的人，他给阿尔杜尔开了门，然后以喇叭似的声音向屋里咕哝地说：

“有个人要找您，维南西奥先生！”

“让他进来吧，费拉斯先生！”

维南西奥先生正在桌上吃着早饭。他以小巧的动作切开煎得滚烫的鸡蛋，小小的脸蛋发黄，薄薄的上唇，头发梳得整整齐齐，这一切都显示出他是个小心细致的人，是对自己的主任长官毕恭毕敬的。他接过拉贝卡斯的信，拆开，开始看信，一面捋着自己那用剪刀剪得整整齐齐的上唇胡髯。隔着一张蓝色的帷幕，后面的那个房间有一个在呼号着的声音在歌唱：

接过我父亲的剑吧！

接过剑吧！接过剑吧！

墙壁上挂着一些色彩刺眼的图画，画上可以看到

田园风光当中的绅士淑女；窗上一个石台架上，一只八哥在自己的栖木上摇头摆尾，费拉斯先生在那里等候着，他那双肥厚的手，一只支在桌子上，一只十分有风度地支在自己胖胖的胯部上。

维南西奥先生看完了信，把信放下，神经质地整理了一下自己身上的睡袍，用一种刺耳的、使人听了一阵阵剧痛的声音说：

“我可不认识文学家嘛！尊贵的先生，我可不认识文学家嘛！您想我给您作介绍。可是介绍给谁呀，介绍给谁呀，我什么人都不认识嘛！”

接过剑吧，接过剑，
接过我父亲的剑吧。
梆！吧！吧！吧！嘣！

那刺耳的歌声在鸣叫着。

“我是个十分深居简出的人，尊敬的先生。我是埋头专门从事自己的这一行工作的。我不认识这一方面的人……，

阿尔杜尔感到一阵难为情，连忙说：

“您的舅舅对我说过，您也许知道梅尔绍尔·科尔德罗先生的住处……”

维南西奥很不悦地轻轻跳了一下：

“请您自己去找他好了 我是谁都不认识的！”

蓝色的帷幕掀开了，一个上唇留着大片须髭的青年人走了出来，使劲地叫喊：

“快点上早饭！我的好八哥，叫呀！费拉斯兄弟，来点吃的！”

“你认识不认识一个叫做梅尔绍尔·科尔德罗的？”——维南西奥一面转身向着这个人，一面神经质地摸平自己的发式。

这个人猛然停住了，他向阿尔杜尔微微点一下头，用双手捋捋嘴上的胡髭。

“梅尔绍尔·科尔德罗，梅尔绍尔·科尔德罗……”他嘴里喃喃地说着。

阿尔杜尔几乎是全神贯注地等待着他的下一句话，目不转睛地瞧着他；在街上，叫卖的人在唱着，从兵营的那边传来了操练的号角声。

“他是一位新闻工作者。”阿尔杜尔提醒一句。

“我不认识！”这个人说过了，就转身去对八哥说：“我的好八哥，叫呀 宪法宪章万岁！”

“你看，”维南西奥按捺不住自己的得意洋洋的心情。“这样的人谁都不认得他们。”他于是就高高兴兴地掏出耳朵来。

阿尔杜尔满腔怒火，拿起了帽子。

“我的那位舅舅还是天天晚上喝得醉醺醺吗？维南西奥继续切开他的那些鸡蛋，再问一句。

阿尔杜尔发了呆，嗫嗫嚅嚅地说：

“我没看到他这样，我没看到他这样……”

但是那个大肚皮的家伙已经把门打开送客，阿尔杜尔一肚子怒气走下台阶，耳朵里还听见那只八哥的啼叫声和另一个人得意洋洋的声音在拼命地叫唱：

接过剑吧，剑，剑，剑！

接过剑吧，是我父亲的剑！

广场是一片阳光明媚的清晨气氛。经过了两天的阴雨连绵之后，现在显出了和煦的阳光，使整个城市都浸润在生机复苏的欢乐气息之中；甚至一个院子里两名正在用一桶桶的水冲泼洗刷马车的仆役，和那些在人工喷泉旁边聊天的搬运工人，似乎也同窗上啾啾的金丝雀一样喜气洋洋。但是阿尔杜尔却是像失了魂魄一样神不守舍：达米昂到外地去了，找不到人，梅尔绍尔又人海茫茫，杳如黄鹤，这座城市虽然是这样熙熙攘攘，人山人海，但阿尔杜尔在这座城市里面所感到的却是孤独空虚！他的意志本来就像一个残疾人一样，需要不断地得到鼓励和帮助才能支撑到不垮，

而现在却陷入了萎靡不振的状态：什么一举成名呀，什么结交显贵呀，什么谈情说爱呀——这一切一切，在奥利维拉德阿泽梅斯的时候，他本来觉得是易如反掌、唾手可得的，而现在呢，却正在变得越来越渺茫，退缩到了高不可攀的高山顶峰那里去了：他仿佛感到一些大块大块的暗黑的东西，像一个个拱顶那样泰山压顶似的，把他团团围住，困在默默无闻永无翻身之日的困境之中。商店的橱窗、高耸的大厦、华丽的马车，都使他看到了反而产生了一种说不清道不明的压抑感；他感到围着他四周旋转的是一个庞大无比的由拜金主义和对思想心灵的蔑视所构成的资产阶级自私自利的风气；人们的面容，也正如同房屋的正面一样，在他的眼里也显得愚钝和粗野，你写那么几首可怜的小诗，是绝对打动不了他们的。他这样寂寞孤单的心情，使他对身体的感觉变得敏感了：万一病了怎么办？他想。他神不守舍，伤心透顶，随着人流信步沿施亚都往下走，此时他感到新买的漆皮鞋被太阳一晒热得很，十分难受，走起路来不三不四的样子。他心里痛恨里斯本这块地方，对那家鞋店也一肚子的怒火！他回到饭店后，一屁股就躺倒在床上，为了向自己证实自己的才华，得到一点安慰，他又零零星星地翻阅自己写的《珐琅与珍宝》。可是，现在再翻开

一看，情况就不同了，原先在奥利维拉德阿泽梅斯的时候，他觉得自己写的这些诗简直是出类拔萃的堂皇巨著，但现在到了里斯本重新再念一下，就听起来带着一种幼稚的矫揉造作的腔调，也许这是因为他现在四周都是种种他所捉摸不住的宏伟气派和他猜想人们会具有的高雅趣味。这一来，他就十分焦急了，他觉得自己是条“笨驴”，他甚至想转身返回奥利维拉德阿泽梅斯去；不过，他也有舍不得走的理由，那就是他对里斯本这座城市的好奇心尚未得到满足，而且他还抱着希望想见到他的那位“伊人”，更何况他既然有钱，就大可以享受一番，又是剧院，又是女人……去他妈的！他在此地，箱子里有整整一孔托价值的钱呢！于是，他软绵绵地在床上伸个懒腰，仿佛他从他所朦胧瞥见的一张张美丽的脸蛋儿那里，从昨天他听到的那些百叶窗后面发出的“嘘嘘”声那里，突然闻到了一阵妖媚的脂粉香。于是他就下楼去吃饭，心中打定主意：“今晚好好纵情作乐一下”。

同昨天一样，那两个西班牙人已经入了座，那个傻头傻脑的秃子闷闷地坐在梅尔塞德斯身旁。阿尔杜尔拿起了放在桌上的《商报》打开看看，又侧眼瞅了那个西班牙女人一眼——突然之间，他灵机一动，想起旅馆里说不定会有人认得梅尔绍尔这个新闻记者！

侍役端汤上来，他就马上问一下这个侍役。

“哦是哪位梅尔绍尔！”侍役一面说，一面转身对秃头的人问道：“维德拉先生，您知道那位梅尔绍尔在什么地方吗？”

“就是那个梅尔绍尔？”秃子回答说：“就在《世纪报》的编辑部。就在栎树街那头。”

“您瞧！”仆役十分得意地说。

阿尔杜尔心花怒放，连饭也顾不上吃了，赶紧抓住帽子，跑到街上，叫了一辆出租马车赶到《世纪报》编辑部去。梅尔绍尔先生出去了，不在，他可以次日再前来找他，下午一点能找着。

为了这一次的拜访，阿尔杜尔费了不少心机。梅尔绍尔是个新闻记者，是个文学家，谈起来时，话题一定是有关书籍、风格、学派之类；他很希望能显示自己在文艺批评方面有很高的造诣，在文词用语上有独到的本领；他甚至准备了两个形象化的比喻，一个是用于里斯本的，一个是用于外省的：

“里斯本是智慧的中央车站。”

“外省是禁锢人们心灵的隔离监狱。”

到了第二天，他驱车到了报社的门口，十分激动地下了车。一个穿着蓝上衣的小伙子领他穿过了一个

肮脏的院落，走进一条破破烂烂的走廊，然后打开一道门：

“梅尔绍尔先生，有个人找你！”

里面有一张很宽的桌子，上面铺了漆布，两个人正在伏案工作。其中一个，头发剪成了平头，瘦骨嶙峋，戴着夹鼻墨镜，正在拿着一把成衣匠用的剪刀将一份报纸剪出一块块；另外那一个，矮矮胖胖，双手握拳捧着脑袋，看来正在凝神专心地在对一张一面涂写得杂七杂八的稿纸进行研究；他心绪不宁地猛然站了起来。他就是那位梅尔绍尔。他头顶害了一种名叫“浪荡秃”的早秃症，秃头上冒出了一些稀疏的毛发，像蜘蛛网似的；他长着一个厚实多肉的大鼻子，鼻子下面翘起浓浓的胡髭。

他接过了拉贝卡斯的信，站着把信拆开。他那双肥厚的手有一种习惯性的轻微抖动，他刚看了信的头几行，就说：

“啊，好极了！……请您坐下来吧。甭客气嘛，请坐请坐！……他现在怎样啦，这位浪荡公子？怎样啦？还是那样爱开玩笑吗？请您稍等片刻，我在这里有一件小小的事要办，办完了就可以全听您吩咐了。请坐下来嘛。这地方有点乱糟糟。您也可以看一会儿报纸……”

阿尔杜尔拿起了一份报纸，就在窗前坐了下来。房间四壁上，一叠叠摊开了的报纸挂在钩子上，房间的角落塞满了一堆堆的刊物，一切东西上面都铺上了薄薄的一层灰尘，包括有：各种各样的纸张文稿、好多张椅子、陈旧的葡萄牙与西班牙地图；外面街上一片静谧，鸦雀无声；在正面的一个窗上，一只金丝雀正在笼子里啾啾啼叫，那个戴着夹鼻墨镜的人仍然手持大剪刀在剪着报纸。

“喂，埃斯特维斯，那些‘名人抵京’新闻送来了没有？”梅尔绍尔忽然发问。对方点头作出了肯定的答复，他就说：“请你念一念好吗？”

埃斯特维斯从一大堆纸堆当中寻找一张划上了红铅笔记号的剪报，立刻开始念起来，他的声音有点嘶哑，而且单调到了极点：

“来自法马利康之维拉诺瓦的枢密官阿比利奥·德·阿泽维多，下榻于‘大使饭店’……”

梅尔绍尔就一面写，一面轻声地念出：

“‘我们的尊贵朋友阿比利奥枢密官阁下……来自法马利康之维拉诺瓦……’他的名字是一个1吧，对不对？”

埃斯特维斯点头称是，然后又往下念下去：

“‘维塞乌的阿梅绍埃拉子爵偕其可敬的家眷

……。本报订户塔德乌·卡尔内罗……著名的地产主欧斯塔西奥·阿尔科福拉多……’，不，最后这一个是走了，去了法国的波尔多。”

“是来了还是去了呀，老弟？这可不是一回事啊！”梅尔绍尔叫喊道。他转过来面对着阿尔杜尔，哈哈大笑了一声，吸了一口雪茄烟，然后请埃斯特维斯“行个好，把名人的生日消息念一念”。

埃斯特维斯懒洋洋地从一个抽屉里拿出一个日历，日历当中夹了一些白纸条，接着，他深深地打了个呵欠，然后又以他的沉闷的声调开始念起来：

“12月14日……菲格雷多骑爵……这个十足的畜生！埃尔内斯汀娜·达·孔塞伊桑·瓦拉达雷斯夫人……诙谐的演员马尔多纳多……”

梅尔绍尔停住了笔，定睛看着埃斯特维斯：

“什么诙谐呀？那是两年前的事了！现在他演的是严肃的角色了。”

埃斯特维斯拽着嘴唇皮，思忖了一下：

“那就写上‘大有希望的’吧。”

什么“大有希望的”？这个人演戏都已经演了12年了！……

他们二人面面相觑，急着要找到一个合适的形容词但一时又找不到，十分为难。

这时候阿尔杜尔就堆起讨好的笑容，把脸往前一伸，说：

“也许可以说‘动人心弦的’。”

“妙极了，”梅尔绍尔喊叫起来，就欣然下笔。他以尊重的神情看了阿尔杜尔片刻，然后又说：“埃斯特维斯，还有什么？说下去呀，你说下去呀！”

“市政府委员费尔南多·卡尔多佐……埃尔维拉·库尼亚·雷戈夫人的天真的女儿……《田园诗及幻象》的著名作者杰出的诗人奥古斯托·洛马……”

一道旁门吱嘎打开了，露出了一张松软的白脸，上面戴着金丝夹鼻眼镜，胡髭黑得简直像黑色纱绸贴上去似的，这张脸以很有威势的口吻开口说：

“喂，梅尔绍尔，编写一条梅里尼奥从巴黎抵达的消息……这家伙已经跟我谈了三次这件事了。可怜的家伙，给我带来了个铅笔盒。好好写他个七八行吧。”

这道门就关上了。

梅尔绍尔马上紧张起来，慢吞吞地擦了擦双手，若有所思地点着了又一根雪茄烟，手肘支在桌子上，闭着双眼，慢慢地搔他那秃顶的脑袋；然后，他又写又划，重新看一遍，又从头再写，最后，身子靠着椅子，筋疲力尽地咕哝说：

“我现在写不了。今天可不行……”

在这时候，那个戴着金丝夹鼻眼镜的家伙又从里面走了出来，头上已经戴上了帽子，他边走边把手套套上，说：

“写好了吗？”

梅尔绍尔向他承认自己脑子发胀，写不出来。

“你这样写吧，老弟！”那个戴金丝夹鼻眼镜的人耸耸肩，以一种足智多谋者的高傲口吻说：“‘我们一位尊贵的朋友又到了我们当中，这就是若昂·梅里尼奥，他是我们上流社会生活的最光彩夺目的点缀之一。这位先生在欧洲所有各国的首都也都一样备受器重……’，他迟疑了一下，用手指摸摸眉毛，前额皱起了许多皱纹，“‘……备受器重，在此，他的杰出品质使他成为所有各界人士尊敬的对象，他到特茹河这座美丽的城市来时，总是受到欢迎，在此……，”

“用了两个‘在此’了，”梅尔绍尔轻轻地提醒说。

“算了 就这样写吧：‘他给此地的上流社会带来了活泼的生气，这种生气正是那光彩夺目的……’”

“又有了两个‘光彩夺目的’了，”梅尔绍尔提醒说。

他竟然当着一个人陌生人的面前这样发议论，肯定使

那个戴金丝夹鼻眼镜的家伙感到恼火，他冷冷地回敬说：

“你就少管闲事吧 就这样写：‘……正是那法兰西的美妙的首都，那个美……那个光辉的文学艺术中心的标志。’这一来，这位老兄就有了一条漂亮的新闻了！”

他正要出去，但是梅尔绍尔很有礼貌地站了起来：

“我要向您介绍一下阿尔杜尔·科尔维洛先生，一位诗人；这位是本报社长萨阿维德拉先生。”

萨阿维德拉俨然以保护者的神气握了握阿尔杜尔诚惶诚恐地向他伸出的手，然后又把帽子拉斜了一点，说：

“啊，我刚才忘记了。王国国政厅的若昂·卡罗利诺交了一篇短文给我，要明天见报……给他发了吧，他自己来看清样。”

他在将稿子扔到桌上之前，先张开稿纸并且朗读起来：

在海岸边。——我坐在一片乱石滩上，我的思绪随着海水的水面飘荡着，金黄色的道道阳光，从西斜的落日那里射过来，分散成千千万万个闪烁的光点。我心驰神往，注视着那万物创造的奇迹。

啊！唯物主义者，你们邪恶的亵渎神明的胡言乱语太可耻了，你们没有脸见人了，把脸藏起来吧！到这片乱石滩来，就可以证实上帝的存在。到这块乱石滩，这块花岗岩的巨石来……

“文笔很华丽。”他轻声地说一句。

他把稿子扔给埃斯特维斯，向阿尔杜尔点了一下头，就哼唱着走了出去。

接着，梅尔绍尔就站了起来，微笑着说：

“科尔维洛先生，现在我没别的事了！喂，埃斯特维斯，我把那几条消息都留在这里由你去办了！”他就站着把一些小块的剪报陆续交给埃斯特维斯，每交一块，先念出头几行，快地过一遍：“‘一名领奖学金学生已出榜，等等……特殊收费标准已获通过，等等……维依拉先生似乎并不接受任命，等等……著名的梅斯基塔拍卖他的当铺，等等……肉商奥古斯托的建议为法马利康之维拉诺瓦的市政厅所接受，等等……莫内特小巷昨日发生骚乱，等等。’这里还有从那份西班牙报纸来的轶事。梅里尼奥的抵达。就是这些了。明天的报一定相当精彩……”

但此时有人用手指关节在门上敲门，梅尔绍尔的话说到这里就被打断了，几乎就在同一刹那，有两个人走了进来。他们像是工人，其中一个是矮胖的，面

容很老实，令人产生好感，但是，开口说话的却是另一个人，这个人则是面黄肌瘦。他有点局促不安，一手捋着嘴上的胡子毛，一手拿着帽子拍着大腿，慢慢地鼓起丹田气开口说出话来：

“我们是干活的人。”他犹豫了一下，看见面前是个记者，就努力设法使自己的词句优美一些：“我们是邦布利亚纺纱厂的，您也知道，我们正在罢工……罢工委员会认为有必要发表一个公报，来给大家提高勇气，给大家壮胆……”他似乎同他的同伴商量一下，然后又红着脸说下去：“哪怕要出点费用也行……情况是……”他就递过了一份稿子：

梅尔绍尔和埃斯特维斯面面相觑。

“没关系，”梅尔绍尔说，“算不了什么，一回事儿；你们在闹罢工，我们的《世纪报》是站在在野派立场的……明天就见报，你们尽可放心。”

“正义是在我们一边的。”那个小伙子轻声地说。

他似乎还想最后说一句才收场，但他犹豫了一下，向他那位同伴做了个手势，然后他们两个人一起慢慢地轻轻摇晃着走了出去。

埃斯特维斯翻开了那份公报的稿子，似乎很惊讶的样子。于是梅尔绍尔感到好奇，走过去看一眼，从埃斯特维斯的肩头后瞧着，高声读出来：

“‘工友们 人类的救主钉在髑髅地高处的十字架上，在血已流光了之时，曾发出一声无比庄严的叫喊声，这一声叫喊声是宣告了一个和平与希望之黎明的降临，是为了使民主的儿女手腕上的奴役枷锁能够解除……’他又继续这样念下去，两段赞美诗，到“暴君们使用的铁枷锁，到“自由的信条”，讲到“约柜”。文章中对邦布利亚纺纱厂的这次罢工进行了解释，说这次罢工是“专制制度受害者的一线曙光”；这篇公报劝请工人们“把疲劳的头部靠到人民的女儿们的纯洁无瑕的胸怀中凉爽一下”；公报又就基督的事迹作了一番发挥，然后在结尾处说：“你们的这个委员会正从高山之巅向你们振臂高呼：劳动的英雄们，要鼓起勇气！要鼓起勇气！”

“噢！”梅尔绍尔惊讶地说。“这样的文章竟出自一个工人之手！真是了不起！发到第二版去吧，好家伙！”

阿尔杜尔也感到十分惊奇。里斯本是个多么了不起的城市，在这里，从职员到纺纱工人，人人都讲究辞藻，咬文嚼字，都对公众舆论抱有这么大的信心！他就忍不住说出了自己的那句话：

“里斯本是智慧的中央车站……”

但是此时那个穿着罩衫的小伙子匆匆跑进了编辑

部：

“饭店的那个人又拿着账单来了。”

梅尔绍尔一听了此话，就猛然一跃而起，冲到黑屋里去，从半掩的门后面，使劲作手势，压低嗓门说：

“就说我不在，就说我到乡下去了！”

外面传来了一个人生气的叫嚷声和那个小伙子不耐烦的尖声回答；接着，又是一阵静寂，梅尔绍尔小心翼翼地露出了他那不安的面孔：

“他滚了吧？”

埃斯特维斯吹着《梦游女郎》调子的口哨，点了点头表示那个人的确走了。

“那么现在我可以听您吩咐了。”梅尔绍尔一下子就镇定了下来。他从衣兜里掏出了拉贝卡斯的信，坐下来念：“这就是拉贝卡斯这位浪荡公子对我说的话：‘兹介绍友人阿尔杜尔·科尔维洛来访，他写过十分漂亮的诗和一部了不起的剧本。他的头脑真是呱呱叫的！他想结识文学界的精英们，而且，由于他的那位好心的教父给他留下了一大笔钱，他就想到首都来潇洒一番，花天酒地，享享人间的种种乐趣。’”

阿尔杜尔马上表示不是这样的：

“不，我之所以来，首先是为了我的那本剧本。”

“甭着急，来日方长嘛！”梅尔绍尔使劲挥挥手

说。“这样说来，您要在这里留一段时间 啰？”

“当然啦。”

“那么，我一定尽力帮忙，您尽可以放心好了。说句真的……您什么时候在家呀？我可以到您贵处拜访，一起用餐，大家聊聊，一起到各处逛逛。您意下如何？”

阿尔杜尔心中很感动，对他表示了谢意。梅尔绍尔站了起来，走进房间角落上的一个小小的盥洗间，把双手洗了洗，然后走出来，走到阿尔杜尔面前，用手将裤子往腰上一拽。

“就说吧，比如明天，怎么样？”

“好极了。我住在‘西班牙饭店’。”

“喂，埃斯特维斯，这些要发新书出版消息的书，你拿去交给萨洛茫，但是，每本书至少要拿它 3 个托斯当，不给就不让见报，这件事你可千万得抓紧！”然后他又把身子转向阿尔杜尔：“Andiamo^①

可是，他们一起走到门口时，梅尔绍尔又表示很抱歉，不能奉陪阿尔杜尔了，因为他另有约会。

“您认得路吧，是不是？那么好。明天上午 11 点，我到‘西班牙饭店’拜见你！大家吃一顿便饭！”

^① Andiamo, 意大利语“咱们走吧。”

All right^① 乐意为您效劳。”

但是，第二天上午他却没有来，第三天也没有来。阿尔杜尔坐立不安，此时，他想到，这又何尝不是一个机会，可以炫示一下自己的文采，于是就决定给梅尔绍尔写一张文辞瑰丽的便条，上面写道：

“新闻事业真恍如西希福之巨石^②，使人走
鞅奔蹄，疲于奔命，我兄忙于此一崇高之事业，
殚精竭虑，专心致意于其中，想必因此忘却原先
之诺，未能前来光临敝处，共享盖世奇才维吉尔
所称之‘牛奶加板栗’”

……他写完了这张便条，把它放进信封，把信封封上，然后拿一些香水来洗洗自己那件黑色燕尾服上一个斑点，好出门见人，但正当这时，门慢慢地被推开了，走进来的是梅尔绍尔。

“我刚才正要给您发出一封信呢！”阿尔杜尔高声喊叫说。

梅尔绍尔就推托自己太忙了没能抽出空来，说什么有一位亲友病了……

① All right! 英语“行”，“可以”，“一言为定”之意——译者

② 西希福是希腊神话中的哥林斯王，因为人残暴，死后被判推石上山，每到山顶石又落下，如此反复不停。——译者

“你是在擦洗你的衣服嘛，啊，看上帝份上，别打断了你的事啊！”他审视了一下这件燕尾服，然后摆出一副内行人的姿态：“要把这个斑点去掉，非用汽油不可。”

阿尔杜尔满脸通红，他把那件燕尾服扔到了一张椅子上，漫不经心地说：

“这是一件旧的燕尾服，”他说，“我需要订做一套衣服……”

梅尔绍尔摆出了一副十分郑重其事的神气：

“说句老实话，我要劝劝你。在里斯本这块地方，一定要衣冠楚楚才行。你觉得我穿得怎么样？”他用脚跟顶着地旋转身子，慢慢地转，显示他的那套浅色舍味呢衣服给阿尔杜尔看，“很派头吧，是不是？咱们俩可以说，但千万可别告诉别人，千万可别告诉别人……它值1万6千雷阿尔。如果在史特劳斯公司买的话，就得4万雷阿尔。你瞧，他们多么坑人！”

说到最后，他向阿尔杜尔表明，必须到“他的那一家”也就是维托里诺那一家去订做衣服，也就是塞船缝大街的维托里诺那一家。

“就这样定下来了，好吧？咱们就到维托里诺那里去好吧？”

阿尔杜尔满怀感激之情接受了他的建议——于是

他们二人就下楼去用餐了。

侍者看到梅尔绍尔先生又一次光临，似乎十分高兴。梅尔绍尔又一次看到曼努埃尔也显得兴高采烈；他甚至还向曼努埃尔打听，维森特是否还在这家饭店……还有那位婀娜多姿的茹斯蒂娜还在不在？唉，‘西班牙饭店’已经今非昔比了！曼努埃尔也表示了同样的看法。他们两人都摇头摆脑地抚今追昔，用懒洋洋失神的目光扫视大厅，仿佛在默默无言地凭吊一处古迹废墟。

“您最清楚，”曼努埃尔叹息着说，“您最清楚！”

这顿饭十分丰盛，吃了很长时间，而且吃得津津有味。令阿尔杜尔心花怒放的，是梅尔绍尔大谈特谈里斯本的风土人情。在他看来，里斯本最大的好处，就是人杰地灵！因为什么晚会呀，什么舞会呀——那都是历史上的事儿了！归根到底，人生在世，图的是什么呢？无非是为了享乐一番，无非是要有一批高高兴兴的朋友一起寻欢作乐，吃吃喝喝，大享一顿口福，时不时弄个妞儿来开开心过过瘾。要享这样的福，那就再也找不到比里斯本更好的去处了！

“到时候您自己就可以亲眼看到！”他大声地说，一面又拍拍阿尔杜尔的肩头。

他似乎同阿尔杜尔十分投机相契；到了用餐最后

上咖啡的时候，他甚至还提出，彼此不要“您啊您啊”这么客气地相称了；倒不如干脆“你啊我啊”的来得更加自然，更加随便一些，不拘礼节，岂不更好……他可是个喜欢随便的人呢。

“凡是有智慧又有现代思想的聪明人，都是这副脾气。”阿尔杜尔这样说，因为他总是千方百计想使这次交谈的格调能提高一些。

“我是不谈什么政治不政治的，”梅尔绍尔接过来，他一面说，一面把杯子底剩下的白兰地酒喝得涓滴不留。“什么政治不政治，全是胡扯。我谈的是要一点儿随便，要一点儿自由！交上个知心朋友，谈得投机，再来个酒逢知己千杯少，在一家有名的饭店饱餐一顿，真是人杰地灵。除了这些，说什么别的全是傻话！”

阿尔杜尔呢，他一直焦急地等待有机会把话题转到诗词歌赋这上面来，一听到梅尔绍尔谈什么自由，马上接过来，但又有点腼腆地强作笑容，说：

“既然谈到自由……如果您不觉得讨厌的话……我就希望能得到您的指教，看看我写的一些小诗究竟写得行不行……其中特别有一首，就是《自由颂》。也许您不会嫌弃吧……”

梅尔绍尔将另一杯白兰地酒一饮而尽，匆匆忙忙

地拿餐巾将上下嘴唇揩干。

“ 请便吧 !”

于是两人都站了起来离开餐桌。

阿尔杜尔在上楼梯的时候，感到有点“ 提心吊胆 ”。须知他这一次是要将自己的文学作品拿出来给一位新闻工作者、一位批评家、一位里斯本人来评头品足……他翻开自己那本手稿时，手都在发抖。

“ 这本诗集的名称叫做《珐琅与珍宝》，你觉得怎么样？”

吃足喝足、酒醉饭饱的梅尔绍尔，一屁股坐到了床边，高高兴兴地说：

“ 挺有派头的。”

阿尔杜尔翻寻他要念的那一页，然后吐了一下唾沫，开始朗诵起来：

自由颂

你看，就在那神圣的山上，

挺立着神圣的自由女神。

她披头散发向天高喊，呼声昂扬，

人类啊，你何时能醒来翻身！

后面又接着用同样的格律体裁来了一段自由女神的冗长的独白：对帝王将相加以诅咒，对人民则给予

祝福；自由女神自称是“贞洁无瑕的处女、氤氲中的幻象、方舟中的鸽子、幽谷中的粗茎菊”，她许诺贫苦无告者将得到丰收，权贵们将被套上枷锁；她歌颂基督的圣袍和斯巴达克的镣铐；最后，她在清晨的空气中一面挥舞着一把神秘的利剑，一面高声宣布：

时钟已经敲响，黎明在降临……

王权在土崩瓦解，

远处的那座城市已经响彻

《马赛曲》的怒吼声！

“您觉得怎么样？朗诵时激动得上气不接下气的阿尔杜尔念完了这一段就问道。

“很有力量，很有力量，了不起！”梅尔绍尔几乎是惊恐地瞧着他，然后又往下说，“咦，您的思想很激烈啊！是不是要来一个巴黎公社呀？哎呀！——但是，如果您不嫌我冒昧，我就要提醒一下，您有一处不小心，出了一个同音反复的毛病。就是当自由女神出现并且说自己拖着的是一条大纱巾之时……你再念一念看。”

阿尔杜尔忐忑不安地念了这一节，这是他认为最得意的那些诗节之一：

公民们，你们在呼喊我吗？
我这个自由女神就在这里！
这座城市的砖地上从未有过
更加纯洁的衣裾拖过吧？

“就在这里面！”梅尔绍尔高声喊道。“同音反复。我说这话请您可别见怪。你瞧，从未有……衣裾，当中就有了可可……可可！请您别见怪，有时人总会有疏忽之处！但是在里斯本这处地方，批评家们马上就会抓住不放的！批评得可厉害啦，简直令人发抖！他们马上会取笑挪弄你；可可，巴西出产的可可，做巧克力用的……这就非同小可了！您要耐心些。这样的事，可得步步为营才是哩！”

阿尔杜尔羞惭得脸红到了耳根；他那首颂诗中竟然出现了这样一个回音反复，这使他觉得丢尽了面子，就正像被人家在他的燕尾服的领子上发现了一只虱子一样；他气冲冲地一笔把这一句划掉。出这个疵漏，当然是在他抄写的时候不小心的缘故。为了弥补一下，他又想朗诵一下他的另一首诗，名叫《幽谷玫瑰》。

但是梅尔绍尔打断了他：

“你瞧，时间已经太晚了，咱们还要赶到维托里诺那里去呢，咱们赶紧动身吧！”他又用低沉的声音

说：“咱们最好还是到维托里诺那里去！”

原来，梅尔绍尔还欠着维托里诺一笔账没有付清，而维托里诺已经不耐烦在催账了，所以，梅尔绍尔就十分乐于抓住这个机会，“给他一个甜头”，替他招揽来一个阔气的主顾——于是，他们两人边在街上走时，梅尔绍尔就紧挨着阿尔杜尔身旁，劝他多花点钱订做这个那个：

“您订做件礼服吧，您一定要订做一件礼服！这在里斯本可是至关重要的……而且这是维托里诺最拿手的本领！”他使劲地抓住阿尔杜尔的胳膊。“还要一件宽长罩衣……这是这里的规矩！”

他们登楼，上到了 3 楼，走进了一个小厅堂，厅堂上悬挂着赭石色的透光窗帘，还有一个玻璃橱，里面堆放着一些离奇古怪的布料，在厅堂里他们看到了维托里诺，这是一跛一跛的瘦子，脸色像柠檬一样绿黄，撑着拐棍一跳一跳地前来迎接他们；空气中弥漫着一股油煎的气味；隔壁的房间传来了一个小孩子的哭闹声和一部缝衣机的滴滴答答声，听到了这些声音，阿尔杜尔就不禁回想到他在奥利维拉德阿泽梅斯时给他做衣服的那个裁缝谢朗的那家破破烂烂的成衣店。本来他的打算，是要到某家有名气的成衣店去，这样的成衣店，应该满地堆满一堆堆的衣料，桌上摆

满了服装图样，墙上镶着嵌着一个个大面的镜子，但是，现在到了这处地方，他就经不起维托里诺的花言巧语和梅尔绍尔的推波助澜极力怂恿，再加上酒醉饭饱后有点懒洋洋，街上又烈日似火，就不想多跑了，于是同意了订做一件礼服、一件宽长罩衣、一条裤子，还有一套三件头的西服，但他自己心里总觉得不是味道，看见这样的衣料，很不满意；他甚至还提到了一下想做一件腰间系上带缨穗的衣带的室内工作长袍，他提到这样一件衣服，与其说是受到自己昔日梦想的推使，不如说是为了给梅尔绍尔一点面子。

“这个也能替您做，这个也能替您做，”维托里诺气急败坏地赶紧接上说。

“要天鹅绒的，”阿尔杜尔胆怯地说。

“哎呀！”梅尔绍尔深深弯下腰来说：“你看，多阔气的大主顾呀！维托里诺先生不是天天都能得到这样大的一笔买卖的！”

维托里诺赶紧跑去找天鹅绒的样本，正在此时，从隔壁房间出来了个身材窈窕、肌肤雪白的少妇，怀抱着一个半睡半醒的小孩子，孩子在哭闹着。梅尔绍尔张开了双臂，高声呼叫说：

“小王爷万岁！特蕾莎太太过得怎么样呀？这是怎么一回事儿呀？”

他赶紧去用嘴亲那个小孩子，呜咽有声，他把小孩子喊作自己亲爱的朋友，捏他的小嘴，搔他的小肚皮，同时又同他妈妈挨挨蹭蹭的接踵擦肩。

“他刚才闹了一阵，’那女的说。

“你这个小坏蛋，你这个小坏蛋，’梅尔绍尔装出一副吓唬小孩的妖怪模样，咕噜咕噜地说。他又把小孩指给阿尔杜尔看：“够好看吧？多么好看！”

那个小孩子被梅尔绍尔的小胡子吓坏了，又开始乱叫起来。梅尔绍尔却毕恭毕敬地抚摸他，用舌头打得嗒嗒作响，还跟着母子走进房间，同他装鬼脸怪相逗他玩，过了一会儿，大概是为了让孩子安静下来，阿尔杜尔听到他弹起了法国吉他，哼唱出一首黑人法多曲。

维托里诺诚惶诚恐地正在给阿尔杜尔量身材。

“梅尔绍尔是敝店的老主顾了！他真有眼光！裤子腿要不要放宽一些？”

“好的，放宽一些……”

“一定保您满意。”

他们二人临走的时候，特蕾萨送他们一直送到楼梯转角处；小孩子已经安静下来了，睫毛上还有两大滴眼泪。梅尔绍尔马上又转过身去拉拉他脖子上挂的小圈，亲了他一脸的唾沫，叫他宝贝、王子，然后，

又同维托里诺长时间握手，对着他耳边叽叽咕咕不知说了些什么，说话时甚至还挽着他的腰。

“这一家人真不错！”下楼梯时他说。

“这个女人也长得不难看，”阿尔杜尔说。

“我饱餐了秀色。”梅尔绍尔说。

走到黄金大街的时候，已经是 3 点钟，他似乎吃了一惊。

“糟了！我 3 点半钟有一个约会呢。”

他甚至不隐瞒这是同一个女人的事……不过他真舍不得同阿尔杜尔这位朋友分手。这一天的上午过得多么惬意，对吗？对了，还可以这么做嘛！5 点钟他再来找阿尔杜尔，两人一起到‘宇宙饭店’去吃晚饭！这顿饭可大有看头呢！真是名士荟萃，济济一堂！值得吧，对不对？就说定了 5 点钟！

阿尔杜尔接着就回到了饭店。从上午起，《自由颂》中的那个同音重复毛病，一直使他坐卧不安，而他又想将其余的诗都念给梅尔绍尔听，所以，一整个下午，他都手里拿着铅笔，伏案工作，审阅自己的那本诗稿，兢兢业业，如履薄冰，像个料理自己玫瑰花坛的园丁一样，逐字逐句查找诗句中同音重复的地方。

梅尔绍尔准时来到了，看见他仍在埋头工作着，就说：

“还在弄你的那些诗吗？”

梅尔绍尔沉重地一屁股坐到他的床上，捋捋自己的小胡子：

“奥利维拉那边的女人怎么样？”

“糟透了！”

“光着脚，一身汗臭味！”他惬意地靠坐着。“不过还是有可取之处的……”

阿尔杜尔觉得他有点“粗野”，但为了取悦于他，仍然对他装出笑脸，并且向他表示，希望能向他朗诵一下《幽谷的玫瑰》这首诗作。

“唉呀，现在去‘宇宙饭店’已经够晚的了！”梅尔绍尔马上站了起来，高声叫喊道，“咱们说不定会找不到位置了！到‘宇宙饭店’是很不容易的！”

他匆匆地梳了一下头发和小胡子，照照镜子，感到满意：

“您可以在那里看到多少高人雅士！多么派头！”

阿尔杜尔还记得拉贝卡斯向他作过的描述：到了‘宇宙饭店’那里，他一定能邂逅一些文学家、议员、外交官、歌唱家，这是一整个高级的文明世界——但是他对自己现在的这件黑色燕尾服感到有点不好意思见人，他想起码得买双浅色的手套。

“对了！”梅尔绍尔说，“我也需要一双手套！”

可是，真糟糕，他忘记了带钱！阿尔杜尔在走进店子之前，赶紧把钱包打开，让梅尔绍尔拿钱用。哥儿们嘛，这算得了什么……

“你真够朋友，阿尔杜尔，你真够朋友！”梅尔绍尔不胜感激，激动地大声说。

于是他们俩戴上了浅色手套，手挽着手，沿着施亚都广场往上走去，彼此心里都决心要相敬相亲，因为新生的友谊系带已经把他们连到了一起。

他们走进“宇宙饭店”的大厅的时候，第一道汤已经上过了。阿尔杜尔瞥视了一下一张张餐桌的摆设，看到桌上种种玻璃器皿和包金器皿，在一盏盏煤气灯的光秃秃的照明下闪闪发光，一簇簇的鲜花耸立在一盘盘摆得整整齐齐的点心当中，他认为是名人们衣冠楚楚，仆役们打着白色的领带，看到这种情景，阿尔杜尔感到一阵眼花缭眩，停在门口动弹不得，有点窘迫，茫茫然地用手指捋自己的小胡子。但是，梅尔绍尔却已经在一个脸色苍白的人的身边占到了两张椅子，然后高声喊他：

“到这里来，阿尔杜尔兄，咱们的座位就在卡尔瓦利奥扎身边！”

阿尔杜尔慌慌乱乱地，手心满是汗，往前挤过

去，但半路碰到了——一个侍者，这个侍者怒气冲冲地转过身来看他一眼，不过梅尔绍尔立刻将他介绍了给著名的议员卡尔瓦利奥扎先生结识。”

“我在科英布拉曾同阁下有过一面之缘”，阿尔杜尔满脸通红，好不容易才说出这一句话。

他认识卡尔瓦利奥扎，是在当年卡尔瓦利奥扎在《思想界》上发表一些民主的言论，在学院的剧场发表抒情式的讲演，并且由于恶习因而在脸上永远留下患热病的苍白黄色从而出了名之时。他在三年级时得了——一个“不及格”，从这个时候起，就在“潇洒社”中成了最热烈的共和派。但是，他后来靠一位姨父的影响被任命为政府议员，在里斯本又被介绍给王国上议院议员们认识，进入了某些簪缨世家的府第去朗诵。这一下子就对现制度热心起来，对王朝敬重得五体投地。他十分垂涎于海军大臣的职位——而且常常在哈瓦那之家①的门口高谈阔论地议论政治，一边谈，一边用他那些被香烟烧黄了的手指捻捋小胡子的尖端。他的形象是人们所熟悉的，就是经过几代人早已变旧了的形象，就像国王若昂六世②时代的那些旧

① 哈瓦那之家是里斯本的第一家咖啡店。——译者

② 若昂六世（1767—1826）是葡萄牙第 27 代国王，于 1816—1826 年执政。——译者

铜币一样——报纸上每当提到他的姓名时，总要在前面加上“灵感丰富的”这一个形容词。

他向阿尔杜尔点头为礼，又以垂询的架势同梅尔绍尔谈了一会儿，仿佛他自己是站在高高在上的文化界梯顶上同下面的人交谈似的。他是外省人，他住在外省，你听他讲话的时候，简直会感觉到，阿尔科斯特德瓦尔德维斯的那些道貌岸然的地产主们，在镇民同乐会里谈到他的时候，一定是既惊叹又不放心：——这个人聪明极了，但又太诗人脾气了！

“这么说来，您已经离开了科英布拉喽？”他问阿尔杜尔。

“离开两年了！”

梅尔绍尔连忙凑上来，兴致勃勃地背诵：

科英布拉，花团锦簇的城市，
蒙往戈河畔的一朵鲜艳的花朵……

阿尔杜尔接过去把诗背完：

我要用我的诗歌来向你敬献
我多年的爱心的贡礼！

但是卡尔瓦利奥扎却把这两句诗改了一下：

我要用我吐出的痰来向你敬献上

我多年怨恨的贡礼！

“好哇 好哇！”梅尔绍尔大声高呼。“真是妙极了！……”

这一段简短的对话，在阿尔杜尔看来，也显得十分雅致，十分有首都味，于是他十分惬意地靠着椅背坐着。他现在身处这个地方，面对着一张盛筵的餐桌，周围全是一些他猜想尽是政界、文坛或是财界名人的人物；这种种情形，都使阿尔杜尔感到十分惬意——又是煤气灯的强烈光芒，又是一盘盘的菜汤，又是来回奔忙的侍者，又是一根根的虹吸管——但是他胳膊活动时心里很胆怯，小心翼翼，唯恐碰破了什么东西，他注意地观察自己的一举一动，强迫自己的举止要文质彬彬。他旁边有一个人，原先他没有注意，但忽然转过身来，十分客气地问了他一句：

“这样，您一天的辛劳也松快了一些吧？”

他听了这句话，心里真是高兴极了。这个人他原先没有认出来。原来就是车厢里同行的那个人，那个提着小筐子，里面装着一只小狗的那个人。这一下子，两个人就谈开了，谈到车上旅途的辛苦，谈到那只小狗，谈到中转站的那场阴雨。这时候，梅尔绍尔注意到了他们在交谈，就从阿尔杜尔椅子的背后赶紧伸过手来，高声叫喊起来：

“喂，若昂·梅里尼奥，真是对不起，老兄，我原先没看出你来！”

“我看见了，我看见了！”梅里尼奥马上接过来说，他满面红光，一脸的谢意。“我看见了，消息写得真好！大家都皆大欢喜。真够朋友，真够朋友。”他又指着阿尔杜尔说：“我们俩曾经是旅伴呢。”

阿尔杜尔此时想起了他在《世纪报》馆看到的那段新闻，不禁心花怒放，因为原来他所结识的是这样一位在欧洲各国首都都备受器重的“上流社会生活的光彩夺目的点缀”。他想了一下，觉得还是向梅里尼奥说这么一句更为得体：

“那段新闻我看过了……”

“他们对我太过奖了，”梅里尼奥感动地说。“他们对我太过奖了。”

这一下子，他对阿尔杜尔就十分亲热起来，请他用自己的那瓶阿波利纳里斯矿泉水来调和葡萄酒，向他讲了一些有关那条小狗的消息：小狗安然抵达，情况极好，姑娘们高兴极了！真是一只小宝贝！——然后他又把谈话的题目转到自己身上来。《世纪报》的那条新闻对他的描述，也有不少的确是真实的：总的来说，他是受人器重的，原因是这样的：就是他喜欢让别人高兴。科尔维洛先生真的无法想象他这次从巴

黎来，受人托办了多少件事儿！他住在巴黎，生活简朴，因为他不是个富翁……天呀，比富翁可差远了！但他每隔一年就回里斯本一次。巴黎是个多么美妙的小天地，不是吗？啊，他在巴黎有一些好朋友！连格兰蒙公爵也老是对他说：Merignô, vous êtes tout à fait des nôtres! ①噢，他倒真的是受人器重的……不过，咱们葡萄牙的这个小角落也是十分不错的嘛。而且，还有一点，在里斯本这块地方，害神经痛就不那么厉害……

他说话的声音很轻，很亲热，一面说一面用精心修整过的手抚摸着自已光光的下巴，手上一颗钻石闪闪发光；他的宽长罩衣插上了西班牙国王卡洛斯三世授予的骑爵勋章的小玫瑰花结。他对阿尔杜尔十分亲热，到了上烤肉的时候，他就称阿尔杜尔为“我尊贵的朋友，我的好旅伴”！

他问阿尔杜尔是不是久居里斯本的。

“不是的吗？啊，外地也很不错……我国的外地民风淳朴，十分淳朴。就拿我自己来说吧……”

他说到这里就中断了，因为他要回答一个人的招呼，这个人衣着豪华，长着一副蜡色的漂亮的脸，小

①法语：“梅里尼奥（法文读者），你完全是我们自己人。”——译者

胡髭黑亮亮的，像是上了漆似的，这个人从桌子的另一边问他，为什么星期二没有到若安娜·寇汀纽夫人家里去。

“我那天没法去呀，帕迪良老兄！侯爵夫人不答应，她就是不答应。当时我们正在玩一局十分美妙的纸牌戏……，”

接着，他又请对方详细介绍一下星期二晚会的情况，玩惠斯特纸牌戏的时候，弗雷德里科先生是不是又咆哮了？貌美出众的洛尔德洛子爵夫人这位小妞出席了没有？还有你，帕迪良，你当时干了些什么呀？

那个人挺起了他那雪白发亮的一大片露出的衣胸。

“你说的是这个星期二吗？演出了‘双簧管’和‘埃米莉亚·达斯·内维斯’^①。都很受到大家的欢迎。”

“您认识若安娜·寇汀纽夫人吗？”梅里尼奥轻声地问阿尔杜尔一句。

“不认识。”

“啊，她那个大厅真是了不起。有美妙的音乐，有漂亮的女人，有跳舞、有朗诵。还有许多外国人也

^① 埃米莉亚·达斯·内维斯（1823—1883），葡萄牙著名女演员。——译者

到会。”

“真是沁人心脾的星期二啊，’他神往不已地闭着双眼说。

在这种不拘礼节的气氛和这顿晚餐的作用下，阿尔杜尔渐渐适应了环境，他甚至还故意显示他的潇洒随便，问了卡尔瓦利奥扎一句“您没有再回科英布拉了吗？”

“一个获得了自由的划船苦役犯，是不会再去访问那些船只的。”卡尔瓦利奥扎冷冷地回答说。

阿尔杜尔本来想搜索枯肠，找出一句妙语来应对，但是怎样也找不到，于是只好默不作声，抱着好奇心，这边听听，那边听听。人们的交谈使他大感兴趣，在人家是一些普普通通的话，在他听来都是新鲜的，他经过自己想象力的放大作用，从这些话当中似乎隐约看到一些高级生活的启示。在桌子高处进行着的一场有关解散上议院的辩论中，充满了这位那位大臣的名字和讲演者演说词中的引语，使他对政坛生活油然而生敬慕之心，这种生活，从强者的统治权那里获得了宏伟的气势，又从尔虞我诈的惊心动魄场面中获得了动人的吸引力，并且从能言善辩的理想主义中获得了崇高的外表。另外又有一些人在枯燥地谈论什么银行呀、证券呀、资金呀、经纪活动呀，这些谈论使他对

金融界的活动也油然产生了兴趣，在这样的一个天地里，千百万块钱动不动就来回翻滚，而巴尔扎克笔下的纽沁根^①之类人物则凭自己高超的理财手腕创造出大笔大笔的钱财。阿尔杜尔又在自己身边听到人们议论圣卡洛斯剧院，这种议论引起了他对戏剧的偏爱。梅里尼奥又重新开始对若安娜·寇汀纽夫人每星期二晚会赞不绝口，此时阿尔杜尔就仿佛觉得，上流社会的社交生活，还不单是贵族式的谈情说爱的罗曼史而已，而且还伴随有钢琴声的咏叹调，在镶满镜子的厅堂里的引吭高歌，而在这些厅堂里，处处可以看到那位身穿方格子衣服的优雅夫人那个仪态万千的情影！

这是他在里斯本遇到的第一个令他眼花缭目不暇接的五光十色场面，但是，在遇到这个场面的时候，他却没有怎么样想到他的那位“伊人”！在座的男人们，肯定其中一定有不少人是认识她的，但这些男人几乎全都是中年以上的人了，神气疲惫，讲求实惠，所以他在这一点上并不妒忌他们，因为他深信他们当中没有一个能会使她倾心的。从这些嘈嘈杂杂、七嘴八舌的“交谈”中，他感觉到里斯本朦胧模糊的

^① 纽沁根是巴尔扎克的小说《高老头》中的德国大银行家，是高老头的一个女婿。——译者

一整套生活方式，十分复杂、十分紧张，具有强烈的戏剧性——在这里，仿佛是在一个明亮的背景衬托下，凸出那位身穿方格子衣服的夫人那婀娜多姿的倩影，而现在，他在这场盛筵的刺激下，变得更加敏感，就在这种敏感中，对这个倩影感到五体投地。

咖啡已经上过了，在人们吸烟吞云吐雾的一团氤氲当中，又响起了七嘴八舌的嘈杂声。人们酒醉饭饱，用手肘支着桌子，懒洋洋地靠在那里说一些私房话；在大厅最深处，一个戴着夹鼻眼镜的人在同人家大吵大闹，高声叫嚷，问人家是不是把他看成傻瓜；一个肤色红润的男人吃得过饱，在那里悄悄地打嗝；帕迪良在那里点燃着咖啡里掺进的白兰地酒，兴奋异常的梅尔绍尔则同那位男爵一起，用十分粗俗的字眼来评论圣卡洛斯剧院首席女舞蹈演员维珍蒂的大腿究竟美在何处。

但是，梅里尼奥已经站起了身子，走过去拍了拍梅尔绍尔的肩头，对他说：

“你想不想下去到萨罗蒂尼的房间去一下？还有你，去不去？”他又加了一句，在阿尔杜尔的肩头上轻轻地拍了几下。

“好哇，”梅尔绍尔高声说。他站了起来，拽了一下裤子，香烟还叼在嘴上发出火光：“再从这里去圣

卡洛斯剧院，好吗，阿尔杜尔？这样，一天就不白过了！”他呼喊了一下侍者：“维森特，结一下账，把账单交给这位先生；要快点，懂了吗？这顿饭真吃得不错啊，梅里尼奥！”

阿尔杜尔也觉得这顿晚饭十分美妙。

“比在‘西班牙饭店’好多了，”梅尔绍尔接来说，“你说是不是？你，阿尔杜尔，你本来应该到这里来，到这家饭店来才对。这里是处享福的去处！”

梅里尼奥以很有权威的口吻说道：

“如果谁想广交朋友的话，这是再好不过的地方了。”

阿尔杜尔已经心中乐滋滋地忖度过这个可能性了。在下楼去萨罗蒂尼房的路上，走廊上的地毯、一个电铃的叮当声、一个端着叮零当啷响的杯盘餐具的大托盘匆匆走过的侍者、远处一个钢琴的悠扬响声，这一切都在有力地诱惑着他。住在这里会是多么的有意思啊！

“这位萨罗蒂尼是谁？”

“他是圣卡洛斯剧院的第二男低音。”梅尔绍尔向他解释说，“是一位了不起的花花公子！”

他们打开了房间的门，但是梅尔绍尔看见里面有一个人，一头卷曲蓬乱的头发，懒洋洋地躺在沙发上

抽着烟，就没有走进房间去：他们要动身去圣卡洛斯剧院了，不能再耽误时间了。

靠在门旁边，萨罗蒂尼上身穿着棉绒的长外套，下身穿着迷迭香色的裤子，身材魁梧，满面红光，拥抱了梅尔绍尔这位“el ilustre periodista”^①；他又用胳膊抱了一下梅里尼奥的腰，称他为“dilecto amico”^②；他还热情地同阿尔杜尔握手，讲的是一种意大利语同西班牙语的混合语，罗哩罗嗦，活泼诙谐。

阿尔杜尔满怀好奇心，瞥视了一下这个房间：有几个人正在边喝咖啡，边谈得起劲；有一架打开了的钢琴，上面有几盏灯，灯的周围笼罩着一片迷迷濛濛的香烟烟雾，一个戴着金丝眼镜的人，正在眼瞧着天花板，吊着嗓子；一张桌子上面有一把提琴，一张安乐椅上堆满了乐谱，一个穿着浅色西服的年青人站在那里指手画脚地厉声说话：原来是在讨论艺术——阿尔杜尔十分兴奋，他听到了库尔贝^③、柯罗^④、德拉

① 西班牙语：著名的记者。——译者

② 意大利语：亲密的朋友。——译者

③ 库尔贝（1819—1877），法国现实主义绘画的开创者，巴黎公社社员，公社失败后入狱，后流亡瑞士。代表作有《碎石工》、《筛谷的妇女》、《海浪》、《雪景》等。——译者

柯罗（1796—1875），法国历史风景画过渡到现实主义风景画的代表人物，又是肖像画家和裸女画家。作品有《林中仙女》、《沙特尔大教堂》、《春天树下的小径》等。——译者

克洛瓦^①的名字……

但是这时候出现了一声嘘声。一个不留胡髭的、面色苍白的青年人，走到了钢琴旁边，他轻巧潇洒地把头发往耳朵后面一掠，轻声地向那位戴着金丝眼镜的钢琴师说了几句话，然后闭上双眼，歪着脑袋，半开着嘴唇，唱了起来。阿尔杜尔听出了歌词，那是《罗蜜欧与朱丽叶》中的男女二人对唱的一段：旋律带有神秘的沉思崇拜色彩，这个脸色苍白的青年人以一种如醉如痴的倾诉情怀的表情，抬高了嗓门：

这不是云雀的声音。

不，天还没有亮呢；

这是对爱情充满信心的夜莺在歌唱……

阿尔杜尔入迷地听着：他在这音乐的节奏中，仿佛看见有一条用丝绸带充当的软梯，挂在一个阳台边上，两条颤抖的手臂正从这条软梯向上伸出，而阳台则伸出了一个白色的身影。而同时，一个古老花园的土墩上，一只夜莺正在婉转啼鸣……

但是梅尔绍尔却把门关上，抓住阿尔杜尔的胳膊，拉着他沿走廊向外走，而这时候，阿尔杜尔对刚

^① 德拉克洛瓦（1798—1863），法国浪漫主义画家，名作《自由引导人民》（即《1830年7月27日》）即出自他之手。——译者

才远远窥了一眼的那个文艺晚会的盛况，仍然历历在目，为之心醉神怡。

“夜生活就得那样过。”他说了一句。

“你呀，你本来应该住到这家饭店来。”梅里尼奥说。

梅尔绍尔也一再表示这个意见，他认为这样更好。阿尔杜尔呢，他不置可否地微笑着，但是心里却已经在预计着这里会有像这一次这样的晚会，在晚上处处可以听到独特的交谈，欣赏美妙的音乐，饱餐美食后懒洋洋地享受这一切的欢乐。

“不过也许房间已经住满了，”他已经心动了，提出了一个疑问来。

“哪里的话！”梅里尼奥高声喊叫说。

正巧此时，饭店的账房先生吹着口哨走过，梅里尼奥就喊住他，把他拉到一个角落去，这可是一笔大买卖，所以他对那位账房先生说话时十分兴奋：又来了一位客人；他无非是希望这家饭店生意兴隆罢了，还有什么呢”他希望饭店方面能够领情，知道他是尽一切力量替他们招揽住客的……

恰好，账房先生说“在3楼正巧有一间小房间”。梅尔绍尔心中暗暗高兴，从此，他就可以常常来同阿尔杜尔一起用餐了，于是他就马上大声喊叫说“大家

应该马上去看看房间，商量合计一下……”

这个小房间，里面摆设了蓝色织锦面的家具，窗口朝着大街；由于这是夜里，家具在煤气灯的照耀下，带上了一种浓艳的色调，阿尔杜尔不禁心动。但是，房费可不低啊！不过，话又说回来，他觉得既然要同文学界拉上关系，就必须在这里下榻才行……这样做甚至是聪明之举；更何况一个艺术家研究生活的时候，并不是要研究生活的崇高之处，而是要研究它的豪华排场。

“您的隔壁住着的是 2 号女主角巴蕾蒂”，账房先生眨眨眼睛，告诉他说。

“噢，是个美人儿！”梅尔绍尔说。

梅里尼奥戏谑地碰碰阿尔杜尔的胳膊，说：

“这对您再也适合不过了！”

既然能同一位美艳动人的女歌星为邻，于是阿尔杜尔也就打定了主意。

梅里尼奥要再去萨罗蒂尼的那个房间，顺路就送阿尔杜尔和梅尔绍尔二人到楼梯。自从梅尔绍尔匆匆向他说了一句“这个小伙子得到了他教父的一大笔遗产”之后，他似乎对阿尔杜尔更加亲热了。他同阿尔杜尔握手时显得特别亲切，对他说：

“在餐桌上，我一定在自己身边留一个座位。您

有什么事儿要帮忙，请别客气，帮忙别人是我的特长……我一定要把您带到若安娜·寇汀纽夫人的家里。”

阿尔杜尔高兴得红光满面。他此时仿佛已经看见自己正在那里参加一个晚会，在一个不那么明亮的角落里，挨在他的那位“伊人”的粉脸旁边窃窃私语，讲出许多富有诗意的话语。而这位身穿方格子衣服的夫人，则手持扇子半遮脸，吃吃地在微笑。

“这位梅里尼奥看来是个大好人，’他在街上边走边对梅尔绍尔说。

梅尔绍尔却喷出了一口烟，咕哝地说：

“老油子！”

他是已经把阿尔杜尔当作在他势力范围内的人了，因此，中间又杀出一个梅里尼奥而且开始对阿尔杜尔产生影响，这不得不使他感到一种带有醋意的不快。

“大大的老油子，’他又加上一句。

梅尔绍尔此时又开始向阿尔杜尔解释，他刚才为什么不想走进萨罗蒂尼的房间：原来格雷罗·门德斯这个畜生也在那里……这只野兽，他一看见就要怒发冲冠！

阿尔杜尔感到十分惊奇：就是那位格雷罗·门德

斯吗？他不是写过与《少年维特之烦恼》一样缠绵哀艳的小说《雏菊》的吗？

“他是个畜生！”梅尔绍尔不耐烦地一言以蔽之。在晚饭之前，他在阿尔杜尔的心目中，是多么的天真善良，而现在呢，喝足了科拉雷斯葡萄酒和白兰地酒，酒性发作了，他的用语和言谈却带上了七八分的火气。——咱们到圣卡洛斯剧院了，够派头吧？

他接着就带阿尔杜尔到售票处去，买了两张“国王御座旁的侧座”票——萨阿维德拉这个坏蛋，一直占住（世纪报）的座位不放嘛！他轻声轻气地向“守门的好朋友”讲了一两句话，亲切地拍拍这个人的肩头，问他借梅斯基塔先生的望远镜一用；他的香烟已经抽了一半，他就把烟灭掉，保存在一个角落，因为“现在时世艰难，不容浪费”，于是，他捋了捋自己的胡髭，就伸手去推那绿色的门环。

阿尔杜尔翌日给拉贝卡斯写了信，正如信中所说，他对圣卡洛斯剧院简直感到美不胜收；“那些包厢的宏伟的建筑风格，那个舞台的广阔巨大、那个国王御座的庄严华丽、那些一声不响地静听美妙音乐的上流社会人士的风雅，真是，拉贝卡斯老兄，真是令人为之心旷神怡啊！”

这一天唱的是《非洲少女》^①，第二幕已经开始，幕布已经升起。阿尔杜尔在走向自己的座位时穿过人群，觉得人人都在注目看着他，感到很窘，全身的血都涌到了脸上，他一路走，一路踩着别人，惹起他们生气。

“喂，先生们！”有人气冲冲地蜷缩在座位上高声叫嚷。

阿尔杜尔狼狈不堪，连“请原谅”这一句话都说不出来，他坐到自己的座位上后动也不敢动，帽子放在膝头上，看着舞台出了神。舞台上的布景是一座监狱，有一个胖胖的、皮肤古铜色的、满身古怪打扮的妇人，在一个睡着的男人的床前边唱着歌，边挥动着一把羽毛大扇子。她那温暖的歌声，唱到高处时回荡着，唱到柔美时又引人想入非非，阿尔杜尔听了不禁激动得打寒颤。

“那就是萨西，”梅尔绍尔轻声对他说，“你觉得

① 《非洲少女》是德国歌剧作曲家梅耶贝尔（1791—1864）的五幕歌剧。剧中借用了葡萄牙航海家伽马为主角。故事情节是：伽马发现了印度新土地，还带回印度公主赛利卡和仆人聂鲁斯科为证，但他被下狱，彼得罗将赛利卡和聂鲁斯科及伽马的恋人伊内斯带上船去寻找那片新土地，结果被当地人消灭。伽马拒绝了赛利卡的爱情，回去找自己的恋人。赛利卡和聂鲁斯科均自杀。——译者

这座剧院怎么样？”

阿尔杜尔只是动了一下眉毛，表示赞叹。正如梅尔绍尔后来所说的，阿尔杜尔“在观剧的全部时间当中一直都瞠目结舌”。剧中的各个人物作出种种同情节相适应的姿态，在阿尔杜尔看来，仿佛是在实实在在的、有声有色的配乐当中朦胧模糊地动来动去，整个气氛就像是一场有音响的梦境。他瞧着舞台上的布景，瞧着聂鲁斯科的粗野犷悍的步伐，瞧着舞台前端那两条从上到下都照得通明的柱子，瞧着那些他看来似乎十分遥远的包厢，瞧着人们在煤气灯下的苍白的脸，于是他感到自己已经被卷进了一种美妙的、不可理解的和谐之中。有时候他的耳朵跟踪着一些细巧的旋律，但这些旋律很快地又被汹涌而来的器乐声盖过并且吸收掉。管弦乐队是这样的宏伟，他所感到的四周的观众又是这样的阔气，这都使他感到一种说不出的压抑。当舞台上的幕布落下的时候，他感到的却是松了一口气。

“咱们现在可以看看活牲口了！”梅尔绍尔接着说，他站起了身，伸手向四周打招呼：“喂，子爵！你好呀，西尔瓦老兄！”他迅速地扫视了一下各个包厢，然后以瞧不起的口吻说没有什么了不起的人物——他说他要去把那节香烟吸完。

观众席响起了七嘴八舌的嘈杂声，阿尔杜尔被这些声音镇住了，不敢动弹。他只是用眼睛来贪婪地饱览此情此境。那些包厢是多么的高高在上，色彩丰满而又浓深。悬垂下来的坠子闪闪发亮，在暗色的底色上加上了白漆和镶金，显得格外分明。国王座坛的樱桃色的天鹅绒幕布，两边是一些刻有女像的顶柱。男人们的打扮和外衣是多么的讲究，这一切，都仿佛显示了首都的宏伟气魄和王室的伟大尊荣。尤其使他感到印象深刻的是剧院里的女人们：她们的举止是多么的娴静优雅，她们的脖子是多么的白嫩，这使他感到她们不愧为名门望族出身，身居深宫大院钟鸣鼎食之家，继承了祖辈的优雅；他还十分欣赏她们那些八个纽扣的手套和她们的发式：他恨不得能听得见她们在说些什么，为什么微笑。他的那位“伊人”会不会在这里呢？他用望远镜到处搜索她，一直搜索到剧场的顶楼。他没看见她——于是感到一阵惆怅。他那顿饭吃得很饱，剧场里的热也使他感到有点懒洋洋。在那几行稀稀疏疏的安乐椅那里，他就注意看看那些男人，他们的头发闪亮着，剪得整整齐齐，胸衣也雪白耀眼，姿态却是懒洋洋的。而他呢，他穿的却是一件破旧的西服，这使得他同这一批衣冠楚楚的、身体一动都发出丝绸的窸窣声的、系着白领结的上流社会人

士，成为彼此格格不入的两种人：所有那些人，都有一个相同之处，就是他们是这剧院的常客，他们彼此都认识，知道彼此的心情、彼此的家财、彼此的声调、彼此的亲戚关系；他仿佛感到自己是个闯进来的外来人；他很想成为他们当中的一员——但愿维托里诺快点把那套衣服给他做好送来！此外，他又本能地预感到这个上流社会对艺术、对诗、对文学，是不感兴趣的；他们的举止总有点弄虚作假之处，同时对理想的关怀是格格不入的。他们的言谈中可以听出一种轻佻的言词，显示出他们思想的俗气。他现在感到，他的那本书，他的那本《珐琅与珍宝》，他的所有的诗，他的那个剧本，都不足以打动这些漠不关心的人们的心——唉，他虽然有这点钱，但要赶上这些人的排场，还是不够的！他感到一阵说不出的惆怅，感到自己的一番心事无人知晓，自己满腹经纶却怀才不遇。他觉得很伤感，感到自己穿着寒酸，在这里只是个无名小卒，提心吊胆，他看着那个提琴手支在乐池栏杆上的那条胳膊，一面就想着自己在奥利维拉德阿泽梅斯的那个房间，想到当时连夜奋发写作的情景，回忆起当时曾抱有多大的希望，但是，现在遇到了这样一批富有的、发迹的、彼此沾亲带故的资产者，这些希望现在在他看来是实现不了的。他现在回忆奥利

维拉德阿泽梅斯起来，反而觉得那是个同他天然合拍不相龃龉的去处。

但此时乐队的演奏家们又出场了，来到舞台的下方，各就各位，管弦乐队的乐池响起了各式各样弦乐器的调音声。观众们又回到座位上来，幕布徐徐上升，舞台上展示的是一艘雄壮威武、装潢华丽的战船。

手持滑膛火枪的士兵，在船头的堡垒中来回走着。在下方的一个小舱间里，一个身穿天鹅绒外套、头戴羽毛帽的贵族，正在用一个圆规在一张地图上进行测量；另外，在一群脸色憔悴、未老先衰的配角的拥簇当中，一个胖胖的妇人坐在那里，摆出晚会表演的姿势，在引吭高歌。

合唱队的伴唱歌声走了调，这使得那些音乐爱好者们十分不满，有人发出了“啊啊！”的讥讽声。“多么糟糕！”有人气愤地用粗暴的咕哝声说。“唉，我的天呀！”有人发寒颤地叹息说。梅尔绍尔摆出内行的批评家的姿态，表示厌恶，用手掩住了耳朵。那个独唱的妇人满脸通红，一会儿又脸色苍白，可以看到她大汗淋漓，狼狈不堪——但她那只肥厚的手一直没有离开她那鼓胀隆起的胸脯。可是，响起了一下铃铛声，声调变得忧郁了。士兵们和水手们开始一起大合

唱，向护佑航海者的圣多明峨祷告，祈求保佑。这时候，有人用鞋跟踢地作响；旁边一个人很气愤地说出一句粗话。梅尔绍尔左顾右盼，骂排剧导演，骂演出商，骂政府，最后，就灰溜溜无可奈何地一屁股躺到座位当中。

“这不是什么圣卡洛斯剧院，这什么都不是！全是一批混蛋！”

但是，这时候，舞台上，聂鲁斯科出现在船头的桅杆旁边，作出一个张臂大开的姿势，唱出了他的那段“要当心”！

水手们要当心，
风向正在改变……

各就各位准备行动的哨声吹响了，管弦乐队奏出了狂风巨浪的宏伟轰隆声，海洋在令人不寒而栗的阴沉浓雾之下开始翻腾。

阿尔杜尔十分兴奋，恍如身处《海上悲剧史》^①的情景之中。对于历次地理探险发现，他只知道一鳞半爪，但这一段探险发现的时期，对于他来说，一直具有一种令人心潮澎湃的诗意，再加上那艘战船的古

① 《海上悲剧史》是葡萄牙作家布里托 1688 年所作，共记述了葡萄牙舰船 12 次遇难的经过，文笔简洁但生动逼真。——译者

色古香的结构、贵族们帽子上的羽毛、船头堡垒上简陋的挂灯在海水上照出的一点点亮光，都使阿尔杜尔恍如身历其境亲眼看到那几次英勇的船海事业；他仿佛看到了伽马的那一队快帆船浩浩荡荡驶过的好望角；他感觉到人们心中抱着巨大的畏惧在向天祷告；他听到大海在咆哮，在将巨浪白白地打在海边的巨石上；他听到空中有呼喊声，这原来是沉船死难者的游魂……所有这些艺术上的幻觉想象，都使他兴奋不已，推动他去回顾历史上的现实。

“真了不起，梅尔绍尔！”他轻声地说。

但是梅尔绍尔用手肘推了他一下：

“现在你往下看看这个。”

那是聂鲁斯科，他在一大群惊恐万状的水手的人丛中，用一种可怕的姿势和宏亮的嗓音，唱出了好望角海神巨人阿达马斯托尔的满腔怒气。人们鼓起掌来，有人在喝彩。鼓掌的响声使阿尔杜尔像中了电似地兴奋起来，他十分羡慕那些音乐大师们所享有的光荣。聂鲁斯科那古铜色的脸上闪烁着大滴的汗珠，向观众躬身致谢，他气喘吁吁，胸前的几串五颜六色的念珠也随着呼吸而一起一伏。

但是后来，这位男高音又使大家不满意了：安乐椅座区发出了一阵不满的咕哝声。当幕布在大口火枪

的轰鸣中落下的时候，梅尔绍尔拿住了自己的帽子。

“什么《非洲少女》，见他的鬼去吧 咱们到外面去吸一根香烟去。”

阿尔杜尔跟着他出去。剧场人多气闷，又加上煤气灯，又加上看时心情紧张，又喝了科拉雷斯葡萄酒，这一切，都使他感到一种说不出的疲乏。音乐的声音太强烈，就在他耳边震天价响，使他脑昏耳鸣。他在这样的音乐里找不到他原先熟悉的那些旋律所给予他的那种纤细悠扬的感觉，本来，这些旋律，如《露西娅》、《梦游女》等，都能使他的脑子得到灵感，而且无论是当他高兴时或是忧闷时，都能使他的思想带上歌声的节奏。走到上面那狭小的石板地的楼梯转弯处的时候，他停了下来，靠在煤气灯旁，在梅尔绍尔身边，默默地吸烟，全身肌肉都懒洋洋，全身都在静悄悄地打呵欠。

一个人边卷着纸烟边从上层下楼来，请他“劳驾借个火”。这个人的头发像一团黑色的粗麻布，从帽檐下冒了出来；他是个矮个子，干巴巴的，脸如土色，胡子剃成神学院学生的模样；他戴着蓝色的夹鼻眼镜，打着一一条有白斑点的粗斜纹布领带，领带的结已经松开，领带就耷拉下来，垂到他那件窄窄的，一直紧到上方的长罩衣上。

他借火点着了香烟，有礼貌地道了谢。

“你看这个老油条！”梅尔绍尔嘟哝着说。

“他是谁呀？”

“就是那个雅科梅·纳扎雷诺嘛，他是马蒂亚斯那一伙的一个共和派，一个流氓！”

阿尔杜尔本来想再看清楚一下这个人，但这个人已经消失在头戴高帽子的黑压压的人群之中，这一大堆人在石楼梯的深处熙熙攘攘挤在一起，从中散发出浓浓的抽烟的烟雾。

梅尔绍尔看来似乎很讨厌这个人，又很害怕这个人，他解释说，他是那一批阴谋反对国王、反对贵族并且希望搞一个公社的捣乱分子之一。

“您怎的讲起公社来啦，梅尔绍尔先生？”有一个人停住了脚步问道，这个人是个高个子，胸膛凹陷，尖鼻子，短大衣的领子竖起，一直在干咳。

“哦，是你，英国人，”梅尔绍尔说，“你也来了？那小妞儿也来了吗？”

这个人咳了一声，吐了吐唾沫，回答说：

“她在那边楼上同洛拉在一起。”他嘶哑的声音听来说话很吃力，呼吸不畅；他嘴唇半开着，没有血色，露出一口没有好好照料的牙齿。

“这是怎么一回事呀？”梅尔绍尔问道。

那个人耸了耸肩头，嘴上作出了一个伤心的姿态。

“少了一个维纳斯女神！少了一个维纳斯女神！”梅尔绍尔开玩笑地高声叫道。

“你这个小子，”那个人一面用流氓腔这样说，一面在梅尔绍尔的肚皮上拍了一下。

接着，他边咳着边慢慢地上楼到包厢去。

“他同孔妮姘居，”梅尔绍尔接着说，“这个孔妮是个大美人儿，老兄，她是来到里斯本的最漂亮的西班牙女人。他已经是个半截入了土的人了。但是，那个孔妮啊！”他十分兴奋地说：“咱们去瞧瞧，能不能把她钓上来！”

他们又走进了观众席。梅尔绍尔站着，用望远镜扫射了剧场的顶楼：他想让阿尔杜尔看看孔妮的芳容！她的美貌真是令人神魂颠倒，她的举止像个公爵夫人，那双明眸妙目，那婀娜款摆的柳腰！……

但是他并没有找到孔妮——幕布又升起了。

舞台上显现出了精细的建筑布景，上面装饰有离奇古怪的怪兽和古埃及的神像，四周有青铜色的棕榈树和血红色盛开的仙人掌。但是，在炽热的粉末式的亮光沐浴中都显得朦胧一片，好像是一层轻飘飘的黄金薄雾。

长着麻絮般的大胡子的祭司们以缓慢的步伐登场说教；瘦削的武士们以蹒跚的姿势跑来跑去；庙堂舞女们、哭丧妇们列阵跳舞，这舞蹈时而像是一场婚礼仪式，时而像是一场丧礼；府绸布在空中飞舞，把黑白两色混杂到一起；金属的铙钹在叮当响鸣，无论是器乐或是声乐，都显示出圣坛的庄严和伊斯兰宫廷的靡逸。

在他们四周，人们笑着对舞女们评头品足，对她们的长腿和臀部做出猥亵的评论。这些淫秽的言谈，污浊地盖住了管弦乐队的动人乐音，使阿尔杜尔感到很不耐烦。

他一动不动地听着，诧异得起了鸡皮疙瘩，他饱览那火热般的舞台布景、舞女们的旋转舞姿，心中涌现一阵阵的思潮、回忆、模模糊糊的感触，但这些很快就被器乐的阵阵轰鸣所驱散了。他整个身心都随着一片片的和音在回荡着，随着这些和音所包含着的激情而颤动着，而当塞利娜穿着她那件满是闪亮的宝石的长袍出现时，阿尔杜尔看见了简直像五体投地似的弯下肩头，塞利娜喜气洋洋，头顶上有一个华盖给她遮挡着。阿尔杜尔看见瓦斯科·达·伽马走进圣林的一个角落，林子里的芳香气味带有一种有毒的风情春意，茂密的草木中偶然发出虫鸟的啾转，几个玉盘缓

缓滴下轻巧的水滴；聂鲁斯科唱出的长句，使阿尔杜尔的心胸充满了伟大高尚的激情；他听到二人对唱时，感受到了亚洲式的、使人为之不顾性命的爱情是多么的狂热；随着战船上的柔和歌声跟着战船冉冉驶离，幕布就降了下来。此时阿尔杜尔感到自己身心交疲，软弱无力，那双充满幻觉的眼睛盯着那些早已被幕布挡住了的布景，他所经历过的种种超自然的感觉，使他仍然全身颤抖着。

而梅尔绍尔呢，他对那个男高音很恼火，恨不得给他一个下不了台……一个皮肤油光光的、燕尾服上插了一小枝迷迭香的人，试图平息梅尔绍尔的不满：这个男高音是个好小伙子嘛……

“我不会同他一起吃夜宵的，我不会同他一起吃夜宵的，”梅尔绍尔打断他的话，就起身退席。

“你瞧梅尔绍尔这头驴子，’那个人环顾四周，惊讶地说：‘简直是头驴子！他想怎么的啦？’”

这个人使劲挥手，继续向整排座位的那些问他为何如此生气的人们解释理由。

“就是梅尔绍尔这头驴子！他想怎么的啦？真是一头大驴子！”

阿尔杜尔懒洋洋地扫视各个包厢，突然在左侧的第一层包厢里看见了她，看见了他的那位“伊人”，

那位身穿方格子衣服的夫人！多么巧啊！他拿着的双筒望远镜，手在发抖。这位夫人同其他一些夫人在一起，其中一个已经上了年纪，戴着金丝夹鼻眼镜，他的那位“伊人”一定在此之前一直坐在包厢的深处，所以他才没有看见。她背对着舞台，轻轻地转过脸来，眼睛朝下扫视楼下的观众席，此时阿尔杜尔注意到了她穿着一件深葡萄酒颜色的衣服；她那圆润美妙的肩头，被灯光柔和地照亮着，她的袖子，在手肘处有一道白色针织的花边；她那裸着的手，上面闪亮着几个戒指，她用手指慢慢地敲击着天鹅绒的卷边，漫不经心地敲着，像是弹着钢琴的键盘似的。阿尔杜尔原先的一切疲劳、一切愁闷，全都抛到了九霄云外去了。周围的一切事物全都忽然之间产生了意想不到的魅力：水晶吊灯发出的亮光更加明亮了，阿尔杜尔本人也不觉得自己孤单和默默无闻了！他的那位“伊人”一定会记得，一定会重温奥瓦尔车站上的那甜蜜的一瞥。他很想吸引她再来这一瞥：他目不转睛地注视着她，像被磁铁吸住了一样；他真想拍拍掌，发出一声叫喊。他猛然推开了一张椅子：在他身边，一个正在打瞌睡的老头子被惊醒了，他那双忽然睁大的眼睛，狠狠地瞧了他一下。阿尔杜尔于是狼狈不堪地坐了下来。他的那位“伊人”现在向着包厢的深处说着

话，他能看见她的颈后系发缎带，上面闪烁着一件什么红色的东西，也许是鲜花，也许是饰物。

女声二重唱删去了——幕布又一次升起，场景是一个月圆之夜，在一个令人伤心惨目的海洋旁边的一个崎岖的岸滩，竖立着一株黑色的母菊。所有提琴都齐奏起来，奏起了“十六小节”。

这种在他听起来宛如天上人间秘不可测的和谐音乐，使他听了全身动弹不得，使他产生一种异样的感觉，仿佛那些提琴的弓都拉在他的神经上似的。他的那位“伊人”，现在又转过身来，拿起象牙的双管望远镜，观看舞台。乐队的音乐，在阿尔杜尔听来有时像是一片荒凉地区中风声海声的表现，有时又像是一个巨大的受了创伤的靈魂的超尘出俗的倾诉。这种音乐，使他陷入诗情爱意的梦呓之中：他的全副敏感的身心，都在追求一个崇拜对象的渴望中，一古脑儿飞向那个第一层的包厢。他晕乎乎地巴不得能吻一下他的那位“伊人”的玉手；他恨不得能知道她的姓名；他下决心要写一首长诗来使她芳名流传千古，他的整个心灵都被激情熔化了，都被怀念的愁绪所吞没了，随着提琴长长的拉弓响声而散开。

头上拖着长长的绉纱、哀伤地出场的塞利娜，把他的目光吸引住了一阵子。他又转过头去看后面，看

见那个包厢已经空空如也，一个身穿燕尾服的男人已经向前走上来，坐到了他的那位“伊人”的座位上，轻轻不声不响地打了个呵欠，然后脑袋靠着隔墙，一动不动，只是用手抚捋胡髭的毛……

梅尔绍尔又没有回来，这样他也就无法打听出他的那位“伊人”是何许人了。

剧院的种种五光十色的诱人之处，一古脑儿都荡然无存了，塞利娜的歌声，乐队的伴奏声，现在在他听来都很遥远了，都无限远地退到了一个朦胧含糊而亮光耀目的底景那里去。

有个人碰了碰他的胳膊：

“喂，有人喊您呢。”

那是梅尔绍尔，他正从剧院的小门向阿尔杜尔不耐烦地招手。他要到报社去了，时间已经不早了……他刚才上过舞台幕后，聊过一会儿天。

他们两人走出了剧院。那暗黑的广场上，一排排的马车闪出红色的或是苍白的亮光；一批批人在回家，人群中映入眼帘的是那些夫人們的白色披肩。天色黑得很，天上有一些小星星在闪烁着。梅尔绍尔用口哨吹那“十六小节”。阿尔杜尔在一旁却默默无言，短大衣的衣领翻起来，他在含含糊糊地设想，能做些什么事来表现一下他的才华，同他的那位“伊人”相

结识，像写这部歌剧的梅耶贝尔一样一鸣惊人，又像那位子爵那样衣冠楚楚。他脑海中又浮现出了对这部舞剧的一些旋律的回忆，他仿佛看见那圆圆的月亮在照着那个荒凉的海洋，从那黑母菊后面射出光芒。

“你看得满意吧？”梅尔绍尔问他。

“当然啦！”

在报馆的那个小厅，在煤气灯的灯光下，一个长着灰白色大胡子的人正在看校样。他把眼镜提到了额头上，注视了一下阿尔杜尔，嘟哝了一声“啊哈”，捏起了一小撮鼻烟，然后问：

“梅尔绍尔，还有什么稿子要发的吗？”

梅尔绍尔似乎胸有成竹，他瞧了瞧阿尔杜尔，微微一笑，帽子翻到后脑勺子，拿起钢笔沾上墨水，双肘支在桌子上，闭起眼睛，用一只胖胖的、颤抖的手捋捋胡子，沉思了一下：他写了又划掉，又在字行当中写些什么，然后，咳了一口痰，说：

“现在，阿尔杜尔，你听着。”于是他就念道：“我们的朋友，大有希望的诗人阿尔杜尔·科尔维洛，已经到达本京，下榻于‘宇宙饭店’，”阿尔杜尔听了，脸都通红了，“他不久即将出版其美丽的《珐琅与珍宝》一书。我们已经听到过书中的一些段落，必将轰动文坛。行吗？”

阿尔杜尔激动得几乎说不出话来，他一再拍梅尔绍尔的肩头：

“谢谢你，谢谢你！”

校对员玩笑不恭地斜着眼睛瞧着他。

过了一会之后，在轻步奔向“西班牙饭店”的马上，阿尔杜尔把这一天的全部经历作了一番归纳。这一天真是过得精彩：他订做了衣服，在“宇宙饭店”吃了晚饭，结识了一些议员，结识了男低音萨罗蒂尼，结识了梅里尼奥这个好人，看见了他的那位“伊人”，她在豪华的歌剧院当中，在《非洲少女》的美妙的旋律当中，显得多么美丽，而且，这一天最后还给上了报，这一下子就出了名了！他现在感到自己在里斯本是如鱼得水；生活对于他来说将是一帆风顺，一片光明，不会有什么风波的了：《珐琅与珍宝》将使他一举成名；他还可以通过梅里尼奥的关系去结识她，结识他的那位“伊人”——他和她将会彼此相爱；他还会过好多美好的日子，吃丰盛的筵席，穿着燕尾服坐在椅子上听歌剧，而他的那位“伊人”，会从包厢那里偷偷地、懒洋洋地向他微笑。马车停了下来。

“多少钱？”

马车夫从坐垫上跳了下来。

“ 随您给多少都行。”

阿尔杜尔慷慨了一下，为了对命运表示一下迷信的谢意，给了马车夫 10 个托斯当。

“ 十分感谢侯爵大人的赏赐！”

他一回到自己房间，就径直走到镜子前面：他看到自己很漂亮潇洒，气色很好。他对生活充满了舒逸的信心，伸了一下懒腰。过了不一会儿，他就入睡了，梦中看见自己在同他的那位“伊人”一起，在一座印度庙宇旁边的一片圣林中散步；盛开的罗望子树丛中冒出了一阵野兽黄褐皮的浓厚气息；一个赤裸的、皮包骨头的、僵直的苦行僧，正在注视着自己的肚脐在思考着哲理。成群的老虎在转来转去，舌头红红的，垂了下来，像是一片片凝结的鲜血。

首

都



四

翌日，阿尔杜尔就住进了“宇宙饭店”。他将自己带来的少量衣物放进了柜子里，在那盖着一张陈旧的长毛绒桌布的桌子上摆放了白纸和新的笔，靠着那打开的窗，他一屁股坐到那张弹簧嘎吱作响的单人沙发里面，对着那些蓝色的棱纹布窗帘、那高大的镜子、那床周围的帘子、还有窗外下面施亚都这条繁华的大道，感到自己真是阔气：所有这些舒适的事物，都仿佛使他整个人都一下子身价百倍。

但他同时也感到一种说不出的内疚，他想到两位姑姑的生活过得

多么清苦；不过，去他的吧，他现在吃好的喝好的，住这么贵的房间，花的又不是她们的钱。更何况这样的排场，是他的文学生涯所必需的，唯有如此，才有号召力，才能研究社会嘛。

不过，他觉得有点寂寞孤单。梅里尼奥去了波尔图，梅尔绍尔一直没有露面，阿尔杜尔也没有再到报社去，因为他觉得，自从《世纪报》刊登了那条关于他的消息之后，他已经是知名的人了。但他的新衣服还没有做好，不穿新衣服，他就不好意思在别人面前露面。于是他就将时间用在《珐琅与珍宝》一书的脱稿上，他来到里斯本之后，所得的观感，使他产生了一个念头，想写两首新诗，一首是《新的巴比伦》，一首是《战船》，他想在后一首诗中将他从《非洲少女》一剧的音乐中被唤起的对远航探险和地理发现时期的朦胧模糊的热情以诗句的形式表现出来。但是他发现自己“失去了才思”。他吃的美餐，使他酒醉饭饱后就懒洋洋，脑筋怎么也产生不出什么想象力，再加上施亚都街上车水马龙的嘈杂声、整座城市的含糊不清的喧闹声，常常使他失魂走神。这是明朗的冬天，风和日丽，他就把窗户打开，抽着烟，冥想着他日他将要参加怎么样的游乐和晚会，他的那本《珐琅与珍宝》出版后会引起批评界怎么样的评论，他在剧

院里会博得多少掌声，他会结上哪些他所渴望得到的领带——于是他懒得去给他的那本书加工，只是若隐若现若即若离地了望着这本书会给他带来的美名声望。

就在这段时间当中，他收到了拉贝卡斯的一封信，这封信使他十分兴奋：《世纪报》的那段消息（他寄了六份回奥利维拉德阿泽梅斯）在全镇引起了轰动。看来，连那些从未同他交谈过一句话的人，现在都一口咬定对他的才华一向是赏识的，对他这个人一向是预料他前途似锦的。药店的瓦斯科每遇到有顾客，就把这段新闻念给他们听，“让他们知道知道，他的助手是个何等的人物”。卡尔内罗也在同乐会中吹嘘自己，说阿尔杜尔的财产是由他来管理的。“至于我呢，”拉贝卡斯在信末说，“我是熟悉里斯本和那一班人的，我天天都高声对这群家伙说，你呀，我坚信不疑，你一定会官运亨通，入阁拜相！”

既然他在奥利维亚德阿泽梅斯得到了这种局部的荣誉，他对一举成名的渴望，也算暂时得到了一点满足，于是，他就什么事都不干了。经过一催再催，维托里诺终于把他订做的衣服送来了；他还买了一个带有野狼头的泡沫烟嘴，而且，正像一个急于动用自己的武器的骑士一样，他马上穿上了自己新制的长罩

衣，出门去“逛大街过过瘾”。他的生活现在是甜美无比了；他最惬意的时刻是在中饭后靠着窗户抽他的香烟之时，此时天色十分明朗，太阳照下来形成一片金光灿烂的尘雾；在施亚都广场，叫卖人在唱歌似地叫嚷，马车在驰过，而他呢，则在吃过了煎蛋饼和牛排之后饱腹慵懒，从高处用舒适愉快的湿润眼珠俯览下面熙熙攘攘的芸芸众生，并且对着高处晴朗的天空，吐出他那昂贵的香烟的白色烟雾。然后，他小心翼翼地穿上衣服，在身上洒上香水，戴上浅色的手套，在饭店门口停留一会儿，欣赏一下那个宽阔的入口和那个作摆设的看门人；接着，他又到哈瓦那之家^①去给自己装饰上一朵茶花，然后高高叼着烟嘴，挥舞着手杖，沿施亚都而下，在下城区逛逛，到阿特罗区转转，优哉悠哉，无事闲荡，希望能碰见他的那位“伊人”。但是，他遇到的妙龄女郎太多了，他每遇到一个，都不禁回首欣赏一下她的容貌体态，模模糊糊地希望她们当中的这个或那个会被他的潇洒风度、他的新制外衣以及《世纪报》刊登的有关他的那条新闻所打动而倾心，爱上他。他漫不经心地瞧瞧书

^① 哈瓦那之家是里斯本闹市的一家有名的咖啡馆，兼售鲜花等。——译者

店的橱窗，有一阵他一直感到有一种强烈的欲望，要写作，要看到自己的著作印成铅字：于是，他又产生了在文坛一举成名的模糊愿望。但是，忽然一辆由穿着号衣的仆役驾着的马车，从他身旁一掠而过，或是蓦然出现了一个展示丝绸缎料的橱窗，就立刻驱散了他的愿望——于是他就陶醉于眼前使他心头痒痒的种种说不清的欲望，例如同名人交往呀，搞贵族式的谈情说爱呀，在圣卡洛斯剧院订有长期座位呀，在马车公司订专用马车呀。然后，他又重新停到哈瓦那之家的门口，他感到能呆在那里，是一种难以名状的享受，他可以在那里一动不动，看着周围一群群的议员、花花公子、雇员，他从他们彼此的交谈当中，从他们的侧影当中，从他们的姿态当中，似乎都能感到他们在文化上和社交上的吸引力。到下午6点钟，他听到了晚餐的铃声，就沾沾自喜、得意洋洋地往饭店走去；夜幕正在降临，这座城市的暮色，在煤气灯点亮之前，在他的眼中带有一种丰富的、高超的、有趣的色调。从饭店的楼梯直到餐桌，一路上他都享受到种种胜利的喜悦——又是账房先生的殷勤问候，又是脚下踩过走廊地毯的软绵绵的感觉，又是那盏明亮的水晶吊灯，又是桌子中间摆着的一束鲜花，又是帕迪良的彬彬有礼的笑容，又是卡尔瓦利奥扎举起两只手

指的告别姿势，又是那些打着白领结的仆役们的毕恭毕敬。他吃起来狼吞虎咽，菜单上的法文名称，也增添了些菜肴的味道。

然后，他吃得饱饱的，身子沉沉的，糊糊涂涂懒洋洋地往马尔汀纽咖啡室走去，沿途注视那些过路的女人们，并且从施亚都的车水马龙的热闹气氛中得到一点说不清楚的刺激。

在这家咖啡室里，他常常遇到那个头发像黑色麻絮的人，就是那个雅科梅·纳扎雷诺，这个人通常总是孤单一人坐在那里，面对着自己的那杯咖啡——这就是梅尔绍尔所说的那个流氓。阿尔杜尔定睛打量他，心中忖度着他大概是一些秘密帮会的头子，是国王害怕的人，是警察在监视着的人；他认为这样的一个人是一支社会力量，这个人的生活一定是在连续不断的惊涛骇浪当中度过的，这样的人，使他越来越发生好感，为之神往。他到靠近这个人的某张桌子那里就坐，摊开一份报纸，装作看报的样子，暗中窥视这个人。这个人那种孤独、冷漠、沉默的神情，使他猜想此人肚子里一定有什么秘密计划，一定做了什么暴动的准备工作，这一来，里斯本的生活就会平添一番巴黎式的热闹，又是武装暴动，又是人间惨剧。

晚上他就到圣卡洛斯剧院去。他已经买了一副双管望远镜，而为了享受一下那些已经认识了他的守门人的殷勤问候，他总是要同一个座位，就在国王座位旁边。而且他在剧院里还常常遇见萨阿维德拉，很高兴同他当众握手。然后，他就扫视各个包厢，寻找他的那位“伊人”。他再也没有找到她，但是歌剧中的歌声和布景却给了他以安慰；所有的女人都使他倾心，随便任何一个别的女人，只要能像那位身穿方格子衣服的夫人在奥瓦尔车站那样给他送一个秋波，他就会爱上这个女人的；有时候，由于他老是用双管望远镜去窥探那些包厢，就会有某个夫人注意到他，用好奇的目光瞧他一会儿；此时阿尔杜尔就兴奋起来，沾沾自喜，以为说不定会有机会邂逅这位夫人，发生戏剧性的爱情，又是泪水，又是诗歌；过后，他又不想这个了，因为她再也不往他这边看了，于是他就重新在对那位不认识的“伊人”的单相思中寻求寄托，仿佛爱情是到剧院观看歌剧时少不了的一种补充，正像人要穿罩衣，衣襟要有一朵花一样。

当他夜里回到自己房间的时候，他又感到一阵淡淡的哀愁：剧院里的音乐、灯火、名门淑媛，都刺激着他的神经；马车的辚辚声、西尔瓦大酒店的灯火通明的窗户，都使他不禁想到人们在吃夜宵，在欢聚，

但他自己却过着百无聊赖的日子，他感到惆怅，渴望能享受到贵族式的谈情说爱和热闹的纵酒作乐。他要是有一个贵族头衔，那该多好！哪怕只是国王的近侍，也就很可以了！他穿着罩衣在房间里踱来踱去，迟迟不愿脱下来，仿佛这件衣服是他所入迷的上流社交生活的一个体现。

一天上午，他下楼去吃早饭，已经晚了，但在餐厅里遇到了梅里尼奥，梅里尼奥是一清早从波尔图来到的。他们两人见了面十分高兴。阿尔杜尔老兄这一阵干了些什么啦？有没有见到过梅尔绍尔这位浪荡公子？有没有寻过开心？

阿尔杜尔含糊其词地抱怨：“这一阵有点孤单……”

“啊，不过现在我已经回来了！”梅里尼奥亲切地高声说。看样子他注意到了阿尔杜尔衣冠楚楚整整齐齐的打扮。他对阿尔杜尔说，阿尔杜尔“简直成了个风度翩翩的公子”，认为他的穿着，一定够得上去广交朋友，并且劝他去加入俱乐部当个会员。如果他愿意的话，梅里尼奥还可以带他到若安娜·寇汀纽夫人的家里去！她一定会欢迎的！

阿尔杜尔高兴得满脸通红。他含着感激之情，询

问梅里尼奥这一阵过得怎么样。一定弄得十分疲劳吧？……

“把我累坏了，老兄，”梅里尼奥叹息地说。他叹了一口气：“这样胡闹的事，我已经吃不消了！吃不消了！”他朝墙壁瞧了一下，仿佛在墙上的一幅淡色的图画上看到了自己昔日精力的象征，然后他轻轻放下餐具，说：“老兄，你有所不知，从前我身体是很强壮的呢！”

于是，他讲了一些他如何精力充沛的事迹，这些事迹，连一些名人都为之佩服：连续坐五天的火车、三天三夜不睡觉……他又发出轻轻的淫笑：

“还有更厉害的 更厉害的！”

他描述了他一些风流艳事……唉，真是今非昔比了！

“我的老兄呀，我现在大不如前了！”接着他又用严肃的口吻说“但是无论如何，要为朋友效劳的话，我这个人还可以一天一夜……”

他把杯底的咖啡喝掉，揩了揩下巴，站了起来，伸了个懒腰；但他立刻表示歉意，说自己这举动太随便了：“反正咱们是朋友，是同乡……”

“我是波尔图人，也算个外省人吧……”

他无缘无故地笑了一下，眼四周的皮肤皱得很厉

害。他认为阿尔杜尔的脸色好多了。

“咱们的那位帕迪良老兄呢？他是个潇洒的小伙子是不是？你现在跟我上楼，到我房间来抽支烟好吗？……”

他住在三楼。他的房间比阿尔杜尔的宽敞，也比较好些，摆设得细细致致。一个瓶子里插着一把鸡毛掸子，他就用这个掸子掸掉那些缝缝隙隙里的灰尘。镜子的框边，夹着所有拜访过他的人们的名片；一个纹章大展览，展出他的各种关系，排成一个半圆形，镶在一个象牙框子里，放在柜子上，这是他最得意的展览：——王后坐在一道长有常春藤的窗户的栏杆上；欧仁尼皇后^①摆出俨然像个名人遗孀的脸容；布弗剧院^②的那位特奥小姐，她有一个致人死命的标志，几乎就正在左乳的尖端；教皇庇护九世露出了和蔼可亲的热烈微笑；保尔·德·科克^③穿着皮衣；维托尔·爱麦虞限^④脸像牛头狗——而在梳妆台上，有一

① 欧仁尼皇后（1826—1920），原籍西班牙，后来 1853 年成为法国皇帝拿破仑第三的皇后。——译者

② 布弗剧院是旧日法国人对巴黎意大利歌剧院的称呼。——译者

③ 保尔·德·科克（1794—1871）法国小说家，多产。——译者

④ 维托尔·爱麦虞限二世（1820—1878）原为萨丁岛国王，后成为意大利国王；维托尔·爱麦虞限三世（1869—1947），意大利国王。——译者

个五颜六色的绣花针插，上面赫然有一个标签，像是博物馆的陈列品：“本人生日时蒙尊贵的福列斯侯爵夫人惠赠。”

梅里尼奥已经懒洋洋地挺直在安乐椅上，踌躇满志地看着自己那双绣有玻璃串珠的拖鞋。透过那打开的玻璃窗，一阵穿堂风把棱纹平布的窗帘吹得鼓蓬蓬的；在对面，在一个窗台上，一个女仆人正在拍打一张地毯，街上传来轻快的熙熙攘攘声音，这是一个阳光明媚的早晨。

“真不知那条小狗现在怎么样了！”梅里尼奥感慨地笑了一下，说。他请阿尔杜尔别见怪，他又要伸懒腰了，他眨着眼皮瞧着阿尔杜尔：“我的睡意又来了。你这件长大衣是谁给做的。做得相当好呀。”

阿尔杜尔照了照镜子：梅里尼奥真的觉得好吗？

“好极了！”他严肃地瞧着阿尔杜尔，十分坚定地说：“我还有更加了不起的东西要给你看看！”

他吃力地站了起来，从塞得满满的衣柜里拿出了一件咖啡色的、有丝带子的薄短大衣。他把这件短大衣拿到窗口的亮光下照了一照，十分严肃地说：

“你看我这件宝物怎么样？”

阿尔杜尔向一旁吹出了嘴里的一口烟：

“漂亮得很！”

“ 是吗 我可以出让给你。”

阿尔杜尔不知所措，连忙说：

“ 不，不……”

“ 我可以出让给你。一言为定！”梅里尼奥坚持说。“至于价钱嘛，说句老实话，我是向来不定价钱的。我从来不敢，像我这样年纪的人，这是一清二楚的！穿上吧，穿上吧！”

他自己亲自动手，很快地给阿尔杜尔穿上这件短大衣，就像一个殷勤的仆役毕恭毕敬地给客人穿衣一样熟练，在他背后套好，绷紧拉直了，然后把他带到一面镜子前面。

“ 你穿了简直像个王子！够气派吧？这件衣服简直是给你做的，一点也不差！你就拿去穿吧，我说真的……只要五镑^①。跟白送一样。是巴黎产品呢，是一家大店子的。在这里你找哪里都做不出来。”

阿尔杜尔被这件短大衣所吸引，而且又想给梅里尼奥一点面子，于是就羞答答地同意了，但是梅里尼奥又伸平了手做出一个姿势：

“ 对不起，咱们还有一件事可以做。”

他就走到柜子前面，郑重其事地拿来一个绿色的

^①镑是葡萄牙非正式的货币计算单位，相当于四千五百个雷阿尔。

摩洛哥山羊皮匣子；他严肃而慢吞吞地说：

“我的好老兄，请观赏一件珍宝！”

原来这是一对手枪，在黑色天鹅绒的底座上闪闪发光。

“你看见吧，是精品啊。”

他摆弄一下枪栓，装作要决斗的样子，然后又装作要自杀的样子。——这只不过是开玩笑罢了，他是不想自寻短见的：侵害自己生命的人，就是个无神论者！这一个看法，他已经从十分有学问的人嘴里听到过——就是个无神论者！接着，他又瞄准这里，瞄准那里……他解释了如何能百发百中……任何一个高雅的小伙子，都不能没有一对手枪。如果没有手枪，在里斯本是被人瞧不起的！手枪放在梳妆台上是很派头的。兰贝尔蒂尼伯爵、阿隆索、保尔·德·卡珊雅克、埃斯佩列塔，巴黎的所有了不起的射击手，都有这样的手枪！价钱便宜得惊人，只要五镑！阿尔杜尔也许不相信吧，从他的眼神就可以看出他不相信。不过的确是这么便宜，这也是有原因的……

但他并没有说明原因，就把匣子塞在阿尔杜尔手中，说：

“这桩事儿就到此为止，再也别谈它了。短大衣，加上这对手枪，一共 10 镑。真是如获至宝吧？不过，

咱们到底还曾经是旅伴嘛，而且现在又住在同一家饭店，又是同乡……就这样办！”

阿尔杜尔羞答答地说他口袋里没有带……

“废话！”梅里尼奥使劲一挥手打断了他的话。

“回头再付，明天也行，随你什么时候都行……”

他伸了一下懒腰：他现在的确是要睡个午觉了，这次旅行太累人了。啊，他当时就记起了阿尔杜尔来了……

“咱们把那条小狗带来的时候，你帮过我的忙。我就把这件事告诉了福列斯侯爵夫人。”他那漂亮的浅色胡子中露出了笑容。“这小宝贝现在不知怎么样了！”他打了一个大呵欠。“现在我的确要午睡一下了。”

阿尔杜尔呢，他臂上挂着那短大衣，手里拿着那匣子手枪，走到走廊时还听到梅里尼奥在忧郁地哼唱着：

如果你真的没有什么话要对我说，你又何必来到我的身边？……

这一笔突如其来的开销，使阿尔杜尔心中压上了一个负担。他本来有时候已经对钱的问题操过心，感到不安。一镑镑的钱像流水似地花掉，花掉！他来到

里斯本只有半个月，就花掉了 50 镑之多！花在什么上面呢，老天爷？他动手把还记得住的开支的项目一一写下来——衣服、帽子、烟嘴！但是，哎呀，还差 18 镑，也许是 20 镑找不到去处。他着慌了，就使劲回忆在圣卡洛斯买了多少个座位，在店里买了多少手套，坐了多少次马车……他脑子一片迷惘，把笔一扔，不耐烦了，看见那些白纸黑字的无情的数目字就恼火。于是他下决心今后一定要精打细算……

但是，一到了大街上，他又感到自己软弱了，对种种诱惑、种种小小的虚荣无法抗拒：他“又”买了一双手套，又在圣卡洛斯剧院买了一个“座位”而不是一个“普通观众席”，每次都下决心，只此一次，下不为例。自从他同梅尔绍尔去马塔饭店吃牡蛎以来，他就养成了到那里去吃夜宵的习惯，而为了不在侍者面前丢面子，他尽管心疼花钱，还是喝那昂贵的“索特恩”酒，并且给侍者两个托斯当的小费。他含含糊糊地自我辩解，认为只要出版他的那本《珐琅与珍宝》，上演他的那部《诗人的爱情》，他箱子底的那些放着一镑镑钱的纸包，虽然其中有些已经空空如也，扁瘪成一片，但到时又会塞满的。

这些日子里，饭店也给他开出了账单，这件事促使他下定决心，去同梅尔绍尔谈一谈马上付印他那本

书的事。他甚至埋怨自己前一段时间在街上闲逛，白白浪费了时光：剧本一上演，每晚都能使他得到六七镑的进账，他想像到自己的肖像已经在商店里发售，报上的专栏登满了他的传略。到了那时，他的财源就可以上轨道，而且他的那位“伊人”也会知道他了！他猛然不再耐心等待，就径直往《世纪报》报社去。

但是，就在邮政路的路口，他遇到了梅尔绍尔。梅尔绍尔正在同一个人一起走过来，此人又矮又胖，长着黑色的细密大胡子，肌肉松弛而无光泽，眼皮有点发肿；他的帽带沾着油污，衣领似乎由于同他那胖胖的脖子摩擦太久而脏乎乎的；他那件扣上了扣子的短外套的胸口上，挂着一个很大的墨玻璃夹鼻眼镜，用一条长长的波纹闪光带子系着。他就是诗人洛马，就是那《田园诗及幻象》的受人尊重的作者。他对阿尔杜尔只是冷冷地点了点头。当梅尔绍尔告诉他说，阿尔杜尔老兄在科英布拉呆过的时候，他嘴角皱皱地笑了一下，嘴里有点嘟哝，他整个圆鼓鼓的身躯都有一种含蓄的姿势。他似乎害了感冒，偶尔以笨拙的动作把裤子往上提拉。

“老兄啊，思想够激烈的了！”梅尔绍尔拍拍阿尔杜尔的肩头，说。

“但愿您不会把我们一个个都枪毙掉！”洛马插进

一句。

他说话时，嘴轻轻地噉了一下。

阿尔杜尔满脸通红。他看见洛马的脸色不对，就对梅尔绍尔说自己是“要往邮局去”，并且问“什么时候可以会一面”？

“老兄，请放心，我今天来同你共进晚餐。6点钟，怎么样？”

阿尔杜尔感到洛马挨上梅尔绍尔的胳膊的时候轻轻笑了一下。他转过身来，看见那诗人的背影，觉得此人更加可憎，肥胖的屁股，裤子后面都磨破了，干枯的头发耷拉下垂在那厚厚的脖子上面。

梅尔绍尔准时来了，一进门就把帽子掠到后脑勺：

“你说呀。你同洛马有过什么过不去吗？”

“没有呀……什么都没有。我还是第一次看见他呢。”

“依我看呀，”梅尔绍尔说。接着，他就语焉不详地含糊糊提到，大家应该团结才好嘛。文艺上有什么争论，是没有什么意思的嘛……然后，他展身靠到安乐椅上，说：“你有什么话要找我说的吗？”

阿尔杜尔说明了一下：他想刊印出他的《珐琅与珍宝》。

据梅尔绍尔说，这样的事再也容易不过了：校对员龚萨尔维斯，就是那个大胡子，他是个精灵鬼，他可以把这些书稿拿到卡斯特罗印刷厂去，印刷厂就可以给阿尔杜尔印出精美的书，然后，由龚萨尔维斯负责分发到各书店去代销。至于找出版商，那就没门儿。要找一个出版商来出版一部诗集，那就比在施亚都广场捡到一粒钻石还要困难。这件事就包在他身上吧！

阿尔杜尔同意了，而且还谈到了《诗人的爱情》这本剧本：他想找个机会向一位戏剧导演朗诵他的剧本。他觉得最好是马利亚女王剧院的……

梅尔绍尔噙起了嘴唇，捋捋胡子，一声不响。

“这可就不那么简单了，”他最后咕哝说。

阿尔杜尔几乎是迫不及待地瞧着他。

“不简单，”梅尔绍尔又说一遍，脑袋严肃地摇晃了一下。

但是这时候吃晚饭的铃声响起来了，梅尔绍尔猛然站了起来：“我都要饿垮了！”于是他哗啦哗啦地洗手，边洗边说：

“这件事可得好好研究一下。不简单啊。”

阿尔杜尔胆怯，不敢再问下去，甚至还从梅尔绍尔手中接过刷子，刷他那件浅色短外套的背后。

长桌子靠近门口的那一端是空着无人的，他们于是就在那里坐了下来，没过多久，梅里尼奥也来了，他睡了一午觉，精力恢复了，满面春风，擦着双手。又过了不久，帕迪良也来了，他一本正经，梅尔绍尔说，他们“合成了很棒很棒的一伙儿”。

阿尔杜尔坐在中间，感到得意洋洋，汤只是一盘煮得很糟糕的青豌豆泥，吃过之后，梅里尼奥围绕着法国的菜单名，讲了一些巴黎的奇谈逸事，他是十分支持拿破仑的。在他看来，“帝制取消之后，法国就在众目睽睽之下一落千丈，巴黎已经不是巴黎了”。帕迪良也持这样的看法，他是笃信天主教的，喜欢贵族。回忆起法兰西帝国来，梅里尼奥就讲了玛蒂尔德公主的一段有点猥亵的故事，“但话又说回来，她还是一位了不起的夫人”。于是彼此讲起了一些淫秽的奇谈逸事。梅尔绍尔讲到一个神父如何在偷情时被情妇的丈夫撞见，梅里尼奥又接上来讲一个面包师的故事，帕迪良呢，摆着他那副苍白的漂亮面孔，讲了一个英国女人同一个宪兵偷情的故事，而且仿效他们各自的声音。越讲越离奇，于是大家哈哈大笑，直不起腰。有时上了菜他们还在那里聊，多尝尝那种秽亵淫荡的美味。这就使桌子的那一端成了一个粗野笑乐的角落，桌子靠里面的那一端那些本来在一本正经地咀

嚼着食物的人，也用羡慕的目光瞧着这几个起哄取乐的人，看着他们纵情欢笑，旁若无人。一个戴眼镜的人甚至从桌子的那一边顶端叫喊，请他们“讲故事的声音放高些”。

“这是我们几个人的事，”梅里尼奥也叫喊着说，“这是我们一伙人的事！”

阿尔杜尔听到自己也属于“这一伙人”之列，心中十分高兴，惬意地向后一靠。他也讲了一个秽亵的故事，引起了梅里尼奥哈哈大笑，也引起了帕迪良正经的一笑，这使他感到心里乐滋滋的。他们觉得他也是个有趣的人。于是梅里尼奥提醒一句，阿尔杜尔应该做东请客，请大家喝一瓶香槟酒，但是接着又拍拍阿尔杜尔的腿，提醒说，这是开玩笑，是逗乐的。但是阿尔杜尔却坚持，他想做东请客，于是梅里尼奥就马上要了一瓶“克里科”酒。大家乐融融，笑呵呵，一片亲热的气氛。

“阿尔杜尔，你同我真合得来，”梅尔绍尔对他说；由于梅里尼奥和帕迪良谈到了社交，谈到了晚会：“你知道我有什么想法吗？我的想法就是，你把剧本拿到马利亚女王剧院去上演之前，应该先同那一班人结识结识。”

但是，如何同他们结识呢？他又不能像进香客那

样一家家去登门拜访那些诗人、专栏作家，同他们握手，同他们拉交情呀！……

“我刚才想到了一个办法，”梅尔绍尔把手肘支在桌子上，很亲切地对他说，“必须把他们聚拢到一起来。你知道怎样聚拢吗？请吃一顿饭。”

于是他就不厌其烦地解释说，文学家们都是一批怪人。他们需要别人尊重他们。最好莫如请吃一顿饭：——“你把他们的主要人物请来，在第一道汤上来之前，噱啦！给他们朗诵一下剧本的主要段落。等到第二天，报上就会讲到，消息就会传到演出商的耳朵里：既然剧本很好，那就‘噱啦！’马上接着来的，就是角色的分配，等等，等等……”

阿尔杜尔喜形于色，此时已经想象自己站在舞台上，四周是一些漂亮的女演员，他正在分配角色的创作呢！

“更何况聚一次餐也是一大乐事啊，”梅尔绍尔又加上一句。“你看看今天咱们吃得多么开心。而且到那时济济一堂多热闹！又是奇闻逸事，又是插科打诨，又是祝酒干杯，真是痛快尽兴。算得了什么，才花他 10 个 8 个英镑！

阿尔杜尔高傲地耸了耸肩头。

“梅里尼奥，你觉得怎么样？”

老于世故的梅里尼奥，兴高采烈地表示同意。在巴黎就是这样干的。这才排场，这才是绅士派头。可以安排一顿十分精致的晚宴。这件事可以包在他身上

.....

阿尔杜尔没有说话。他仿佛看见自己在一桌金碧辉煌的筵席的主位上，好多位文学家都向他举起细长的香槟酒杯，如醉如痴地向他祝酒！

“但是，还有一个困难需要解决，”梅尔绍尔说，“他在这里谁都不认识，无法由他来邀请……邀请谁呀？他谁都不认识。问题就在这里！”

梅里尼奥想了一会儿，伸手摸摸下巴。

“这是违反礼节的，”他喃喃地说。

他们问了一下帕迪良，帕迪良也认为这是“完全不符合惯例的”。

“真糟糕！”梅尔绍尔嘟哝着说。

他们面对这个难题，默然无言地过了一会儿，吃着布丁。

忽然梅尔绍尔拍了一拍额头。“有办法了！办法就是由他来出面邀请！所有这批人他全认识，他可以出面邀请，介绍阿尔杜尔给大家认识，阿尔杜尔是宴会的主角，可以朗诵他的剧本，等等……行不行呀？”他又轻轻地加上一句：

“这次宴会当然由你来付钱；邀请由我出面，不就成了吗？你说妙不妙？”

梅里尼奥也表示赞成：这是上策！于是他们凑到一起，交头接耳，窃窃私语，商量如何安排这场晚宴。

“你们这班人在那边商量什么鬼名堂呀？那个戴眼镜的人开口问他们，这个人在桌子的顶端一定感到不耐烦，对这“一伙儿”私下交头接耳谈得这样热闹，有点恼火。

“没什么 等着瞧吧！”梅尔绍尔说。

梅里尼奥对此十分感兴趣，他抓住阿尔杜尔的袖子：

“要来得大大方方，”他说，“要两道汤、一道冷盘、两道正菜、一道烤肉、一道野味、一道甜食，这顿晚宴大概要 15 镑……”

阿尔杜尔听到这个价钱吃了一惊……但是，可以博得掌声啊！可以出名啊！于是，他甚至还装出阔气的样子，说：

“行，十五六镑……”

梅里尼奥贴着他的耳边说：

“一定要请帕迪良，他是个交游广阔的人。”

“还有萨阿维德拉，”梅尔绍尔又从另一边加上一

句；他这个人很有影响。”

“菜单要铅印的，”梅里尼奥提醒说。

“要登在报纸上。”梅尔绍尔插进一句。他兴高采烈地摩拳擦掌。

“应该是一次穿着燕尾服出席的晚宴。”梅里尼奥说。

梅尔绍尔的燕尾服还在当铺里没有赎回，一听此言就大哗：这一下子全都毁了！这只不过是哥儿们的晚宴，何必这样张扬呢！千万不要矫揉造作虚张声势！

他们草拟了邀请名单。当然，他们“这一伙儿”四个人是少不了的。接着，梅里尼奥提出了一些像那个老头弗雷德里科那样没有用的人。每个人都想把自己的好友带来。最后，梅尔绍尔表示妥协，说：

“主办这次晚宴的是你梅里尼奥，但是出面邀请的是我。知道哪些人是必需的是我。咱们彼此分工嘛 络管各的一片！”

“应该是一次席间致词的晚宴，”梅里尼奥坚持说。

“要有一批上流人士！……”梅尔绍尔说。他赞叹地吹了一下口哨。

他们使阿尔杜尔为之眼花缭乱。他们对原先的方

案逐渐加以完善：除了朗诵之外，还可以安排一些音乐；应该邀请萨罗蒂尼；为了向报界祝酒，应该邀请卡尔瓦利奥扎！于是阿尔杜尔就仿佛看到这次盛筵越升越高，像是一次光彩夺目的庆功会。梅尔绍尔最后肯定说，这件事“一定会传遍全国”。

于是他们就同账房先生约定了，晚宴将在星期一下午 6 时整举行。

当阿尔杜尔和梅尔绍尔走进订好了的大厅“去看看餐桌布置得如何”的时候，梅里尼奥正忙着亲自在餐巾的开口处放进小枝的紫罗兰，加上一些茶花花蕾。

天花板上的水晶吊灯和四周的棱形大烛台，发出耀眼的亮光，桌上摆着一排排的玻璃杯和瓷器杯碗，灯光照在玻璃杯上，照在瓷器杯碗的图案上，使得雪白的亚麻桌布上处处显得明快诱人。在那沉重的桃花心木的餐具柜里，在暗色的两排瓶子前面，摆着一碟碟的牡蛎。弥漫着一股烧焦的奶油味，当中还轻柔柔地飘荡着一丝柠檬味。钢琴上的两支蜡烛已经点着了，因为萨罗蒂尼已经答应了要唱一首咏叹调。

梅尔绍尔兴高采烈，站到了梅里尼奥面前，鼓起掌来，满脸都堆出了笑容：

“真棒！真棒！真棒！”

梅里尼奥深深弯腰鞠躬。

“不老马识途那可不行啊，”他嘴里喃喃地说，“要经验十分丰富才行！”他又拿出了菜单，这是一张亚光的硬纸片，上方用烫金的字体印着：12月15日文艺人士晚宴。

“真够气派！”梅尔绍尔得意洋洋地说。

他身穿着长罩衣，翻领处插着一朵白茶花。他时而呼喊侍者，时而点数香槟酒瓶的数目，时而谈论“他的客人们”：而且，饭店里人们议论的都是“梅尔绍尔的晚宴”。他本人在走廊里也同一批人说过，要显示一番，“让这些先生们领略下一场有气派的晚宴是什么样子的”——甚至有人私下在打听，梅尔绍尔哪里来的钱能付得起这一场盛筵……

而阿尔杜尔呢，他却是一直处于神经紧张之中。他一整个上午都进行了排练，朗诵《诗人的爱情》中的一些场面；念到一些铿锵的词句时，他深信定能博得掌声，但有时候他又发抖，生怕那些陌生的脸孔会听得不耐烦而厌倦打呵欠。他准备了几段祝酒词，他但愿奥利维拉德阿泽梅斯全镇的人都能从远方看到这里，看到他在餐桌的正中央，在鲜花与灯光的簇拥当中，受到首都全城的欢呼！

当时钟敲响6点的时候，他激动得肚子都抽搐起

来。

第一个莅临的是专栏作家沙维埃尔：粗大的鼻子下面是浓密的唇髭，呈水平状，像是一卷绉纱；他脸孔瘦削，额头深陷，使用夹鼻墨镜，眼镜的带子绕过耳后；他穿着一件黑色的外套，里面可以推论得出只有皮包骨头。

梅尔绍尔立刻把阿尔杜尔介绍给他认识：

“这位先生有一部剧本，等一会儿他要给我们朗诵一下……”他说话此时中断了，因为他看见演员科尔德罗来到了，就赶紧跑过去同科尔德罗握手，这是一个风度翩翩的潇洒青年，有点胆怯，他头稍微侧向一方，不断地以机械的姿势拧着他那棕色的上唇胡髭。

“是历史剧吗？”沙维埃尔问阿尔杜尔。

“是现代剧。”

“是什么体裁？”

但此时，大摇大摆地走进来的帕迪良来到阿尔杜尔身边，以长者的姿态拍拍他的肩头”他身穿燕尾服，上面有一个基督骑士的小十字章。

“是沐蒙王恩了吧？”

帕迪良十分得意地用眼角瞟了一眼自己身上的这个勋章，然后一本正经地说：

“是王国政务大臣的赏赐；却之不恭，受之有愧

呀！只好受下来了！他在若安娜·寇汀纽夫人家里看到了我表演的口技，十分喜欢……我就受下来了！”

“若安娜夫人这位仙女现在怎么样啦？”沙维埃尔问。

帕迪良似乎对这样一个亲昵的用语感到不惯，就板起面孔，一本正经地回答说：

“她害了点感冒！”他用脚后跟支着身子转了一下，边用他那条绣上了花押字的手绢擦嘴，边走开了。

“了不起的人物！”沙维埃尔对阿尔杜尔说。“现在，大名鼎鼎的萨罗蒂尼来到了。”

这位歌唱家走进来时，他那件长罩衣的侧边翻到了后面，他胸膛高挺，顶着那开胸的坎肩，他的皮肤红润，神采奕奕，双目炯炯有光。他拥抱了一下沙维埃尔，使沙维埃尔的整副骨头架子都格格作响，而且，使众人无不惊愕的是，他吻了一下科尔德罗的漂亮的面孔，使科尔德罗像个处女似的难为情，满脸通红，然后又以舞台上的姿态和居高临下的腔调，边走边向两边说：dilecto amico^①！Carísimo hijo mío^②！

① 意大利语：“好朋友”之意。——译者

② 西班牙语：“最亲爱的老弟”之意。——译者

他把梅里尼奥举到空中，梅里尼奥摆动着腿叫嚷着；人们哄笑起来，议论他的劲有多大。萨罗蒂尼接着又用一只脚把一张椅子举起来，让它停留在空中，胳膊挺直，脸色发紫。然后，他要了一杯香艾酒，高声叫喊道：Portucallo e Italia siamo fratelli^①！大家都觉得他是个大活宝。

但是，阿尔杜尔却注意到了一个大大肚皮的秃子，他双手放在背后，步履轻盈，围着餐桌转来转去，审察那些牡蛎、那些酒瓶，脸色挑剔而又多疑。阿尔杜尔正想去问一下梅尔绍尔这个人是谁，但这时候萨阿维德拉走进来了。

大家马上把他团团围住。他对自己的地位之重要很清楚，所以头抬得高高的，发出保护者的目光，开玩笑地说：

“好哇，我的这个梅尔绍尔，你们觉得他怎么样？他多么够派头啊！是不是？”

萨罗蒂尼伸手过去摸他的肩头，紧抓住他，用种种亲昵的名称来称呼他：¡ Gran periodista^②! dilecto amico! 但是科尔德罗把萨阿维德拉从萨罗蒂尼手中

① 意大利语：我们葡萄牙和意大利是兄弟。——译者

② 西班牙语：了不起的新闻工作者。——译者

拽了出来，把他带到了窗口旁边，两人在交头接耳：

“萨阿维德拉，你知道，这个姑娘是有才华的啊，对她应该加以鼓励。她要在《儒斯卡公主》当中担任角色……，”

萨阿维德拉十分与人为善地答应在《世纪报》上替她打打边鼓。

“那桩事是你一手炮制的吧？”他问道。

科尔德罗含糊其词地表示否认。

“你这个苏丹王！”萨阿维德拉笑着说。他嘴皮作出了一个轻蔑的动作：“她简直是一包骨头；我喜欢的是比较丰腴柔嫩的肌肤。”

就在同时，在餐具柜旁边，梅里尼奥同梅尔绍尔似乎在争论得很厉害。阿尔杜尔感到焦急，就走过去。

“马上要变坏了，马上要变坏了！”梅里尼奥激动地说。他转过身来对着阿尔杜尔：“这么热，又加上灯火，马上就要变坏了。必须现在立即开始就餐。”

梅尔绍尔持异议，但软弱无力：无论如何，得先朗诵剧本。要不然，放到后面就……

“放到后面，放到后面！”梅里尼奥气吁吁地说。“剧本可以暂缓一下。牡蛎可是不能暂缓的，会变软的……”

阿尔杜尔惊呆了，脸色发白：花了这么多钱，剧本却不能朗诵！他哀求地瞧着梅尔绍尔这位新闻记者，那可怜巴巴的样子使得梅尔绍尔也被打动了，他坚持先要朗诵剧本，什么牡蛎，见他的鬼去！

梅里尼奥让步了，他恶狠狠地看看他们两人。他使劲一挥手：

“那就好吧！这场晚宴算是砸了锅！什么事情我再也不负责了！”

他气冲冲地走开，正要出去的时候，却同洛马撞了个满怀。

洛马这个诗人慢步走进大厅，带着一种在一个胖子身上少见的说不出的愠怒表情，他边走边脱下他的那双黑手套。他似乎没有注意到阿尔杜尔。他侧着眼睛瞧了一下餐桌，然后整理了一下他的衣服翻领上的一小枝迷迭香，走到沙维埃尔面前，用笨拙的手势把裤子往上拽了拽。

“Ecco el egregio oratore^①！”萨罗蒂尼说，他宏亮的声音把人们七嘴八舌的嘈杂声压住了。

原来是卡尔瓦利奥扎。他脖子上围着一片紫红的围巾，样子好像是忿忿不满似的。他马上告诉梅尔绍

①意大利语：“这位就是可敬的演说家”。——译者

尔说，他这次应邀前来，是给梅尔绍尔一个大面子，因为他害了感冒，需要小心保养。他显出狐疑的神气环顾四周，边摸摸自己的脖子，看看会不会在什么地方来一股风，会不会有一个透风的孔口让他着了凉。

“这个器官是很容易出问题的，”他对萨罗蒂尼说，“差别在于，一出问题，对你们来说，是少拿钞票，而对我们来说，是少出思想……”

说过了这一句话之后，他就向阿尔杜尔走过来，漫不经心地向阿尔杜尔伸出手：

“你过得好吗？”

阿尔杜尔谦卑地问候他的嗓子怎么样了。一定不会是是什么大问题吧……

“现在还等什么？”卡尔瓦利奥扎皱了皱鼻子，轻声地问道。

阿尔杜尔满脸通红，嗫嗫嚅嚅地说：

“我也不清楚。”

梅尔绍尔春风满面地走了过来，在阿尔杜尔的肩头上拍了一拍：

“就是这位朋友要给我们大家朗诵他的剧本！”

卡尔瓦利奥扎似乎一愣，说了一声：

“啊！”

接着，他目光注视着餐桌，注视着一瓶瓶的酒，

径自向着沙维埃尔正在指手画脚地说话的那一群人那边去，说：

“这一来，”卡尔瓦利奥扎生气地轻声说：“咱们又要听一次讨厌的剧本吗？”

其他的人都闷闷不乐又无可奈何地耸了耸肩头。洛马认为这种做法是梅尔绍尔的一个“不光彩的小动作”。何况是一部五幕剧呢！沙维埃尔提议大家联名请愿马上上第一道汤。要不要喊警察来干预呀……

他们把梅尔绍尔喊了去，团团围着他，向他投以质问的目光，推晃着他。硬给他们塞一部剧本，这是什么话呀？把不明真相的客人请来，然后出其不意……

“喂，诸位，求求诸位！”梅尔绍尔哀求着。“已经是木已成舟了！”阿尔杜尔这个家伙曾经求过他，他答应了。这个小伙子已经把手稿带来了。而且只念其中的两个场面。

“哪怕只念两个音节我也不听！”卡尔瓦利奥扎气冲冲地说。“我有话要说！”

梅尔绍尔狼狈不堪地抓住卡尔瓦利奥扎的胳膊。

“唉，老弟，瞧天主份上！你让我下不了台了！唉，天呀，多么糟糕！只要一会儿，可怜的小伙子！”

接着他在卡尔瓦利奥扎的耳边说了两句。他们在

倒抽气轻轻地吃吃笑起来。

阿尔杜尔脸如死灰，他从远处看着这群人，心中付度着他们那里正在策划着对他的《诗人的爱情》和对他本人的尊严加以破坏的阴谋，他只好在大厅里踱步，脸上热烫烫像火烧一样。

他忽然看见梅尔绍尔离开了这一群人，往门口跑去，拥抱一个肥壮而且满脸红光、神采奕奕、披着披肩的人……这是梅尔绍尔的一位姨父。

这个人是贝雅的一名地产主，非常热中于地方上的政治，他本着地方土著的立场，对省长深恶痛绝，于是就创办了一份反对派报纸《本区之声》，但他在贝雅找不到一个笔下生花的作家来把他对当局的痛骂化为洋洋洒洒的文章，所以就到里斯本来物色一位会写文章的才子。他答应给予的待遇，是月薪 3 万 6 千雷阿尔，另加带菜园的住房。梅尔绍尔邀请了他，让他来开开眼界，看看他的晚宴多么阔气，他的社会地位多高，让他同一些文人拉上关系，而且给他灌一肚子香槟酒，打动他，以便于向他伸手要 12 镑的钱。

他接着就带他姨父来介绍给沙维埃尔、卡尔瓦利奥扎、萨阿维德拉认识。

“这是我的姨父安东尼奥·德·摩拉，他是贝雅当

地的反对派领袖，很有名……”

他亲切地给姨父解下披肩，拥抱他；然后他又睁大眼睛两边瞧着，一再说：

“他在该区很有影响……很有影响！”

但是，又来了一名胸前塞得高高的、胡髭形状凶狠的长矛兵军官，梅尔绍尔一看见他，就马上高声呼叫：

“陆军万岁！咱们到齐了！今天真是济济一堂、群贤毕集！”

在那一堆文人当中，安东尼奥姨父十分随便地带着一丝笑容，一一说明他要物色的笔杆子的条件：要天不怕地不怕，要能言善辩，要敢于不择手段，要能制敌于死命。他还不厌其烦地一五一十诉说他对省长的不满、教区议会的问题、坟场围墙的问题、王家领地管理员的问题。“我要把他们全都收拾掉，”他边说边挥动他那只肥胖的手。

他周围的人们在取乐，大家都想拿他来“开开心”。沙维埃尔劝他去找一找亚历山大·埃尔库拉诺^①。为什么不给维克多·雨果写封信？维克多·雨果

^① 埃尔库拉诺（1810—1877），葡萄牙著名诗人、小说家及历史学家，著有《欧里科》、《西多会长老》、《葡萄牙史》，是葡萄牙科学史学的先驱。——译者

是他最合适的人选了！

安东尼奥姨父并不见怪他们，也呵呵地笑着，他那炯炯发亮的眼睛，从眼角中露出了一丝恶作剧的神态：

“那可怎能行呀，我所征求的是一个像诸位这样的才子，会吠，会吠，会吠！还会咬人！汪！汪！汪！”

阿尔杜尔从这群人那里走到那群人那里，心中十分苦恼，他感到周围的气氛十分严酷，每当他看见有谁的目光不耐烦地转到时钟上，或是有谁慢慢地张开嘴，软弱无力地打呵欠，他的心就扑扑地跳。他有一阵子走到萨罗蒂尼那边，人们都很钦佩地围着萨罗蒂尼，呵呵大笑地看他表演口技，模仿一只被追赶的牛虻的嗡嗡声，他时而把身子一缩，仿佛害怕被牛虻叮一口，时而猛然伸出手去，眼睛朝天看，全神贯注，好像要把牛虻抓住似的；然后，忽然之间，他又往自己的膝盖上一拍，像是要把牛虻打死……但是牛虻飞跑了，飞到人群头上，发出一阵刺耳的、单调的、连续不断的嗡嗡声。大家都对他赞叹不已，哈哈大笑。帕迪良额头一皱，以批评家的姿态思索了一下，喃喃地说：

“真是艺术家，真是艺术家！”他掏出了怀表，转过身来对阿尔杜尔说：“梅尔绍尔到哪里去了？时间不早了，真见鬼！”

阿尔杜尔装作去找梅尔绍尔，满脸通红地走开了。他现在担心不可能朗诵他那部剧本了，他感到心急如焚。出于同病相怜的好奇心，他走到了那个身穿浅色西服的秃子身边。他们两人互相对着看了好几眼，都发现了彼此之间的共同点：他们两人是最受冷落、最被孤立的。

“今天天气真不错啊，”阿尔杜尔脸上堆起笑容说。

“不错，”秃子说。然后他又放低了声音。“您说说，为什么还不开始呀？我听说咱们要听什么朗诵。……你说讨厌不讨厌？”

阿尔杜尔满脸通红。但是这时候梅尔绍尔拍了拍手掌，人们的脸都好奇地转向他。

“诸位先生……”梅尔绍尔挨着桌子，摆出一本正经的姿势，开始说话了。

但是人们一下子就嘈开了，闹起哄来：梅尔绍尔竟要致词了！去他的！少来点废话，多来点羹汤！梅尔绍尔老兄，你可要知道好歹！

梅尔绍尔也光了火，他用一把餐刀使劲地敲着桌

子。洛马高声叫喊道：

“请大家尊重这位伟大的演说家！”

全场哄堂大笑。

“诸位先生，”梅尔绍尔又重新开始，“这一位是我的朋友阿尔杜尔·科尔维洛，他要向我们朗诵他的剧本，也就是说，他的剧本中的两三个场面！”

人们冷了半截，一片敌意的沉默。梅里尼奥原先正在同账房先生轻声交谈，此时抬起了头，独自一人发出了一声：很好，赞成！

桌上的两份餐具挪开了，烛台旁边放着打开了的手稿。阿尔杜尔坐了下来。他全身在发抖。他担心嗓子连声音都发不出来，也担心由于神经太紧张而流出眼泪。

梅尔绍尔向客人们逐一恳请他们静下来，行个好，好好坐下，拿出点耐心，只要一会儿时间也就念完了……

“该死！”沙维埃尔气冲冲地嘟哝着说。

“耍无赖！”洛马在梅尔绍尔的小腿上打了一下。

卡尔瓦利奥扎掐了梅尔绍尔一把：

“你这个坏蛋，以后找你算这笔账！”

梅尔绍尔弯了身，发出了哀恳的目光。

“喂，诸位，请赏个面子！只要一会儿！看老天

爷份上 请大方一些！”

阿尔杜尔脸色发紫，感到了人们对他的敌意。但是事已至此，如果这时候不朗诵，也可能显得是蒙羞一场……而且他还指望靠自己的动人词藻来镇住这班人。他硬着头皮，用一种窒息的低声说：

“我并不全念。”

“对，”人们马上插进来说。“只要一两个场面，大家略知一二就行了！”

梅尔绍尔站在阿尔杜尔的椅子后面，发出了哀求的目光。人们的椅子排成了一个半圆形，安东尼奥姨父双膝分开得远远的，手放在膝盖上，肥胖的脸上瞪着眼睛；萨罗蒂尼挺起他健壮的胸膛，两条胳膊威武地交叉在胸前；卡尔瓦利奥扎一边摸着喉部，一边不放心地盯着门和窗；洛马把双腿往前直伸，双脚交叉，手按住嘴巴，好像是要掩盖住可能打出的呵欠；有的人下巴没精打彩地垂到领带上；人们的目光都表现出来就来吧的无可奈何的表情。蹑着脚走路的账房先生，刚刚又在餐具柜上摆上了密麻麻的一排酒瓶。在阿尔杜尔眼里，那些排成一系列的脸孔，一个个都十分阴森可怕。

他颤颤抖抖地解释了，《诗人的爱情》的主题是才华同社会偏见之间的冲突。

“一名叫做阿尔瓦罗的诗人爱上了罗穆阿尔多公爵夫人……”

帕迪良马上跳了起来：

“那还了得！罗穆阿尔多伯爵夫人可是个十分可敬的贵妇，这一下子人家会对她产生什么看法呀？”

阿尔杜尔心慌意乱，嗫嚅地回答说：

“我说的是公爵夫人……”

“不管是公爵夫人还是伯爵夫人。她家的贵族头衔是历史非常悠久的。我是他们家族的亲戚，他们是高贵的上流社会门第……”

他四周的人都一致赞成必须将名称改换一下。这一下子，就七嘴八舌，人人都张口说话，吵成一团，这也是对前面一段时间被迫沉默的一个报复，大家各提各的名称，有提议取名为“瓦尔——福尔莫佐公爵夫人”——不行！应该取名为“彼德拉斯——内格拉斯公爵夫人——哪里的话！应该取名为“卡扎——桑塔公爵夫人”……最后，决定索性只称为“公爵夫人”就算了。

大家对取名这样在意，这使得阿尔杜尔又感到得了鼓舞。他比较稳重地继续念下去：

“现在我要给诸位念的，是诗人在公爵夫人家中如何对诗歌加以颂扬……好吧，请看……这是一个晚

会：

萨尔瓦多伯爵：

侯爵夫人，您读过《星罗棋布的天空》这首诗吗？

达尔瓦伦加侯爵夫人

（恼火地）：

伯爵先生，我甚至觉得您向我问这个问题也未免有点唐突。像我这样出身、受此等教育的人，对这类东西是沾也不沾边的……

弗雷希亚尔子爵

（结结巴巴地）：

侯……侯爵夫……夫人在……在什么……
“星罗棋……棋布”的问……问题上注……注意的……只……只是……蛋……蛋儿^①……！

大家哄堂大笑。妙极了！妙极了！梅里尼奥装作笑得直不起腰。人们甚至严厉地向他嘘了一声！

“让我好好欣赏一下，让我好好欣赏一下，”他上气不接下气地说，双手叉着侧腰。“妙极了！”

① 此处是文字游戏。葡文 *estrelado* 是个形容词，修饰“天空”时是“星罗棋布，满天星斗”之意，但修饰“鸡蛋”时则是“煎荷包蛋”之意，而且“蛋”字有不雅之意。——译者

阿尔杜尔也兴奋起来，继续朗诵下去，此时他已经使用剧中人抑扬顿挫的腔调了：

公爵：

侯爵夫人说得一点也不错。想当年柏拉图提出他的“理想国”的时候，就将诗人排除在外，在我看来，柏拉图是个有识之士，是位政治家。诗人有什么用？

诗人（当时正在低声同公爵夫人交谈，此时怒气冲冲地站起来）：

有什么用吗，公爵先生？

公爵夫人（低声地）：

阿尔瓦罗，求求你，别动肝火，要不然你我二人都要吃亏的！

诗人（不听她的）：

有什么用吗？诗人能播种思想！

这位诗人，当时一定是站立着，做出高尚的姿势，赞美诗歌的作用。他诅咒种种偏见、债券、公积金、银行，总之，诅咒经济唯物主义的一切表现。他指责贵族们（这些人在剧中当时一定是垂头丧气）不理解大自然的灵魂，不理解飞鸟在同鲜花交谈些什么，不理解风对松树林讲些什么。“你们的城堡呀，你们的黄金呀，你们的

身穿制服的侍从呀，对你们又有什么用？”他披头散发地质问。“你们安慰过谁的灵魂？你们给谁揩干过眼泪？”

阿尔杜尔此时在抑扬顿挫中气势高昂，声音有板有眼，他的目光，他的手势，都首先向着诗人洛马，看来他是想博得这位诗人的同情，以对诗词歌赋的赞颂来打动他。

但是洛马却戴上了他那个巨大的夹鼻眼镜，全身直挺挺地斜躺着，眼睛盯着那反映出微弱光线的窗玻璃，盯着他自己那双靴子的钝鞋头。当剧中的诗人呼唤天主的时候，洛马身子歪向卡尔瓦利奥扎一边，喃喃地说：

“真是个畜生 真是条蠢驴！”

卡尔瓦利奥扎呢，他动不动就伸手摸摸自己脖子上那阻塞鼓起的颈动脉腺，灰溜溜无可奈何地耸耸肩头；不过，脖子上长了疱，这副模样他心中却是窃喜的，因为这才像个演说家的样子；萨阿维德拉则摇晃着他那条翘起的腿，装出一副想心事想出了神的样子，仿佛他的心思放在重大的政治问题上。只是科尔德罗坦率地表示赞赏，做出了种种台上表演的姿势，同台词的朗诵相互合拍。帕迪良在座位上晃来晃去，他心中很恼火，认为每一句话都是对他的亲朋好友的

辱骂；在他旁边，安东尼奥姨父叉着两条又胖又短的胳膊，闭着双眼，仿佛朗诵的节奏正如一首催眠的摇篮曲一样使他昏昏入睡。

当阿尔杜尔气喘吁吁地念完了这一场的时候，只有梅尔绍尔和梅里尼奥两人叫了一声“好”！

略停了片刻，阿尔杜尔又开始朗诵化妆舞会的那一幕。这一幕很长：故事发生在公爵的宫殿里，是里斯本下城区一处不确指的地点，有一些濒临一条无名的河流的露台。从旁白听来，像是文艺复兴时期威尼斯的一个节日盛会；一个身穿游吟歌手衣服的化装舞者在唱一首小夜曲，两个那不勒斯人在跳着塔兰特拉舞^①，侍役们来来去去，端着一盏盏的锡拉库扎葡萄酒，一个傻子巧妙地从绅士们的口袋里偷钱，背景驶过一条船，船上时而响起长笛和提琴的声音，时而响起一个女人的歌声，她在黑夜中唱着彼特拉克的诗句。

有舞台经验的沙维埃尔，紫红着脸在忍着笑。

有一些对话十分奇特：一个在化装舞会上穿带风帽的长外衣的人问：“侯爵夫人，您不觉得今天的聚

^①塔兰特拉舞是一种富有刺激性的快步舞、节奏为八分之三或八分之六拍子。——译者

会弥漫着一种对死亡的预感吗？”侯爵夫人拖着她的织锦衣裙回答说：“爱情是在一个髑髅头骨里开花的桂竹香花！”

两个贵族出了场：

贵族一：

在公主的那场晚会上，命运之神对待你怎么样呀？

贵族二：

我赌骰子输了 6 千克鲁扎多！

阿尔杜尔念到了公爵向诗人扔出挑战决斗的手套，发出咒骂：

“如果有谁敢抬起眼睛瞧圣罗穆阿尔多公爵夫人一眼，他就可以给自己订做一块殓尸布！”，

此时响出了一阵慢慢的、懒洋洋的议论声：“很好！很漂亮！写得很有力量！”——但是文学家们却寂然不动，这一幕是十分荒唐的，阿尔杜尔是太幼稚了，他们都向后紧靠，脸上笑着，对这样拙劣的作品觉得好笑开心。这样了不起的剧本，只能在一个外省的同乐会由一个爱乐乐团的爱热闹的人来演出。可怜的傻瓜！洛马津津有味地捋着胡髭。

第四幕有一些场面是决斗前夕在诗人的家里，他

有一个贫寒的母亲，是个可怜巴巴的女人，这些场面使人听了感到疲倦。萨罗蒂尼对人们静寂无声、一动不动感到不耐烦，把身子蜷缩在椅子上；那位少尉干脆不讲礼节，打起呵欠来；人们偷偷地掏出怀表来看时间；焦急的目光纷纷投向那餐具柜；卡尔瓦利奥扎用手肘支在膝盖上，把脑袋用双手捂着；阿尔杜尔感觉到周围的厌烦感像一块冰冷的布一样蒙到他的脑子上，就连忙说：

“现在我念决斗的一段。”

一听此言，大家都松了一口气：诗人一在决斗中丧生，故事肯定要收场了。

阿尔杜尔用阴森森的声音接着说下去：

“‘一个坟场。十字架、墓石、柏树。——黎明正在破晓。一个掘墓人肩着锄头正在走远，边走边唱’”——于是他自己真的唱出了一段哀伤动人的曲调：

在那些墓地上长出了

桂竹香花和玫瑰花。

永恒的死亡，永恒的死亡，

人生是这样的短促！

“好样的！”萨罗蒂尼叫嚷起来。

这个曲调打动了大家。阿尔杜尔解释说，他确实

是从奥利维拉德阿泽梅斯坟场的一个掘墓工人口中听来的。大家都为之神往；他把曲调又唱了一遍。这个带有一种难以形容的忧郁气氛的小曲，在那个大厅中，在煤气灯下，使人朦胧地仿佛见到一个荒凉的黄昏时分某个乡间坟场的凄惨景象。

阿尔杜尔受到了鼓舞，又开始朗诵诗人的独白，诗人出场时身上裹着一件斗篷，在一块墓石上放下了两把剑。人们的脸色又重新变得疲乏慵懒了：大家都饿坏了：沙维埃尔肚子难受，再也忍不住了，就蹑着脚去从餐桌上拿一些葡萄干和杏仁来同萨阿维德拉分吃，焦急地在椅子上晃来晃去；长矛兵军官此时也去找一口面包吃吃；梅里尼奥已经不见人了。诗人被公爵的花式剑刺中叫了一声，使人们的脸上纷纷露出了欢乐的狞笑。

诗人在奄奄一息；身穿白衣服的公爵夫人从柏树丛中跑过来。这是他最精心加工的一场，花了一整个月的时间通宵不眠来数易其稿。他颤抖着朗诵了这一场；念到诗人最后几句话时，他已经激动得脸色发白，他身边的那支硬脂蜡烛，把他的脸照得更加苍白憔悴——仿佛剧中人的临终痛苦都反映到了他的脸上：

诗人：

别了，天使！你在人世间给予我的一切幸福，

但愿天主能替我报答你。你曾经是沙漠中的一滴甘泉水，昏天黑地当中的一颗启明星。今后，如果在你的宫殿举行盛会的时候，在圆舞曲声中，在牧歌声中，在廷臣们人丛中，你还记起这个躺在冰冷的墓地里被蛆虫吞吃的诗人的话，那么，就请你哭着对自己说吧：没有谁，没有谁像他那样懂得如何去爱！我看见了一道亮光……这是神圣的故乡！儒莉亚，伸过你的手来！噢，我多难受！别了！啊！（大叫一声，死去）。

公爵夫人

（跪下）：

噢，亲爱的，我的灵魂与你同行，我的这个可怜的身躯将要在寂寞的寺院中度过余生！

（幕下）

人们嘈杂地站了起来。大家好像对“这件讨厌的事终于结束”表示了肯定之意。脸如死灰的阿尔杜尔站着，眼睛发光，扫视着所有的人。

“很好！很好！”

但是洛马却很气急败坏，他承认剧本有动人之处，有理想，有文采；但他使了一个坏：

“有关蛋蛋儿的玩笑，堪称杰作！”

话音方落，其他的人纷纷抓住这一个细节大做文

章，把它突出，用它来压倒整个剧本。那位结结巴巴的子爵的出场真安排得妙极了。人们一再重复他的那句话“只……只是……蛋……蛋儿！”真是神妙之至！人们团团围着他，似乎是佩服他找出了这样的一个噱头。卡尔瓦利奥扎一本正经地对他说：

“你呀，你应该写喜剧才是！”

这部剧本，本来是如此缠绵悱恻、使人黯然销魂的，但是大家所赞叹的却竟然只是其中一个插科打诨、逗趣取乐的笑料，对此，阿尔杜尔感到心里特别不是滋味。他怯声怯气地问一下，他们对全剧的结尾部分有何高见。

“行，很不错，”萨阿维德拉说；“但是蛋蛋儿那一段最精彩……再妙也不过了！”

这时候梅尔绍尔从门口那里向大家呼喊：

“Messieurs, le diner est servi^①！”

他后面走进一个端着汤盆的仆役。人们欢呼，可以听到一阵忙乱的拉椅子声。人们盼望已久的晚宴快要来了，无不垂涎三尺，彼此兴高采烈地交谈。但是，这时候洛马忽然之间脸色发紫，站了起来，高声叫喊：

“咱们现在是 13 个人！”

①法语：“诸位先生，请入席用餐。”——译者

人们六神无主地互相点了点数目。萨罗蒂尼吓坏了，连忙离开了餐桌。少尉也惊恐万状，躲到了餐具柜旁边。安东尼奥姨父却笑着说道：

“唉呀，何必这么大惊小怪！不会有什么倒霉的事的！”

只好设法再找一个人来增加数目；于是梅尔绍尔就拿起了帽子，连奔带跑地冲出门外。

这时候，他们彼此就大谈种种 13 个人共进晚餐后的不祥事例，什么后来遇到不幸呀，什么死于非命呀，等等；大家都不肯坐下，站着讲；侍役们呆若木鸡，站在一旁等着。

过了一会儿，梅尔绍尔带了一个人进来，这个人身穿浅色西服，头发散乱，脸色深黄，脖子上有伤疤。梅尔绍尔把他介绍给大家认识，是他的朋友加利尼亚先生。谁都不认识他——他算是第 14 位共餐者了！

于是大家心里一大块石头落了地，就高高兴兴地向牡蛎进攻了，而这时候，加利尼亚先生像是大梦初醒一样莫名其妙，他的眼皮对着灯光眨开眨闭，他那张淫猥好色、贪杯嗜酒的紫色的脸在左顾右盼！

翌日早上，阿尔杜尔一大早就连忙跑到圣罗克大街上的塔瓦雷斯咖啡馆，要看看《世纪报》上登的有

关这次晚宴的新闻。但只刊登了一条简短的消息：

本报撰稿人梅尔绍尔·科尔德罗昨晚在‘宇宙饭店’设晚宴款待其各位政界与文坛好友。由于时间太晚，此次盛会的详情，不得不留待明日刊登。

梅尔绍尔这样把这场晚宴完全归到他自己名下，这使得阿尔杜尔感到十分气愤。但是，他回头一想，这也没有什么奇怪的：他们本来就事先约好了的，表面上由梅尔绍尔出面请客设宴，也请了他阿尔杜尔。等到明天，一定会有一条详细的消息说明了这顿晚宴的用意以及朗诵所引起的轰动效应。

第二天清晨，他比往日提早起了床，整九点钟的时候就踏进了塔瓦雷斯的咖啡馆，心里一直在扑扑地跳动。消息占了两栏篇幅，是这样写的：

宇宙饭店的文学界晚宴

本报撰稿人梅尔绍尔·科尔德罗举行的这次宴会，确实是知识界的一大盛会。在“宇宙饭店”的华丽大厅中，文学界、政治界、上流社交界人士欢聚一堂，群贤毕集，高朋满座。来宾中可以见到才气纵横的演说家卡尔瓦利奥扎、英姿勃发的诗人洛马、名震遐迩的男中音歌唱家萨罗

蒂尼、交际界名人帕迪良、文才高超的专栏作家沙维埃尔这位葡萄牙报界的于勒·雅南^①、勤奋的演员科尔德罗，还有本报尊贵的社长萨阿维德拉先生。

用亚光硬纸印刷得十分精致的晚宴菜单，包括了法国烹饪术当中 plus raffiné^②的发明；它简直像是法兰西第二帝国时期的一场盛宴，当时“英格兰咖啡馆”的金碧辉煌的大厅，接待了那些前来向小拿破仑的权威俯首致敬的各国皇帝和国王，这是奥特维尔旧居的主人^③，那位有名的预言家在他那段不朽的描写中刻画过的。

晚宴菜单如下：

（牡蛎）

（冷盘）

（汤）：

（蔬菜汤），（格雷西薯粉汤）

（鱼）：

① 于勒·雅南（1804—1874），法国著名的文学与戏剧批评家，曾任《辩论报》批评栏主笔达四十年之久。——译者

② 法语“最为精致讲究的”。——译者

③ 奥特维尔旧居是法国作家雨果 1856—1870 年间在格恩西的旧居。——译者

(大菱鲆鱼),(荷兰调味酱)

(正菜)

(什锦小牛肉片)

(梅尔绍尔式浇汁禽肉)

(菠菜约克式火腿)

(萨阿维德拉式小里脊)

(野味)：

(板平烤小山鹑)

(甜食)：

(俄罗斯夏洛特)

(蛋黄包苹果酱饼土司)

(冷饮，饮料，酒类)

(布塞拉、科拉雷斯、圣于连、香槟、波尔图葡萄酒)

(咖啡加酒)

读者可以见到，菜肴中有两道是专门取名的，其中一道以这位亲切大方的东道主的名字取名，另一道则以本报备受尊敬的社长萨阿维德拉先生的名字取名，他在宴会上受到了最崇高的尊敬。

餐桌的装饰以及菜单的安排，都是由鼎鼎大名的若昂·梅里尼奥出聪明的主意来张罗的，他因为曾长期在文明诸国的首都旅居，成了这种风

雅的、boulevardière ①式生活的片段的 un artiste②。

宾主就筹交错，多次祝酒，祝酒词都十分铿锵可诵：卡尔瓦利奥扎先生为现代文学干杯，他的祝酒词是我们所听到过的最了不起的即兴之作之一，使大家的心中不禁回忆起若泽·埃斯特旺③的天才。受到热烈欢迎的洛马先生，朗诵了他心爱的名作《向埃尔维拉告别》这首哀诗；可以看到许多人听了眼中不禁流出泪水。萨罗蒂尼以他惯常的大师技巧，演唱了一首那不勒斯的美妙歌曲。一向随和的帕迪良先生，表演了他的几个最拿手的、在上流社交沙龙中屡屡博得热烈掌声的口技节目：其中最著名的节目有：“双簧管”、“埃米莉亚·达斯·内维斯”、“鹤鹑”和“火车启动”。聪慧过人的小生演员科尔德罗，以惊人的才华朗诵那寒冷的阿尔比翁古国④的那位伟大的抒情诗人⑤的《哈姆莱特》中的那段独白，这段独白经翻译家神妙之笔所译出，简直是神韵俱全。还有一部喜剧，也朗诵了其中一些段落，

① 法语，指具有巴黎林荫大道一带剧院、咖啡馆等特色。——译者

② 法语：一位艺术家。——译者

③ 埃斯特旺（1809—1862）葡萄牙最杰出的议会演说家。——译者

④ 阿尔比翁是英格兰的古名，现只用于诗歌之中。——译者

⑤ “那位伟大的抒情诗人”，指莎士比亚。——译者

如果我们没有记错的话，作者是一个名叫科尔维洛的来自奥利维拉德阿泽梅斯的少年，他的一些噱头也使大家发笑。

一整个晚上，气氛都极为融洽，在座者情绪都极其高昂，相互讲了许多十分风雅的奇谈逸事，进行了趣味盎然的交谈。尽兴后席散，客人告辞时，无不对梅尔绍尔先生表示祝福，他是文坛理想国中最受人爱戴的人物之一，大家感谢他提供了这样一个难得的机会，来证明里斯本比之巴黎并无逊色之处，无论在饭店的美仑美奂方面，在作家的才华方面，或者在上流社会的举止应对方面，都是第一流的。这样的一些盛会，使人们的记忆，回到迦雷特和若昂·德·阿泽维多^①的那个时代，当时，高雅的生活方式，是同文学生涯相辅相成难解难分地联系在一起的！”

阿尔杜尔沿着圣罗克大街往下跑，像一块石头一样滚，怒气冲冲地高声咒骂；他三步作两步地爬上楼梯，气喘吁吁；一回到房间，就把帽子往墙上一扔：他对梅尔绍尔恨不得食其肉寝其皮；他心乱如麻地想

^① 若昂·德·阿泽维多（1722—1799），葡萄牙法学家，是庞巴尔侯爵的助手，庞巴尔倒台后仍是他的挚友。——译者

种种朦朦胧胧的报仇的办法，神经质地使劲顿足踩踏地板。他这时候才注意到从门下缝里塞进的一封信。也许是梅尔绍尔的一个解释吧？也许是发一条更正消息的建议吧？……

原来是晚宴的账单。他浑身发抖地算了一下总数：22 镑！

他颓然倒在椅子上，手里还拿着那张纸片，愤怒的眼泪涌出了他的眼睑，他嘴里喃喃地说：

“一班混蛋！”

首

都



五

翌日，他收到了《珐琅与珍宝》第一页的校样，他加了很多修改，亲自拿去，要郑重其事地送到卡斯特罗印刷厂，但当他来到卡蒙斯广场的时候，来了一辆豪华马车，他停住了脚步给马车让路，却不料看见了那位身穿方格子衣服的夫人正在沿圣罗克大街往下走！

他的那位心上人的出现，使他一时感到晕头转向，他看见了她那张瓜子脸、那双送出阵阵秋波的黑色大眼睛、她那雍容大方的头部、她那整副婀娜多姿、仪态万千、娇小玲珑的身躯，简直一时呆若木

鸡。一辆快马驶过的马车几乎把他撞倒，他晕头转向，躲到广场的栏杆旁，看到她走进了邮政大街。

她可没有注意到他！她手里牵着一个男孩。她的蓝色面料的衣服上面有一些深蓝色的小饰物；她慢步走着，很有风韵地提起自己的衣裙。她戴着仿麂皮的浅色手套，边走路边时不时转过头来向那男孩子笑笑，孩子在牙牙学语，走轻快的小步，小腿穿着肉红色的袜子，整个人都是粉红色的，胖乎乎的，很健壮，像一个水果一样丰满，像一朵玫瑰花一样鲜艳。

于是他就过去尾随她后面走。他听不见街上车水马龙的喧闹声，房屋的正面形状对他来说已经消失得无影无踪：在他心目中，似乎只有她一个人在人行道的地砖上行走，白日的亮光似乎成了万道金霞。他虽然像铁被磁石吸引一样被她吸住，但他还是放慢了脚步：他生怕走得离她太近会惹她生气，有登徒子猎艳之嫌，他贪婪地饱看她衣裙下缘的镶边、她那裙子的白色纱罗网眼、她的靴子的高跟。

在一条小巷的转弯角落，在一个门洞口，一个贫穷的妇人，怀里抱着一个小孩，在求乞施舍；她停了下来，给这妇人一点施舍，这一个简单的慈善行为，像是展示了她的善良品质和可敬的同情心，使阿尔杜尔为之感动；他暗中抱着要同她一样慷慨解囊的

动机，也在那个妇人的瘦骨嶙峋的手上放了两个托斯当。

他此时满腔热望，但愿能够把自己展示出来，能够把自己表现出来：她那苗条款摆的、挺直的细腰，引得他双臂蠢蠢欲动，她那条系在颈后缎带里的乌黑的发辮，刺激着他的指尖；他全副心灵都集中到了眼睛里，集中到这样的程度，以至于即使她真的停住脚步，转过身来，向他伸出手来，他也不会大吃一惊的。

他如饥似渴地注视着她的一举一动，把一举一动都看作是她的性格的表现：他看见她抬起视线看一张演出海报，他很可惜这不是他的剧本的用黑体大字印出的演出海报；有一个粗工大步走过的时候，几乎擦到了她那件蓝色衣服的袖子，阿尔杜尔就对这个力工十分反感：如果有谁胆敢冒犯她或是欺侮她，他就要挺身而出！他怒气冲冲地顶住手杖，环顾四周，准备随时对她加以保护，他想象此时此刻说不定会有个醉汉从酒铺出来，看见她就会伸出肮脏的手去摸她的脸……这一下子，他就会连忙冲上前去，她就会躲进他的怀抱里，此时就会认出他来——于是，美妙的爱情由此揭幕，而这正是他一生的荣耀、目的和意义。他被这些假想所驱使，几乎挨着她身边走。他们一起走

进了圣本笃大街；这时候他想越到她前方，转过头来，顶礼膜拜地注视她，以漫长的目光来对她说：“是我看着我吧，你不记得了吗？”

但他有点胆怯，没有这样做。后来，她过了马路对面，走进了一幢宽敞的两层楼房的宽阔的大门！真糟糕！……不过她也许会在窗口出现吧！

有一个半开半掩的玻璃窗，他透过这个窗的暗色窗帘的缝隙，隐隐约约地看见黑暗中有一些金黄色的方格子。他点着了一支雪茄烟，就慢慢地在那里散步，随时等待着她那个已经摘下了帽子的白皙而娇小的头部在阳台上出现。她一定是住在那里的，这座正面为黄色的房子、底层的那些有栏杆的窗口、小石块砌成的小院子、石阶上的两扇绿色台面呢的门扇，都对他产生了特别的吸引力，都使他觉得这是一种含蓄的、贵族式的气派，仿佛住在那里的那位可爱的人儿向他显示了一种高贵而不显贵的风度。

一个彪形大汉式的、一脸大胡子的守门人，走到了大门口来，威严的目光环顾四周。阿尔杜尔这时候就担心起来，生怕这个看门人会注意到他这样坐立不安形迹可疑，于是，为了慎重起见，他就转身又沿邮政大街而上。这时候，什么校样，什么出书，他都一古脑儿忘得干干净净了，他只是在快步地走着，绞尽

脑汁在想各种各样的模糊不清的办法来使她认识到他，争取到她的爱情！她既然如此美丽动人，又如此出身高贵，一定是常常到若安娜·寇汀纽夫人的家去，常常参加她家里举办的贵族式的文艺晚会的，所以，这些晚会可以向他提供一条最可行的道路。梅里尼奥先前答应带他去介绍给夫人认识的时候，就曾经说过，这是我国上流社会社交生活的聚会。他将要穿着燕尾服，身上插着一朵红色的茶花，风度翩翩地前往参加……他一定要好言央求梅里尼奥给他从中介绍介绍……哪里的话，不应该是央求，应该是非要他这样做不可！这样的要求，他是有权利提出的：他已经出钱买了梅里尼奥的那件短大衣和那两支手枪，还出钱让他好好吃了一顿晚宴！他一定是个“机灵人”。梅里尼奥一定知道他的那位“伊人”的名字，她同什么人来往、她的生活习惯如何；梅尔绍尔也应该知道，他自己就说过嘛，连街上的丧家之犬他都认得一清二楚……

忽然之间，他同一个沿着栎树大街走下来的新闻记者迎面相遇，撞个满怀。

“噢，是你呀，我一直在想着你呢，”他热情地说，此时他已将对《世纪报》那条新闻的记恨忘得干干净净了。

梅尔绍尔没想到冤家路窄，曾企图一下子躲开，但还是脸红到耳根，犹犹豫豫地轻轻同阿尔杜尔握了一下手。

阿尔杜尔怎么样啦？他干吗没到报馆来啦？萨阿维德拉还问过他的近况呢——萨阿维德拉对他的剧本十分喜欢，这个萨阿维德拉啊……

他脸色十分窘困，说话时字斟字酌，慢吞吞的——但忽然之间，一反这种窘态，他使劲地挥舞着手，使路旁行人都吃惊的转过头来，他就开始破口大骂洛马了。

《世纪报》上的那篇文章是洛马写的，这个流氓无赖！他干的简直是一件伤天害理的事！他梅尔绍尔看到这篇文章的时候，也气得伸手到头上把头发拽下来……

他又猛然叉起双臂，几乎是对阿尔杜尔发起脾气来：

“但是你干吗没有先向我说出实话呀？你同洛马有什么过不去的地方呀？”

阿尔杜尔信誓旦旦，他从未同洛马有什么过不去的地方。

“但是他却十分讨厌你！”

为了能把话说得更明白些，他把阿尔杜尔拉到了

上城区比较偏僻的马路上。

“你也不是不晓得，这条新闻不可能是我写的！见鬼了，是由我出面来设宴请客，如果由我自己来写这条新闻，就不合情理了。于是我就请洛马执笔：他向来都是个有份量的人物，又是个笔杆子！我叮嘱他务必提到这部剧本，要好好称赞一番，要击节赞赏，拍案叫绝！可是，没想到他竟然写了那样一篇卑鄙下流的文章！”

阿尔杜尔这时候也气愤起来。这个人真是恬不知耻！阿尔杜尔本来对洛马和他的那本《田园诗及幻象》是很钦佩的！

不过他可得小心点！《田园诗及幻象》里面，毛病可不少……格律有错了的，有剽窃他人的，有语法上的错误！……

他激动起来，双眼发光，高声地说话。梅尔绍尔斜着眼睛瞧着他，看见他这样一个土头土脑的、本来胆小怕事的青年人竟然如此大动肝火，感到意外，很不放心。于是他自己也就加油加醋地大谈自己如何痛恨洛马。这样的侮辱，是冲着他梅尔绍尔来的。啊！不过洛马总有一天要受到报应的！梅尔绍尔轻信了他，上了个大当！

“阿尔杜尔，你简直不能想像，我受到了多大的

打击！我就是这样的人。为了替朋友办事——你呀，你同我最相投了——，为了替朋友办事，我是不顾一切的！我是好心没有好报。我是个受害者啊！”

于是他信口开河地滔滔不绝讲了一大堆他好心没得好报、做好人反而吃了大亏的事例！他嘛，他是个绅士，正派人：他容易相信别人也是正派有绅士作风的！所以这样他才没有发财嘛。他对谁都仗义疏财。清点他父亲的遗产的时候，他就是这样子，结果呢，损失了两个孔托以上。是什么原因呢？就是过于轻信别人了，就是过于讲究那些绅士作风了！不过，这样做人，至少在这城市里来来去去可以昂首挺胸，问心无愧……

这样一番解释，如此知心，如此友好，如此不避隐私，打动了阿尔杜尔的心。他心里感谢梅尔绍尔为了《世纪报》的那条消息而伤心。他全身感到一股友情的暖流：他真想伸手去挽住梅尔绍尔的腰，给他钱；他刹那间记起了要给梅尔绍尔送去个烟嘴。他对梅尔绍尔说，他并没有生他的气：拉贝卡斯向来都向他保证，梅尔绍尔这位朋友是个正人君子。

“拉贝卡斯最明白，拉贝卡斯最明白！”梅尔绍尔赶紧抓住这个为他作证的证人，高声叫喊道，他举起双手，双眼瞧着蔚蓝的青天！

唉呀！不过也没有什么损失嘛！洛马写是写了那篇卑鄙下流的文章——但这是为了什么原因？无非是妒忌罢了。大家都觉得这个剧本很了不起嘛……

“萨阿维德拉就对我说过：阿尔杜尔是个了不起的剧作家。是个绝无仅有的！沙维埃尔是个识货的人，他简直兴奋得不得了！这是他亲口对我说的。等到你出版你那小本诗集，他就写一篇书评，到时，就等着看洛马气炸了肚皮吧……他同洛马也是势不两立的！”

接着，他又对文艺界人士彼此的倾轧表示惋惜。本来文艺界人士应该互相团结才对嘛！

他们沿着圣罗克大街往下走，梅尔绍尔为了使阿尔杜尔的怒气完全平息下来，就说，为了打消那条《晚宴消息》造成的不良印象，有必要再登一条关于那部剧本的消息……

“比如说……”他走到塔瓦雷斯咖啡馆门口，就停住了脚步，伸出一只手指按住嘴唇，在那里思索，帽子翻到了后脑勺。“一条有派头的消息，一条了不起的消息……比如说……你等一等……”

但是，忽然之间，他的目光落到了两个人慢步沿着这条大街迎面上来，他一看见这两个人，马上乱了手脚，嘴里喃喃地说：“唉，糟了，老弟，再见！”他

脚跟支着地转了个身，拔腿就跑，三步并作两步，溜之大吉。阿尔杜尔惊愕不已，看见他身子紧贴着街角，钻进了上城区的一条小巷。

那两个人安详地，笑着走过来，其中一个是个粗壮的汉子，留着浓密的山羊胡子，斜眼瞧了一下阿尔杜尔，然后抬高嗓子说：

“梅尔绍尔这个胆小鬼又逃脱了一顿揍。他那双驴子耳朵逃不过我的手，总有一天，我要把他那双驴子耳朵揪下来！”

说完了，他们二人又带着一种嘲笑的神情继续走他们的路。

这一天下午，在“宇宙饭店”吃晚饭时，阿尔杜尔羞答答地向梅里尼奥述说了那位身穿方格子衣服的夫人的长相和举止，问梅里尼奥是否认得这位夫人……他说，他已经知道这位夫人住在圣本笃大街一座只有两层楼的宅邸……

梅里尼奥对于自己竟然不认识这位夫人表现得有点难为情。不过，他已经这么长时间不在里斯本了……人物已经一茬又一茬地出现了。他不认得这位夫人，这是没有什么值得奇怪的。

他背靠着椅子，手指拿着他那只刻有家族纹章的戒指翻来覆去地摆弄着，仿佛是以以此来向自己证明自

己出身血统的高贵纯洁而获得一种满足感，他一面这样摆弄，一面叹息地谈到，这里已经形成了一批新的贵族，一批巴西化了的贵族，正是这一批人，有的是钱，有的是马车……他引用了那位年迈的阿里法纳侯爵的一句话，“那位怪人”说过，“每当我身边掠过一辆金碧辉煌的马车的时候，我就回眸一望，因为我有把握可以肯定，上面坐的一定是些粗俗的土包子，但是，如果我看见一辆公共马车，我就向它脱帽致敬，因为我深信上面坐着的是血统高贵的人……”

“说得很一针见血吧，是不是？”他洋洋得意地捋了一下自己漂亮的淡色胡子，又贴着阿尔杜尔的耳边轻声问道：“你干吗要打听这个呀？有了什么艳遇了吧？”

阿尔杜尔矢口否认。他之所以打听，只不过是出于好奇罢了。他曾经邂逅过这位夫人，有一面之缘，觉得她长得很美……接着，他又抱怨自己的日子过得太寂寞，没有什么交往……有时候，一到了晚上，就烦闷得要命。他漫不经心地笑着，像开玩笑似地说：

“那么，咱们什么时候去若安娜·寇汀纽夫人的家呀？”

梅里尼奥赶快把嘴里的食物咽下去，喝了一口葡萄酒，然后把酒杯放到桌子上：

“哦，这件事我却一直放在心上。我甚至还花不少力气在争取呢……首先第一件要办的，当然，要按礼节办事嘛，首先就要请求她惠肯。”然后他又压低了声音：“我看见了，我看见了，就是《世纪报》的那条新闻。他们在新闻里对我真是太厚爱了，对我真是厚爱、过奖了……”他乐融融地往椅背上一靠，闭上双眼，好像是在回味着当时他备受人们敬重的气氛：“这次宴会真是棒极了，太美妙了！……说句老实话，你花了多少钱？”

阿尔杜尔脸色发红，说：

“22镑，真够贵的！”

梅里尼奥沉思了一会儿，然后郑重其事地说：

“价钱十分相宜，十分相宜！我看到了，我看到了，那些趣话妙语，十分受欢迎呢……”

此时他又转过身去向一个大腹便便的人说起话来，这个人嘴唇厚厚的，胡子灰白，慢吞吞地咀嚼着，老皱的皮肤上有一层模模糊糊的油质的汗水。

“喂，本托·科雷亚，这里你可遇上一位敌手了！”

阿尔杜尔一听到本托·科雷亚的名字，就记起这是一位昔日的名人，几乎是传统式的名人，又是记者，又是官员。他马上感到脸红到了耳根。

本托·科雷亚转过头来，他嘴里塞满了东西，说

起话来声音粘粘糊糊，而且慢吞吞的：

“他也加入了你们这一伙了吗？”

“你本来当时听一听就好了。他在梅尔绍尔的晚宴上给我们大家朗诵了一部喜剧……唉，老兄，真是轰动！里面的噱头趣话真够意思！”

本托·科雷亚也确切相信那些噱头趣话是十分精彩的，因为他在一份报纸上看到了对这些噱头趣话的称赞。

阿尔杜尔狼狈不堪，很难为情地插进一句：

“不，不是这样的……是一部剧本……”

“哪里的话 哪里的话！”梅里尼奥高声说，仿佛认为是阿尔杜尔太谦虚了，现在要把他的谦虚之词驳倒。“太棒了！太棒了！那个关于鸡蛋的噱头太精彩了！真可以登在《费加罗报》^①上！”

“那么现在咱们就听听这个关于鸡蛋的噱头吧，”本托·科雷亚一本正经、雷打不动地慢吞吞说。

梅里尼奥笑着把这段俏皮话复述了一遍，甚至到了这时候他对此仍然感到其味无穷。本托·科雷亚似乎听了也十分满意，接着又讲一个他前一天在多数派的一个集会上说的一个噱头；他又吃了一些胡萝卜焖

^① 《费加罗报》是法国巴黎的几大报之一。——译者

牛肉，然后继续用他那浓重的声音同旁边的一个人交谈，这个人一面用指甲剔着牙齿，一面以学生对师长的态度毕恭毕敬地听着，无论是眼睛，无论是下巴，甚至连他这个乡下人的整个身子，都挺直着，全神贯注。

阿尔杜尔打量着本托·科雷亚那张肥大油亮的面孔、他那浓密的眉毛下射出的微弱的眼光、他那细咬慢嚼的用餐姿势，心里很不是味道，觉得自己在这个大名鼎鼎的人物的心目中，只不过是那个插科打诨卖弄噱头的小人物，一个微不足道的小丑！其他的人，凡是看过《世纪报》上这条新闻的人，也一定都对他持同样的看法。他仿佛看到这些人的那些从低级趣味中获得无穷乐趣而喜形于色的面孔上，显示出一种对他这个“插科打诨小丑”的能力本领的冷漠蔑视态度。他的才华中崇高的、优雅的一面，竟然由于一个偶然的噱头走了红而荡然无存！都是洛马这个流氓，给他打了这样重重的一记闷棍！都是梅里尼奥这个糊涂虫，把这个偶然的噱头大加渲染，加油加醋！阿尔杜尔对这两个人都深恶痛绝！尤其是梅里尼奥这家伙，他这副姿态，伸起涂了指甲油的小指，捋摸自己那副漂亮的浅色胡子，这副洋洋得意的神气，阿尔杜尔看着就一肚子气。过了一会儿，他肚子的气更加火

上加油了，因为来晚了的卡尔瓦利奥扎，带着一副远道而来风尘仆仆的面容，额头上还留着帽子压出的红皱纹，头发散乱凌落，一来到就一屁股坐下，用一种漫不经心、盛气凌人的口吻对阿尔杜尔说：

“咱们还能有个什么新的噱头吧！”

这简直是一个有计划的预谋！他们的目的是要贬低他，缩小他，把他贬成一个靠噱头引人发笑的插科打诨的小丑！他脑海里浮现了一个个模糊不清的对策：在各报上刊登声明，把剧本立即印出来！他特别希望能把洛马这个家伙好好鞭打一下。当他看见又一个人走进来时，他气冲冲地打算站起身来，这个人是阿尔温先生，他长着一副皱纹很深的老人面孔，但胡须刮得精光，脸色像瓷土一样苍白，这是昔日的喜剧演员的打扮加上煤气灯的照射而形成的一种色调，阿尔温先生进来后，就将自己这副苍白的面孔向餐桌上伸进来。他是个小个子，行动轻巧，整天在饭店各处走来走去，凡是遇到人，就表演一些离奇古怪的魔术把戏，要么是从某人的衣领里变出一个柠檬，要么就是从某人的鼻孔里变出一个虫瘻，要么就是把一双手套握在掌心变得无影无踪，那些见识不广的土包子们，看见这样的把戏，都看得目瞪口呆；于是他就得意洋洋地伸手去取那个 5 托斯当的钱币，满脸堆起了

谄媚讨好的笑容，他那像马戏班小丑似的柔软的身腰深深地弯下来，毕恭毕敬地鞠躬致谢；据人们传说，他同一些证券投机商有来往，而且管理着一家妓院；人们普遍都看得起他，称他为“浪荡公子阿尔文”。他似乎一开始就对阿尔杜尔有好感，觉得阿尔杜尔的消极态度对他的“变戏法”是有好处的。他一走进来，就用那双穿歪了的靴子的靴尖着地向餐桌走过来，人们在背后早已用寻开心的目光注视着他，忽然之间，他以喜剧演员的姿势，从下巴那里变出了一个冬梨。于是四周爆发了哈哈大笑：

“阿尔文，真了不起”

于是本托·科雷亚就用高高在上的口吻说了一句收场话：

“这就是从剃得光光的下巴变出了胡须^①！”

这个噱头真是好笑！他心花怒放！本托·科雷亚这个家伙！……他还是个了不起的人物呢！梅里尼奥兴高采烈，用胳膊肘碰了一下阿尔杜尔：

“这真是太妙了，令人叫绝！把这个噱头写进你的喜剧去！把这个噱头写进你的喜剧去！”

^① 葡文“梨子”与“山羊胡子”都是一个词，此处是相关语的文字游戏。——译者

满嘴塞满了食物的卡尔瓦利奥扎，也接过来说：

“把这个噱头写进你的喜剧去！太令人叫绝了！”

“这是艺术家的手笔！”帕迪良俨然以权威的口吻瞧着阿尔杜尔说，仿佛也在劝他不妨借用一个这个令人叫绝的噱头。

阿尔杜尔感到眼前一片血红色的云雾。他们肯定是在捉弄他！他气喘着。他含糊地说：“太热了！”于是他拿起了帽子，走了出去，耳朵里还听到大厅里人们的笑声。他们一定是在笑他！

他沿着施亚都往下直跑，用手肘推开人群，嘴里喃喃不清地不知说些什么话，反正这些话从他嘴里出来，就像一股愤怒的水汽。他一头冲进了马尔汀纽咖啡馆，他一屁股栽进椅子的时候是这样的猛然，向侍役要一杯杜松子酒的时候声音是这样的怒气冲冲，使得那个正在揩拭大理石桌面的侍者也感到惊异。

过了一会儿，阿尔杜尔的怒火平息了一些，他就转而去注意那个坐在一旁的共和派分子纳扎雷诺，那人对着面前摆着的那杯咖啡，独自吸着烟，脑袋靠着墙壁，夹鼻眼镜闪出暗淡的反光。“宇宙饭店”的那些资产阶级人物，已经使阿尔杜尔感到十分气愤，所以他一怒之下，转而对这个同资产阶级势不两立，在各个俱乐部演说大骂资产阶级并且准备把资产阶级消灭

干净的人产生了热烈的好感。对于那些听到本托·科雷亚的噱头哈哈大笑的人们的痴呆的面孔，他已经看够了，现在，他看到的这个人，悠然自得地以哲人的姿态在慢慢喝着他的咖啡，这个人长着一副雅各宾党人的严肃的面孔，他觉得这副面孔的表情是智慧的、对事物持批判态度的。他那部剧本是对平民百姓的歌颂，是宣扬民主的，这样的剧本，那位共和派人士，那位主张人人平等的人士，一定会喜欢的！他现在仿佛觉得，那些卡尔瓦利奥扎之流、帕迪良之流之所以千方百计要将他贬低，是因为他们感到他身上有一股革命的气息；他对保守派，对本托·科雷亚之流，梅里尼奥之流感到一肚子的愤慨，于是他就下定决心，要为纳扎雷诺的思想效力，要用戏剧来体现这些思想。他很想同纳扎雷诺结识，向这个人一吐胸中不平之气，大骂一通，狠狠地大骂一通那些高高在上，在“宇宙饭店”里面，舔着被咖啡沾湿了的胡髭，冷漠地剥开胡桃，吃得脑满肠肥的混蛋们。正当他在绞尽脑汁想用什么方法能同纳扎雷诺结识的时候，纳扎雷诺却忽然要侍者给他递去那份已经摊开在阿尔杜尔面前的、已经弄脏了的《九月革命报》，于是阿尔杜尔连忙半身站起，笑眯眯地把这份报纸给纳扎雷诺递过去；那位共和派人士做出一个淡淡的手势向他表示谢意，拿起这

份报纸浏览了一下，又轻蔑地把它扔到一边，然后将剩下的几口咖啡喝光。这样一个姿态，阿尔杜尔看见了十分高兴，因为这表明了这位共和派人士根本瞧不起洛马之流、沙维埃尔之流、所有这班混蛋的著作！于是阿尔杜尔又再要了一杯咖啡，好拖延一下时间，等待能出点什么事，能双方目光相遇一下，能双方交谈个一句半句，从而将两人拉到一起来。但是纳扎雷诺一动不动地坐在那里，慢吞吞地吸着自己那根香烟。阿尔杜尔心里忖度，这个人也许是达米昂的一个朋友。他就可以很自然地向这个人打听达米昂的地址，或是打听达米昂何时会从阿尔加维回到里斯本来。他喝了两杯杜松子酒，勇气上来了，就想去同纳扎雷诺交谈，但正在此时，这个共和派人士却在桌上的大理石桌面放下了 3 个 20 雷阿尔钱币，站了起来，对着镜子整理了一下头发，然后径直扬长而去。真糟糕！

阿尔杜尔十分懊丧，也离开了这咖啡馆。这一件不如意的事勾起了他许多别的伤心事，这些伤心事都破坏了他的人生乐趣，这些事包括有：他所倾心膜拜的娇小玲珑的美人刚刚露了一下面，马上又看不见人了，他如此富有哲理的剧本却被冠上了闹剧的恶名，参加若安娜·寇汀纽夫人家里的晚会的事早已答应下来但又一再被拖延。他对洛马、对卡尔瓦利奥扎的文

才本来十分钦佩，但得到的回报却是闷棍、蔑视、嘲弄……他生活中的一切都是这样的不完美，都是这样的潦草零乱，都是这样的支离破碎；他找不到任何可以让他脚踏实地的牢靠之处，任何可以让他安身立命的事业，无论是爱情，是人际关系，或是声名，都一一落空。他感到寂寞，感到寒冷，而浓雾笼罩的黑夜更加深了他的寂寞感和寒意。降下了一层浓雾，雾困在一幢幢的楼房当中，凝聚着，在烟雾迷朦当中，煤气灯的亮光变得暗淡，一个个的人影带上了模糊不清、缩形变样的色调；建筑物的一个个正面，都显得似乎更令人伤心惨目，迷迷蒙蒙地溶化进了浓雾的那种影影绰绰的虚无缥缈之中。

阿尔杜尔伤心地漫步着；他感到浓雾似乎粘到了他的唇髭上、睫毛上，把他的上了胶的衣领泡软，而且空气的全部潮湿水汽都落到了他的心灵之中。他烦闷满腔，在那被浓雾驱散了行人的街道上，他更加感到自己孑然一身，举目无亲，于是就产生一个打算，想喝上两杯，靠杜松子酒来把身子暖一暖，也提一提神，先放纵一下取乐解闷。于是他就转身回到罗西奥广场^①，走进

^①罗西奥广场，即彼得罗四世广场，是里斯本的一个广场，有曲形石嵌地面、两个铜喷泉和彼得罗四世塑像。——译者

一家小咖啡馆，它那墙壁的肮脏的颜色、它那发黑的地板、它那弄得污秽不堪的粉刷，使得那本来已经惨淡的煤气灯光显得更为暗淡无光。

他拿了他的一小瓶杜松子酒坐到一个角落，心里满腹闷气，此时他回忆起了科尔科瓦达的那家小酒吧，那个小酒吧此时此刻在他的心目中显得比这里更加舒适些，比他在里斯本所遇到的一切一切都更加亲切可爱，那里他可以听到拉贝卡斯的同他志同道合的言词，有隔墙另一边厨房炉灶里烧得必剥剥的火焰，还有人们打弹子球的时候嘴里哼唱着的熟悉的歌声。

旁边桌子有人不停地咳着要咯痰，他听到了转头去看看，见到了一个正在饮用卡巴斯调酒^①；这个人是矮短身材，肩上披着披肩，脸圆鼓鼓的，刮了胡子，脸上的肌肉柔软，脸色发紫，皮肤好像起了鸡皮疙瘩；他那暗浊无光的眼神，有一种怪里怪气的没精打采懒洋洋的神情。他用一种很柔细的嗓音对阿尔杜尔微笑着说：

“今天晚上天气真糟！”

“糟透了！”

① 卡巴斯调酒——一种用咖啡、酒、糖、桂皮等混合制成的饮料。——译者

这个人马上歪斜着屁股；沿着那条长秸秆椅子，滑到了阿尔杜尔身边，双眼翻出一种哀求亲热的神情：

“要不要喝点卡巴斯调酒？”

阿尔杜尔谢绝了。这个老头子闯到他身边，使他感到十分难堪，这家伙的皮肤上有一种说不出的粘糊糊、腿圆鼓鼓地有点女人味，使人生厌，他的双眼呈现一种犹豫不决的神色，紧盯住阿尔杜尔不放，闪现出一种模糊的、朦胧的、软绵绵的性欲。

“干吗不来喝一点卡巴斯调酒呢？”这个家伙贴得更近，压低了声音说。

阿尔杜尔从本能出发，厌恶地拒绝了他。对方的臀部轻轻动了一下，碰了碰阿尔杜尔的膝盖，一副流氓腔地说：

“老弟，不用害怕嘛！”

阿尔杜尔明白了，他握紧了拳头，霍然站了起来：

“你这个流氓！”

“唉呀，老弟，唉呀！”那家伙安然不动地说。

阿尔杜尔高声呼叫侍者，把一个钱币扔在桌上，怒气冲冲地走出了咖啡馆。

到处都是一片浓雾，阿尔杜尔在施亚都广场上奔跑着，心中充满了怒气，边跑边咕哝着：

“这是个流氓的城市！”

过了几天之后，当阿尔杜尔在看《珐琅与珍宝》的校样的时候，门被轻轻地推开了，进来的是梅里尼奥，他一再表示歉意闯了进来，他穿着的是他那件漂亮的花枝图案的睡袍，满脸堆笑，笑得很讨好谄媚。

阿尔杜尔正在工作嘛，他本来是不想来打扰的！是在看校样吧，是不是？他从阿尔杜尔背后审视这些校样，压住阿尔杜尔不让站起来，一面又说：

“请见谅，请见谅，老乡！我不是来打扰你的！字体多漂亮，是埃尔泽菲尔体^①的，对吗？这很显得有派头。是一些爱情诗吧，对吗？你这个浪荡公子！……现在咱们来看看你的大作，看看你的大作。”他于是斜着脑袋，出神地听着。

阿尔杜尔得到了捧场，就朗诵了他正在看的那一页校样上的几节四行诗，是歌唱《圣司提反群山》的——“那正是他自己的地方”：

啊！墨绿色的山岗，
一对对夫妻栖身在这里，

^① 埃尔泽菲尔是十六七世纪荷兰印刷商，使用一种特殊的印刷字体。——译者

他们用白色的石灰
涂在松树的树枝上……

圣司提反群山，
我傍晚在这里散步，
从天上的白云那里
取得幻觉的题材！

梅里尼奥觉得这些诗“很有味道”。他又狡黠地笑着问阿尔杜尔有时候写不写“风流艳诗”，例如像博卡日^①那样的……

阿尔杜尔听了，像个黄花闺女一样脸红到了耳根：当然他是不写的，这是多么的不像话！

“不过这样的诗也有它的地位”梅里尼奥摆出一副行家的样子，说。“我是很赞赏的！你看看，上流社会的人也很喜欢！很喜欢！大家都知道了，没有什么秽褻不秽褻的！这也是帕迪良的风格。帕迪良精于此道，简直是个神仙！你知道帕迪良写的《玫瑰花

^①博卡日，葡萄牙诗人，诗才横溢，但生活放纵、其作品往往被指责为煽动骚乱与淫欲，因而 1787 年曾被监禁，后又软禁于一所修道院。获释后以翻译为生，生活潦倒，死于贫病交加之中，但人们公认他在 19 世纪初的葡萄牙浪漫主义诗歌中享有崇高地位。——译者

蕾》吗？你难道不知道？”他显出一副惊讶的样子。

“你看，这么有名气的，还亏你是个文学家呢！在巴黎就有一批人专搞这个！唉呀！”他白着眼睛。“他们还是有名气的诗人呢！这批人可够吃香的了。这是十分时髦的！”

仍然脸红到了耳根的阿尔杜尔，现在又感到了气愤。梅里尼奥那种烦人的腔调、他对秽亵诗词大肆吹捧时眼珠的来回转动，都显示出了一种对淫秽事物津津有味的心态，这种心态马上使阿尔杜尔不禁模模糊糊地联想到同罗西奥广场那家咖啡馆里的那个老色鬼隐约有些相似；而梅里尼奥竟然这样荒唐地大发厥词，这又同他那修剪得十分整齐的胡子和他那漂亮的花枝图案睡袍形成了尖锐的对照，从而显得更为令人气愤。

梅里尼奥掏出了他那块绣了花押字的手绢擦了擦鼻子，然后变了一下腔调，说：

“我今天到这里来，是要知道一下你今天愿不愿意去若安娜·寇汀纽夫人家里？”

多么令人喜出望外！不过，阿尔杜尔一阵惊喜过后，又马上在惊喜之中掺杂了一点难以言表的害怕，在这种害怕感的推使下，他自己也不知道为什么说出了下面的话：

“ 不行,今天…… ”

话刚说出口,他又马上后悔了。他想把话收回。他耳根通红,神经质地把印好的书的一页一页翻来又翻去。

梅里尼奥大声叫嚷起来:

“ 怎么啦!你又没有什么事。我已经同若安娜夫人谈妥了,她十分乐意……朗诵是当然有的。必须带点小诗去…… ”

阿尔杜尔终于答应了一定去。而且表示很感激。而且,为了掩盖他那乡下佬受宠若惊的兴奋之情,他就问该几点钟去,那边有哪一些人……

“ 啊,’梅里尼奥说;说不定你到了那里会碰到那位住在圣本笃大街的夫人。凡是上流社会的人,总要在某一个星期二到那里去的。人人都去的! ”

阿尔杜尔高兴得满脸通红。接着他盘算了一下,应该去买一双草黄色的手套、一朵鲜花……这时他又重新尊敬起梅里尼奥来了:这个人真是个好朋友;他甚至想在这本诗集里专门将一首诗献给他……

“ 天气变得真好哇!’梅里尼奥走到了窗前,叫喊了起来。

上午还下了场毛毛细雨,但是现在,蔚蓝色的青天,一片柔和润湿的蔚蓝色,已经在一片片宽阔的棉

花状的白云当中展露出光芒，阳光照到浮云的边缘，给它们镶上了柔润的乳白色贴边。

阿尔杜尔走过去把窗打开。风和日丽的天气使他心花怒放，同时他又因为能去参加晚会而深自庆幸：他感到一阵说不出的乐滋滋。他此时已经感到自己到了那里，到了一个富丽堂皇的厅堂里，那里的贵妇们丝绸衣裾在地毯上拖过发出窸窣的声音，而他则在那里同他的那位“伊人”在轻声细语地交谈，他紧紧挨着她那因种种甜美的感觉而阵阵红晕的脸蛋儿前面的那把张开了的扇子。他应该拿什么东西到那边去朗诵呢？

“有朗诵吧，是不是？”他又问梅里尼奥。

“这是惯例，”梅里尼奥说这话的时候似乎心不在焉，他在房间来回踱步，一边抚弄着胡子，束紧睡袍的带子。他偶尔也停下来，向阿尔杜尔露出笑容，又闭上眼睛，再走上几步，弯下身来看自己的拖鞋。忽然间他开口说：

“定在 9 点钟，要身穿燕尾服……”

他向门口走去，但是又停住了，使劲做一个手势：

“唉呀，我几乎忘记了！”他轻声笑了一会儿，好像是要说一件十分好笑的事似的：“我遇到了一件十

分有趣的故事。我今天本来有一笔钱要送到……你说有意思吧，是不是啊？咱们这个国家就是这个样子！……太可笑了！……我本来有一笔钱要送到……。可是那些先生们却不小心把事情耽搁了……现在我呢，就……你有没有 10 镑能借我，明天就还，行不行？”

阿尔杜尔惊愕了一阵子，终于还是走到箱子那里，从一个纸包里掏出了 10 镑。梅里尼奥漫不经心地把这 10 镑钱塞进他那件睡袍的宽阔的衣袋里。

“真是好笑，是吗？我的代理人就是这一套作风！”他又含意不明地微笑起来，说：“那么，就约定 9 点，穿着燕尾服。要打黑领结，不必打白领结了。”

他又笑了一下，这时候他的手已经放到了门把上了。

“寇汀纽夫人一定会十分器重你的。我已经将那些噱头告诉了她。她已经知道了，她已经全知道了！”

他又哈哈大笑起来，然后在地板上轻轻滑过他的拖鞋，边走出房间边说：

“Au revoir, cher! ①”

阿尔杜尔激动得到了极点。现在他终于要去看到

① 法语：“再见，老兄！”——译者

这个不平凡的场面，这个上流社会了。

他心里在盘算着，到时将会有一些客套的交谈，他要讲一些什么独具特色的语句，他要采取怎么样的坐姿：这时候他心中油然产生出一种说不出的怯场感觉，当中夹杂着一种飘飘然的虚荣心和一种临阵退缩的胆怯心理：他的那位“伊人”会不会也到场？他到时有没有勇气向她重叙奥瓦尔车站的那次邂逅惊艳的往事？他边抽着烟，边在房间里踱来踱去，种种想象在他心头翻滚起伏，断断续续组成了他同他的那位“伊人”的恋爱史。这个故事开头是一见钟情，后来发展到引起她丈夫的吃醋，甚至发展成一场可能的决斗！……

就在这个时候，进来了一个仆役，送上一封信：这是梅尔绍尔先生的来信，送信人立待回复。

“老友阿尔杜尔，那个新闻记者的信里面说，

“今天，由于一个偶然的机，我同另一位朋友约好了要到达丰多玩一玩，同行的还有一些西班牙女郎。费用按朋友远足野餐的办法分摊。你愿意参加去吗？另一位男士也是个熟人，是我们这一伙儿的。请复。聚集时间是9点钟，地点在哈瓦那之家。——又及：漂亮的孔妮也准备去，到时你将是他的护卫骑士！其乐融融万岁！”

阿尔杜尔手里拿着字条愣住了，心里七上八落：梅尔绍尔的歪歪扭扭、零乱不堪的字迹，使他看出这家伙玩世不恭、邈塌浪荡。一想到这样一次游荡狂欢，他就觉得这是一件充满诱惑的赏心乐事：在煤气灯照亮如同白昼当中，一瓶瓶刚打开的香槟酒从狭窄的瓶颈里猛喷而出，穿着低胸衣服大胆袒露酥胸的美女在歌唱，即兴跳着华尔兹舞振动得连桌上的玻璃都蹦跳起来，丝绸衣服的窸窣声同唧唧的接吻声混成一片！……他太想去参加了——但是，他已经同梅里尼奥这样一个交游广阔的人有约在先了，怎么办呢？……而且还有希望可以遇见她，他的那位“伊人”，难道作罢了吗？……

于是，他多少带一种摆点架子的口吻，写了复信：

“十分抱歉，已经被邀，将参加上流社会的一场晚会。”

若安娜·寇汀纽夫人的家圣伊萨贝尔，是一幢古老的房子，有一个用小石子砌成的小院子，有时候可以在院子的一个角落看得见那辆摘了钩的送水车。

若安娜·寇汀纽夫人的丈夫，是一位已经上了年纪的家财富有的乡间富绅，她每星期二都在家接待来

客，这样的晚会，代表了她的社会地位。有时候，有些朋友（本图·科雷亚称之为“有些虔诚者”），像看见篝火火势正在减弱之时把火拨一拨似的，小心翼翼地设法在报纸上登一段新闻，说“最尊贵的若安娜·寇汀纽夫人的那些美妙的周二聚会，仍然是高雅上流社会最令人为之神往的美谈。”——一般人都说，这些晚会是一些“兼收并蓄的聚会”，此言也的确不差，在那 3 个并靠着的大厅里，可以看到有一些老绅士贵族、一些年青的议员、一些新闻记者、个把银行家、某个内阁大臣，还有些诗人和外国人。有时举行朗诵；如果姑娘占主要地位，大家就在钢琴弹奏的乐音中翩翩起舞，跳华尔兹；而由于寇汀纽夫人的丈夫同外省的人有许多来往，所以，在那一群群带有里斯本特色的人们当中，也可以看到个把从贝拉省偏僻之处或是从后山省的高原那里来的肤色红润但脸带愠色、穿着来时放在手提箱里压皱了的燕尾服的汉子。尤其使这些晚会为人所称道的，是家具的陈设和灯光的柔和：所有的椅子和长沙发，都依夏季和冬季的不同而各蒙上不同的白色凸花丝绒罩子，摆设的方式，形成一处处便利一小群人或一个小圈子聚在一处密谈的小天地，一个个小角落，暗暗的，最为有利于一对对情侣在那里轻声细语倾诉心曲。所以，往往可以在

一个灯光暗淡的角落，看一片男衬衣前胸部分紧紧地贴着一把张开了的扇子，这正如那位爱使坏的沙维埃耳所说的，是一件小小的桃色事件正在进行过程中；另外，有时候，从那许多个卧室——本图·科雷亚厚着脸皮说这些是“若安娜夫人的多个卧室”——当中的某一个那里，可以看见出现一个神色十分严肃，脸皮臃肿通红的男人，眨着眼皮，仿佛是个睡梦初醒的人，看见这样的人，别人真不禁要问他一句：“你的一小觉睡够了吗？”至于灯光，用的是磨砂灯泡的卡索灯，有很厚的灯罩，所有亮光都集中在大厅的正中央，将那些无伤大雅的画册和立体画片照得通亮。而在墙根呢，却留出了可爱的一片暗影区：这一来，女士们就正如人们所说的，就不必“在穿着打扮方面大费心思”了。她们只消在装饰方面略加变换花样，就是穿同一件衣服也能穿它一个季度；不但如此，半明半暗的环境，对于厚施脂粉的面容来说，最为相宜，美人迟暮人老珠黄到了这样柔和的暗光色泽之下，也会变得预料不到的楚楚动人。

正因为如此，所以若安娜·寇汀纽夫人就十分受人推崇。尽管她嫁给了一个干巴单调、死气沉沉的老头子，而她本人却长着一双乌黑黑的、秋波频送的美眸妙目和亭亭玉立的身段，曾经“好几次使人为之拜

倒石榴裙下“，但她却一直保持贞节。她有一些很高贵的女朋友，有时候她整个冬天都同一个谁都不认识的女孩子在一起，女孩子来自市民阶层无名的底层，寇汀纽夫人就带着姑娘一起坐她的四轮马车到处逛，带她坐到圣卡洛斯剧院自己的包厢里最好的位置上，或是在星期二的晚会上把她放在大厅的正中央，同时用一双明亮的眼眸目不转睛地盯着她，有时忽然站起来，在她耳边窃窃私语，告诉她某个秘密，同时嘻嘻笑着，十分注意她目光的投向和她同人们握手的情形。然后，到了下一个冬天，“又是另一个受宠的姑娘的天下了”；她的众多女仆，都有娇艳动人的美名，年轻的男客人在进门的时候，都有一个习惯，就是在走廊上多停一会儿，脱大衣就慢吞吞地脱，为的是要偷看一下“若安娜夫人的那些美艳女仆们”当中某个女仆的妖媚迷人的脸蛋儿。这些情况使人们纷纷不怀好意地讥笑；大家索性把若安娜夫人称作“唐璜娜”^①。但是她很讨人喜欢，笑起来很可爱，每当她同别人握手的时候，她手臂上的镯子叮当作响的声音是多么的吸引人——她总是乐意为某个大臣作担保

① 葡文“若安娜”是女子名，同男子名“若昂”是成对的，而“若昂”又同西班牙文的“璜”相对，“唐璜”是“花花公子”之意。——译者

人，总是乐意举办某场慈善义卖，总是乐意把人们聚集到一起来朗诵某一首悲伤的长诗，所以，正如本图·科雷亚所说的，“人人都与人为善，对事情就不打破砂锅问到底了”。

至于她的丈夫，看来对她是满意而且以她为荣的。他是个肤色发黄、沉默寡言的小个子，男宾客们临门的时候，同他握手都是轻轻地不使劲，女宾客们则对他略为露齿嫣然一笑就过去了；过后，大家就都不注意他了。他办事有条有理，精打细算，每天夜里都轻轻地巡视家里各处，安放好一张椅子呀，把走廊煤气灯的火光收小呀，把一件掉在地上的短大衣捡起来呀。人们通常都说，他患有动脉瘤；有两个人，都是王国国政厅的雇员，都很严肃认真，都在不耐烦地注视他病情的发展，对他的肤色发黄和疲劳困倦的情况加以研究，巴不得有朝一日能享受到遗孀的每年10孔托的年金。不过，据说如果若安娜·寇汀纽一旦死了丈夫，她会隐居到一所修道院去——在修道院里，修女们这么多，又都这样年青，大可以足够满足她对女性温柔的需要。

走廊的钟响九下的时候，梅里尼奥和阿尔杜尔走进了门，入了门就脱下短大衣，这里是一个小小的门房，有枝形大烛台的灯光照耀着，旁边是一个古老的

外省来的窗间镜子。阿尔杜尔十分紧张，他浑身洒了香水，穿着燕尾服的身子挺得硬硬的，心里胆怯得胃都顶着，他有点发抖地戴上草黄色的手套，这时候他忽然听到，旁边一个厅子传出了驴子的叫喊声！他惊讶不已，转身朝着梅里尼奥……但是梅里尼奥只是置之一笑，把衬衣前胸往上一撑，对着镜子细心梳了一下头发和那副漂亮的胡须，就说：

“完美无缺吧，是不是？”

在一旁，那头驴子在拼命嘶叫，这种驴叫声从深色布料的帷幔后面传出来，帷幔上还绣了一顶王冠，王冠上绣了家族的花押字，这使阿尔杜尔觉得一场精致的晚会上竟安放了一个臭马厩。

“这是我们的那位朋友嘛，”梅里尼奥说。他伸手拉了一下燕尾服，掀起了帷幔。

原来的确是帕迪良：他在厅堂的正中央，蜷缩在一张椅子上，双手叉在两腰，脸色发紫红，正在表演他的拿手好戏“驴子发情”！

大家都对他钦佩不已！一些表情严肃的人，双手摆在背后，官僚般的脸上显现出了赞许的、深刻的表情；半明半暗的长沙发那里伸出了瘦瘦的上了年纪的人的脖子，没留几颗牙齿的嘴惊奇得半张开着；女士们站着，胸脯高耸着，脑袋侧向一方，满脸春光，十

分高兴，她们边嘻嘻笑着，边回味这种粗野的发情嘶叫声在整个厅堂散发开的兽性感觉。

“太妙了！太妙了！好极了！”

帕迪良站了起来，眼睛通红，喘着气，松开了衣领，嘴里喃喃地说：

“演这个驴子戏呀，真的要了我的命！”

侍者端上了糖水；女士们把他包围在当中，兴奋不已，仿佛要在他身上找寻驴子叫春的那股气味、那股热劲，那种冲动。她们请他再来表演一个“埃米莉亚·达斯·内维斯”！只要一小会儿就行！帕迪良几乎是粗鲁地推开她们，他脸上气鼓鼓的，大口大口喘气，把身子一古脑儿藏到了长沙发当中，靠着两个老妇人，边扇着扇子边说：

“这又不是铁匠打铁的铁砧！这又不是铁匠打铁的铁砧！演驴子已经要我的命了！”

这时候，梅里尼奥看见若安娜·寇汀纽夫人穿过大厅，就连忙向她跑过去，向她介绍阿尔杜尔。她伸出了男人般有力的手同阿尔杜尔使劲握了一下手，并且友好地作出了笑容，露出一口牙齿，直到齿根：

“幸会，幸会……帕迪良表演得妙极了！他让我们大家开怀大乐了一场！”

阿尔杜尔以敬佩的心情瞧着她：她个子很高，轮

廓有点像男子汉，脸上双颊突出，发红润色，鼻子很大，嘴唇红得像涂了血似的——她的力量在于她那一双深陷的眼睛，眼睛乌黑乌黑的，炯炯发光，显出固执任性的神情；她那裹着紧身褙的腰身，婀娜款摆，腰身以下，挂着厚厚的一层裙子，浆过的丝绸和结实的罗缎发出簌簌声；她那苗条的身段，她那像猫似的雍容娴雅的动作，她那头又浓又黑的秀发，她那双纤长细嫩的手，她那厚厚实实的裙子，都发出一种热烈的、坚决的情调，使人敬畏，也使人受到刺激。

“到里斯本很久了吧？”她问阿尔杜尔。

但是这时候帕迪良从大厅的深处抬高了嗓门，在一堆女士们当中叫嚷了起来：

“噢，若安娜夫人，请来一下！请您来拍一下板！”

若安娜夫人于是就对阿尔杜尔微笑了一下，走开了，裙子随着她的脚步的摆动而发出簌簌的声音。

剩下阿尔杜尔一个人，孤单单在那里，于是他只好用焦急的目光去找寻梅里尼奥，但怎么也看不见人，阿尔杜尔就感到十分不自在，手里端着高顶大礼帽贴着腿边，他感到自己处境尴尬，坐立不安，只好不断地用手指在唇髭上摸来摸去。厚厚的绿色灯罩遮住灯光而形成的半明半暗当中，人们的面貌都被模糊

了、暗黑了：所有人的脸对他来说全都是陌生的。他看见有一位漂亮的女人，他注视了这个女人一会儿，她穿着黄色的丝绸衣服，全身埋在一张很矮的安乐椅里面，手拿张开了的扇子挡着胸前，目光对着地面，带着含糊不清的笑容听着一个男人在说着话。这个男人戴着夹鼻眼镜，手腕极为瘦削，他挨得她很近，说话时指手画脚；在桌子旁，有 3 个女郎，互相脸挨着脸，边翻看着一本画册，边窃窃私语。于是阿尔杜尔也想拿一本画册来翻翻看看。他的目光迫切地投向若安娜·寇汀纽夫人，这位夫人当时正面对着帕迪良站着，而帕迪良在一大堆女人衣裳当中，挺直地坐在长沙发上，寇汀纽夫人的手臂挽着一胖胖的金发女郎的美丽的腰身，在嘻嘻笑，兴高采烈。

阿尔杜尔为了不显得呆着一动不动，就走到一幅挂在一张放着种种瓷器的靠壁桌上方墙上的画前，察看这幅画；但由于灯罩遮住灯光，半明半暗，他只能看见画框那些褪色的金粉；所以他又转过身来，比刚才更加觉得不自在，更加不痛快：两个戴着黑色饰物的老妇人，双手叉在胸前，一副俗里俗气的面容，似乎是在打量着他，显得对他既好奇又看不起；阿尔杜尔烦恼极了，他对不见人了的梅里尼奥，对把他忘了冷落一边的若安娜·寇汀纽夫人，都感到恼火——于

是他就信步走进另一个大厅，希望能看得见他的那位“伊人”！他在惶惑不安中，在灯罩遮挡住光线的半明半暗当中，只看见一些靠着坐的男人的浅色胸衣、上面闪着徽章的丝质紧身背心；许多扇子在轻轻地摇动着；人们在用法语交谈。在大厅中央的圆桌旁，有一位脸容像雕像一样美貌的女人，有一头美丽而高耸的金发，在漫不经心地翻动着一堆散乱的照片：她侧身坐在一张椅子的边上，全身婀娜多姿的曲线都显现无遗，她那件衣服的长长的鲜红色后摆，拖了很大一片盖住了地毯。但是他的那位“伊人”并不在这里，她没有来，她甚至也许同若安娜夫人没有什么来往。这个晚会对阿尔杜尔来说已经失去了一切吸引力；那个诱人的热烘烘的环境气氛，在他看来，已经是虚假的，只不过是冷冰冰的虚礼客套而已。

他感到胆怯，就想退席走掉，但这时候他忽然听到卡尔瓦利奥扎的声音；卡尔瓦利奥扎正在大厅深处火炉旁边，在两个人的当中指手画脚地说着话，在那里，一个骑着挺起前蹄昂然直立的马的青铜武士，在挥舞着一把利剑。阿尔杜尔马上赶上去，满脸堆笑，满怀感激，几乎是低三下四；卡尔瓦利奥扎只是冷冷地发出了一声“啊呀”，口气很傲慢，甚至声音也放低了。于是，失望恼怒的阿尔杜尔，只好装作欣赏那

座铜像，端详了一会儿；他感到自己双腿像铅一样沉重，耳根通红；他在心乱如麻当中，不小心踩着那位夫人的长长的鲜红丝绸后摆：那位夫人转过脸来，目光一闪，用一种猛然的、几乎是恼怒的姿势将自己的衣服整理了一下。

阿尔杜尔回到了第一个大厅，在挨着门口的地方停留了一会儿，呆若木鸡：他觉得自己身上各个关节都在发僵变硬。难道他一整夜都要这样度过，都要从一个门框到另一个门框这样逛来逛去，一言不发，做人家的笑柄，自己有泪往肚里吞？……

还有，那 3 个女郎还是那样的自私，霸占着那本画册！他本来是多么希望能靠近帕迪良身边，把帕迪良当作一个能给他以安慰的亲人，让他躲一躲；但是，他看见帕迪良被团团包围着，四周全是裙子、绸缎、填得高高的发式、张开的扇子！……尤其是这些人们彼此之间这样亲密无间，形成一种水乳交融的气氛，这种气氛，使得阿尔杜尔相形之下向隅受冷落的境遇更显得难堪。他们一定是这样想的：“这是个什么乡巴佬，是个什么粗人！”他觉得这些人很矫揉造作，很自私自利，很装腔作势！他现在多么舍不得他自己在“宇宙饭店”的房间里的那件天鹅绒睡袍，甚至多么舍不得奥利维拉德阿泽梅斯的科尔科瓦达酒

吧！但是他不能就停留在那里一动不动，像幽灵似地挨着门旁呀！他已经看出了有人对他侧目而视，有人在讥笑议论他，使他背后出一身冷汗，于是他硬着头皮，走到桌子旁边，想把立体画镜拿过来看看，但这时候若安娜夫人挺着胸脯，摇着扇子，走路时华丽的罗缎发出阵阵簌簌声，走过来对他说：

“那么，您已经喜欢上了里斯本了吗？”

“十分喜欢，夫人。”他回答的时候，全身的血液都涌上了面孔。

“啊，人们总是会喜欢的啊！……”若安娜夫人越过阿尔杜尔的肩头向他身后的那几个翻阅画册的女郎微笑着说：她甚至挥舞手中的扇子吓唬她们，乌黑的眼珠发出迅速的闪光。“天气真是舒服吧，不是吗？”

“舒服极了！”

“一直会好下去的，可以预料！……”她又对这些女郎们微笑，又挥舞扇子吓唬她们。“还要多呆一阵吧？”

“很可能。”

“那我可很高兴……”她慢慢地闭上眼睛，低下了头，又微微露出了牙床，拔脚走开，边走边说：“梅里尼奥正在玩他的惠斯特纸牌戏呢……”

阿尔杜尔看见若安娜夫人同那几个女郎聊了一会

儿，边说话边笑着，腰肢总是在款摆着，仿佛是由裙子里的空气托起来似的；然后，她又低头看那本画册，对着她们的脸说话，伸手按住这个或那个女郎的肩头，生动活泼，容光焕发；她那长长的鼻梁、洁白的牙齿，几乎像男人一样瘦削的身材里面跳动着激动的神经，这使得阿尔杜尔觉得她很撩人心弦；经过同她交谈几句，仿佛阿尔杜尔的窘困已经打消掉了，于是他就跨步走进另一个大厅，去看看梅里尼奥如何玩他的惠斯特纸牌戏。有两道门帘，他掀开了一道，一看，原来是一道假门；空处放了一把条帚！他满脸通红，红到了发根，又掀起另一道帘子；在一个小厅的深处，梅里尼奥正在桌子边玩他的惠斯特纸牌。阿尔杜尔赶紧抢了一张椅子，就坐到梅里尼奥同一个留着灰白络腮胡子、戴着金边眼镜的男子当中。

“那么，你玩得开心吗？”梅里尼奥问他。

梅里尼奥领到了分给他的纸牌，就一动不动地捋着下巴沉思着。阿尔杜尔不懂惠斯特纸牌戏的玩法，但是，他看见人们在抽烟，于是他也照样点燃了一支雪茄烟，装作很有兴趣地在观战的样子，注视着打出的纸牌，他坐到了那里，就像找到了一个舒适的藏身之地，可以避开大厅的恐怖，避开形单影只的门框，避开那些丝绸的女衣后摆……

纸牌在单调地收进放出，使得一旁观战的阿尔杜尔越看越烦闷，昏昏欲睡：他把高顶礼帽夹在双膝之间，脑子里空空如也，嘴里干干的，浑身懒洋洋，而梅里尼奥则偶尔把他从这种状态中拉出来，用很高兴的腔调对他说：

“下注少了是不行的！”

这句话激怒了那位正在输着的戴眼镜的人：

“什么不行，不行又不像话的，是手气这样不好！”

这个人似乎脾气很暴躁：有一些牌局的战况使他在椅子上挪来挪去，发出敌意的哼声；他已经有两次把目光盯向阿尔杜尔，侧目而视，气冲冲地。

阿尔杜尔正当点燃又一支雪茄烟的时候，这个戴眼镜的人气冲冲地投出了一张牌子，使劲地把纸牌往桌子上一扔，当他看见梅里尼奥伸手要将这张牌吃进的时候，就从椅子上跳了起来，手指关节噼啪作响，推开了鼻烟盒子，嘴里喃喃地说：

“有晦气星在场，我就不能玩！不能玩！这样玩，一点也不痛快！”

阿尔杜尔不懂得“晦气星”是什么意思，但是他听出了这个人的愤愤不平的声音中有一种刺耳的、怒气冲冲的声调，使他感到大惑不解：他感到这个戴眼

镜的人在讨厌他；同这个人搭档的牌友是个脸色更为严肃的人，头很秃，这个人对阿尔杜尔说：

“那么，您何必不去向女士们献献殷勤呢？”

阿尔杜尔回答说：

“我在这里很舒服，我喜欢看人玩牌！”

那个戴眼镜的人气呼呼地在椅子上扭转了身子。

梅里尼奥一声不响地捋着下巴，满面笑容，他由于手气好，一直在赢而兴高采烈。

又重新分了纸牌，但是，那个戴眼镜的人看到了自己分到的牌后，就用拳头打了一下桌子；

“岂有此理！”

他脸上充了血，眼镜后面的小眼睛在闪出火光；忽然间，他遇到了一下不利的出牌，就猛然“啊”的一声将椅子往后一推，咬牙切齿，把脸转过来对着阿尔杜尔，浑身气得发抖：

“对不起，我未有幸同您结识，不认得您，但是，我没法玩下去，我没法玩下去！这些朋友们都认识我，知道我的脾气！就请您换个地方吧！”他说了这番话还不够出气，还握紧拳头吼叫着：“有了晦气星，我就无法玩下去！”

阿尔杜尔满脸苍白，站了起来，嗫嚅着说：

“好吧，好吧！……”

他扔掉了雪茄烟，神经质地踩着地毯，走了出去，要退席离开这个晚会，心里十分气愤，觉得自己受到了奚落，对梅里尼奥一肚子火。他掀起门帘的时候，碰到了若安娜·寇汀纽夫人，夫人十分亲切地招呼他：

“我刚才还在找您呢！梅里尼奥告诉我，您是位诗人……。我们想请您回头给我们朗诵点东西。”

这一下子，阿尔杜尔一肚子的怨恨心情全都抛到九霄云外了；他马上又感到周围的气氛对他是十分友善温暖的：

“当然啦，当然可以，夫人 我可以朗诵《鸽子》。”

他受宠若惊地弯身鞠躬，走进了大厅，进来后，就去拿起原先那 3 个女郎放下了的那本画册，她们 3 人现在正在全神贯注地听帕迪良给他们看掌纹算命，帕迪良像个巫师似的做出种种施法术的动作，还装出阴间鬼魂的声音。大家都在笑着！

阿尔杜尔翻看着画册——上面都是一些王室贵胄、有佩纳^①的一些风景图、有一些穿着侍卫制服的人——同时就在回忆《鸽子》的诗句。在大厅正中，有两个人在慢步有节奏地踱着：其中一个是个高个

^①佩纳是有名的城堡，王宫，建于辛特拉山脉的一个山顶上。原是一个修道院，后改为王宫，周围是美丽的公园。——译者

子，轮廓很粗俗，目光凝呆，像个梦游者；另一个人则是个瘦子，走路的步伐像是在跳舞，讲起话来滔滔不绝，一只手插进燕尾服的胸襟当中，因此露出了一点里面的衬衣，另一只手伸出大拇指，使劲地要戳穿空气，到处乱戳：他们经过阿尔杜尔身边的时候，阿尔杜尔听到零星半点：“批文……表姐的影响力……，国王倒是愿意……，大臣发火了……”。他们二人有时候也驻足停下，较高的那一个，一双惊愕的眼睛，棕黄色的眼珠骨碌碌地四面环顾。一个胖胖的人在两位上了年纪的太太谈论着仆役们不笃信宗教的问题！这样的事，是他所无法容忍的！那两位老太太也在叹息现在世风日下人心不古……民众已经不虔诚了，这都是共济会干的好事……但是有个老头子，衣领大大的，面颊结结实实，拖着腿走过来，问他身体是不是好些了：不，他已经决定去动手术……也许到巴黎去动手术。于是他们就谈论了一番有关医生、药房的事，声音也就带上了忧伤的调子，仿佛是在一个病人临终的病房里似的。

但是，那位穿着草黄色衣服的夫人，带着那个戴夹鼻眼镜的青年男子走了过来，阿尔杜尔只好让开路让他们走到桌边来；这位夫人个子很高，胸乳丰满，皮肤很细嫩，眼睛大大的，她坐了下来，拿起了放在

一个金银细丝编成的筐子里的几幅零星的肖像；那个瘦个子青年男子又低声向她说了几句话，然后就昂首，边用手绢擦着夹鼻眼镜，边走开了。这位夫人很快地看了阿尔杜尔一眼，然后慢慢地细看自己衣服的后摆，轻轻地打了一个呵欠，又开始漫不经心地察看那些肖像。阿尔杜尔欣赏着她那双乳白色的手，手上戴满了宝石首饰，她手臂的外端，浑圆丰润，像大理石一样光滑，有华丽的花边盖住，正当阿尔杜尔欣赏的时候，刚刚给人家看手相算过命的帕迪良，走到她面前来同她交谈了：他从未看见过她像今天这样光艳照人……她笑了起来：

“真的？……那么您干吗不再给我们表演一次口技？”

“哎呀，我的那一份儿已经做到了，已经做到了！学驴子叫，把我累坏了。这里有我们的朋友——他指了一下阿尔杜尔——他要给我们朗诵……”

那位夫人略斜一下眼睛瞧了阿尔杜尔一下，帕迪良就一本正经地把阿尔杜尔介绍给她：

“这是我的朋友阿尔杜尔·科尔维洛。现在呢，”他又加上一句，“我要去看看弗雷德里科，他吃了亏，正在气鼓鼓的呢…… Au revoir^①，男爵夫人！”

阿尔杜尔满脸通红，搜索枯肠想找到句什么话来

① 法语：“再见！”——译者

说，但这时候男爵夫人注意到了一张照片，就指给他看：

“是罗什福尔^①吧，对不对？”

阿尔杜尔几乎是无意中冒出了一句：

“这个大混蛋！”

他马上大惊失色，对自己不由自己地像打嗝儿一样冒出了这句几乎是猥亵的话感到十分害怕，他感到难为情到全身皮肤发烫、手心冒汗、全身动弹不得的地步。他看见了那两个在踱着步的男人走到男爵夫人身边停了下来。但是，由于他自己耳朵里在嗡嗡地响着，他所听到的他们的说话声只是像远方的轻声细语，他只模糊地听到他们谈到《若昂国王的末日》，这是一位诗人不久前写作的一首长诗。男爵夫人恰恰那天上午看过了这首诗，她不喜欢，她觉得这首诗有些地方整页整页令人看不懂；那个瘦小的男人也抨击这本书：他并不是已经看过了这本书，不，可不！——他没有空来管什么诗不诗、小说不小说、文学不文学的——但他觉得这本书充满了不道德的词句和巴黎公社的思想……至于那个像梦游者似的男人，

① 罗什福尔（1830—1913），法国政治新闻工作者，曾创办《手灯报》，猛烈攻击法兰西帝国。——译者

他呢，他似乎是设法从卡索吊灯当中，从男爵夫人的发式当中，从他自己的胸衣当中找一句话来说，心不在焉地把目光投到四面八方去寻找这句话；但他还是找不到这句话，于是就伸手用手指慢慢地抚摸自己宽大的前额，慢吞吞地，像垂死似的，而同时，那个瘦个子还继续在说话：他似乎对于那些新思想、新书籍、新的青年人，都十分恼火！他认为政府应当出面来管一管。那个像梦游者的人却使一下劲，连面孔也肿胀起来，终于用一种浓厚沉重的声音说：

“不过他可是一个十分有根底的青年人啊！”他又使一下劲，用低沉的声音喃喃地说：“人家告诉我说，他是很有学问的！”

这也是可能的，不过这男爵夫人最不喜欢《若昂国王的末日》，她宁可要《灵魂之花》的一首简短的四行诗：“美丽地挺立的灵魂之花……”

“啊！”他们两人马上连忙表示同意。

阿尔杜尔从自己在慌乱惶惑中零零碎碎听到的一言半语，可以推测出男爵夫人是个爱看书、有艺术好奇心、有既定的审美观的人，而这一来，阿尔杜尔冲口而出的“大混蛋！”这句话，他自己这时候就觉得更加愚蠢、更加笨拙！

他十分难为情地轻轻站了起来，脑袋热得发胀，

赶紧躲到那间黄色的大厅去，这厅是空的，那里的枝形大烛台，熊熊地点燃着笔直的火焰。他一屁股坐到了长沙发上，喊出“噢”的怒叫，用拳头打自己的膝盖。他怎么竟会冲口而出，说出了这样一个下流的用语？而其实他本来只要一听到罗什福尔的名字，就马上会感到脑海里塞满了美好的、独特的、引人入胜的赞许！他冲口说出这句粗话，是那个美丽的、一身穿着黄色丝绸的、肌肤如此细嫩纯白的、像大理石一样雍容华贵的夫人把他引出来的！人家介绍他，本来说他是一位诗人，一位文笔优美的作家，一位雅士，但他一张嘴，就冒出了一句猥亵的粗话，而其实他即使在男士们当中，即使大家松开坎肩背心，边抽着烟边聊天，他的言谈也总是规规矩矩的呀！……唉呀，她会有何感想呢？若安娜夫人会说些什么呢？

钢琴的弹奏声把他从昏昏沉沉中唤醒过来。他站了起来，镜子里出现了他的面孔，他觉得这个面孔变老了，变呆傻了，他端着高顶礼帽贴在大腿边，走到了大厅的门口。人们在跳华尔兹舞。

若安娜夫人挽着男爵的胳膊走过，男爵是个小胖的年轻人，领子前胸露出一大块，胡子很稀疏，若安娜夫人停了下来，脸转过来对着阿尔杜尔：

“这些姑娘们还是宁愿先跳舞，姑娘嘛……不过

改天晚上我还是希望有机会听您朗诵……找个舞伴跳个华尔兹舞吧……’

阿尔杜尔满脸通红。

“我不跳华尔兹。”

“那么就来一个兰塞罗四人对舞好吗？”

“不，谢谢，我不跳舞……”

“哎！”她说了一声就走开了，边走边轻声同男爵交谈。

阿尔杜尔对男爵痛恨起来。他气冲冲地巴不得有一个爵位，有一个大臣职务，有一个决斗者的声名，有随便一个什么样的声名都行，要能凭这个来使人对自己产生敬畏之心。

“劳驾请让开，借个光！”一个不耐烦的声音在他肩头上响了起来。

他转过身来，原来这就是那个戴着夹鼻眼镜、手臂挽着那位身穿大幅后摆衣裙的美艳佳人的青年男子。阿尔杜尔猛然向后一退身躯，这时候他看见了，一个老妇人身边有一张没人坐的空椅子，他就躲到了这椅子上面，像个一败涂地的败军之将，但心里又咬牙切齿，他前面有一张单人沙发，他手里拿着的高顶礼帽很碍手碍脚，他就把这帽子往那张单人沙发上一放。他是多么的恨不得在一个爆发革命的夜间能率领

一大群人冲进这个大厅！到时他一定要用枪托把这些玻璃镜打个稀巴烂，在这些清秀瘦削的人的手腕上戴上手铐！到时他就会看到这些如此得意洋洋的、乳峰高耸的女人们一个个都要跪下来爬到他的脚下，丧尽原来名门望族的威风，向他苦苦求饶！

那个对《灵魂之花》大加赞赏的瘦个子，坐在钢琴前弹奏着《蓝色多瑙河》，随着他的诗意爱好而轻轻地摇头摆脑；人们退回到了桌子边，法国式的打了蜡的光亮地板上，四对舞伴在旋转着，丝绸衣服随着鞋底的快速滑动，发出簌簌的清脆响声，靠墙桌上面摆设着的瓷器，也轻轻地在抖动着；女人们手中的扇子挥动得更快了；随着女人长裙子的起伏飞舞和钢琴键盘的颤动抑扬，人们的交谈也因此而受到感染，谈得更热闹起劲了；坐在椅子边缘上的姑娘们，那双小脚不耐烦地动来动去，她们的眼珠，闪出了更加活泼生动的亮光，那盏没有灯罩的煤气灯的灯泡，照亮了阿尔杜尔面前的一幅萨尔瓦托尔·罗萨^①的画，画上有废墟、柔软的松树和罗曼谛克式的强盗。

这时候那位戴黑色首饰的老太太似乎忽然醒过来

^① 萨尔瓦托尔·罗萨（1615—1673），意大利画家、诗人、音乐家，擅长战争场面画及风景画。——译者

了，她打了个呵欠，嘴里干巴巴地咀嚼了一下嘴巴，就转过脸来对阿尔杜尔说：

“劳您的驾去告诉一下玛利亚，时间已经到了。”

阿尔杜尔莫名其妙，迟疑了一下，嗫嚅着回答说：

“我可不认得……”

那位老太太显得很诧异，然后整理了一下自己的金丝夹鼻眼镜和怀表的表带，抬起头来端起怀表听一下，然后喊来一个金发青年人，这个青年人边揩干自己额上因为跳华尔兹舞而淌出的滴滴汗珠，边毕恭毕敬地应声过来，老太太就对他说：

“劳您的驾，告诉一下玛利亚，到时间了……”

“噢，索菲亚夫人，看在天主份上，’这个青年人回答说，“这是不是管得太严了？再给半个小时吧，看在天主份上！”他张开了双手，做出恳求的样子。

“那我就再忍一会儿，’老太太咕哝着说；“算了，算了……，，

她又干巴巴地咀嚼了一下嘴巴，似乎又昏昏入睡了。

阿尔杜尔那双漆皮的鞋子开始使他双脚觉得不舒服了：他决定要退席了，就到了游玩大厅去喊梅里尼奥。但那个戴眼镜的人一看见他，就做出了一种恐慌

的动作，梅里尼奥现在正在输着，满脸通红，很不耐烦地回答阿尔杜尔：

“在这里是谁想什么时候走都可以走！”

他怒气冲冲地把纸牌抓到手里。

这句话，阿尔杜尔听了很受刺激：他现在恼火了，记起了梅里尼奥今天曾问他借过 10 镑钱——他决定要向梅里尼奥索债。他现在讨厌梅里尼奥，讨厌若安娜夫人，讨厌上流社会，讨厌整个里斯本。而当他他在小厅穿上短大衣的时候，他猛然大吃一惊，发觉自己忘掉了那顶高顶礼帽，忘在大厅的单人沙发上了。于是他又重新把短大衣脱下，气急败坏地回到大厅去。真糟糕！一位身材粗壮的太太，被人们亲昵地称为“子爵夫人”的，正坐在那张单人沙发上！他还以为，这位夫人坐下的时候也许会看到这顶高顶礼帽，就把它扔到旁边的一张椅子上。但并不是这样，这个胖胖的、骨架子很大的女人，裙子厚厚的一层又一层，还有许多饰穗，她坐下去的时候，没有感到屁股下面有一顶帽子，把这顶高顶礼帽坐扁了！阿尔杜尔简直失魂落魄了。他怎么敢请这位气派威严的夫人“站起来一下，让他拿出自己的帽子？”他又想，也许过一会儿她就会站起来，这就能放开他的那顶帽子，于是他就在门框旁边挺立了一会儿；接着，他又到那

个有青铜武士高举利剑的大厅去，把那里的照片——看一遍；他又去看看一个玻璃书橱里的书籍；他不敢去找梅里尼奥商量，帕迪良在跳着华尔兹舞，卡尔瓦利奥扎已经走了。于是他就决定去同这位子爵夫人讲句别出心裁的风趣话，让她听了能哈哈大笑，被他打动，高高兴兴地站起来，但是，他想得出来的只是一句最干巴巴的、最自然的话：“您是位于我的帽子之上呢！”他又忽然想到，这说不定是对他的有意坑害，想作弄他，折磨他；于是他的心中一下子冒出了一阵自尊心，一阵抗争心理：不！他要回到那个大厅去，要那个胖女人把自己臃肿的身躯站起来，如果他看见有哪个男人脸上露出耻笑的神情，他就要给这个人一个巴掌！他下定了决心，回到了那个大厅里去，但是，他看到的，是那位子爵夫人坐在那里一动不动，她那个波旁家族式的大鼻子在闪闪发亮，周围是那个戴夹鼻眼镜的青年人、那个梦游者、那个瘦个子，他看见了就胆怯了、不敢动了。

他真想动手杀人：他感到自己是这样倒霉。不知为什么，他忽然回想起了自己的母亲，于是心酸起来，就回到了黄色大厅，一屁股坐到了长沙发上，把脑袋埋在双手之间。

一阵丝绸的簌簌声拖过地毯，接着，他听到了一

个声音：

“您不舒服吗？”

这是同男爵挽着手的若安娜夫人。阿尔杜尔猛然站了起来，解释说他有偏头痛……

是呀，的确，厅子里面的确有点太热了些……但是打开一面玻璃窗是不可以的……去透透空气，头也就不痛了。若安娜夫人还加上一句：

“哦，您如果是等梅里尼奥，那就不必了，他玩惠斯特纸牌戏，不到深夜是不罢休的。”

阿尔杜尔茫然不知所措，他模糊地觉得若安娜夫人是要赶他走：

“是呀！我马上就走，我不再耽搁了……”

若安娜夫人向他伸出了手：

“我希望有幸您再光临……每星期二……”

阿尔杜尔一个人在厅子里，心里在忖度着，那顶帽子怎么办？他现在既然已经向若安娜夫人告了辞，他就不可能再挨着门框拖时间，等子爵夫人什么时候站起来。他能不能说明一下，说他的那顶高顶礼帽压在了这位高贵的夫人的肥肉之下呢？如果这样说，人家会笑的，他会变成一个古怪的可笑的人物。

他抱一线希望再回到大厅去：子爵夫人吃饱喝足了，胖胖的双手叉在胸前，坐得稳稳的，口齿不清地

用她的鼻音在说话。若安娜·寇汀纽夫人则一看见他进来似乎感到诧异，她十分和蔼有礼地对他说：

“丢了什么东西吗？”

“没有，我是找卡尔瓦利奥扎……”

“哦，他已经走了！这个没良心的家伙，只呆了一会儿就不见人了……”

阿尔杜尔弯腰鞠了个躬，就走出去了。他已经厌倦了，真糟糕！他穿上了短大衣，头上没戴帽子就下了楼梯；但是他又害怕起来，因为院子里有两个马车侍座，穿着白色号衣，还有一个出租马车的车夫。他再上这车子吗？……不！他硬着头皮，向大门口走过去，这时，那个仆人惊讶地慢慢打开那个厚厚的大锁。他感到背后人家抽着冷气讥笑他，那把钥匙不好用，似乎开不开。阿尔杜尔气得发抖，丢了面子受了奚落——终于那个厚实的大门松开了，一阵潮湿的寒气笼罩住了他的脑袋，原来外面正在下着毛毛细雨。

于是他掏出手绢，在咽喉下方打了个结，身子紧挨着房屋，设法藏在暗影之中，他急步走，几乎是快跑，毛毛细雨打着他的脸部，他的嗓子因为泪水而肿胀起来。但是他迷了路，他在鼠街和硝石街那里游荡了一会儿；过路的人都上来诧异地看着这个用手绢包着头、步伐像喝醉了酒似的人！在学校大街，他遇

到了一辆载客的马车，马上一古脑儿钻了进去，大声呼喊道：

“到‘宇宙饭店’去！”

他踏上了房间的地毯，是多么的如释重负！他脱下燕尾服时，怒气冲冲，他还猛然使劲扯下脖子上的领带，好像想将那些象征这次可憎的晚会的种种行头打扮全都扔掉，以此来驱除掉他的一切进行上流社交、在贵族厅堂里谈情说爱的愿望……

直到他快要熄灯的时候，他才想起，次日人们会在若安娜·寇汀纽夫人的家里发现这顶帽子的！他太傻瓜了，他买帽子时吩咐店主在帽的蓝缎内衬上绣上了他的姓名的第一个字母，人家见到了就会认出是他的！这就成为笑料了！人们就会传开，说那位来自奥利维拉德阿泽梅斯的诗人忘掉了自己的高顶礼帽，这个乳臭未干的小子！唉呀！……不过他在乎什么？他已经下定决心不再到那边去了，也不再参加什么别的晚会！他要一门心思从事诗歌、从事艺术！他要同纳扎雷诺来往，成为一个革命家，密谋推翻那个资产阶级的、银行家的、虚伪的、愚痴的世界。他要写一篇有分量的讽刺文章，抨击那些可笑的玩惠斯特纸牌戏的人以及那些古古怪怪的肥胖的子爵夫人们。

“全是一批混蛋！”他边在被窝中取暖，边喃喃地

说。

于是他就开始入睡了，但这时候，一想到他说过的“大混蛋”这句话，它就像一片冰冷的刀片一样穿过他的脑海！他在褥子上打了一拳，喊出了一句粗话，发出了一声愤怒而又羞耻的“唉”声，把脑袋埋到枕头里。

他一整夜都做着这次晚会的梦：他同男爵夫人一起跳华尔兹舞，但是在打了蜡的地板上滑倒了，那个戴着黑色哀伤首饰的老妇人看见他滑倒就哈哈大笑；他无法从地上爬起来，那些狠心的、愚蠢的、自私的人们仍然在快乐地跳着华尔兹，踩过他那跌倒在地的身子；他感到自己那个能想出他们想不出的思想的头脑，正在被那个身穿鲜红后摆衣裳的夫人的锦缎小鞋子来回蹂踏着，他那藏着一颗跳动的心的胸膛，正在被那个梦游者的鞋后跟的平头钉钉进去，而这样的心，在那梦游者的胸膛里是不跳动的！

他次日很迟还在睡觉时，门猛然打开了，窗也打开了，他看见来到床头的是梅里尼奥，梅里尼奥脸色发白，眼珠都要蹦出眼眶外面了，手里拿着阿尔杜尔的那顶高顶礼帽！

“这么说，”他大声嚷叫，“你昨夜里没戴帽子就走了的吗？”

阿尔杜尔装出大梦初醒糊糊涂涂，他打了个呵欠，伸了个懒腰，含含糊糊地说：

“是怎么一回事？是怎么一回事呀？”

“怎么一回事？那顶高顶礼帽在梅里尼奥的怒气冲冲的手里抖动着。“就是这个！就是你的帽子！那么你是没戴帽子就走了的吗？”

阿尔杜尔装笑。他说他当时觉得帽子是丢了，他也到处找过，他当时头痛，又恰好下面有一辆出租马车可供使用……

梅里尼奥把手伸到了脑袋上面。

“噢，天啊！多么丢人现眼啊！我的老兄！我今天上午收到了一顶帽子，附有若安娜夫人的一张条子，上面说，经过了反复回忆之后，她才凭上面的姓名头一个字母查出帽子是你的！帽子放在一张单人沙发上！子爵夫人一整夜都坐在这顶帽子上！”

阿尔杜尔真想笑，这件事也的确是好笑！

“什么好笑！”梅里尼奥咆哮起来，他惊奇地拿一只手拍打另一只手。“是好笑吗？这是丢人现眼的事！人家会怎样说呢？我也不敢再往那边去了，连我自己也不敢再往那边去了！太不像话了！……”

他双手捧着脑袋，气急败坏地走了出去。

那顶高顶礼帽就放在床上：这时候，脸色紫青的

阿尔杜尔，把帽子抓住，怒气冲冲地把它扭成一团，劲使得很大，连帽子上的弹簧也扭断了。该死的，去你的吧！然后，他把帽子气冲冲地扔到了一个堆放脏衣服的角落。

他光着脚跳到了地板上，一整个上午，蓬头散发，眼睛通红，身上包着那件睡袍，吟咏着一首攻击上流社会，攻击上流社交生活的狠狠的讽刺诗：

啊！你们这些顽石般的心灵，
啊！你们这些腰缠万贯的家伙！

首

都



六

这一天晚上，阿尔杜尔走进马尔汀纽咖啡馆的时候，很高兴地看到，就在雅科梅·纳扎雷诺惯常喝他的咖啡的那张桌子的旁边，有一个座位没人坐。从前一天起，他想同纳扎雷诺结识的愿望，就已经倍增了。自从那个保守的、官方的、既得利益的世界把他从若安娜夫人的晚会那里拒之门外之后，他满腹积怨，本能地转向要在反叛作乱的革命派那边去找一处安身立命之地，而纳扎雷诺，在他的心目中，恰恰就是这一派的代表人物。他从某些人道主义的、正义感的、打抱

不平的概念出发，对民主是爱好的，他设想，凡是为民主效劳的人，一定有一颗火热的心、有一种悲天悯人的博爱精神，而这正是他那种女性化的天性所钟情的，也正是在圣伊萨贝尔若安娜·寇汀纽夫人的家那里把他羞辱到这个地步的那些干巴冷漠、虚假作伪、吝啬小气、毫无心肝的人们所缺乏的。不但如此，他还咬牙切齿，模糊地恨不得对上流社会以牙还牙，对摧毁这个上流社会出一份力量，办法就是同纳扎雷诺、同他的朋友们结合到一起，把他自己的诗、他自己的文笔、他自己的钱和他自己的仇恨带到他们当中去。

为了便利这次结识，他在咖啡店里就座的时候，有意同这位共和派人物轻轻地打个招呼，而且，他早已觉察到，这个人是从不喝带酒精的饮料的，所以，他自己这次也一反过去的习惯，不喝杜松子酒了；他向侍者要了茴香水。他慢吞吞、不慌不忙地吸着他的那支雪茄烟，心里在反复盘算等一会儿同他交谈的时候要说出一些什么有哲理的话，同时，一直在等候出现一个偶然的能两个人搭讪上，正在这时候一个脸带病容，像是刚从医院出院的人慢慢地走到纳扎雷诺跟前，这个人的嘴唇很自然地半开半闭着，鼻子尖尖的，肤色油腻灰白，下巴的胡子乱糟糟的；

他像是刚刚离开病床，他的皮肤上，他那件肮脏的衬衣上，他那干枯的蓬头乱发上，好像还留着发过烧的气味和汗珠的痕渍；他两只紫黑的、软弱无力、粘糊糊的、指甲发黑的手，都支在桌面上，他用一种哮喘嘶哑的、微弱的声音向纳扎雷诺问道：

“那么，什么时候准备好？”

纳扎雷诺把香烟放到了碟子边上，回答他：

“再过十五天。贴了纸，不贴不行，墙太差劲了。”

这是阿尔杜尔第一次听到他的声音，这个声音带有一种强悍坚决的调子。那个面带病容的人用手掌扫了一下桌子，伸舌头抹了一下牙齿，又压低声音问道：

“那么马蒂亚斯呢？”

“他今天神经痛。”

“我同阿尔坎塔拉的那个人谈过了这件事。”

“谈得怎样？”

那个面带病容的人噙起了嘴，摇了摇头：

“是呀，主意不错，赞成是赞成的，不过嘛……对他这样的人，要刺一刺才行。我明天把他带到马蒂亚斯那边去一下！”

“马蒂亚斯明天也神经痛，他每次神经痛总有两

天。”

“啊 还有达米昂呢 他什么时候来？”

纳扎雷诺从衣兜里掏出了一大叠纸，从中抽出一封信，给那个人看。那个脸带病容的人看了信，微笑了一下，笑的时候露出白色的牙床，然后说：

“达米昂就是这样的人……”他用病态的目光环顾四周，疲劳地咳嗽了一声，又翻起了短大衣的衣领：

“空气这样潮湿，我只好慢慢适应吧。到时见吧，纳扎雷诺。”

他走后，这位共和派分子又重新拿起了他的报纸，不过，阿尔杜尔现在有了个由头了，几乎可以说是有了权利去同他交谈了：阿尔杜尔是达米昂的朋友，他想知道达米昂离此到外地去的时间会拖多长。他鼓起了勇气，红着脸，手里拿着帽子，用胆怯的声音对纳扎雷诺说：

“请您原谅。我同您素昧平生，不过……刚才我无意中听到了您讲到达米昂。他是我的一位知心朋友……我很想知道他究竟是滞留不归还是……”

“达米昂还要一个月才会回来。”

纳扎雷诺把报纸叠了起来，喝了一口咖啡，整理了一下那副夹鼻眼镜：

“那么，您认识达米昂了，对吗？”

阿尔杜尔拿过了一张椅子，坐到了这张桌子这边来。他加油加醋地大谈他同达米昂的关系：从科英布拉时期起，他们两人就一直是知心朋友，曾经同室居住，一直有书信来往……他甚至这次到里斯本来也是为了能同达米昂住到一起……可惜的是，达米昂走了。——是个了不起的小伙子，对不对呀？

纳扎雷诺做出了敬佩的姿势，说：

“啊！”

阿尔杜尔于是对达米昂大加称赞，说他早在科英布拉那里已经是才子中的才子。他是全国最有头脑的人之一。他多么有才啊，是不是？而且人心地又好。民主派当中谁都比不过他……阿尔杜尔两次使用了“民主派”这个用语，以表示自己同纳扎雷诺是志同道合的人。但是这个共和派分子却一言不发地只是听着，把香烟的烟灰弹在小碟子上，他目不转睛地审视着阿尔杜尔，那双藏在夹鼻墨镜后面的炯炯目光，像手术刀一样刺透着阿尔杜尔。

“您认识马蒂亚斯吗？”他冷不防问了这么一句。

很可惜无缘结识，但阿尔杜尔很想结识他。还有，纳扎雷诺先生认识不认识丰塞卡呀？不认识吗？他这个青年人真了不起！他住在卡斯铁洛布朗科。唉

呀，想当年，在科英布拉，在《思想界》那个时期，真是人才济济，群英荟萃。而且大家齐心一致……里斯本缺的就是齐心一致——还缺一份报纸……他越说越滔滔不绝，对于自己竟然如此文思敏捷、口若悬河，自己也既高兴又惊讶，他觉得这同他在若安娜夫人家里的晚会上嘖嘖不已、张口结舌的窘状，判若两人，他这一番话，向纳扎雷诺展示出了他作为一个热情慷慨的青年人的吸引人的形象。

那个共和派份子只是用一些单音节的字词来回答，咕哝出个“是”字，或是点头称是。

阿尔杜尔请他喝点茴香水或是什么别的；纳扎雷诺全都谢绝了，连敬他一支雪茄烟也不要。他整个人都显现出一种冷若冰霜的同别人不苟言笑的姿态，这使得阿尔杜尔感到很泄气，正像一团火被潮湿的空气熄灭一样，他的滔滔言词也被对方的冷淡态度打了折扣，于是他只好再点燃一支雪茄烟，填一填停顿当中的沉默。但这时候纳扎雷诺却开了口，问他：

“您住在里斯本吗？”

很可惜，并不是定居在里斯本的。阿尔杜尔坦诚地将自己到首都之行的来由告诉了纳扎雷诺，他告诉他，此行是为了出版一本诗集，上演一部剧本，希望有一个知识界的、文学界的环境，而且，对外省的环境

境感到烦闷极了……

“外省人们的思想状况怎么样？民主思想浓厚吗？”

阿尔杜尔笑了起来。哪里的话！就像在教士们统治的年代那样落后不堪。全是一批小资产者、白痴、墨守成规、恶病质；区区几个大富豪在那里诱奸少女，把持选举……他举了奥利维拉德阿泽梅斯的一些例子，而且为了取悦于这位共和派份子并且说点风趣话，就对卡尔内罗的愚钝、拉贝卡斯的恶习、两位姑姑的笃信宗教，都做了一番讽刺……还有，那可怜的老百姓……

“他们只懂得祈祷和受压榨，”纳扎雷诺阴郁地说。

他把香烟往杯底里一扔，摊平了手拿住那帽子的帽顶，站了起来，说，为了谈话方便，还是换个地方为好。咖啡馆里有旁人，会听到他们谈话的内容，而这又不是人人都应该听到的。走到大门口的时候，他又挺直身子，补上一句：

“对于特务狗腿子，我在家里是准备好了一根可以用的棍子。”

他们默默地步行到了罗西奥。夜色有点朦朦胧胧的阴郁气氛：乌云时而遮盖着，时而露出一轮冬夜的

寒月，月光是青白色的。

“对不起，”纳扎雷诺说：“您贵姓大名？”

“阿尔杜尔·科尔维洛。”

他为了给这个共和派分子一个好印象，他就建议不如一起到“宇宙饭店”去谈，他在那里有一间舒舒服服的小房间……

但是纳扎雷诺以正人君子对花天酒地不屑一顾的口吻，回答说他是不到这些保守派分子的巢穴去的……的确，种种豪华奢侈，都使他看见就生气；他不是妒忌，而是崇尚简单朴素，他谴责豪华奢侈，认为这是对民主有害的。

阿尔杜尔听了这一番话，就担心他那个房间陈设的豪华会使得纳扎雷诺对他这种自由主义立场是否真诚产生怀疑，于是就连忙见风使舵，对豪华奢侈大张挞伐，极力解释说，对他来说，最适宜的是住在一间破陋的小屋里，又说，在“宇宙饭店”经常遇到保守分子和巴西人，他看见了就生气，说他之所以到那里去住，是因为事先不了解情况，他在自己的解释中采取了谦卑而又热情的态度，但是，仍然未能使纳扎雷诺心中释然。

“这样的地方，只有盗贼和坏蛋才会去，”他说。

阿尔杜尔立刻表示同意，而且，为了解昨日之

恨，同时又讨好纳扎雷诺，他就举了梅里尼奥为例，作为“上层社会这个贼窝”的一个代表人物，他把梅里尼奥描画成一个白痴，只管什么小狗和什么侯爵夫人，是个坑蒙拐骗者。这里要钱，那里要钱，高抬价格出卖偷税漏税的衣服，瞎编故事。总之，他这一番描画，是为了表现自己的气质和自己的正义和义愤。

“全都是一路货，全都是一路货，’纳扎雷诺咕叻着说。

一个穿着丧服的女人走到他们跟前求乞，嘴里哭啼啼地不知说了些什么。阿尔杜尔为了表现自己的悲天悯人，赶紧给了这个女人一个银币，一面说，“可怜的人，这样冰天雪地的。”

“人民要的不是慈善施舍，而是伸张正义，’纳扎雷诺一本正经地宣扬教条。

阿尔杜尔对纳扎雷诺的这一条信条竟能用如此有文学味道的形式表现出来感到惊奇，但他还是争辩说，在正义还未得到申张之前，这仍不失为……

“这个做法不好，”那位共和派分子打断了他的话，“这就是让人民养成把希望寄托在慈善施舍上的习惯。人民知道自己的权利，应该由人民去实现自己的权利嘛！”

阿尔杜尔朦朦胧胧中觉得对此有许多种答案都涌

上心头，每个答案都是正确的，但是他胆怯，就默然不语，喃喃地说：“也许吧，也许吧……”

对于这个共和派分子，他开始感到不喜欢了。他们两人的性格是合不到一块儿来的，一个是凭观感，一个是凭推理，而且他们当中似乎有种什么冷淡、对立的东西，把他们分开。不过，使阿尔杜尔最不满意的是看不到这个共和派分子身上有什么和蔼慈祥和天使般的热情，而这些在他看来，却是民主的最精华之处。

“您的诗集是什么内容？”对方问他。

阿尔杜尔为了说明他的书的倾向性，就谈到了“自由颂”，谈到了讽刺诗“上流社会”。这是一本鼓吹民主的书……正如达米昂所说过的，现代诗歌应该是革命的。但是纳扎雷诺对诗歌却持讨厌的态度，他认为诗歌既然采取了完全理想主义的华丽形式，就只能起软化人们雄心壮志的作用。他是从来都不读诗歌的。

阿尔杜尔感到受了侮辱，就大声喊叫起来：

“但是阿尔弗雷德·德·缪塞、加雷特这些人呢？……”

“下贱货！”那个共和派份子一本正经地说，“缪塞是个淫棍、酒鬼、不修边幅的名士派，他对自己的

时代从来都没有能够理解，他懂得歌颂的就是淫欲！加雷特则是个花花公子。他使用女人紧身胸襟，已经是 19 世纪了，他还给我们谈论什么骑士小说和哥特式的矫揉做作……是个卖身投靠者！”

阿尔杜尔感到气愤了。关于拉马丁又有什么好说的呢？

“是个色情狂！”

“不见得吧！在四十八年时……”

“他把一切都扯进去了。他写了一些词句。但他缺乏思想，缺乏正义的灵感，不懂得人民的灵魂！他来自贵人的大厅，来自一些政客集团。他的理想是由奥尔良公爵夫人来摄政，他想当这位公爵夫人的首相兼情夫，就像马查里尼^①那样。是个卖身投靠分子！”

唉，这太离谱了！阿尔杜尔惊愕不已，就在心里搜索一些反驳的理由和词句，他现在觉得这个共和派分子同若安娜·寇汀纽夫人的那个晚会上的那些资产者一样的干巴巴，一样的虚伪做作。

^① 马查里尼（1602—1661），原籍意大利的法国红衣主教与政治家，继黎舍留之后任路易十三与十四的首相。他是个狡诈多谋的外交家，以 1648 年的威斯特法利亚和约结束了 30 年战争，强迫西班牙签订了比利牛斯条约（1659 年），又同奥地利缔结了莱茵河同盟，并且策划法国国王路易十四通过同西班牙国王菲利浦第四的女儿玛利亚·特莱萨结婚来继承西班牙的王位。——译者

“还有，您的那本剧本是怎样的呀？”纳扎雷诺忽然又以教育家的查询口吻问他。

纳扎雷诺对剧本的关心又使阿尔杜尔心中乐滋滋了，于是阿尔杜尔马上向对方介绍了一番那本剧本，着重剧本民主性的一面——颂扬平民出身的那位多情诗人，贬斥那位贵族丈夫——但又向纳扎雷诺隐瞒了剧本中抒情的、浪漫的那些成分。他这样叙述的剧情，纳扎雷诺听了似乎还满意，但是，他向阿尔杜尔提出了一些忠告：——主角既然是老百姓的子弟，又为什么要给他安排一个抒情诗人这种毫无用处、毫无道德的职业呢？应该让他当个工程师、医生、公司职员；他勾引上公爵夫人，不应该是靠他的诗才文笔，而应该靠他的思想的正确性。话又说回来，真正的戏剧作品，是莫里哀^①式的讽刺喜剧，是阿里斯托芬^②的喜剧，是对里斯本的这批坏蛋流氓的种种恶行、丑恶行径、愚蠢无能的揭露，要起一点鞭挞作用，起一点当头棒喝的作用。他说这番话的时候，满腹恨意，咬牙切齿，边说边伸出雨伞向空中乱戳，好像这样戳

① 莫里哀（1622—1673），本名让·巴狄斯特·波克兰，法国喜剧作家，对贵族僧侣及富人的自私、伪善、阴险等做了辛辣的讽刺。——译者

② 阿里斯托芬（约前 446—前 385），雅典最著名的喜剧作家，作品抨击权贵。——译者

就能戳穿整个上层社会似的。

阿尔杜尔连忙表示同意。他的本意原来也是这样的呀，他还发挥了一通有关社会喜剧的议论，这样，他们两人之间又谈得投机了。阿尔杜尔甚至表示过他这样的生活是为了观察，同时他又想一吐心中的积怨，就大谈若安娜夫人家里的晚会是多么的豪华阔气——“一场白痴式的晚会，他是被拉去参加的，那是全里斯本最高级的”——他之所以这样说，是因为他认为也不妨显示一下他同贵族阶层有来往，虽然他对这个阶层是嘲笑的。他谈到了晚会上那两个脸色深沉的人对《若昂国王的末日》的评论，谈到了那个老头对老百姓不再笃信宗教的哀叹，谈到了他在晚会上猜出有哪些男女在通奸偷情，谈到了那位子爵夫人的古怪模样，谈到了若安娜夫人的见不得人的癖好……

“呸！”纳扎雷诺厌恶地说，“什么上流社会，多么令人恶心！不不，真的，马蒂亚斯说得对，对这样的一个上层社会进行斗争，真是辱没了自己的身份！斗争嘛，就要棋逢敌手才算！但在这里呢，一方面是力量，而另一方面却是脓包！呸！达米昂说葡萄牙应该改造，但葡萄牙是改造不了了，只能用硝酸银来一古脑儿烧个精光！……”

他们已经走到了第三宫：一轮惨白的月亮，透过

块块浮云，在阴暗的水面上投下了一片亮晶晶的斑点。

“这一切都应该夷平！”纳扎雷诺又指着四周的那些黑洞洞的、高高低低参差不齐的机关大楼说。他已经停住了脚步，驻步眺望，怒气冲冲地紧紧握住雨伞的柄，眺望着这一大片政府机关的大楼，仿佛这些大楼是一个乌七八糟的政权的一个沉重而过时的体现——中央银行有它的证券投机、海关有它的关税、政府各部有它们的一套官样文章——，同时，他又想着那个靠这一大堆机构过日子的脑满肠肥的既得利益集团。

“想一想，”他大叫道，“一个像马蒂亚斯这样了不起的人，为了谋生糊口，竟然落到了只好给词典、识字课本和百科全书做校对的地步！噢！我真恨不得上街去，向所有的人开火！”

他原先本来是那样的沉默，不露声色，但现在却是这样的怒气暴发，这使阿尔杜尔感到很诧异，在阿尔杜尔心目中，他所控诉的社会不公正现象，显得更为厉害，因为连这样一个本来冷冰冰的、像神学院寄宿生似的人物，也被这些不公正现象激怒到如此七窍生烟的地步。

但是纳扎雷诺又安静下来了。他转而讲到马蒂亚斯，他的声音变得深沉了，几乎带有庄严的声调。马

蒂亚斯是个圣人，他为人廉洁，一尘不染，道德十分高超；他很穷，安静地住在一处第六层楼的地方；白天他在一家印刷厂上班，晚上就干他的书本；他没有哪一个主张不是为了自由，为了革命的。

“他简直是又一位罗伯斯庇尔啊！”纳扎雷诺归纳说了这么一句，他对雅各宾俱乐部的那位首领是五体投地的，因为他脾气如此暴躁，思想又是这样的崇拜权威和教条。

阿尔杜尔听了这番话也心动了，表示十分希望能结识这个人。但是，天上有几滴雨掉下来，于是纳扎雷诺把雨伞张开，他答应阿尔杜尔，他去同马蒂亚斯说一说。很有可能大家会接纳他参加共和俱乐部当一名会员的。

阿尔杜尔从心底里感到十分痛快。他多年的理想，如今终于成为现实了！雅科梅·纳扎雷诺如此慷慨友善，使他感动不已；他同纳扎雷诺紧贴着身子，躲到他身边，对能同他交朋友，在他张着的雨伞下一同避雨而感到自豪。马蒂亚斯、共和俱乐部、成立政党的朦胧想法，在他心目中，都像是什么很有力量的事物，在这事物当中，他那充满了风波起伏的生活，就可以最终找到归宿，找到定则，找到崇高的理想，而为了这个理想而奋斗，会使他的人格变得十分伟大。

“我这个人没多大能耐，”他自谦地说，但这种自谦，与其说是由于谦虚，不如说是由于心情感动，“不过，无论如何，写点东西呀，进行斗争呀，还是可以的……必要的话，出点钱办份报纸……”他说这话的时候，确实是诚心诚意要作奉献的，他在这时候希望能将自己的才华、钱财、九牛二虎之力，都用于为共和国效劳！

雨不下了，纳扎雷诺收起了雨伞，说：

“还要找到用场才行：准备一场大扫荡，就什么本领都是用得上的。”

“但是什么时候来个大扫荡呢？阿尔杜尔气馁地问道，仿佛他生怕他从共和国当中依稀看到的那些朦朦胧胧的胜利、那些朦朦胧胧的报仇雪恨的机会姗姗来迟。

纳扎雷诺停住了脚步，举起雨伞在手中挥舞。

“梨子已经熟透了！”他说过这句话之后，就诙谐地解释说，这是一句笑话，是 1848 年在法国的一句笑话，当时在改良派的宴会上，路易·菲力普^①那副大腹便便的长相被取了一个绰号，叫做“梨子”，他

① 路易·菲力普（1773—1850），法国国王（1830—1848），出身波旁王朝一支奥尔良家族，1830 年七月革命后取得王位，建立七月王朝，残酷镇压人民。1848 年二月革命后逃亡英国。——译者

这个资产阶级专制君主的固执冥顽，使他受到了公众普遍的憎恨。

然而，阿尔杜尔认为葡萄牙的共和派相当松散，相当模糊不清，尤其是相当单薄……

纳扎雷诺马上指出了他们现在掌握的力量，这些力量的确仍然比较分散，但是，由于人们要求正义与进步的心情在增长，这些力量会走向统一的，会组织起来的。他谈到了里斯本的、波尔图的工人，谈到了“本能上主张共和制”的小资产阶级。接着，他又压低嗓门，很郑重其事地透露一个重要的消息：

“在科英布拉正在组成一个俱乐部，在波尔图也正在组成一个，在维塞乌也有一个……”他停顿了一会儿，然后又说下去：“往后还会有什么问题呢？没有人，思想也会为自己开辟道路的；要让一个思想取得胜利，并不需要有许多人。耶稣的门徒只有 12 个——但整个世界却成了基督教的！”

雨又重新哗啦啦地下起来；他们两人在迷迭香斜坡路的最深处分了手，当时圣保罗教堂的钟塔正在慢慢地敲响着 11 点钟。

阿尔杜尔带着深刻的印象和满腔的兴奋心情连跑带跳地跑上了迷迭香斜坡路。他现在下了决心，要抛弃上流社会的一切声色犬马，抛弃对虚无缥缈的谈情

说爱的虚妄希望，抛弃纯粹抒情的诗歌；他想为建立共和国而奋斗，写《菲加罗的婚礼》^①那样的讽刺喜剧，使旧制度为之震撼，他产生了一个为一切受苦受难的人献身的愿望，仿佛纳扎雷诺的一番话在他的心灵中注入了巨大的人类博爱的活力，使他唯有同天下受苦受难的人休戚与共，才能感到满足！

同时，昔日读过的法国大革命历史的一些回忆，又涌上了他的心头，向他提供模式来设想种种姿态、局面、情节：他仿佛看到自己率领着一批经过多年的苦难生活而义愤填膺的工人，手中挥舞着利剑；或是仿佛看到夜间在一个朦胧的矮小房间里一些朦胧的人影来来去去，下令焚烧各个宫殿，或是严厉地审问成为阶下囚的国王，就像在瓦连^②截获时那样。由于悲天悯人、博爱济众的冲动又在他的心灵中冒了出来，他就环顾四周，看看有哪个穷人需要他来救济，有哪个受压迫者需要他来解救。但他所看见的，只是一支巡逻队，他们的油布雨衣，在雨点下闪闪发光。

他走进饭店的时候，席尔瓦餐室灯火通明的窗户

① 《菲加罗的婚礼》是法国喜剧作家博马舍（1732—1799）的讽刺喜剧，反映人民和贵族的冲突，后由莫扎特写成歌剧。——译者

② 法国大革命 1789 年爆发后，1791 年 6 月，法国国王路易十六潜逃，但在瓦连被截获，后被处死。——译者

触发了他要吃顿夜宵的愿望；但是，他又一想，在这样的时刻，一些工人家庭正在挨着饿呢，于是他就很自豪地强迫自己打消了这个享受的念头，以体恤那些贫苦无告的人，并且油然感到模模糊糊的一阵普天博爱平等的精神。

走进房间之后，他马上去照照镜子，感到精神爽利，痛痛快快——同时他又感到一阵阵的虚荣心，预先能享受一下报仇雪耻的滋味，心里忖想，有朝一日，也许为期不远，他就会出现在这个不把他看在眼里、瞧不起他的上层社会前面，大权在握，在人民大众的雀跃欢呼中实施大恐怖。于是他躺了下来，照平时的习惯做法机械地划了个十字，就在疲倦中呼呼进入了梦乡。

第二天是梅尔绍尔把他喊醒的，当时梅尔绍尔把窗户打开，弄得很响。梅尔绍尔来时，春风满面，隔着被子拍阿尔杜尔的身体。

“你这个懒骨头 起来吧，起来吧！”

阿尔杜尔睡眠惺松的双眼好不容易才张开，还莫名其妙：他本来正在做梦，梦见自己站在奥利维拉德阿泽梅斯镇公所的大门口宣布成立共和国，各幢房子的窗口都伸出布条来挥舞，到处响起爆竹，翻了身的平民到处拼命狂呼“万岁”；他正陶醉在这样盛大节日

的喜庆兴奋之中，对梅尔绍尔的那个大块头的身躯一下子认不出来，当时梅尔绍尔的胡髭 两端翘起向上，满面春风，上衣上插了一支紫罗兰花。

“你这个家伙，为什么没有来参加那次野餐？”

阿尔杜尔伸了个懒腰，打了个呵欠，说他当时另有约会。

“你错过了一次好机会了！”梅尔绍尔叫嚷说。
“玩得开心极了！一切都井井有条，一丝不乱，谁也没有挖苦谁，和和气气的……夜宵十分丰盛，还有好听的法多曲！总之，过了一个十分美满的夜晚！不过孔姹有点不高兴！她原先是想认识认识你的呀，老兄！她想看见你都想疯了！”

阿尔杜尔表示没能去十分抱歉……他有了约会，到了若安娜·寇汀纽夫人家里去了。

“好家伙，好家伙！”梅尔绍尔边同他打招呼，边叫嚷道。“那么，怎么样？”

好得很。人人都很和气，玩得很痛快……都是一些很好的人。

“好家伙，好家伙！”梅尔绍尔说这话的时候，捋了捋胡子。接着，他就用一种含糊其词的、不高兴的口吻，表示他认为所有的晚会都是讨厌的表情。他是从来不参加晚会的，这并不是说人家不肯请他去参

加，而是……他很讨厌这种事，真是见鬼！要让身心得到舒适的享受，最好莫如到达丰多去逛逛，吃喝玩乐一番。接着，也许是为了让阿尔杜尔感到自己痛失了良机，他大谈了一番这次郊游玩乐的种种赏心乐事的玩艺儿，他讲得详详细细，一五一十，有声有色，他讲了一些那天的故事，还谈到了孔姹，谈到了孔姹是多么的美丽，谈到了孔姹的肌肤是多么的柔嫩！

“不过孔姹是谁呀？”

梅尔绍尔不耐烦地耸了耸肩头，好像阿尔杜尔问他的问题是教皇庇护九世是何许人也似的。

“孔姹嘛！你难道也不知道她是谁吗？你不记得那一天在圣卡洛斯剧院看到的那个害肺癆病的青年人，那个英国人吗？正就是，孔姹原先同他搞在一起，后来又甩了他，这个可怜的家伙已经起不了床了，嘴里大口大口地吐血！孔姹是所有曾经来到里斯本的西班牙女人当中最漂亮的。是个温柔解意的姑娘……可怜的姑娘，操这样的营生……但她是十分温柔解意的。她是一位将军的女儿。她会弹钢琴，唉呀，老兄！而且，真是婀娜多姿，仪态万千！用餐的时候，俨然像一位公爵夫人！还有她那双小脚，多美丽的小脚！真令人神魂颠倒。”

阿尔杜尔模模糊糊地懒洋洋伸了个懒腰。

“真的漂亮吗？”

“那就没说的了！”梅尔绍尔使劲挥了一下手。

隔壁房间传来了钢琴的声音和两个人的歌声，一个是女高音，另一个是男高音，二人开始了两重唱，唱的是《浮士德》^①的第三幕的两重唱：

在金质的星星的淡白亮光照耀下……

梅尔绍尔倾听了一会儿：这一定是圣卡洛斯剧院的那个前一段时间闹了病的第二女主角，在同维德利一起排练。

“走，快点穿上衣服，老弟！”他高声叫嚷道。

“我肚子都饿得要瘪了。今天的天气多好呀！”

他打开了玻璃窗。街上熙熙攘攘的车水马龙的闹声，随着明媚灿烂的阳光，一起拥进了这个房间。

“起来 起来！”

阿尔杜尔轻捷地跳到了地板上。阳光灿烂的早晨、马车的欢快的辚辚声，隔壁那种传过这个房间来使得这个房间带上了后台内幕气氛的咏叹调排练，再加上孔姹“想见见他”，一想及此，他心里就不禁感到乐滋滋的；他觉得自己轻松多了，很想到大街上

^① 《浮士德》德国诗人歌德（1749—1832）原作，经法国作曲家古诺（1818—1893）改编成为歌剧（1830年）。——译者

去，看看那些打扮得花枝招展的女人们，看看那些停在商店门口的豪华马车的闪闪发光的钢制套具。于是他就开始着装打扮，而同时，梅尔绍尔则从阳台往下俯览，边捋着胡须，往高处吐痰，在窥视着能否偷看到那名第二女主角。

吃中饭的时候，梅尔绍尔又一次在大口大口吞吃他的煎鸡蛋饼的同时谈到了孔姹，他说，要是他成了个富翁的话，他一定会买幢房子养着她，金屋藏娇……她的确是个善解人意的姑娘……真的，她很有风趣！而且，她心地又好……她善解人意，有情有感，真了不起！

阿尔杜尔在端详着他，看到他在忙于咀嚼的时候脸皮都胀起来了，眼睛周围的皮肤皱起，头顶更秃了，嘴上的胡须尖尖翘起，阿尔杜尔心里想：“如果孔姹有什么心上人，也肯定不会是这样的一个家伙！”不过，梅尔绍尔一再说，孔姹“很想见见阿尔杜尔”，他心中还是一阵阵虚荣的感受，欲望也油然而生。说不定她真的爱他哩！

“他认识我吗？”

“她在圣卡洛斯剧院看见过你一眼。她当时就看中了你！”

阿尔杜尔仰身靠在椅子背上，他毫不怀疑，他自

己当时引起了她的青睐。他经过了种种受辱奚落之后，一想到有人垂青于他，就感到一阵安慰，甜滋滋的；有时候，在这些安达卢西亚女人当中，的确会碰到一些痴情多情的女人，他们为了爱情，可以不惜牺牲一切……他很乐意在这样一个风光明媚的上午，同她一起吃顿中饭，就看着她穿着蓬松网眼纱罗的便袍，娇嫩酥白，或者在晚上夏天的时候，把窗打开，看着她吟唱出一首马加拉民歌，听着这首民歌的热烈的曲调消失在月光照耀下的宁谧柔和的空气当中。他从心底感到心潮翻滚不宁，隐隐约约感到一种说不清道不明的欲望，要能对一位“茶花女”产生罗曼谛克式的爱情，要像阿尔芒那样做一个多情种子，当年在科英布拉曾经使他多么心潮澎湃的拯救风尘美女出火坑的思想现在又重新激动着他。

他有点脸红地说：

“我又怎能去结识她呢？”

梅尔绍尔十分单刀直入地笑了一下：

“就从那地方进去就成了，老兄，就从那地方进去就成了嘛。”

但是阿尔杜尔“觉得这样做太不成体统”了。他希望大家见面时比较讲究一下体面，有点潇洒气氛……比如说，在一次夜宵上见见面也可以嘛……

这就再也容易不过了，梅尔绍尔说。他可以再安排一次郊游玩乐，但这次却不声张出去。不过这个星期之内却办不到。

“你看着办吧……星期六行不行呀？”

“就星期六吧，”阿尔杜尔表示同意，然后就色迷迷地伸个懒腰。

梅尔绍尔喝完了他的咖啡，然后就“失陪了，因为他要到《世纪报》去”。阿尔杜尔上楼回到了自己的房间，一直凭着窗口吸他的雪茄烟。在隔壁，那位女高音现在唱的是《弄臣》^①中的一段咏叹调

我的丈夫的高贵的姓氏……

阿尔杜尔听着这个歌声他仿佛看到那个白色的身影，手中端着一盏灯，慢步拾级登上树丛中隐藏着的那座房子的石阶，从那里，带着激动的目光，将一个个热烈的乐音投向空中，这些乐音一个个地消失在黑夜的朦胧模糊暗影之中！他脑海中想到了上演歌剧、谈情说爱的夜间，从而种种理想涌现心头！他感到自己浑身懒慵慵、软绵绵的，看到自己那支雪茄烟冒出

① 《弄臣》是意大利作曲家威尔第（1813—1901）的歌剧，剧本是皮亚维按照雨果的《国王寻开心》改编的。1551年3月在威尼斯首演。——译者

的烟雾消散开，变成阵阵香味。阳光沐浴着他，像的爱抚着他；前一天晚上那种阴暗悲观的话题，纳扎雷诺发表的那种激烈的主张，都随着夜间的重重密布的乌云的消散，而消散得无影无踪了。那种话题和主张，就正像到处乱飞的蝙蝠在灿烂的阳光下一样格格不入。他现在心中想的，不再是什么正义呀、什么平等呀之类的诉求，而是一座高级马车的松弛的弹簧、一张待他来亲昵的贵族般的粉脸……他已经得到了孔侔的青睐了，对不对？于是他在捋着嘴唇上的胡须，打好领带。他也同样得到了奥瓦尔车站那位夫人的青睐！那位身穿方格子衣服的夫人！他强烈地希望能看到她：既然今天的上午是这样的风光明媚、阳光似金、喜气洋洋，那就应该不枉这大好时光，拿来从事高雅的赏心乐事的游乐；他能不能在窗口窥见她，在街上尾随上她呢？他边刷帽子，边懒洋洋地摇头摆脑来附和《弄臣》那段咏叹调的那些谈情说爱的歌声。

他跑到了“哈瓦那之家”去买花装饰一下自己，然后又到圣本笃大街去。守门人站在那里，威风凛凛地挺着肚皮，双手叉在背后。就是那个窗口，同一个窗口，半开半掩着，透过厚绒布的层层叠叠的帷幔，可以看到里面一层纱帘子，厅堂内部依稀可辨，富丽堂皇然而却是暗黑的。但是，没有任何人探首窗外，没

有任何人从大门里出来。阿尔杜尔点燃了一支雪茄烟，他现在更加心绪烦闷，更加痴情，因为他现在身临他的那位“伊人”的家门对面，但面前看到的是这幢房子的一声不响的正面，就正像他的那位“伊人”的某一种化身。他再也按捺不住了，就走进了附近的一个小烟草店，买了火柴、雪茄烟，装作若无其事地随便问问小烟草店的女店主，住在那幢房子里的人是谁。

“就是那边，就是那幢有人守门的房子吗？”这个已经怀孕多月的但又十分瘦小的女人说。“就是德·巴拉达斯男爵夫人嘛。”

这一来，阿尔杜尔起码也知道了她的名字了！他沿着邮政斜坡路向上走的时候，又感到后悔，刚才在小烟草店没有抓住机会，再多买点东西，顺便再向这个女人多打听一下，男爵夫人有什么生活习惯，什么时刻出门，同什么人来往，年龄有多大。这个肚子大大的、嘴裂得大开的、皮肤长满了雀斑的女人，看样子，对于几个小钱的诱惑，是不会抗拒的。他本来可以通过这个女人，给他的那位“伊人”递送一封信，也说不定……

他当天晚上问梅里尼奥是否认识德·巴拉达斯男爵夫人。

“我从未见过。”

“是一位十分漂亮的夫人，有一个小男孩。”

“我从未见过。”

自从发生了丢下帽子的事件后，梅里尼奥对阿尔杜尔的态度就很冷淡；帕迪良也是这样。阿尔杜尔猜测，在若安娜夫人家里一定议论过、取笑过这件事。到了这天晚上他对这一点更是深信不疑了，因为他经过走廊的时候，卡尔瓦利奥扎把他喊住，用他那一种高高在上的神态向他提出询问：

“帽子的事是怎么样的一回事呀？这件事成了唯一的话题啊！”

阿尔杜尔满脸通红，想一笑置之。

“无聊！”

但是卡尔瓦利奥扎把雪茄烟叼在嘴角，双手插在衣兜里，蹦蹦跳跳地对他冷嘲热讽一番：

“老弟，你竟然在人们的私宅里到处散放弹簧帽子……，”

阿尔杜尔真恨不得在他那苍白发紫的脸颊上狠狠打一巴掌。他找不到什么话来反驳，就怒气冲冲地上楼回到了自己的房间。这件事竟成了唯一的话题，真的吗？正是因为这个原因，他才发现了人们在冷眼偷看他，悄悄地取笑他！……这些流氓坏蛋！

他现在开始对这饭店也感到痛恨了：自从他模模糊糊地感到人家取笑他以来，人们的面貌，在他心目中，就同他们的言谈都一样愚蠢鲁钝：本图·科雷亚装作没看见他，安安静静地在那里狼吞虎咽，吞下了肚子又反刍，一滴滴的酱汁流到了他的下巴，这副样子，使阿尔杜尔看了就一肚子无名火；他感到周围有一种依稀可辨的揶揄和蔑视在形成对他的包围圈；人家给他取名为“诗人”。有一天，他就听到账房先生对一名仆役说：“这是给 26 号的那个诗人的。”梅里尼奥换了个座位，为的是免得同他坐在一块儿，这一点是肯定的：阿尔杜尔为了报复，想向梅里尼奥索那 10 镑的债，但又不敢；除此之外，他还保持一个想法，就是说不定哪一天梅里尼奥对他还是用得着的，将来说不定可以帮他同巴拉达斯男爵夫人拉上关系：正因为这个缘故，他每见到梅里尼奥总是仍然向他十分友好地微笑，对于他的微笑，梅里尼奥总是只报之以一下十分冷淡的点头。现在，在晚餐桌上，他就处于孤单寂寞的状态，一言不发，模模糊糊地感到自己落到了“贱民”的境地。他用餐后起身离开餐桌时总是心里憋着一肚子恼火，一心一意想办法如何报仇雪恨，如何搞一场革命。但是，近日来纳扎雷诺也没有来马尔汀纽咖啡馆了，阿尔杜尔又不知道他的地址，

所以，这么一来，阿尔杜尔的生活又重新在无目的、无结果的不堪忍受的漂泊中度日如年。更有甚者，钱“像水一样流去”；《诗人的爱情》这本剧本的手稿摆在那里闲置着没用，不生利，存放在箱底，塞在汗衫背心当中。——他唯一的乐趣就是看《珐琅与珍宝》这本诗集的校样，已经看了很不少了。

有一天——是星期六——上午，他正在房间里看着校样，忽然从《世纪报》编辑部那里收到了梅尔绍尔的一张字条：

“老弟：今天星期六是寻欢作乐的日子。我今天早上同那些美人儿们见了面。她们全都同意。我带卡门，你带孔姁。若泽·特索的出租车已经安排好了。9点钟我到饭店来接你走。天仙般的孔姁渴望见到 *el seonr arturito*^①。真是千娇百媚！”

他又兴奋起来。这一次郊游玩乐，来得正是时候，因为这些天来他一直是多么的烦恼苦闷！这是他第一次同漂亮姑娘一起寻欢作乐，他想象着一辆出租马车在月光照耀下奔驰着，车里面充满了歌声；接着

① 西班牙语：小阿尔杜尔先生。——译者

就是香槟酒在煤气灯的灯光下喷溅出泡沫，镶着花边的内衣从大理石一样光滑柔嫩的肩头上滑下来。他伸展了手臂，发泄一下野性的色欲感觉。他想喝个酩酊大醉，大声狂叫，乱发梦呓，而到了那样的肉体享受面前，什么柏拉图主义，什么上流社会，什么艺术；什么革命，在他心目中都成了一堆虚无飘渺的东西！他激动到甚至没办法把校样继续看下去。他漫无目的地走到街上，走到施亚都漫步。他心里想着孔妮，一想到能把她剥个半裸抱在怀里，他马上就感到胃部在收缩；他想象中的她是亭亭玉立的高个子、粉白、长着一双阿拉伯式的媚眼，塞维利亚血统的热情在她血管里奔腾着，但她沦落风尘的身世又使她的美貌带上几分薄命的忧郁。他现在是这样的需要她，以至于几乎是爱上了她：他对自己那一天在圣卡洛斯剧院博得了她的垂青，已经不抱任何怀疑了。现在，在大街上，他茫然地浏览着商店的橱窗，心里在盘算着万一她这样多情而不讲实惠，不肯收他的钱，而宁可要他的忠心不贰，那么，他该送她什么礼物才好。

到了下午，当他回到饭店的时候，守门人指了一个青年人给他看，这是个没留胡子的青年人，戴着圆顶硬礼帽，正靠在门框上等着他呢。守门人说：

“他有一个通知要给您。”

那个青年人向前走到阿尔杜尔跟前，用小心翼翼的声音问道：

“您是阿尔杜尔·科尔维洛先生吗？”

“是的。”

“不会弄错吧。”

“不会的，小伙子，没错。”

“请劳驾同我谈两句。”他把阿尔杜尔带到了街上，几乎就在俱乐部对面，然后从衣兜里掏出了一张字条：“这是从朋友们那边来的……”

阿尔杜尔在街灯的灯光下看了一下字条：

“同志：今天俱乐部在新址落成。由马蒂亚斯主持。请准时于 8 点差一刻时来到马利亚女王剧院的街角的西侧。我不再叫你必须准时了，因为再说也就会伤害了你的爱国者情感。此字条看过后请立即烧毁。”

“请您开个收条，”那个青年人说。

阿尔杜尔把自己的一张名片给了这个青年人，青年人伸手到圆顶硬顶帽上，用一种尖锐而沉重有力的、使阿尔杜尔为之一震的声音说：

“敬礼，博爱！”

阿尔杜尔回到饭店的时候，思绪七上八落，心乱

如麻。要通知梅尔绍尔不去，已经为时太晚，来不及了，而他又不能不应纳扎雷诺之约，不能失去结识马蒂亚斯的机会；不但如此，一想到那个会场、那个主席台、那种秘密聚会的气氛、那些令人胆寒的革命，这些事物的戏剧性的一面，对他就产生了很大的吸引力。不过，话又说回来，他对失去这次夜宵的机会，失去谈情说爱的一夜销魂，是十分可惜的！

铃声呼唤他去吃晚饭了。在烤肉端上来之前，他喝了不少科拉雷斯葡萄酒，酒力发作了，他此时就想放弃共和派的那次集会，去伴孔妮一起寻欢作乐；再加上喝了些白兰地酒，他就下了决心：他甚至感到，“把一切思想统统让它见鬼去”，投进一个向他投怀送抱的软玉温香的酥白销魂的女体当中，这样的肉欲享受，是人间的极乐。回头他可以对纳扎雷诺推托说闹肚子痛，或是接到了一个急电……俱乐部的会议是天天开的——而他如果这次爽约不到，孔妮就会生他的气，说不定就会对他冷了心，或是回到西班牙去。为了以防万一，不让雅科梅忽然来把他困住，他就赶紧离开饭店上了街。他可以等到 9 点才回来，同梅尔绍尔会齐，一起驱车往达丰多。他嘴里叼着雪茄烟，歪戴着帽子，穿过了走廊，嘴里哼着歌，但这时候，正在一群人当中讲话的梅里尼奥，向他走了过来，脸色

一沉，对他说：

“老弟，对不起，”他说，“我很遗憾，不得不告诉你一件事。我曾经把你带到若安娜·寇汀纽夫人的家里去，她是一位最上流社会的贵妇，但你过了十天了，还没有给她个字条……”

阿尔杜尔羞愧得满脸通红。

“要知道这是不行的。”梅里尼奥很严肃地说下去，“这就让我下不了台了：这等于表示我带去的人不懂得上流社会的规矩……这可是不行的。”

阿尔杜尔呆若木鸡，一句话都说不出来，他看见梅里尼奥脚跟一转，捋着胡子，又回到了那一群人当中。

本图·科雷亚也在那里面嚼着雪茄烟，还有卡尔瓦利奥扎抬起了他那满头头皮的披头散发，帕迪良则在一本正经地捻胡须，巴西人戈麦斯则张着灰白色的嘴在发笑……阿尔杜尔看见他们，就恨之入骨，而且这种食肉寝皮的痛恨，扩展到了一切代表着上流社会，代表着政坛、代表着财界的事物！他一下子就把什么梅尔绍尔、什么孔妮的娇躯玉体、什么香槟酒、什么月光如水，全都忘到了九霄云外。他唯一感到的，是必须报仇雪恨，必须给这一批饱食终日、脑满肠肥、矫揉做作、整天靠坏点子过日子的白痴们组成

的帮伙一点颜色看看……他满腔怒火，对这伙人恨入骨髓，于是就一溜烟地冲出去找纳扎雷诺去了。

9点钟，阿尔杜尔同纳扎雷诺一起走进了王子大马路的俱乐部，这时候，他觉得，原先他以为这是一个盛大的会议，这种估计是落空了，那里只有十四五个人而已。厅堂很大，布置得很不错，墙上贴上了棕色的墙纸，上面点缀了一些蓝颜色的小花；新粉刷的天花板吊着一盏两个喷火口的煤气灯，喷火口只是喷火，没有灯泡，发出的赤裸的火光像是咖啡馆里的；墙边摆放了一排像是老人院里的藤椅；破旧的地板有好些地方补上了一些新板；在大厅深处，一个窗口对着隔壁啤酒厂的院子，啤酒厂有一块宽阔的绿帘子蒙着，就在这面窗子前面，安置了会议的主席台，主席台的桌子面上铺上了油布，下方围了红色的粗布；旁边有一张独腿桌，点燃着一支蜡烛，一个额头上有伤疤的人正在那里使劲地写着些什么，他近视眼十分厉害，鼻尖简直贴着纸面。人们三五成群地在交谈着。

纳扎雷诺默然不语地同人们一一握手，然后把阿尔在尔带到了旁边的一个房间里去，这个房间是粉刷一新的，墙壁上伸出一盏煤气灯，照亮这房间。地面上有一卷卷的纸、一罐罐的油墨；那个窗户，每一扇

窗都小心翼翼地关严了，窗旁边放着一张木工凳子。墙边高高堆了一大堆木板，旁边有一个全身穿了黑衣的人，在向着两个嘴里叼着香烟的人讲着话。这个人就是大名鼎鼎的马蒂亚斯。

纳扎雷诺把阿尔杜尔介绍给马蒂亚斯，说他是“咱们的诗人”。马蒂亚斯淡淡而严肃地同阿尔杜尔握了一下手，嘴里含糊糊地说了一声“久仰了”，又马上继续用他那双套上了黑色手套的手，有节奏地慢慢地挥舞着说：“……所以，从路易斯方面来说，要这么办，就是只要一发现这个丑闻，就把她赶出家门，不要动肝火，然后平心静气地又去工作……”

阿尔杜尔打量了一下马蒂亚斯，看到这个人个子很高，脸部轮廓像老鹰，头发推成平头；他嘴唇上的胡须很短，是栗色的，须毛很粗，往外翘；他那蓝色的目光是冷冰冰的，阴暗的，很僵硬的。

同他交谈的两个人当中，有一个嘴里吐出了一块烟叶：

“对是对的。不过，归根到底，总是他的老婆呀。他如果把她赶出家门，不名一文，他就只好把家门大开了……”

马蒂亚斯耸了耸肩头，做出毫不在乎的姿态，表示“那又怎么样？”

“唉呀，’那个人又摇着头说；真是一件不愉快的事，一个人发现了他老婆在利用着他的名字，躲在百叶窗后面向过路人‘嘘嘘’地勾引拉客……”

马蒂亚斯一本正经地打断了他的话：

“由于她的过错，婚姻契约早已解除，从解除的时候起，她的一切行为就与我无关了。我的名誉是我的，又不是她的！如果我看到她躲在百叶窗后，我的责任就是要通知警察来给她编个号入册，把她送去做一次卫生检查，让公民们避免受到传染……”

但是，这时候有人走进了旁边的那个大厅，因为可以听到人们在叫喊：“好啊！了不起啊！真想不到！有眼福啊！”总之，是一位备受尊敬的人莅临时周围众人拥簇的声音。接着，一个肥胖的人走进了这小房间，帽子翻到了后脑勺，满面春风，一条粗大的怀表链子垂在肥胖的肚皮上。马蒂亚斯高兴地向他伸出手，其余的人都纷纷来拍他的肩头，向他投出亲切的目光。这个胖子面颊显出愉快的神情，大声喊叫：

“咱们又聚到一起了，又聚到一起了！”

这个人是阿比利奥·皮门塔，是一位布店店主和地产主。按他的职业、他的利害关系、他的面貌来说，他本来应该是个保守派才对，但他却同共和派站到一边，他的这种态度，对共和派分子们来说，是一

直使他们感到满意、一直使他们感到欣赏的事；阿比利奥这位朋友，挺着他的大肚皮，挂着他的怀表表链，挺着他那肥胖面孔，还带着隐隐约约的布疋仓库气味，给俱乐部带来了一种可敬、稳定、有秩序的气氛，而这种气氛，正是有财产者对思想的支持而形成的；这位有产者的参与合作，是一个光辉的证据，证明了共和制是行得通的；他代表了资产阶级对共和制的拥护，他这个人现身说法，使得平民出身的共和派分子深感自豪，正如诺阿耶家族^①或是蒙莫朗西家族^②的贵族在 1789 年时竟坐到第三等级的代表的议席上使第三等级代表们大为自豪一样。有了这位财主参加，就使得俱乐部不至于在外人心目中像是一批不满现状的穷光蛋的闹事团体，就使得即使是最激烈的理论也显得像温文尔雅的立法辩论一样正经八板，因为人们可以看到这位殷实正派的财主也在聆听着这些理论，他有一副和善慈爱的神情，又在银行里有存款，他听这些理论时弯着腰，胖胖的手做成一个勺的形状举起放在头发浓密的耳朵旁边。他对俱乐部活动

① 诺阿耶是法国科雷兹省布里兹地区的一个贵族家族，自 1663 年起有公爵爵位。——译者

② 蒙莫朗西是巴黎以北一片贵族领地。该家族始于 10 世纪，爵位于 1862 年取消。——译者

是逢会必到的，这已是有口皆碑的了，不过，他的主张似乎是含糊不清的。他表达意见的时候模棱两可，总是风趣地说：

“应该狠狠地打，应该狠狠地打！”

为了“狠狠地打”，他主张创办一份报纸，而且事先应该通过征订，购置一台印刷机、一些铅字等等。他本人愿意捐赠一笔小钱——有了钱，印刷机呀、铅字呀，等等，也就不难弄到了……最近一段时间，他不舒服，风湿病有作痛的危险，因此，马蒂亚斯、纳扎雷诺等，对这样一条宝贵的生命十分重视，都纷纷打听他病情痊愈的细节经过。

“用了不少樟脑酒精……”他天真烂漫地解释说，“是我太太把我的病治好了的。她对我说呀，别找什么医生。你不是屁股上痛吗？就用酒精使劲擦。诸位，你们看，她真的又让我站起来了……原先我只好躺在床上，现在呢，你看呀，是我的太太在擦呀擦的，是她在擦呀擦的……”

大家都亲切地笑了起来，气氛是十分家族式的，像一家人一样一团和气。当中一个人，咀嚼着他的那支雪茄烟，就叹息两种女人是多么的不同，一种像这位先生的夫人，多么贤慧，给丈夫治病，另一种就是那些属于另一些阶级的太太们，她们一心一意去下功

夫的，是怎么样打扮得时髦，花枝招展，是找成衣匠做些什么时装……

“您这话也不见得全对，”那位店主说。“我那位太太也喜欢讲究衣着……你瞧呀，每逢星期日，她都到帕塞奥去，就是她去！别人也许会在身上穿戴上点什么玩意儿，但是谁身上的首饰和绫罗绸缎都比不过她！”

房间门口有人说话了：

“喂，马蒂亚斯，已经到了 9 点钟了！”

马蒂亚斯此时伸手把长外衣往上拉了一拉，又迅速而机械地整理了一下领带，在众人的簇拥下向大厅走去，边走边对阿尔杜尔说：

“我收到了咱们那位达米昂的信。他的书过不了几天就要出版了……”

他走上了主席团，一阵椅子纷纷搬动的声音安静下来之后，马蒂亚斯就边坐下，边翻看桌上的一些文件，说：

“现在宣布开会。”

俱乐部的一个成员，瘦得皮包骨头，斗鸡眼，忽然站了起来。他又叉着双手，抬着头，说：

“我建议将‘现在宣布开会’这句套话更改一下。这句话同圣本笃宫^①的那一套太臭味相投了。”

^①圣本笃宫是葡萄牙政府所在地。——译者

他四周人声嘈杂，人们喊叫道：“算了吧！废话！那又何必呢？”

“何必吗？那个斗鸡眼的人叫嚷起来，他这个人看来是个性情暴躁的人。“我们说‘各位公民们’，而不说‘诸位先生们’，是一样的道理，所有这些套话都是有道理的……”

马蒂亚斯伸出了一只摆平了的手，做手势打断了他的话：

“我认为这一句套话，同‘你好’这句打招呼的套话一样，是无所谓的。法国国民公会开会的时候也是这样用的嘛。”他又环顾四周：“我认为更应该避免的是吸烟的习惯……”

手里夹着纸烟的那个斗鸡眼的人，把纸烟扔掉了，嘴里咕咕哝哝地坐了下来。阿尔杜尔也把自己的雪茄烟压着鞋底弄灭了。另外有两三个人似乎是舍不得把半支烟扔掉，就把抽了一半的雪茄烟放到主席台的边上。

书记原先一直在撕自己额上伤口的表皮，此时站着低下头对着灯光，鼻子几乎钻进了纸堆里，咕哝地念一份记录；坐在椅子上的人群在低声交头接耳，阿尔杜尔挨着纳扎雷诺身边坐着，在打量着人们的面孔。他原先想象这些人的表情一定是兴奋激动、阴森

好斗的，但一看却并非如此。有一个又秃又胖的人，胖得几乎占了两张椅子，除了他之外，其余的人无论是面容或是身材，全都是消瘦的：在他们身上可以感受到他们是在公寓的狭小房间里清贫度日的，是在写字楼或机关每天干令人闷得发慌的单调工作的，或是闲荡无事身心交瘁的；有两个神父，眼色严峻，浓浓的大胡子刮得干干净净，使皮肤也蒙上了一片蓝色，嘴唇则显示出一种肉欲；一个老军人两膝夹着一根有镶铁头饰的手杖。一个工人都没有，所有在场的人都似乎对这次会议的声势感到无限的虚荣，觉得这大有议会开会的味道而沾沾自喜。但是，有一个人，在阿尔杜尔看来很有独特之处：这个人的脑袋特别大，头顶几乎全秃了，脑袋靠在椅背上，随便伸直了全身和双腿，穿着一身舍味呢的西服，衣冠楚楚，双手插在衣兜里，样子像是在打瞌睡，漫不经心，满不在乎；他穿着一双上了漆的皮鞋，鞋子同裤腿之间，露出了黑红条纹相间的袜子：阿尔杜尔觉得这个人相当高雅，他还觉得，这个人的那张线条优美的、纤细的、柔软的弓形的嘴里，如果说出什么话来，那么说出的话一定是独具特色、饶有风趣的。

“这个人是谁？”阿尔杜尔问纳扎雷诺。

“是个疯子，”纳扎雷诺耸了耸肩头说。

但此时那位书记已经将记录念完了；他一只手支着桌子，说：

“通过不通过？”他问道。

“通过，”大家说，“通过！”

于是，马蒂亚斯就站了起来。他那轮廓优美的脸，在背后墨绿色的帘子的衬托下，显得更加苍白；他双手仍然戴着黑色的手套，用双手拽了一下衣领，于是开始说起话来：

“诸位先生们，”但他立刻改了口说，“公民们。今天我们到这里来聚会，是为了要落成这个地点。大家都看到，大厅还有一些要装修的：我希望本星期之内能装修竣工。竣工之后，定期的会议就可以开始了。”他向一排排的椅子扫视了一下。“我看先要介绍一些新来的……”

雅科梅·纳扎雷诺马上站了起来，用严肃的口气说：

“我作保证人，推荐并介绍阿尔杜尔·科尔维洛先生加入，他曾写过一部有民主倾向的剧本，又是我们的达米昂自科英布拉时期以来的朋友。我想不会有人反对的。”

人们齐口合声：

“赞成！”

这是阿尔杜尔十分得意的时刻。书记一张笑容可掬的脸转过来对着他，叫唤他：

“劳驾过来行吗 请签上你的姓名。”

阿尔杜尔满脸发红，心中激动不已，在一本大大的装订好的名册上签上自己的姓名，正当这时候，那个身穿浅色舍味呢西服的人，从椅子上半站起来，咬牙嚼齿地用一种响亮的声音说：

“我推荐我的朋友维森特·法尔康。”

一个个子十分高大、肤色十分苍白、面容神色诡秘、身穿教士外套的人，走到了会场的中间。他在人们一片略带诧异的静寂当中，向大家鞠个躬，用低沉的声音对大家说：

“我希望参加民主俱乐部，我要避免立场暧昧不清。只要一句话就能消除暧昧：我是个社会主义者！”他环顾了一下周围，又使劲地再说一遍：“我是个社会主义者！社——会——主——义——者！”

他往后退了一步，双臂交叉在胸前，抬起了发紫的脸，好像是在面对死神。

在他周围，人们的脸上都显现出模糊不清的诧异与莫名其妙的神色；人们在交头接耳，撅着鼻子低声地相互询问：鼻音的笑声此起彼伏。什么一回事？他是谁？他说的是什麼？

穿着舍味呢衣服的那个人高声喊叫说：

“赞成 说得一清二楚，这很好！”

马蒂亚斯侧着眼睛瞧了他一眼，眼光中带着冷漠与讨厌的神情，然后又勉强用客气的口吻说：

“本俱乐部是不搞清一色的……”

“但分歧还是有的嘛！”那个身穿浅色舍味呢衣服的人打断了他的话。接着这个人又站了起来：“我要求发言！”他不等待主席让他发言，就接着说下去：“有些人所追求的只是以一个雅各宾式的总统来代替立宪的国王，他们对有许多子爵们存在感到气愤，对王室费用预算之类的唠什子大张挞伐，——而我们呢，我们要的是一种彻底的社会民主演变，他们同我们之间，分歧是十分严重的。避免暧昧不清是合适的。我赞成法尔康先生的意见，要及时发表一个声明，划清界线……”

那个斗鸡眼的人叫出了一声“赞成”，声音像是狮吼。纳扎雷诺急躁不耐烦，猛然站了起来，伸出了拳头：

“那倒不如在这俱乐部刚诞生的时候咱们就把它解散掉算了……”

“请守秩序 请守秩序！”人们接着说。

“这是什么意思呀？”纳扎雷诺挥舞着胳膊说，

“咱们组织刚成立，就把这些分歧带进来？连门扇还没有油漆，咱们就要分成几个党派了……”

“我们不想同雅各宾派混在一起！”那个斗眼鸡的人大声怒吼着说。

“我们也不想同共产主义者混在一起！”一个长着大胡子、戴着眼镜的人反唇相讥。

有些人单调地说着：“请守秩序 请守秩序！”一再重复着议会的套话。那个老军人哼叫着：“捣乱分子滚出去！”一排排的座位当中，人们七嘴八舌地交头接耳，偶尔当中有人用特别响亮的声音叫喊：“放严肃点！放规矩点！”那位神秘人物呢，他却一动不动地在那里，交叉着双臂，像个幽灵似的。还有一个脖子上围着围巾、坐在阿尔杜尔身旁的人，贴着阿尔杜尔的耳边，脸皮皱着，一副莫名其妙的不耐烦的神情，轻声问阿尔杜尔：

“这是怎么回事啊 他们想怎么的啊？”

看来谁都不知道“他们想怎么的”——甚至连马蒂亚斯，他一定认为这场混乱是有碍他的尊严地位的，他也气急败坏，脸色发白，连连摇动一个病房摇铃。

“很遗憾，”他在铃声响过大家安静下来之后说，“咱们刚刚集合到一起来从事一件正义的事业，就产

生了这样厉害的争执。这样的场面，恰恰给了我们的敌人以口实，他们说什么共和党内有的只是内讧！本俱乐部是不搞清一色的，我再说一遍。只要是反对君主立宪制的，任何民主的主张，提出来本俱乐部都接受。面对着现制度的可耻现象，凡是自由而有智慧的人，其责任就是联合起来摧毁现制度。”

这时候，一排排的座位上，人们都挺着面孔，全神贯注，要弄个清楚，究竟争吵得如此不可开交，是怎么样的一回事。会友阿比利奥用手放在耳边兜着倾听。有些人掌心托住下巴，睁着双眼，目光中流露出对马蒂亚斯的崇拜。只有那个社会主义者、那个身穿浅色舍味呢衣服的青年人、那个斗鸡眼的人，还有另外一个人，垂下了眼皮，捋摸着胡须的毛，装出一副漫不经心的样子，同时，摇着腿表示嘲笑，嘴唇拧着，做出厌烦的笑容。马蒂亚斯继续说下去：

“如果法尔康先生，’说到这里，那个神色诡秘的人就鞠了一个躬，“所理解的社会主义是……”

那个神色诡秘的人就一口气接了过去，说：

“我所理解的社会主义，是一种新的财产观、新的劳动观、新的婚姻观、新的教育观、新的道德观，等等……同教会和其他现体制机构的解决办法是对立的……”

马蒂亚斯伸出了胳膊：

“那么，咱们大致上全体都是社会主义者……”

“Quod Deus avertat^①”，那个身穿浅色舍味呢衣服的青年人吉尔贝尔托插话说。

那个围着围巾的人显得极为不耐烦，莫名其妙。

“他们想闹到什么地步呢？”他又一次问阿尔杜尔。

要对这样的问题解释一番，那就说来话长，而且太复杂了，说不清楚，于是，为了简明扼要，阿尔杜尔就轻声对他说：

“是党派之争。是两个党……”

“是理论之争！”那个脖子上围着围巾的人说，他似乎对于意识形态抱有经济学家所特有的反感。“问题在于要创办一份报纸！……而且要在那道门后面装一面屏风，那边吹来的气流简直要我的命……”

马蒂亚斯现在谈到了社会革命了：

“如果法尔康先生作为一个社会主义者，认为这场革命应该由受到一种（他在搜索形容词）一种普鲁东式的实证人民哲学所教育的人民来进行，排除一切权威式的领导，不要任何政府的主动作为，那么，我

①拉丁文：“但愿老天爷有眼别弄成这样子。”——译者

们可能是有分歧的。如果在政治问题上他企图强加一个联邦主义的公式而反对统一主义的公式，那么我们肯定也是有分歧的……”

“总是有分歧嘛，”吉尔贝尔托插话说。

马蒂亚斯继续说下去：

“但是我们在一个共同目标上是一致的，日后我们国家摆脱了昔日的体制之后，我们就可以进一步的提出这些问题了……”

“废话！”——吉尔贝尔托嘟哝着说。

他这种无礼的态度似乎引起了公愤：人们将发红的、怒气冲冲的目光投到了他身上；那个老军人一肚子闷气，抚摸着他那根手杖的头饰，反复喊叫着：“要自重些 要自重些！”

“雅各宾主义，”马蒂亚斯继续说下去；既然这个词是吉尔贝尔托先生喜欢用的，我就这样用吧，雅各宾主义并不反对社会主义，而是为社会主义做准备，”他又做一个有力的手势，重复说，“为社会主义做准备！社会主义是一种精神力量，去代替另一种精神力量……”

那个神色诡秘的人赞同地垂下了头。所有人的脸上都显露出一种模糊不清的吃惊、莫名其妙、疲惫的神情。

“而这种代替，”马蒂亚斯继续说下去，“如果要
不经斗争、不经冲突来实现的话，就必须在一个友好
的政体之中实现，这个政体对这一个取代的过程应该
加以赞助、促进，并且保证在精神改造的过程中保证
社会和平。”

“这是替凯撒主义打掩护！”——吉尔贝尔托嘟哝
着说。

脖子围着围巾的那个人双手紧紧捧着脑袋，用一
种哭丧似的声音嘟哝着说：

“唉，天呀 我不明白，我不明白！”

人们大体上似乎都“不明白”。人们希望能弄明
白是怎么一回事，他们的目光投到了马蒂亚斯身上，
又转到了吉尔贝尔托身上，恳求他们把问题说清楚：
这一大堆模糊不清的言词当中，共和国摆在什么地
方？为什么他们不明明白白地说怎么样去摧毁布拉干
萨王朝？为什么现在不预先分配日后将保守派赶走之
后空出来的职位？有哪几个团体是可以依靠的？这些
聚集到俱乐部来的人，心里本来抱着一个希望，希望
日后他们的需要或是他们的野心能得到满足，但是现
在呢，他们到了这里来，发现讨论的不是行动如何进
行准备，而是学理上各执一词争论不休，于是他们感
到仿佛上了一个大当。

一个没留胡子、肤色十分黄的人表示了全体的不耐烦，他用尖细的声音说：

“咱们言归正传吧，别再讨论什么哲学了！”

马蒂亚斯用像匕首一样的目光盯着他：

“马拉基亚斯先生，您即使对思想瞧不起，对人也起码应该尊重吧。”

“说得好 赞成！”

马拉基亚斯举了两条胳膊，脑袋藏到两个肩头当中；他用拖得很长的、粘糊糊的、使人听了起鸡皮疙瘩的尖细声音说：

“我不是要同谁过不去，我只是要说……”

这时候，阿尔杜尔把他打量了一番：他肤色发黄，是一种棕褐色的黄，油腻腻的，他的嘴很宽，他这个人似乎很脏、粘糊糊的，可以感觉到这样的人一定会发出一股难闻的气味。

于是马蒂亚斯归纳说：

“这事件由来已久，我认为我可以代表俱乐部的意见，表示我们能有法尔康先生来参加感到荣幸，无论有怎么样的意见分歧，我们能得到这样一位正直的人，这样一位杰出的民主主义者来合作，是可以引以为自豪的。”

那个神色诡秘的人深鞠躬，头几乎碰到了地面，

四周是一片“赞成！”之声，于是他在记名册上签上了自己的名字。

但是马拉基亚斯马上站了起来，用种种慢吞吞的、软绵绵的、粘糊糊的手势，开始拐弯抹角地、含含糊糊地发言了：他说，他是个共和派，他对所有人都是尊重的，成员越多越好……——然后他又停了一会儿，伸出长长的、发紫色的、瘦削的手在他那没有胡子的脸上摸来摸去，然后摇头摆脑地说：——他对于入会的诸位仁兄们的信仰是不愿有所怀疑的，不过……因为归根到底，小心一些总是有其必要的嘛……他决不是要影射什么……但话又说回来……

“别多说了，老兄，”听的人们对他那声音，对他那种欲言又止、嗫嗫嚅嚅的态度，对他那种吞吞吐吐的姿态感到不耐烦了，纷纷向他叫嚷。

“问题是这样的，”他最后这样说：“咱们在这里开会，到底是不是要密谋反对政府？好的，我说吧，是这样的，这样说也不是要同哪个人过不去，不过，归根到底嘛……是呀，我的意思是说……有谁能向我们保证……有谁能向我们保证……”他把五指平放按住那凹陷的胸口，又重复说：“有谁能向我们保证……没有人到咱们这里来偷听，到咱们这里来刺探情报？……”

雅科梅·纳扎雷诺猛地一跳站了起来：

“你这样说，是不是要影射我的这位朋友呀？”他说的时侯，指着那满脸通红、一动不动地听着的阿尔杜尔。

那个神色诡秘的人两步跳到了会场的中央，挥动着那两条瘦削的胳膊，用颤抖的声音说：

“公民们，很令人痛心的是：我一辈子从事民主的研究，为民主奔走，到了今天，我来这里同同志们聚会在一起，去谋求一个正义的目标，但就在今天，我竟然被诬指为特务——我！”他用双拳猛击着自己的胸膛。

肮脏的马拉基亚斯举起双手捧着脑袋，极力在分辩：

“看在老天爷份上，太不像样子了！法尔康先生把事情夸大了，纳扎雷诺先生又太多心了。我说的并不是……我说的并不是……我说的意思是，办事情不能杂乱无章。应该郑重其事一些……对新加入的成员，为什么不要求他们宣誓呢？”

“手按住一个骷髅头骨宣誓吧！”吉尔贝尔托叫嚷起来。

人们哄堂大笑起来。“太妙了！”吉尔贝尔托站了起来：

“我要求发言。大家一定都注意到，马拉基亚斯先生总是出一些有关俱乐部标志的离奇古怪的主意：他很久以前就要求实行对口令的办法；今天呢，他又要实行宣誓，说不定明天他又会要求挖一条地道；再往后，说不定又会要求不用煤气灯而改用火炬！马拉基亚斯先生的那一套民主，是属于伯爵大街的。至于法尔康先生，他的主张是什么，他为人如何，他在《进化》上写了些什么文章，他的经历如何，都是人所共知的……”

“赞成，赞成！”

纳扎雷诺站起身子说：

“至于科尔维洛先生，我认为他的信仰的真诚、他对保守社会的毫不妥协的深恶痛绝，是不必多说的……”

“赞成 赞成 说到这里就算了！”

马拉基亚斯鞠了一下躬，继续又说：

“我这个人嘛，多少见过点世面，老是看见人家要宣这个誓，宣那个誓的……外面别处也是一样……不过，说到底，如果诸君不愿意的话……我呀，我说的是将来的事，不过，到底嘛…… 嗯！嗯！嗯！”

他四周的人们拽他短大衣的下摆；他咕咕哝哝地坐了下来，但是，忽然像弹簧弹起似地猛然站了起

来，又重新用他那刺激人、使人血液都感到痒痒的声音说：

“我请大家原谅，我又要卷土重来了，不过，说到底……我是要向主持会议的人提一个问题……我想了解一下，每人交一千雷阿尔的费用供会场装修之用，是超支了还是有结余？如果不敷支出，由谁来负担？……是呀，在这类有关钱财的不大不小的问题上……我不想同任何人过不去……”他把头埋在两个肩头当中，双臂扭曲一下，做个姿势：“不过，说到底嘛……”，

马蒂亚斯冷冷地说：

“账目会提交大家审查和讨论的。这个问题提得很不合适，提法也不对。”

马拉基亚斯做出了他的一番干笑：

“我只是想了解一下……我喜欢了解事情…… 嗯！
嗯！嗯！……”

他就坐了下来，用瘦骨嶙峋的细长手指捋摸着下巴。

紧接着，一个上了年纪的、十分丑陋的、瘦得皮包骨头，下巴长着稀疏的灰色胡子的人，他站了起来，手里拿着一个本子。他吐了一口唾沫，以一种慢吞吞的、令人听了昏昏入睡的、嗡嗡的声音说起话来：

“我本来以为，在今天的落成大会上，最好宣读它

几页材料，让咱们大家全体都回顾一下自由所经历过的各个阶段。如果大家允许我的话……”这个十分丑陋的人看见马蒂亚斯低下头来表示同意，就翻开了手中的本子，干咳一声清了清嗓子，开始念了起来：“如果我们追溯到几乎是神话的时代，我们就可以遇到自由的最初一名先烈，他被钉在一块岩石上，有一只秃鹰日夜不停地用自己青铜的尖嘴啄他的腰部……^①”。

四周人们纷纷一片愕然：这是怎么一回事呀？人们仔细察看 he 手中那本用细线装订起来的蓝色的厚厚的本子。那还了得！他要全都念完吗？

“……这位鲁莽的天神，’那个人慢慢地、有节奏地、一字一句地继续念下去，“因为有意要将圣火偷去送给凡人，四肢就被锁在高加索山上，历史尊崇他，称他为第一位伸张人权，反对神权暴政的人……”

现在大家才模模糊糊地弄明白，原来他要念的是自由诸先烈的故事，从普洛米修斯算起！有些人愿意听听，或者是出于哥儿们义气，或则是希望能听到一些典型的奇闻逸事，或是能听到一些能对自己的主张增添分量的朗诵：但是，他念的一段又一段，软绵

^① 指希腊神话中因偷火给人类而受到神王宙斯处罚的普洛米修斯。——译者

绵，臃臃肿肿，念得令人震耳欲聋，缓慢地前进着，仿佛是一些没有装满的盛酒皮囊在慢吞吞地向前滚动，这样的文章，听起来真是乏人；他的声音又是那样的枯燥乏味，像是单调的流水，使人听了昏昏欲睡，于是有些人就在下面开始交头接耳起来；有一个人蹑着脚站了起来，拿回了放在主席台边缘上的半截雪茄烟，静悄悄地躲到了旁边的小房间去；另外一些人也跟着他转到小房间去——比较胆子小的则手牵着裤子，装出急着要解手的样子；留下来不走的，为了打发这种越来越枯燥的烦恼，就彼此交头接耳唧唧喳喳。这时候，目光对着天花板的马蒂亚斯，用手指敲着桌子的边——在客客气气的宁静当中，可以听一个慢吞吞的声音，在讲述着“斯巴达克^①的脚镣、布鲁图^②的匕首或是鲁克丽丝^③的短剑”。但是人们窃窃私语的声音越来越响，人们一个接着一个蹑着脚，蜷缩着身子，消失在侧边小房间的门口。从那小房间冒出

① 斯巴达克（死于公元前 71 年），原是古罗马的格斗士，曾于公元前 73 年至 71 年领导一次奴隶起义。——译者

② 布鲁图（约公元前 85—前公元 42）——古罗马政治家，公元前 44 年 3 月 15 日刺杀独裁者凯撒，旨在恢复共和政体。——译者

③ 鲁克丽丝——古罗马美人，被国王塔昆之子塞克斯特斯威逼奸污，次日唤其父与丈夫告知实情，挥剑自杀。此事引起了一场推翻国王的起义。莎士比亚 1594 年的《鲁克丽丝受辱记》即取材于这个故事。——译者

了一股抽烟的气味；偶尔有一个嘴里叼着香烟的面孔伸出来探看会场的情况；里面人们低声笑语依稀可闻……那个相貌丑陋的人仍然我行我素，全神贯注，郑重其事地述说着古罗马平民的贫困生活。

阿尔杜尔为了顾全纳扎雷诺的面子，一动不动地留在那里：他感到浑身筋骨都瘫软，疲惫不堪。他现在想到了梅尔绍尔；此时此刻，要不是有了这件什么共和国的事，他阿尔杜尔本来也正在驱车往达丰多去，在敞篷四轮马车的座位上，他可以感到孔姹的娇小的脚夹在他的脚当中；他们驱车到达目的地后，他本来会在餐厅看到她脱下外衣，在煤气灯光的照耀下显示出她那美艳照人的裸露的上半胸，他本来会感到她那纤腰在他胳膊的环抱中向后弯，她那雪白混圆的粉颈向后仰起，使人不禁要伸过嘴去吻一下，一亲香泽。他想到这里，伸了伸腿，伸了伸胳膊，懒洋洋地松一下筋骨……那个浓重的声音现在提到了提比略^①和那艘把他载往喀普里岛去的紫红色双桅帆船……

这时候，雅科梅打了一个大大的呵欠；他瞧了一

^① 提比略（前42—后37），公元14年继奥古斯都为罗马皇帝，公元26年移居喀普里岛。在位时实行恐怖统治。——译者

会儿那盏煤气灯，那本厚厚的本子，于是，猛然下了个决心，站了起来，蹑着脚，走了出去。阿尔杜尔本来要跟在雅科梅后面一起退席，但是，他一看见马蒂亚斯的冷冷的目光，就不好意思动身了。到了此时，人们就老实不客气张开大口打呵欠了；人们哭丧着脸，向着那无动于衷的马蒂亚斯发出无声的恳求；人们一个接着一个掏出怀表看时间，心急如焚；书记也在打瞌睡，吉尔贝尔托干脆不讲什么礼貌不礼貌，在阅读着一本书……那个相貌丑陋的人，现在谁也不听他说什么了，他话题一转，又讲起波斯人来……

雅科梅又回来了，坐到了阿尔杜尔身边，一肚子怒气，说：

“太不像话了！他已经讲了三刻钟了！他那手稿还有多少没讲的呀！”

“他是谁？”

“是个畜生，”雅科梅从牙缝里说，满腔怒气。他神经质地咬了一会儿手指甲；但是，他又站了起来，走路的时候故意让鞋后跟咯咯响，以示敌意，他就这样走进了旁边的小房间。那个相貌丑陋的人面不改色，他在称颂了加图①的自杀后，又开始论述基督的

① 加图（前 95—前 46），古罗马政治家，反对恺撒。他在北非得悉恺撒战胜，因而自杀。——译者

十架牺牲来了。

就在这个时候，人们发现了原来会友阿比利奥正在呼呼熟睡着。在念稿子的单调气氛下，这种情景成了一件逗趣的笑料，引起大家纷纷注意起来：人们用鼻子发出轻轻的笑声，来伴随他脑袋的一仰一伏和身体向膝盖的一远一近，人们逗乐的目光中闪现着一个希望，就是巴不得看到他滚到地面上去。但是，那一心一意维护俱乐部尊严体面的马蒂亚斯，却向书记做了个手势，于是书记就蹑着脚从主席台走下来，然后——由于他是个多少有点诙谐性格的人——他不是采取变相的办法把这位店主弄醒，而是用鹅毛笔的毛在他耳朵上搔一搔痒。阿比利奥吼叫了一声跳了起来，本来人们就已在窃窃发出的笑声，这一下子可按捺不住，一下子迸发了。会友阿比利奥脸上的肌肉胀得发红，他狐疑地转着那双惊醒过来的眼睛，扫视四周，环顾左右；那个相貌丑陋的人暂时停住了他正在念着的有关萨沃纳罗拉^①的那一段，而马蒂亚斯则十分严厉地摇响了充满训斥意味的铃声。于是人们又恢复了一本正经的姿态，那个相貌丑陋的人又以生动的形象

^① 萨沃纳罗拉（1452—1498），意大利宗教改革家，曾热烈宣扬反对教会与国家腐败现象的主张。后是被绞死并焚灰。——译者

描述了扬·胡斯^①被烧死的那堆篝火……

阿尔杜尔屁股都坐得累坏了，他趁这一阵轻微的混乱，蹑着双足走进了小房间去抽抽烟。

“那个人讲到哪里啦？”人们纷纷向他打听。

“正在讲宗教改革的殉道者呢！”

“还差3个世纪呢！”那个留着大胡子、戴着眼镜的人边说这句话，边向天伸出双臂，把目光投向天空。

人们低声地边抽烟边谈论今后的聚会、各种方案、政治上的展望、王朝的种种见不得人的丑事——人们压低了的低沉声音，使得他们对政府的指责和咒骂都带上了一种密谋举事的腔调：大家都一致认为政府是这个国度国势衰败的罪魁祸首；有几个人围成了一个小圈子，当中升起了阵阵的香烟烟雾，这个圈子里每个人都在讲述“一件见不得人的大丑事”——经济破产啦，工资太低啦，任人唯亲凭关系啦，殖民地被抛弃啦；大家讲起来都很概括笼统：总之是一团糟就是了！这个国家算是完蛋了！什么都没有，都没有，都没有！全都是一伙坏蛋！——于是人们烦闷地

^① 扬·胡斯（约1369—1415），波希米亚宗教改革家，向罗马教廷的权威挑战，后以异端罪名被烧死。——译者

耸耸肩头，他们的脸都瘪了，使劲地吸着烟雾。不过，总的来说，对人的愤怒高出于对体制的敌意：他们痛骂大臣们生活腐化堕落，交头接耳相互告知一些宫廷的故事，对保守派新闻工作者的堕落愤愤不平；一个长满了肉刺的瘦个子，似乎认为人类一切苦难的罪魁祸首是里斯本中区的行政官，看来他一定是痛恨这个行政官的。于是另一些人就抒发起个人的不平之鸣。而为了给这些怒火提供一个理由，他们又老是把话题转回到人道主义的主张上面来：“工人的贫困生活”、“为富不仁”。文化较低的说出他们在政治上的义愤的时候，使用俚语黑话的用语，或是使用酒吧间的一个秽亵用语；文化较高的则谈得笼统，郑重其事地谈论“下等帝国的腐败”。对于该实行什么具体的改革，似乎谁都没有一个明确的主张：不过，大家都朦朦胧胧地相信，只要成立了共和国，那就会天下太平，一颗星星照下来的亮光就会普照一切阶级，甚至会照进那些最破旧的陋室。有时他们当中的一个人走到门口去探听，其余的人就跟在后面，香烟藏在背后……听到的是那个相貌丑陋的人的慢吞吞的声音，他不慌不忙地宣读着对于吉伦特党人的审判案的看法……

马蒂亚斯远远地用命令式的目光示意叫他们回去，有些人乖乖地服从了，回到自己的座位坐下不

动，听那没完没了的文章如何在慢吞吞地进行宣读；另一些人则拒绝回去，躲到了小房间的深处，那里的那盏煤气灯正在发出清淡的亮光。

纳扎雷诺显得最不耐烦。在他看来，开会如果只是念这些文绉绉的稿子，那就一点用处也没有。于是，大家就讨论了俱乐部的迫切工作项目。首先第一件要办的事，就是要创办一份报纸。一个留着金黄色大胡子的人提醒大家，有必要笼络一些军人。另一个人则提醒说，俱乐部应该向所有的自由派发出一个宣言，并且同西班牙共和派进行沟通。这个方案似乎大家并不喜欢：有些人认为这样的主张带有一种可恶的泛伊比利亚主义味道……可是，伊比利亚半岛的得救之道就在于成立一个联邦共和国呀！……不但如此，而且，要成立共和国，就先需要弄到钱和武器……这些钱和武器从哪里弄来呢？从西班牙弄来嘛！

“不要西班牙人，不要西班牙人！”

“西班牙女人还是要的，”有个人开玩笑说。

这一阵哄闹，被书记打断了，他走过来对大家说：

“喂，老弟们，马蒂亚斯在大发脾气呢！你们在这里吵闹起哄，声音连会场那边都听见了……那个人马上就要念完了……看老天爷份上，你们就回这边来

吧。”

阿尔杜尔很害怕马蒂亚斯不高兴，于是就重新回到自己的座位上来……。那个相貌丑陋的人正在用各种美妙的言词在拉罗歇尔^① 4 名军曹并排一起的墓地上洒放鲜花。

共和派分子们陆续一个个地走进会场来了——忽然之间，那个相貌丑陋的人坐了下来。

他们长长地呼吸了一口气，心里放下了一块大石头。有些人拿起了帽子：已经是 11 点半了，真见鬼！但是马蒂亚斯摇响了铃：

“我已经同大会的到会者商量了一下，对我们的这位杰出的同胞公民（他说着时指了一下那个相貌丑陋的人）在他刚宣读完的杰作的结尾部分提出的建议，该如何处理。”

大家都愕然，莫名其妙。什么建议！……谁都没有听到什么建议呀！人们发出询问的目光，耸起了肩头。

于是马蒂亚斯解释说：

① 拉罗歇尔，法国西部的一个大渔港。在 1554—1628 年间，曾是胡格诺派教徒的军事要塞。1572 年时会曾抵御天主教军的围城，但 1628 年被攻陷。法国作家大仲马的小说《三个火枪手》主要描述自 1624 年红衣主教黎舍留出任首相至 1628 年攻陷拉罗歇尔这段时间的事。——译者

“我们的这位朋友建议，在俱乐部的墙壁上悬挂所有各个自由先烈的肖像，从神话时代开始，直到……”他说到这里，停了一下，似乎在努力回忆：“对不起，埃斯凯拉先生，直到谁呀？……”

那个相貌丑陋的人一口气连如贯珠地说：

“若阿庚·维森特·达·科斯塔·埃斯凯拉，他是由于自己的雅各宾主义思想而在阿尔马达监狱被人用斧头砍死的。他是我的伯父。”

座位上的人们纷纷哈哈大笑。那个老军人似乎对那个相貌丑陋的人是钦佩的，此时就怒吼起来：放规矩点！马蒂亚斯扳着面孔说出了他的话：

“我认为这样笑是不合适的。”

那个相貌丑陋的人，一定是认为自己有义务对这种不恭的表现表示义愤，于是就站了起来，郑重其事地说：

“我的一个亲人为自由牺牲了生命，而一些自由派的人对此竟发笑，这是太不像话了！”

人们忍住了笑，但偶尔此起彼伏，还是听得出来；于是那位在会场正中央的吉尔贝尔托，把帽子拿在手里，说：

“这个主意是很崇高的，不过，这几面墙恐怕容不下所有的各位自由先烈的肖像，又更何况大部分先

烈都很难弄到肖像，要的话也只能凭想象画一个，但并非真容，挂起来，大家看了也不会不放在心上，而不会产生崇敬之心。更何况先烈多得数也数不清，而这里的墙壁只有四面……”

“赞成，赞成！”

那个相貌丑陋的人看来很不满意：

“起码那位不朽的卢梭总可以吧……”他开头说。

“一个也不要！一个也不要！”人们不耐烦地叫喊着。

几乎人人都站了起来，叫喊的声音混杂成了一片。这时候，听到了阿比利奥先生开口说话了：

“我，我只想讲两句……”

大家都肃然起敬地静了下来：他的这句话很受欢迎，人们纷纷报以友善的微笑。

“我呀，”阿比利奥满面春风地站着，继续说下去，“我想给俱乐部（他说成“举乐部”）送一件小小的礼物。我家里有一个石膏的头像，我的妻子说这是明内尔娃^①的像……”

对于他这种天真善良的表示，人们纷纷发出了一

^①明内尔娃，罗马神话的女神，即希腊神话中的雅典娜，司艺术与科学。——译者

阵几乎是兄弟般的亲切赞叹之声。

“我不知道是不是明内尔娃的，不过这件东西似乎有点价值。我呀，我觉得——如果我说了蠢话，就请多多包涵——它大可以作为共和国的一个半身像摆在这里。如果诸位要的话，那就请便，不必客气。这件事我已经同我内人谈好了，因为这到底是家里的东西嘛。她也同意了，她这个可怜的……我十分乐意奉献出来……”

“好样的！赞成！接受！好极了！”

阿比利奥请大家安静下来：

“那么，我就把它送来，明天就送，派女仆送来！”

人们纷纷鼓掌。这时候马蒂亚斯站了起来：

“现在宣布散会。”

人们纷纷迫不及待地涌向大门，阿尔杜尔也被人流推到了大门。到了院子里，他拿出一支雪茄烟，划火点燃，这时候发现那个脖子围着围巾的人就在他身边。

“不算太讨厌……”

阿尔杜尔为了迎合他，只好说那么一句：

“念的东西太长了些。”

那个人俯下头来对他耳边说：

“ 什么都是干不成的！这全是废话。讲呀又讲，讲呀又讲！不把政府打倒，是什么都干不成的！我已经对马蒂亚斯说清楚了——我想到贝伦去当个税吏。我这话是真心话…… ”

他把身子蜷缩在短大衣里，走开消失了，因为这时候已经开始下毛毛细雨了。

阿尔杜尔回到饭店的时候，守门的侍者告诉他，9 点钟有个人来找他，后来 9 点半又来了一次，10 点又来了一次，10 点半又来了一次。最后那一次，那个人显得十分气愤，拍桌子破口大骂。

从侍者所描述的这个人的特征——胖胖的、上了年纪，大片的胡髭——阿尔杜尔马上猜出了那是梅尔绍尔。

首

都



七

翌日，阿尔杜尔收到了《珐琅与珍宝》的最后一批校样，他就在自己房间里看校样，忽然之间，门开了，梅尔绍尔气冲冲地闯了进来。他一看见阿尔杜尔这副样子，穿着睡袍，悠然自得地在看着校样，就更加火上加油，于是他弓着身子，简直弯到了地面，用一种恶狠狠的声音，讥讽地对阿尔杜尔说：

“是呀，先生，您真的干的好事！”

阿尔杜尔正想开口，但是梅尔绍尔猛然使劲挥了一下手：

“这简直是要无赖的行为！我昨天晚上带那些姑娘坐出租马车来找你，那是 9 点钟，你已经走开！我 9 点半钟又来一趟，又是带着姑娘们坐出租马车来：又扑了个空！我 10 点钟又来一趟，又扑了个空！我是带着姑娘们，坐着出租马车来的呀，只好在街上转来转去。沿着施亚都下去，又沿着施亚都上来，她们都气炸了肚子，马车夫都不再相信我了——总而言之，这太不像话了！

阿尔杜尔正要解释……

“对于我来说，”梅尔绍尔打断了他，“同你游玩开心，就到此为止了！”

于是他就啰里啰嗦地讲了一大通，说了一大堆埋怨的话——在里斯本，这样的玩笑是开不得的……阿尔杜尔难道不知道自己是跟谁打交道吗？马车夫不是别人，是那位专门给高级人物赶车的特索，还有那些姑娘呢？……打扰了她们，逼她们离家出门……为的是什么？这一来，就完全失信于人了，这是很不受欢迎的。他要过规规矩矩的生活……总而言之，当时他是负了责任的……他是个正人君子，他喜欢照正人君子的方式办事。总而言之，阿尔杜尔先生把他弄得下不了台！

阿尔杜尔看见他说话这样怒气冲冲，目光像枪口

一样对准他射击，就真的相信自己干了一件不平常的拆烂污的事。他说了一些道歉的话，又说要去同孔姹当面解释一下……

“而且钱开销了不少呀，”梅尔绍尔以责任重大的严峻口气打断了他的话。“钱开销了不少呀。你以为马车夫赶车来来去去，东奔西跑，是分文不取的吗？是我给他付的账的……。还有姑娘们呢？”

阿尔杜尔马上从衣兜里掏出了那个编织的小钱包。

于是梅尔绍尔气平了一些，答应拿“3小镑”的代价去妥善处理善后事宜。

“你昨晚到什么鬼地方去了？他已经摆出了笑容了，问道：‘又去参加上流社会社交活动了吗？’”

阿尔杜尔守口如瓶地说了一声模棱两可的“是呀”，心中暗自欣赏自己搞秘密活动的警惕性。他到了一个场所，一直到很晚……他是忽然接到邀请的。

“我可真倒霉了，”梅尔绍尔边对着镜子梳理胡子，边说，“还有那孔姹，她简直是……唉，老兄！一个大美人儿！她简直气疯了。不，说真的，她现在仍然很好奇，想见你呢。”

阿尔杜尔心中暗自懊悔错过了这次机会。他是为了什么呢？是为了听整整一个半钟头的枯燥单调的罗

列说教，而且慢吞吞，像上面有一层油的水流一样，空空洞洞，毫无生气，对历代的自由先烈一一颂扬一番！简直是胡闹！他很想“再来一次吃喝玩乐”，但是不敢向梅尔绍尔提出。他只是低着头，绕着桌子打转转，边卷起一根香烟，边说：

“我很可惜，我很可惜……再来一次行吗，好不好哇？”

但是梅尔绍尔并不听他说些什么，而是照往常的习惯，走到了窗前，哼唱起来，捋着胡须，去试试看能否“窥见到那位第二女主角。”

于是阿尔杜尔就走到他跟前，把《珐琅与珍宝》的清样给他看，脸有点发红，问他是否可以在报上宣布一下该书即将问世……

“当然可以啰！问世的是诗嘛，很时髦。这件事咱们回头再谈。今天晚上你有事吗，没有？好的，我来同你一起吃晚饭，商定发消息的事。”他拍了拍阿尔杜尔的肩膀；你看，我够不够朋友？”

阿尔杜尔对他表示了感谢。

“怎样销售这本书呢？”

“你同校对员龚萨尔维斯商量吧。我给他打个招呼，不会有问题的。你什么都不用动手，只需要收受……对龚萨尔维斯必须给点，这是不用说的了。这是

个可怜人，办事勤谨听话，家里要养一大批人口呢……”

他刷了一刷帽子，就“告辞了，因为有个 rendez-vous^①呢”。走之前，他还到阳台去张望一下，——但是，“没有能瞧见那个歌女妖精一眼”，于是就嘴里轻声哼唱法多曲，走了出去。

清样看完了之后，阿尔杜尔的日子就过得十分空虚了。不过这时候他的心境却是很平静、很放心。过不了多久，他的书就要出版，《世纪报》上会发表书评（梅尔绍尔已经答应了他，一定登出一篇“顶呱呱的文章”），他就会一举成名；他同共和派分子们、同那个俱乐部的联系、给了他一种沾沾自喜的、自以为是的危险的革命家的虚荣感；如果再加上能看见与结识那位巴拉达斯男爵夫人，那么，他的福气也就十全十美了。

现在，每天上午，他出于好奇心，抱着朦胧的希望，都到圣本笃大街去溜达溜达，心里老是抱着希望，巴不得那朝思暮想的邂逅终于能如愿以偿，但是，他从那长长的、一整片的、空洞的、毫无表情的

① 法语：约会。——译者

房子正面那里得到的，只是一次比一次更大的失望。她在房子里正在干着些什么呢？他设想她大概正躺在沙发上看着书，或是正在这房子一定会有的后花园的一棵老树下，一边绣着花，一边看着那小孩子在草地上打滚嬉戏。

到了晚上，他就到圣卡洛斯剧院去，拿着望远镜对一个个的包厢仔细探察；每星期六他就到巴塞约去，下午就到魂灵坛子或是施亚都去，他总是在等待着她，呼唤着她。但他一直未能再见到她，这使得他这些日子称心如意的幸福感当中渗进了一点不协和缺陷。他到哪里去才能找到他的那位“伊人”呢？怎样才能找到她呢？对寇汀纽夫人家中那次晚会的讨厌的回忆，使他对聚会交际感到不寒而栗，同时又使他渴望见到他的那位“伊人”，爱那位“伊人”，不顾世俗的陈规陋俗，而只是津津有味地在神秘的气氛中安安稳稳地享受一种罗蜜欧与朱丽叶式的、富有文学色彩的、撩人心花怒放的奇遇。他很想在某一个公园里、在远处的一片废墟上，在某个山谷或是某条路上的一个风光明媚的角落遇到他的那位“伊人”。有一天，他在《世纪报》的上流社交活动消息栏目中看到一条消息，说巴拉达斯男爵夫人过 25 岁生日了，他看了这消息，全身兴奋得发抖。那么，梅尔绍尔或是萨阿

维德拉大概总认得她的 啰？……他连奔带跑到了报社编辑部。梅尔绍尔只是耸耸肩头，说，他这条消息是从去年的大事记那里抄过来的，是供稿员的记录罢了。也许萨阿维德拉是知道的吧……也不知道：他听说过，这是一位巴西的太太。

“但是，你干吗要打听这个呢？”梅尔绍尔很好奇地带着尖刻的笑容问他。“有什么艳遇了吗？”

阿尔杜尔吞吞吐吐地加以否认。

“哎呀，老兄，你就照直说吧，”梅尔绍尔追问他。“是眉目传情吧，是酬简传情吧？”

阿尔杜尔抗拒不了这个诱惑，就装作讳莫如深的样子，说：

“我们认识过，但没有什么事情！”

“你真是个幸运儿！”梅尔绍尔羡慕地瞧着他，说：“你真够狡猾的，对吧？”

阿尔杜尔捋着胡须，心里乐滋滋的，眼神充满了柔情。

于是，梅尔绍尔出于发泄怒气的本能，装作对他所怀疑的这件风流艳史满不在乎，他打个呵欠，坐到椅子上伸伸腰，然后转个话题，谈圣卡洛斯剧院、马戏场，还有别的一些事情。但忽然之间，他问道：

“那么，你现在属于纳扎雷诺那一伙的是吗？”

阿尔杜尔满脸通红：

“我同他认识。他是达米昂的朋友，达米昂又是我在科英布拉的同学。你干吗问这个？”

“我昨天在马尔汀纽咖啡馆看见了你……你没有看见我。你正在同纳扎雷诺谈得起劲呢……。 ”他停了一下，然后又说：“同这样的人来往可不好啊。”

阿尔杜尔没有反驳：他把纳扎雷诺、马蒂亚斯称赞了一番，说他们具备了各种美德，精神上超群出众。

梅尔绍尔把身子在椅子上伸得直直的，把肚皮挺出来，整个人都被笼罩在雪茄烟的烟雾中，他蔑视地说：

“一伙坏蛋！一伙坏蛋！”

阿尔杜尔生起气来了。他说，这些人是里斯本的最高尚的人物。他对梅尔绍尔那种嘲笑的口吻、那种食古不化的摇笔杆秀才躺靠在那里傲然自得的姿态感到气愤，于是就一口咬定说，马蒂亚斯、纳扎雷诺，他们这班人，再过两三年，就会在葡萄牙执政。共和党已经接近胜利了……

梅尔绍尔边用小刀修剪指甲，边发出一声干笑：

“老弟，这是异想天开！只要 4 名城市治安警察，拔出钝刀子，就能将共和党人横扫干净！”

这一交锋，使得阿尔杜尔说话不再谨慎了。他谈到了那个俱乐部，谈到了社会党在波尔图、在维塞乌、在科英布拉的组织；已经有 1 万 5 千名工人做好了准备；他还信口开河捏造了一些为民主效劳的社会势力，还说钱有的是，而且——这时候他记起了那位“阿比利奥老兄”也参加了王子大街俱乐部——他发誓说，里斯本的全体资产阶级、全体产业主、银行家，都是属于共和党的。

“啊 你也是俱乐部的一员喽？”

阿尔杜尔脸色发红，心里一想，他那本书还需要那保守的《世纪报》的支持呢，于是就赶紧否认。他没有参加俱乐部，但是，无论如何，事实总是事实嘛……共和党是很强大的……

“只不过是六七个衣衫褴褛的叫化子罢了，”梅尔绍尔嘟哝着说，但他平日滔滔不绝的口才却似乎被堵塞住了。

他们两人都不作声了。沉默了一阵子，阿尔杜尔就很不高兴地走了出去。梅尔绍尔继续看着他的稿子，连头都不抬一下；只是对阿尔杜尔说了一声极为冷淡的“老弟再见。”

阿尔杜尔听到梅尔绍尔对自己的朋友们作出这样不公正的评价，反而更加觉得他的这些朋友了不起，

更加觉得他们高人一筹。梅尔绍尔的一番话刺激了他，他就发誓要献身给共和党人，认为这些人是他迄今以来所遇到的唯一有正义感的、顶天立地的人。

他这天晚上，甚至把他当天同“梅尔绍尔那个傻瓜”为何争吵的事都一五一十告诉了纳扎雷诺。但是，纳扎雷诺对于《世纪报》的人只认得萨阿维德拉一个，他说，萨阿维德拉是个“腐朽透顶的小人，只配拿他手里的手杖在他脸上打他一下”。

于是，阿尔杜尔就提醒纳扎雷诺，有必要向全国展示一下他们这个党的实力：他认为俱乐部半个月以来一直停止不开会，是不利的。但其所以没有开会，原因是马蒂亚斯正在草拟他那伟大的“民主组织纲领”，他认为在他还未写好，大家还未掌握有这份文件之前就聚集开会，是没有什么用处的，而这份文件，据纳扎雷诺说，是“本世纪以来所有人写过的最伟大的巨著之一。”

“马蒂亚斯昨天把文件的第一部分念了给我听。自从蒲鲁东以来，谁也没有写过这样铿锵有力、这样高瞻远瞩的东西了。你过些时候看看吧！”

但是，阿尔杜尔对“他同梅尔绍尔的争吵”感到很不放心：他不知道，那些精神品格低下的人们对思想问题满不在乎的态度究竟有多深厚的根源，而且，

他认为自己已经触犯了梅尔绍尔的保皇派热情，这一来，他就担心原先梅尔绍尔答应在《世纪报》上给他的书刊登的消息会成为泡影，甚至那位子女众多的老龚萨尔维斯也说不定会不肯替他的书奔走了！所以，到了第二天上午，当他看见梅尔绍尔春风满面，笑容可掬地前来“同亲爱的阿尔杜尔老弟吃顿中饭”的时候，就不由得感到满心的喜悦。

恰巧这一天，阿尔杜尔在清早醒过来的时候，收到了印刷厂的一封信，告诉他这本书已经印好，并且给他附上了一张印刷费的账单。梅尔绍尔把账单拿了过来瞧了一下，认为收费十分低廉，他答应派龚萨尔维斯到印刷厂去一下，并且保证说，吃过午饭，就要去弄一条很棒很棒的新闻。

果然，到了第二天，阿尔杜尔就心花怒放地看到了《世纪报》上的一番赞扬的评语：“我们那位出色的朋友阿尔杜尔·科尔雅洛的诗集《珐琅与珍宝》今天上市销售。这是一本 250 页的漂亮的精装本，由那著名的卡斯特罗兄弟印刷公司精心印制。我们将要好好阅读一番并且细细评论一番这位有灵感的诗人的这部精彩的处女作。批评界对这一杰作加以青睐，是十分自然的。下面我们要摘引短短的一段，这一段在我们看来，确属珍宝，而且也不缺少珐琅。”接着下面

就摘引了阿尔杜尔的一首小诗，在这首小诗里，作者借用了那位老高齐埃^①的形象，将他的充满欲望的心灵比作一个挤满了鸽子的鸽巢。

不久之后，他就从印刷厂那里收到了赠送本若干册，于是，他穿着睡袍，身边放着一杯咖啡，度过了一个满心高兴的上午，在赠送本上写上敬请斧正这类的题词，用一种碑铭式的、诗意的词句，而且故意将字迹写得不那么工整，以表示自己的诗灵是潇洒豪放、不拘一格的。他将一本寄给了两位姑姑，还寄了一些给卡尔内罗、给科尔科瓦达酒吧、给拉贝卡斯、给药店的瓦斯科、给纳扎雷诺、给马蒂亚斯、给若安娜·寇汀纽夫人、给帕迪良，还给维克多·雨果，甚至还寄了一本给加里波迪，上面写的是：“谨献给崇高的仗剑英雄——卑躬的七弦琴弹奏者敬赠”。他吩咐将几本放在梅里尼奥和卡尔瓦利奥扎的房间里，在最后一本馈赠本上只是写上：“5月15日。奥瓦尔车站。回忆……他在这本书的页缝当中放进了两朵压扁了的紫罗兰花，信封上写上了寄给圣本笃大街的巴拉达斯男爵夫人。

^① 高齐埃（1811—1872），法国诗人、小说家、文艺批评家，属浪漫主义派。——译者

然后，他坐在窗前，手里拿着一本，长时间其味无穷地享受着这本书给他带来的快乐；纸张的卷筒形使得韵律比原先期望的更为甜美，还有那封面的金丝雀颜色，用埃尔泽菲式字体印上的他的名字，使他为之陶醉；他跳过一句句，整段整段地看，一会儿又是因为看到印刷这样精美，赏心悦目，而洋洋自得，心扑扑地跳，一会儿又是忽然看到有些地方印刷有些不妥而吃了一惊，这是他看清样的时候疏忽大意的结果，他决定等到再版的时候非一一改正不可。

这一天晚上，他心中十分感动地走进了马尔汀纽咖啡馆。既然《世纪报》已经登了消息，他这本书一定已经为人们翻阅过了。他在人声嘈杂当中，仿佛似乎听到人们提到他的名字，摘引他书中的段落；人们一定在注视着他，端详他，于是他小心设计自己的一举一动，坐到椅上该采取什么姿势，伸手拨摸头发该摆出什么风度，这样才可以给别人一个更好的印象，就像是让自己内在的满腹经纶现在要显露在公众面前。

纳扎雷诺正在喝咖啡，他还没有看那本书，但是他看到了《世纪报》上的消息。

“说句真的，我当时感到十分惊讶，”阿尔杜尔连忙说道。“我同梅尔绍尔吵了那一场之后，我本来以

为他要对我大张挞伐了。可是却没有。归根到底，这些人还算是好人——而且同报社的关系还是搞好一些更为合适。”

“当然，”纳扎雷诺似乎略有所思地说。过了一会儿，他又说：“这样说来，你同《世纪报》的人关系很不错啰，对不对？”

阿尔杜尔肯定说，他在《世纪报》是有些影响的。

“那很好，”纳扎雷诺说，“因为如果这样的话，我们打算办一件事……”

他掏了掏口袋，掏出了一卷一张张的纸。他放低了声音说：

“必须把这个发表出去……”

阿尔杜尔眼光撩乱了一下子，他起初以为纳扎雷诺是出于革命的情谊写了一篇有关《珐琅与珍宝》的论文；但是，纳扎雷诺手肘支着桌子，摆出一副阴森森的表情，对他说，这是马蒂亚斯的一篇评论达米昂的一本书的文章，阿尔杜尔听到了就大为失望。

这篇文章是一个星期前发表的，名为“葡萄牙的新生”。纳扎雷诺一口咬定说，这本书的立意十分自由，风格很高，智慧丰富，是“真正在葡萄牙开创历史批评与文艺批评工作”。总而言之，是一部民主的

巨著！对于他们这个党来说，对于提高人民来说，围绕着这本书多发表些文章宣扬一番是十分有好处的；但是他们自己没有报纸，就有必要，而且也很合适，要听那些保守派的报纸也宣扬这本书。他呢，他不认得新闻界的人，但是，他看到了《世纪报》上的这条新闻，知道了科尔维洛老弟是同报社相熟的，他就想起来了……好不好呀？

“好的，”阿尔杜尔说，“我去同萨阿维德拉谈谈。我甚至还很乐意助一臂之力呢……我是达米昂的朋友嘛。”

“这篇文章够连登两次的了，”纳扎雷诺说。

阿尔杜尔拿走了那篇稿子，但是心里很不是滋味。在这时候，他正需要《世纪报》给他的《珐琅与珍宝》登书评，如果这时候又要替达米昂的文章提出要求，他觉得这是太鲁莽了的。他觉得纳扎雷诺这个人有点太自私了。简直是得寸进尺了，真他妈的！他现在模模糊糊有一个担心，生怕萨阿维德拉真的同意发表这篇文章，这一来，达米昂的那本书就会身价十倍，而他的那本小小的抒情诗集，就会像雷鸣中的一声轻叹而被淹没掉。他想先将这篇稿子压住不动，等到《世纪报》上发表了有关《珐琅与珍宝》的文章之后再再说……另外还有一个办法，就是可以回纳扎雷诺

一句话，摆出一副失望而归的样子，说：“萨阿维德拉这个无赖，你怎样说他都不听”……但这一来，真正的无赖，却是阿尔杜尔他自己了。纳扎雷诺出的真是个馊主意！他现在对纳扎雷诺感到讨厌了，他觉得原先梅尔绍尔抨击“共和派这批乌合之众”的意见也似乎不无道理。

但是，到了第二天，天气晴朗，惠风和畅，他那种受人之托忠人之事的精神又受天气的影响而加强了，他还是跑到了《世纪报》报社去。他毫无热情地、严格按原先的承诺就事论事地把稿子交给梅尔绍尔，对他说：

“请你将这篇稿子登在报上。这是关于我的一位朋友达米昂的书的。”

梅尔绍尔几乎是怕得要命地翻动那几张蓝色的稿纸。这是从马蒂亚斯那里，从共和派人士那里来的呀，他觉得似乎那些写得密密麻麻的小字下面一定隐藏着什么会给《世纪报》、给君主制度、给里斯本下城区的安宁享乐招来奇灾大难的东西。他狐疑地瞧了阿尔杜尔一眼，搔着脑袋，慢吞吞地说：

“总之，我要同萨阿维德拉谈一谈，我不敢做什么主……你是明白人……这里有一个责任问题……你能作保吗？”

阿尔杜尔犹豫了一下；但是，还是正直占了上风，于是他斩钉截铁地说：

“我作保！”

“好的！”

于是梅尔绍尔小心翼翼地把稿子锁了起来，仿佛这是什么炸药或是别的什么爆炸物似的。

这一天和第二天，阿尔杜尔都是在出售《珐琅和珍宝》的各家书店轮流转来转去度过的，为的是要看到自己这本书摆在橱窗里，尝一尝自己一举成名的滋滋美味。但他并不感到满意，要么是这本书并没有摆在显眼的位置，要么是摆在某本法文书的旁边，而这本法文书的带图封面特别引人注目，使他那本书黯然失色；如此种种的细节问题，都使他感到失望。不但如此，书店的橱窗，对于公众来说，似乎并不那么吸引他们的注意：男男女女，要么是赶着有事匆匆而过，要么就是闲逛漫游，缓步来去，他们在金银珠宝店前面，在衣服店前面，在裁缝店前面倒是常常驻足停下来的，但从来不在书店前面停下来观看橱窗。他在行人们的面容上看不到有任何东西能显示出他的诗给了他们有什么印象：他的那本书在里斯本这座城市上一擦而过，就像是一滴水在杜仲胶上一擦而过一样不留痕迹。

到了晚上，在马尔汀纽咖啡馆，在圣卡洛斯剧院，他在人群中摩肩接踵，如饥似渴地盼望从人们的交谈中听到他们提到自己的名字；他一言半语地听到他们谈论的是政局，是资金，是赌博，是女人，但从没有谁谈论什么《珐琅与珍宝》。他于是怅怅失望地回到饭店里，坐下来埋头看自己这本书，这时候，他觉得整本书都写得很俗气，太人云亦云，格律太差，太平淡无奇，于是他感到一阵阵说不出的焦躁，好像是陷进了孤寂与黑暗的痛苦心境之中。但他还有一个想法可以拿来聊以自慰：此时此刻，那位美丽的男爵夫人已经收到了这本书，已经看过了这本书，正在为之激动不已，发现原来奥瓦尔车站的那位相貌潇洒的青年人原来竟是一位诗人！他等待着她的回音，等待着她的请柬，等待着她寄来一个装着一朵干花的信封，等待着她寄来一张写着“我爱你”的香气喷喷的纸片。但是什么都没有。

他赠书的收书人，没有一个给他寄来什么鼓励的词语。卡尔瓦利奥扎甚至没有感谢他；梅里尼奥只是在走廊上碰头的时候给他冷冰冰地说一声“谢谢你了”。帕迪良也只是从餐桌的另一端对他说：

“书我收到了，这本小册子印得还算漂亮。”

只有纳扎雷诺给他提出了批评意见：

“你有了形式，现在应该去追求思想。作为第一本诗集，可以理解，你是有抒情诗才的。但是只能一次，下不为例。维克多·雨果写了《东方吟》^①，这是一部闹笑话的作品，但是后来他写的《惩罚集》^②就做了一番补救。现在应该将什么爱情呀、百合花呀，统统放到一边，谈一些更加正经的事情。——还有，那篇关于达米昂的书的文章呢？”

阿尔杜尔按照梅尔绍尔一再向他说的说法，说萨阿维德拉要看这篇文章的……当然是会见报的。也许明天见报吧，他又补上一句。等着瞧吧。

但是，他每天早上真正想看到见报的，他每天早上心扑扑跳地翻开《世纪报》一心盼望想看到的，是原先已经答应了给他刊登的评论《珐琅与珍宝》的那篇书评。但他一直没有看到。于是，他就因为没有看到马蒂亚斯评论达米昂的书的文章见报而十分恼火。

他就以这个为由头去生梅尔绍尔的气，他跑到报社里去，先是羞答答地，然后又变得很生硬地，向梅尔绍尔提醒，叫他别忘了“有言在先”。

① 《东方吟》是法国作家雨果于 1829 年发表的诗作。——译者

② 《惩罚集》是雨果在 1851 年路易·波拿巴政变后流亡国外时写的反对路易·波拿巴的作品。——译者

“哦，老弟，那篇文章在萨阿维德拉那里……”

但是应该做出个决定呀，真是他妈的！——他生梅尔绍尔的气，一再追问，而梅尔绍尔这蠢笨的家伙却不懂人家的言外之意，不明白阿尔杜尔真正想要他履行的那个诺言，并不是有关别人的那本书的诺言（阿尔杜尔才不在乎呢！），而是有关他自己的那本书的诺言……是有关他自己的那本书！

不过，梅尔绍尔终于还是醒悟过来了：他十分言而有信地开了一晚的夜车，写出了一篇关于《珐琅与珍宝》的书评；他只写出占半栏篇幅的文章，里面说该书“版本十分清晰，很有灵感”。还有四栏半写不出来，虽然喝了两杯咖啡，虽然站在窗前，前额伸到夜风当中，抽了好几支雪茄烟，虽然吸了好几撮鼻烟来提神，虽然疯狂似地在房间里踱来踱去，虽然双手紧抱着脑袋，像要把柠檬挤出汁液来一样，但是，他那个似乎将整个世界都装在那个秃脑袋瓜子，却无论怎么样再也挤不出一行字出来！于是他“对这样不寻常的文思枯竭感到恼怒”，也就知难而退了。

现在，阿尔杜尔几乎天天都往《世纪报》报社跑，借口是要浏览一下各份报纸；但是，梅尔绍尔从他的表情、他的声音、他坐下来的姿势当中，都感到

有一种无言的责备，梅尔绍尔现在就像害怕债主讨债一样害怕阿尔杜尔。

“明天我同萨阿维德拉谈谈，”有一天他对阿尔杜尔发誓说。

第二天上午，梅尔绍尔一看见阿尔杜尔走进门，就立刻站了起来，轻轻地告诉他，问题马上就要做出决定了，于是他走到报社社长先生办公室那扇绿色的门前面，用手指关节轻轻地敲了几声。

“请进！”

梅尔绍尔走了进去，同时向阿尔杜尔做了个手势，表示这次他一定会力争的。

但是，过了一会儿，他就走出来了，一关了门，就张开胳膊，把脑袋埋在双肩当中，做出种种无能为力的表示。

“怎样啦？阿尔杜尔问。

“他说不行！”梅尔绍尔睁大眼睛说。接着又将阿尔杜尔带到窗口通风的地方，说：“他没有说明理由，只是说不行！这是一本充满可怕的事物的共产主义书籍……马蒂亚斯的文章也是一样。总而言之，他说不行！”

阿尔杜尔并不显得十分气愤。他卷了一支雪茄烟，低着头，然后忽然有点脸红地用一种忽然想起一

件小事的口气说：

“那也是，哦，还有，那篇关于《珐琅与珍宝》的书评呢？”

“你甭想了，他也说不行！”

“怎么回事呀？”

“我同他谈过了，”梅尔绍尔无可奈何地说下去，“是因为《自由颂》和《社会讽刺》这两首诗，他说不行。本报是站在政府一边的；假如是份在野派办的报纸，那就另当别论……他说不行！”然后梅尔绍尔又压低声音说：“这是头蠢驴！”

阿尔杜尔三步作两步地在邮政斜街上奔跑着，大声怒骂着。他迫切需要找个地方发泄一下，怒吼一下，·于是一溜烟跑到了纳扎雷诺的房间。他没找到纳扎雷诺。于是他就到巴塞约去找个树下阴凉的地方坐坐，在那里反复回想刚才气人的事。高空那蔚蓝的、晴朗的天仿佛降下了一阵温馨的爱抚：市井的喧闹声只是零零碎碎地传到这里来，仿佛那些半凋零的叶丛把闹声迷住了，挡住在那里过不来。一个花匠正在浇花。马路上的砂子在温暖的太阳光照耀下闪闪发亮；两个金色头发的小孩子在跑来跑去，一个还穿着夏季服装的英国女人在看望着这两个孩子，她戴着蓝色的夹鼻眼镜，坐在一张长凳子上看着书，怀里还抱着一

只查理士国王种小狗^①。但是这个资产阶级公园的宁静气氛并没有能够使他平静下来。由《世纪报》来作为其文字代表的官方世界，现在在他看来，是邪恶的，而且是奸小恶，装腔作势，有点老朽愚蠢：他从未感到自己像现在这样下定决心为纳扎雷诺的那些思想效劳出力！他的书现在被排斥了，被报界不予理会了，但他反而觉得这本书崇高了许多。他认为萨阿维德拉的拒绝刊登书评，是出于妒忌，也许是受了洛马恶意中伤的影响。于是他模模糊糊地想干些什么事、写些什么东西来证明一下自己是有力量的，来让大家感觉到他是有才华的……但是，在那冬日中午温暖天气的懒洋洋的气氛影响下，他又逐渐模糊地认识到自己没有进行斗争的能力，他觉得他需要有强有力的友谊或是有鼓舞力的爱情来支撑他，要有一种持久的、起安慰作用的东西来作为依靠。……是什么呢？那两个白里透红的跑来跑去的小孩子，像鲜花一样鲜嫩，像熟透的水果一样甜美，使他模模糊糊地产生了一种当父亲的愿望，使他想到了家庭，想到了一座漂亮的小房子，里面充满了小孩子的笑声，衣服的窸窣声使周围的空气都充斥着细致柔嫩的氛氲。他想到了

① King Charles，是一种黑褐色长毛巴儿狗。——译者

卡尔内罗的女儿。呸！她用个瓢葫芦来充假胸，她是决不会懂得他精神上的需要，决不会懂得他的诗句的美妙的。更何况他一想到外省的偏僻就受不了。不过里斯本也已经使他不耐烦了。于是，他似乎对一切都看破了，有一种厌世感：他打了一个大呵欠，站了起来，拖着脚步，对一切都感到厌倦，慢吞吞地走回了饭店。他甚至对萨阿维德拉也不感到气愤了，因为他是个淋巴质的^①，一切到了他那里都会软化，很快就消失于无形，无论是热情或是愤怒，正如在没有氧气的空气里面，无论是什么植物，都一样会枯萎。

晚上，在马尔汀纽的咖啡馆，他平心静气地将萨阿维德拉的回话转告了纳扎雷诺。这位共和派人士气得满脸发白，他是这样的暴怒，怒火万丈，也重新燃起了阿尔杜尔的怒火。这一切都怪他们自己没有一份报纸……有一份报纸，人家对他们就不敢小看了，就会害怕他们，就会让他们有发言权，就会给他们一席之地……

“钱从哪里来呢？”纳扎雷诺叫嚷道。

阿尔杜尔想到自己的另一个孔托的钱还在外地，存在卡尔内罗的钱柜里，于是只好不做声，耸耸肩

^① 欧洲古时的医学认为有些人属淋巴质，性格迟钝。——译者

头。

为了安慰一下纳扎雷诺并且表明自己对他的尊敬是真心实意的，阿尔杜尔还告诉纳扎雷诺，萨阿维德拉还拒绝了刊登一篇有关《珐琅与珍宝》的书评。但是阿尔杜尔觉得纳扎雷诺对此似乎却并不十分气愤。

“纳扎雷诺，你不觉得这又是一件十分卑鄙的事吗？”

纳扎雷诺只是含糊地点了点头，停了一下之后说：

“马蒂亚斯翻阅过你这本书。他觉得太色情了……”

阿尔杜尔咬了咬嘴唇，对这个评价十分失望，回到了饭店。马蒂亚斯这个笨蛋懂得什么诗词和文笔呀！他们的倾向，就是要将一切艺术，甚至包括诗，都沦为政治野心的下级附属品，他觉得这种倾向是狭隘的、自私的人们的心理。于是，他带着对萨阿维德拉、对马蒂亚斯、对里斯本、对自己、对人生的不满，躺了下来。

次日上午，他刚吃过早饭，梅尔绍尔就满面春风地来到了。他把一份《世纪报》往桌子上一扔，高声喊叫说：

“喂，领这份薄礼吧！”

多出人意料之外呀！这是一条新闻，第一段是这样说的：

“引起如此巨大轰动的那本《珐琅与珍宝》的著名作者，我们高贵的朋友阿尔杜尔·科尔维洛，在我国贵族界当中是很为人所熟悉的，因为他举止端庄、精神高雅，使他成为人所瞩目的人物，现在他的巨著剧本《诗人的爱情》业已脱稿，不久将在我国的一所第一流的剧院上演。该剧本，从我们已听到的一些段落来看，我们觉得写得十分精彩，是对上流社会风尚的一种研究，也可以说是对那些颠覆理论的一种抗议，那些企图在葡萄牙引进共和制的人，就是到处散播这些理论，来摧毁家庭、宗教、雅风以及受过教育的人所拥有的一切财富。《诗人的爱情》是献给一位至高至尊的人物的。公众正在引颈盼着这位有灵感的诗人的剧作的上演。”

阿尔杜尔惊愕地瞪大眼睛瞧着梅尔绍尔：

“怎么的……献给一位至高至尊人物？”

“唔！”梅尔绍尔洋洋得意地喊叫说。“这步棋走得妙吧，对吗！这是一大发明！妙极了！你觉得怎么样？”

他写了这篇关于剧本的文章，是为了安慰阿尔杜尔，不使他因为有关诗集的书评未能见报而伤心，他对自己这一大“发明”（就是将剧本献给国王或是王后）洋洋得意，其得意之情，溢于闪闪发亮的眼睛上。

“妙极了！真是一条妙计？”

阿尔杜尔困惑不已，说：

“但这不是事实呀，老兄！人家可能以为指的是国王。”

“当然会这样以为？我正是为了这样才写成这样的！它会引起一个巨大效应！”

“但是国王会知道的……这有点冒昧。”

梅尔绍尔使劲耸了耸肩头，说：

“算了吧！国王也不会知道，知道了也不要紧！如果有必要，你就献给他，这会有一个大效应……不会有那个演出商不愿上演这部剧本的……”

阿尔杜尔的虚荣心得到了满足，但是心中还是有点觉得不对头。共和派的人们会有何反应呢？他们会看到他这样被称为上流社会的“小白脸”，竟然把作品献给暴君！他拧了拧胡子，样子有点吃惊。

“你还不满意哩！”梅尔绍尔本来以为阿尔杜尔对这条消息会热烈庆祝、大声喝彩一番的，不料阿尔杜

尔却对此感到为难，他也就生起气来了。

阿尔杜尔说：

“不，我满意是满意的。梅尔绍尔，我很感谢你，不过……”

“不过什么，见鬼去吧！怎么啦？”

“我是有一些朋友的。……纳扎雷诺呀、马蒂亚斯呀……这一来好像是出卖了他们……”

梅尔绍尔脸色一沉，说道：

“阿尔杜尔，你走了一条邪路。”他不让阿尔杜尔插嘴，就马上滔滔不绝地说下去：“你如果同这些人搞在一起，你就完了。我对里斯本是认识的。这些人在里斯本是声名狼藉的。你如果想出人头地，想人家谈论你，想人家上演你的剧本，想同上等人来往，你就必须离开这一伙。他们能给你什么东西呢？开心娱乐吗？哪里有职位吗？他们自己是什么职位？……地位吗？甭谈！……把你带到上层社会吗？你注意一下，他们都是一些叫化子。那么，是什么什么呢？你可以大有作为：这是萨阿维德拉说的。但是交游的必须是正派人。你看：你为什么在《世纪报》登不出书评？就是因为“自由颂”、“马赛曲”以及诸如此类的劳什子！你是有钱的，不是吗？那么你何苦非跟这批破烂货混到一起呢？他们想做的事就是剥削利用你，

老弟！……”

阿尔杜尔茫然若失地听着。

“不单如此，”梅尔绍尔继续说下去。

一个仆人送来了一封信给阿尔杜尔。这只是一张名片：

若安娜·康迪达·

门德斯·寇汀纽夫人

对惠赠之精美诗集谨致谢意

阿尔杜尔脸上露出了一大片虚荣心得到满足的红晕。他将名片递给梅尔绍尔看，梅尔绍尔像一个在战斗中抢到了一件新武器一样发出欢呼声：

“现在你看到了吗？如果她知道你是马蒂亚斯那一伙的人，她一定会将书退还，这一点我可以拿脑袋来做担保。”

“她十分客气，”阿尔杜尔重新阅读一遍名片上写的字样。他又在脑海中重新看见若安娜·寇汀纽夫人的那个大厅、那些丝绸的衣饰、那些身穿燕尾服的男士们：在那里，高雅的爱情诗是受到欣赏的——但他又想到纳扎雷诺，他住的是六层楼，身穿磨损破旧的短大衣，来往的都是些粗俗下等的人，手指上被香烟烧得发黄，他们对抒情主义是敌视的。若安娜夫人的

这一简短的谢言，在他看来，简直是一道向他打开的门，可以登堂入室，进入上流社会，而这个社会那里发出来的阵阵芳香，给人以金碧辉煌、男欢女爱、婀娜娉婷的诱惑，而这是他所一向为之心醉的。他妈的，梅尔绍尔这家伙说不定的确有道理的。他也对梅尔绍尔说了这句话。

“我当然是有道理的嘛！”他捋了捋胡须，向阳台走去。

但是，过不了一会儿，他叫喊了一声，使劲向阿尔杜尔招手：

“嘘！来呀，老弟，快点来呀！”

阿尔杜尔跑了过去；他只看见有一辆出租马车正在快步沿施亚都而下，车上有两个戴着西班牙头巾的妇女头部。

“这就是孔妮，”梅尔绍尔在阳台的栏杆上捶了一拳，说。“她的样子多么漂亮啊！还有那个帕卡……噢，老弟！”他激动地说：“你有没有兴趣呀？咱们同她们一起去达丰多逛逛好吗？”

他的眼睛露出了光芒。

阿尔杜尔又出现了一阵青年的冲动，热乎乎的；他也兴致勃勃地说：

“行呀！”

“太棒了！”梅尔绍尔说。显然是为了晚上的尽兴作乐进行准备，他要了一点白兰地酒。

同一个侍者又走了进来，给阿尔杜尔带来了又一封信。

“今天真是书信大丰收了，”阿尔杜尔有点洋洋得意地说。

忽然间，他看到字迹是他所不熟悉的，就猜想不会是来自那位男爵夫人的：他马上喜形于色，表现得如此明显，梅尔绍尔也看出来了，他眼光闪闪地问一句：

“是封情书吧？”

原来是纳扎雷诺送来的，里面说明天晚上 9 点，马蒂亚斯要宣读他那篇巨著。“务必到会，亲爱的公民同胞！”

阿尔杜尔装出一副讳莫如深的神气，赶紧将信塞进口袋里。

“又是一次约会吧，对吗？”梅尔绍尔已经带点妒意地问。

阿尔杜尔认为还是不撒谎为好，于是就说：

“一个约会，在明天！”

“你真是交上桃花运了，”梅尔绍尔说。为了掩盖他的不快，他摆出他所特有的那副派头，将白兰地杯

底剩下的一点儿酒喝光，然后把嘴里的酒一口吞到咽喉里。他把舌头弄得嘀嗒作响，放下了酒杯：“今天是个安达卢西亚美女，明天又是个男爵夫人！如果成立了共和国，看你还能不能这样到处寻开心，等着瞧吧！”

阿尔杜尔微笑着，一面洋洋自得地捋着胡子。

他们晚上 9 点准时出发了，坐的是一辆敞篷四轮马车；他们还带了孔妮和卡门。看来兴致勃勃的梅尔绍尔，吩咐特索驱车取道施亚都那边走，他挺直着身子坐在车座上，嘴里叼着火光闪闪的雪茄烟，帽子歪在一边，伸出指尖向哈瓦那之家和巴尔特雷斯咖啡店的黑压压的人群挥手告别。阿尔杜尔有点不好意思，蜷缩在那里，从一旁欣赏孔妮的姿色；她头上披着的黑色头巾，把她那副纤细娇嫩的脸蛋儿衬托得更苍白可爱，更为楚楚动人，显出一副多愁善感的样子；她那双张得大大的、水汪汪的、阿拉伯式的眸子，在夜色下显得又黑又深；她懒洋洋但又很有风度地倚靠着，贞嫔地把她那双小脚缩回去，以免碰到阿尔杜尔的靴子。过了一会儿，车子开到了阿特罗，梅尔绍尔就开始开他的玩笑了：他向卡门进行热烈的调情，卡门是个丰腴的安达卢西亚女人，满身是肌肉，

双眼像是泡在黑墨水的水流之中似的。梅尔绍尔捧起她那双浑圆的手来亲吻，用不三不四的西班牙语来呼唤她：mi palomba flor de beudiccion^①！……抚摸她的衣服，拽她的双臂往自己身上靠，搔她的胳肢，把她弄得吃吃笑，互相取乐。阿尔杜尔呢，他为了凑个热闹，也想伸出自己笨拙的手去牵孔姹的手，但是孔姹却很有身份地似乎是责怪他当着别人面前这样急色孟浪，轻轻地把手缩了回去。她这样冷淡，使阿尔杜尔感到不快：他因为自己不会讲西班牙语，无法用流畅的诗句来征服她，而心里着急。于是他就一声不响地倚靠着，抬头观看夜色：空气中弥漫着一片朦胧的茴香色，充满着无限的甜蜜柔情；很白的月色沐浴着一幢幢的房屋；那辆出租马车在奔驰着，特索挺坐在车夫坐垫上，头低着，高举着马鞭，以十分出色的节拍在挥舞着鞭头的尖端在飞舞。

“你看，这难道不比上流社会的社交晚会过瘾得多吗？”梅尔绍尔说。“经过那些门口的时候，唱首好听的马拉加民歌吧！”

他劝阿尔杜尔要扑向孔姹，“机不可失”，郊游而

① 正确的西班牙语应是 mi paloma; flor de beudiccion （我的小鸽子，幸福之花）。——译者

不行乐，无异于把钱往街上扔！

“喂，特索，快马加鞭呀！快马加鞭！”

他们已经经过了那熟睡中的暗黑的佩德罗索斯，卡门经不起一再催请，就唱起了她的马拉加民歌来；梅尔绍尔一边兴致勃勃地咬他的雪茄烟，一边随着歌曲的节拍摇摆着腰身，拍着手掌打拍子伴奏。这位姑娘的嗓音是粗哑刺耳的，一个个音拖得长，“啊——啊——啊”就抑扬顿挫高低回旋好几次，然后才消失在夜色之中，同马蹄的滴滴答答声混成一片，这时候马车正在碎石路的细砂路面上奔驰。在远处那深蓝色的静寂的天空，一轮明月寂然不动地高挂，一阵阵气流轻轻地飘过，带来了从河那边吹来的咸味。阿尔杜尔感到一阵软绵绵的哀愁感、一阵茫然莫辨的诗意充塞着自己的心胸，他把脑袋往后一靠，不禁浩然长叹一声。

这时候，孔妮十分温柔体贴地把身子伸向他，喊他 *hijo mío*^①，问他有什么伤心事。他也使用了温柔的声音回答她：“没什么！”她甜蜜地紧握他的手——于是阿尔杜尔对她是爱他的这一点不再有什么怀疑了。

① 西班牙语，直译为“我的儿子”，一般指“好宝贝”。——译者

但是这时候梅尔绍尔已经唱起了法多曲了：他用了一种特别的、好像是喘不过气来的声音，是一种法多式的鼻音：

有一天我去了达丰多，
咳！陪伴着阿莫里！……

但是他忽然停住不唱了：法多曲没有吉他伴奏是唱不好的。到了达丰多，那倒是个唱歌的好去处，如果那位名人若泽在那里的话。阿尔杜尔应该好好去看看！简直是催人泪下！

他又叫嚷肚子饿了。就在那边好好吃顿夜宵吧！他抱住了卡门的膝头，卡门轻声地叫嚷，而且，他为了给特索加加油，就劝阿尔杜尔给特索一支雪茄烟。他把特索称为“特索老弟”。

“我已经好多次坐他的车去游玩了。你说没错吧，特索老弟？对不对？对不对？——雅人雅士万岁！

Llegamos, niñas^①！”

他们的确是到了达丰多饭店的大门口了。梅尔绍尔轻轻纵身下了车，但是就停在车门口不再往前走了，呆若木鸡地注意听着些什么：饭店里传出了一些

①西班牙语：“姑娘们，咱们到了。”——译者

女人的叫喊声，二楼亮着灯光。

“里面闹事了，”特索把盖布盖在马的屁股上说。

两位姑娘已经下了车，现在显得很惊慌；但是她们还是走了进去。在走廊上，他们同一个男的迎面相遇，这个男人手里拿着一条毛巾和一个盆子；一个身穿浆得很挺的裙子的女人，一面呻吟，一面哎呀哎呀的！孔侬浑身发抖，紧紧拽住阿尔杜尔的胳膊，梅尔绍尔也脸色发白，有点蜷缩在卡门身体后面，他们一起朝左边的厅子走去，这个厅子是亮着灯的，里面传出了一个声音嘶哑的女人的嚎啕大哭。

在桌子旁边，一个上身赤了膊的男人，脸色发青，头发被冷汗粘成了一片，把右臂高高举起，整条右臂都是血，乌黑粘糊的血慢慢地下滴：地板上已经有了一大滩暗黑色的液体。在那沾满了倾倒的酒迹的、已经被推到一角的桌布上，堆着一些打破了的盘子、破酒杯的碎片，两个妇人正在扶着一个姑娘，安慰她，姑娘在痉挛地哭着，瞪着眼睛，揪扭着自己那沾着鲜血的红脸。一个头顶发秃的胖子，似乎很有架子的，在设法把血挡住，但是那条卷起的毛巾很快就湿透了：刀子是横砍过去，把肉砍了一道口子，无论用多少水来洗伤口，血还是一流再流，大滴大滴地滴下来。那个青年人一动不动，一声不响，鼓着勇气，

脸无血色；他的眼神在发暗。所有人的面孔都吓得变成土黄色，人们轻声地互相打听医生来不来；一个披头散发的女仆人在擦地板；饭店的主人只穿着衬衣和用吊带挂得高高的裤子，正在请求大家“走开，不要声张”，一口咬定“这不是什么事，只是偶然发生的”，跟在他后面的是他妻子，穿着睡衣，乳房裸露在外，正在哄一个刚惊醒了的小孩子，孩子在哭闹着翻来倒去。

梅尔绍尔满脸苍白，想立刻离开这地方；他甚至不让特索给马喂点草料；他赶紧把两个西班牙姑娘往马车里一推，然后自己也上了车，连忙将车门一关，好像这辆马车是他们的避难所似的，他浑身发抖，慌乱恐惧，害怕混乱，害怕那些法多歌手们，害怕警察，害怕那些鲜血。

“咱们正碰上了！”他对阿尔杜尔说。

他说他有点头晕恶心：

“走吧，特索，该开车了。该开车了，真见鬼了！”

回里斯本的归程中，大家都一肚子沉闷；两个姑娘在轻声交谈，惊魂仍然未定；他们在现场认出了那个青年人，他是阿尔瓦罗，是北方大街那个阿德莱德姑娘的相好。肯定是争风吃醋闹出的事；她们都称赞

阿尔瓦罗够勇敢，说他皮肤洁白，她们都模模糊糊地爱上了他。梅尔绍尔则像一座石像一样寂然不动，失魂落魄，神经质地拧着胡子，一路上经过暗黑的角落他都小心提防，生怕跳出人来拦车行劫，他一直催促特索快马加鞭，巴不得早点回到里斯本，到了人多的街道，有巡逻警察的保护，就可以放心松一口气了。直到这辆出租马车开到了黄金大马路，他才开始安定下来。这次游乐给冲掉了！他现在对他原先大加吹嘘的一切，又反过来大加咒骂了：无论是法多歌手们，或是达丰多的幽静，或是妓女们的相好们。

他们到席尔瓦餐馆去吃夜宵。到了那里，四面是墙，十分安全，煤气灯发出炽热的光，他那口若悬河的本领又恢复了，就大谈特谈他亲眼看见过的另外一些闹乱子的故事，谈他如何救了那有名的维奥拉免受“红桃心王”的一刀，谈他打了哪些流浪汉的耳光。他今天看见了这场乱子，也算开了一下眼界，他走到大厅去，找一些熟人，向他们一五一十地描述这件“事件”，并且拍拍胸膛说，要不是有他在场的话，那个可怜的家伙就会躺在血泊之中了。

同时，在单间里，正在等着牡蛎端上来的时候，阿尔杜尔却将自己温柔的目光转向孔妮，吃力地造西班牙语的句子，而且，为了让孔妮知道一下自己的才

华如何出众，就热烈地向她朗诵他还记得的两句埃斯普隆塞达①的诗句：

既然欢娱已经失去，
我又何必伤心地回忆？

次日，当他上午 10 点钟走进饭店去更衣的时候，他已经是孔妮的情人了。

在枕席欢娱当中，她将自己的生平告诉了阿尔杜尔。她并不如梅尔绍尔所说的是一位将军的女儿，她父亲是一位上尉的连襟，是做葡萄酒生意的正派商人，做买卖的地点她不愿意披露。她——当时是个天真烂漫的姑娘！——被一位侯爵的儿子诱奸了，于是只好躲到马德里的圣胡安·德·迪奥斯大街的一处第四层楼的地方躲躲风声。她的那位情夫的头衔很乱，一会儿是伯爵，一会儿又只是个子爵，是一位狂热的卡洛斯派②，他参加了萨巴略的队伍，在埃斯特拉附近的一场骑兵遭遇战中阵亡了。她呢——可怜的！——孑然一身，潦倒不堪，只得将自己的珍贵首饰，什么红宝石呀、珍珠呀、钻石呀，一一变卖，这些东西本

① 埃斯普隆塞达，西班牙诗人。——译者

② 卡洛斯派——指 19 世纪西班牙争夺王位的战争中支持卡洛斯的一派。——译者

来都是那位卡洛斯派以西班牙大阔佬的气派馈赠给她的；后来，她迫不得已——唉，真是迫不得已啊——接受了一位铁路局长的求爱，收下了他送给她的位于富恩卡拉尔的一处第二层楼，还有一辆车子。这辆车子似乎是她昔日豪华阔气的一个象征：她让这辆车子往来穿插过自己过去的历史——一会儿是一辆打开车门迎接雷蒂罗灌木丛的阵阵芳香的四轮敞篷马车，一会儿又是一辆铺上锦缎的、静悄悄地在富恩特的雪地上奔驰的的马车——拉车的马，是一匹名叫“观摩”的白马……但是，那位铁路局长的妒忌心十分重，经常吃醋，而且常常用那坚硬的手杖殴打她那粉嫩的双肩，她迫不得已，有一天晚上就逃了出来，到了里斯本，随身除了“身上的一身衣服”之外，别无长物，栖身于圣罗克大街的一个朋友的家里……Mui desga-ciada! ①

接着，她又更加不厌其详地谈自己的感情生活，她说自己像一个小孩子一样天真简单，像一只鸽子一样温柔。对于她来说，什么豪华富贵，什么剧院，什么绫罗珠宝，呸！全是一文不值！她的理想，就是要有一座自己的小房子，有一个看得起她的年青人，把

① 西班牙语：太不幸了。——译者

她当作夫人来对待。她自己可以缝制自己的衣服，至于吃嘛，就像喂鸟一样喂她也就差不多了！吃几颗豆粒儿也行，只要有温柔的爱情，她也就会感到幸福了！

她一边向他透露自己过去的经历和介绍自己的个性，一边一件件地脱下自己身上的衣服，向他呈现赤裸裸的胴体。她的不幸身世，使得她身体玲珑浮凸的曲线更加显得使人入迷，她的心灵上的脆弱感情，同她婀娜多姿、细白粉嫩的香肌雪肤好像显得十分协调。阿尔杜尔听着她说话，看着她那粉嫩洁白的皮肤看得入了迷，听到她的身世心中为之产生怜香惜玉之感，他满腔是热烈的色欲，又是基督徒的怜悯之心！当她对着镜子慢慢地在脸上扑粉的时候，小小的乳房露在外面，上面有一些贵族式的甜美的蓝色小血管经过，阿尔杜尔站在她周围，眼睛热腾腾的，他的想象力都被她吸引住了，他迫不及待地欲火中烧，要占有她，而且一心一意要把她救出火坑！

然后，到了深更半夜，她又向他透露了有关那位铁路局长的一些新的细节。这个人简直是个魔鬼，他常常拽她的头发，把她的一个腿肚子绑在一张古式写字桌的腿上，就让她这样一直站着，像是一头羊绑在木樁上似的，身边只放一杯水和一些糖果……连一位

邻居太太，安杰利卡·洛伦索太太，看见了也哭干了眼泪……

阿尔杜尔气得弯了身，他对这位 de los Ferro - carriles^① 的局长恨之入骨。

“但是他为什么这样呢，这个畜生？”

她叹了一口气，贴着他耳边说出了个中道理，原因是因为“她对他冷淡……”不过，凡是她不喜欢的男人，她只能是冷淡的……这一说，就向他暗示了，现在她表现得这样百般风流，投怀送抱，是她的确爱他的一个确切证明。

听到了这一番吐露心曲的话，阿尔杜尔就发狂似地紧紧抱住了她，向她发誓，他是爱她的，一定会使她幸福；他许下诺言，今晚一定再来——而且一定给她带来她在瓦连特公司看到后朝思暮想的那把斑鸠胸颜色的阳伞。

这一天，他一整天都在回味着前一夜的种种销魂乐趣。从在科英布拉求学的时代起，从他阅读缪塞的作品之时起，安达卢西亚女郎——les andalouses aux seins brunis^②——在他的心目中一直是色情肉欲的理

① 西班牙语：铁路。——译者

② 法语：“乳房光亮亮的安达卢西亚女郎。”——译者

想；现在他终于占有了一个这样娇艳动人的、这样身世凄凉的、这样天真纯情的、这样贵族风度的安达卢西亚女郎，这使他心中油然而生出一种初试云雨情的自豪感。他给她买了那把小阳伞，还有两双手套——他真恨不得送她钻石，就像一个虔诚的教徒给神像挂上装饰物一样。他在大街上逛来逛去，嘴上带着一丝虔诚的微笑，整个身子酥酥软软的，心灵沉醉在温柔之中，一直想着孔妮，现在这座城市在他看来似乎多了一些爱情的风趣，天空变得更加蔚蓝了，他懒洋洋地呼吸到空气中有一股罗曼谛克的、悲伤的气味，这股气味似乎轻飘飘地在空气中回荡着。

这一天晚上他要到民主俱乐部去开会，但他一想到这个俱乐部，就感到烦闷；他觉得共和派的集会采取这种烦人的排场是很令人讨厌的——尤其是现在，他只能在孔妮的小闺房的闷不透风的空气中呼吸才觉得舒服。他很想吃过晚饭后再去见她，吻她，所以，他到达俱乐部的时候，已经快到 10 点钟了。

在一片鸦雀无声的静寂当中，马蒂亚斯刚刚念完了他的巨著“民主组织纲领”。所有的座位都坐了人，阿尔杜尔就有点胆怯地站在那里，身子靠着墙壁。

由于这么多人的呼吸，而且大家都全神灌注地在听着，所以会场很热。马蒂亚斯似乎很累，脸色发

白；他的声音嘶哑、缓慢，但讲到激昂之处，还是顿挫有力，所有人的面容和姿势，都显示出他们似乎呼吸到了一种提神醒脑的空气，神采奕奕。

念的第一部分是声讨立宪制度的一篇檄文，上面有事实，有数字；它将人们模糊不清的仇恨明确地表示出来，为人们的不满吐了一口气；接着，纲领的实践部分指出了如何建立共和国的办法，这就使得迄今为止俱乐部里的那些只听到一堆乱堆乱凑的词藻而自己却雄心勃勃的人们感到慰藉；最后是结尾部分，是一些豪言壮语，是对正义的呼唤和对自由的叫喊，连最迟钝的人听了也为之动容，仿佛听到了乐队的一阵悦耳的强音齐奏。人人都似乎懂得了道理，有了要求，有了感受：阿尔杜尔原先觉得这些人的面孔是空虚的、呆傻的，然而现在这些人的面孔都变得十分有表情，充分显示了他们的决心和信心；连他自己也随着这报告中崇高的言词所含有的革命雄辩力而在震动着——此时，马蒂亚斯最后痛骂了一句全球共和国，结束了他的报告。

人们纷纷叫好！到处响起了响亮的喝彩声，这时候，在人声嘈杂当中，阿尔杜尔看见马拉基亚斯这个又脏又黄的人手里挥动着一张报纸，对着书记说了些什么话。

“我要求发言，我要求发言！”他大声叫嚷着。

他站了起来，低声地向前后左右的人说了些话，同时又挥动他那瘦削的手臂做手势。有些人的目光就集中到了阿尔杜尔身上，有三个人同纳扎雷诺交头接耳，纳扎雷诺看来脸色发白，十分激动。

“我要求发言！”马拉基亚斯边挥舞着那张报纸，边咆哮着。

铃声摇响了，顿时会场上一片静寂，鸦雀无声。马拉基亚斯于是以胜利者的姿态环顾四周：他那宽宽的、裂开的嘴扯得更宽了，做出一副险恶的狞笑，他用瘦削的手指抚摸自己的下巴，仿佛有什么高兴的事在心里要慢慢享受一番似的。他摇头摆脑一番之后，就开始用他那尖细的嗓音咬文嚼字地讲话了。他说：在对大家刚以钦佩的心情听到的那篇深邃的杰作（马蒂亚斯听了马上欠身为礼）进行讨论之前，他有义务，大家也都有义务（此时他欠身向两边鞠躬）去伸张一下正义。他在上一次会上曾经要求接纳新会员应有保证，例如应举行宣誓，他当时这样说是有所指的……

“我当时就是有所指的 我绝不是个傻瓜！”他挥舞双臂，发出尖细的声音。“但是头头们……”他半张着嘴巴，讽刺地弯腰低头。”但是头头们……现在

就产生了这样的结果。我不喜欢挖苦别人，但是，如果允许我的话，我要给大家念一段报上的话，它是同一名最近被接纳的会员有关的，就看看大家认为该怎样处理吧！”

阿尔杜尔感到心脏好像吃了一记闷棍：他认出了马拉基亚斯挥舞着的那份报纸正是《世纪报》！人们愤怒的目光纷纷盯着他，会场静寂得有时候甚至可以朦胧地听到旁边那座啤酒厂一把小提琴的尖声，它正在竖琴的伴奏下，拉着“美丽的海伦”这首康康舞曲。

这时候，马拉基亚斯慢慢地把那张报纸摊开，郑重其事地清了清嗓子，开口说了：

“现在请各位听一下这段奇文：‘引起如此巨大轰动的那本《珐琅与珍宝》的著名作者，我们高贵的朋友阿尔杜尔·科尔维洛……’”

天呀！这就是梅尔绍尔写的那条新闻……阿尔杜尔想插句话，解释一下，但是他的舌头简直像一块铅块一样沉重，动也动不了：他焦急地瞧瞧这边的人，瞧瞧那边的人，想有人出来替他辩护一下；但是他看见的只是一张张严酷的面孔，每张面孔都似乎自命不凡地像即将宣布判决的法官一样扳着。马拉基亚斯在慢吞吞地念着，而且有些地方故意恶意地加强语气，

连一个逗点他都念成含有深意的样子。他念过了那句说《诗人的爱情》是为了反驳共和主义思想而作的话之后，人们就纷纷愤怒地叫嚷！有一个声音爆发了出来：

“哎呀 多么卑鄙下流！”

阿尔杜尔想逃跑，想沿着楼梯往下溜，但这时候马拉基亚斯睁着胜利者的眼睛向他转过身来，伸出声讨的手臂，又着重地念了一句：“《诗人的爱情》是献给一位至尊至贵的人物的！”

这一下子，一片愤怒的声音笼罩了全场。人们发出了蔑视的叫喊声、讽刺的哈哈大笑声；有些人气得转过身来，气势汹汹地对着阿尔杜尔。马蒂亚斯呢，他却一动不动摆出一副严肃的面容，像那位福基埃·登维尔^①那样，俨然是一位一言定人生死的法官。

马拉基亚斯抬高了他那尖尖的嗓音；

“我现在只想问一句，科尔维洛先生还能不能继续作为俱乐部的成员？”

“不能！不能！”人们咆哮着说。

“我只想知道一下，一个人经常参加沙龙聚会而

^① 福基埃·登维尔，法国革命家，1793年被罗伯斯庇尔任命为革命法庭公诉人。但他本人也死于断头台。——译者

且向暴君敬献……”

“不能！不能！滚出去！”

马拉基亚斯转身对着纳扎雷诺，问他，“还有雅科梅先生，原来是他介……”

但是雅科梅已经站了起来，脸气得发白，表情十分可怕。他用刺耳的声音急速地说：

“诸位，我今天晚上才看到这份报纸！诸位，我是一片好心，受骗上当了！”他捶胸顿足起来，“我把他当作朋友，欢迎了他，但他其实是个奸细……”

阿尔杜尔脸色发紫，头发湿透了冷汗，浑身筛糠似地颤抖，他伸出了双臂，喘不过气地说：

“请大家让我解释一下。诸位先生……”

“不要什么先生不先生的！”人们向他咆哮。

“诸位可以相信，我对这条消息是不知道的……这不是真的……”

雅科梅向他挥舞拳头，大声喊叫说：

“他是在撒谎！”他转身对着马蒂亚斯：“这个家伙几天前还对我说过，他同《世纪报》的编辑们很要好……我还给了他一篇关于达米昂的书的文章，让他去争取见报。……这纯粹是一个文学问题……同政治根本不相干……这位先生后来又来告诉我说，稿子不能见报，因为报社的社长认为稿子通篇都是革命思

想，现在真相大白了，是这个家伙阻止了文章的发表……”

“我发誓！”阿尔杜尔叫喊着说。

“他在撒谎！”纳扎雷诺边吼叫，边猛力使劲踢脚。“对于叛徒来说，发誓不发誓都差不多。他是来这里探听底细的……是我介绍了他，我承认错误，我要求将这个家伙驱除出去！”

人们狂热地高呼“赞成！”，怒气彼此传染着。马蒂亚斯摇了摇小铃，顿时鸦雀无声，又重新可以听到低处那拉提琴的模糊的拉弓声。

“我要求，”马蒂亚斯郑重其事地说，“阿尔杜尔·科尔维洛先生必须立即离开会场！”

“滚出去 滚出去！”

阿尔杜尔六神无主，帽子掉了，因为有人踢了他一脚，把他推到了墙根；他弯下身来取帽子；有人吹起口哨，那个苦行僧似的人站了起来，以一种米拉波^①式的劲头向他叫嚷：

“回去禀告那位派你来的至高至尊人物，说我们就在这里，我们一点也不害怕，正在筹备伸张正义的

^①米拉波，法国革命中最伟大的演说家，1789年在三级会议中为第三等级代表，但主张君主立宪。——译者

一天！”

“讲得好 拼得好！”

一些嘲弄的声音在发出咒骂声：

“给那位至高至尊的人物捎个信吧！”

“替他舔舔靴子吧！”

马蒂亚斯的铃声又响了，要恢复民主派的严肃性。狼狈不堪的阿尔杜尔像喝醉了酒似的，脸仿佛要炸裂开，连奔带跑到了那暗黑的楼梯，踉踉跄跄地一级级地往下走；他耳朵里嗡嗡地响着，但是透过耳朵里的嗡鸣，还依稀听到那把小提琴的拉弓声在追赶着他，现在拉的是《马尔各夫人的女儿》的刺耳的音调。

当天夜里，孔姹睡梦中醒来的时候，身边没看见阿尔杜尔；她就穿着睡衣从床上跳了起来，在长明灯的微弱光线下，看见他没精打采地靠在那马尾毛的沙发上，双手掩着脸。

“你怎么啦 是怎么一回事儿呀？”

她这样多情，使他为之倾心，打动了他的心弦，他的感情一下子爆发了出来：

“亲爱的，你爱我吗？”

当然她是爱他的喽！……

他抱住了她，把脸埋进她那小巧的胸乳当中，埋进她睡衣的罗纱当中，这仿佛是他最后的一处藏身之

地了，他向她发誓说，从今而后，他们两人一定要生活在一起！

他之所以下了这个决心，是由于绝望失意：他感到，自己这样一个人，四周的门都砰然向他关上了。上流社会瞧不起他，民主派驱除了他，公众蔑视他的那本书，文学界排斥他，理想的爱情又使他望洋兴叹。唯有这个甜蜜温情的姑娘才一心一意、诚心诚意地接纳他！那么就这样吧，他要对这样的一番好意投桃报李，报答一番：他要给她一幢她所渴望的安静的小房子，给她以富有诗意和青春气息的爱情，给她以衣饰，给她以妻子应得的尊重。圣本笃大街的那位男爵夫人，现在对他来说，又算得了什么呢？他抱着这样含蓄的爱慕之意给她寄去了书，但她一个字的答复都没有！他甚至有点厌恶她了，因为她是属于那个自私自利、冷酷无情、装腔作势的世界的，那个世界，曾经在若安娜·寇汀纽夫人的客厅里，给过他白眼，那个世界，看见他出了书也不肯买一本，那个世界，并不承认他是一个“大人物”……而那些共和派人士呢？——全是一班白痴！全是一班疯子！他现在痛恨这些人了。受了这么多的委屈，受了这么多的敌视，现在，孔姹的爱情，这么真挚自然，他觉得是十分美妙的，是值得让一生受这种爱情所支配的。他要舒舒

服服地与她定下来同居。什么上流社会的虚荣，什么对正义的追求，都见他妈的鬼去吧！他已经看破了一切！这一课真是创巨痛深；从此而后，他唯一相信的，就是肉体的快乐——吃得好好的，坐着弹簧柔软的出租马车，占有一个安达卢西亚姑娘的美丽的肉体！其余的一切，都见他妈的鬼去吧！

他次日在《世纪报》报社同梅尔绍尔商量，梅尔绍尔马上鼓掌赞成他的这个想法。

原来阿尔杜尔现在真的想通了！什么上流社会的那一套，全是空架子！钱花在一个漂亮姑娘身上，这是有道理的。起码这钱可以换来享受嘛！

阿尔杜尔没有向梅尔绍尔透露俱乐部的那场灾难历险记。但是他们两个人在合计把孔妮金屋藏娇的计划的时候，他向梅尔绍尔说了这么一句：

“还有一件事想告诉你一下，我很想写一篇文章把共和派狠狠地臭骂一顿！”

梅尔绍尔顿时愕然：

“为什么？”

阿尔杜尔嗫嗫嚅嚅，欲言又止，只好吞吞吐吐地说：

“事情是这样的，我现在进一步看透了他们，我觉得这批人只不过是一批无耻之徒……”

梅尔绍尔注视着他。

“他们骗了你的钱了！”他兴高采烈地叫嚷起来。

阿尔杜尔又想出一口怨气，又不得不向梅尔绍尔解释一下为何自己忽然之间对这一班人痛恨了起来，就只好含糊其词地说：

“他们太对不起我了……”

“是他们赖了你的债不还吧？我不是早就同你说过的吗？他们是一批流氓！数目不小吧？”

阿尔杜尔还有一点老实，不愿撒谎撒到底，他满脸通红，羞答答地说：

“这件事咱们以后就甭提了。”

但是梅尔绍尔现在已经确信阿尔杜尔是站到他这一边来的了，于是就破口大骂“那一伙地痞流氓”。

“不过，梅尔绍尔，你为什么这么痛恨那一伙人呢？”

梅尔绍尔脸色一沉，他举了一些政治上的理由为借口，嘴里咕哝着说：是原则问题不能含糊嘛，但是他讲得不清不楚，含糊其词，阿尔杜尔听了，产生了疑心，觉得梅尔绍尔虽然以一篇大道理来解释他对这批人的义愤，但其中说不定有些什么个人恩怨，这时候他忽然朦朦胧胧地回忆起一段故事，据说从前纳扎雷诺曾经在马尔汀纽咖啡馆当着大庭广众“揍”了体

格魁梧的梅尔绍尔一顿。于是他现在一再要求刊登一篇痛骂民主俱乐部的文章。

但是梅尔绍尔却搔搔脑袋，在小房间里来回踱了几步，手插在衣兜里。

“你可得知道，咱们这份报纸是份严肃的报纸。我们不想同这批家伙争论。我们要装成不知道有他们这批人存在的样子。见他们的鬼去吧！……更何况他们这批人是一批疯子。他们会来找麻烦，闹事报复的，到那时候我就只好把他们的脸打个稀巴烂。打个稀巴烂！真是打个稀巴烂！真真正正地打他个稀巴烂！不过，归根到底，你是明白人，这总是不愉快的事啊！”

阿尔杜尔看到自己没有机会来报此一箭之仇，感到十分恼火。他觉得，自己这次在俱乐部那里受辱，都是因为梅尔绍尔的那条混蛋新闻惹起的，所以梅尔绍尔本应有义务帮助他报这个仇。要不是还需要梅尔绍尔的帮助来设法使他的那部剧本能够上演以及在日后再登一些给他吹嘘的消息，他本来真恨不得同梅尔绍尔闹翻；他不但在这些方面不便同梅尔绍尔闹翻，而且，孔姹同梅尔绍尔也十分亲热：她笑着称梅尔绍尔是 Miabuelo^①，阿尔杜尔算计着，他同孔姹同居

① 西班牙语：我的爷爷。——译者

时，要有梅尔绍尔来作为知心人、同伴、朋友、帮跑腿的、逗趣的。

正是按照梅尔绍尔的劝告，他才下了决心，搬到“西班牙饭店”去同孔姹同居。这样迁居，最为方便，而且免得要什么女仆呀、厨娘呀，碍手碍脚。而且，正如梅尔绍尔说过的，这样过日子更加开心。更何况这样更加派头！

孔姹对这个方案十分入迷，于是，两天之后，阿尔杜尔就同“宇宙饭店”告别了。

箱子收拾好了，他最后一次环顾一下这个挂着棱纹平布帘子的房间，这个房间曾经给他多少虚荣心的满足，又曾经使他产生过多少幻想，现在呢，他感到一阵激动。他有点舍不得离开那个仆役，那个肤色很黝黑的侍候过他的仆役了。他想再去看一眼那个曾经使他享受到这么多的快乐的餐厅，在那里，每当饱餐过后，他都吸着那支名贵的雪茄烟，把烟雾向那充满了冬日阳光的阳台喷过去，一面听着仆役们收拾餐具的叮铃当啷声，一面又听着下面施亚都那车水马龙熙熙攘攘的市井热闹声。

在走廊上，他迎头碰到了卡尔瓦利奥扎：

“那么您是要离开我们了吗？”

“唉，就那么几天！”

“不过我们不会伤心得要死的！”卡尔瓦利奥扎漫不经心地摇了摇头，嘴里咕哝着。

阿尔在尔气得整个人怔住了。你这个狗养的！他边想着，边快步下楼，心中渴望快点到达“西班牙饭店”，去享受那里的种种美趣。

守门的侍者拿到了小费，很高兴地问：“有信寄来给您，该往哪里转呢？”

阿尔杜尔心中还保留一线希望，说不定那位男爵夫人会给他回信，于是就吩咐如果有信就替他留着。为了在守门侍者面前也摆摆架子，他用神秘的口吻再加一句：

“但可得小心保密 谁都不能看见！”

他的大箱子，他的晚上用品包，都已经装上了那出租马车。关上车门的时候，他吩咐车夫驱车到罗西奥广场去，因为他为了保持面子，不愿在守门侍者面前暴露自己是搬到“西班牙饭店”去的。马车开动了，阿尔杜尔瞧了一眼那饭店的阳台，伤感地喃喃说道：

“我的生活又翻开了新的一页了。……向前吧！”

就在这一天晚上，他就同梅尔绍尔一起去接孔妮。孔妮的女伴们都在大厅里，把孔妮团团围住，仿

佛是一家围着即将出嫁的一位新娘。

鸩母也说她自己十分激动，然后把阿尔杜尔带到了一个房间，在 20 分钟的时间当中，向他一一列举了孔妮欠下的债务；账单有理发师的，有洗衣作坊的，有鞋店的……阿尔杜尔大吃一惊，茫然不知所措，但是心里又等不耐烦，只好全付了——同时，他又听到梅尔绍尔招那些姑娘们的时候姑娘们扑哧的笑叫声。

最后，他回到了大厅，人们开始道别了。孔妮最亲密的女伴洛拉哇的一声放声大哭，哭得很不自然，鸩母生气了，很不满意，认为“这样大哭流泪，模样会变丑的”。接着，孔妮想到厨房去同厨子告别，厨子是“su pueblo”^①的，她还要上三楼去同一位正患着疖子病的姑娘告别。她下楼回来的时候，眼圈儿都红了。梅尔绍尔却装出一些取乐的假哭样子来逗孔妮。她们把他叫做 ¡perdido, bandido^②！所有的女伴们全都到了楼梯处，又是亲吻，又是拥抱，又是耳边的悄悄话，这一大堆的嘈杂声音使得阿尔杜尔很不耐烦，孔妮呢，她好不容易摆脱了道别的种种激动的表示，

① 西班牙语：“同一民族”——译者

② 西班牙语：“坏蛋，土匪”。——译者

最后还是下了楼梯。

但是一个个尖细的声音还是沿着楼梯而下，追着她。她又回头答应：简直是一群飞鸟在吱吱喳喳。

“¡Adiós, hija!”

“¡Adiós, Lolita!”

“De usted expresiones a Pancho!”

“¡Que se le vea a usted, Arturito!”

“Carmita, hija, que no se haga usted olvidada!”

“Adiós! adiós!”^①

梅尔绍尔把帽子往后脑勺一拉，兴高采烈地唱着（露西亚）歌剧^②中的婚礼进行曲开路先走。阿尔杜尔跟在后面，挽着孔妮的胳膊，俨然一个春风满面、得意洋洋的新郎，眼睛炯炯有光，胸膛挺得高高——他终于能占有他的这位安达卢西亚美女了！

① 均为西班牙语，依次为：“再见了，姑娘！”“再见了，洛拉！”“请代我向潘卓致意！”“阿尔杜尔，请再来见面！”“卡尔米塔姑娘，我不会忘记你的！”“再见了，再见了！”——译者

② 即意大利作曲家多尼切蒂的三幕歌剧（露西亚·德·兰麦尔莫尔）。——译者

首

都



八

在“西班牙饭店”住下的第一天，阿尔杜尔下楼到餐厅去找雪茄烟的时候，他所遇到的住客，同他几个月之前刚到里斯本的时候住在这里的，完全是原班人马。这里有那位漂亮丰腴的西班牙女人，身穿她那鲜红色的睡袍；那个后脖子粗粗、脸色发红的秃顶的人，用那双凝神的、好像泪汪汪的虔诚信徒的小眼睛看着他。那两个西班牙共和派还是坐在原来的座位上，头低着，斗篷披在肩上，显得更加苍白，更加阴森森。又来了一个满脸胡子的彪形大汉，样子像是一个牲

口批发商，还有一个蓝眼睛、尖鼻子的人，这个人的样子肯定是个外省的公证人。围着餐桌来来去去端菜盘子的，还是那个曼努埃尔，那个曾经对阿尔杜尔的鞋太破发出瞧不起的议论而使得阿尔杜尔十分难堪的曼努埃尔——他又瘦又苍黄，长长的头发干枯着，颜色像耗子毛，披散着，走起路来双脚拖着鞋子擦地。还是那片粉红色的薄纱盖着镜子的镶金的镜框，还是那位普里姆一动不动地把那面飘扬着的大旗高举到天空。

曼努埃尔看见阿尔杜尔的时候，似乎很高兴。

“原来是 usted，好哇！原来是 usted！……”当阿尔杜尔在挑选雪茄烟的时候，他对阿尔杜尔说。

“usted 这一阵子到哪里去了啦？”

“旅行去了。”阿尔杜尔说。

“您看看吧 晚饭在 7 点钟，是吧？准保 usted 满意！”

为了避免一张圆桌共餐，他们在睡房旁边要了另一个房间，房间里的床拆掉，临时权充餐厅。衣柜就权充餐具柜，而且为了增添欢乐舒适的气氛，他们弄了一只金丝雀，挂在窗前。

最初几个星期过得十分美妙。冬天很暖和，而且风和日丽、好多天连续是晴天、天空一片蔚蓝、从天

空落下一点微温和一种慵懒的甜蜜气氛。向着白银大马路伸出去的那些阳台，给这个房间增添了欢乐的气氛。

阿尔杜尔是第一次同一个女人像夫妻一样亲密无间地共同生活；哪怕是最细微的事物，像裙子的粉浆、背心马甲的带子、睡衣的绣花，都像什么启示一样引起他的兴趣；他越来越钦佩“他的这位小孔妮”，对她的一言一语、一举手一投足，都感到有一种奇特的风韵。连一些最微不足道的动作，比如说，她洗自己那裸露的手臂，拉紧腿上的袜子，或是在自己的衬衣的穿圈里穿过一条粉红色的带子，他都能从中体味到一种新的色欲的不寻常的奇味。他整个人拜倒在她的石榴裙下，老是在她身边好奇地打转转，一会儿注意她后脑勺的发毛，一会儿又欣赏她的指甲的形状，一会儿又鉴赏她腰肢的某一婀娜姿势：他爱她的那对眼珠时的爱，同爱她的那双乳峰时的爱或爱她的那双小耳朵时的爱，不是一回事，因为她的身体的每一部分，都仿佛是不同的女人，有不同的影响，引起他的热情也是各自特殊的。梅尔绍尔说他是痴情种子，他用这个词儿的时候，暗中表示了一种妒意和不快。

孔妮是个十分懒惰的女人，每天早上很晚才起床。他们通常在床上吃中饭：一名讲混有葡萄牙语的

不三不四的西班牙语的女仆，很快就成了孔妮的贴身女伴，每天上午 11 点钟，给“这对小鸽子”端上早餐。对于阿尔杜尔来说，每天上午都可以重温一次的享受，就是看到孔妮裸露出乳峰，只在肩头上披上一件鲜红色的法兰绒短外衣，两条雪白的手臂在大托盘上动来动去，用刀锋轻轻柔柔地切开煮热的鸡蛋，小拇指尖尖地翘着；然后，他们俩又在温暖的衣服包着当中肉贴着肉抱在一起，尝一尝一支香烟的香味。

阿尔杜尔一天比一天更加觉得孔妮有大家闺秀的风度。即使在做爱交欢最热烈的时刻，她仍然像个贵妇人那样有所保留。躺下来的时候，她总是先划一个十字，然后才给他一个吻：这是一家妓院的柜子上放着的一本祈祷书上看到的。这些高雅的举止，阿尔杜尔认为是由于她以往是同一些高级人士来往的缘故，他不厌其烦地听她讲她同那位拥护卡洛斯的伯爵或子爵谈情说爱的故事：他甚至向她追问他是用什么方式来同她做爱的，是怎样拥抱她的，是怎样洗涤的，他津津有味地深入了解贵族生活的细节，津津有味地吻那张曾经有西班牙贵族的嘴唇贴过在上面的樱唇；不过，他知道了这个人后来葬身在纳瓦拉高山的山隘之中，内心也就感到了满足。

大约下午两点钟，理发师潘卓就来给她做头发；这是一个大胖子，脸色像柠檬一样黄，胡子黑得像漆；他总是穿着那件印花布衬衣，领子开得很低，一穿就是四五个星期不换；他用他那沾满油膏的胖胖的手摆弄着孔妮的长长的头发，两人边做头发边谈——他们互相不客气地以“你”相称，因为都是同一民族的人嘛。谈的总是另外一些叫潘卓梳理高头发的西班牙女郎的事情——特里娜干了些什么啦，安赫利卡讲了些什么啦，洛拉的相好是谁啦……。由于他们讲得很快，带安达卢西亚口音，用的是俚语，阿尔杜尔听不懂，不过他们用亲切的“你”相称，阿尔杜尔心中暗自感到恼火。但是孔妮不能没有潘卓，因为她自个儿不会梳头。其实，她什么都不会做，钉个扣子不会，打个补丁不会；要穿一根针也会头痛个半天。阿尔杜尔一天比一天都更加对她的脾气感到惊奇：一会儿她忽然劲头很大，就在房间里手舞足蹈，挥动着那浆得硬硬的裙子横扫桌椅家具，把窗户打开又关上，把抽屉里的衣服裙叠好又弄乱，哼唱着，无缘无故地拍手鼓掌，像野兽一样胡来乱去；但一会儿她又忽然浑身发软，躺倒在一张摇椅上，双臂下垂，懒懒散散，不闻不问，眼睛半闭着，没完没了地抽着香烟；或者有时候她坐在床上，像一个土耳其女人那样盘着

腿，一手抓着一只小脚，面容憔悴，像是一只到了冬末的麻痺了的动物。

不过，每当梅尔绍尔到来，她总是兴奋的。他通常是下午来，以一种玩世不恭的傲慢姿态走进来，给这个死气沉沉的房间带来放荡不羁的嘈杂声。他马上就成为了“亲密的朋友”。孔侔当着阿尔杜尔的面吻梅尔绍尔，梅尔绍尔则安然地、十分自信地微笑着：阿尔杜尔不懂得女人，不感到吃醋，因为有一天孔侔对他说过“梅尔绍尔这个人太丑了”。更何况梅尔绍尔在她面前装出一副长者的姿态，倚老卖老，摆“爷爷”架子；他教孔侔弹吉他，替她传话，有时候甚至帮她系好鞋带，系鞋带的时候，他那双发抖的手贪婪地停留在这位姑娘细嫩的小腿肚上。阿尔杜尔心安理得地让他们两人单独在一起，自己走开；如果到了大街上心中感到模模糊糊一点妒意，他就赶回去，有意出其不意地把门推开，走进房间，此时发现他们两人相距还很远，神色自若，孔侔在懒洋洋地打呵欠，坐摇椅，而梅尔绍尔则满脸通红地在弹着吉他的低音弦。

最近这一段时间，梅尔绍尔养成了一个习惯，每天总是前来同他们俩共进晚餐；他这时候总是到下面去同曼努埃尔商量吃些什么西班牙菜肴，例如巴伦西

亚油焖米饭、比斯开式大西洋鳕鱼之类……。在餐桌上，不擅长讲西班牙语的阿尔杜尔，就默默地冷落在一旁发愣，以一种虔诚崇拜的神气注视着孔妮。梅尔绍尔的话题，同潘卓的话题听起来都大同小异，都是谈洛拉啦、特里娜啦、安赫利卡啦、她们的相好啦。孔妮似乎将梅尔绍尔看作“自家人”，是个懂得女孩子的人，对人们的小秘密和金屋藏娇的事情十分内行；他们都有共同的喜爱，都一样的低级趣味；梅尔绍尔是个喜欢逛窑子的嫖客；他很懂得妓院的那套作风，那套习惯，那套该注意的事。有时候，阿尔杜尔也想插句话，加进他们的交谈之中，但是孔妮却是猛然简短地冲他一句，说“他对这些是一窍不通的”。她甚至曾经对阿尔杜尔说过，只有梅尔绍尔才是真正“懂得怎样同西班牙女人打交道”的。

正因为这样，所以每当梅尔绍尔不在这里的时候，孔妮看起来十分烦闷。她大部分时间就呆在窗口，穿得厚厚的，满手都戴满了戒指；她对所有的邻居，现在都看熟了，对周围的商店，对掌柜们的头发的颜色，也都了如指掌。阿尔杜尔换着椅子坐，一张换一张，手里拿着一本书，但是根本看不进去，牙缝里叼着雪茄烟，但看着孔妮的样子就感到心满意足，欣赏着她现在就在他面前的这副娇躯。有时候，她也

一时发出善心，而且也感到自己多少也应尽一点责任，于是就设法同他谈一些她以为他会感到兴趣的事情；她知道他是个作家，于是就同他谈谈政治。但是她发表的议论，使阿尔杜尔大感失望；她很钦佩一位从未有人听说过的诗人，一个名叫洛培斯的人，是同她相好过，并且写过一些诗赠给她的；后来她又自称是伊萨贝尔派^①，把卡斯特拉尔^②叫做 pillo（流氓，把共和派分子叫做强盗。阿尔杜尔本来想同她争辩，教育教育她，但是他说不出西班牙语的句子，又害怕她对此感到“烦恼”，于是只好装出一副大人物度量大大不计较的样子，微笑一下就算了。不过，他还是钦慕她，觉得她有才华，有灵性：她那些生动的言词，使他感到口音和语言都令人惊讶，他听到觉得十分有风趣，但是，对于她连拼写都不大会，只会用大字书写自己的名字，感到心里很不好受。

他为了让她开心，晚上就到剧场去，到普里斯百货店去，梅尔绍尔总是陪伴着他们；晚上如果天气暖和一些，他们就坐着敞篷的马车，一直开到贝伦，这是阿尔杜尔最赏心乐事的时刻，他挺直身子躺靠在出

① 伊萨贝尔派：指西班牙女王伊萨贝尔二世（1830—1904，1833—1868 在位）的支持者。

② 卡斯特拉尔，西班牙政治家，曾在共和国任独裁总理。——译者

租马车的座位上，一条胳膊挽着孔姹的腰，满心浸润在色欲之中；在前面，梅尔绍尔的雪茄烟在冒着烟，帽子前沿压到前额的低处，下面一双骨碌骨碌的眼睛死命盯着孔姹，孔姹头披黑头巾，相映之下，皮肤显得雪白。又是剧院包厢，又是出租马车，又是吃喝玩乐，钱就像流水一样哗啦哗啦地花掉！阿尔杜尔原先带来的一个孔托，已经几乎“花光”了。

正是因为这样，阿尔杜尔就想到要从《珐琅与珍宝》那本书那里得到收益。原先负责各书店发行工作的《世纪报》的那位校对员，只带回 800 个雷阿尔——这是最初售出的两本书的价。

阿尔杜尔大吃一惊，顿时五内如焚。他觉得其中一定有诈，或是有疏忽不周之处，也许是这个校对员使了坏，于是他次日上午到各书店转了一遍。但是他觉得自己是个出了名的人，而且预知到答复将会是怎么样，所以他不敢去开口打听。最后，在黄金大马路，他翻阅了几本书，看看书名之后，拿起了一本《珐琅与珍宝》；他这里翻开看看，那里翻开看看，装作很感兴趣的样子，然后问一问价钱，付了一镑，收回了找回的零钱，装作漫不经心的样子问道：

“这本书卖了很多吗？”

“这还是第一本呢。”那个人一边说，一边重新拿

起笔来写他的来往书信。

阿尔杜尔默不作声地走了出去，一面把他自己的那本书抱在自己青筋暴露的手里。

他指责这座城市的公众太愚钝无知。愚笨鲁钝的资产阶级，头脑空虚，他们对诗和崇高的思想漠不关心，这又有什么奇怪呢？在这样一个愚钝的世界里，当一个诗人，那是“十足的蠢事”。当高贵细致的心灵发出精巧宝贵的抒发，但遇到的竟是这样的蔑视之时，高贵细致的心灵就应该在自傲与伤心的沉默中寻找归宿。他就要这样做，见他的鬼去吧！如果拿起笔，他写的也将是稿酬丰厚的一本小剧，或是分册出售、获利丰厚的某本“罗坎波勒”^①！别的一切都是为了肉体的享受！他一头栽进对孔姁肉体的占有之中。

钱对他来说已经无所谓了！等到他剩下的那一点儿钱用完了，到时就听天由命吧！今朝有酒今朝醉，今天的欢娱，就像一个橘子，要把它汁液挤得涓滴不留！他神经质地不顾一切，一不做二不休，给孔姁买了一套丝绸衣服，两顶帽子，并且决定要满足她对

① “罗坎波勒”是法国小说家庞松·狄·特莱尔（1829—1871）的著名小说，以情节离奇著称。——译者

于手套、沙罗织边、彩带和香水瓶的没完没了的欲望。

然而，孔妮的各种各样奇怪的爱好和口味，变幻极其无常；她在某一商店的橱窗看到一把阳伞，想得要命，但买了之后，欢天喜地用一两天，又厌倦了，发誓说这把伞“同她不相配”。阿尔杜尔曾经多次在房间里遇到一个身穿披肩、头戴方巾的老妇人，嘴唇厚厚的，声音很甜，彬彬有礼——只要他一走进房间，这个老妇人总是马上站了起来，把一个小筐子塞进披肩下面，深深地向他鞠个躬，然后到房间的一个角落取回一把染色丝绸的大遮阳伞，轻悄悄地走出去，边走边轻声说：

“愿为先生您效劳。”

孔妮常常一直送这老妇人到走廊，一出去就把门关上，在走廊同这老妇人一谈就谈上个把钟头，然后脸色通红地回来，说这是一个十分正派的女人，她收购旧衣，也十分廉价地弄一些二手货。

“ ¡ Mis cosas, mis cosas! ① ”

的确，她不停地在换东西，把一对耳环拿去抵押，换回来一块没用的沙罗网眼织边，又把沙罗网眼

① 西班牙语：“我的东西，我的东西！”——译者

织边卖掉，换来又一双丝袜子，总是傻里傻气，胡思乱想。到了最近一段时间，她说要去逛商店，只能上午出去，而且必须坐出租马车。

这些出门游逛的做法，使阿尔杜尔感到很不快，有一天，他忍不住了，对孔姹说了句不满的话。孔姹回来的时候，摆起了架子，像是一个妻子受了委屈似的，她那双乌黑的眸子闪出了一阵开枪射击似的亮光。她昂首挺胸，质问他，他是不是把她当作女奴了！原来同一个葡萄牙人同居，落到了这个下场！她那双唇边缘垂下噘着，流露出十分鄙视的神情。她的那位伯爵，从来都没有这样侮辱过她呢！那是一位贵族，一位懂得爱女人，懂得尊重女人的人！她一屁股坐到了椅子上，开始呜咽起来……。她是多么的倒霉啊！

阿尔杜尔被她这副声势汹汹的派头压倒了，又被她的眼泪打动了心，于是就双膝跪在她面前，向她发誓说，谁都比不上他这样爱她。……他的一生就由她来发落吧！他可以同她结婚……。

但是孔姹冷冰冰地回答他说，他别以为她会因此而受宠若惊。从前，有好几次，在做爱销魂胡言乱语当中，阿尔杜尔已经同她谈到过结婚的事，但当时是带着开玩笑的口吻的，轻率得很，但他一说，她马上

变得严肃起来。有一天，她甚至向他承认说，有几个十分有声名富有的人都曾经想娶她为妻：在马德里，她还没有来葡萄牙之前，就有一位侯爵向她求过婚，并且答应给她一座宫殿。

“什么侯爵呀？”

“我的侯爵！”

本来阿尔杜尔自以为对她过去的身世已经一五一十知道得一清二楚，连最微细的情节都了如指掌，但现在忽然又冒出一位侯爵，他听了十分恼火。他马上追问孔妮同这个人的关系经过如何，孔妮最后向他发誓说，这是一个面目可憎的老头子，所以她拒绝了。但是过了几天之后，她又不小心，在谈到那位侯爵（这已经成了一个经常的话题）的时候，说了一句，说他是 *muy guapo*^① 的小伙子。她还说，他一直在追求她，要她回马德里去。

阿尔杜尔于是对这个人物产生了一种怪诞的妒意：每当他看见孔妮愁眉不展的时候，他就估计她是在怀念那位侯爵；每当他看见她同女仆窃窃私语的时候，他就想象这是同那位侯爵传什么口信：他甚至还怀疑这个人已经化妆到了里斯本，要把孔妮从他手中

① 西班牙语：“十分漂亮”。——译者

夺走，他下意识地感到，有人正在策划着一些什么事情，要破坏他们的爱情。

有一天，他翻动孔姹的一个抽屉的时候，发现了里面有一条十分精致的手绢，上面有一个绣花的王冠，王冠下有姓氏的花押字。他勃然大怒：一个王冠！是谁的？

“是我的那位侯爵的！”她冷淡地回答说。

阿尔杜尔气得脸色发白，把手绢撕成碎条，接着又怕得发抖，担心孔姹大发脾气，同他闹翻。但是孔姹却安详地，像一个受害的弱者那样宁静地，将碎条一条又一条地捡起来，伸出像哭泣似的嘴，像小孩将打碎了的洋娃娃一片片捡起来一样，将碎条拼到一起，亲吻，瞧着，嘴里喃喃地说：

“我的侯爵啊 我的侯爵啊！”

过了不久，阿尔杜尔发现这些宝贵的碎条已经被遗忘，扔到了脏衣服堆里。

这件事使他心情平息了下来，似乎证明了孔姹对于那位侯爵已经不放在心上了。更何况尽管白天有时候她的一些举止、她的一些心不在焉的表现、她的一些撅嘴表示、她的一些无缘无故的叹息，使他模模糊糊地感到妒意，但是，到了夜间赤裸拥抱他时的那股热劲，又似乎是一个美妙的证据，证明了她是爱他

的。习惯成自然，他对她的迷恋一天比一天难解难分，干脆连上街也不上了。这个房间，里面的椅子上堆着一条条弄皱了的裙子，床底下堆着一堆堆的脏衣服，但是，哪怕是拿梵蒂冈的雕梁画栋来换他这个房间，他也是不干的；哪怕是天堂的美景，也比不上对面和旁边的房屋的肮脏的正面的景致能给他更大的快乐和温柔乡之感。在那房间里，在那闷不透气的空间，有一股女人气味，有一股脂粉气，有一股枕席气味，使他心旷神怡，他躺直身子在床上，嘴里叼着雪茄烟，听着梅尔绍尔弹奏他的法多曲，看着他的那位安达卢西亚美人儿拖着长裙，过着漫长的懒散生活，过着沉溺于床第之欢的生活；吉他的呻吟声、孔妮的扭动身躯，都使他陶醉在一种低级沉沦的多愁善感之中；这时候他伸出胳膊去抱她，呼唤她，他的双眼就在筋酥骨麻的淫欲中徐徐闭上，伸手去抚摸她睡衣底下那不穿紧身胸襟的富有弹性而又软玉温香的腰肢。他什么书都不看了，连报纸也不看了。任何精神上的活动，在他心目中已经是令人讨厌的了，仿佛他的那个疲惫了的、麻木了的心灵，在热腾腾的低级趣味中打滚了很久，在这种公鸡式的生活熏陶中打滚了很久，现在即使有了可以上升到更高级的事物之中的可能，这个心灵也会加以拒绝。他甚至连盥洗也懒得

去，装扮一下边幅也嫌麻烦：他的身体在沉沦中觉得更加舒服。他起床就穿着拖鞋，身体弯一下腰，然后就走几步路到餐桌上去，在餐桌上停留到上午 10 点，同梅尔绍尔一起喝杜松子酒。然后，就是法多曲和马拉加民歌，他呢，就又伸直身子躺在床上，双腿张开，粗野的兽性得到了满足，他一声不响，说出一句声音来也只是发出一种傻乎乎的哼声，自己觉得自己“舒服极了”，哼出几个刚学会的西班牙语词语：“姑娘们万岁！”小姑娘，别这么说！……”

但是，这些懒散的日子终于到了一个尽头，孔妮声称她想到圆桌去同大伙儿一起吃饭。她说她对在这地方单独用餐太令人厌烦了，这个小房间太阴暗了；又说房间里老是有一股难闻的食物气味；又说楼下的餐厅至少气氛欢快一些，那里有人嘛。阿尔杜尔对此感到不快，他认为这种愿望，预示她已经开始厌倦了，梅尔绍尔也支持阿尔杜尔（梅尔绍尔认为没有什么比得上“按卡楚恰舞^①方式寻欢作乐”更加得意的事了），所以阿尔杜尔就对孔妮的要求表示反对。但是孔妮到了第二天吃饭的时候，对端到她面前的每一

① 卡楚恰舞是西班牙安达卢西亚的一种舞蹈，轻快，用响板打节奏。——译者

道菜都做出伤心拒绝的姿态，只是长叹一声。阿尔杜尔很不好受，真是见鬼，闹什么孩子脾气！

她干脆申明，如果仍然在那处小小的角落用餐，她就向阿图沙的天主圣母发誓决不用她那漂亮的樱唇碰一碰哪怕是一片面包。

阿尔杜尔生气地叫嚷道：

“那好吧，曼努埃尔！明天我们在楼下用餐！”

她马上跳起来抱住他的脖子，给他一个响吻，作为报答。

她这样做，目的是要给另一个西班牙女人梅尔塞德斯一点颜色看看。她早就一直在那个用梅尔绍尔的滑稽用语来说她的“同行”身上用心计。她从女仆口中知道了梅尔塞德斯穿些什么，有些什么内衣内裤，她的腿长得怎么样，她的相好送给她什么东西，她同哪些人谈情说爱，总之，什么事情她都一清二楚！她查清了梅尔塞德斯拥有的衣服更多，戒指更漂亮，别有一番风韵，她就下定决心，非把梅尔塞德斯“彻底比垮”不可。她对梅尔塞德斯本来无冤无仇，她只想让梅尔塞德斯气得直哭！

他们第一次下楼到大圆桌同大伙儿一块儿吃饭的那一天！孔姹花了好几个钟头在镜前试发型，试衣服，扑香粉；她还逼阿尔杜尔在头发上抹了许多发

油，在燕尾服上插上一支茶花，让他显得 guapo^①些，然后，孔妮又摆出一副公爵夫人的派头，拖着窸窣作响的丝绸衣裙，由梅尔绍尔挽着粉臂，姗姗下楼。可怜的梅尔塞德斯猝不及防，只穿着一件鲜红色的长罩衣，头发也没有梳得很整齐，陪在她身旁的那个秃子，衣领都已经穿脏了，正在用那双色迷迷的淫棍小眼睛窥望着她。两个女人迎面而过的时候，彼此相望的目光，就像要将对方刺透的锐利匕首；梅尔塞德斯的脸，变得同她的长罩衫一样的通红，而孔妮呢，她摆出一副公主似的姿势，正襟危坐，坐到椅子上，仿佛这位公主是不得已才到这小饭馆来就餐的，她将胳膊肘支在餐桌上，手捧着脸，向她的对手显露出她的几个戒指上所有的各块宝石，仿佛要将这些宝石当作子弹一样射向这个对手。在整段用餐的时间当中，她都使梅尔塞德斯如坐针毡。她吃茶的时候装出厌烦的样子，有时同阿尔杜尔轻声讲几句悄悄话，有时又向那个秃子投出了对他的丑陋相表示讨厌鄙视的目光，有时又满有权威地同梅尔绍尔讲几句，宛如一个女王向廷臣下指示似的，而且随时都拍打衣服的袖子，让人家注意到她穿的这身丝绸衣服是多么的贵

① 西班牙语：漂亮。——译者

重。梅尔塞德斯呆若木鸡，饭都咽不下去，那个秃子向她做了一个亲热讨好的姿势，她都忍着怒火冲了这个秃子一顿，孔妮下令叫阿尔杜尔要一瓶香槟酒，这时梅尔塞德斯气得脸色发白，站起身来，拖着裙子走了出去，那个秃子跟在她后面，弯着腰，将白色帽子的帽檐紧紧压在额前，一副哭丧着脸的可怜相。

到了第二天，梅尔塞德斯在餐桌上出现的时候，就穿上了一件蓝色的丝绸衣服，方形的开胸，满身珠光宝气，头发上插了两朵茶花。

就在这一天下午，第一次有一个西班牙青年人也到了这餐桌来参加用餐，这是个十分漂亮的小伙子，肤色嫩白，目光流转顾盼而又慵懒，嘴唇上的小胡子像是用中国黑墨涂上似的，他风度翩翩，头发卷曲得很厉害，前额上留了两个卡普尔^①式的发髻。他看来是梅尔塞德斯和那个秃子的熟人；他们彼此从餐桌的两边交谈了几句。梅尔塞德斯的眼睛常常盯住他，到了晚餐结束的时候，这个人十分斯文地替梅尔塞德斯剥开棒子，孔妮看见了此情此景，气得咬牙切齿。

她要给梅尔塞德斯颜色看看的这个愿望，这时就

^① 卡普尔（1839—1924），法国著名男高音歌唱家，曾任纽约音乐学院院长及巴黎歌剧院导演。——译者

变成了她的一个朝思暮想的热望；她逼阿尔杜尔再给她做一套衣服，她想天天晚上都到剧院去，让梅尔塞德斯知道，让她“难受难受”。每当她看见梅尔塞德斯走出二楼阳台的时候，她就故意大声张扬地走下楼梯，找一辆敞篷四轮马车，靠坐在上面，大声地哈哈大笑，装出一副十分活泼得意的样子，一会儿高声呼叫梅尔绍尔，一会儿又高声呼叫阿尔杜尔，说什么她忘记了那把遮阳伞啦，又说什么要他们去替她找一下那块网眼针织的手绢啦。……街上的人都驻足观看，对她这样神气十足高声喧哗感到惊讶，对她表示钦羡。在上面阳台的梅尔塞德斯如果来不及离开阳台，就装作注视着天空或是注视着对面的房子，或者就背转过来对着大街，对着房间里面说话、哈哈大笑。孔妮对梅尔塞德斯这样对她置之不理气炸了肚子。她用最不堪入耳的名称来叫梅尔塞德斯。车子一开到阿特罗，她就吩咐转回头，回到饭店去，为的是要“在窗口再给她颜色看看”，在她面前摆摆阔气，从出租马车的踏脚板下来时显示自己衣裙的宽大下摆、自己那双粉红色的丝袜子。——同时，阿尔杜尔一面给马车夫付车费，一面心里忖度着：

“又 10 个托斯当扔到街上去了！”

这是因为他又开始为钱的事情牵肠挂肚了。他想

写信给卡尔内罗，把他原先存在那里的另一个孔托取出来，但他又下不了决心；他觉得，这样花天酒地，钱取出来了也会很快就花光。然后呢！就要离开孔姹了！孔姹这样爱他，这样一心一意要从良，获得新生，为了配得上他，一天比一天更像一位“名门淑媛”，甚至每逢礼拜日就去望弥撒，又想学弹钢琴，每天午饭后，就吃力地学《新闻日报》上的拼写，在这样的情况下，一旦离开她，就等于置这位可怜的姑娘于死地了。他怎么能离开她呢！这样太卑鄙了！难道他还能回到奥利维拉德阿泽梅斯去，重新陷进那个沉闷粗野的环境之中，重新到科尔科瓦达酒吧打弹子球，星期天下午重新到那公路旁的松林里迎着那碎石路的灰尘散步吗？

就在这些日子里，一天早上，当他们都在小房间里，潘卓正在给孔姹梳头发的时候，梅尔绍尔忽然进来了，他垂头丧气地一屁股坐到一张椅子上，那总是和善的阿尔杜尔就十分关心地问他：

“出了什么事吗？”

梅尔绍尔焦急地盯着阿尔杜尔，像演戏那样紧握着双手：

“唉，阿尔杜尔，能救我的只有你了！明天，我无论如何要拿出 10 镑才行。要不然，我就完蛋了。

唉！阿尔杜尔……”

阿尔杜尔十分为难，打断了他的话，说，现在他全部财产只有 14 镑了，那一个孔托用剩下来的只剩下这点钱了，而且还欠了饭店的账，所以他不能……。

梅尔绍尔怒气冲冲地向空中打了一拳：

“我是死是活就看这一着了！”他恶狠狠地嘟哝着。

“你也明白，老兄……”

“算了，去你的吧 算我倒霉就是了！”

他边看着潘卓给孔姹梳头，边气冲冲地把吉他弹响。

阿尔杜尔原先要在普里斯给孔姹订个包厢，因为孔姹要到那里去，要用一顶新买的帽子把梅尔塞德斯“彻底比垮”，此时，他心中十分不快，就走出了房间。梅尔绍尔的这一讨索，使严酷的现实一下子摆到了他的眼前：他已经穷得叮当响了！再过几天，他连出租马车也雇不起了！但是，他又很难拒绝给梅尔绍尔这笔钱；这是他的知心朋友，是个能推心置腹的人，他对孔姹又是这么的好，这样百依百顺，这样讨人喜欢……

他再走进房间的时候，就下定了决心，要向卡尔内罗讨取 50 万雷阿尔；但是，无论如何，为了省着

用，见鬼！……这 10 镑钱是不能给梅尔绍尔的。他自己才是最要紧的！

当他把帽子放在一张椅子上的时候，孔姹却站得直直的，摆出一副架子，交叉着手臂，严厉地质问他，他不肯帮助梅尔绍尔解决燃眉之急，到底是什么意思？只有忘恩负义的人才会做得出来！还有什么友谊可讲呢！唉呀，她现在看清楚了，葡萄牙人彼此都是虎狼关系啊！唉，要是那位伯爵或是侯爵，那可大不一样了！他们是另一种人啊！

阿尔杜尔很不好意思地在她耳边轻声地说，他的确拒绝了梅尔绍尔要钱的要求，但这是因为他推测那是为了赌博的缘故，而他却是想使梅尔绍尔戒掉这个坏习惯！接着，他又把梅尔绍尔大大赞扬了一番，说梅尔绍尔是他最好的朋友嘛！他为了这样的朋友，两肋插刀也是在所不惜的呀。他还说了一大通抒情诗的词句，谈到奥雷斯特斯同皮拉德斯的生死之交^①。而孔姹呢，每当阿尔杜尔同她说话说得太快的时候，或是讲得文绉绉的时候，她就听不懂他说的是什么，此时听他讲这一套，就转过身去，背对着他，说，既然如此，阿

^① 奥雷斯特斯是希腊传说中特洛依王阿迦梅农之子，皮拉德斯是他的挚友。——译者

尔杜尔就应该拿出‘绅士’风度来才是道理呀。

当天晚上，阿尔杜尔就将 10 镑给了梅尔绍尔，同时又含糊其词地说，他“收到了一点点钱”。接着，他就向梅尔绍尔说出心里话，对他说，他自己的两位姑姑虽然富有，但对他这样挥金如土已经开始感到惊讶了；他自己的私人财产——是现金的动产——正在枯竭；所以，必须想想办法怎样弄到钱……只有一个办法，那就是争取上演他的那部剧本……

梅尔绍尔张开了手伸了出来，好像是不让他继续讲下去。

“这件事就包在我身上了。不必再多说了。这件事就是我的事了。你那剧本的手稿在哪里？”

“梅尔绍尔，你也明白，一等到这部剧本有了收益，到时你要多少都……”

“不必再多说了。就把稿子拿来吧！”

阿尔杜尔既然吃了这粒定心丸，就放心给卡尔内罗写了一封信，信里说，“为了一些业务之需”，他希望能取出 50 万雷阿尔。

两天之后，当他还躺在床上没起来的时候，梅尔绍尔兴高采烈、得意洋洋地推开他的房门冲了进来。这一天早上梅尔绍尔同演出商谈过了！真是赶上好时机，这个演出商答应半个月后给他回音。事情当然是有

眉目了！对不对呀？有谁能像他梅尔绍尔这样能干的呢？

梅尔绍尔在兴奋之余，又隔着衣服搔孔妮小脚的痒。孔妮发出娇嗔的轻声叫声，蜷缩到阿尔杜尔怀里，阿尔杜尔也兴高采烈，答应给孔妮买一套新衣服去参加首次公演。梅尔绍尔又提醒说，应该请演员们吃一顿夜宵。孔妮听了马上拍手赞成，她此时已经心花怒放，想像着自己如何主持这场盛筵，坐在中间，一边是演小生的库尼亚，一边是演纯情女郎的玛丽亚·若安娜。这是又一次机会，可以给梅尔塞德斯一次颜色看看！

这是因为她们两人的明争暗斗还在继续进行，而且越演越烈。使得孔妮一肚子气的是梅尔塞德斯来往的人多，又有那个漂亮的西班牙风流小生同她交朋友，这个西班牙人现在干脆挨在梅尔塞德斯身边用餐：他们俩当着那个秃子的面有说有笑，讲悄悄话，亲亲热热，而这个秃子呢，他都如醉如痴地坐在那里，对于自己这位西班牙情妇这样活泼开心，甚至还很欣赏。孔妮对他们俩这样你亲我爱表现出很气愤；她觉得梅尔塞德斯是个贱货，竟然当着一个这样的痴情的大老好人面前同那样一个花花公子打情骂俏！这简直是一个婊子的所作所为！她自己呢，在吃饭的时候正襟危坐，俨然一副严肃正经的清教徒的架势，对一个卖淫

妇的放荡行为深恶痛绝。但是，她的一双眼睛，却时不时向那个西班牙人发出阵阵秋波。梅尔塞德斯呢，她很有心眼儿，她对这一点早已看在眼里，于是故意显示同这个西班牙小生亲密无间，紧挨着他同他交谈，把手指按在他的胳膊上，用万般柔情的目光瞧着他。孔妮坐立不安，在椅子上不断变换姿势。那个西班牙人打着色彩鲜艳的领带，有时伸手拽一下自己平纹布衬衣的袖口，嘬——嘬嘴唇，慵懒地靠身在椅背上，一面向梅尔塞德斯微笑，一面向孔妮投出懒洋洋的目光。

孔妮上楼回房间的时候，一天比一天更加激动。她现在同那个老妇人的悄悄话越来越多了；阿尔杜尔有好几次向站在窗前的孔妮走过去，往下一看，看到下面阳台上那个西班牙小生摆出“优美”的姿势靠坐在那里，显示出了他那上衣下盖着的漂亮的女人型的屁股，他吸着他的雪茄烟，喷出阵阵烟雾，他那双加的斯人特有的大眼睛不时向上翻转。此情此景，使阿尔杜尔看见了感到很生气。他知道这个人是卷入了萨尔沃切阿^①的暴动，从加的斯流亡到此地的。阿尔杜

① 萨尔沃切阿（1842—1907），西班牙无政府主义者。1869年暴动后流亡巴黎，后又返回加的斯市，1871年当选该市市长，同年10月参加第一国际。后又因参加暴动被判无期徒刑。越狱后出版《社会主义者》报。——译者

尔觉得这个人的确一表人材，所以这个人在这里，就使他感到不安。不过，有一天晚上，他听到孔妮用十分蔑视的口吻对梅尔绍尔说了一句对这个流亡者似乎深恶痛绝的话：

“¡Mira! ¡Si es un niño! ¡Si es un pollo! ¡Más feo! ①...”——她甚至摆出一副恶心憎厌的脸容表示说，她最讨厌脸上一副女人相的男人。呸！她甚至觉得他的长相十分可笑呢！

另一方面，阿尔杜尔又重新一心一意去搞他的文学了。只要有一个晚上的鼓掌喝彩声，他就能名震遐迩，荣光遍体，榜上有名！这一下子，他迄今为止受到的种种屈辱，都可以扬眉吐气地一一洗雪。他回忆起了自己剧本中最得意的一些场面，此时对自己能一举成名已经不再抱什么疑问了。到那时候，日子会多么美呀！众人纷纷发出的鼓掌喝彩声，将会同孔妮和他甜蜜亲吻的声音混成一片；因为他一成了名，孔妮就会看到他这样有名，又有别的女人爱慕追求他，成为全国的天之骄子，这一下子就会更加爱他！日子会一天比一天一小时比一小时过得更加美好；在晚上，

① 西班牙语：“你瞧呀，他还乳臭未干呢！他是只小鸡呢！多难看啊！”——译者

观众席上如醉如狂的观众不断为他鼓掌喝彩；演出散场后又同这位梅尔绍尔老友以及另外一些朋友吃夜宵；然后又是孔姹在枕席上娇声浪语；到了次日上午，又是剧院的账房里一镑镑的进账叮当作响！

但是，卡尔内罗的回信迟迟没有来！阿尔杜尔开始有了一些惊惶不安的预感。这个家伙会不会跑掉了，或者会不会破了产？他会不会拒不认账呢？会不会闹到对簿公堂打一场官司？我的天呀！每当信差经过的时候，阿尔杜尔的心就充满期望，扑扑跳着——但是还是没有来信，他就饭也吃不下，喉咙像被卡住了似的，他目光呆滞，心里忖度着，说不定这就是他最后一次同孔姹一起用午餐了。他甚至给卡尔内罗发了一封电报——一天上午，他按捺不住心中的不安，就像是一个人为将来可能发生的不幸事件预先打底说句话那样，他向孔姹坦白说，他正在等着一笔钱，但钱一直没有来！真是见鬼！他甚至担心对方是不是出了什么问题……

孔姹听他告诉这个消息的时候，表现得根本不在乎的样子。她的举止行为变得更加古怪了：她神经质得很：窗口似乎成了她生活的中心；她一会儿走到窗前，然后又回来，擦擦双手，低着头，闷闷不乐；另外有时候她容光焕发、兴致勃勃地探首外望，阿尔杜

尔见此情景，就好奇地走上前去看个究竟，但是什么都没有发现；只看见那个西班牙男人的房间的阳台上放着一张空椅子，上面有一张叠着的报纸。孔姹同那个老女仆的悄悄话越来越多了；她似乎很欣赏这个老妇人，没有这个人就过不了日子，老是要喊她来，给她各种各样的礼物，像一些旧的条带呀，鞋子呀，已经穿得很旧的上衣呀；当阿尔杜尔对她们俩这样亲密表示诧异的时候，孔姹就回答他说，一个女人总是需要有个女伴，来解解闷：现在就近又没有别人；难道他希望她这样一位淑女夫人去同二楼的那个婊子交朋友吗？不行——免开尊口！

“你们俩谈些什么呀？”

“谈你呀！”

虽然阿尔杜尔一天比一天更加信誓旦旦地表示对孔姹的爱心不渝，但是孔姹却往往粗野地对待他；她讨厌地推开他，不让他拥抱：我的天啊，一个女人不可能老是让一个莽汉的狂吻弄脏了嘴唇的呀！

有时候，晚上就寝，她就借口有偏头痛，不让阿尔杜尔碰她，连用指甲尖碰一碰都不行，这使得《珐琅与珍宝》的那位作者吊了胃口，深感失望，正像一条狗被抢去了嘴里的一块骨头。但有时候，她又无缘无故忽然在特别的时刻热情大发。阿尔杜尔从人种特

点的角度来解释她的这些变化，认为安达卢西亚种族有一种特别细腻的敏感性，他对孔妮一天比一天更加入迷。只要卡尔内罗有回信，他也就万事如意了！

终于，那位可敬的卡尔内罗回信了，这是一张很宽的划了道道的信纸，他在信中解释说，他这笔汇款之所以迟迟未发出，是因为他外出了一趟，到那“无敌之城，因为有一些生意上的事急于要到那里去处理，而且还要把他那位年青的姑娘阿德莱德带到圣若昂剧院去观看一场抒情诗剧……”

阿尔杜尔懒得看下去，把这封信扔到了一边，得意洋洋地一看再看那几张由下城区一个商人承兑的汇票。他忍不住将这个喜讯告诉了孔妮，漫不在乎地在她面前挥舞那几张汇票，仿佛是个富翁：

“新来的钱。”

“啊！”她冷冷地说。

孔妮的这种漠不关心的态度，使得阿尔杜尔感到十分恼火。他对她这样的态度真是无法理解：他出于一片柔情，要让她享受到作为一个妻子的种种特权，要让她同他一起不分彼此地分享他的利益、他的感情，从而使他们俩的关系升华富贵起来，而她呢，她却向后退缩，拒绝了任何十分亲密的同甘共苦的关系，不愿参与他的计划和他的种种秘密，她只是让他

享用她的肉体，但却将自己的心灵和意志保留起来。她似乎只想保持自己作为一个情妇的身份。阿尔杜尔感觉到他们俩之间有一种说不出的什么在把他们分开；他们两人的天性，正如他们两人的肌肤一样，只是表面接触而已，并没有彼此深入，阿尔杜尔虽然有了一个女人同他一起吃饭，一起睡觉，一起生活，但有时候仍然感到一种缺乏他人同情的痛苦，感到自己的感情机能处于可悲的停滞状态。而为了使自己感觉到并不是完全没有别人对他的关怀，他的心灵就去另找寄托，回忆起了萨比娜姑姑。这种回忆，就像是一个人在拼命寻找自己的归宿似的。

他甚至想到要给萨比娜姑姑写封信，不料有一天他却收到了萨比娜的一封长信。多么令人惊喜啊！字迹潦草到几乎不能辨认，但是，所有这几张信纸都洋溢着温暖的亲情，她写的 F 字母和 T 字母的笔钩，都像是一个个要拥抱他的曲弯。信里面是这样说的：

“我亲爱的孩子：

我希望你收到这封信时一切安好，我每天都诚心诚意向圣母祈祷，保佑你安好，我刚从瓦斯科那里得悉，你又取去了一大笔钱，我甚至觉得这是罪过啊。你真不知道，我们在这里多么吃惊，因为我们知道你身在远方，说不定是在那茫

茫人海之中病倒了，又不能每天准时吃饭，我们看见你花费这么大，很难过，这是你的教父辛辛苦苦挣来的，你的那地方可是一片不信宗教的巴比伦式的花花世界啊。我过得不好，年纪老了，没办法；日子不容易挨下去，天晓得我还能不能再见你一面，我每天都向圣母祈祷，求圣母保佑你，因为你是值得受到保佑的。据说你还上了报纸，我感到吃惊，不过瓦斯科说，上报纸的都是重要的人和政界要人。阿尔布刻尔克小哥托天主的保佑，过得还好，这个月玩 15 场打通关已经通了 12 场，所以这个月算他的手气好。再见了，孩子，愿天主与你同在，就在你的心中。里卡尔迪娜姑姑代问你，她流了鼻血。鲁萨在做一条长衬裤，是用我省下钱买的一小块亚麻布做的，那只小猫嗓子哽住了，真令我操心，冬天对老人总是很讨厌的。你如果能回来就回来吧，因为我心里有预感，圣母正在召唤着我，要我到那边去，找到安息，也找到已经去了的人们。阿尔布刻尔克小哥嘱笔代问，他一直都是这么一个大好人。你在那边饮食要小心，我听说那边吃的东西很糟糕。再见了，我的孩子，但愿你一切顺利，不像我这么倒霉，现在我看到死神已经不远了，我紧

紧拥抱你。

爱你的姑姑
萨比娜”

阿尔杜尔手里拿着信，心飞到了远方；到了那边，到了奥利维拉德阿泽梅斯的那座小房子那里，那小房子是多么的安静，多么的甜蜜；在小猫儿睡觉的地方，一束太阳光，遍照着整个餐厅，那个古旧的挂钟在滴答滴答地响，萨比娜姑姑在打她的毛线；到了中午，塔上的钟一响，全镇的公鸡都喔！啼鸣，在昏昏入睡的小镇的宁静气氛中，一座水车在辘辘作响……

他正坐在床脚边冥想着时，孔妮把他拽了起来；孔妮脸上仍然带着睡意，头发散乱，正在要找一条带子；一张张的椅子上横七竖八地堆满了穿脏了的裙子；一股湿润的空气使人感到懒洋洋；在梳妆台上，堆着一些带着头发的刷子，当中还夹着一些假发。孔妮醒过来的时候心情很不痛快，阿尔杜尔面对着孔妮这副绷着的面孔，就依稀想到，他在这个房间里是同这样一个女人姘居厮混，但是在房间之外，却有清新的空气、有鲜绿的田野、有心灵清洁的高尚的生活；他向往一种更为崇高的、更为纯洁的东西……

梅尔绍尔出现在门口，孔妮正在穿衣裳，所以阿

尔杜尔就同梅尔绍尔到小厅去，手里还拿着萨比娜姑姑的信。

“家里来信了吗？那位记者问他。

“是我的姑姑来的信……”

“有钱附上吧！”梅尔绍尔双眼发出了光芒。

阿尔杜尔红着脸回答说：

“寄了一点钱来。”

“该好好敲她一笔 是一笔大数目吗？”

“还可以。”

“该好好敲她一笔 好好敲她一笔！”梅尔绍尔兴高采烈地反复说。

“包在我身上！”阿尔杜尔装出一副玩世不恭的样子说。

过了几天，阿尔杜尔下楼到大厅去找雪茄烟——这是这家饭店里有名的“卡尔瓦哈尔之亲密”牌雪茄烟，但是，侍者曼努埃尔却拿出最后一个已经空了的盒子给他看，对他说：

“您瞧……”

阿尔杜尔看来很失望；这时候，那个漂亮的西班牙小伙子，本来正在一边喝他的咖啡，一边看报纸，这时就很亲切地站了起来，伸出自己的雪茄烟盒请阿

尔杜尔抽：

“是一样的。你请抽吧。”

阿尔杜尔有点茫然，说了一声谢谢就停住了。但是那个西班牙人却盛情地非请他抽不可，于是阿尔杜尔只好拿了一支雪茄烟，说了一句不三不四的西班牙语，但是这时候那个西班牙流亡者却微笑着对他说，他不妨讲葡萄牙语：讲葡萄牙语他是能听得懂的，他甚至还 hablaba^①葡萄牙语呢；何况这两种语言又是如此的相似……

阿尔杜尔对于自己能用葡萄牙语来表达感到高兴——因为硬要说西班牙语这对他是一件苦差使——而且为了表示客气，就问这个人到里斯本是不是已经很久了。

这个人到里斯本是 4 个月前的事。他还滔滔不绝地说，他是个联邦共和派，曾经在加的斯的街垒上战斗过，已经被判处死刑。

这样悲壮的身世，打动了阿尔杜尔。这个小伙子在他心目中成了像丹东那样伟大的人物；于是，他一念之间，出于本能，要博取对方的好感，于是就自称也是共和派。他含糊地谈了那个民主俱乐部，自称是

①西班牙语：“讲”。——译者

热烈崇拜卡斯特拉尔的。他接受了对方请喝的一杯咖啡，两人就对桌而坐，抽着雪茄烟，彼此要好起来了。

这位流亡者的声音颤动而又热烈。安达卢西亚人的轻松活泼，使他的一举一动、他那多变的面部表情，都有一种特殊的诱惑力。他好像认识了阿尔杜尔好多年了似的：他一下子就向阿尔杜尔讲了一些政治上的知心话，大骂波旁王族，预言全球共和国必将诞生，把维克多·雨果称为天神，叫阿尔杜尔作 hijo mío^①。

这个小伙子那副神情、那些举止，都像一个靠女人吃饭的小白脸，但是阿尔杜尔竟然发现这个人在文学上和社会问题上的见解在他看来是十分值得钦佩的，因为这些见解同阿尔杜尔他自己的见解是相符的，这一发现，使得阿尔杜尔感到惊讶。于是他接着热情洋溢地谈到了西班牙，谈到塞万提斯的这个祖国，谈到这个伟大的民族……。这个西班牙人听了大为感动，他向阿尔杜尔发誓说，他从未遇到过一个他如此敬重的葡萄牙人；为了用古老的安达卢西亚方式

① 西班牙语：“我的儿子”，但通常在亲密朋友中相互称呼。——译者

庆祝一番这次结下的交情，他叫侍者到他房间去取一瓶特别的曼萨尼利亚白葡萄酒……这是一种“香醇佳酿”。两人喝了酒，握了手。阿尔杜尔觉得这酒的味道特别香醇，那个西班牙人则兴致勃勃地唱了罗宾逊^①的一段咏叹调：

不过啊，赫雷斯酒
会使男人有劲，使女人发热……

他邀请阿尔杜尔到加的斯去看看；到时他会把打过仗的地点指给阿尔杜尔看，在那里，联邦主义者曾经显示了英勇作战的精神。应该见一见他的朋友萨尔沃切阿，他真是一位英雄！话又说回来，他正在等待大赦，到时就要依依不舍地离开葡萄牙了，葡萄牙这个国家的新闻自由，还有葡萄牙女人的美貌，都使他为之倾倒！

顺带，他好像是忽然记起来似的，就问了一句，同阿尔杜尔一起的那位姑娘是何许人也。

“是我的情人，”阿尔杜尔有点不好意思地说。

那个西班牙人就打了个呵欠，身子往椅背上一靠，漫不经心地说，他自己的 *querida*^②留在了塞维利

① 罗宾逊，英国著名女演员。——译者

② 西班牙语“爱人”。——译者

亚……。不过，在眼下，应该是政治第一，儿女之情第二嘛：当人民在水深火热之中的时候，是不能想到什么享乐的！他的 *querida* 现在就是祖国啊！

他又硬要阿尔杜尔再拿一支雪茄烟，然后又说，他现在要去写他的通讯了，于是边说边用口哨吹着“马赛曲”，走开了。

阿尔杜尔三步作两步奔上了楼梯，去告诉孔妮自己刚交了这位新朋友，他心里很高兴，因为这样一位漂亮而出众的西班牙人对他也产生了好感。孔妮听了满脸通红，低着头，眼睛盯着鞋尖，在房间里转了两圈，有点颤抖地走到梳妆台前整理一下那上面放着的一个个刷子，最后，她又用含糊不清的声音说她觉得她的这位同胞，“*Su paisano*”，脸长得像个坏人。但是，忽然之间，她迸发出了一阵兴致，抱住了阿尔杜尔的腰，同他一起打转转，跳起华尔兹舞来。

过了一阵，侍者端着一盒“亲密”牌雪茄烟进来，这是那位西班牙人送的礼物，还附上了他的一张名片：

曼努埃尔·曼里凯·罗哈斯·

伊·库埃瓦斯

阿尔杜尔简直是受宠若惊，孔妮则以一个对社交

礼仪有经验的女人的权威口吻说，有必要请这个人吃一顿晚饭。对孔妮想得这样周到，阿尔杜尔十分佩服，到傍晚时分，孔妮盛装打扮，满身脂粉香水，坐到了餐桌旁边，焦急地等着，而从4点钟起就出去了阿尔杜尔，此时挽着曼努埃尔·曼里凯的胳膊出现在她面前；她满脸通红，酥胸一起一伏，眼皮垂下，很得体地欠身为礼。

这顿晚饭吃得十分愉快。曼努埃尔使阿尔杜尔十分感到兴趣。他讲了一些自己如何口袋里只有4个杜罗^①就逃到葡萄牙途中的一些滑稽故事，使阿尔杜尔听了哈哈大笑；他又讲了自己遍历各地的见闻，描绘了哈瓦那、咖啡园、热带森林、黑人舞蹈和炽热的天空，使阿尔杜尔听了十分兴奋；他又讲述了西班牙内战的许多罗曼谛克的逸事，讲了加的斯市海关大街上街垒的英勇保卫战，使阿尔杜尔听了为之神往；他又说出了自己雄心勃勃的政治计划，向阿尔杜尔预示将要成立一个由各拉丁族共和国组成的大联邦，同盎格罗撒克逊族和斯拉夫族各国的专制暴政相对立，使阿尔杜尔听了为之吃惊。他的民主热情一发不可收拾，就正要破口大骂罗马教廷和天主教会，但此时笃信宗

^① 杜罗，西班牙银币，相当于5个比塞塔。——译者

教的孔姹作出了一个不以为然的手势，于是曼努埃尔先生马上缩了回去，甚至还说：

“¡Pero nada se hace sin la voluntad de Dios^①!”

这种做法，在阿尔杜尔看来，是十分得体，十分彬彬有礼的举动，他感动了，于是毫无保留地同这个西班牙人交上了朋友。接着，他们谈论了里斯本，谈论了马德里，兄弟般地亲切干杯——但这时候梅尔绍尔闯进了门口。他一看见这个西班牙人竟然舒舒服服地坐到了他平日坐的座位上，就一脸失望的神情，孔姹看见了，发出一声笑声：

“¡Es Melchior el pobre!”^②但是她接着马上就郑重其事地将梅尔绍尔介绍给那个流亡者。

梅尔绍尔慢吞吞地拉过一张椅子来，绷着脸接过了一杯桔香酒，一言不发，满脸愠色，手指发着抖，在捋着唇上的小胡须，向阿尔杜尔、孔姹和那个西班牙人投出恶狠狠的目光。

到了最后，他再也按捺不住了，就站了起来，把阿尔杜尔喊到卧室里，气冲冲地交叉着双臂，用一种窒息的声音对阿尔杜尔说：

① 西班牙语：“不过，没有天主的意志，那是什么都办不成的。”——译者

② 西班牙语：“这是梅尔绍尔，可怜的！”——译者

“这个西班牙酒鬼闯到这里来捞白吃，是怎么一回事呀？”

阿尔杜尔将他同这个人邂逅，这个人敬他雪茄烟的经过说明了一番，并且对这个西班牙人称赞不已，说这是个才华横溢的小伙子，还去过哈瓦那呢……

“去见他的鬼吧！”

“说话声音轻点，老兄！”阿尔杜尔很不安，赶紧去把房间的门关上。

“什么轻点不轻点的！他是个酒鬼！这是开的什么玩笑呀！本来咱们仨在这里好好的，就像天主同天使们在一起，过得高高兴兴……。现在全都搞糟了！拿我来说，我就再也不会踏进这里一步了……”

他气得胡须的毛都一根根竖起来。阿尔杜尔本来想安抚他一下，说，这位曼努埃尔看样子是个细人嘛……

“你看吧，有你的好戏看！”

“但这是什么原因呀，是怎么一回事呀？”

梅尔绍尔犹豫了一下，似乎想透露点什么内幕，但是马上又气急败坏地耸耸肩头：

“都是政府做得不对！这些西班牙流氓！我是痛恨这些人的！……”他接着又发出了一大堆激烈的爱国言论：什么伊比利亚半岛联邦，是无耻之尤！不

过，西班牙人最好别同他狭路相逢！他要食其肉寝其皮！真的，要食肉寝皮！……”

但这时候孔妮在小房间里面发出了一阵十分高声的、十分热烈的笑声，这阵笑声打断了梅尔绍尔的话，使他愣住了：他从头到脚打量了一下阿尔杜尔，恶狠狠地，鄙视地，然后，他把帽子往后脑勺一拉，边骂着边冲出走廊走了。

阿尔杜尔回到了小房间，正要告诉孔妮梅尔绍尔拂袖而去了，但这时候他发现孔妮十分兴奋，脸色红润发光：阿尔杜尔从未看见过她如此美丽动人；她原来发现了曼努埃尔还是她的一个亲戚呢，所以他们彼此以亲昵的孔奇塔和曼诺洛相称！

这个流亡者这一下子成了他们的密友。孔妮不想再到那大圆桌子去吃饭了，她不想同“二楼的那个荡妇”并排一起用餐，曼诺洛不是前来同他们一起用餐，就是在餐末甜食的时候前来，一起喝杯咖啡，抽支 puro^①。阿尔杜尔对曼诺洛一天比一天更加器重：曼诺洛的那种旁若无人的乐天风度，迷住了阿尔杜尔；曼诺洛为共和国立下的汗马功劳，使阿尔杜尔为之肃然起敬；曼诺洛喜欢谈论政治，面前放着一小杯

① 西班牙语：雪茄烟。——译者

桔香酒，就对欧洲动手开刀，按照一个全球民主政体的模糊计划来重新加以分割；阿尔杜尔常常津津有味地听他讲 1868 年革命的奇闻逸事，高唱一些革命的小曲，或是在吉他上弹奏出安达卢西亚的塞基迪亚舞曲的呜咽曲调。他真是多才多艺：他会用一根压灭了的火柴在盘子上画出漫画；他又懂得招魂问卜术，又懂得舞剑——他还甚至把阿尔杜尔带到自己房间去让他增长增长见识，给他看看自己结识过的著名的共和派人士和当过 *sus queridas*^① 的女演员们的肖像。他对孔妮采取一种兄妹式的亲密而又谨慎的态度，说话用尊重的口气；他让孔妮十分开心，给她扔纸牌，用十分复杂的预言来给她 *buena - dicha*^②，一算起来，她同阿尔杜尔的命运总是连在一起的，像盛得满满的杯子一样充满幸福和欢乐。

最初几天，梅尔绍尔没有再来了。但是，一天下午 4 点钟，阿尔杜尔走进房间的时候，却看见了他坐在孔妮身边，踌躇满志地捋着胡子，原来他已经同这位姑娘言归于好了。他这天晚上对那西班牙人表现得比较和解了，甚至还自称他也是个共和派，而且还愉

① 西班牙语：“他的情妇们”。——译者

② 西班牙语：“算命”。——译者

快地接受了这个流亡者的邀请，参加他款待“孔奇塔和好友阿尔杜罗^①”的晚餐。这一次的聚会过得十分愉快。到了上甜食的时候，大家的香槟酒都喝得上了劲，就一起发誓要永远相敬相爱，组成了一个吃喝玩乐的社团：阿尔杜尔、孔妮公司！

阿尔杜尔原先对曼诺洛本来有一点朦朦胧胧的妒意，现在已经烟消云散了；不错，孔妮对曼诺洛是很亲切的，几乎是亲热的，但是阿尔杜尔认为这样的感情只是身处异国的本国同胞之间的友谊加上远亲之间的亲情而已。不但如此，孔妮单独同阿尔杜尔在一起，同他在枕席之间交谈的时候，也曾有时向他承认，她对曼诺洛是喜欢的，但并不那么信任，觉得他的“脸相不像个善良之辈”；她甚至还问过阿尔杜尔知道不知道曼诺洛的情人是谁。有好几次她当着阿尔杜尔的面追问曼诺洛“¿Quiénes eran sus amores?^②”；曼诺洛只是噘着嘴，一言不发，守口如瓶，在一再追问之下，就着重地说，他的情人就是祖国！更何况孔妮一口咬定说，曼诺洛虽然长得漂亮，但他这副长相不是女人所喜欢的：太女人气了，太相公气了！

① “阿尔杜尔”在西班牙语的叫法。——译者

② 西班牙语：“谁是他的情人”。——译者

而曼诺洛呢，他单独同阿尔杜尔一起说知心话的时候，又曾经向阿尔杜尔坦率承认：逼于真话实说的要求，他不得已只好打开天窗说亮话，他认为孔妮长得并不漂亮；说丑嘛倒也不丑，但是，阿尔杜尔应该看一看加的斯的那些女人才行！他应该看一看曼诺洛在塞维利亚的那位情人才行！那才漂亮呢！至于孔妮嘛……

阿尔杜尔也就放心了。他有时候让他们俩单独在一起，有时清早曼诺洛给孔妮送来一束茶花，但是孔妮的反应十分不在乎，很冷淡，阿尔杜尔反而看不过眼。

“姑娘，这是他的一番好意呀！他很殷勤周到！你应该喜欢才是嘛！”

“No me gusta, no me gusta^①，”孔妮边说，边转过身子，手里拿着那束茶花，以甜美的目光注视着这些花，仿佛是在亲吻这些花。

又重新使阿尔杜尔担心的，是钱的问题。自从同曼诺洛亲热起来之后，开销大增。这个共和派每天都出一个花钱的主意：要么是到凯鲁什^②去玩，要么是

① 西班牙语：“我不喜欢，我不喜欢。”——译者

② 凯鲁什，里斯本附近一处王宫，藏有许多艺术珍品，有瀑布、水泉、森林。——译者

到圣卡洛斯剧院去订厢座，要么是到阿尔热斯桥去吃夜宵，这种种，加上饭店的账、出租马车的车费、雪茄烟的开销，往往一天达到两三镑！

但是，他的这种生活方式已经积重难返了。这样的生活多么甜美啊！孔妮现在已经完全不闹情绪了，表现得十分正常、十分柔情脉脉。那个流亡者和梅尔绍尔组成了阿尔杜尔的一个小朝廷：阿尔杜尔喜欢看到他们吃他的饭，喝他的白兰地酒，向他的情妇献殷勤。他乐于在他们面前做出谈情说爱的表演，他们在他们面前吻孔妮，这使得梅尔绍尔不得不马上站起来，很窘困地把裤子往上提，那个西班牙人呢，就捋捋嘴唇，美丽的睫毛垂下来；终于有一天孔妮向他表示，当着别人面前搂抱她，同她亲热，这是对她不够尊重。

况且曼诺洛又挖空心思来讨好阿尔杜尔：他十分激动地收下了阿尔杜尔送他的一本《珐琅与珍宝》，还特地费了些功夫背诵了《自由颂》的某些诗节。他向阿尔杜尔许下诺言，一定要把整本书翻译成西班牙文，登在穆尔西亚的一份共和派报纸上，他在餐桌上击节赞赏地对阿尔杜尔说：

“¡ Don Arturo, es usted el primer poeta del siglo! ¡

Es usted Hugo! ¡Es usted un Dante^①!”

这样，既然有这样一位对他如此理解的朋友，有这样一个如此爱他的情妇，这位《珙琅与珍宝》的作者也就天天陶醉在享乐之中了。要不是钱上面有问题的话！该死的钱！

演出商的答复迟迟没有来，阿尔杜尔请梅尔绍尔再去同演出商谈一谈，催促一下。真见鬼，事情很急呢！他现在等的不耐烦了，原因不光是等着钱用，而且也是因为他巴不得早日能演出一种风靡观众的剧来在那西班牙人面前炫耀一番。梅尔绍尔乖乖地去找了演出商，但是这个人说他“忙极了”，要再过半个月才答复！不过事情是有眉目的，事情是有眉目的！

然而，梅尔绍尔对那个西班牙人又重新猜疑起来：尤其使他恼火的，是知道了孔妮又恢复了每星期两三次上午出门的习惯。一会儿是去探望病重的帕卡，一会儿是到成衣店去，一会儿只是散散步。梅尔绍尔指责阿尔杜尔不该同意她这样乱逛。

“这个姑娘在这里不应该像进了修道院那样嘛。”阿尔杜尔说。

①在西班牙语：“阿尔杜尔先生，你是本世纪的第一位大诗人！你是雨果！你是一位但丁！”——译者

他还脚跟着地转转身子，很骄傲自信地说：“我对她是有把握的，正像对我自己有把握一样。”

梅尔绍尔气冲冲地瞧了他的后背一眼，目光充满了蔑视的神情。

梅尔绍尔往往掩盖不住他突然爆发的对这个流亡者的憎恶。他有时候无缘无故地发火。孔妮看出了，就同他开玩笑打岔，问他这位 su abuelito^①怎么样了，是不是生 su nietita^②的气了，她拧梅尔绍尔的胡须，甚至坐到他的膝盖上，笑着，蹦着，这时候，曼诺洛却一本正经地弹着吉他的弦，或是同阿尔杜尔玩赌注为两个托斯当的二人纸牌戏。梅尔绍尔通常是平息怒气的，但是他单独同阿尔杜尔在一起的时候，就发泄一顿，说他容忍不了这个曼诺洛！容忍不了！总有一天他要把曼诺洛的脸打个稀巴烂！

“但这是为什么呢，梅尔绍尔？”

梅尔绍尔不做声，过了不一会儿，就嘟哝着说：

“都是政府做得不对，让这伙亡命之徒涌进来！……”

对于梅尔绍尔这样狂热、这样不宽容的爱国心，

① 西班牙语：“她的爷爷。”——译者

② 西班牙语：“他的小孙女儿”。——译者

阿尔杜尔感到惊讶。太拘谨也不必嘛，唉呀！西班牙人是个高尚的民族嘛……

“是一批坏蛋！”梅尔绍尔咆哮着说。

他大步地在房间里踱来踱去，神经质的双手在掏着衣兜，似乎是要找一种武器：

“总有一天我要把一个西班牙人的肚肠都掏出来！”

有一次，他按捺不住了，猛然对阿尔杜尔说：

“你难道没有看见她同曼诺洛眉来眼去吗？”

阿尔杜尔笑了起来。这全是无稽之谈！不过，这一句话，像一剂吸收了的慢性毒药一样，开始在他的血液中扩散开了越来越大的妒意。他观察他们俩的举动。但是，他发现他们举止是多么的自然，多么的坦率，多么的友善，多么的清白！……他想，也许他们在“弄虚作假”，于是对孔妮出门的事产生了怀疑。有一天，他听她说要到帕卡家里去，于是就身子紧紧贴着房子的正面墙壁，远远地钉她的梢。但他看见她的确走进了帕卡的大门，这时候他心中放下了多大的一块石头！他在一时感激的冲动下，自己向自己发誓，一定要更加爱她，来补偿这种对她的不公正的怀疑。但是后来他又想，帕卡那幢房子有好几层楼，或者孔妮也可以从后门走了出去。他从自尊心出发，对

自己头脑这么简单感到恼火，他甚至几乎巴不得她是干了对不起他的事。所以，有一天上午，他知道了她到了那边，就尾随了她，随后拉了门铃。他问 señorita^①孔姹在不在，等了 10 分钟，才看见她满脸红得火烧似的戴着帽子出来，双眼闪闪发亮。

“是怎么一回事呀 妳干吗到这里来呀？”

他笑了一下，说他是顺路经过这里的，一想起她在这里，就来找她。但是，回到家里后，他就冷不及防地、几乎是以严厉的口吻追问她为什么出来的时候脸这样红？对于这个充满了猜疑不信任的追问，她不但生气，反而好好地告诉他，当时她看到了正在闹得天翻地覆的场面！唉呀！帕卡以为自己没救了，在嚎啕大哭。她的那位相好也在大哭！男孩子在大哭！真是不可收拾！

但是阿尔杜尔还是不放心。他隐隐约约有一个感觉，觉得她“正在逃离他”。他觉得孔姹不那么是他的人了。而这种提心吊胆的心情，反而更加深了他对她的爱。他有一种强烈的愿望，要猜透她的心事。他对一切都采取不信任的猜疑态度，对曼努埃尔是如此，尤其是对那个老女仆更是如此——他一看见曼诺

① 西班牙语：“小姐”。——译者

洛走进来，就感到一阵辛酸的不快。晚间的聚会不像从前那样充满了欢乐，往往大家尴尬尴尬，没什么好说的，冷了场，而那个流亡者为了填补真空，只好把他懂得的全套马加拉民谣全都弹奏完，孔妮边听着，边愁眉不展，双臂交叉在胸前，一会儿抬起她那闪闪发亮的目光瞧瞧曼诺洛，一会儿又瞧瞧阿尔杜尔。

有一天上午，阿尔杜尔听到孔妮说要到帕卡那里去，就说自己感到身体不舒服，不想出门，希望她留下来陪陪他。她就马上把正在要穿上的衣服往椅子上一放，走过来十分温情脉脉地问他：有哪儿痛呀？要不要躺下来呀？

“我没什么，一会儿就好的。”阿尔杜尔回答她，心里很高兴，因为她这样爽快地打消了“逛逛”的打算，而且他从她的关心当中看到了她的爱情是稳固的。

这时候狂欢节快要到了。这个星期当中，阿尔杜尔已经有两三次巧妙地制止了她外出；她看来对此并不反感，只是显得有点忧郁——“百无聊赖”，她说她是个神经质的人，抱怨说她有偏头痛。到了星期五，也就是狂欢节第一天星期日之前，阿尔杜尔2点钟从《世纪报》报社回来的时候，看到她戴上了帽子，正对着镜子披上头纱。她正要到帕卡家去呢。

“喂，帕卡那边就算了吧！”

“但是我还要到成衣店去呀……”

“喂，别来什么成衣店不成衣店了！”

他估计她听了会“大闹一场”，可是，他看到的是她一声不响脱下了帽子，解下了头纱，脱下了衣服，拿起了一块一个半月以来一直在给镶边的头巾，叹了一口气，坐到了窗前。阿尔杜尔对她这样默然顺从的表现感到心里不是滋味，就拿起了一本书，躺在床上把身子一挺。他们两人之间的默默无言，使他感到凄凄恻恻、阴阴森森，好像是要分手了似的。

曼诺洛本来这一天晚上要来吃饭，但是 3 点钟的时候，侍者曼努埃尔来说，曼里凯先生对不起，失陪了，因为他有一位亲戚从巴达霍斯来到了，他要到饭后甜食的时候才能前来。

孔妮一动不动，慢慢地在缝她那头巾的镶边，愁眉苦脸，在静寂的房间里，只听到看书翻页的沙沙声。

这顿晚饭吃得很凄凄凉凉。孔妮脸上贴着两朵小红玫瑰花，什么东西都吃不下去；而阿尔杜尔呢，这种不祥的静默，这种惨惨戚戚的忧闷，更加重了他的妒忌心理，一言不发，呆若木鸡，心里烦躁得很，脑海里充满了种种话语、种种责骂之词、种种激动的句

子，但是舌头却像铅块一样沉重，一声都说不出来。饭后甜食也过去了，但是曼诺洛仍然没有来。

来的不是他，而是梅尔绍尔，他在喝咖啡的时候来到了，他满面春风，猛然说，他走进餐厅的时候看见曼诺洛同梅尔塞德斯两人形影不离地紧挨在一起——那个秃头的可怜虫，这条笨驴，却在一旁眼巴巴地无可奈何！

孔妮听了此话，马上脸色变白，然后又满脸通红！她忽然同梅尔绍尔十分亲切起来，把他拉到自己身旁坐下，“靠得近近的”，亲自替他热咖啡，伸手弄乱他的头发，照料他，高声不知说些什么，但对阿尔杜尔却一眼也不瞧一下，一句话都不说。

“你们闹别扭了吗？”梅尔绍尔脸上得意洋洋地问。

阿尔杜尔苦笑了一下：

“她又闹情绪了，这姑娘。”

但是孔妮猛然站了起来，走进了房间，把门关上，他们听到她在走廊喊叫女仆的声音。

“她到底出了什么事呀？”梅尔绍尔边啜饮着他的咖啡，边问道。

阿尔杜尔几乎忍不住想吐一下胸中的闷气，讲一下自己的怀疑；但是，他又碍于面子，不想让梅尔绍

尔看到当初他的怀疑果然言中而“趾高气扬”，于是只是耸耸肩头，说：

“我哪知道 娘们儿就是这样子！”

梅尔绍尔侧眼怜悯而又鄙视地瞧了他一眼，看来，他啜饮杯子里最后一滴咖啡也是饮得津津有味的。

但这时候孔姹又回来了，双眼闪闪发光，脸色有点发红，涂满了脂粉。她带着一种人工造作的、歇斯底里式的激动表情：她说，她现在一切都就绪了！她想弹奏法多曲，但是又烦躁地把吉他扔到一边；她一跳就跳到了梅尔绍尔的膝盖上，又站直了身子，在小房间里跳起华尔兹舞来，他们不得不把她手中拿着的白兰地酒夺走，因为她本来要一口就把整瓶都喝掉。她仍然不同阿尔杜尔说话，也不瞧他一眼；她甚至问梅尔绍尔愿不愿意单独同她一起到贝伦去逛逛——只同她一个人，¡los dos como dos novios^①！

梅尔绍尔心花怒放，在哈哈大笑。

“好吧，”他好心好意地说，“好吧，同你的丈夫言归于好吧！”

她高傲而鄙视地耸了耸肩头，向梅尔绍尔伸出了

① 西班牙语：“两个人，像一对情人似的”。——译者

双臂，要跳一个华尔兹舞。他们哼唱着，在房间里打转转，蹦跳着，碰到了摆着的椅子，响亮的笑声震动了楼层，旁若无人，顾盼自若，甚至有一阵在黑暗中躲进了房间里。——而阿尔杜尔则一肚子怒火，听着孔侬在笑，在吃吃地嗤笑，像被人搔痒了胳肢似的。他没有从餐桌旁站起来，而是闷闷不乐、一肚子怨怅，抽着烟，眼泪咽在喉咙里。

孔侬边整理头发，边回到了这厅子，后面跟着的是在捋着胡子的梅尔绍尔，这时候，侍者曼努埃尔正在收拾餐桌。

“Ve a decir al Sr. Manrique, abajo, que lo esperamos,”她说，“¡Listo! ①。”

曼努埃尔过了一会儿就回来了，说：

“他说他不能来了。他正在梅尔塞德斯的房间里，玩得正起劲呢……”

话音刚落，孔侬原先那副轻松活泼的模样，一下子就枯萎凋谢了，就像一面旗子被一股狂风一吹，霎时沿着旗杆滑了下来一样。她在小厅里转了两圈，就黯然回到房间里去。过不了一会儿，他们也到房间里

① 西班牙语：“到楼下去告诉曼里凯先生，说我们在等着他。赶快！”——译者

去，但见她蜷着身子躺在床上，曲着腰，恶狠狠地在
那里一动不动。她爱理不理地回答他们说，她头痛，
发烧呢。为了给她解解闷，梅尔绍尔本来想弹奏一首
法多曲，但是孔姹大声喊叫，要他别吵闹了！阿尔杜
尔以为她真的是病了，就用一种央求言归于好的亲热
的问她怎样了，但她却大发雷霆，说她作为基督的一
名可怜的女信徒，病了还要受折磨！太岂有此理了！
但阿尔杜尔还是问个不停，梅尔绍尔又围着床边动来
动去，她就一下子跳到地上，使出了异常大的气力气
冲冲地用拳头打他们，把他们两人一推就推到小厅里
去，砰的一声把门一关，门扇都打着了他们的后背。

“就让她一个人呆着吧！就让她一个人呆着吧！”
阿尔杜尔说，“她已经疯了！”

他说这话的时候，脸色苍白，心里生怕会不会闹
出一场事来。

“她出了什么鬼名堂啦？”梅尔绍尔绷着脸，低着
头，双手插在衣兜里，问道。

这时候他们又听到孔姹在走廊上大呼大叫，喊女
仆来，女仆一上来，她就关起门来同女仆在房间里一
起，气冲冲地把门上的钥匙转一个圈锁上。

“多么不顾廉耻！”梅尔绍尔说，“这里面大有文
章。”他对着阿尔杜尔站着，双眼像枪一样直视着他

的双眼。

阿尔杜尔没有答话。他站了起来，忧郁地踱着步，点燃了一支雪茄烟，但马上又把它扔掉，然后走到窗前倚着玻璃窗，眺望那暗黑的夜色，他模模糊糊地感觉到，孔妮这样大吵大闹，根子全在曼诺洛身上。他当时不让她出去，一定是冲掉了他们的一次约会：曼诺洛一气之下，要给孔妮一点颜色看看，就决定要同梅尔塞德斯共度良宵，寻欢作乐；孔妮吃了醋，就胡闹了起来！就是这么一回事！不过他又马上回忆起这几个星期以来他同她一起多么你欢我爱，她的吻是多么的火热，她在枕席销魂当中唧唧细语的山盟海誓是多么的动人，而且，别的时候他也曾巧妙地冲掉了她的另一些约会，而当时她的表现却是一副无所谓的样子。他对她，难道能怀疑她的爱情吗？他出于自尊心，就将一件又一件的事搬出来做为证明，正像一个勤勉的砌砖工人把砖一块又一块地搬来砌墙一样——于是，他越来越肯定她是爱他的，这种信念，砌得越来越高，越来越颠扑不破，越来越牢固，越来越结实。他宁可把这一场“风波”归因于情绪、天气、脾气。有时候，他走到门前去听听里面的动静，听到的是两个女人在里面唧唧喳喳：最后，他决定轻轻地敲门……

孔姹叫嚷说，她不会开门的。

“唉，多么不讲廉耻！”梅尔绍尔说。

接着，他就滔滔不绝地责备了阿尔杜尔一番，说他太软弱了。要是碰到他呀！嘿，要是碰到他呀！他就会在她背上打断一条手杖！他还阐述了一番“西班牙女人是打出来的”的理论。而且她们还喜欢挨打呢！甚至乐此不疲呢！他举了一些事例，讲了一些故事。他的一位朋友，自从揍了洛拉一顿之后，就把洛拉制服得像小羔羊一样乖乖的，而且对他死心塌地。

“干这种营生的姑娘，就是棍棒打出来的！我是懂得怎样对付她们的，”他又气冲冲地加上一句。

“那么你去喊她吧，你去同她说吧！”阿尔杜尔垂头丧气地说。

梅尔绍尔思索了一下，捋了一下胡子，挺直了身子，向阿尔杜尔投出了一道意思是“你看看吧”的目光，于是把嘴巴对着门锁孔，用十分诱人的腔调说：

“开门吧，小孔姹啊！”

那个西班牙女人却从里面发出了令人寒心的咒骂！

梅尔绍尔脸色发青，退缩了。

“如果是我自己的事，我就要要她的命！”

接着，他又气冲冲地怂恿阿尔杜尔，说，一任一

个女酒鬼这样来对待自己，这是懦夫行为！是他给她钱的，难道这不是事实吗？那么，就不能让她任性胡闹下去！这是多么不像话呀！

“你真是个相公，你是个软骨头！破门而入嘛！”

阿尔杜尔对自己的软弱无力感到难为情，于是就站了起来，坚定地说：

“我呀，我担心的是事情会闹大，要不然……”

“什么闹大不闹大！你是在自己的房间里。付房钱的是你！她如果识相，就应该乖乖地滚到街上去。”

阿尔杜尔的怒火已经撩起了，他在梅尔绍尔的怂恿下，使劲敲门，用命令的口吻说：

“孔妮，开门！”

“¡No quiero! ¡No quiero! ¡No quiero!①”孔妮从里面叫嚷说。

“破门吧！”梅尔绍尔眼睛充着血，高声叫喊。

怒火中烧的阿尔杜尔用脚踢了一下门，使门锁为之震动。忽然之间，门开了，孔妮出现了，她穿着衬衣，她猛然打了阿尔杜尔一个耳光，打得他跌跌撞撞。

梅尔绍尔冲上前去，但是门马上关上了。在房间

①西班牙语：“我不愿意！我不愿意！我不愿意！”——译者

里，孔妮在喊叫；一些瓶子摔到地上摔破了，椅子被摔到墙壁上，那个女仆几乎是伤心地说着：

“唉呀，姑娘！唉呀，姑娘！瞧天主份上……”

阿尔杜尔脸上带着巴掌印记，双眼红得像火炭似的，停留在小厅的当中，呆若木鸡。梅尔绍尔生怕惹动了警察，生怕事情闹大，于是靠着窗，忽然安静了下来，脸色苍白。他拿起了帽子，说：

“老兄，我不管了，我不是个多管闲事的人！”

但是，在阿尔杜尔的一再央求后，他还是留下来了。他们俩坐在桌子两边，当中放着一瓶白兰地酒，低垂着头，抽着烟，喝着掺水的酒，直到深夜。

“女人祸水啊！”梅尔绍尔时不时说出那么一句。

“太糟糕了！”阿尔杜尔喃喃地说。

然后他们又陷入伤心的静寂之中。

但是，那个女仆——她有三四次从走廊的门那边出去，下楼，又上楼回来，似乎是在传递什么口信——到了快黎明的时分，她就蹑手蹑脚地前来告诉他们二人，说那位 pobrecita^①已经睡着了。

时间已经太迟了，梅尔绍尔也就留在饭店里，阿尔杜尔战战兢兢地走进了房间。孔妮正在和衣而睡，

①西班牙语：“可怜的姑娘”。——译者

慢慢地打着鼾。阿尔杜尔静悄悄地脱了衣服，钻进了被窝里，小心翼翼地在她那裸露的胳膊上吻了一下。

没过多久，阿尔杜尔就醒过来了——阳光已经透过窗户的缝隙射进房间了——，他听到房间里有一阵模糊不清的声音，原来孔妮正站在那里打开小厅的门。

“什么事呀？”他惊醒过来，问道。

“我去弄点水喝，我发烧呢。”

由于情绪上受了这么大的震动，又一夜疲劳，阿尔杜尔就在被窝里躺好，熟睡了。

等到他醒过来的时候——应该是上午 10 点钟了——床上只有他一个人。他一跳跳到了地上，迎着那明媚可爱的阳光打开了窗。小厅的门是打开着的。他马上看见孔妮的睡袍掉到了地板上，看见她的拖鞋，还有一个打开的帽匣子！这是怎么一回事？她到哪里去了？

他拉了拉铃绳，女仆赶紧跑来，马上挥手舞脚地口口声声说她什么都不知道，她没有见到过夫人，她不想惹什么麻烦！

阿尔杜尔心中害怕了，马上穿上件外套，跑到了梅尔绍尔的房间。梅尔绍尔惊醒过来，听到“孔妮走了”的消息，一跃而起坐在床上：

“喊曼努埃尔来！”

侍者曼努埃尔来到了，他抽着他的香烟，头低着，小眼珠骨碌骨碌地转，用手搔着耳朵后边的头发。

“夫人在哪里？”梅尔绍尔大声喝问。

曼努埃尔轮流瞧了他们两人各一眼，手叉着腰，肚子向前挺，嘴里叼着香烟，眼睛因为被烟雾熏着而半开半闭。

“那么，您们知道吗？”

“说呀，是什么一回事？”

曼努埃尔拔掉了嘴里的香烟，内心里忍不住慢吞吞地、无声地笑着。

“快点说，混蛋！”梅尔绍尔挥拳拍了一下草褥子，咆哮起来。

“她出奔了！”曼努埃尔以一种得意欣赏的尖声说。

“同曼诺洛一起出奔的吗？”梅尔绍尔跪在床上，双眼瞪着，喘不过气，大声喝问。

“您看嘛，”这个侍者仿佛认为这是天经地义的事。

梅尔绍尔转过身来对着阿尔杜尔，阿尔杜尔已经脸色全白了，梅尔绍尔以一种鄙视加愤怒的神情，向

阿尔杜尔像吐唾沫一样吐出一句话：

“你这个小子，你这个小子！”

“不过这一来……”阿尔杜尔噤着说，“不过这一来……”

曼努埃尔走近床边，拖长着声音说：

“曼诺洛和孔妮搞在一起已经很久了。从他到这上边来参加晚餐的时候就开始了！他们俩在帕卡的家里幽会！但是后来您给他们找了点麻烦。唉！您瞧呀！曼诺洛能说会道，那姑娘又多情……您瞧呀！”

阿尔杜尔弯着腿，颓然坐到了床头的一张椅子上。这样的女人，他现在还崇拜呢！

侍者继续用拖长的声音说：

“曼诺洛已经派人来取他存在这里的箱子了！本来就会成这个样子的嘛！你给他们找了点麻烦嘛。……您瞧呀！”

阿尔杜尔一阵思念之情油然而生，就把脑袋埋进了双臂之间，枕在床上一个枕头上。

“大傻瓜！”气得发昏的梅尔绍尔对他嘟哝着说。

“给她吃呀，给她喝呀，”曼努埃尔摆出一副讲哲理的口吻，“您给她肚子里塞进美味的牛排呀！您瞧呀！女人嘛！给她吃呀，喝呀！”

首

都



九

为了排遣一下，那天晚上他们到了中央饭店去用餐，两人都默然不语。阿尔杜尔吃不下东西，他看见梅尔绍尔竟然津津有味地大嚼约克菠菜火腿，甚至还多要一份，觉得这太无礼了，同他自己的伤心忧郁太不相称了。不过，整个下午，梅尔绍尔在报馆里一直是愁眉苦脸的，他时不时就发出响亮的叹息声，埃斯特维斯听见了倒觉得很有趣。梅尔绍尔用尽了产妇分娩的气力，但一条新闻也写不出来：事实上，约克火腿是他这一天得到的第一个安慰。他揩了揩嘴，在阿尔杜

尔耳边轻轻说一句：

“看样子咱们不妨来他一小瓶勃艮第葡萄酒。”

阿尔杜尔做出无可无不可的表情，表示同意。他仿佛觉得，有一片虚无飘渺的、棕色的、阴森森的云雾遮盖着种种事物和人脸，他脑海里乱成一团，总是在眼前看见孔妮的支离破碎的形体、孔妮用过的用品，以及他同孔妮一起经历过的地点和场合。这是一种费劲费神的追忆回忆，他就是这样来设法重温已经失去的快乐；他因为好多夜没有好好睡，手脚发软，心灵里又是一番受辱的滋味；他忽然产生了对曼诺洛的切齿痛恨，这种恨意就像火花一样燃起。

他发出了含糊不清的、忍不住轻声的叹息，使得他身旁的一个德国人听见了也转过头来瞧他，这个德国人戴着夹鼻眼镜，留着一副博士式的大胡子，正在一本正经地剥一只香蕉。

这天夜里月光，他们喝完了咖啡就出了门，漫无目的地沿着阿特罗漫步。

“明天还是狂欢节的第一天星期天呢！……”梅尔绍尔愁眉不展又气冲冲地说。

“狂欢节第一天星期天……”阿尔杜尔伤感地喃喃说。

于是他脑海中回忆起了当年在科英布拉过的狂欢

节，那时候过得多么痛快！那时在索菲亚大街，下午时分挤满了穿学生服的人，当中突然有一个巨大的黄铜喷嘴喷出了水柱！还有那些有趣的尖叫声、那些对扔鸡蛋的游戏、路易斯剧院晚上的那些四对舞、那些掺热糖水的烈酒、那些赏心乐事！……他原先是多么希望这一次狂欢节同孔妮一起好好开心一下！……

“过节过成了这个样子！”他喃喃地说。

梅尔绍尔立刻光了火。是谁的过错呀？他当初为什么开门揖盗，让那个西班牙人登堂入室呢？

“谁能料到！”

“谁能料到？”梅尔绍尔气得直叫嚷，把阿尔杜尔也吓得退缩了，生怕梅尔绍尔会动手揍他：“只要长了眼睛的人都看得见这是怎么一回事！干吗让那个不要脸的安达卢西亚人登堂入室呀？你真是奥利维拉德阿泽梅斯的老好人！……对里斯本的人情世故，是非懂得不可的！必须带着眼睛看事情！”他用一只手指牵了一下脸部的皮肤，眼眶睁开，挨着阿尔杜尔的脸，样子十分可怕。

接着他又破口大骂孔妮。她是个女酒鬼！她有各种最令人恶心的恶习。她讲的话，全是弥天大谎。她敲所有人的竹杠。她是天性卑鄙下流的。她冒充是个商人的女儿……如果是商人那倒不错嘛！其实他父亲

是马德里的一个捡破烂的人，她呢，自 12 岁开始，就在大阳门一带勾引过路的士兵，把他们带到门洞去！她还给维拉里卡伯爵这个可怜的老头儿传染上了一种恶疾！

阿尔杜尔反驳了。这全是谎言！

梅尔绍尔生气了，于是就吐露了一些情况，有名有姓，有日子，有地点，阿尔杜尔就像一个人目睹急流的浊水水面浮着的垃圾那样，在这位记者滔滔不绝的叙述中看到了孔姹的一件又一件的丑事。他觉得简直难以置信。

“那么你干吗不早说呢？”

“我不是个揭人老底的人。”

接着他又大骂曼诺洛，说，要是现在就抓住他，定要把他撕成碎片！布艮第葡萄酒激起了他的口才，他就把帽子往后脑勺一拉，从大骂这个西班牙人扩大到大骂整个西班牙；他把西班牙这个赫赫有名的民族骂个狗血淋头，说这是一个流氓无赖的窝！只消看看他们的财务、他们的赖债不还者，就可见一斑！他们的政府呢？是一伙盗贼！他们的军队呢？是一伙临阵退缩的懦夫！还谈什么伊比利亚联邦哩！他们可别碰着他梅尔绍尔！

他停住了一会儿，又举起手杖指向天空：

“唉，我再也不相信女人了！”

阿尔杜尔听了这句话就发愣了。她向他做过什么保证，发过什么誓呀？他一下子从梅尔绍尔的怒火中看出，这怒火并不是为朋友打抱不平，而是自己争风吃醋。怎么的，连他梅尔绍尔也有份儿？这个疑团一出现，就使他感到很难过。他默然无言地走着，从眼角侧着瞧一下身边的这个粗厚的侧影，这个又粗又笨的身躯，他那沉重的步伐。她也委身给了这样一个怪物？这太过分了！她钟情于曼诺洛，起码还有点说得通，因为曼诺洛长得漂亮，又勇敢，又有浪漫气派，又风趣！而这个人，这个梅尔绍尔，是个穷光蛋、赖债精、懦夫、堕落分子、蠢材，怎么也沾上了？呸！此时此刻，梅尔绍尔的一切缺点，在他心目中都显得太不像样，太骇人听闻。他对自己同这样的人竟然交上朋友感到耻辱，对他的这段风流史感到脸红！什么情人！……又是什么朋友！他现在渴望另有一个环境，一个更加纯净、更加高尚、更加尊严的环境。在迷迭香斜街的街角上，他冷冷地同这个新闻记者分了手。

他下定了决心，要把孔妮忘掉。当他的一只神经紧张的脚步上武库大街的时候，他正在为自己的新的生活设计着：他要像拔掉皮肤上的一个脓疮一样从自

己的脑海中拔掉对这个天性卑劣而且又患有病毒的妓女的回忆，这个妓女竟然宁可要梅尔绍尔而不要他，这头母猪！他要重新开始工作：归根到底，他的归宿是创作艺术作品，而不是躲藏在一个妓院 muchacha^①的肮脏的裙子里面！继《诗人的爱情》之后，他还要再写一部剧本，写一些诗体喜剧！他要像强奸一个女人一样强行争取成为名人！到时他将成为一名大人物，而孔妮呢，到时会被那流亡者所抛弃，满身是病，在莫内特小巷的泥泞里挨饿打滚！到时他会另有所欢了，他的恋人将是配得上他那崇高的心灵和他在文坛上的地位的！他要恢复同男爵夫人的联系，原先他为了这个贱货娼妇而放松了这个联系，太愚蠢了！噢！

当他走进房间的时候，他觉得自己的整个前途一片光明，充满了幸福，他觉得“傻瓜溜跑了”，这是天赐之福。

“反倒好了 我松了一口气 去她的！”

但是，他一看见孔妮的那件睡袍、那件堆叠在床脚边的寝衣，闻到整个房间都弥漫着的那股女人香味，就心中油然产生一种激动，条条神经都紧张起

^①西班牙语：“姑娘”。——译者

来，无限的怀念使他的心灵慵懶下来，他一脑袋扑到床上，放声大哭！

唉，这样下去，不是办法呀，非想个办法出口气不可！他想到是否可以给她写一封信，历数梅尔绍尔向他透露的她的种种见不得人的丑行，扬言如果她碰见他时竟敢抬起目光正视他的话他就要当面在她脸上吐唾沫。但是，这封信即使写了，又往什么地方投送呢？她仍然在里斯本吗？他又设想，可不可以利用妒意来折磨她，自己去另找一个西班牙女人，比方说，去找她所痛恨的安赫利卡，给这个女人送许许多多的衣服和珠宝首饰……。但是哪里来的钱呀？短短 5 个星期，他就已经挥霍了 50 万个雷阿尔！又是花在谁身上的？花在这个贱人身上！——一想到这样大的花费，他更是火上加油。他对她破口大骂；他把她的照片撕成碎片；他下决心不把箱子给她送去——或者在未送去之前用剪刀将她的衣服剪个稀巴烂，把她从他身上榨来的珠宝首饰砸个粉碎，因为这都是她这个贼婆娘从他身上榨去的！

他想入睡，但是翻来覆去都睡不着。他想到，此时此刻，孔妮正在曼诺洛的怀抱中娇声浪气，在云雨交欢的间歇中，当双方的身体都疲软之时，还彼此抱得紧紧地一起嘲笑着他阿尔杜尔，呵呵大笑，把他叫

做“那只葡萄牙笨驴”，一想到这里，他就不禁咬牙切齿，感到一阵切肤之痛的妒意，在褥子上辗转反侧不能成眠，在枕头上猛打拳头。他现在同梅尔绍尔一样，对整个西班牙都切齿痛恨起来了。啊，能发生一场战争那该多好！到时他一定会发愤雪耻，为国请缨，到处大声疾呼，把一个个村庄都武装起来，组成爱国者的浩浩荡荡的大军，奔赴边疆！他下决心要写一些痛骂西班牙的杂文，“把西班牙踩成脚下泥”！

就是在这样的种种幻想当中，他一整夜都做梦，梦见如何打进西班牙，如何激战疆场，他梦见自己一马当先，率领着武装起来的葡萄牙全国人民，越过卡亚河^①，冲进西班牙，像阿曼提拉^②那样所向披靡，以雷霆万钧之势直捣惊恐万状的马德里；到了那里，他觉得自己成了个半人半神，成了个阿溪里^③，赤着膊，戴着一顶绒羽头盔，绕着他看来像是特洛伊城似的城墙，听着这座城的寡妇们震天的哭声，拖着曼诺洛那苍白的毫无血色的尸体绕城三圈。然后，又是在

① 卡亚河是葡西两国之间的界河。——译者

② 阿曼提拉（432—453），匈奴人之王，曾率大军横行欧洲，所向披靡，杀人如麻。——译者

③ 阿溪里，希腊传说特洛伊城之战中的英雄。但其后跟是致命之处，中箭而死。——译者

里斯本，开庆功凯旋大会；在那里，他又成了熙德^①，身上披着满是徽章的甲冑；他身在一个覆盖着轻飘飘的丝绸布块的露天看台上，站在布拉干萨的路易斯国王身边，国王头上戴着一顶大大的皇冠，一直盖到眼睛，这是伊比利亚帝国的皇冠。在一桩施刑柱上，绑着一丝不挂的孔侬，她在挣扎，经验丰富、筋肉健壮的刽子手们正在用藤条把她打得皮开肉绽；在正面，是一大片黑压压望不到边的人群，这些是被俘的西班牙人，手腕发紫色，脖子上带着枷，轻骑兵的军曹们正噙着嘴，挥舞着鞭子，把他们往荒野里驱赶，让这些贱民们到那里去给麦田施肥，给葡萄园喷洒硫磺。

当他被开门的响声吵醒的时候，曼努埃尔把他喊回到现实之中。

“孔侬要将箱子取走。那个搬运工人就在楼下……”

“不给，什么都不给！”阿尔杜尔大军远征的梦还给他留下一点横暴的心情，所以他气冲冲地说。

他蜷缩在被窝里，想重新入睡。但是怎样也睡不

^① 熙德，原名狄亚斯·德·维瓦尔（1041—1099），西班牙同摩尔人作战的英雄。——译者

着，因为被窝里少了一个他如此熟悉的美丽的肉体，平时他醒过来的时候，即使是睡眠惺松，浑身慵懒，也总是把这个肉体抱在身上的。于是他从床上跳起来，开始穿起衣服，这时候曼努埃尔轻巧地把门微微推开，伸出了踌躇满志的面孔：

“曼诺洛派人来传话说，如果箱子不搬去，他就派警察来，或者自己拿一根鞭子来……”

阿尔杜尔气得像一头发疯的野兽，但是曼努埃尔又接着说下去：

“您这样可不合适啊！您还是把衣服给他们的好！您会惹起麻烦的！”

曼努埃尔的声音十分可憎，阿尔杜尔不想看见他，也讨厌他，懒得同他多费唇舌，而且也想同孔妮和曼诺洛一了百了，再加以他心里隐隐约约害怕事情闹大，所以就怒气冲冲地大声喝叫：

“全拿走！全拿走去见他们的鬼去！别打扰我！”

他觉得曼努埃尔十分可憎，所以决定要搬出这家饭店。他害怕在梅尔塞德斯、那个女仆、那两个脸色阴森的西班牙人面前丢人，所以这天上午就出去到黄金饭店去吃中饭。但他在街上看见，所有商店都关了门，才猛然记起，这是狂欢节的第一天星期日。这一天怎样过呢？

他中饭慢慢地吃，把所有的各份报纸，把《法兰西图片报》，都拿来看了一番，到下午 2 点时分，当他正在喝咖啡的时候，在桌边靠近他的地方，那个秃子维德依里尼亚前来坐下了，侍者一定是侍候他侍候惯了，马上给他端上了有吸管的白兰地酒。维德依里尼亚很亲切地向阿尔杜尔打招呼，看来一定是为了“搭讪”，很好心好意地对阿尔杜尔说：

“今天是狂欢节的第一天星期日啊！”

“对呀，狂欢节的星期日……”阿尔杜尔回答说。

维德依里尼亚马上坐到他身边，用一种遗憾可惜的口气低声地说：

“我知道你发生了不愉快的事！我的小梅尔塞德斯也十分难过。”

阿尔杜尔对维德依里尼亚向他表示的同情感到怒火中烧，很不耐烦地顶他一句：

“废话！有什么不愉快呀？哪里的话！我一身轻松了呢！我本来就厌倦了她！”

维德依里尼亚不肯相信他说的是真话，就不声不响地喝了一口白兰地酒。他舌头嘀嗒作响，把眉梢抬得高高的：

“是沉重的打击啊！是沉重的打击啊！梅尔塞德斯还因此病倒了呢……”

这时候阿尔杜尔回想起了梅尔塞德斯对曼诺洛的倾心，于是对“秃子的愚不可及”感到一阵又瞧不起又怜悯的心情，他微笑着说：

“她是个不错的姑娘。”

维德依里尼亚沉默了一会儿，目光充满了愚蠢的迷醉，他用一种十分温柔的声音说：

“再好不过了，再好不过了！”

“她很漂亮，”阿尔杜尔觉得这个秃子“是个活宝”，很欣赏这样的人。

维德依里尼亚十分懒洋洋地耸了耸肩头，好像是要说：“那就甭说了！”

他瞧了阿尔杜尔一阵，然后，掏出一个摩洛哥山羊皮的小包，从里面拿出了一条五六英寸长的脏乎乎的带子，放到桌面上，这条带子像是一把软尺。他把手指放在桌面上细心轻轻地将带子绷直了，用一种虔诚好色的目光盯着这根带子，温柔地说：

“她的小脚！这是她的小脚的尺寸！……”

“是很小巧，”阿尔杜尔有礼貌地说。

“再好不过了！”秃子又一次察看这条带子。“每当她不在我身边的时候，我就把她的小脚的尺寸摆在面前，一瞧就瞧它几个钟头，赏心悦目一番。”他又叹息了一句：“再好不过了！”

他把这条带子如珍似宝地收藏了起来，弯过身来对着阿尔杜尔：

“我把自己的这个秘密告诉了您，因为我知道您是这里的一伙的，是一伙专门喜爱西班牙女人的汉子当中的！”

他隐隐约约地朝上面看了一会儿，充满了激情，然后又向后靠住了椅背，眼皮闭着：

“她给了我许多安慰！”他还轻声告诉阿尔杜尔，他正在教她法语：“等一会儿我就要给她上课了，现在教到了动词 rendre。她的记忆力可真不错！而且她还看报纸，她很喜欢看报纸，看报的时候我就搔她的小脑袋！而且，如果有什么东西要缝缝，就用缝衣机……我很会用缝衣机，缝得很好。连她也对我说，哎哟，噗噗……”她管我叫噗噗，很有趣吧，是不是？她对我说，哎哟，噗噗……。我还有什么要说的？这个小脑袋！唉，她对我说，哎哟，噗噗，连看你缝衣都令人心花怒放……。可怜的她，她对我真是没说的了。……然后，我同她睡个午觉……”他的眼珠骨碌转了一下，声音变得严肃了，拍了一下阿尔杜尔的膝盖：“我的老弟，我告诉你这些事，是因为我知道，你对西班牙美女是很会欣赏的——她们真令人销魂！”

已经是下午 3 点钟了，他为了不让梅尔塞德斯久

等，就付了白兰地酒的钱，小心翼翼地戴上他的那顶白帽子，站起身来，把裤子往自己突出的小肚皮上抽了抽，然后走到桌前来俯首几乎贴着阿尔杜尔的耳边说：

“我们今天要到游乐场去，有一场化妆舞会。我的这位梅尔塞德斯跳得很好，她要化妆成一个小厮。我也跳得不错……我要化妆成一个匈牙利人。嘻嘻！请您保守秘密，好吗？”

他就迈着小步溜走了。

阿尔杜尔伸了个懒腰，再翻了翻《法兰西图片报》，心里在想：“可怜白痴！”，他出了门，信步走到了新卡尔莫大街。大街上挤满了人群，人们慢慢地移动着，懒懒散散地看热闹；房屋的窗户，有些已经拆去了玻璃，有些妇女探首外望，又缩了回去，一些人影兴奋地向外张望。一些盛着白面粉的小纸包掉下来裂开，白色的粉雾飞扬，一把把的豆子落在人们的帽子上劈里啪啦地响着；被洒得满头满身白粉的人们做出生气的姿态；另一些人则保持不屑一顾的态度；到处都有一些化妆穿着破衣的人匆匆经过，好像要赶路去办什么正经事似的，要么就是做出种种神经错乱的怪相，忽然之间发出尖声的痴叫；巡警们带着一副厌烦的神情在巡逻，一片低沉的、灰色的大气，忧闷

地压着大地，深入到人们的身体里面，使得人们的表情都带上几分懒洋洋的苦闷。

阿尔杜尔生怕帽子上挨一包白粉或是脸上挨一股射来的水流（这样的遭遇，对于一个心灵备受创伤的人来说，是祸不单行），就马上退回到饭店去。但是，当他经过那阴暗的走廊的时候，一个门洞里忽然冒出了一个人影，轻轻地将一个“香味蛋”塞进他的脖子，里挤破；蛋液是冰冷的，他大叫了一声，怒火中烧，转过身来一看，原来是维德依里尼亚那张得意洋洋的面孔。

“这是梅尔塞德斯叫送来的！是她叫送来的！她说这是让你散散心。好玩吧，对不对？她给我满身都洒满了白粉，这个梅尔塞德斯……”

“该开开心，该开开心，”阿尔杜尔边说，边跑着上楼回到自己房间里。

他拿着一本书坐到窗前，一会儿看看书，一会儿瞧瞧下面的街道，他看到黄昏降临了，但他的心比黄昏更要凄惨。在房间里的暗影中，雪白的床单在隐隐约约地显出白色：他似乎看见孔妮在那里，也正像以前天天见到她那样，在那里熟睡着，长长的睫毛垂下，落在那张苍白的脸蛋儿上，甜蜜地半开着的嘴唇当中露出一只闪亮的牙齿，睡衣的网眼花边当中露出

两个圆球似的雪白的乳峰。这样的景象是这样的历历在目，使得他望洋兴叹地长时间啜泣，站了起来，又扑到床上，胡乱地抱住床单。

这一天晚上，他到下城区的一家饭馆去吃晚饭。他看到那些辘辘经过往剧院去的马车的雄姿，对那些酒喝足了兴奋过节日的人群，对那些一对对的戴着白手套的化了妆的戴假面具者，都深恶痛绝，所以，他又只好把自己关在房间里。他现在恨不得到一所修道院去，到海边一块受月光照耀的岩石上去，到天涯海角的远远地方去，这样荒凉的环境，才能同他那哀伤的心灵相配。

这时候他就做起诗来；寂寞断肠的心境，使他的想象力敏锐了起来，文思如泉涌，一直写到很晚，而同时，醉汉们的呼叫声响彻大街小巷，出租马车不停地在奔驰着，从一个剧院到另一个剧院。

到了深夜，他写完了最后一节诗，他在诗中说，他的生命，直到最深处都渗透了对孔妮的爱，他不会再爱别人了，除非像是只供一夜之用一到黎明就要拆掉的帐篷。此时此刻，在马利亚女王剧院，穿着风帽长外衣的化了妆的孔妮和曼诺洛，正在热烈地拥抱在一起，疯狂地旋转着，随着《安哥夫人的女儿》的节拍，跳着华尔兹舞！

他第二天躺在床上一直躺到很迟才起床，晚上，用过晚餐后，为了消磨时间，他决定到圣卡洛斯剧院去。他模模糊糊抱着希望，也许在那里能找到那位男爵夫人。

他走到罗西奥的街角的时候，忽然看见了达米昂的瘦个子身影，达米昂身穿颜色发了白的短大衣，手臂上挽着一把雨伞，正在一边走一边同纳扎雷诺交谈。多么巧！这对于失意伤心中的他，是一个安慰，一股力量，一个送到他面前来的方向……。他伸出双臂，径直朝着达米昂跑过去：

“喂，达米昂！”

达米昂往后退了一下，眼睛盯住他，只说了一句话：

“我是不同无赖说话的！”

说罢，他就向侧面走了一步，挽着纳扎雷诺的胳膊，继续走他的路。

阿尔杜尔整个人僵住了：他想奔跑，但是根本迈不开腿；他想说话，但是舌头根本不听使唤；他感到脑子里一阵热乎乎的，双耳像被开水烫了似的滚热，还有一阵嗖嗖的鸣响声。罗西奥的灯光在他眼前成了弯弯曲曲的闪电形状，熙熙攘攘的人群，在他看来像是在空中走动。两个穿着风帽长外衣的化妆舞者推

了他一下，他醒过来了。他的嘴唇开始颤抖，他的双眼被泪水润湿了。达米昂用的那两个字眼（“无赖！”）贯穿了他的脑海、面孔、耳朵，像是打了他一记耳光那样响亮，那样猛烈。他感到走投无路，他咬牙切齿渴望报仇雪恨；他本来当时应该拿来回敬达米昂的用语，现在到了舌头上了；他本来当时应该给达米昂脸上一耳光的劲，现在到了胳膊上了……。但是，这股劲头只点燃了一阵子，就像炸药的导火索那样熄灭了；他垂头丧气，萎靡不振，拖着蹒跚的脚步，沿着王宫广场的房屋，漫无目的地走着。

他感到恐惧，感到命运对他太不公道。他做了什么孽，该受到这一切的遭遇？他干了些什么呢？他是个好人、有爱心、聪明、正直——但是，在人生的道路上，他每走一步，碰到的都是冷漠、嘲弄、屈辱、背叛、欺凌！他认识到了自己精神上的软弱、自己女性化的脆弱！他恨起自己来了……人家叫他做无赖，他就全身发抖，呆若木鸡！他现在痛恨自己身体的贫血体质、自己心灵的浪漫慵懒；他感到自己是个弱者，是个相公，是个胆小鬼，是个懒宝宝……他在人生当中有什么用？倒不如死了好，就像一个肥皂泡炸开成为一团泡沫那样！活着还有什么意思呢？他既没有钱，又没有地位，又没有朋友，又没有爱情！他还

有什么可以留恋的呢？难道回奥利维拉德阿泽梅斯去埋没一辈子吗？难道回去替瓦斯科干活，用研钵研磨亚麻籽，干他一辈子吗？不！那么……现在，死亡在他看来，像是一种甜美的安息，一种吸引人的归宿避难所。天主安排了他去过痛苦的生活，要使他厌弃人生，逼使他退出，让位给另一个更强的人，就像在逆旅中一样，贫穷的住客厌弃这逆旅，就让出位置来给富有的住客。他对爱情本来是多么的理解其真谛，但却找不到一个向他投以同情的目光的女人；他本来深感自己富于思想、形象、文笔，但却没有哪一个混蛋说半句话来评论他的书，给他哪怕是一星半点他所日夜盼望的名声！他去同别人交往，总是充满了一番好意、满腔热情，渴望能有助于人，但是得到的却是拒之门外！他对上层社会原先曾经十分钦羡，想挤进这个社会当中去——但是他得到的接待，却是一些冷淡的白眼，是人们高傲的对他转身不理的蔑视态度；他原先又曾经满腔热情地投身于共和事业——但是却被他们用口哨声和讥诮声赶了出来！他原先曾经拜倒在她石榴裙下的孔姁，却抛弃了他私奔！他原先所钦佩的达米昂，却当面把他骂个狗血淋头！他这样走下去，总是被厄运笼罩着，就像被一层躲不开的大气层笼罩着一样，这样活在世上又有什么意思呢？”

一股寒冷潮湿的空气包围了他：他发现自己已经到了王宫广场的城墙旁边。潮水正在涨潮，汹涌的河水，在黑暗中凄凄惨惨地冲刷着码头上的台阶；在系缆停泊的小艇当中，河水显得寒冷而黑暗；在黑暗的夜色中，轮船的船身投出了双重的暗影，这条船或那条船的桅杆上，微弱的桅灯的灯光在颤抖着。——只要登上码头边的矮墙，纵身一跳，也就大解脱了……。临死的挣扎只不过是一阵子的事，只要蹬着腿窒息呼吸，呛进肚子几口水——也就可以安息了！……这时候他觉得自己似乎已经真的死了，人们发现了他肚子泡得鼓鼓胀胀，人变成了绿色，满身沾满了泥浆：人们会认出他原来是谁，于是他之死的动人内幕会在报上大登特登，使他成了一个身后哀荣的人物！……他的那本《珐琅与珍宝》到时会有人买来看了：人们会从中寻找他自寻短见的秘密何在，把这本书当作一份人生苦难的文献；人们会把他同切特顿^①、同热拉尔·德·聂尔瓦尔^②相比！……孔妮会放

① 切特顿，（1752—1770），英国诗人，7岁能诗，写了很多伪称为15世纪修士罗利的诗，天衣无缝，几能乱真，但后被揭穿，18岁时服毒自杀。——译者

② 聂尔瓦尔（1808—1855），法国诗人，翻译家，著有《东方生活场景》、《故事与笑话》及《开明者》，并译有《浮士德》，被认为是象征主义先驱，1855年自杀。——译者

声啼哭，那位男爵夫人会含着爱意追念他！……他一死之后，在他的遗体周围竟能产生这么大的声名荣耀，这对他产生了一种奇怪的吸引力：干吗不这样做呢？干吗不这样做呢？……河水的黑色倒影，像是人的瞳孔一样盯着他，呼唤着他到那里面去；但是，对寒冷的恐惧，使他止步不前，他想到，湿了的衣服会贴紧他的身体，而且，他隐隐约约总是有一种惰性，偷懒，不轻易下决心做出这样一件事关生死的大动作……而且同时，他的心肠又软了下来，罗曼谛克地依依不舍自己一旦会失去的生命。他站着，瞧着河水，脑袋烧得发烫……

一个细细的、地道里斯本口音的声音，在他身边响了起来：

“您有没有看见别人拿走了我的帽子？”

他猛地惊醒过来，转过头去一看。这是一个大肚皮的矮小个子，圆胖胖的，头上只有一些稀疏的灰白头发，这个人又说：

“您有没有看见别人拿走了我的帽子？”

“我吗？没有啊！”阿尔杜尔不耐烦地说。

“唉呀，真糟糕！我原先靠在那里……。我晚饭是在龚萨尔维斯家里吃的，就是丝织品商店大街的那个龚萨尔维斯，您一定会认识他，那个龚萨尔维斯，

就是那个市政厅的……。我同他一起吃了晚饭，后来我就到这边来散散步，健健身，我在那边坐了一会儿……忽然感到一阵虚弱没力气，也许是喝波尔图葡萄酒喝得多了点的缘故——龚萨尔维斯家里藏有很好的波尔图葡萄酒，他家的好酒多得很。他岳父是个酒商……我忽然觉得秃头上一阵寒冷，原来有人拿走了我的帽子！您没有看见吗？”

“没看见，”阿尔杜尔对这个不识相的人一肚子怒火，边说边想走开。

但是那个人同他并排走起来，做一些小手势，声音像唱歌似的：

“唉呀，真糟糕！我一顶帽子倒是无所谓，去见他的鬼，帽子有什么要紧！我是为了面子！我的老婆会怎样说呢？唉呀，老头子，你是从哪里回来的呀，连帽子都丢了？真糟，真糟！要是商店还开门，那也罢了！这3千个雷阿尔我倒是不在乎的！但是商店不开门呀！要不然，我就到罗舒商店去，我当然是要到罗舒商店去的。罗舒同我很熟。但是多气人呀！还是一顶新帽子呢！他们也不好好看。丢了帽子怎么回家呢？下城区的小偷真多。如果偷了我的手绢倒也罢了！一条手绢我才不在乎呢！但是帽子却是另外一回事儿了！太气人了，太气人了！这位先生，您没有看见吗？”

“喂，先生，我已经告诉您我没看见了！”阿尔杜尔加快脚步，他对这个家伙拿这样一件滑稽的事来打断他那伤心的沉思，十分恼火。

但是这个家伙仍然同他并排走着，总是设法同他的步调一致，这个人滔滔不绝，激动不已；他一直缠住阿尔杜尔走过王宫广场，又一次讲了如何打盹的故事，讲了龚萨尔维斯家里的晚餐，讲了另外一些偷窃的事件，一直缠他缠到“西班牙饭店”的门口，阿尔杜尔恼火了，气急了，就打断他的话：

“好啦，我就住在这里，再见了！”

但是这个人抓住了阿尔杜尔短大衣的衣扣，不让他走开，阿尔杜尔动弹不得，只好听他说下去。

“您也明白，我在下城区是很有名气的，我出门不戴帽子是不行的。我的太太会怎么说呢？她真是个贤淑的妻子，我结婚已经有 25 年了，她总是令我开心畅怀。她的娘家是佩雷拉，就是佩雷拉·德·桑托·阿马罗家族。她是个大好人，是个贤妻！不过，丢了帽子回家，总不是个事儿嘛！若阿金娜一看见——头一个就是若阿金娜！……头一个就是若阿金娜！……她是我家的女仆，很不错的女仆，很勤快……。她一看见就会说：唉呀，老爷没戴着帽子回来了！真是岂有此理，拿掉了我的帽子。我就是面子上太丢人了！……”

阿尔杜尔眼眶里凝着泪水。那个家伙抓住他短大衣的纽扣不放：他一步步地往门口退，蜷缩身子；但这个家伙紧跟着不放。于是，他忍无可忍了：

“喂，先生 这同我有什么相干？”

“同我却是有相干啊，我现在失去了帽子啊！”

阿尔杜尔发火了，顿了顿脚，大声喝叫：

“又不是我拿走了您的帽子呀！”

这个家伙吃了一惊，往后退缩了一下，他一定是看到，在这个阴暗的院子里很不安全，就连忙跑到街上。在街灯下，他拨平了自己灰白的几根头发，伤心地咕噜咕噜说道：

“唉多么气人。我头上没有帽子了！”

阿尔杜尔走进了房间，他为了发泄一下胸中积压的怒火，摘下帽子使劲往墙上一扔，把一张椅子一脚踢翻在地上，然后挺直躺在床上，和衣而卧，筋疲力尽，心情暴躁，喉咙里满是泪水，他巴不得害一场病，死去算了，或者来一场大灾祸，一场地震……最后，他还是睡着了，他感到有点自慰，觉得刚才如果自杀了，那是很可笑的，因为人家很可能认为他之轻生寻短见是因为被一个娼寮的西班牙婊子抛弃了，出于失意。

门环敲击的声音把他吵醒了。在桌子上，烛台上的蜡烛正在快要熄灭。一定是很晚了：曼努埃尔不是去了游乐场，就是喝醉了在昏昏入睡。又一下门环敲击声响彻了院子。也许是孔妮回心转意回来了吧，也许是达米昂前来解释吧！……阿尔杜尔从床上跳了起来，跑到阳台上：

“是谁呀？”

“Io^①，”是一个女人的西班牙口音。

他在睡眼惺忪中，觉得这似乎是孔妮的声音！他浑身颤抖着，拿起了烛台，跑着下了楼。他打不定主意，到底是把她赶跑呢，还是把她拉到房间去狂吻一番……。他把门闸拉开的时候，心头扑扑直跳，气都喘不过来。门滑开了——在他面前的，是一个头戴头盔，手戴白手套的勇士阿溪里，他的战袍已经脏了，鲜红的披肩飘扬着，身边还持着一把双刃剑，这个勇士用化妆舞者的声音向他鸣叫：

“喂，阿尔杜尔小兄弟 喂，开开心嘛！”

阿尔杜尔向后退了一步，那位勇士阿溪里这时候就摘下了那个长着卷胡须的假面具，露出了维德依里尼亚那张光亮的、喜气洋洋的脸。后面有一个小厮，

① 是西班牙语 yo（我）的同音。——译者

梳了一头十分复杂的发式，上面勉强戴了一顶小帽子，浑圆的腿，肥大的屁股，在呱呱地说：

“ ¡ Muchas gracias! ¿ Y Mannel? ¡ Se ha dormido el tío ese! ¡ Es usted muy amable, Arturito! ¡ Buenas noches! ¡ Gracias!^① ”

烛台在阿尔杜尔的手里颤抖着，他伤心到了脸色发白的地步。维德依里尼亚让那个圆肥屁股的小厮先走一步：

“ 我们刚从三一剧场回来。’他在阿尔杜尔的耳边说。“ 梅尔塞德斯的那双腿大出了风头。你现在看看她的这双腿！”

维德依里尼亚的那双骨溜骨溜的小眼睛，笨拙而又淫欲地瞧向那个小厮，小厮弯腰俯身扶着楼梯扶手往上走，露出了纤细的腰肢、巨大的圆鼓鼓的臀部、一条浑圆丰满的大腿和绿缎子短靴的高跟！

次日上午，曼努埃尔唤醒了阿尔杜尔，给他送来了来自奥利维拉德阿泽梅斯的一封信。阿尔杜尔带着莫名其妙的惊愕把信打开，他以为这说不定是卡尔内罗席卷他剩下的最后 50 万雷阿尔逃跑了的。消息。但

① 西班牙语：“ 很谢谢您！曼努埃尔呢？这个家伙睡着了！多亏了您来开门了，阿尔杜尔兄弟！祝你晚安了，十分谢谢！” ——译者

信是药店的瓦斯科写的，里面说：

“尊敬的朋友：

您的姑姑萨比娜病了，而且病得很重。阿泽维多大夫说她只是几天之内的事了。这位可怜的老太太就是想再见您一面。她数着日子，数着时辰，只是祈求天主宽限她一些时间，别未等到“她的孩子”回到之前把她带走。尊敬的朋友，您可以想象，这件事多么令我们伤心，我们但愿您能尽快来，把事情办妥。

请尊敬的朋友信赖我的情谊
瓦斯科·达·孔塞伊桑·佩德罗佐”

萨比娜姑姑快要死了！我的天呀！世界上只有这一颗心是真的爱他的，但这颗心也要舍他而去了！

他从床上跳了起来，喊叫要饭店结账。他付了账，手头还剩下 3 镑，这够旅费之用了，他匆匆地、激动地收拾行李，但这时候梅尔绍尔来到了。

“我要走了！我的姑姑害了重病了！”

梅尔绍尔大失所望。

“哎呀！我还是来找你一起去马利亚女王剧院参加舞会的呢！”

阿尔杜尔把瓦斯科的信拿出来给梅尔绍尔看：

“你看呀！我今晚就走……”

但是，哎呀，急什么呀——梅尔绍尔说。又不是危在旦夕，明天早上走也不算迟嘛。在狂欢节的星期二动身，是惹人笑话的。更何况阿尔杜尔从未看见过里斯本的狂欢节是怎么样过的！他大可以一夜参加舞会，清早再上火车嘛。梅尔绍尔看见阿尔杜尔仍然在匆匆忙忙地收拾衣服，就说：

“你知道我为什么想同你一起去马利亚女王剧院吗？因为孔妮今天晚上也到那里去。我刚看见那个不要脸的曼诺洛在同售票员谈话。他正在安排一个包厢，这个恶棍！我是想，咱们也去，就在他们面前摆摆架子，哈哈大笑，大谈女人，让他们看看我们不把他们放在眼里……。让她气炸了肚子！”

阿尔杜尔嘴唇扭了一下，瞧着箱子；他产生了一个狂热的愿望，要再见到孔妮，痛骂她一顿，同别的西班牙女人一起跳华尔兹舞，向她显示自己并不垂头丧气，并不伤心断肠，并不痛哭流泪，反而是像一头挣断了绳索自由自在的公牛一样痛快舒畅！于是，他用一种模棱两可的口吻说：

“其实，我晚上到同早上到，是差不多的。”

“那就对了！”梅尔绍尔叫嚷起来。

阿尔杜尔忽然心中仿佛看到，在远方，萨比娜姑

姑的那张临终苍白的脸，焦急盼望着，转向他应该出现的那个门口……

“咱们吃它一顿好好的晚饭，饱餐一顿，好好地玩他一个够！”

但是，阿尔杜尔出自一点剩余的道义心，还是想推掉：

“问题是钱不够！”

“什么钱不钱的？吃晚饭，上剧院，喝糖水烈酒，就花一镑吧。你有多少钱？有 3 镑？那就还剩下两镑。做路费就绰绰有余了……”

但是阿尔杜尔还要在道义上找到一个更加有力的理由来为自己开脱；这个理由，由梅尔绍尔给提供了，他说：

“你如果出其不意地出现，那位可怜的老太太甚至会受到刺激……”

的确是这样，说中了！真的可能使她受刺激。他可以先发一封电报去说他要去。……梅尔绍尔这个主意出得真不错！

这一天下午，他们先是在施亚都观看了“上流社会”的人们如何洒白面粉起哄取乐，然后到中央饭店吃晚饭，他们一致认为，如果今天晚上阿尔杜尔就动身，会要了那可怜的老太太的命。”

他们在马利亚女王剧院并没有找到孔姹，但是阿尔杜尔为了（用梅尔绍尔的话来说）“准备上阵”，已经喝了很多酒，这时候已经迫不及待非要见到她不可。他们去了三一剧院，又去了圣卡洛斯剧院。他们拿着望远镜一一搜索各个包厢，见到了帕卡，见到了洛拉，见到了卡门，她们都梳了带有安达卢西亚女人特色的发式，但是，阿尔杜尔和梅尔绍尔就是没有看见孔姹！

“见她的鬼去！”梅尔绍尔气冲冲地说，“她正在同那个联邦主义者混蛋在鬼混呢。咱们不如到游乐场去看看那些康康舞女吧。——说不定孔姹也会去那里……”

他一面穿过去往游乐场走，一面气冲冲地诅咒着。

游乐场的正面灯火辉煌。有一群穷人，停留在门口，用悲伤又妒忌的目光瞧着那些亮着灯火、人声嘈杂的窗口，瞧着那些匆匆来去的戴着假面具的舞会参加者。穿着带风帽的薄绵布长外衣的节日庆祝者，在袖子的外端露出了粗壮的工人的手，下边露出了片片褴褛的裤子，脚上穿着歪七斜八的鞋子；铜管乐器的声音，突出响着，盖过了不断地喝彩声和地板被踩的

吱吱咯咯声。

在存放手杖的地方，他们碰到了卡尔瓦利奥扎，他同那满面春风的议员阿布雷乌在一起，这个议员说话带阿尔加维口音，他们俩正在那里存放软质的手杖。

“人们来看农神节了，”卡尔瓦利奥扎很傲慢地说。

“是来看康康舞女的！”已经被舞会的嘈杂声激动得十分兴奋的梅尔绍尔说。

“咱们跳啊 咱们跳啊！”那位赫赫有名的多数派议员阿布雷乌像挤榨出来似地用一种笛子般的声音说。

他们一齐上了楼。大厅挤满了人，空气很闷，有一股似乎是因为人们流汗太多而合成的温热气。煤气灯的冷光，照亮了墙壁装饰的刺眼的浅色，显得很突出，引起几乎是厚厚的一层飘浮着的辐射。在台上，乐队指挥发疯似地挥舞着指挥棒，促使乐队奏出一阵阵波浪似的粗野的曲调，一大堆身穿短上衣、头戴高帽子的人，贪婪地弯身俯首好奇地围拢着康康舞女们观看。阿尔杜尔也兴奋起来，挤进了人丛之中，伸长了脖子，踮着双脚，终于看到了那几个法国女郎：一共是 4 个，像牛油似的黄色的头发特别引人注目；其

中的一个，矮小个子，肌肤丰腴，身穿水手服装，防水布的水手帽拉到后脑勺，多肉的脖子露在外面，肥大的臀部紧紧挤在一条白裤子里像要炸开露出来似的，她摇呀晃呀的，在摇晃的动作当中，她那双软绵绵的乳房在蓝色的背心里面跳上跳下；另外一个女郎身体轻盈，体态苗条，穿着匈牙利女人的服装，像着魔中邪一样，以瘦个子的大动作蹦跳着，那双有毛皮镶边的靴子的高跟，疯狂地在地板上劈里啪拉地直踢；第三个女郎化妆成一个随军售卖食品的女贩子，样子看来有点动作不灵，年纪大了些，只是慢慢地扭动身体做做样子；而最受人们注目的的是一个酒神女祭司，是一个风姿婀娜、体态丰腴的美人，她的一举一动、一顾一盼，都使四周淫邪好色的资产者眼睛冒出迷迷糊糊的闪光。她们 4 个人排成一行共舞，同她们一起搭配的，还有 4 个小丑，其中一个丑角总是像摇摇欲坠的样子，一个滑稽小生老是把自已那件古怪的燕尾服的大得离奇的衣襟挥舞得飘来飘去，做出笨拙的手势捉住衣襟，又把衣襟投向自己那个纸做的大鼻子，鼻子的两个鼻孔下都挂着金黄色的麻絮；一个矮胖的小个子，戴着消防队头盔，头盔上又伸出一条长长的鲜红色羽饰；最后一个却是个葡萄牙人，是业余参加的，他身穿薄绵布的兜帽风衣，已经跳得气都喘

不过来了，还在像发了疯一样拼命狂跳，兜帽已经掉了下来，露出了一头被汗水粘成一片的脏乱头发。

四周的人群都在尽情作乐。人们的脸上都显现出淫猥的、游戏人生的表情，每当大腿踢得最有劲的时候，就爆发出阵阵的“好样的！”的喝彩声。人们的脑袋都挤到一起，贪婪地欣赏外国来的美妙表演，连一些老头子，也挂着嘴唇，目不转睛地细看大腿、乳峰的美妙形状和头发的颜色。一些喝醉了酒爱起哄的人，就向舞女们高呼：“喂喂！好看呀！来一个！”，挑动她们。那个酒神女祭司，特别使观众感到兴奋：她手里原先拿着的酒神杖已经碍手碍脚了，她就将这根杖放到了一个戴着金边夹鼻眼镜的胖子的怀里，这个胖子就抱着这根酒神杖，一动不动地站在那里，毕恭毕敬，而且引以为荣。腾出了双手之后，这位美女就大显身手：她叉着腰走到前面，胸脯向前挺，乳峰高高鼓起，然后发狂似地扭动臀部，她身躯晃荡着，双腿高高举到了消防队员的头盔羽饰那里，消防队员则像一个疯病的傀儡那样摇动着双臂，发出“呃呃”的尖声！能同她相比的，只有那个滑稽小生：他披头散发走到前面来，做出一个流氓式的弯腰拱背姿势，将屁股往外一挺，手肘疯狂拼命地挥动，同时肚子也做出一些笨拙的动作：那个穿水手衣的女郎，一

只又大又圆的鞋子，正踢中他的下巴，他装作受了伤的样子，双手伸向地面，马上翻了个跟斗，纵身一跳，又双脚落地站住了——接着，在四周人群啧啧称赞欣赏的声音中，四对男女拥抱在一起，疯狂起劲地飞快旋转。

但是鼓声一响，敲响了最后的小节——于是康康舞就在人声沸腾、掌声如雷当中结束了。大厅马上挤满了人，一直挤到角落，这些人缓慢地移动着，像是一堆乱七八糟的杂物。那几个气喘吁吁的法国女郎被一群群贪色的、狂热的人们追在后面，在那个酒神女祭司的周围，人们为了能碰着她，摸摸她，从近处看看她，互相你挤我拥，互相咒骂。有一个家伙忍不住抓住了她的辫子；她怒火中烧，给了这个人一记耳光——他大叫了一声，于是，那个昏昏欲睡的警察，就从门口那边走过来，银色的愚笨的眼珠儿在骨碌骨碌地转来转去。

阿尔杜尔在人丛中钻来钻去。空气中悬浮着一层灰尘，带有汗酸味和染过的薄棉布气味；半开半闭的兜帽长外衣，露出了见不得人的裤子。所有这些廉价的妓女，都暴露了她们或则发胖松弛的或则饥饿瘦削的体型：有随军女商贩，有披着绉纱面纱的度夜女郎，有“小厮”，有穿着七拼八凑的破烂衣服的姑娘；

她们的胳膊上，手肘都带有痕迹，由于探首阳台成了习惯，手肘都长了胼子；人们兴奋地，如醉如痴地在交谈，粗言秽语无所顾忌；醉汉就闹事，那些一双双的男女，则可以感到他们当中升起了青楼妓院的病态情欲。

阿尔杜尔几乎喘不过气来，他到了楼梯平台的时候，一屁股坐到了一张沙发上。人群川流不断地拖着沉重的脚步，鞋底拖过地面，经过那里；呼吸困难的人们在给自己扇风，一些戴假面具化了妆的人们在尖叫，在游戏室里，旋转中的陀螺使空气中弥漫着一阵无所不在的沉闷的嗡嗡声。

“这真是太美妙了！”梅尔绍尔眼睛充满了激动的目光，说：“咱们也去化化妆吧，老弟！”

他十分得意，因为他刚才曾同那位酒神女祭司吊着膀子走过一段路；他已答应给她刊登一条新闻。他此时谈到了夜宵，那是“一场了不起的狂欢”，他还问阿尔杜尔要了半镑去支付渗热甜汁的烈酒费用，拿到了钱就溜掉了。

卡尔瓦利奥扎双手插在衣兜里走过，在阿尔杜尔面前停了下来：

“那么，讲究理想的诗人，也竟然到了这个淫窟里来啦？”

阿尔杜尔心里乐滋滋地，嘴上露出微笑。

“咱们跳吧 咱们跳吧！”多数派的议员阿布雷乌尖叫着，他慢慢地跟在后面，使劲地保持平衡，脸上一副踌躇满志的样子，看来，他似乎从他自己那愚钝的脑子里挤压不出别的话了。

阿尔杜尔这时感到有一种愿望，要活动活动，要快活快活，要起哄起哄。他下楼到咖啡馆去，要喝一杯掺热甜汁的烈酒，暖暖身子。

咖啡室的桌子全都坐满了，人声嘈杂，一些摘掉了假面具的身披兜帽长外衣的人们在啜饮着调酒饮料和掺热甜汁的烈酒；侍者们在尖声叫嚷着；一些人怒气冲冲地用手杖敲击桌子的大理石桌面，催要酒料；一夜风流缠绵的情侣们，毫无顾忌地当众亲嘴。

阿尔杜尔没有能够拿到他的掺热甜汁烈酒——但是，那一股女人气味、那些裸露的肩头的色泽、那一杯杯放上了一片柠檬的掺热甜汁烈酒，都使他的色欲为之颤动。他去找梅尔绍尔一起去化妆，看到了梅尔绍尔正同那个酒神女祭司吊着膀子走过来，满面红光，洋洋得意，昂首挺胸。

梅尔绍尔是认识那个侍者本图的，所以他们就在一张桌子的角落上拿到了三杯白兰地，梅尔绍尔把阿尔杜尔介绍给那位酒神女祭司，说他是一位“了不起

的诗人”。他们四周是一片弥漫的香烟烟雾，悬浮在温热的空气当中；那个扮演酒神女祭司的舞女，坐在一张凳子上，双腿以美妙的姿势伸出来，身上披着的虎皮滑落到腰间，态度很自豪，她含含糊糊地听着梅尔绍尔用蹩脚的法语向她倾诉的爱慕之情。这个女郎的眼睛是深褐色的，很大，很冷酷，嘴唇红得像涂了鲜血一样；她那健壮的、神经质的四肢有点在颤动、飘动，使人看见了想起老虎的动作。她喝掺热糖水的烈酒的时候，把杯子高高举起，头往后仰，把雪白粉嫩的喉部的线条全都突了出来，这是一个金发女郎的白皮肤，同时，她那对坚挺的、丰腴的乳峰的轮廓也展示了出来。阿尔杜尔对她为之倾倒，他心中充满了色欲。她呢，她也注视了他一下，漫不经心地伸手用手指摸摸他的脸，这一接触，使他全身从后脑勺直到脚跟都起一阵色欲的颤抖：她穿着的古代神话衣服，使他看见了也感到很受刺激，使他隐隐约约地想到了那些古典神话，想象着坐在拴了老虎的车子上的酒神巴克，想象着在那些充满神秘的神圣森林里那些酒神女祭司们透过暴风雨的天空逮住了一个长着美少年的四肢的诗人，在刺耳的小鼓声中，对他大施媚术，采精吸阳，把他弄到筋疲力尽。阿尔杜尔不敢同她交谈，只是不停地抽烟，用发红的双眼对她饱餐秀色。

周围的嘈杂声令人震耳头昏：又是玻璃杯打碎了，又是一张桌子上发生争吵，高声对骂，两个人扭成一团，在地上打滚；一个女人在发出尖叫；两名市政警察傲慢粗野地前来干预。

但是梅尔绍尔还是坚持要那位扮演酒神女祭司的女郎同他去跳一个波尔卡舞。他睁着眼睛同她交谈，擦着她的身体，被她那丰腴肉感的身躯发出的香气熏得晕头晕脑。她却感到厌倦，推开了白兰地酒，说：

“Assez mon bon homme assez!” ①

她站了起来，挽着阿尔杜尔的手臂，单脚轻盈地转了一下娇躯，把阿尔杜尔拖了起来。

“Il m'embête ce gros là!” ②

他们俩就把梅尔绍尔一个人留下了，梅尔绍尔一肚子火，手伸进衣兜里寻找零钱给本图付账，嘴里喃喃说出一些脏言秽语。

那个扮演酒神女祭司的女郎把阿尔杜尔往进口处的大厅那边带，那里有好多面镜子，当中夹杂着小树，形成一种俗气的装饰。她想知道他的名字，问了之后，笑了起来，说：

① 法语：“够了，我的好先生，够了！”——译者

② 法语：“这个大块头真令我讨厌。”——译者

“Arthur! g'ai frouvé un Arthur! C'est mon Arthur!
... ”^①

她沿着大厅的边，贴着一面面的镜子漫步着，随时随地都往镜子里瞧一瞧，她的一举一动都是轻盈的、波浪起伏的，阿尔杜尔总是觉得这些动作有点像老虎。当他在镜子的蓝色背景上看到自己的深色短大衣同那位古典的酒神女祭司挨在一起时，他有一种茫然若失的奇怪感觉，他失去了对生活、对他自己身在地点的现实感。

但是她说她感到寒颤，蜷缩到自己的紧身内衣里，向阿尔杜尔再要一杯掺热糖汁的烈酒，她管阿尔杜尔叫做 *mon chéri*^②。他听到了沾沾自喜，毫不怀疑这是顺口出来的一句话，他们俩就又回到咖啡厅去了。那个扮演酒神女祭司的女郎一口就把酒喝光，脸不改色：她的目光中浮动着一一种暗淡的醉意，她的宽宽的下巴使她的表情带上了某种兽性。当阿尔杜尔付酒钱的时候，她把找回的零头全抓了过去，漫不经心地扔给侍者，侍者深深弯腰，说：

“谢谢夫人。”

① 法语：“阿尔杜尔！我找到了一位阿尔杜尔！这是我的阿尔杜尔！”——译者

② 法语：“我亲爱的”。——译者

此时那个扮演酒神女祭司的女郎又想同另一个法国女郎交谈，也就是那个穿水手服装的，她在旁边的一张桌子那里，周围有好些男人，她一个人在哼唱《鸭子下水》，声音带鼻音，带油滑腔，使得那些脸色绯红的掌柜先生们心醉神迷；阿尔杜尔就趁这个时候有空，跑去租一件兜帽长外衣。他兴致勃勃地回来时，已经穿上了这件薄棉布的长衣服，它上面的狂欢节气味，使他也添上了化装舞会无拘无束的胆量。他看见卡尔瓦利奥扎，就一把抓住，抱着打转转，嗥叫着在他耳边说：

“喂，鼎鼎大名的演说家！”

这位议员厌烦地推开他：

“呸，你这个野人！”

阿尔杜尔已经喝得半醉，正想破口痛骂卡尔瓦利奥扎，一一列举他的演说中的蠢话废话，对他给自己造成的种种伤心事报这一箭之仇，但是正在这时候，他看见了那个扮演酒神女祭司的女郎走过，陪着她的是一个穿着短外套、手中拿着一根尖头能戳死人的手杖的男子汉。

他赶紧追上去，沿着楼梯尾随她，心中妒火中烧。那个穿着短外套的人把胳膊挽着她的腰肢，那只又粗又黑的手搭在她的侧腰上，嘴对着她的脖颈说着

话。阿尔杜尔真恨不得要开口骂他，从他手中把这个扮演酒神女祭司的女郎夺回来，但是他又害怕这个人的手仗，害怕游荡汉们的刀子，害怕惹来市政警察。于是，他心中很不是滋味，手伸进衣兜里扭衣服的衬里，在她周围踱来踱去，下不了决心——但正在这时，一个警察走到了这个穿着短外套的家伙跟前，向他讲了几句有关他不宜拿着这根手杖的话。这个人马上表示歉意，赶紧下楼到手杖存放处去。于是，那位扮演酒神女祭司的女郎懒洋洋地伸开双臂，用一种带有醉意的声音高喊：

“J’ai perdu mon Arthur!”^①

阿尔杜尔赶紧迎上去，恰巧这时候乐队开始奏一首波尔卡舞曲，他们两人就抱在一起，奔向舞厅。阿尔杜尔是第一次跳舞。那个扮演酒神女祭司的女郎，根本不理睬节拍，乱蹦乱跳，腿蹬得远远的，拖着他，几乎把他从地面上举了起来，把他贴住在自己身上，高声地吹气，目光像疯了一样。阿尔杜尔紧紧抓住她，他自己全身都充满了情欲的激动：整个大厅，在他看来，似乎在隐隐约约地摇晃，一对对舞伴的脑袋——披头散发的、戴着化妆兜帽的、戴着头盔的、

① 法语：“我找不到我的阿尔杜尔了！……”——译者

戴着庄稼汉帽子的——都围着他周围以跳跃的节奏晃动着，把他夹在当中晕头转向。

“够了！够了！”他说。

但是她已经很引人注目了，根本就不听他的：她身上披着的虎皮从肩上滑了下来，她就把虎皮扔给一个男人，这个人正在张着嘴欣赏着她呢；这时候她轻松了，她那丰满的身躯玲珑浮突全都显示出来了，疯狂地打转，脚在地板上拍得劈里啪啦响。阿尔杜尔觉得她在自己的怀抱里已经一丝不挂了——他的兽欲，掺杂上飞舞旋转的眩晕，使他感到自己要晕过去了，再加上刚才喝掺热糖浆烈酒喝得醉醺醺的，所以他觉得，鼓声是在他的胃里敲响的。

他们气喘吁吁地停了下来。那个扮演酒神女祭司的女郎要喝点东西，于是他们俩就连奔带跑下了楼梯，一路用手肘推开拥挤的人群。他们看见了梅尔绍尔同一个瘦小的随军女贩坐在一起，这个女人看样子还算个正经人，一板一眼的，阿尔杜尔和梅尔绍尔到一个角落去合计了一下，手头还有多少钱，于是就决定到一个房间去吃夜宵。

他们占了一张桌子。桌布上已经沾满了酒迹，上面还有一条鲷鱼的骨架。那个扮演酒神女祭司的女郎还在气喘吁吁，一头厚厚的头发全都散开了，乱成一

团，一屁股坐到了那个已经扯破的沙发上，扭着胳膊，非要阿尔杜尔到她那里去不可。他赶紧扑过去跪倒在她面前，向他说出了好些抒情的词句，他想把她带走，给她在“西班牙饭店”一个位置，也就是原先孔侬的那个位置。她嘲笑他的法语，但是发誓说她倾心于他。

“Je t'adore”^①她说完了嘴还张着，把音节拖得长长的，显出醉后的痴迷状态。

她现在才第一次仔细地打量他，她想弄清楚他结实不结实，摸他的胳膊、腿肚子；然后她又展示了自己身体的美丽之处，说她自己当过模特儿，她搂住阿尔杜尔的脖颈，抱着他在沙发上翻滚。那个随军女贩噤着嘴，似乎对此感到震惊。更何况梅尔绍尔已经把她忘到了一边，而是去挨擦那个酒神女祭司的身体，双眼火红，偷偷在她脖子上亲吻，那个随军女贩终于生起气来了：

“你们要怎样都行，但是不能下流放肆！……”

这时候，本图端来了洋葱牛排，他们大家就坐好了。夜宵吃得时间很长。那个扮演酒神女祭司的女郎，把白兰地酒同香槟酒混在一起喝，发了疯似地喋

^①法语：“我爱慕你！”——译者

喋不休大谈特谈：她唱了一些淫秽的小曲，自称是个共和派，对宗教又破口大骂。而且，她又说，她在巴黎有好几部马车，她的情夫都是一些王子。不过，她说，她现在想要干的是要放荡形骸地狂欢作乐，要不顾廉耻，要犯罪作恶！她哈哈笑着，吻阿尔杜尔，弄乱梅尔绍尔的头发，向那个随军女贩讲一些甜言蜜语，这个女贩眼睁睁地望着她，莫名其妙，被她的兴致勃勃所吸引，但又对她的玩世不恭看不惯。

不过，那个扮演酒神女祭司的女郎不知怎的无缘无故生起气来了：她一双眼睛显示出一种阴暗的横暴的目光，她咒骂自己的母亲，并且洋洋得意地说自己在马赛曾经用餐刀扎过一个情人。……她甚至当场拿起了一把餐刀，指着阿尔杜尔，做出要扎他的样子。

梅尔绍尔脸色发白，他开始感到惊慌了：

“不能干傻事，不能干傻事！”

那个随军女贩，赶紧拿起自己的平顶帽、小桶和手套，说：

“我不想卷进什么胡闹的事里面；我是个好静的姑娘。你们不信的话可以打听一下……”

可是，那个酒神女祭司忽然又安静下来了，她装出一副很馋的样子，吃起来，无缘无故地哈哈大笑，把手指伸到卤汁里，然后又涂抹在阿尔杜尔的头发

上。梅尔绍尔现在放了心，又重新快活起来。

“唔，老弟，玩得真痛快……你原先还想去奥利维拉德阿泽梅斯呢！”

阿尔杜尔感到心脏上挨了一棍子：他立刻看到了远方的那座房子、萨比娜姑姑的房间和她那靠在浆硬花边的枕头上奄奄一息的脸；街上响着钟声，人们齐声在唱《以色列颂》：这是若阿金神父在做圣事，那些身穿鲜红色的无袖长外罩的邻居们在跟着他。……在房间里，弥漫着一片死亡的恐怖和临终的场面，里卡尔迪娜姑姑在流泪，若安娜在祷告……

为了将这些幻象驱散，他一口就喝了一杯白兰地酒。他们走出这房间时，阿尔杜尔已经东歪西倒，他用含混不清的声音向那个酒神女祭司发誓一定要同她结婚。

他们来到舞厅的时候，最后的四对舞正在开场，《俄耳甫斯亲临地狱门》这个康康舞的激动力，使得阿尔杜尔又重新兴奋起来。这个舞会显得像是一场醉后调侃：摘下了假面具的人们显露出呆傻疲乏的表情，另一些人则脾气暴躁，动作猛烈；只有一些人嗓子喊哑了，仍然在轻声说笑话。阿尔杜尔同那个扮演酒神女祭司的女郎面对着面，疯狂地跳着：喝了这么多的酒，他那些痉挛的动作更加猛烈：他把怒火用于脚踩

地板的劲儿上，用于双臂的挥舞上；他那件化妆长外衣的兜帽掉了下来，他衣领的纽扣飞跑了，他脸色发紫，脸上有污疤，有汗渍，像疯子一样扭曲，发出尖声怪叫。但是，乐队刺耳的乐音一响，加洛普舞又开始了：人群互相纠缠，挤成乱糟糟的一团，颠颠簸簸，摇摇欲坠，怪里怪气地乱蹦乱跳，拼命在地板上顿脚。……尘土飞扬，使人喘不过气来，乐队指挥的背心往上收缩，露出了腰间的衫衣，他挥舞着指挥棒，使乐队奏出高尖的乐音。偶尔节奏平稳一些时，这一大群人就摇晃着身子，喘口气，像是一个巨大的吸气机一样……。但过不了一会儿，震撼人心的快速节拍又爆发了：乐队指挥的身子摇摇欲坠，一些鼓胀的面孔在吹着单簧管，长笛的刺耳尖声和提琴的呜咽声又响起来了，像是响亮的鞭子抽到无赖的腰上一样，推动人们去使劲跳这回加洛普舞。人人都在狂跳着。衣裙的下摆裂开了线口，假发辫落到背后，挂在钩子上，人们的喊声震天价响；土耳其人、阿溪里、穿风帽长外衣的化妆舞者、牧女、闲荡者、妓女和醉汉，全都颠颠簸簸，汇成一股乱七八糟、破破烂烂的人流，像疯子似地七歪八倒，形成打转转的旋涡——而这时，黑色的时针正在无情地指着大斋首日星期三的第一个小时。

阿尔杜尔最后一个清醒的感觉，是他同一个女人一起走进了一辆出租马车：他已经喝得烂醉如泥，拥抱着这个女人，狂热地要咬她；她推开了他，用拳头打他；他又冲上去，两个人厮打起来，披头散发，而同时，那辆出租马车在大步地奔驰着，驶过已经天亮的马路，路上送牛奶的女人正在赶着她们的奶牛。

他中午醒过来的时候，发现自己躺在一个阴暗的小间里，有一股恶臭味。他睡眼惺忪的目光还模模糊糊地无意中落到了一块鲜红的幕布上，外边一个小厅的亮光，照透了这块幕布。他只穿着衬衣，鞋没有脱。他身旁有一个女人挺直在那里大声打鼾。他愣了一阵子，失去了记忆力，只听见外边有人在拨弄餐具，还有拖鞋拖过地面的声音。这时候他清楚地记起了那个舞会、那场康康舞、那个酒神女祭司，就像昨天晚上在煤气灯的刺眼照耀下那样……他感到嘴里一股难受的味道，后脑勺针刺般的痛，他对睡在身旁的那个女人，虽然看不清是谁，但他可以肯定不是那个扮演酒神女祭司的女郎，而一定是一个丑陋可怕的、肮脏的、一口臭气的女人。他是怎样会来到这个地方，来到这张他感到垫了软软的草垫的折叠床上的呢？他甚至害怕知道，害怕见到：在这个黑暗中，全

身蜷曲着，脑子里和眼皮上掠过一阵模模糊糊的睡意困倦，这样反倒比较舒服些。于是，他一动不动，闭着眼睛，正如他的精神已经沦落在兽性的黑暗中，但是就在这个黑暗中有一道精神黎明的曙光正在冉冉升起，他开始进行回忆，开始在自己眼前看见了一个夏天的下午在蒙德戈河看到的全部景致：浓密的柳树丛里，树荫模糊不清，鸟儿在里面欢快地啼鸣；在那些线条优美的山岭上，一幢幢的白色房屋映入眼帘，在蔚蓝色的、透明的天空下，蒙德戈河的河水在流着，在依依不舍地悠悠流着，像是一片洁白的桌布，当中只有一些小块的沙丘在闪闪发亮；轻飘的空气中令人感到有点什么甜美的、不可言传的、温柔的气息，一艘上面可以看见黑色学生服的小艇，慢慢地靠泊在柳阴底下，就挨着那“泪水别墅”^①的令人伤感的正门。……他仿佛看见自己就在那里，同一些朋友一起在明朗的下午的和煦气氛中游玩，谈论诗人，朗诵诗歌，或是沉默不语，在冥想着什么罗曼谛克的、高尚的事情。然后，他又看见从奥利维拉德阿泽梅斯到奥瓦尔去的路上的一段，在那里，在低洼地的底部，流着一

① “泪水别墅”是葡萄牙历史上有名的于 1355 年惨遭杀害的伊内斯·德·卡斯特罗（后来成为国王的彼得罗王子的情妇）在科英布拉的故居。——译者

条小溪，夹在高高的杂草当中，垂下的树的影子，使这条小溪完全被遮暗了；从河水里，从绿草里，升起一股新鲜的气息……。他坐在那里，手里捧着一本书，新鲜的花草和默默流过的河水，使他心中充满了温情。……一些昆虫的腿掠过了几乎静止不动的小溪的水面；青苔像一片细嫩的天鹅绒盖住了石头，蓝色的、紫色的小花，羞答答的，小小的，散发出一阵依稀可辨的田野芳香；随着气流的来往而轻轻摇动的忍冬花，使空气中弥漫着它的带甜味的馥郁香氲；到处是一片轻柔的宁静，只听到水丝的滴落声，这种宁静的环境，让人们细腻的心灵得到幽雅的归宿——他自己的心灵在扩延着，充塞着万事万物的清幽，而表面上又是一层层透明的外层，散放出冉冉上升的善心好意，像是这个心灵本身的香气。

忽然，他身边的那个女人跳到了地上，用轻轻脚步，在吱吱呀呀的地板上往水壶那边走过去，要喝水：她伸了个懒腰，两条腿仍然没有站稳，她拉开了那鲜红色的帘子，一道宽阔的亮光照了进来，直刺阿尔杜尔的眼睛——他们两人互相愕然对视着，互不认识，都很难过。

阿尔杜尔一言不发，也跳到了地板上，同时，那个女人匆匆忙忙地扣紧自己的裙子，她还有点眩晕，

所以有时还不得不伸手去扶住墙壁，使劲地喘气。

阿尔杜尔现在感到好奇，但同时也感到厌恶，很想知道自己是否曾经吻过这个女人那张昨夜喝酒后仍然红紫色的嘴，是否曾经接触过这个软绵绵的、枯萎的、发出一股酸味的肉体；但他没有勇气去问这些事。他们两人都一句话也没有说；那个女人急急忙忙地在穿衣服——阿尔杜尔呢，他伸手到衣兜里掏，掏出了自己最后剩下的 10 个托斯当，扔到桌子上，作为夜度资。这是他的全部家当了。然后，他去找帽子，但是找不到；于是那个女人开口说话了，她用嘶哑的声音说：

“您也许把帽子留在舞厅，留在衣服租用处了……”

她本人在化妆舞会上是化妆成男人的，所以她还能够把当时用的帽子给阿尔杜尔戴上，这是一顶没有帽沿的、肮脏的帽子，没有帽带，整顶都被鞋底踩踏得不成样子。

阿尔杜尔走进“西班牙饭店”的时候，听到了楼梯平台上有一阵嘈杂的人声，就在云井窗口下面。这是曼努埃尔，他看来很不耐烦，正在同两个身穿黑衣的女人在说话。但是，他一看见阿尔杜尔到了，就马上说：

“看呀，”他马上对那个年纪大的女人说，“您同这位先生说吧。他是个朋友。他会同您说清楚的。”

那个女人朝着阿尔杜尔，抬起了她的一张曾经是美丽的但现在已经灰白憔悴的脸，可以看出，这张脸已经过不断的流泪和困倦疲乏。

“这就是维德依里尼亚的妻子，”曼努埃尔耸耸肩头说。

这个女人把手轻轻地放在阿尔杜尔的胳膊上，像是要留住他，别让他走，好求求他，然后，用哀恳的声音说：

“如果您认识他，您可以对他说……。他已经 3 天没有回家了。他同一个女人住在这里。……我家里连一片面包都没有了，什么东西都典当光了！我拼命干活……”她呜咽得一时说不出话来，她看到阿尔杜尔瞧着另一个女人，就是那个年青的、长着一副温柔而又哀伤的脸的姑娘，就说：“这是我女儿……”她说：“他自己上班挣的钱，连一个子儿都不给我！我不想打扰他……。我只希望他给我一点，哪怕是很少一点儿，我会省着用的。……只要家里有块面包就行了……”

阿尔杜尔不由自己地掏着自己的口袋。她再次碰了一下他的胳膊，很自尊地说：

“我们并不是乞求施舍……。我只是请您对他说说，对他说我们在这里。哪怕是 10 个托斯当也行……”她边说，泪水边沿着她那黄色的尖鼻子流下来。

曼努埃尔这时插进来说：

“我已经跟您说过了：维德依里尼亚正在睡觉呢！他不喜欢人家打扰他。您也知道！”

“但我是他妻子，这是他女儿，”她全身气得颤抖，也因丢脸而颤抖……

“您也知道嘛！维德依里尼亚不喜欢……”

这时候，那个姑娘就拉了一下母亲的披肩，羞辱得无地自容，压低声音说：

“妈妈，算了，咱们走吧……”

想到这样一个漂亮而正直的姑娘竟然在挨饿，阿尔杜尔不禁油然而产生了愤愤不平之感：

“请等一下，”他说。

他跑上了楼梯，使劲敲梅尔塞德斯的门。

“什么事儿呀？维德依里尼亚的声音问道。

接着，他把钥匙伸进锁里转了转，睡眼惺松地出现了，他的脸是肿的、胖胖的，他穿着衫衣，露出毛茸茸的、灰白的前胸，样子很可怕。

“是您的妻子，您的女儿，”阿尔杜尔说，他这时

候对这个圆胖的混蛋的形象感到很可憎。

“老弟，说话请轻点！梅尔塞德斯还在睡觉呢！她回来累极了！她们要干吗？她们要干吗？让人家过点安稳日子也不行！”

“她们只想要一块面包，’阿尔杜尔说这话时，简直想打他一记耳光。

维德依里尼亚搔了搔脑袋。他样子很生气；他气冲冲地在大腿上打了一拳，就蹑着脚尖走进了房间，窗户关着，窗缝里透进了外面来的阳光；在半明半暗中，依稀可以看见堆着一些白色的裙子，从房间里散发出一股闷湿、脂粉和荒淫的气味。

维德依里尼亚一直都蹑着脚尖，这时候回来了，将 4 个托斯当放到阿尔杜尔的手里，拽住他的袖子，在他耳边轻声说：

“您设法把她们赶出去吧，老弟！可不能让梅尔塞德斯知道！她知道了会大闹特闹的！她现在正在睡得像个小天使一样……。我们从马利亚女王剧院回来已经是 3 点钟了。我们到马塔去吃了夜宵……。喝了那点香槟酒，她就……。唉，多痛快的一夜啊，老弟，多痛快的一夜！”

他拉住阿尔杜尔的袖子，巴不得再讲下去……。阿尔杜尔生气了，挣脱开他的手。

那个女人在楼下收到那 4 个托斯当后，把这钱放在手心放了一会儿，苦笑着。女儿的苍白的脸上露出了羞耻的红晕。

“我很遗憾……”阿尔杜尔轻声地说。

“愿天主报答您，”她简短地说一句。“够买一点儿面包了。”

曼努埃尔若有所思地伸手去摸下巴：

“您也知道了！维德依里尼亚是很有根底的……。他被这个姑娘迷上了，就是这么一回事儿。”

两个女人一句话也没有说，向阿尔杜尔道别，两人互相紧紧挨着，仿佛要彼此躲进对方的身体里去似的，裹在自己破旧的衣服里，不声不响地下了台阶。

阿尔杜尔上楼回到了房间，把洞开的窗推上，仿佛对面的建筑物、下面的街道、这整座城市，都使他看见了就恶心。他厌恶地脱下自己那件被舞会和被那另一个女人的床所弄皱了的外套，过了不一会儿，他精疲力竭地睡着了。

等到他醒过来的时候，房间已经暗了，好像外边已经是黄昏了：整个饭店鸦雀无声。接着，从罗西奥的那边，传来了一阵敲鼓声，节奏整齐，但是很单调，可以感到鼓上蒙着绉绸。他半坐起来，听这鼓声：鼓声很远，似乎前进得很慢；一些铜管乐器，好

像是由于距离太远，声音有点模糊不清，奏出缓慢的节拍，这是一首丧礼进行曲。前来的是一个缓慢行进的出丧行列。这时候，他忽然想到了萨比娜姑姑还在远方：也许就在此时此刻，从那幢小房子那里正走出一个简陋的出殡行列，最前面是高举的十字架，这位小个子的老太太的短短的棺材，正在由慈善会的兄弟们抬着！……而他阿尔杜尔，已经身无分文，走不了啦！

哀乐的声音越来越近。他从床上跳起来，匆匆穿上衣服，往窗口跑过去：这是一个灰色的下午，有雾，伤心惨目的气氛笼罩着这座城市。身穿黑衣的人从阳台探首外望；在远方，在罗西奥，黑压压的一堆人群。在马路的铺了小石块的空地上，有两排火把，火光在下午的雾中显得凄凄凉凉，正在慢慢地前进，进行着宗教游行仪式；一件件无袖长外罩的紫红色彼此相继地前进，在最远处，有一个黑色的十字架，上面有一个巨大的基督十架牺牲像，正随着举十字架的人们的轻微晃动而在晃动着，在空中高高举起：可以看清楚基督的垂死的头发在荆棘冠下面垂下来，腰间围着那条白巾。……丧礼进行曲沉闷地但又不停地响着，配上阴森森的鼓声。这是在举行圣灰礼的仪式呢。

这时候，昨夜游乐场里的狂欢的回忆，在他的脑海闪现了一下：他感觉到似乎在这座刚过狂欢节热气未散的城市里，在那些摔鸡蛋的痕迹未干的建筑物正面，在那些经过通宵寻欢而发黄的面孔上，在仍然弥漫着白粉纸包的细白灰的空气中，人们正在通过送葬的方式来进行忏悔。在下一层，梅尔塞德斯在她的阳台上，头上披着一条红头巾，正在跪着忏悔。

于是他也产生了一个愿望，要自己也感到悲伤，也参加到全城人们的忏悔当中去，要从近处得到来自圣像担架和火炬的赎罪赦免。他匆匆穿上了短大衣，穿上了靴子，几乎是跑步地赶到街角，挤进人群当中。紫红色的华盖在高高举起的灯当中经过；在下面，有一群人，穿着金黄色的披风和雪白的法衣，在一股轻轻的香烛的烟雾中富丽堂皇地向前迈步；丧礼进行曲的节奏响彻这个凄凉的下午，响彻在那些跪着的市民们俯下的头上。

阿尔杜尔也弯着身子，心中一阵说不出的恐惧感，觉得天主正在施加着什么法力，他一面目送着基督十架牺牲像，一面从灵魂的深处祈求萨比娜姑姑不要死去！

这一天晚上，他到《世纪报》报馆去找梅尔绍

尔。他迫不及待，狼狈不堪，非马上离开里斯本不可。这座城市使他感到太可怕了，他现在渴望的是奥利维拉德阿泽梅斯，正如一个筋疲力尽满身汗泥的人渴望回到自己的房间去躲一下，穿上自己的拖鞋舒服一下。如果梅尔绍尔还不了欠他的 10 镑，那么起码也应该帮他到一个证券经纪人那里去弄点钱！

但是梅尔绍尔不在：他已经给埃斯特维斯写了条子，说他今晚不能来。

“他一定还在寻他的开心呢，”埃斯特维斯打断了自己一直在吹的口哨，说。

阿尔杜尔又去梅尔绍尔的住处：那位女房东，一个 40 岁的漂亮女人，“从狂欢节前夕星期六就没有看见过梅尔绍尔小哥了”。

“他一直没有踏进过门，连衬衣也没有来换换！”

于是阿尔杜尔就从一家咖啡馆给梅里尼奥写了一封信，信中客客气气转弯抹角地要他归还原先借给他的 10 镑。他自己把信送到了“宇宙饭店”去交给守门人，守门人看见他几乎吃了一惊：

“您这一阵到哪儿去了？”

“到外面去了，”阿尔杜尔说。

“但是您瘦了 您瘦了！”

第二天，他又去《世纪报》报馆。

“他还没有驾临呢，’埃斯特维斯马上对他说。

阿尔杜尔坐了下来等他，在窗前浏览报纸。他依稀记起，几个月前，一天上午，他也曾坐在同一张椅子上等着，同时梅尔绍尔在写他的新闻稿！他当时是满怀希望：他刚从奥利维拉德阿泽梅斯到来，他的诗将要一鸣惊人，他要去会见那位漂亮的身穿方格子衣服的夫人，生活对于他将会是舒适的、宽松的、甜美的——他当时的手提箱里，有一孔托的钱，用几个纸包包得好好的，而且，萨比娜姑姑的善心好意，又从远方尾随着他……。可怜的萨比娜姑姑，现在啊，正在奄奄一息，而他呢，又缺了那7千个雷阿尔赶去最后同她吻别！一切都变得多么厉害啊！连天气也今非昔比了，想当初，那天上午是多么的风光明媚，而现在呢，却是满天阴霾，一片暗灰色，像他的心境一样凄楚！

门打开了，萨阿维德拉走了进来，他漫不经心地翻阅了一下各份报纸，用戴了绿手套的双手整理了一下自己夹鼻眼镜的玻璃。他伸出手指向阿尔杜尔做了一个告别的姿势，就走进了自己的办公室。啊！没有变，他没有变！他还是那副蓬松的面孔，悠然自得，还是那闪亮的、体面的衫衣前胸，他还是安安稳稳地过着他的日子，高高兴兴，每天晚上都写同样的那些

无聊废话、同样的那些骗人鬼话，他当然过得快活，就像以前窗上那只吱吱叫着的金翅雀一样。

“梅尔绍尔迟迟不来了，”阿尔杜尔说。

于是他走了，下决心去找梅里尼奥。

但是他又没有胆量走进梅里尼奥的房间去向他索还那 10 镑。他先回到“西班牙饭店”去看看梅里尼奥有没有答复他那封谦恭的信。没有回信。于是他很伤心地回到了施亚都。有两次他都几乎走到了“宇宙饭店”的大门，但是总是不好意思，缩了回去——最后，他为了给自己鼓勇气，就想到萨比娜姑姑现在正在一分钟一分钟地数着时间，奄奄一息，于是他就下定决心，神经十分紧张地闯了进去。他正在向守门人打听梅里尼奥的下落的时候，看见梅里尼奥正在下楼，胸挺得高高，胡须修得整整齐齐，一副慈祥的神气，丝绸的夹短大衣的下摆向后翻，他拄着细软的手杖，双手紧紧地套在浅色的手套里面。他一看见阿尔杜尔，就停住了，犹豫了一下，但又立即向阿尔杜尔走过来，脸色一沉：

“很抱歉，让您为一件小事不愉快了。我从没有想象到我会这么得不到人家的信任……”

阿尔杜尔打断他的话：

“看天主份上！不是这件事。现在是我身无分文

了。我要走了，我的姑姑病重了……”

梅里尼奥做出了不置信的苦笑：

“我看得很清楚。您怕丢了您的账了……”他瞧着地面，用一种几乎是庄严隆重的声音说：“我已经是 45 岁的人了，我在国外居住过，我什么都见过，我是个知名的人——我从未受到过侮辱……”

“梅里尼奥，看天主份上！请您相信。我只不过是……”

梅里尼奥弯下腰：

“好的，如果您这样做不是有意侮辱，如果您只是一时考虑不周，做这类卤莽的事没有想到会有怎么样的后果，那倒没有什么，也就算了。咱们这件事就别再谈了。咱们还是朋友嘛，好长时间都吃在一起，一起去参加社交活动——我还是希望能保留对您的良好记忆的。咱们也别再谈这件事了。……那么，你在狂欢节玩得开心吗？”

“开心，”阿尔杜尔很难为情地说，“我是玩了一下。”

梅里尼奥伸手摸了摸胡子，眼皮半闭着：

“我们在德·福列斯侯爵夫人家里开了一个化妆晚会。妙极了！……我化妆成英王亨利四世。蒙他们厚爱，欣赏我，称赞我。蒙他们厚爱，尊重我……”

接着，他信步走向门口。茫然不知所措的阿尔杜尔，满脸通红，现在不敢提起钱的事了。

“有空就来吧，”梅里尼奥边接过守门人给他送上的火点着他的雪茄烟，边对阿尔杜尔说。“有空就来吧！帕迪良又创作出了一个了不起的新的口技节目！《房顶猫叫》，简直是杰作！

于是他昂首下楼向街上走去，胸挺着，挥舞着手杖敲打着空气。

如果找不到梅尔绍尔，阿尔杜尔今晚就动不了身了！又错过了一天！

他照自己的老习惯，经过巴尔特雷斯基餐厅的时候在门口停了一会儿：门前停着一辆四轮双座轿式马车，上面坐着一个正襟危坐的马车夫，穿着白色的外衣；车门旁边有个跟班，一动不动，一身红色，正在抚摸着自已那双深色的手套。一位太太正在柜台上吃着东西，同时用手绢揩去面包皮；她是个矮胖的人，看样子好像怀了孕。她回到四轮双座轿式马车的时候，掌柜的跟随在后面，手里捧着一个灰色的纸包。这时候，一个穷人前来，伸出瘦削的手，他的孩子包在黑色的披肩里面：那个矮胖的太太带着一副讨厌的神情给了他一个 10 雷阿尔硬币，这时候阿尔杜尔看清了她的脸容：她肤色棕黄，像是个黑白混血，她那

个有皱纹的、扭曲的小脸上，两只小眼睛只像两个小黑洞。她好费劲才登上了马车，那一双马就开步跑起来，往施亚都上边去。掌柜的还站在门口恭送她走，然后高声地对里面的柜台叫喊道：

“俄罗斯苹果酱拼土司，5点钟，送到男爵夫人家里……在圣本笃大街。”

阿尔杜尔愕然一惊：

“对不起，请问，”他把手放在掌柜的胳膊上，“这位夫人是谁呀？”

“是巴拉达斯男爵夫人，住在圣本笃大街。”

阿尔杜尔马上呆若木鸡。啊！他的那本诗集，原来是寄给了这样一个丑八怪！他全副心灵，原来是送到了这个怪物的窗户里，欣赏她的这双眼睛！原来是她这幢可怕的房子的墙壁，使他的心这样甜蜜地跳动！他一生的种种屈辱，一齐压到了他的心灵上：他发觉自己可怜又可笑——现在，又因为没有那7千个雷阿尔，他逃脱不得，摆脱不了这个处处使他受尽磨难的愚昧的城市！

于是，他在无可奈何当中，又到《世纪报》报馆去。他怒火中烧地踩着路砖；对于那些带着安安稳稳、悠然自得的神气经过他身边的人，他都恨不得推开他们，揍他们！

他现在恨里斯本了，这是一种多方面的、幼稚的、荒诞的恨。他到达《世纪报》报馆的时候，已经疲惫不堪。梅尔绍尔仍然没有来。

“我呀，依我看来，”埃斯特维斯不慌不忙地说，“这个家伙进了利莫埃罗监狱了！”

他此时感到一阵软弱无力，又感到一种敌意的无所谓的心情。即使全人类灭亡，他看见了也不会眨眼的。他回到了饭店，独自对着那两个阴森森的西班牙人，吃他的晚餐。

晚上，他上街漫无目的地走走。他没有钱了……连喝一杯咖啡也喝不成了！

他看见马利亚女王剧院灯火辉煌，就到它的列柱廊那边去逛一会儿：他看看那些海报，在咖啡厅喝了一杯水，然后低着头，双手插在衣兜里，走出来，不料正在这时候，在他面前，匆匆走过了一位娇小玲珑的夫人，披着观剧用的披肩，下面有很大的一幅深色丝绸下摆。他马上认出了她：就是他的那位“伊人”！正是她，正是那位身穿方格子衣服的夫人！她后面，短大衣衣领翻起的，是她的丈夫，就是那个长着金黄色胡髭的男人，他拿着扇子、望远镜，还有一束鲜花。阿尔杜尔兴奋地看着她登上剧院的底层包厢——这时，他像挨了一刀似地心痛如割，想到了自己连买

一张戏票的钱也没有了！他气得直咬牙切齿！不过，也许梅尔绍尔已经到了《世纪报》了吧。他喘着气，连奔带跑，梅尔绍尔还是不在……。连埃斯特维斯也不在、萨阿维德拉也不在，任何一个他能挤出 5 个托斯当的人都不在！他像一块滚动的石头一样飞快地赶到“西班牙饭店”，想向维德依里尼亚借一点钱。曼努埃尔正在吹着口哨收拾餐桌。

“维德依里尼亚刚刚走了。您可知道！”

阿尔杜尔想想，他在饭店里已经花了几十万个雷阿尔，说不定饭店的老板娘能借给他两个子儿吧！他就问老板娘在哪里。

“老板娘吗？她正在同嫂子一起在康波格郎德呢。”

于是，走投无路的阿尔杜尔就不顾什么面子不面子了，他走到曼努埃尔跟前，把手放在他肩上：

“喂，曼努埃尔，你现在手头有 15 个托斯当吗？”

曼努埃尔伤心地张开双臂：

“半个子儿也没有了。我原先有两千个雷阿尔，但是刚刚给了维德依里尼亚，他要上赌场去。您可知道！要不然，我可以照你说的办！您可知道！”

糟糕透了！他又想出了一计，可以到费林书店去，那边的人认识他，到那里去可以看看是不是卖出

了几本《珐琅与珍宝》。他赶到的时候，书店正要关门，他很不好意思，满脸火辣辣地，把掌柜的请到一边低声打听一下。

他的声音十分恳切，显示了他有急需，掌柜的看见这样子，也不嫌麻烦，把账本一本本地翻开查看，想找到入账的记录：这个好人终于无可奈何地告诉他：

“没有，一本也没有售出……。何况这几天又是假日……”，

“他又第四次回到《世纪报》报馆，这一次已经很难为情了。在空空的报馆里，煤气灯在静静地发着光。于是，他满身大汗，气喘吁吁，拖着发痛脚，回到马利亚女王剧院。也许包厢里会有个熟人，或者会碰上梅里尼奥、帕迪良、卡尔瓦利奥扎……。不管是谁，他都要借钱了，哪怕是洛马这个家伙！因为现在，他无法看到他的那位“伊人”，他觉得——怎么的？他肯定有把握！——只要她注视他一会儿，她一定会认出他来的，那么他就一下子会时来运转！她的爱情会变成他的力量、他的目标、他的方向：他将要回去把他剩下的 50 万雷阿尔带着再回到里斯本，栖身在一个亭子间里，一分一文地精打细算过日子——而且勤奋工作，创作出一部巨著，到时就一鸣惊人！

他在那种穷苦辛劳的生活当中，唯一得到的安慰，将会是收到的某封情书，将会是在施亚都广场从远处投来的目光，或者是匆匆的一场相会、偷偷的一吻——像昔日拉法埃尔同埃尔维拉^①那样！噢！他非要见着她不可，那怕天崩地裂！

第二幕正要开场的时候，他低声下气地请求那个检票员让他进去一会儿，“看看一个包厢”。这个戴着缎带帽子、威风凛凛的人，给他打开了绿色的门扇，于是阿尔杜尔马上在正对面的底层包厢里看见了他的那位“伊人”，她那嫩白优美的侧面，在深色的衣服衬托下，显得更为楚楚动人。他昔日的全部单相思的恋情，一下子全涌上了他的心灵，把过去的种种感觉都搅动起来了，这就像是一股狂风吹进了一个房间，把房间里的各种文件纸张、窗帘、桌布的流苏，全都吹得东翻西歪，一切都吹得乱飞乱舞。她胸前还配带着一个大勋章呢！一绺蓬松的秀发垂落在她那象牙般洁白光滑的前额。她那双大大的、水汪汪的、乌黑的眼睛注视着舞台。正是这双眼睛，是他渴望能转过来看他的：他注视着这双眼睛，吸引这双眼睛，要用

^① 埃尔维拉是法国诗人拉马丁于 1849 年创作的（拉法埃尔）中的女主人公。——译者

磁力束对这双眼睛施加作用，但是这双眼睛还是不动，死死盯住舞台一个身穿黄丝绸衣服的可怕的人物，这个人在那里扭动手臂，撇嘴作怪相。于是阿尔杜尔又把目光投向观众席，此时他的目光已经敏锐到了极点，他要搜索一下有哪一张熟悉的面孔。一个都没有。在那些糊里糊涂呆着的面孔当中，他只发现有一张是熟悉的，那是那一天在若安娜、寇汀纽夫人家里对民众不信宗教的现象哀叹世风日下的那个老头子。

“看到了吗？那个检票引座员轻声地问。

“再一会儿，”阿尔杜尔央求说。

他又再注视了一会儿，整个魂灵都涌到了眼珠里！

噢，可怜可怜吧，就把头转过来一下吧！在那里的这个角落，在大提琴的琴颈后面，是他的全部激情、他的全部牺牲、他的全部爱情，他的全部信念，在恳求她一件最简单不过的小事：就是慢慢地把眼睛转过来看他一眼。但是她没有转过来。那个身穿黄色衣服的怪物在舞台上发出可怖的怪叫。她却欣赏这个怪物，她的紧身胸襖在一起一伏，而她的丈夫则在一旁一根一根地捋自己的胡须。

“那么，看到了吗？”那个检票引座员不耐烦地

问。

“谢谢，看到了。”

他浑身无力地走了出来，一下子苍老了许多。他慢慢地走回饭店去，上楼回到自己房间里。直到那时候，他才猛然想起，本来可以拿一件西服到当铺去典当嘛！但现在已经太迟了，他感到浑身乏力，身心交疲，对一切都厌倦了，只想睡长长的时间，无限长的时间，在死亡中寂然不动！他扑到床上——他一败涂地了，头埋在枕头里，低声哭了起来。

次日，他终于在《世纪报》报馆找到了梅尔绍尔，梅尔绍尔的神气好像有了什么不可告人的喜事似的，在拧着自己那笔大胡须。

“老兄，你到哪里去了？”阿尔杜尔大声问他。

“在进行着呢，”梅尔绍尔说。

他不想多做说明。

阿尔杜尔将自己的困境告诉了他，并且说无论如何今晚非动身不可了，梅尔绍尔扭动一下嘴唇，抓抓脑袋。

“老弟，我现在手头没有那 10 镑钱啊……”

“这件事别提了，梅尔绍尔。我要的是找个人替我把几件衣服和梅里尼奥的那对手枪典当掉……”

“行啊！行啊！”梅尔绍尔边叫喊，边拿起帽子。
“如果是这件事，那就行。咱们一起到施亚都去找大老么去！”

但是他们没有找到大老么：一个瘸腿的小伙子告诉他们，大老么一定是在巴尔当扎；他们又到那里去了，但是，那个说话老是加油加醋的格雷哥里奥却指天誓日地肯定说，大老么到卡蒙斯广场去办一件事去了。在卡蒙斯广场，一个马车夫一口咬定，看见大老么（看样子已经酩酊大醉了）沿着圣罗克大街上去了。他们终于在圣彼得罗德阿尔坎塔拉旁边找到了大老么，他已经完全喝醉了，但还是很一本正经，说话阴阳怪气，带着阴间来人的声调，注意地听他们说话。他答应过半小时后到“西班牙饭店”来取这包典当的东西。他来得很准时，但喝得更醉了。他拿走了那件天鹅绒睡袍、那件燕尾服、那个望远镜、那对手枪——全都塞进一个脏衣服口袋里。梅尔绍尔和阿尔杜尔就到“黄金餐厅”门口等他。过了3刻钟，他又来了，这时他连话都说不出来了，但举止还很得体，神秘地在阿尔杜尔半张开的手心里放进了一个装有11000雷阿尔的纸包。他取了酬金，就疲惫不堪地走了。

这时，阿尔杜尔感到口袋有钱了，就忽然对里斯

本，对他要告别的这种生活，产生了一种模模糊糊的依依不舍之情。这座被明媚的阳光笼罩着的城市，街角上贴满了种种广告，书店开着门、马车在辘辘行驶着，他心目中又觉得唯有这座城市才是能够过智慧生活的去处：他虽然昨夜没有能够引起那位身穿方格子衣服的夫人的顾盼，但是以后别的时候说不定会交上更好的运气！他觉得梅尔绍尔从未像现在这样对他亲切；他忽然在行人们的面孔上隐隐约约看到有一种料想不到的可亲之处。他心中激动不已，说：

“起码最后一次咱们一起吃顿晚饭吧，梅尔绍尔。”

这个记者似乎直到此时才真的意识到阿尔杜尔果真要走了。他也心软了。多可惜！想当初他们是如何开始结识、交上朋友、彼此赏识的！于是他甚至亲手帮阿尔杜尔收拾行李，把靴子用报纸包起来。在下一层楼，在梅尔塞德斯的打开了窗的房间里，有人在弹着吉他。

梅尔绍尔看了一眼房间的墙壁、四周的家具，他一定是在想着孔妮：

“唉，这个小房间，这个小房间！”

阿尔杜尔正在小心地把自己的长礼服叠放妥帖，这时也叹了一口气：他现在将房间里零七八碎的东西

收拾到一起，每件东西都使他猛然回忆起一件乐事：普里斯的一张节目单使他想起了他第一天晚上到那里去同孔姹会面的情形，当时孔姹是由帕卡陪同前来的——当时他们还没有同居，但却相爱！孔姹的一块衣领使他潸然泪下：他郑重其事地把这衣领保藏在衣箱的一个角落。然后，是印刷商的来函、若安娜·寇汀纽夫人的名片、旧的珍珠浅灰手套！……

在克鲁斯饭店的这顿晚饭吃得凄凄惨惨。这同他在“宇宙饭店”吃的第一顿晚饭多么不同啊！他还勾起了对这个冬天的种种回忆：到达丰多去的纵情作乐、同孔姹一起在圣卡洛斯剧院的顶楼度过的夜晚……。阿尔杜尔感到哽咽。梅尔绍尔也心情阴郁，只多要了一份豌豆腊肠，因为据他说，这道菜“对他的心神有好处”。

“你还再来吗，阿尔杜尔？”

“如果剧本成功，我就来看排演。”

怎么的？如果剧本成功！这件事包在他身上！梅尔绍尔把握十足地拍拍胸膛。他不会再放过那个演出商的！再过半个月，阿尔杜尔就可以在奥利维拉德阿泽梅斯收到回音！

“还有，如果你姑姑去世，给你留下钱，咱们就可以在这里又来……”

阿尔杜尔毫不犹豫地说，如果这样，他就会到里斯本来定居。但他心里想到了萨比娜姑姑是多么的穷，这个伤心的、为人善良的老太太，她唯一的所有，只是一颗心而已！

“老兄，里斯本呀，”梅尔绍尔归纳说，“是心灵的一点慰藉啊！”他把最后的一杯一饮而尽。

他们到了卡蒙斯广场，雇一辆出租马车去圣阿波洛尼亚车站。马车夫原来又是特索。

“老爷，是到达丰多去吗？”特索马上高声请问。

“不，到西班牙饭店去”，阿尔杜尔看到特索认出他来感到快慰；但这又加重了他对里斯本的依依不舍之情。

照耀得很明亮的施亚都广场，正在最热闹的分，阿尔杜尔挺直身子坐在座位上，目不转睛地——察看他所喜爱的各处地方：哈瓦那之家、“宇宙饭店”高处他原先住的那个房间的窗户（要走了多难过呀！）、那下午两点钟供应午餐的巴尔特雷斯基咖啡馆、那个他给孔妮买过小瓶绛车轴草油的戈德佛罗伊商店！啊！圣卡洛斯剧院的海报使他激动得直咬嘴唇：他仿佛又看见了那些灯光、那宽阔的舞台、那些合唱队；别的一些马车驶过，上面坐着身穿制服的侍从，是到圣卡洛斯剧院去的！——但他却要离开此地

了！

“你同那个法国女人，”梅尔绍尔忽然说，“是不是真的搞上了？”

“我都不知道，老兄。第二天我发现我是同一个从未见过的婆娘在一起。你呢？”

这时候梅尔绍尔从前座伸直了他的脚，乐滋滋地耸耸肩，没有回答。

“说呀，你后来怎么啦？”

梅尔绍尔一动不动，呼出雪茄烟的烟雾，在得意洋洋地回味那尝过的乐趣。

“说呀，你这家伙！”

“我过了一下瘾！”他终于吐出了这么一句。

但是这时候他们已经到了“西班牙饭店”。阿尔杜尔上楼到房间去，在曼努埃尔把衣箱往下搬的时候，阿尔杜尔停住不动了一会儿，瞧瞧那些墙壁、那张他同孔妮同衾共枕了好多个星期的床、那个她多少次倚身的阳台、那个潘卓给她梳理黑发辫的时候照着的镜子。

“全都完了！”他最后说，下了楼。

他本来想同维德依里尼亚告别一下，但是曼努埃尔说维德依里尼亚“到赌场去了”。阿尔杜尔当时想给他留张名片；但是，他一回忆起楼梯平台上那两个

身穿黑衣服的女人，就马上将名片放回衣兜里。

“您有什么话要我转告他的吗？”曼努埃尔问。

阿尔杜尔回答说：

“给他肚皮上踢两脚！”

曼努埃尔弯下身子，忍着笑。但他也对阿尔杜尔的离开感到伤感——当阿尔杜尔正要上马车的时候，曼努埃尔也忍不住捉着他的手，摇动它：

“您也知道！您再来的时候，这里有你的好朋友！”

阿尔杜尔再瞧了上方自己房间的窗口一眼，于是特索就挥鞭开车了。

他们抵达圣阿波洛尼亚车站的时候，他只来得及买行李票，往站台奔跑。那透明的时钟上只差两分钟就要开车了。

阿尔杜尔先把手提箱放好了，然后向梅尔绍尔伸出双臂：

“再见了，老兄！”

梅尔绍尔也激动地拥抱他，吻他的脸。这种好意使阿尔杜尔热泪盈眶。他们彼此拼命挥着手，说话的声音是颤抖的！

“生死不相忘！”

“谢谢，谢谢！”

走过了一个戴着金银丝带圆边帽的人：

“ 诸位先生，列车要开车了！”

阿尔杜尔热泪盈眶，赶紧往车厢跑去。

“ 梅尔绍尔，你可得替我去找那个演出商啊！”

“ 明天就去 明天一早就去！”

但是列车还没有开车；人们赶着跑来；行李小推车在滚动着；背着背囊的全副装备的粗野的士兵，在寻找三等车厢；一个教士像是发了疯似的手里捧着一个帽盒子焦急地走来走去；在最前方的阴暗处，火车头在不停地喘气。

梅尔绍尔一手靠在车门上，一面在咀嚼他的雪茄烟。他们默默无语，都有点不知不觉地不耐烦，想快点分手了事，阿尔杜尔心中杂乱地回想起他从奥利维拉德阿泽梅斯启程的情景，回想起拉贝卡斯送别他的话语，他又觉得自己回到了科尔科瓦达酒吧，看见拉贝卡斯竖起一条腿，低着头在打弹子球，发出神妙的推击。

火车头发出了汽笛声。

他们又一次激动地握手。

“ 再见了！”

“ 再见了！”

“ 别忘记找演出商！”

“明天就去！”

“给我写信来！”

“你也给我写！”

火车慢慢地滑行了。这时候阿尔杜尔焦急地探首车门外：

“唉呀！喂！梅尔绍尔！那个纸包你带来了没有？”

“纸包？——啊，纸包！”他掏掏衣兜，跟着正在加快前进的火车奔跑，把一个纸包递给阿尔杜尔，阿尔杜尔把它当宝贝似地接了过来。这是当天下午他买的两双黑手套和一条黑色的宽领带，他要带到奥利维拉德阿泽梅斯去，要在萨比娜姑姑的丧事中使用一些时髦的、来自里斯本的物品。

首

都



十

三天之后，夜幕降临的时分，阿尔杜尔从那幢房子走了出来，第一次到科尔科瓦达酒吧去。

萨比娜姑姑是在他到达的前夕下葬的。三天的服丧服过了，跪倒在阴暗处神龛前的里卡尔迪娜姑姑的啜泣，以及若安娜在各个角落的唉声叹气，使阿尔杜尔觉得这幢房子更加阴森难受，为了散散心，他就决定出去走走，一直走到弹子房。

当他推开那道玻璃门的时候，第一个看见他的，是若昂·瓦连特，这个人马上站了起来，高举双臂，

叫喊起来：

“ 欢迎英俊公子光临 ! ”

拉贝卡斯连忙从弹子台那边跑过来，扔掉了手中的击球棒，把阿尔杜尔高高举起，发疯地拥抱他。一些他原先不认识的人，也站了起来，纷纷同他握手——阿尔杜尔洋洋自得，看出了全镇的人都把他看作一个“ 大人物 ”！

他坐到桌前，接着，一大群人围拢在四周，要听他讲话，要看他，要打量他的那套衣服。他周围团团摆了 3 排凳子，一些披着披肩的安详的老人，从远处用手兜着耳朵，听他发表议论。他只好描述一番他到《世纪报》报馆的情形“ 宇宙饭店 ” 圣卡洛斯剧院、市政厅、上流社交晚会等等。有个人想知道一下他对内阁有什么看法；另一个人则似乎着迷于那些化妆舞会；还有一个人压低了嗓音，请他，既然大家全是男人，请他谈谈那边的女人。阿尔杜尔滔滔不绝地大谈特谈，介绍情况，发表议论，讲故事。有些曾经到过首都的人，摆出一副内行人的似笑非笑的样子听着，点头称是，咕噜着说：

“ 一样一样！正是这样子！跟我那时候一样……。可见您对里斯本真是了如指掌啊…… ”

这对阿尔杜尔来说，是一个充实的、得意的、十

分愉快的时刻。他时时刻刻都放出那些他见过的名人的名字，说：“我的朋友洛马……”，“有一次我同卡尔瓦利奥扎在一起……”，“那时候，维拉里卡伯爵就……”

他周围人们的脸上纷纷露出了敬佩的表情。他们甚至强迫两个硬要玩下去的打弹子球的人中止这一局比赛，因为击球的声音和报分员报分的叫嚷声干扰了他们的聆听，太无礼了。阿尔杜尔最后讲得嗓子有点嘶哑了，就仰身靠在椅背上，于是，照顾周到的拉贝卡斯，就煞有权威地宣布：

“好了，现在让他停下来吧，现在让他停下来吧。别再缠他了。”

拉贝卡斯站了起来，拖着他，占住他，高声宣布自己“有单独的话要对他说”，想把他带到吃夜宵的单间去。但是大家都不答应：有一个人甚至硬把阿尔杜尔拉到一个角落，求他帮忙走一位大臣的后门；另一个人拽住他的袖子，这个人显然是被他的一番描述所迷住了，想打听一下到首都玩一个月要花多少钱。这时候，拉贝卡斯生气了。他妈的，大家就放过这位年青人吧，他拉贝卡斯还有要紧的话要同他说呢！……于是，他把阿尔杜尔往单间里带去，但是，奥利维拉德阿泽梅斯的最有名的花花公子之一，卡尔多佐

先生，在半路把阿尔杜尔拉到了远处的一张桌子边，请他看看是否可以给他要来一个“同您这个一样的”烟嘴——他说话的时候，指着阿尔杜尔正在用来抽一支值一托斯当的雪茄烟的那个烟嘴，这支雪茄烟是若昂·瓦连特以朋友们的名义送给他抽的。

终于拉贝卡斯给他解了围，而且关上了小间的门：

“够了，你们这批缠人的家伙！”

就在那里，他们两人单独交谈，一直谈到清晨2点钟。

阿尔杜尔这段时间享受了好几天名噪一时的地位。他的声名，早在报上发表他的消息之时，就已经开始了。科尔科瓦达被迫订阅了《世纪报》，因为那些来客们认为这份报纸是阿尔杜尔的正式起居记录，要靠这份报纸来追踪阿尔杜尔的光荣经历。瓦斯科在药店里挂起了他的肖像。卡尔内罗现在逢人就大声说“镇民同乐会将会以有他参加为荣”。镇民同乐会甚至不得不买了6册《珐琅与珍宝》，因为只要在阅览室放上一册，马上就不翼而飞，被某个会员偷走了。有人认为这是因为所有的各位夫人都想得到一本，这样层出不穷的偷窃行为，甚至在镇民同乐会内引起了哗然的争论。

在做弥撒时，在广场上，他都很惹人注目。人们甚至注意到，在所有各处公共场所，阿泽维多大夫的那位胖太太，都不停地向他投送秋波。镇长在遇到他的那一天，就第一个脱帽向他致意。

但是，他最得意的时刻是在科尔科瓦达酒吧。他在那里保留了一处专座，称为“阿尔杜尔的桌位”。他是法官，是裁判官，由他来决定一切问题：选举问题、文学问题、衣着打扮问题、地方公益问题、外交政策问题、婚姻问题。但是，超出这一切之上，最令他津津有味的，是闲聊，是讲述里斯本生活的一些内幕，什么贵族晚会呀，什么艺术夜宵呀之类；他在描述时，所加进去的诗意想象成分，远远大于他写《珐琅与珍宝》甚至《诗人的爱情》时所需的诗意想象成分。他喜欢让这些资产者眼花缭乱，让他们看看最精巧最讲究的文学生活，这样他在他们面前就能显得更有地位。他一口咬定说，在里斯本，文学家就是一切，法律是由他们来制定的，王宫是他们必到之地，轻便双座双轮马车是由他们来乘坐的，伯爵夫人他们是他们的情妇。而且，那些听他这番话的人，的确看到政府部门充塞着昔日的抒情诗人，所以也就很容易把他的话说以为真。

一天晚上，一位从未离开过奥利维拉德阿泽梅

斯、身体比较虚弱、土里土气的老人，问他，有一个传说是否属实，就是：文学家们吃夜宵的时候，有裸体女人在跳舞，由管乐队伴奏。

四周的人们纷纷表示异议：“喂，阿尔比诺先生！这是什么话呀！”

但是阿尔杜尔马上很有权威地插了进来说：

“不，我不说是裸体女人——不过的确有十分美妙的狂欢，是的！妙不可言的狂欢！……”

拉贝卡斯拍着阿尔杜尔的肩头，叫嚷起来：

“我们是知道的嘛！”

阿尔杜尔做出了高兴的微笑。

拉贝卡斯在这些谈天当中扮演了突出的角色：他最赏心惬意的事，就是提一些有关里斯本的人物的问题，这些人物，只有阿尔杜尔同他两人才会认识，这一来，其他人就无从知晓，他们自己也就显得高贵雅致，非常人所能及了。

“梅尔绍尔还住在卡尔代斯，住在耶稣大街吗？洛丽塔现在同谁同居啦？现在去保拉那里的是谁呀？胖子若昂还常常喝醉吗？还有那个老头儿——他叫什么来着？哦，是皮桑伊斯伯爵——他还在那个姑娘家里吗？”

阿尔杜尔都一一作答，虽然他并不知道。

于是拉贝卡斯就仿佛在抚今追昔地仰首后靠：

“啊，里斯本！里斯本！”

“大地方，大地方！”四周的人们毕恭毕敬地轻声赞叹。

阿尔杜尔高高兴兴地捋着唇髭。

但是，同科尔科瓦达酒吧的欢乐气氛相比，家里是多么的死气沉沉！尤其是吃饭的时刻更是阴森森的：里卡尔迪娜姑姑，只要一看见萨比娜姑姑那个空着的座位，就开始啜泣起来；于是又一次讲她生病的经过，吃了哪些药，阿泽维多大夫多么精心诊治，她说了些什么，为何老是提到他的小阿尔杜尔——一直到最后的一天，已经快断气了，还反复说：“他多么薄情！多么薄情！”——里卡尔迪娜的追忆当中，隐约带有一点气愤——她对萨比娜之死好像无法忍受，因为萨比娜一死了，就留下她孤单一人，没有谁可以交谈，可以在房间里同她做伴。连阿尔布刻尔克小哥也变成了另一个人：他的那些国际舰队不要了，他甚至连对玩打通关纸牌也不感兴趣了，他愁眉苦脸地在房子里踱来踱去，身体十分衰弱，斜着眼睛瞧阿尔杜尔，从牙缝里喃喃地说：“坏蛋海盗！坏蛋海盗！”阿尔杜尔对晚间的这种死气沉沉的郁闷气氛忍受不了，所以一吃完晚饭，就赶紧溜走，回到自己房间里，把

头发梳理一下，然后蹑着脚尖下楼，直奔科尔科瓦达酒吧而去。

本来，阿尔杜尔如果想这样的话（后来这也是拉贝卡斯的主张），他大可以利用这样的声望来为自己在镇上争得一席之地。但他只满足于在酒吧夸夸其谈，大讲珍闻逸事，过不了多久，他就发现，人们对他的好奇心下降了，本地的细小利害问题又重新在谈话中和人们的注意力中重新成了至关重要的问题。在科尔科瓦达酒吧，人们对这位“大人物”已经习以为常了。他已经不是人群注意的中心了。弹子球戏重新恢复了那种恬静的、一切照旧的状态；若昂·瓦连特的笑话曾经一度被人们忽视过，现在又重新为人所津津乐道了。甚至科尔科瓦达太太这样细致的人，也没有再续订《世纪报》了。现在阿尔杜尔唯一剩下的一点乐趣，就是同过去那样，跟拉贝卡斯一起吃夜宵。他曾经向拉贝卡斯淋漓尽致地述说他同孔妮娅居的种种情况。拉贝卡斯对这一段罗曼史感到了强烈之极的兴趣；他曾经请阿尔杜尔描述一下孔妮娅的肉体是怎样的，以一种深思的、行家式的神情听阿尔杜尔的描述，蹙着额头，定着目光。

“脚踝很美吧，是不是？”

“很好看！”

“真的 是吗？”他吐一口浓痰：“还有腿肚子呢？”

“令人倾倒！”

拉贝卡斯点头称是：

“对，西班牙女人全都长这样的腿肚子。皮肤很细嫩吧，是不是呀？”

“像缎子一样！”

“对啊！”他又吐了一口浓痰，心满意足地游遍了孔妮的全身。

他听到这些透露出来的情况，欲火中烧，鼻孔都挣大了。他通过阿尔杜尔的描述，在享用着孔妮，他离不开阿尔杜尔，一直陪他陪到家门口，身体同阿尔杜尔的身体相擦，仿佛还在他的头发里、衣服上闻到这个西班牙女人的香味。

但是，天长日久，正如上了漆的东西用久了就不光亮一样，这些交谈也慢慢地失去吸引力，失去新鲜感了。阿尔杜尔对科尔科瓦达酒吧开始厌倦了，在那里，他已经没有什么可以讲的了，没有什么人可以听他炫耀的了；死气沉沉的、一片哭丧气氛的家，使他心里很不是滋味，对里斯本的回忆，又痛苦地返回了。现在，原先在里斯本发生的一切，甚至包括他为了弄钱而狼狈奔波的事，他都觉得很好了。他失去孔

姘时的痛苦心情，现在看来，起码还有浓厚的罗曼谛克多愁善感色彩。在那边，他失意是失意，但却是在过生活，而在这里，天呀，他是在打呵欠！一离远了，那座城市在他心目中就显得更加高贵，更加美丽；现在，他把自己在那边屡屡失意的原因归之于自己本身的缺点：他要不是这样的胆小，这样容易泄气，本来可以成为若安娜·寇汀纽夫人的知心朋友，并且重新在民主俱乐部里取得一席之地。他本来应该坚持下去，硬撑，咬紧牙关——这样他本来是可以出人头地的！现在他又产生一个打算，想把那 50 万雷阿尔取出来，再到里斯本去：他可以过节俭的生活，住到一个客栈里，深居简出，住到六楼。但是，未下决心之前，他等待着演出商和梅尔绍尔的回音，他给梅尔绍尔写了好些长信，文笔很讲究，用浪漫主义的语句向梅尔绍尔描述自己的悲哀，并且以文学笔法对科尔科瓦达酒吧的顾客们加以一番漫画式的描写。

但是，在这段期间，为了填满心灵上的空虚，他试图对那位身穿方格子衣服的夫人重新感到兴趣和爱慕：但是，他尽管努力重温昔日的爱慕之情，他很快就感觉到自己对她的爱已经统统烟消云散了：他有好多天对她连记都记不起来了；然后，他又突然强迫自

己去爱慕她，去把她一直保持在心头；的确，他做到了强迫自己的记忆把她保持一整个上午；但是过后他又重新思想开小差，她的形象，就同打开了的一盒子香料一样，不知不觉就挥发掉了。

于是他又想写诗了。但是，如果说，在里斯本，街道上车水马龙熙熙攘攘的喧闹声开始时扰乱了他的灵感，那么，现在却是这小镇的宁静麻木赶走了他的灵感。他重新陷入无所事事的烦闷之中，不冷不热，好多个钟头都是空虚的；他无目的地漫步；他不断地打呵欠，颌骨都要脱臼了。

就在这段期间，瓦斯科的最后一个实习生，曾被他的妻子连声赞叹“漂亮！漂亮！”，因而被瓦斯科赶走了，于是瓦斯科就来找阿尔杜尔。他一开头就对阿尔杜尔说，征聘一位在文坛如此有名的人来当区区一名实习生，也许是太斗胆了……不过，他这次来不是以店主的身分，而是以朋友的身分来的：他不是来找一个实习生，而是来找一位合作者。……最后，他愿意每月给他 8000 雷阿尔，再往后，还可以商量药店全部转让的问题。

阿尔杜尔对瓦斯科已经认不出来了——原来的瓦斯科，是脾气粗暴的。但他现在看见的瓦斯科，却是和善的、友好的，虽然他的面容还保留着昔日敌意的

神情，但是他说的话却是洋溢着好意。他向阿尔杜尔承认，他是唯一的一个对阿尔杜尔成名不感惊讶的人。他最后说：

“这件事不着忙。您可以在这整个星期当中随时给我答复。”

“我考虑一下，”阿尔杜尔有礼貌地说，目的是免得一下子回绝他太直接了。

不过，他对自己这位昔日的老板现在这样亲切和气，心中沾沾自喜，过去，这位老板，只要使劲用鼻孔吸气哼的一声，他就要吓一跳。现在这位老板还是使劲吸气，不过收敛得多了。

阿尔杜尔再说一遍：

“我考虑一下。”

“那就考虑一下吧，”瓦斯科用很由衷的神情说。

几天之后，阿尔杜尔终于收到了盼望已久的梅尔绍尔的来信。他迫不及待地打开了信封，读到了这几行：

“亲爱的朋友阿尔杜尔：

我很久就想给你写信了，但是，你是了解里斯本的人，你知道往往一事未了，一事又来，忙工作呀，忙娱乐呀，等等，总是一点空也抽不出来……。”

这同他现在的生活是多么的不同啊！他一整天都无所事事，百无聊赖，空着闲着……。当他在里斯本的时候，每一小时的时间，也都像是一列特别快车连绵不断的一节节的车厢。

“首先告诉你的一件事，是我遇见了孔妮。我在普里斯看见了她骑在曼诺洛身上；当时他们俩就在我身边，我没办法，只好同他们谈起来。孔妮十分漂亮，很有风度……”

阿尔杜尔一阵模糊的叹息，胸部挺起。

“……曼诺洛还竟然胆敢邀请我同他们一起到马塔去，不过，既然孔妮执意非我答应不可，我就不得不答应了。我应该说（因为事实终归是事实），曼诺洛表现得很友善。从根本上说，他是个好小伙子，很勇敢；他邀请我同他们俩一起到佩利卡诺吃晚饭，他们俩就住在那里，俨然夫妇……，

阿尔杜尔读到这里，对梅尔绍尔感到气愤：他觉得梅尔绍尔是个叛徒，跑到了那些侮辱过他的人们那边去了。多么无赖！

“……昨天我在黄金饭店遇见了维德依里尼

亚。我们两个一起喝了杯可可，谈了许多关于你的话……”

“可怜的，多好的人”，阿尔杜尔又带着怀念的心情想道。

“……另外一个新闻就是：你的那些共和派朋友们要创办一份报纸，叫《未来报》。由达米昂和马蒂亚斯担任编辑。我在《世纪报》上给他们发了个消息，而且还说——还说我对新的同行祝他们百事顺利——归根到底，为人处事周到一些还是对的嘛。……”

那个把他拒之门外的党，现在兴旺了，这使得阿尔杜尔对自己的脱离更深深感到不幸。

“……我把不好的消息放到最后。我到演出商家里去了三四趟，都没有找到他，终于今天上午在剧院里同他谈了。他讲了许多话，最后说，不能上演《诗人的爱情》。他说这部剧本是演不了的，拿来阅读是很好的，但在舞台上可不行。我还想同他争辩，但是他向我证明了，如果要搬上舞台，就必须从第一行到最末一行都重写才行——也就是说，倒不如把稿子扔到火堆去，再另写一本。我只好低下头来了……”。

你什么时候来呀？里斯本正热闹呢：天气好，来了一个法国剧团，轰动一时。如果老太太留下钱的话，你该收拾行李到我们这里来重新开始过瘾的‘其乐融融’了。

你的朋友

梅尔绍尔”

阿尔杜尔手拿着信愣住，坐在房间的窗前。这一天风和日丽，温暖的阳光把树木的叶子晒得熠熠发光，叶子已经披上了春天的绿装；尖尖的教堂钟塔在蔚蓝色天空中显得特别白，附近的一个鸽巢的鸽子正在飞起来，飞散到各个院子的上空。阿尔杜尔不由自己地将目光追随着这些鸽子，注意了一下对它们把粉红色的小脚放在上面栖息的地方：这些地方是一面长着攀缘植物的墙壁、一个有一株葡萄藤在重新发绿的葡萄架、一个水面像镜子又有暗影的池塘的石边……树叶轻缓的摇动、一个龙头慢慢流出的水、啾啾叫着的小鸟，共同合成了一阵隐隐约约的轻声；流动的空气，有时送来一阵阵薰衣草的香味，一切都是宁静的、甜美的、安详的，都是为了让噪动不安的生涯安定下来的。

于是，他被大自然的这种宁静所安定下来了，对于最后这个泰山压顶似的挫折失望不再感到愤怒了，

他就考虑一下自己今后的去向：再到里斯本去是不行的了，在那里，他不会有什么经常性的收入，不会有能起作用的友谊关系，只不过是带着他那可怜的 50 万雷阿尔，这一点点钱只要一个夏季就会烟消云散。没有什么可以诡辩的，这样做不行就是不行。那么，他还有什么可以做的呢？屈就一下，留在那里，留在这个镇子里。他在那里起码有一张床，有一顿可靠的晚饭；如果他应瓦斯科的聘用，他每个月还可以有 8 千雷阿尔，而且，存在卡尔内罗那里的基金，也可以算作一笔后备。里卡尔迪娜姑姑已经老了，多病，行将就木了；他可以从她那里继承到几个孔托的遗产，就算是 5 个或者 6 个吧：这一来，他有了更稳固的支持，就可以重新生活，再到里斯本去了。在此之前，他还有他的书，有这个美丽的小镇的宁静环境；这将是一段休养生息的时期，让他在精神上能成熟起来，让他多次失望的伤痛能平息下来。想到这里，他就认为自己在感情上是一个在人生中正在康复的病人。

他已经逃脱了里斯本那座地狱，像是一个败军之将；遍体鳞伤——在爱情上被背叛，在事业上潦倒失意。他需要休养生息，需要一个僻静的去处来陶冶一下心情。奥利维拉德阿泽梅斯正是合适的去处，他要留下来！

他再读了一遍梅尔绍尔的来信：“里斯本可热闹了。”他于是在这些简单的语句当中隐约看见了在那远方他所曾经爱过的一切——宽阔的马路、匆匆的人群、马车的辘辘声、各剧院的列柱廊、灯光辉煌的咖啡馆、上流社会的谈情说爱和充满情欲诗意的热恋！对他来说，一切都已经完结了！他拿起了梅尔绍尔的来信，把它撕得粉碎，将碎纸片往后院一扔：白色的纸片在空中飞舞，打转转，落到了树叶上，落到了藤编的兔子笼上，落到了柠檬树的多刺的树枝上——阿尔杜尔忧郁地目送这些小纸片，仿佛这些是他那已经死灭了的过去的一些片段，正在滚落深渊之中……。完结了！

他精心地刷了一下帽子，往瓦斯科的药店走过去。这位药店主人正像往日一样，正在翻阅《备忘录》。他很高兴地站了起来，为了对阿尔杜尔的到来表示荣幸，还轻轻摘下了帽子。阿尔杜尔感到十分惊讶，正如看到一个国王摘下了王冠来向他致意一样。为了谈话更能随便，他们二人走进了内室，进了制药室去谈。一刻钟后，阿尔杜尔苍白着脸走了出来，关上了身后的药店玻璃门，叹了一口气，自言自语地说：

“Consummatum est!”^①

当天下午，他带着忍痛做出了无可奈何的决定的郁闷心情，信步到镇子附近去漫游。他边走边总结自己的经历，设法加以解释；他在人世间总是挫折失意，原因究竟何在呢？他觉得是因为没有人同情他。自从他父亲去世、他踏入人生以来，有谁器重过他，爱过他？没有任何人！他在科英布拉没有留下什么朋友：在那些同他一起吃饭，为他所钦佩的同学心目中，他是小阿尔杜尔，是个低年级生。他在学生的一代当中，是默默无闻地过去，他只是蜷缩在自己的学生袍里，不声不响地回味自己的种种激动而已。到了一天，这位低年级生登岸了：一切都完结了！然后，在奥利维拉德阿泽梅斯，他又找到谁呢？特奥多西奥是个野家伙，在这个家伙看来，什么友谊交情，只不过是想要在清晨时分陪他翻越圣埃斯特万的荏地去捉鹌鹑而已！拉贝卡斯呢，这个粗野的家伙，只是因为穷才离开了娼寮和赌场，整天在一杯烈酒和打得漂亮的弹子球当中混日子，他懂得什么感情不感情、什么精

①拉丁文，《圣经》“约翰福音”第十九章第三十节中耶稣在十字架上的最后一句话：“成了”。——译者

神联系不精神联系？而在里斯本呢？梅里尼奥赖了他的债；梅尔绍尔白吃了他的饭，白坐了他租的马车；纳扎雷诺辱骂了他；达米昂称他为“无赖”；曼诺洛偷走了他的姑娘——而如果想得到维德依里尼亚的赏识，那就等于想在臭水沟里找香料！

他从未得到过友情的庇护，从未感受过友善的环境的温暖给他以力量，而没有这样的环境，一个人在人生的历程中行走，就正像穿越一座暗黑的森林，处处碰到树干把肢体碰伤，处处跌到荆棘丛中被刺得体的无完肤，找不到那条有亮光、有宁静的康庄大道。没有任何人！没有任何人！

不过，也不，他还是错了，曾经有人爱过他，那是一个可怜的老太太，朴素无华，有一颗爱心，她生前一直在泪水中过日子，现在正躺在一片墓石底下，就在那个坟场，坟场的那些尖尖的柏树，就隐现在他正在走着的那条小道的尽头。于是他加快了脚步：他想看看萨比娜姑姑的墓地。

坟场的栏栅是开着的。入口处旁边，一棵柳树下面，有一辆砂石小推车，一把铲子，在周围踩过的泥土上，有小鸟儿在蹦跳着。那一整块空地上，黑色的柏树寂然不动，尖尖的，显得很荒凉；柳树垂下它们又光滑又细长的柳枝，在那间杂着小花的草地上，可

以看到一些白色的墓碑和因泥土松软而倾斜的黑色十字架。偶尔这里那里有麻雀迅速地飞过鸣叫一下，凹形的天穹中，温暖的春天的下午正在变灰白。

阿尔杜尔沿着一条两旁长着高高的薰衣草的小路信步走着。他觉得有一个声音在哼唱；他就用心听听：

在那些墓地上长出了
桂竹香和玫瑰花。
永恒的死亡，永恒的死亡，
人生是这样的短促！

这就是他先前曾多次听到掘墓工人唱的那首独特的歌谣，他曾把这首歌谣转抄到《诗人的爱情》这部剧本的墓地的那个场面中去，而且在“宇宙饭店”的那场晚宴上很受欣赏。他向前走去。在一个小玫瑰花的灌木丛旁边，穿着衬衣的雅辛托大叔弯着腰，露出裤子上的灰色补丁，正在慢慢地挖着，要挖出一个墓穴：黑色的泥土堆倒一旁，锄头锄起了大片大片的草，草就堆在那里，草根还缠着土块，但是已经垂了下来，枯死了。

雅辛托大叔在轻声地哼唱：

在那些墓地上长出了

桂竹香和玫瑰花……

这哼唱的声调使阿尔杜尔黯然神伤，但他的伤感又使他感到一阵罗曼谛克式的无以名状的快感，他本能地把自己比作哈姆莱特，正在走进埃尔塞诺坟场去同掘墓人争辩，用自己伤心王子的手，从尘土中拿起约里克的骷髅骨……

在那些墓地上长出了
桂竹香和玫瑰花……

“您好，雅辛托大叔。”

雅辛托转过了身来。

“哦，原来是阿尔杜尔少爷。那么，你又回到镇里来了吗？”

“来了好些天了。这个墓穴是给谁挖的？”

他在坟场这凄凉静寂的空气当中提出这个问题的时候的声调，使他的伤感心情更加接近那个充满诗意的哈姆莱特。

雅辛托大叔抓抓脑袋，有点为难：

“唉，说句老实话，阿尔杜尔少爷，我连你也不能告诉……。这是那个吝啬鬼，那个若阿庚·萨克里斯当这样交代我的……。是给住在那边科沃大路旁的一个姑娘挖的……她是患热病死去的……”

“ 哦 ! ”

雅辛托大叔又重新挖起来 :

在那些墓地上长出了

桂竹香和玫瑰花……

他停住了, 问 :

“ 您不想去看看您姑姑的墓地吗 ? ”

“ 在哪里 ? ”

雅辛托大叔放下了锄头, 抖了抖双手, 就贴着墙朝前走——在墙边, 玫瑰花丛紧贴着雪白的石灰。但是他生气地停住了: 有一株玫瑰被折断了, 刷了白灰的墙上有一些印子, 像是有人翻墙留下的鞋底印……

“ 阿尔杜尔少爷, 你看, 他们夜里又翻墙了, 可恶不可恶 ? ”

“ 是谁呀 ? ”

雅辛托大叔伤心地瞧着那株折断了的玫瑰, 嘟囔着说 :

“ 坏蛋 ! 是谁 ! ? 还能是谁 ? 就是那一伙来偷我的土豆的坏蛋 ! 要是让我逮住一个 ! …… ”

“ 那么, 你是在坟场种土豆了, 是不是 ? ”

“ 是呀, 干吗不种呢, 阿尔杜尔少爷 ? 镇议会的
那位阿尔维斯先生就嚷嚷起来了。他说这简直是罪

过。罪过嘛，就是打断一个穷人的生计，这才是罪过哩。土豆长得多好；我可以告诉您，没有什么庄稼地能比得过这一片了。”他做了一个宽广的手势指了指坟场。“您种什么它就长什么。它全是肥料！……走这边，阿尔杜尔少爷。您姑姑是在这边。”

这是一块平滑的石板，四边围着木栏杆。旁边有一棵柏树，草长得很高。阿尔杜尔站着，倚着木栏杆，他对自己这样麻木，既不激动、也不追思，觉得很着急；他努力想使自己心情激动起来，想着就在这里的地下，盖着蓝色的殓尸布，躺着那位慈祥的老太太；但是他的心仍然保持着宁静，仿佛在这块地板下面躺着的是另一块石板，而不是那位曾经爱过他的那位慈爱的老人。他觉得自己太冷酷，心肠太硬了，就硬要逼自己心软些，使劲去回想她在分手时的泪水、她是如何照料他的衣着、她的目光中的慈爱之情。但是他的心仍然激动不起来，只是从事着机体的机能，对那些能引起他的怀念之情的种种想象丝毫不为所动。最后，他说：

“本来应该在这里栽几棵玫瑰花，弄得好看一些。可怜的萨比娜姑姑，她是多么的喜欢花啊！……”

但是那个掘墓工人并没有听他说话，他脚跟离开鞋子站高了身子，透过一棵棵的柏树，眺望刚才他放

下锄头的那个墓穴。他使劲地挥舞那双粗大的手，好像是要赶走一些讨厌的鸟儿：

“喂，你们！喂，你们！喂，你们这些调皮东西！”

阿尔杜尔转过身来一看，一个头发金黄得像玉米穗似的瘦瘦的小女孩，正在玩耍着把土块滚到墓穴下面去，另一个女孩已经跳进了墓穴里，用手在里面挖掏，寻找小虫，她忽然间消失在那黑暗的洞穴里，一定是躺着，装成死人——她的清脆娇嫩的笑声，同鸟儿的啾啾鸣叫声混杂在一起。

“喂，你们这两个调皮东西！”雅辛托大叔又一次叫嚷说。“我马上就来，等着吧！你先别忙着在坟墓坑里挺直身子，总有你的一天——不要脸的东西，这一天会比你希望的来得早！放下锄头，小丫头！唉，坏东西！”他自己走开了，一边威吓着小女孩，一边嘴里嘟囔着：“这帮丫头！”

阿尔杜尔这时候就到其他墓地去转转。他原先来的用意，是要严肃地到萨比娜姑姑的墓地石板上默念一会儿、追思一会儿——但是他的内心却抗拒这种哀思，开了小差，他看到卡尔内罗的墓地，微笑了来，这墓地是很受尊重、备受敬仰的，上面有一个忧郁天使在一根断柱上哭泣。他本来想将自己的思路集

中到死亡、永恒上面，使自己的心情渗透着神秘的伤感，他本人马上要重新开始的生活其实只不过是半生半死罢了，所以他也想同那些在野花的根子底下正在与草木同朽的死人们混在一起。但是他的心灵怎么也不肯溶化在想到灭亡与完结时那个阴森的阴影之中。这一定是由于坟场气氛的影响，这坟场用雅辛托大叔的话来说，是一片庄稼地嘛……。肥油油的土地里跳动着活活的生机；茂盛的野草贴着地面，铺成了蓬松的厚厚的一层；各种各样的花，蓝色的、紫红色的、黄色的、小小的和长长的，都拥挤在铺得不严实的地砖的缝隙当中；墙壁上的石灰受了潮在脱落，墙上有深绿色的常春藤在弯弯曲曲地缠着，还有一些麝香石竹在盛开着花，垂在那里。到处弥漫着一股浓郁的草味，在树上，鸟儿啼鸣得十分起劲，阿尔杜尔只好挥手不让它们吵下去。

雅辛托大叔在加快挖着，他又重新哼唱他的那首谣曲，他的声音，在晴朗的白昼中伴随着锄泥土的哑沉声，娓娓动听地传到阿尔杜尔的耳鼓：

在那些墓地上长出了
桂竹香和玫瑰花……

于是他自己也轻声哼起这个调子来：他现在记起

了那一天晚上他在“宇宙饭店”朗诵剧本的时候哼唱这首曲谣的情形：他又一次看到了那雪白耀眼的桌布，上面摆满了在煤气灯下熠熠闪光的白色瓷器餐具，卡尔瓦利奥扎表情严肃，晃着腿，喉咙像是闷住了似的；他想起了帕迪良发现朗诵中的男主角的故事是对同他有亲戚关系的贵族的攻击而大发雷霆，想起了就微笑。……接着，他又回忆起若安娜·寇汀纽夫人家里的晚会：那里有丑态百出的帕迪良、有衣裙和丝绸衣服的窸窣声，有四处照应的若安娜夫人，颧骨突出，大大的鼻子，双眼在隆起的拱廊下炯炯发光；他又看到了那个肥壮的子爵夫人坐在他的折迭式高顶大礼帽上，这个蠢驴！——他又记起了那位穿着草黄色衣服的夫人同他谈起了罗什福尔而他只会回答一句“这个大混蛋！”。一回想到这里，他又难为情得满脸通红，在坟场的地面上边顿脚边喊“哎呀！”，又气又懊恼。就是在那里，从那天晚上开始，他就接二连三遇到倒霉的事：他回想自己如何在俱乐部的会议上满脸发青面对着把长外衣的扣子都扣得整整齐齐的马蒂亚斯，马蒂亚斯又如何摆出福基埃·登维尔的威风凛凛的架势把他开除出共和党，而同时旁边的啤酒厂又一阵阵地传来竖琴和小提琴的隐约的乐音。他当时已经结识了孔姹，结识的那一天，正是在达丰多看见那

个上半身赤着膊，皮肤很白的小伙子举起直淌着黑色的鲜血的胳膊！然后，又是“西班牙饭店”，吃夜宵，吃美味可口的午餐，孔妮肩上披着法兰绒的短外衣，向上翘着小拇指，剥开煮熟了的鸡蛋。他已经不知不觉地又走向了萨比娜姑姑的墓地，他一面瞧着那片白色的石块，一面在心里想着远方的那边，想着“西班牙饭店”的那个房间，重新看到在晚上孔妮如何在梳妆台前梳理头发后才上床睡觉；在床头几上，灯光射出直射的火焰；孔妮跑过来钻进被窝里，打一下寒颤……

一阵微风吹拂了墓地旁边那棵柏树的树叶——他这时对于自己竟然在萨比娜姑姑的墓地上回忆起那些荒淫放荡的景象感到一阵恐惧。这是一种亵渎行为，是对死者的一种大不敬；他想安慰死者的在天之灵，得到死者的宽恕，他出于一阵迷信的感觉，在木栏栅前跪了下来，认为这最能让那位慈祥的老太太的在天之灵感到欣慰。但是他不能祷告，他只零零星星地记起旧日教义问答中的一些祈祷词，但这些祈祷词像和尚念经似的毫无意义……。他连同天主谈话也不知道应该怎么样谈了……

掘墓工人这时候走到了他跟前，说：

“阿尔杜尔少爷，栏栅现在要关上了……”

但是，他看见阿尔杜尔是跪在那里的，就不再说活了，他不声不响地动手把墓地周围的草捡起来：他已经抱住了一大堆草，现在，他弓着身子，把颜色浅绿的、最靠近石板的、最嫩的草捡起来。

阿尔杜尔站了起来，本能地划了个十字。

“阿门，’掘墓工人说。

他把锄头往肩上一放，阿尔杜尔就跟着他走开了。

“这里可不像里斯本，”这时候雅辛托大叔说。

“那边修的是大陵墓，那边可讲究了……”

“哦，是的，’阿尔杜尔心不在焉地喃喃说。

“让我到那边去干，那倒合适，”雅辛托大叔说，“我到那边去，有我的一套办法来照料墓地，用沙子把路铺好，弄来应时的鲜花。唉，在里斯本那边，那才合适呢！但是在这里呀！

原来连雅辛托大叔也有他的雄心壮志——原来连他也在做着到首都去的梦！

在栏栅旁边，柳树底下，两个小女孩在等着：最小的一个坐到了砂石小推车上，两条小腿垂着，另一个小女孩，瘦个子，金头发，拉着手推车，车上的那个女孩不断地叫唤她，叫她拉着走，好像她是一头慢吞吞的驴子似的。这时候，雅辛托大叔发火了：一

留下她们俩单独在一起，她们就总是捣蛋干坏事！……她们是他的小侄女儿。小的那个名叫马利亚，大的那个名叫丽塔……

“你这个淘气精，来，掀起你的裙子，就把你的这一堆草用裙子兜着。”

于是他就把刚才从萨比娜姑姑的墓地捡来的草放到这个小女孩摊开的裙子上面。

“这草可嫩呢，”他说，“这是那位老太太下葬后才新长出来的呢……”

阿尔杜尔本能地瞧了一下这一捆鲜草，那个小女孩小心翼翼地用裙子的褶处把草包紧，往肚子上紧紧抱住。阿尔杜尔自从科英布拉时期，就已经有了泛神论的思想，所以，他觉得，这些草里，已经有了那位慈祥的老太太的一点灵气。

“这草是干什么用的呀，雅辛托大叔？”

“阿尔杜尔少爷，你问这草吗？啊，这草可真嫩啊。我是特地有意挑选的……您可知道，这是用来喂小兔子的。”雅辛托大叔边锁上坟场的栏栅，边回答说。